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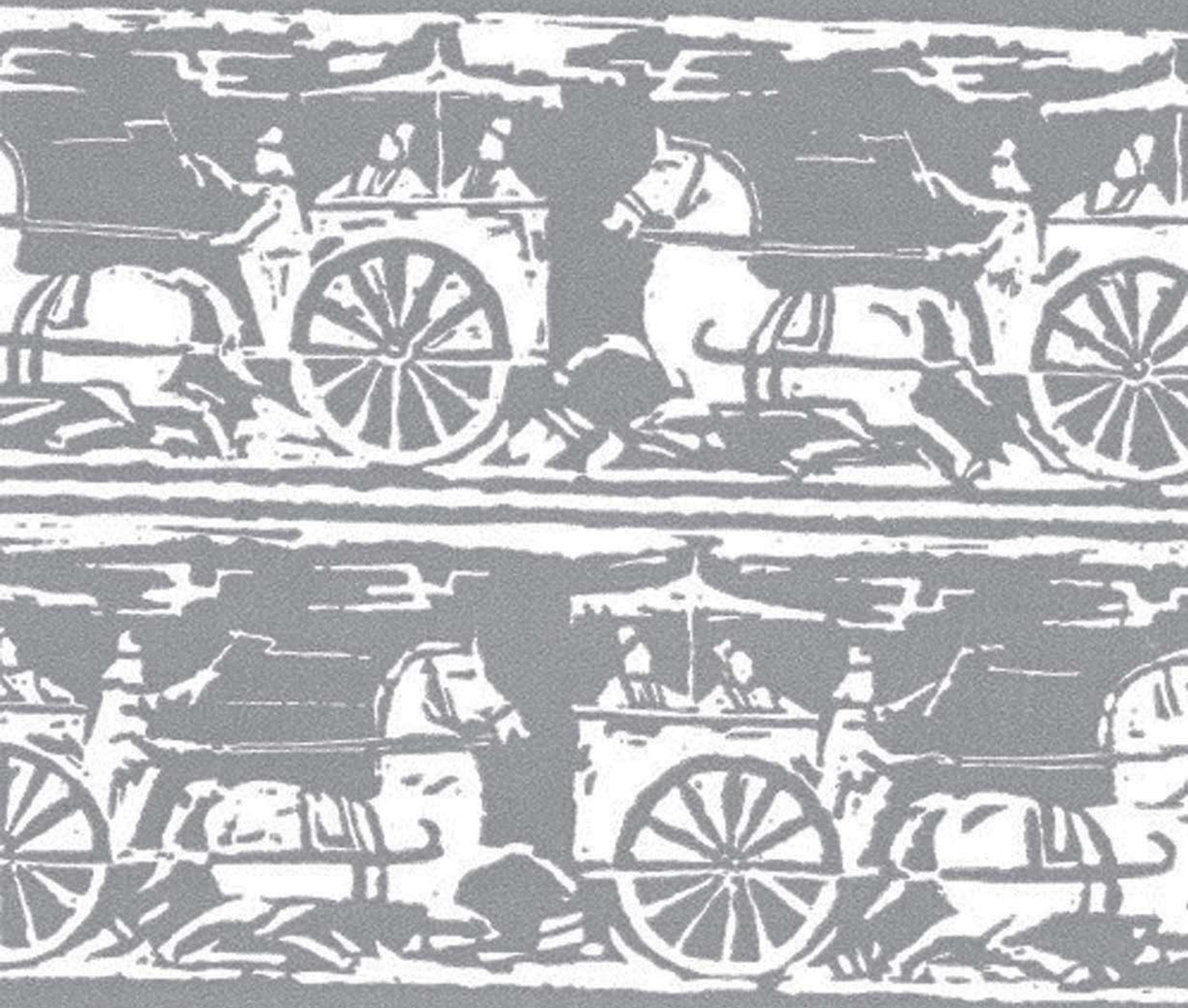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3560
书号 K234.3
92-4

资治通鉴全译

卷一百六十九至一百八十四

第十二册

陈文帝天嘉四年癸未起（公元563年）
隋恭帝义宁元年丁丑止（公元617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六十九

陈纪三　起昭阳协洽，尽柔兆阏茂，凡四年。

世祖文皇帝下

天嘉四年

1 春，正月，齐以太子少傅魏收兼尚书右仆射[1]。时齐主终日酣饮，朝事专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庸俗，帝亦轻之；以收才名素盛，故用之。而收畏懦避事，寻坐阿纵，除名。

兖州刺史毕义云作书与高元海，论叙时事，元海入宫，不觉遗之。给事中李孝贞得而奏之[2]，帝由是疏元海，以孝贞兼中书舍人，征义云还朝。和士开复谮元海，帝以马鞭棰元海六十，责曰："汝昔教我反，以弟反兄，几许不义！以邺城兵抗并州，几许无智！"出为兖州刺史。

2 甲申，周迪众溃，脱身逾岭，奔晋安，依陈宝应。官军克临川，获迪妻子。宝应以兵资迪，留异又遣子忠臣随之。

虞寄与宝应书，以十事谏之曰："自天厌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为得之，然夷凶翦乱，四海乐推者，陈氏也；岂非历数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强，侯瑱之力，进足以摇荡中原，争衡天下，退足以屈强江外，雄张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师，或资一士之说，琳则瓦解冰泮，投身异域，瑱则厥角稽颡，委命阙庭，斯又天假其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将军以藩戚之重，东南之众，尽忠奉上，勠力勤王，岂不勋高窦融[3]，宠过吴芮[4]，析珪判野，南面称孤乎！三也。圣朝弃瑕忘过，宽厚得人，至于余孝顷、潘纯陀、李孝钦、欧阳頠等[5]，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无纤芥。况将军衅非张绣[6]，罪异毕谌[7]，当何虑于危亡，何失于富贵！四也。方今周、齐邻睦，境外无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刘、项竞逐之机，楚、赵连从之势；何得雍容高拱，坐论西伯哉[8]！五也。且留将军狼顾一隅，亟经摧衄，声实亏丧，胆气衰沮。其将帅首鼠两端，唯利是视，孰能被坚执锐，长驱深入，系马埋轮，奋不顾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将军之强，孰如侯景[9]？将军之众，孰如王琳？武皇灭侯景于前，今上摧王琳于后，此乃天时，非复人力。且兵革已后，民皆厌乱，其孰能弃坟墓，捐妻子，出万死不顾之计，从将军于白刃之间乎！七也。历观前古，子阳、季孟[10]，颠覆相寻；馀善、右渠[11]，危亡继及。天命可畏，山川难恃。况将军欲以数郡之地当天下之兵，以诸侯之资拒天子之命，强弱逆顺，可得侔乎！八也。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爱其亲，岂能及物！留将军身縻国爵，子尚王姬[12]，犹且弃天属

而不顾,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岂能同忧共患,不背将军者乎!至师老力屈,惧诛利赏,必有韩、智晋阳之谋[13],张、陈井陉之势[14]。九也。北军万里远斗,锋不可当。将军自战其地,人多顾后;众寡不敌,将帅不侔。师以无名而出,事以无机而动,以此称兵,未知其利。十也。为将军计,莫若绝亲留氏[15],释甲偃兵,一遵诏旨。方今藩维尚少,皇子幼冲,凡豫宗族,皆蒙宠树。况以将军之地,将军之才,将军之名,将军之势,而克修藩服,北面称臣,宁与刘泽同年而语其功业哉[16]!寄感恩怀德,不觉狂言,斧钺之诛,其甘如荠。"宝应览书大怒。或谓宝应曰:"虞公病势稍笃,言多错谬。"宝应意乃小释,亦以寄民望,故优容之。

3 周梁躁公侯莫陈崇从周主如原州[17]。帝夜还长安,人窃怪其故,崇谓所亲曰:"吾比闻术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忽夜还,不过晋公死耳。"或发其事。乙酉,帝召诸公于大德殿,面责崇,崇惶恐谢罪。其夜,冢宰护遣使将兵就崇第,逼令自杀,葬如常仪。

4 壬辰,以高州刺史黄法氍为南徐州刺史,临川太守周敷为南豫州刺史。

5 周主命司宪大夫拓跋迪造《大律》十五篇[18]。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磬、绞、斩、枭、裂;凡二十五等。

6 庚戌,以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为江州刺史。

7 辛酉,周诏:"大冢宰晋国公,亲则懿昆,任当元辅,自

今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护抗表固让。

8 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9 齐诏司空斛律光督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19]；仍筑长城三百里，置十二戍[20]。

10 丙戌，齐以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21]。

【注释】

①魏收（公元506年～572年）：北齐史学家。北魏时，任散骑常侍，编修国史。北齐时，任中书令兼著作郎，奉诏编撰《魏书》，后累官至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

②给事中：官名。秦汉时为加官。给事殿中，备顾问应对，讨论政事。自晋代始为正官。

③窦融（公元前16年～公元62年）：东汉初将领。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累世为河西官吏。新莽末，为波水将军，继降刘玄。刘玄败后，他联合酒泉、敦煌等五郡，割据河西，称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后归光武帝刘秀，攻灭隗嚣，封安丰侯，任大司空，累世贵盛。

④吴芮（？～公元前202年）：汉初诸侯王。初为秦番阳（今江西波阳）令，称为番君。秦末率越人起兵，并派部将梅鋗领兵从刘邦入关。项羽封他为衡山王。汉朝建立，改封长沙王。高祖刘邦曾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传国五世。

⑤潘纯陀、李孝钦：二人皆王琳部将。李孝钦与余孝顷一起被周迪所擒。潘纯陀在王琳失败后归陈。

⑥张绣（？～公元207年）：三国时将领。曾杀曹操之子，后降曹操，曹操厚待之。

⑦毕谌（chén 辰）：汉末曹操为兖州牧，以毕谌为东平别驾。张邈叛，劫毕谌母弟妻子，曹操要毕谌回去，谌顿首言无二心。后仍逃走。及破吕布，毕谌被活捉。曹操说：“夫人孝于亲者，岂有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任用毕谌为鲁相。

⑧坐论西伯：《后汉书·隗嚣传论》：“若嚣命会符运，敌非天力，虽坐论西

伯,岂多哉乎?"意谓隗嚣若不是遇到刘秀这样的对手,其功业不在西伯之下。西伯,周文王在商纣时为西伯。

⑨侯景(公元503年～552年):北朝时将领。先属北魏尔朱荣,继归高欢,为镇守河南的大将。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因恐被高澄所杀,降梁,为河南王。次年,举兵叛变,攻破建康(今江苏南京)。大宝二年(公元551年),自立为汉帝。不久,为陈霸先等所破,逃亡时被部下杀死。

⑩子阳:公孙述字。 季孟:隗嚣字。

⑪馀善:东越王,公元前111年反汉,汉武帝派杨仆等讨伐,第二年被部下所杀。 右渠:朝鲜王。公元前109年,汉武帝遣杨仆、荀彘击朝鲜;第二年,右渠被臣下所杀,朝鲜降汉。

⑫子尚王姬:留异子贞臣娶世祖长女丰安公主为妻。

⑬韩、智:事见一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⑭井陉(xing形):山名。在今河北井陉县西北。公元前204年韩信在此大破赵兵,斩陈余、擒赵王歇。

⑮绝亲留氏:陈宝应娶留异女为妻。

⑯刘泽:汉高祖刘邦疏属,事见十二卷汉高后七年。

⑰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

⑱《大律》十五篇:据《隋书·刑法志》:周造《大律》,"凡二十五篇"。篇目是:刑名,法例,祀享、朝会,婚姻,户禁,水火,兴缮,卫宫,市廛,斗竞,劫盗,贼叛,毁亡,建制,关津,诸侯,厩牧,杂犯,诈伪,请求,告言,逃亡,系讯,断狱。

⑲枳关: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当豫、晋交通要冲,历代为兵争之地。

⑳十二戍:《北齐书·斛律光传》作"十三戍"。

㉑左仆射:当作"右仆射"。先是兼官,今正除右仆射。译从。

【译文】

陈纪三 起癸未(公元563年)止丙戌(公元566年),共四年。

世祖文皇帝下

天嘉四年(癸未,公元563年)

1春,正月,北齐任命太子少傅魏收兼尚书右仆射。这时北齐国主湛天都在尽情喝酒,朝廷政事专门委托侍中高元海处理。高元海

平庸粗俗，北齐国主也看不起他，由于魏收才能名望一向很高，所以任命他为右仆射。但是魏收胆小懦弱，遇事推诿，不久便因循私枉法、包庇纵容而获罪，被革职除名。

兖州刺史毕义云写信给高元海，论述当时政事，高元海进宫时，不慎把那封信遗失了。给事中李孝贞捡到，并奏呈北齐国主，北齐国主从此疏远高元海，升任李孝贞为中书舍人，召毕义云回朝。和士开又乘机在背后讲高元海的坏话，北齐国主于是用马鞭鞭打高元海六十下，指责他说："你从前教我谋反，要我这做弟弟的去反叛哥哥，多么不义！要我以邺城之兵抗距并州，多么愚蠢！"并外放他为兖州刺史。

2 十九日，周迪部众溃散，他只身逃脱，翻山越岭逃奔晋安，投靠陈宝应。官军攻克临川，俘获周迪的妻小。陈宝应派兵援助周迪，留异也派自己的儿子留忠臣跟随他。

虞寄写信给陈宝应，条陈十事劝谏他，信上说："自从上天厌弃梁朝无德，一时英雄并起，人人自以为可得天下，然而平凶除乱，四海之人乐意推戴为天子的，是陈氏；这难道不是天命自有定数，陈氏能得天下，本是上天所授的吗！这是一。凭王琳的强大，侯瑱的势力，他们进足以震撼中原，与天下群雄角力争胜；退足以称强长江以外，雄霸一方；然而朝廷或命一旅之师进讨，或借助一位使臣的游说，王琳就会冰消瓦解，投身异域，侯瑱就会叩头归附，臣服朝廷，这又是上天给予他威严，帮助他除掉祸患。这是二。现在将军凭藩侯宗戚之贵，东南人力之众，尽忠事奉君上，努力为王室效劳，岂不是可以功勋高过窦融，尊宠超过吴芮，分颁玉珪划野授土，南面称孤了吗？这是三。圣朝主上不计较人的缺点和过失，以宽阔的胸襟和优厚的礼遇求得很多的人才，至于像余孝顷、潘纯陀、李孝钦、欧阳頠这些人，都被当作心腹加以重用，胸中宽阔开朗，没有一点芥蒂。何况将军没有像张绣那样的过失，罪行也不同于毕谌，应当不用顾虑危亡、担心失去富贵。这是四。如今周、齐两国睦邻友

好，边境已无忧患，征讨国内叛逆的军队合兵指向一方，只是早晚的事。目前的情势，不是刘邦、项羽角逐那样的时机，楚国、赵国合纵的形势，怎能优游闲逸，两手高拱，空谈西伯旧事哩！这是五。况且留异将军偏安东南一隅，心存狼顾之忧，屡遭挫败，声威实力亏损丧失，胆量勇气衰竭沮丧。他的将帅都犹豫观望，动摇不定，只顾个人利益，有谁能为他披铠甲、执干戈，长驱直入，系马埋轮，奋勇不顾性命，身先士卒去杀敌呢！这是六。试问将军的强盛，与侯景相比如何？将军的部众，与王琳相比怎样？武皇帝消灭侯景于前，当今皇上击败王琳在后，这是天时所致，并非人力所能办到的。况且战争之后，百姓都厌恶动乱，还有谁能远离家乡故国，离开妻子儿女，决意万死不辞，跟随将军在万从中南征北战呢？这是七。遍观前代，公孙子阳、隗季孟，颠隕倾覆前后相接；馀善、右渠，危难败亡接踵而至。天命使人敬畏，山川难以依恃。况且将军想凭几个郡去抵挡天下雄兵，靠诸侯的力量抗拒天子的严命，强弱逆顺，能够相对等吗？这是八。况且不是我的同类，他的心思一定跟我不同；一个人不爱自己的亲属，怎么能顾及到别的！留异将军身受国家爵禄，儿子娶公主为妻，尚且抛弃天子的亲属而不顾，背叛圣明的国君而孤立，到危急的时候，他怎么能跟人同忧愁共患难而不背叛将军呢！到了频繁征战部队疲惫势力衰微的时候，就会畏惧诛戮之祸，贪图赏赐之利，必有类似晋阳之围，韩康子、魏桓子合谋倒戈杀智伯的事情发生；也一定会有类似井陉之战，张耳斩杀陈余的事件出现。这是九。北军出师万里，锐锋不可抵挡。将军您在自己的封地内作战，人们多有后顾之忧；您寡不敌众，将帅也比不上北军。出兵既无正当的理由，举事也没有适当的时机，凭此起兵，不会有什么好处。这是十。为将军您着想不如跟留氏断绝亲戚关系，解甲息兵，完全遵循诏旨行事。目前宗室封藩还少，皇子年幼，凡是皇帝宗族，都受到恩宠封爵。况且凭将军的辖地、将军的才能、将军的名望、将军的权势，若能克尽藩臣的职务，北面称臣，那么您的功名和

事业，岂只是能跟刘泽相提并论而已！我虞寄感恩戴德，不觉讲了不少狂妄的话，纵然受斧钺刑斩，我也觉得像吃芥菜一般甜。”陈宝应看了虞寄的信，不禁大怒。有人劝陈宝应说：“虞公病情渐重，所以言词多有错谬。”陈宝应的怒气才稍微消释，也因为虞寄是众望所归的人物，所以只好宽容他。

3 北周梁躁公侯莫陈崇随从北周国主到原州。北周国主连夜赶回长安，人们私下怀疑其中的原因，侯莫陈崇对他所亲近的人说：“我最近听卜筮的人说，晋公宇文护今年时运不利，皇上今天突然连夜赶回长安，不过是晋公宇文护死了的缘故吧。”不久，有人告发了这件事。二十日，北周国主召集诸公到大德殿，当面斥责侯莫陈崇，侯莫陈崇惶恐谢罪。当天夜里，冢宰宇文护派遣使者率领士兵到侯莫陈崇宅第，逼令他自杀，他的葬礼按常规举行。

4 二十七日，陈朝任命高州刺史黄法氍为南徐州刺史，临川太守周敷为南豫州刺史。

5 北周国主命司宪大夫拓跋迪制订《大律》十五篇。它判罪定刑的类别是：一是杖刑，杖打十到五十下；二是鞭刑，用鞭抽打六十到一百下；三是徒刑，拘禁罪犯服劳役从一年到五年；四是流刑，流放犯人到边远地方从二千五百里到四千五百里；五是死刑，分为悬缢、绞杀、砍头、枭首、车裂等五种。共计二十五等。

6 十六日，陈朝任命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为江州刺史。

7 二十七日，北周国主下诏说：“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以亲情论，是朕的堂兄；以职位论，是朕的宰辅大臣；自今以后，朝廷诏诰及各官署文书，都不得直称晋国公名讳。”宇文护上表坚决辞让。

8 三月，初一，日食。

9 北齐国主诏令司空斛律光督率步骑二万，在轵关构筑勋掌城；并增筑长城二百里，设置十二个戍所。

10 二十二日，北齐任命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右仆射。

11 夏,四月,乙未,周以柱国达奚武为太保。

12 周主将视学,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1]。谨上表固辞,不许,仍赐以延年杖。戊午,帝幸太学。谨入门,帝迎拜于门屏之间,谨答拜。有司设三老席于中楹,南向。太师护升阶,设几,谨升席,南面凭几而坐。大司马豆卢宁升阶,正爲[2]。帝升阶,立于斧扆之前[3],西面。有司进馔,帝跪设酱豆[4],亲为之袒割。谨食毕,帝亲跪授爵以酳[5]。有司撤讫,帝北面立而访道。谨起,立于席后,对曰:"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明王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6];愿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则为善者日进,为恶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愿陛下三思而言,九虑而行,勿使有过。天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愿陛下慎之。"帝再拜受言,谨答拜。礼成而出[7]。

13 司空侯安都恃功骄横,数聚文武之士骑射赋诗,斋中宾客,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辄奔归安都。上性严整,内衔之,安都弗之觉。每有表启,封讫,有事未尽,开封自书之云:"又启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倾倚[8]。常陪乐游园禊饮[9],谓上曰:"何如作临川王时?"上不应。安都再三言之。上曰:"此虽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讫,启借供帐水饰[10],欲载妻妾于御堂宴饮。上虽许之,意甚不怿。明日,安都坐于御座,宾客居群臣位,称觞上寿。会重云殿灾,安都帅将士带甲入殿,上甚恶之,阴为之备。

及周迪反，朝议谓当使安都讨之，而上更使吴明彻。又数遣台使按问安都部下，检括亡叛。安都遣其别驾周弘实自托于舍人蔡景历，并问省中事。景历录其状，具奏之，因希旨称安都谋反。上虑其不受召，故用为江州。

五月，安都自京口还建康[11]，部伍入于石头。六月，帝引安都宴于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将帅会于尚书朝堂，于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12]，又收其将帅，尽夺马仗而释之。因出蔡景历表，以示于朝，乃下诏暴其罪恶，明日，赐死，宥其妻子，资给其丧。

初，高祖在京口，尝与诸将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为寿，各称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将也，而并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识暗，狎于下而骄于上；周侯交不择人，而推心过差；侯郎傲诞而无厌，轻佻而肆志；并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14 乙卯，齐主使兼散骑常侍崔子武来聘。

15 齐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和士开有宠于齐主，齐主外朝视事，或在内宴赏，须臾之间，不得不与士开相见，或累日不归，一日数入；或放还之后，俄顷即追，未至之间，连骑督趣。奸谄百端，宠爱日隆，前后赏赐，不可胜纪。每侍左右，言辞容止，极诸鄙亵；以夜继昼，无复君臣之礼。常谓帝曰："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极意为乐，纵横行之。一日取快，可敌千年。国事尽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约也！"帝大悦。于是委赵彦深掌官爵，元文遥掌财用，唐邕掌外、骑兵[13]，信都冯

子琮、胡长粲掌东宫。帝三四日一视朝，书数字而已，略无所言，须臾罢入。长粲，僧敬之子也[14]。

帝使士开与胡后握槊。河南康献王孝瑜谏曰："皇后天下之母，岂可与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赵郡王睿，其父死于非命[15]，不可亲近。"由是睿及士开共谮之。士开言孝瑜奢僭，睿言"山东唯闻河南王，不闻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孝瑜窃与尔朱御女言[16]，帝闻之，大怒。庚申，顿饮孝瑜酒三十七杯。孝瑜体肥大，腰带十围，帝使左右娄子彦载以出，鸩之于车，至西华门，烦躁投水而绝。赠太尉、录尚书事。诸侯在宫中者，莫敢举声，唯河间王孝琬大哭而出[17]。

【注释】

①三老：相传古代设三老五更，以尊养年老的官员。《礼记·乐记》郑玄注："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②舄(xì戏)：鞋。

③扆(yǐ以)：屏风。

④豆：古代一种盛食物的器皿，形似高脚盘。

⑤酳(yìn胤)：古代宴会时的一种礼节，食毕用酒漱口。

⑥去食去兵，信不可去：孔子答子贡之言。见《论语·颜渊》。

⑦礼成：胡注："三代而下，视学、养老、乞言之礼，唯汉明帝、周武帝行之。"

⑧箕踞：即"箕坐"。坐时两脚伸直岔开，形似簸箕。一说屈膝张足而坐。为一种轻慢态度。

⑨禊(xì戏)饮：古代民俗，于三月上旬巳日于水滨洗濯，祓除不祥，清去宿垢，称为禊。携饮食在郊野水滨宴饮，称禊饮。

⑩供帐：陈设的帷帐。水饰：游览船上的装饰物。

⑪京口：今江苏镇江市。陈南徐州治此。

⑫西省：即中书省。

⑬外、骑兵：外兵及骑兵。高欢为东魏大丞相，丞相府外兵曹、骑兵曹分掌兵马。高洋受魏禅建立北齐，诸司皆归尚书，唯此二曹不废，称为外兵省、骑兵省。据《北齐书·和士开传》，时委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骑兵。

⑭僧敬：胡僧敬。见一百五十八卷梁武帝大同七年。

⑮其父：高睿之父高琛，高欢之弟，因乱高欢后庭，受刑杖而死。

⑯尔朱御女：《北齐书·河南王孝瑜传》："尔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与之通，后因太子婚夜，孝瑜窃与之言。"御女，古代宫内女官，位在世妇之下。也名"女御"、"御妻"。齐制，八十一御女，比正四品。

⑰孝琬：孝瑜之弟。

【译文】

11 夏，四月，初二，北周任命柱国达奚武为太保。

12 北周国主将要视察太学，特命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于谨上表章坚决推辞，北周国主不准，还是将延年杖赐给于谨。二十五日，北周国主视察太学。于谨进门，北周国主亲自到大门与屏风之间迎接，于谨回礼答拜。主管仪礼的官员在厅堂的正中央设三老席，席位朝南。太师宇文护登上堂阶，在三老席摆设一个小桌子，于谨升堂就席，面朝南靠着小桌子坐定。大司马豆卢宁登上堂阶，把于谨的鞋子放正。北周国主登上堂阶，站立在画有斧形的屏风前，面朝西。主管膳食的官员送上饭食，北周国主端着酱盘，跪着向于谨献食，又挽起袖子亲自替于谨割肉。于谨吃完饭，北周国主又跪着送上漱口的酒给他。主管膳食的官员撤去酒席之后，北周国主面朝北站立，向于谨请教治国之道。于谨起身，站立在席后，回答说："木材被绳墨矫正，便能变得端正，帝王能接纳忠臣劝谏就达到圣明。圣明的帝王虚心纳谏，便可以知道政务的得失，这样天下才能安定。"于谨又说："可以失去粮食，失去军备，但不能失去信用。希望陛下要守信用，不可失信于民。"又说："对于有功的人，一定奖

赏;对于有罪过的人,一定处罚。那么为善的人就一天比一天多,为恶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于谨又说:"言和行是立身处世的根本,希望陛下凡事三思而后言,多考虑再实行,不要发生过错。天子的过失,如同天上发生的日食、月食一样,没有人不知道,希望陛下要言行谨慎。"北周国主再拜领受教诲,于谨答礼回拜。礼仪活动结束后,北周国主才离开太学。

13 陈朝司空侯安都依恃功高,骄横放纵,屡次聚集文士武将骑马射箭、吟诗作赋;府中宾客,动辄多达千人。部下将帅大都不遵守法纪,遇到官府收审拘捕,他们就逃往侯安都府中寻求庇护。陈文帝严厉认真,对他怀恨在心,侯安都对此没有察觉。每有上表启奏,已经封好,想到还有某事没讲完,他便又拆封补写:"又启奏某事。"有时入宫陪侍皇上宴饮,每到酒喝多了,就伸腿而坐,斜着身子往旁边靠。他常陪皇上到乐游园禊饮,宴饮当中他竟对皇上说:"现在比作临川王时如何!"皇上不理睬他。侯安都竟再三追问,皇上才说:"这虽然是天命,却也是明公的功劳。"宴饮结束,侯安都向皇上乞借帷帐和装饰华丽的游览船,想载他的妻妾到御堂宴饮。皇上虽然勉强答应,内心却很不高兴。第二天,侯安都自己坐上御座,要宾客坐在群臣的位置上,举杯向他敬酒祝寿。有一次重云殿失火,侯安都率领将士携带兵器上殿,皇上非常厌恶他,暗里开始防备他。

到周迪反叛时,朝臣商议应当派侯安都前去讨伐,但是陈文帝却改派吴明彻去。陈文帝还屡次派御史台的官员审讯侯安都的部下,清查他们逃亡叛乱的事情。侯安都派别驾周弘实投靠中书舍人蔡景历,刺探中书省机密。蔡景历把他们的行为情状记录下来,详细奏报陈文帝,并迎合文帝的意旨说侯安都要谋反。陈文帝担心侯安都不接受召命,便先任用他为江州刺史。

五月,侯安都从京口回建康,部队开进石头城。六月,陈文帝召侯安都到嘉德殿参加宴会,又召集他的部下将帅在尚书省的大厅会面,于是在宴席上逮捕侯安都,把他囚禁在嘉德西省,又逮捕他

的部将，全部没收他们的马匹兵器后予以释放。于是拿出蔡景历呈奏的表章，向朝中大臣出示，随即下诏公布侯安都的罪状。第二天，赐他自尽，宽恕他的妻儿，丧葬所需，由朝廷拨款供给。

当初，陈高祖在京口，有一次和诸将宴饮，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都举杯向高祖祝寿，各自夸耀战功。高祖说："你们都是良将，但各有短处。杜公志向远大但见识不明，对下亲近而不庄重，对上却骄横无礼；周侯交友不加选择，诚心太过；侯郎傲慢荒诞而贪得无厌，举止轻浮，肆意妄为；这都不是保全身家性命的行为。"后来这几个人的下场都像陈高祖所说的那样。

14 二十三日，北齐国主派兼散骑常侍崔子武来陈朝访问。

15 北齐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和士开得到北齐国主的宠信，北齐国主不论是在朝廷上朝视事，或是在内宫宴饮玩赏，连片刻短暂的时间，都不能看不到和士开，有时好几天不让他回家，有时一天之内数次召他进宫；或者是刚放他回去之后，随即又追他回来，在和士开往回赶而又未到达之间，接二连三派人策马去催促。和士开以各式各样的奸诈谄媚，使北齐国主对他的宠爱一天比一天隆盛，前前后后赏赐给他的物品，不可胜数。每当他在北齐国主身边侍候时，言辞举止，极端鄙亵，他们夜以继日胡混在一起，不再有君臣尊卑的礼节。他常向北齐国主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全都成了灰土，尧舜和桀纣，又有什么不同！陛下应趁少壮时极意行乐，随心所欲而不必顾忌。享受一日的快乐，可比得上活一千年。朝政国事都交付大臣，何必担心他们不会办，不要自讨苦吃自我限制！"北齐国主听了大喜。于是委托赵彦深掌管封官授爵，元文遥掌管财政经济，唐邕掌管外兵和骑兵，信都人冯子琮跟胡长粲负责辅导太子。北齐国主三四天才上一次朝，只批几个字而已，也不说什么话，一会儿就退朝回宫。胡长粲是胡僧敬的儿子。

北齐国主要和士开同胡后玩握槊赌博游戏。河南康献王高孝瑜劝谏说："皇后是天下国母，怎么可以和臣下对坐赌博手碰手

呢!"高孝瑜又说:"赵郡王高睿,他的父亲死于非命,不可亲近他。"因此高睿跟和士开一起在北齐国主面前说高孝瑜的坏话。和士开说高孝瑜生活奢侈超过等级规定,高睿说:"山东只听说有河南王,却没有听说过有您陛下。"北齐国主因此忌恨高孝瑜。高孝瑜私下跟尔朱御女说话,北齐国主听说了这件事,非常愤怒。二十八日,北齐国主逼令高孝瑜一口气连喝三十七杯酒。高孝瑜身体肥大,腰带十围,北齐国主命近臣娄子彦用车载他出去,在车上又给他饮了毒酒,到西华门时,毒性发作,他烦燥投水而死。追赠太尉、录尚书事。当时留在宫中的诸王,都不敢出声,只有河间王高孝琬大声痛哭而出。

16 秋,七月,戊辰,周主幸原州[1]。

17 八月,辛丑,齐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

18 九月,壬戌,广州刺史阳山穆公欧阳頠卒[2],诏子纥袭父爵位。

19 甲子,周主自原州登陇。

20 周迪复越东兴岭为寇[3],辛未,诏护军章昭达将兵讨之。

21 丙戌,周主如同州。

22 初,周人欲与突厥木杆可汗连兵伐齐。许纳其女为后,遣御伯大夫杨荐及左武伯太原王庆往结之[4]。齐人闻之惧,亦遣使求婚于突厥,赂遗甚厚。木杆贪齐币重,欲执荐等送齐。荐知之,责木杆曰:"太祖昔与可汗共敦邻好,蠕蠕部落数千来降[5],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

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义，独不愧鬼神乎？”木杆惨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决矣，当相与共平东贼，然后遣女。”荐等复命。

公卿请发十万人击齐，柱国杨忠独以为得万骑足矣。戊子，遣忠将步骑一万，与突厥自北道伐齐，又遣大将军达奚武帅步骑三万，自南道出平阳，期会于晋阳。

23 冬，十一月，辛酉，章昭达大破周迪。迪脱身潜窜山谷，民相与匿之，虽加诛戮，无肯言者。

24 十二月，辛卯，周主还长安。

25 丙申，大赦。

26 章昭达进军，度岭，趣建安[16]，讨陈宝应，诏益州刺史余孝顷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自东道会之。

27 是岁，初祭始兴昭烈王于建康，用天子礼。

28 周杨忠拔齐二十余城。齐人守陉岭之隘[17]，忠击破之。突厥木杆、地头、步离三可汗以十万骑会之。己酉，自恒州三道俱入[18]。时大雪数旬，南北千余里，平地数尺。齐主自邺倍道赴之，戊午，至晋阳。斛律光将步兵三万屯平阳。己未，周师及突厥逼晋阳。齐主畏其强，戎服帅宫人欲东走避之。赵郡王睿、河间王孝琬叩马谏。孝琬请委睿部分，必得严整。帝从之，命六军进止皆取睿节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总之。

【注释】

①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

②阳山:郡名。治所在今广东英德县西北浛洸。

③东兴岭:在今江西黎川县、福建光泽县之间,为赣、闽往来通道。

④御伯大夫:官名。北周天官新置御伯中大夫二人,天子出入则随侍左右,大祭祀盥洗则授巾,如侍中之职。左武伯:侍卫之官。

⑤蠕蠕(rú 如):古族名。即"柔然"。

⑥建安:县名。治所在今福建建瓯县。

⑦陉(xíng 形):岭:一名西陉山、句注山、雁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

⑧恒州: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古城。

【译文】

16 秋,七月,初六,北周主宇文邕驾临原州。

17 八月,初十,北齐把三台宫改为大兴圣寺。

18 九月,初一,陈朝广州刺史、阳山穆公欧阳頠去世,陈文帝下诏,命他的儿子欧阳纥承袭其父的爵位。

19 初三,北周国主从原州登上陇坂。

20 周迪又越过东兴岭出没为寇。初十,诏命护军将军章昭达率领军队前去讨伐。

21 二十五日,北周国主去同州。

22 当初,北周想和突厥木杆可汗联兵攻打北齐,答允聘娶可汗的女儿为皇后,派御伯大夫杨荐和左武伯太原人王庆前往联系。北齐听到了这个消息很害怕,也派使者到突厥去求婚,馈赠木杆可汗的礼物很丰盛。木杆可汗贪图北齐的厚礼,想捉了杨荐等人送给北齐。杨荐知道了这种变化,责备木杆可汗说:"我们太祖从前和可汗共同增进睦邻友好,蠕蠕部落几千人来投降我国,太祖把他们全部交给可汗的使者,以满足可汗的愿望,为什么今天突然背恩忘义,难道就不畏惧鬼神的谴责吗?"木杆可汗听了惨然沮丧,过了好一阵才回答说:"您的话很对。我意已决定,应当和贵国共同讨平东边的敌人,然后再将女儿送去。"杨荐等回国复命。

北周公卿大臣请求发兵十万攻打北齐,柱国杨忠认为只须一

万名骑兵就够了。二十七日，北周国主派杨忠率领一万名步骑兵，会同突厥从北路攻打北齐，又派大将军达奚武带领步骑兵三万名，从南路由平阳出发，南北两路约定日期在晋阳会师。

23 冬，十一月，初一，陈朝章昭达大败周迪。周迪抽身逃脱，潜伏流窜山谷间，当地老百姓合力掩护隐藏他，虽然对之加以诛杀，也没有人肯说出他藏在何处。

24 十二月，初一，北周国主回到长安。

25 初六，陈文帝颁诏实行大赦。

26 章昭达继续进军，越过东兴岭，向建安急进，讨伐陈宝应，陈文帝诏命益州刺史余孝顷督率会稽、东阳、临海、永嘉等地诸军从东路来会合章昭达。

27 这一年，陈文帝在建康第一次祭祀始兴昭烈王，用天子的祭礼。

28 北周杨忠攻克了北齐二十多座城池。齐人扼守陉岭要塞，杨忠又攻破了。突厥木杆、地头、步离三位可汗率领十万骑兵前来跟杨忠会合。十九日，三位可汗从恒州兵分三路一齐进入。当时接连下了几十天的大雪，南北一千多里，平地积雪几尺深。北齐国主从邺城兼程前往救援，二十八日，赶到晋阳。斛律光率领三万步兵驻守平阳。二十九日，北周军队和突厥兵逼近晋阳。北齐国主对这些强大的军队感到害怕，身着军装领了宫女打算往东逃走躲避。赵郡王高睿、河间王高孝琬勒住他的马进行劝谏。高孝琬请求委托高睿调度节制军队，一定能够整肃严明。北齐国主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六军进止都听从高睿调度，并派并州刺史段韶总辖其事。

五　年

1 春，正月，庚申朔，齐主登北城，军容甚整。突厥咎周人

曰:"尔言齐乱,故来伐之。今齐人眼中亦有铁,何可当邪!"

周人以步卒为前锋,从西山下去城二里许。诸将咸欲逆击之,段韶曰:"步卒力势,自当有限,今积雪既厚,逆战非便,不如陈以待之。彼劳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齐悉其锐师鼓噪而出。突厥震骇,引上西山,不肯战,周师大败而还。突厥引兵出塞,纵兵大掠,自晋阳以往七百余里,人畜无遗。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还至陉岭,冻滑,乃铺毡以度,胡马寒瘦,膝已下皆无毛;比至长城,马死且尽,截稍杖之以归。

达奚武至平阳,未知忠退,斛律光与书曰:"鸿鹄已翔于寥廓,罗者犹视于沮洋。"武得书,亦还。光逐之,入周境,获二千余口而还。"

光见帝于晋阳,帝以新遭大寇,抱光头而哭。任城王湝进曰:"何至于此!"乃止。

初,齐显祖之世,周人常惧齐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渐紊,齐人椎冰以备周兵之逼。斛律光忧之,曰:"国家常有吞关、陇之志[1],今日至此,而唯玩声色乎!"

2 辛巳,上祀南郊。

3 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4 初,齐显祖命群官刊定魏《麟趾格》为《齐律》[2],久而不成。时军国多事,决狱罕依律文,相承谓之"变法从事"。世祖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

篇[3]，令四十卷。其刑名有五：一曰死，重者辕之[4]，次枭首，次斩，次绞；二曰流，投边裔为兵；三曰刑，自五岁至一岁；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外官及老、小、阉、痴并过失应赎者[5]；皆以绢代金。三月，辛酉，班行之，因大赦。是后为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门子弟常讲习之，故齐人多晓法。

又令民十八受田输租调[6]，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还田，免租调。一夫受露田八十亩[7]，妇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亩。大率一夫一妇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妇婢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

5 己巳，齐群盗田子礼等数十人，共劫太师彭城景思王浈为主，诈称使者，径向浈第，至内室，称敕，牵浈上马，临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浈大呼不从，盗杀之。

6 庚辰，周初令百官执笏。

7 齐以斛律光为司徒，武兴王普为尚书左仆射。普，归彦之兄子也。甲申，以冯翊王润为司空。

【注释】

①关、陇：指北周。

②《麟趾格》：东魏刑律。东魏初，袭用后魏律令，至孝静帝兴和三年（公元541年），诏文襄王高澄与群臣于麟趾阁议定新律，颁布施行，称为《麟趾格》。

③《律》十二篇：《齐律》有十二篇：一、名例；二、禁卫；三、婚户；四、擅兴；五、违制；六、诈伪；七、斗讼；八、贼盗；九、捕断；十、毁损；十一、厩牧；十二、杂律。

④辕（huán 环）：车裂分尸。

⑤流外官:据章钰校记,十二行本、乙十一行本、孔本"外"作"内"。按:《隋书·刑法志》为"流内官",可从。后魏、北齐、隋、唐官制,自一品至九品官,称为流内,不入九品的称为流外。

⑥租调:北魏、北齐、隋至唐朝前期的赋税制度。租即交纳粟,按田亩计算;调即交纳绢或布,按户计算。唐加上力役称租庸调。

⑦露田:种谷物之田。

【译文】

五年(甲申,公元564年)

1 春,正月,初一,北齐国主登上晋阳北城,看到军容非常整齐。突厥可汗埋怨北周统帅说:"你们说北齐混乱,所以来讨伐他们。现在北齐人已有戒备,怎么抵挡啊!"

北周军队以步兵为先锋,从西山下来,离城二里多路。北齐将领们都想出城迎击,段韶说:"步兵的兵势,力量有限。现在积雪已很厚,迎战很不便利,不如严阵以待。对方疲劳而我方安逸,必定能打败他们。"北周军队来了,北齐全部精兵呐喊着出击,突厥震惊害怕,领兵登上西山,不肯出战,北周军队大败而归。突厥可汗带着军队出了塞外,放纵士兵大肆虏掠,自晋阳以北七百多里,人畜被虏掠无遗。段韶一路追赶他们,但不敢十分逼近。突厥回到陉岭,冰冻路滑,只得在路上铺了毛毡行走,胡马苦寒病瘦,膝盖以下的毛都没有了,等到了长城,马都快死光了,士兵们只好截短矛杆当拐杖拄着走回去。

北周的达奚武进军抵达平阳,不知道杨忠已经退走。北齐的斛律光写信给他说:"天鹅已飞上浩渺的苍穹,张网的人却还在水草丛生的沼泽地等候。"达奚武收到信,也引兵退还。斛律光随后追逐他,侵入北周境内,俘获了二千多人而归。

斛律光在晋阳朝见北齐国主,北齐国主因新遭大兵压境,抱住斛律光的头痛哭。任城王高湝进谏说:"何必哭得这样!"北齐国主

这才不哭。

起初，北齐显祖高洋在位的时候，北周常常怕北齐军队西渡，每到冬季，在黄河驻守，凿破冰层。到齐世祖高湛即位，奸佞小人当权，朝政逐渐混乱，反倒是北齐凿开冰层来防备北周军队入侵了。斛律光对这种状况感到忧虑，说："从前朝廷常有吞并关、陇的壮志，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却只顾沉迷在声乐女色之中！"

2 二十二日，陈文帝到南郊祭天。

3 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4 当初，齐显祖命群臣刊定魏朝的《麟趾格》为《齐律》，过了很久时间还没有完成。那时军务国政繁乱复杂，判决案件很少依据法律条文，相沿称为"变法从事"。齐世祖即位后，想革除这种弊端，于是一再督促修订法律条令的官员，这才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卷。刑法的名目有五种：第一是死刑，最重的车裂分尸，其次割下头示众，再其次斩杀、绞死；第二是流刑，到边疆充军；第三是徒刑，刑期从五年到一年不等；第四是鞭刑，用鞭抽打，从一百下到四十下不等；第五是杖刑，用大杖杖打，从三十下到十下不等；从死刑到杖刑总共分为十五等。凡是一品至九品的流内官以及年老、年幼、太监、痴呆和因过失犯等可赎罪的，都可以用绢代替罚金。三月，初三，《律》《令》颁布施行，大赦在此以前犯罪的人。自颁行《齐律》之后，官吏才开始谨守法令。又下令官宦子弟要经常学习律令，所以北齐人都了解法律。

又规定男子满十八岁的授给田地并向政府交纳田租和户税；到二十岁要服兵役，满六十岁可以免除劳役，六十六岁交还田地，免除田租和户税。十八岁以上的男子一人授给八十亩耕地，妇女授给四十亩，奴婢授田亩数与平民相同，有一头耕牛增授六十亩。大致一夫一妇每年交纳户税一匹绢、八两棉，交纳田租二石粟，附加租五斗粟；奴婢交纳田租是平民的一半。有耕牛的农户，一头牛征户税二尺绢，田租一斗，附加租五升。以上课征的田租，上缴中央官

署，附加租缴送所在郡府以防水旱灾年。

5 十一日，北齐的田子礼等数十名盗贼，共谋劫持太师彭城景思王高浚当首领，他们诈称是使者，径奔高浚宅第，闯进了内室，宣称奉皇帝命令，拉高浚上马，用刀对着他，要他领着去皇宫的南殿。高浚大叫不肯听从，被盗贼杀死。

6 二十二日，北周第一次命百官上朝时手执"笏版"。

7 北齐任命斛律光为司徒，武兴王高普为尚书左仆射。高普是高归彦哥哥的儿子。二十六日，任命冯翊王高润为司空。

8 夏，四月，辛卯，齐主使兼散骑常侍皇甫亮来聘。

9 庚子，周主遣使来聘。

10 癸卯，周以邓公河南窦炽为大宗伯。五月，壬戌，封世宗之子贤为毕公。

11 甲子，齐主还邺。

12 壬午，齐以赵郡王睿为录尚书事，前司徒娄睿为太尉。甲申，以段韶为太师。丁亥，以任城王湝为大将军。

13 壬辰[1]，齐主如晋阳。

14 周以太保达奚武为同州刺史。

15 六月，齐主杀乐陵王百年。时白虹晕日两重，又横贯而不达，赤星见，齐主欲以百年厌之。会博陵人贾德胄教百年书，百年尝作数敕字，德胄封以奏之。帝发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带玦留与其妃斛律氏，见帝于凉风堂。使百年书敕字，验与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乱捶之，又令曳之绕堂行且捶，所过血皆遍地，气息将尽，乃斩之，弃

诸池，池水尽赤。妃把玦哀号不食，月余亦卒，玦犹在手，拳不可开；其父光自擘之[2]，乃开。

16 庚寅，周改御伯为纳言[3]。

17 初，周太祖之从贺拔岳在关中也，遣人迎晋公护于晋阳。护母阎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晋阳，齐人以配中山宫[4]。及护用事，遣间使入齐求之，莫知音息。齐遣使者至玉壁[5]，求通互市。护欲访求母、姑，使司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6]，与之言，使者甚悦。勋州刺史韦孝宽获关东人，复纵之，因致书为言西朝欲通好之意[7]。是时，周人以前攻晋阳不得志，谋与突厥再伐齐。齐主闻之，大惧，许遣护母西归，且求通好，先遣其姑归。

【注释】

①壬辰：纪日当在六月。干支疑有误。

②擘(bò 簸)：分开，掰开。

③纳言：官名。职掌宣达帝令，或称为侍中。

④中山宫：慕容氏故宫，北齐作为别宫。

⑤玉壁：城名。时为勋州治所。在今山西稷山县西南。

⑥司马下大夫：即军司马之职。

⑦西朝：即北周。北周在关西，故称西朝。

【译文】

8 夏，四月，初三，北齐国主派兼散骑常侍皇甫亮来陈朝访问。

9 十二日，北周国主派使者来陈朝访问。

10 十五日，北周任命邓公河南人窦炽为大宗伯。五月，初五，册封世宗宇文毓的长子宇文贤为毕公。

11 初七，北齐国主自晋阳回到邺城。

12 二十五日，北齐任命赵郡王高睿为录尚书事，前司徒娄睿为太尉。二十七日，任命段韶为太师。三十日，任命任城王高湝为大将军。

13 壬辰日，北齐国主去晋阳。

14 北周任命太保达奚武为同州刺史。

15 六月，北齐国主杀害乐陵王高百年。当时，太阳周围有两道白虹，横贯而不相通，赤星出现，北齐国主想杀高百年以遏止灾变。适逢博陵人贾德胄教高百年写字，高百年曾写了好几个"敕"字。贾德胄将它封好奏报北齐国主，北齐国主看后大怒，派人召高百年。高百年自知不能免死，便割下佩带上的玉玦留给妃子斛律氏，然后到晋阳宫凉风堂去见北齐国主。北齐国主叫高百年写"敕"字，查验字迹和贾德胄所奏报的相似，喝令左右将高百年乱加捶打，又命人拖着他绕凉风堂边走边打，所过之处遍地是血，待他气息奄奄，下手将他斩首，把尸体扔进水池，池水都染红了。乐陵王妃斛律氏手握玉玦痛哭绝食，一个多月后也死去，玉玦还拿在手里，紧握成拳，不能分开，她的父亲斛律光亲自用手掰，才掰开。

16 初三，北周将御伯改为纳言。

17 当初，北周太祖宇文泰随从贺拔岳在关中的时候，曾派人到晋阳迎接晋公宇文护。宇文护的母亲阎氏和北周国主宇文邕的姑姑都留在晋阳。齐人将她们安置在中山宫。宇文护当权以后，曾派密使到北齐寻找她们，得不到音讯。北齐派使者到玉壁，要求开通和北周之间的贸易往来。宇文护想访求母亲和姑姑的下落，便派司马下大夫尹公正到玉壁同齐使商谈，北齐的使者非常高兴。勋州刺史韦孝宽捉到关东人，又放了他们，顺便托他们带一封信到北齐，信中表示北周愿意和北齐和好通商。这时，北周因为以前进攻晋阳没有达到目的，准备联合突厥再次攻打北齐。北齐国主听到了这个消息，十分害怕，于是答允送回宇文护的母亲，并且请求两国友好往来，先发遣宇文护的姑姑回国。

18 秋，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19 周遣柱国杨忠会突厥伐齐，至北河而还[1]。

20 戊子，周以齐公宪为雍州牧，宇文贵为大司徒。九月，丁巳，以卫公直为大司空。追录佐命元功，封开府仪同三司陇西公李昞为唐公，太驭中大夫长乐公若干凤为徐公[2]。昞，虎之子[3]；凤，惠之子也[4]。

21 乙丑，齐主封其子绰为南阳王，俨为东平王。俨，太子之母弟也。

22 突厥寇齐幽州，众十余万，入长城，大掠而还。

23 周皇姑之归也，齐主遣人为晋公护母作书，言护幼时数事，又寄其所著锦袍，以为信验。且曰："吾属千载之运，蒙大齐之德，矜老开恩，许得相见。禽兽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与汝分离！今复何福，还望见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苏。世间所有，求皆可得，母子异国，何处可求！假汝贵极王公，富过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飘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暂见，不得一日同处，寒不得汝衣，饥不得汝食，汝虽穷荣极盛，光耀世间，于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养，事往何论；今日以后，吾之残命，唯系于汝尔。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负！"

护得书，悲不自胜。复书曰："区宇分崩，遭遇灾祸，违离膝下，三十五年。受生禀气，皆知母子，谁同萨保，如此不孝！子为公侯，母为俘隶，暑不见母暑，寒不见母寒，衣不知有无，食不知饥饱，泯如天地之外，无由暂闻。分怀冤酷，终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见于泉下耳！不谓齐朝解

网，惠以德音，磨敦、四姑[5]，并许矜放。初闻此旨，魂爽飞越，号天叩地，不能自胜。齐朝霈然之恩，既已沾洽，有家有国，信义为本，伏度来期，已应有日。一得奉见慈颜，永毕生愿。生死肉骨，岂过今恩；负山戴岳，未足胜荷。”

齐人留护母，使更与护书，邀护重报，往返再三。时段韶拒突厥军于塞下，齐主使黄门徐世荣乘传赍周书问韶。韶以“周人反覆，本无信义，比晋阳之役，其事可知。护外托为相，其实主也。既为母请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据移书，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许之，待和亲坚定，然后遣之未晚。”齐主不听，即遣之。

阎氏至周，举朝称庆，周主为之大赦。凡所资奉，穷极华盛。每四时伏腊[6]，周主帅诸亲戚行家人之礼，称觞上寿。

【注释】

①北河：清以前黄河自今内蒙古磴口县以下分为南、北二支，北支约当今乌加河，时为黄河正流，对南支而言，称为北河。

②太驭中大夫：北周依《周礼》设官，太驭中大夫掌驾驭玉路及祭祀，属夏官。

③虎：李虎。见一百五十六卷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

④惠：若干惠。见一百五十八卷中大同九年(公元554年)。

⑤磨敦：宇文护兄弟称呼其母为“阿摩敦”。

⑥伏腊：夏祭曰伏，冬祭曰腊。

【译文】

18 秋，八月，初一，发生日食。

19 北周派遣柱国杨忠会同突厥讨伐北齐，兵到北河就返回了。

20 初二，北周任命齐公宇文宪为雍州牧，宇文贵为大司徒。九月，初二，任命卫公宇文直为大司空。并追录辅佐帝业的开国元勋，封开府仪同三司陇西公李晒为唐公，太驭中大夫长乐公若干凤为徐公。李晒是李虎的儿子，若干凤是若干惠的儿子。

21 初十，北齐国主册封儿子高绰为南阳王，高俨为东平王。高俨是太子高纬的同母弟。

22 突厥入侵北齐的幽州，兵众有十多万，进入长城，大肆抢掠后退去。

23 北周国主的姑姑回国时，北齐国主派人代晋公宇文护的母亲写了封信，信中说到宇文护年幼时的几件事，又寄出自己穿的锦袍，作为证物。信中还说："我遇到千载难逢的良机，蒙受大齐的恩德，怜悯我年老特别开恩，允许我能跟你相见。就是禽兽草木，也都母子相依为命。我有什么罪过，竟然和你分离远隔！现在不知又何来福运，还有希望和你相见！说到这一悲一喜，如同死而复生。世间所有的东西，只要追求都能得到，母子分处异国，又能向哪里求得团聚！即使你尊贵超过王公，富有超过山海，但是有年老的母亲，八十高龄，还飘泊在千里之外，死亡在旦夕之间，得不到一朝短暂的相见，得不到一日的相聚，寒冷时得不到你拿衣服给我穿，饥饿时得不到你送食物给我吃，你虽然极尽荣华富贵，光彩照耀人间，对我有什么好处！在今天以前，你没有尽供养我的责任，事情已过去就不必再说了；从今以后，我的余生就靠你了。头上顶着青天，脚下踩着大地，天地之间藏有鬼神，不要以为天地鬼神冥冥渺渺，就可以欺骗负心！"

宇文护接到书信，悲伤得无法克制。回信说："天下四分五裂，遭遇灾祸，远离母亲，已经三十五年了。天地间凡是有生命有气息的生物，都知道有母子的亲情，可谁像我萨保如此不孝！儿子贵为公侯，母亲却沦为俘虏奴隶，热天不能看见母亲受暑，冬天不能看

见母亲受冻，不知道母亲有没有衣服穿，不知道母亲吃得饱不饱，母亲沦落异国，渺如天地之外，得不到一点消息。还以为会怀抱冤恨惨痛，终此一生，死后如果有知，希望能侍奉您于九泉之下！不料齐朝网开一面，送来好消息，母亲、四姑，都蒙哀矜，答应放还。刚听到这道诏旨时，魂魄好像要飞越千里之外，呼天抢地，狂喜不能自已。现在受到齐朝雨露般恩泽的滋润，有家庭有国家，当以信义为本，估计母亲归来之期，指日可待。一旦能够拜见母亲，便最终了却我毕生的愿望。即使使死者复生，让白骨长肉，怎能比得上今天齐朝放还母亲的恩情；就是背负高山头顶大岳，也不足以比得上我感受齐朝厚恩大德的份量。"

齐人仍扣留宇文护的母亲，让她再次给宇文护写信，希望得到宇文护的重报，这样往返了几次。当时段韶在边塞抵御突厥的军队，北齐国主派黄门郎徐世荣乘驿车带了北周的书信去问段韶的意见。段韶认为："周人反复无常，本来就没有信义，最近晋阳一役，就可知其然。宇文护表面上托名称为宰相，其实是一国之主。既然他为了母亲而请求和好，却不派一个使者来。如果只凭他的书信，就送还他的母亲，恐怕只会显示我们的软弱。不如暂且表面上答允他，等双方和好的基础坚定，然后再放还他的母亲不迟。"北齐国主不听从段韶的意见，立即发遣宇文护的母亲回国。

阎氏回到北周，满朝欢庆，北周国主为此在国内大赦。所有资给供奉，美好丰盛到了极点。每逢四季节令，北周国主带领所有亲戚，按家族内长幼辈份向她行礼，举杯敬酒，祝她长寿。

24 突厥自幽州还，留屯塞北，更集诸部兵，遣使告周，欲与共击齐如前约。闰月，乙巳，突厥寇齐幽州。

晋公护新得其母，未欲伐齐；恐负突厥约，更生边患，不得已，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秦、陇、巴、蜀之兵并羌、胡内附者[1]，凡二十万人。冬，十月，甲子，周主授护斧钺于朝庭；丁卯，亲劳军于沙苑[2]；癸酉，还宫。

护军至潼关，遣柱国尉迟迥帅精兵十万为前锋，趣洛阳，大将军权景宣帅山南之兵趣悬瓠[3]，少师杨标出轘关[4]。

25 周迪复出东兴，宣城太守钱肃镇东兴，以城降迪。吴州刺史陈详将兵击之，详兵大败，迪众复振。

南豫州刺史西丰脱侯周敷帅所部击之，至定川，与迪对垒。迪给敷曰："吾昔与弟戮力同心，岂规相害！今愿伏罪还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许之，方登坛，为迪所杀。

26 陈宝应据晋安、建安二郡，水陆为栅，以拒章昭达。昭达与战，不利，因据上流，命军士伐木为筏，施拍其上。会大雨江涨，昭达放筏冲宝应水栅，尽坏之，又出兵攻其步军。方合战，上遣将军余孝顷自海道适至，并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宝应大败，逃至莆口[5]，谓其子曰："早从虞公计，不至今日。"昭达追擒之，并擒留异及其族党，送建康，斩之。异子贞臣以尚主得免，宝应宾客皆死。

上闻虞寄尝谏宝应，命昭达礼遣诣建康。既见，劳之曰："管宁无恙[6]。"以为衡阳王掌书记。

27 周晋公护进屯弘农[7]。尉迟迥围洛阳[8]，雍州牧齐公宪、同州刺史达奚武、泾州总管王雄军于邙山[9]。

【注释】

①二十四军:六柱国及十二大将军所统关中诸府兵。

②沙苑:又名沙阜、沙海、沙窝。在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水、渭水之间,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

③悬瓠:一作悬壶。城名。即今河南汝南县。东晋、南北朝时为南北军事要地,置重兵戍守于此。

④少师:官名。职掌辅导太子,与少傅、少保合称三少。 轵关: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当豫、晋交通要冲。历代为兵争之地。

⑤莆口:在今福建莆田县界。

⑥管宁(公元158~241年):三国时隐士。字幼安。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东南)人。东汉末,避居辽东三十多年,不受公孙度爵命,后回乡里隐居。此处以管宁喻指虞寄。

⑦弘农:今河南陕县。

⑧尉迟迥:据章钰校记,十二地本、乙十一行本、孔本"尉"上有"甲午"二字。按:《周书·武帝纪》保定四年:"十一月甲午,柱国、蜀国公尉迟迥率师围洛阳。"甲午为初十。

⑨邙山:在洛阳北。

【译文】

24突厥军队从幽州返回,在塞北屯兵,重召各部兵马,派使者告诉北周,打算像以前所约定那样一起进攻北齐。闰九月,二十日,突厥侵入北齐幽州。

北周晋公宇文护刚迎回他的母亲,还不准备攻北齐;但怕违背了前约,反而引起边患,迫不得已,只得征关中府兵二十四军、相府所属左右厢禁卫兵及所属的秦、陇、巴、蜀等地部队,外加羌、胡归附北周的蕃兵,共计二十万人。冬,十月,初十,北周国主宇文邕在太庙庭院中授给宇文护斧钺;十三日,他又亲自到沙苑慰劳军队;十九日,返回宫中。

宇文护的军队抵达潼关,派柱国尉迟迥率十万精兵为前锋,向

洛阳进发，大将军权景宣率领荆州、襄阳的军队向悬瓠进发，少师杨标从轵关出兵。

25 周迪又从东兴出兵，宣城太守钱肃镇守东兴献城投降周迪。吴州刺史陈详领兵攻击周迪，陈军败北，周迪部士气高涨。

南豫州刺史西丰脱侯周敷率所部进击周迪，行至定川，和周迪对峙。周迪骗周敷："从前我与你同心协力，怎么可能会害你！现在我想向朝廷谢罪，通过你向朝廷表露我衷心肺腑之诚，请你前来盟誓。"周敷答允了，一登上盟誓的土台，周迪就杀了他。

26 陈宝应控制晋安和建安两郡，水路、陆路都修起栅栏，以此抵抗章昭达。章昭达与他交战，极不顺利，便占领河的上游，让军士伐木造筏，上面加装"拍竿"。恰逢暴雨涨水，章昭达下令放木筏顺河而行，冲击陈宝应设在水中的栅栏，把它们都冲毁了。接着又出兵攻陈宝应步兵。双方刚刚交战，陈文帝派将军余孝顷由海路赶来，与章部同攻陈宝应。十一月，初五，陈宝应大败，他逃至莆口，对儿子说："若是听了虞公的计谋，也不至于落到今日这种地步。"章昭达追上他将他捉住，还抓到了留异和他的宗族同党，把他们全部押解到建康，将他们杀了。留异的儿子留贞臣由于娶了公主，得免一死；陈宝应的宾客全被杀了。

陈文帝听说虞寄曾劝过陈宝应，于是让章昭达把虞寄请到建康。接见之后，陈文帝安慰虞寄说："管宁尚幸安然无恙。"任命虞寄为衡阳王的书记。

27 北周晋公宇文护屯兵弘农。初十，尉迟迥围洛阳，雍州牧齐公宇文宪、同州刺史达奚武、泾州总管王雄等驻军邙山。

28 戊戌，齐主遣兼散骑常侍刘逖来聘。

29 初，周杨标为邵州刺史[1]，镇捍东境二十余年，数与齐

战，未尝不捷，由是轻之。既出轵关，独引兵深入，又不设备。甲辰，齐太尉娄睿将兵奄至，大破标军，标遂降齐。

权景宣围悬瓠，十二月，齐豫州道行台·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萧世怡并以城降之。景宣使开府郭彦守豫州[2]，谢撤守永州[3]，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于长安。

周人为土山、地道以攻洛阳，三旬不克。晋公护命诸将堑断河阳路[4]，遏齐救兵，然后同攻洛阳；诸将以为齐兵必不敢出，唯张斥候而已。

齐遣兰陵王长恭、大将军斛律光救洛阳；畏周兵之强，未敢进。齐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谓曰："洛阳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复须镇御，如何？"韶曰："北虏侵边，事等疥癣。今西邻窥逼，乃腹心之病，请奉诏南行。"齐主曰："朕意亦尔。"乃令韶督精骑一千发晋阳。丁巳，齐主亦自晋阳赴洛阳。

30 己未，齐太宰平原靖翼王淹卒。

31 段韶自晋阳行，五日济河，会连日阴雾，壬戌，韶至洛阳，帅帐下三百骑，与诸将登邙坂[5]，观周军形势。至太和谷[6]，与周军遇，韶即驰告诸营，追集骑士，结陈以待之。韶为左军，兰陵王长恭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周人不意其至，皆恟惧。韶遥谓周人曰："汝宇文护才得其母，遽来为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来，有何可问！"韶曰："天道赏善罚恶，当遣汝送死来耳！"

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战。韶且战且却以诱之；待其力弊，然后下马击之。周师大败，一时瓦解，投坠溪谷死

者甚众。

兰陵王长恭以五百骑突入周军，遂至金墉城下[7]。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师在城下者亦解围遁去，委弃营幕，自邙山至谷水[8]，三十里中，军资器械，弥满川泽。唯齐公宪、达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后，勒兵拒战。

王雄驰马冲斛律光陈，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唯余一奴一矢。雄按稍不及光者丈余，谓光曰："吾惜尔不杀，当生将尔见天子。"光射雄中额，雄抱马走，至营而卒。军中益惧。

齐公宪拊循督励，众心小安。至夜，收军，宪欲待明更战。达奚武曰："洛阳军散，人情震骇，若不因夜速还，明日欲归不得。武在军久，备见形势；公少年未经事，岂可以数营士卒委之虎口乎！"乃还。权景宣亦弃豫州走。

丁卯，齐主至洛阳。己巳，以段韶为太宰，斛律光为太尉，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壬申，齐主如虎牢，遂自滑台如黎阳[9]，丙子，至邺。

杨忠引兵出沃野[10]，应接突厥，军粮不给，诸军忧之，计无所出。忠乃招诱稽胡酋长咸在坐，诈使河州刺史王杰勒兵鸣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阳，欲与突厥共讨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惧，忠慰谕而遣之。于是诸胡相帅馈输，军粮填积。属周师罢归，忠亦还。

晋公护本无将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无功，与诸将稽首谢罪。周主慰劳罢之。

32 是岁，齐山东大水，饥死者不可胜计。

33 宕昌王梁弥定屡寇周边，周大将军田弘讨灭之，以其地置宕州[11]。

【注释】

①邵州：治所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城关。

②豫州：治所在悬瓠城，即今河南汝南县。

③永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阳市北长台关西。

④河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孟县西北。

⑤邙阪：即北邙之阪，在今河南洛阳市北。

⑥太和谷：在洛阳东北。

⑦金墉城：故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魏晋洛阳故城西北隅。

⑧谷水：即今河南洛河支流涧水及其上游渑池县南渑水。

⑨滑台：城名。即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北临古黄河，东晋南北朝时为军事要地。黎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浚县东北。

⑩沃野：在今内蒙古临河县西南。

⑪宕(dàng 荡)州：治所在今甘肃宕昌县东良恭镇。

【译文】

28 十四日，北齐国主派兼散骑常侍刘逖来陈朝访问。

29 起初，北周杨标担任邵州刺史，在东边国境镇守了二十多年，他屡次与北齐交兵，每战必胜，因此轻敌。此次出轵关，独自率兵深入敌方，又未防备。二十日，北齐太尉娄睿率军突然杀来，大败杨标军，杨标于是投降北齐。

权景宣包围悬瓠，十二月，北齐豫州道行台、豫州刺史太原王高士良、永州刺史萧世怡都向北周献城投降。权景宣派开府郭彦镇守豫州，谢彻镇守永州，将高士良、萧世怡和一千降兵送往长安。

北周军队筑土山、挖地道猛攻洛阳，三十天也未能攻下洛阳

城；晋公宇文护命令将领们挖断河阳的道路，以阻挡北齐救兵，然后又同攻洛阳城；将领们认为齐兵肯定不敢出城交战，便只派兵侦察而已。

北齐派兰陵王高长恭、大将军斛律光赶赴洛阳救援，他们害怕北周的兵力过于强大，所以畏敌不前。北齐国主召见并州刺史段韶，对他说："洛阳危在旦夕，眼下想派兰陵王去救援。但北有突厥，也须你镇守防御，怎么办？"段韶回答说："突厥侵犯我朝，此事不过像身上长了疥疮皮癣。现在西边邻国的窥视逼进，才是心腹大患，让我奉诏前往南方救援。"北齐国主说："朕也正是这么想的。"于是下令段韶率一千精骑兵由晋阳出发。初三，北齐国主由晋阳出发赶赴洛阳。

30 初五，北齐太宰平原靖翼王高淹逝世。

31 段韶由晋阳出发，五天后渡过黄河，适逢连日来阴天有雾，初八，段韶抵达洛阳，率帐下骑兵三百，和诸将登上邙阪，观察北周军队的形势。行到太和谷，和北周军队相遇，段韶马上派人快马通报各营，集结各营骑兵，严加防备，段韶为左军，兰陵王高长恭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周人没料到齐军突然来到，全都十分恐慌。段韶远远地对周人说："你们宇文护刚得其母亲回国，就入侵我国，这是何道理？"周人说："上天派我们来，还有什么好问的！"段韶说："天道是赏善罚恶的，想来是让你们送死来了！"

周人派步兵打前阵，上山迎战。段韶一边战一边退，引诱敌人深入；等对方精疲力竭，然后下马交战。北周军队大败，立刻瓦解，坠落溪涧山谷而死的很多。

兰陵王高长恭率领五百骑兵冲入北周军队的包围圈，一直打到金墉城下。城墙上的将士不知道是他，他便脱下头盔露出自己的面孔，城上派了弓弩手来救他。在城下的北周军队也解围逃走，丢下营帐，从邙山到谷水，沿途三十里的川泽地带，到处都是北周军队丢弃的兵器辎重。只有齐公宇文宪、达奚武以及庸忠公王雄在后

面率领士兵抵抗战斗。

王雄策马冲进斛律光阵中，斛律光退走，王雄追赶他。斛律光的随从都失散了，只剩下一个奴仆和一支箭。王雄按着长矛距斛律光不及一丈，对他说："我爱惜你，不愿杀你，要活捉你去见天子。"斛律光用唯一的一支箭一下射中王雄的额头，王雄伏鞍而逃，及至军营才死去。军中更加恐惧。

齐公宇文宪巡行抚慰，督导鼓励，军心稍稳。到了夜里，收兵回营，宇文宪想等明天再战。达奚武说："洛阳大军溃散，人心震撼害怕，若不趁夜晚赶快退兵，怕明天想走也走不了。我在军中呆的时间长，见过各种情势；您年轻见识不多，怎么能够把几个营的士兵放进虎口呢！"宇文宪于是拔营而还。权景宣也放弃豫州退走。

十三日，北齐国主到了洛阳。十五日，任命段韶为太宰，斛律光为太尉，兰陵王高长恭为尚书令。十八日，北齐国主前往虎牢，便从滑台前往黎阳。二十二日，回到邺城。

杨忠率军由沃野出发，前往接应突厥，由于粮食匮乏，众将感到忧虑，却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杨忠便召集诱骗稽胡部落的酋长到他这里来一起坐下，诈使河州刺史王杰率兵击鼓赶来，说："大冢宰已平定了洛阳，打算和突厥共同征伐稽胡部落不肯臣服的人。"在座的酋长都十分恐惧，杨忠加以劝谕，请他们回去。于是那些胡族部落相率运送粮草，一时间军粮源源不断。紧接着北周下令军队班师，杨忠随同回朝。

晋公宇文护本无将才，此次出征又非己意，所以无功归来，只好和众将一起向北周国主谢罪。北周国主慰劳了他们。

32 这年，北齐山东发生大水灾，饿死的人很多。

33 宕昌王梁弥定多次侵犯北周边境地区，北周大将军田弘讨平了他，并在当地置宕州。

六 年

1 春，正月，癸卯，齐以任城王湝为大司马。

2 齐主如晋阳。

3 二月，辛丑[1]，周遣陈公纯、许公贵、神武公窦毅、南阳公杨荐等备皇后仪卫行殿，并六宫百二十人，诣突厥可汗牙帐逆女[2]。毅，炽之兄子也。

4 丙寅，周以柱国安武公李穆为大司空，绥德公陆通为大司寇。

5 壬申，周主如岐州。

6 夏，四月，甲寅，以安成王顼为司空。

顼以帝弟之重，势倾朝野。直兵鲍僧睿[3]，恃顼势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为奏弹之，从南台官属引奏案而入[4]。上见陵章服严肃，为敛容正坐。陵进读奏版，时顼在殿上侍立，仰视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顼下殿。上为之免顼侍中、中尽监。朝廷肃然。

7 丙午[5]，齐大将军东安王娄睿坐事免。

8 齐著作郎祖珽[6]，有文学，多技艺，而疏率无行。尝为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罗，于珽髻上得之；又坐诈盗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7]。显祖时，珽为秘书丞[8]，盗华林遍略，及有他脏，当绞，除名为民。显祖虽憎其数犯法，而爱其才伎，令直中书省。

世祖为长广王，珽为胡桃油献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征梦殿下乘龙上天[9]。"王曰："若然，当使兄大富贵。"及即位，擢拜中书侍郎，迁散骑常侍。与和士开共为

奸谄。

珽私说士开曰:"君之宠幸,振古无比。宫车一日晚驾,欲何为克终?"士开因从问计。珽曰:"宜说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践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宫、少主必皆德君,此万全计也。请君微说主上令粗解,珽当自外上表论之"。士开许诺。

会有彗星见。太史奏云:"彗,除旧布新之象,当有易主。"珽于是上书言:"陛下虽为天子,未为极贵,宜传位东宫,且以上应天道。"并上魏晁祖禅子故事[100]。齐主从之。

丙子,使太宰段韶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于太子纬[101]。太子即皇帝位于晋阳宫,大赦,改元天统。又诏以太子妃斛律氏为皇后。于是群公上世祖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咸以闻。使黄门侍郎冯子琮、尚书左丞胡长粲辅导少主,出入禁中,专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

祖珽拜秘书监[102],加仪同三司,大被亲宠,见重二宫。

9 丁丑,齐以贺拔仁为太师,侯莫陈相为太保,冯翊王润为司徒,赵郡王睿为司空,河南王孝琬为尚书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为太尉[103],斛律光为大将军,东安王娄睿为太尉,尚书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104]。

10 五月,突厥遣使至齐,始与齐通。

11 六月,己巳,齐主使兼散骑常侍王季高来聘。

【注释】

①辛丑：据《周书·武帝纪》，当作"辛酉"。为二月初八。译文从。

②牙帐：头领或将帅之军帐，帐前竖有牙旗。

③直兵：从秦代开始，王公府都有直兵。

④南台：即御史台。

⑤丙午：据严衍《资治通鉴补》："丙"改"戊"。戊午为初六。

⑥著作郎：官名。掌编纂国史。属秘书省。

⑦甲坊：制造甲仗的作坊。

⑧秘书丞：秘书省副长官，佐理图书著作等事。

⑨孝征：祖珽字孝征。

⑩魏显祖禅子：见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

⑪太子纬：高纬，字仁纲，武成帝高湛长子。

⑫秘书监：秘书省长官，掌图书著作等事。

⑬尉粲为太尉：据《北齐书·尉粲传》，粲为太傅，当从之。

⑭赵彦深：据《北齐书·后主纪》天统元年夏四月："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

【译文】

六年（乙酉，公元565年）

1 春，正月，二十日，北齐任命任城王高湝为大司马。

2 北齐国主高湛前往晋阳。

3 二月，初八，北周派陈公宇文纯、许公宇文贵、神武公窦毅、南阳公杨荐等，恭备皇后的仪仗、侍卫、行殿和六宫一百二十人，前往突厥可汗牙帐迎聘可汗的女儿为皇后。窦毅是窦炽哥哥的儿子。

4 十三日，北周任命柱国安武公李穆为大司空，绥德公陆通为大司寇。

5 十九日，北周国主去岐州。

6 夏，四月，初二，陈文帝任命安成王陈顼为司空。

陈顼由于是陈文帝的弟弟，因此显赫一时，权倾朝野。直兵鲍

僧睿仗着陈顼的势力横行霸道，不守法纪，御史中丞徐陵撰写奏疏弹劾他。徐陵跟从御史台官员捧着上奏的文案进殿。陈文帝看见他身穿礼服庄严肃穆，不由得为之一振，端坐朝中。徐陵手持奏版宣读奏章，当时陈顼也在一边侍立，抬头看着皇上，大惊失色，满脸是汗。徐陵叫殿中侍御史领陈顼下殿。陈文帝因此免去陈顼侍中、中书监的官职。朝廷百官为之震撼。

7 初六，北齐大将军、东安王娄睿因事获罪被免去职务。

8 北齐著作郎祖珽，有文才多技艺，但是为人粗疏轻率，品行不好。他曾是齐高祖都督中外诸军事府功曹。因为有一次宴会丢失金酒杯，在他的发髻中找到；又曾因诈骗盗窃官粟三千石，被鞭打过二百下，发配去甲坊服劳役。齐显祖在世时，祖珽任秘书丞，盗窃《华林遍略》，他还有其他贪赃行为被发现过，本应处绞刑，后来改判革职为民。齐显祖虽然憎恨他屡犯法纪，由于喜爱他有文才技艺，所以令他入值中书省。

齐世祖高湛为长广王时，祖珽做胡桃油进献给他，趁机献媚说："殿下有非同寻常的骨相，我曾梦见殿下乘龙上天。"长广王说："果真如此，一定会让你也荣华富贵。"及至长广王当了皇帝，便提拔他为中书侍郎，不久又升迁为散骑常侍。他与和士开狼狈为奸，极力讨好奉承主上。

祖珽暗地里对和士开说："你目前得到君王的宠幸，自古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一旦皇上驾崩，怎么才能保证好的结局？"和士开忙问计策。祖珽说："你可以劝皇上：'文襄、文宣、孝昭等皇帝的儿子，都没能嗣立为帝，现在应当让皇太子早登帝位，定下君臣的名分。'若事成，皇后及皇太子都会感激你，这才是万无一失的好计策。请你稍微劝说皇上让他粗略领会，我自会在一边配合，上表章详论这件事。"和士开答应了。

不久适逢天上出现彗星，太史奏报说："彗星，是除旧布新的征兆，应当有更换君主的事发生。"祖珽于是乘机向北齐武成帝上书

说："陛下虽然是天子，但还不是极贵，当传位皇太子，以顺天意。"同时援引了魏显祖拓跋弘禅位给太子的旧例。北齐国主采纳了他的意见。

二十四日，北齐武成帝高湛派太宰段韶持符节、捧玉玺绶带，让位于太子高纬。太子在晋阳宫即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天统，又下诏册立太子妃斛律氏为皇后，于是王公大臣们进奉武成帝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都向他奏报。派黄门侍郎冯子琮、尚书左丞胡长粲辅佐新君主，在宫禁中出入，专门职掌奏章一类的事。冯子琮是胡后的妹夫。

祖珽被授任为秘书监，加仪同三司，很受宠信，深得皇帝、皇后器重。

9 二十五日，北齐任命贺拔仁为太师，侯莫陈相为太保，冯翊王高润为司徒，赵郡王高睿为司空，河南王高孝琬为尚书令。二十六日，任命瀛州刺史尉粲为太傅，斛律光为大将军，东安王娄睿为太尉，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

10 五月，突厥使者抵北齐，开始同北齐来往和好。

11 六月，十八日，北齐太上皇派兼散骑常侍王季高来陈朝访问。

12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13 上遣都督程灵洗自鄱阳别道击周迪，破之。迪与麾下十余人窜于山穴中，日月浸久，从者亦稍苦之。后遣人潜出临川市鱼鲑[1]，临川太守骆牙执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随之入山。其人诱迪出猎，勇士伏于道傍，出斩之。丙戌，传首至建康。

14 庚寅，周主如秦州；八月，丙子，还长安。

15 己卯，立皇子伯固为新安王，伯恭为晋安王，伯仁为庐陵王，伯义为江夏王。

16 冬，十月，辛亥，周以函谷关城为通洛防，以金州刺史贺若敦为中州刺史[2]，镇函谷。

敦恃才负气，顾其流辈皆为大将军，敦独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军而返，谓宜受赏，翻得除名，对台使出怨言。晋公护怒，征还，逼令自杀。临死，谓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以诫之。

17 十一月，癸未，齐太上皇至邺。

18 齐世祖之为长广王也，数为显祖所捶，心常衔之。显祖每见祖珽，常呼为贼，故珽亦怨之；且欲求媚于世祖，乃说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称'文'？既非创业，何得称'祖'？若文宣为祖，陛下万岁后当何所称？"帝从之。己丑，改谥太祖献武皇帝庙号高祖[3]，献明皇后为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议文宣谥号。

19 十二月，乙卯，封皇子伯礼为武陵王。

20 壬戌，齐上皇如晋阳。

21 庚午，齐改谥文宣皇帝为景烈皇帝，庙号威宗。

【注释】

①临川：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南城县东南。 鲑(xié 协)：吴人总称鱼菜为鲑。

②中州：北周保定五年(公元565年)置，治所在中州城(今河南新安县)，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废。

③"改谥"句：据《北齐书·后主纪》："太上皇帝诏改'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皇帝'，庙号'高祖'。"

【译文】

12 秋，七月，初一，出现日食。

13 陈文帝派都督程灵洗从鄱阳经另外道路袭击周迪，打败了他。周迪和部下十几个人逃窜到山洞中，时间久了，随从的人也渐渐觉得困苦。后来派人偷偷跑出来到临川买鱼，被临川太守骆牙抓获，命令他们回去捉拿周迪，并派亲信勇士跟随他们进山。这几个人回去后引诱周迪出来打猎，跟随进山的勇士埋伏在道路两旁，等周迪来了便跳出来将周迪斩首。初六，周迪的首级传送到建康。

14 初十，北周国主前往秦州；八月，二十六日，回到长安。

15 二十九日，陈文帝册立皇子陈伯固为新安王，陈伯恭为晋安王，陈伯仁为庐陵王，陈伯义为江夏王。

16 冬，十月，初二，北周以函谷关的关城为通洛防，任命金州刺史贺若敦为中州刺史，守函谷。

贺若敦才高气傲，看到和自己资历差不多的人都已当上大将军，唯独自己还没有，加上湘州那次战役，自己率领的部队全师而回，没有损失，自以为应当受赏，没想到反而被开除官籍，贬为平民，便对御史台使臣口出怨言。晋公宇文护大怒，征召他回都，逼令他自杀。临死前，他对儿子贺弼说："我立志平定江南，而今没有实现，你一定要完成我的遗志。我因为多嘴多舌而死，你要三思。"还拿锥子把儿子的舌头扎出血来以告诫他。

17 十一月，初五，北齐太上皇帝高湛从晋阳回到邺都。

18 齐世祖高湛当长广王时，屡次受到显祖高洋捶打，因此怀恨在心。显祖每次见到祖珽，常常叫他贼，所以祖珽也怨恨他；又因为要讨好世祖，便对世祖说："文宣帝性情粗暴，怎么能称'文'？又无开基创业之功，怎么能称'祖'？如果文宣帝是祖，陛下百年之后又

怎样称呼?"武成帝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十一日,齐太上皇高湛下诏改太祖谥号为献武皇帝,庙号为高祖;献明皇后改称武明皇后。令有司重议文宣帝的谥号。

19 十二月,初七,陈文帝册封皇子陈伯礼为武陵王。

20 十四日,北齐太上皇前往晋阳。

21 二十二日,北齐把文宣皇帝的谥号改为景烈皇帝,庙号为威宗。

天康元年

1 春,正月,己卯,日有食之。

2 癸未,周大赦,改元天和。

3 辛卯,齐主祀圜丘;癸巳,祫太庙[1]。

4 丙申,齐以吏部尚书尉瑾为右仆射。

5 己亥,周主耕藉田。

6 庚子,齐主如晋阳。

7 周遣小载师杜杲来聘[2]。

8 二月,庚戌,齐上皇还邺。

9 丙子,大赦,改元。

10 三月,己卯,以安成王顼为尚书令。

11 丙午,周主祀南郊。夏,四月,辛亥,大雩。

12 上不豫,台阁众事,并令尚书仆射到仲举、五兵尚书孔奂共决之。奂,琇之之曾孙也[3]。疾笃,奂、仲举与司空·尚书令·扬州刺史安成王顼、吏部尚书袁枢、中书舍人刘

师知入侍医药。枢，君正之子也[4]。太子伯宗柔弱，上忧其不能守位，谓顼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顼拜伏泣涕，固辞。上又谓仲举、奂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须长君。朕欲近则晋成[5]，远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奂流涕对曰："陛下御膳违和，痊复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圣德日跻，安成介弟之尊，足为周旦。若有废立之心，臣等愚诚，不敢闻诏。"上曰："古之遗直，复见于卿。"乃以奂为太子詹事[6]。

臣光曰：夫人臣之事君，宜将顺其美，正救其恶。孔奂在陈，处腹心之重任，决社稷之大计，苟以世祖之言为不诚，则当如窦婴面辩[7]，袁盎廷争[8]，防微杜渐以绝觊觎之心[9]。以为诚邪，则当请明下诏书，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10]，高宗无楚灵之恶[11]。不然，谓太子嫡嗣，不可动摇，欲保辅而安全之，则当尽忠竭节，如晋之荀息[12]，赵之肥义[13]。奈何于君之存，则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没，则权臣移国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奸谀之尤者，而世祖谓之遗直，以托六尺之孤，岂不悖哉！

13 癸酉，上殂。

上起自艰难，知民疾苦。性明察俭约，每夜刺闺取外事分判者[14]，前后相续。敕传更签于殿中者[15]，必投签于阶石之上，令枪然有声，曰："吾虽眠，亦令惊觉。"

太子即位[16]，大赦。五月，己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14 乙酉,齐以兼尚书左仆射武兴王普为尚书令。

15 吐谷浑龙涸王莫昌帅部落附于周,以其地为扶州[17]。

16 庚寅,以安成王顼为骠骑大将军、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丁酉,以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司空,以吏部尚书袁枢为左仆射,吴兴太守沈钦为右仆射,御史中丞徐陵为吏部尚书。

陵以梁末以来,选授多滥,乃为书示众曰:"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荆州之祸败[18],故使官方,穷此纷杂。永安之时[19],圣朝草创,白银难得,黄札易营[20],权以官阶,代于钱绢。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谘议、参军,市中无数,岂是朝章固应如此!今衣冠礼乐,日富年华,何可犹作旧意非理望也!"众咸服之。

17 己亥,齐立上皇子弘为齐安王,仁固为北平王,仁英为高平王,仁光为淮南王。

18 六月,齐遣兼散骑常侍韦道儒来聘。

19 丙寅,葬文皇帝于永宁陵,庙号世祖。

【注释】

①祫(xiá 侠):古代天子诸侯宗庙祭礼之一。集合远近祖先的神位于太庙大合祭。三年丧毕时举行一次,次年禘祭后又举行一次,以后每五年一次。

②小载师:官名。北周依《周礼》置载师,职掌土地管理、六畜车乘及赋役等事。

③琇之:孔琇之。见一百三十九卷齐明帝建武元年(公元494年)。

④君正:袁君正。见一百六十三卷梁武帝太清三年(公元549年)。

⑤晋成:晋成帝立母弟为嗣,事见九十七卷咸康八年(公元342年)。

⑥太子詹事:官名。掌皇后太子家事。

⑦窦婴面辩：事见十六卷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

⑧袁盎廷争：事见十六卷汉景帝中五年（公元前145年）。

⑨觊觎（jiyú 记于）：非分的希望或企图。

⑩宋宣：宋宣公。公元前747—前729年在位。舍其子与夷而立其弟和继位，为宋穆公。公元前720年，穆公卒，舍其子冯而立与夷。世谓宋宣公有知人之明，立穆公，而自己的儿子最终继承了王位。

⑪楚灵：楚灵王。公元前541年，楚康王患病，其弟围入宫问疾，缢杀康王，并杀其子幕及平夏而自立，是为灵王。

⑫荀息：春秋晋国大臣。公元前651年，晋献病重，嘱荀息辅立其子奚齐。献公卒，里克杀奚齐。荀息立卓子而葬献公。里克杀卓子，荀息以身殉。

⑬肥义：事见卷四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

⑭刺国：夜有急报，投刺于宫门以告警。

⑮更签：报更的竹签。

⑯太子即位：史称陈废帝。

⑰扶州：治所在今四川松潘县。

⑱王太尉：即王僧辩。

⑲永安：《南史·徐陵传》作"永定"。永定，陈武帝年号。

⑳黄札：除官拜职的玺书为黄纸，故称黄札。

【译文】

天康元年（丙戌，公元566年）

1 春，正月，初二，出现日食。

2 初六，北周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天和。

3 十四日，北齐国主到圜丘祭天；十六日，到太庙祭祀祖先。

4 十九日，北齐任命吏部尚书尉瑾为尚书右仆射。

5 二十二日，北周国主在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6 二十三日，北齐国主高纬去晋阳。

7 北周派小载师杜杲来陈朝访问。

8 二月，初三，北齐太上皇回到邺城。

9 二十九日，陈朝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天康。

10 三月，初三，陈朝任命安成王陈顼为尚书令。

11 三十日，北周国主到南郊祭天。夏，四月，初五，举行祈雨大祭。

12 陈文帝生病，尚书台阁等官署事务，统令尚书仆射到仲举、五兵尚书孔奂共同处理。孔奂是孔琇之的曾孙。文帝病重，孔奂、到仲举和司空、尚书令、扬州刺史安成王陈顼、吏部尚书袁枢、中书舍人刘师知等进宫侍候医病服药。袁枢是袁君正的儿子。太子陈伯宗十分懦弱，陈文帝担心他守不住皇位，对陈顼说："我要像周太伯让位给弟弟那样将皇位让给你。"陈顼流泪伏在地上，坚决推辞。文帝又对到仲举、孔奂说："现在三方鼎立，天下事务繁重，应立个年长的人为国君较为适宜。朕想近法晋成帝立母弟为嗣之事，远法殷代兄终弟及的方法，你们要遵照朕的这个旨意去做。"孔奂流着眼泪回答说："陛下饮食失调，身体欠安，不久就能康复。皇太子年纪还轻，他的盛德在日益进步。安成王以皇上大弟之尊，足以承担周公旦辅佐成王那样的重任。陛下若有废立的想法，虽然我们愚笨，实在不敢听到这样的诏命。"文帝说："古代直道而行的遗风，又在你们身上表现出来了。"于是任命孔奂为太子詹事。

臣司马光以为：人臣事奉君主，应该顺随他做得对的事，匡正补救他的阙失。孔奂在陈朝，负有心腹大臣的重任，要决定国家的大计，假如认为世祖文帝的话不是真心，就应当像宴婴那样当面辩论，像袁盎那样在朝中力争，防微杜渐以绝了安成王窥伺帝位的野心。若是认为陈世祖的话是真诚的，就应当请皇上明下诏书宣布，使世祖文帝有宋宣公舍子立弟的美名，而高宗陈顼不致有楚灵王篡弑的恶行。不然的话，既认为太子是嫡子嗣主，不可轻易动摇，要保护他辅佐他，使他没有危险，那就应当尽忠全节，像晋国的荀息、赵国的肥义一样。怎可在国君活着的时候，就揣测他的心意而去迎合他；等到他死了，权臣盗移国祚而不能挽救，嗣主失去王位而不能殉节！这就是

极尽奸诈奉承之人，而世祖称赞他们有古代直道而行的遗风，托付他们辅佐未成年而继位的君主，岂不是很荒谬吗！

13 二十七日，陈文帝逝世。

陈文帝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崛起，深知民间的疾苦。他目光敏锐，节俭朴实。每晚都要取来投在宫门的紧急奏报，批阅处理，接连不断。他下令报更传递更签到殿中的人，一定要把更签投掷在阶石上面，让它发出响声，他说："即使我睡着了，这声音也可以使我惊醒。"

太子陈伯宗即皇帝位，大赦境内。五月，初三，尊皇太后章氏为太皇太后，皇后沈氏为皇太后。

14 初九，北齐任命兼尚书左仆射武兴王高普为尚书令。

15 吐谷浑龙涸王莫昌率领部落归附北周，北周将其地改置为扶州。

16 十四日，陈废帝擢升安成王陈顼为骠骑大将军、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二十一日，任命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司空，任命吏部尚书袁枢为尚书左仆射，吴兴太守沈钦为尚书右仆射，御史中丞徐陵为吏部尚书。

徐陵因为梁末以来，选官授职太滥，便撰写了一篇文书告谕大家说："梁元帝承继侯景之乱后的残局，王太尉接续江陵陷没后的灾祸败乱，以至造成任官制度极其混乱复杂。永定初年，本朝刚建立不久，白银很难得到，授职的玺书都容易制作。于是暂且授人官阶替代钱银绢帛。致使员外、常侍，多得在路上肩与肩相并而行；谘议、参军，市集中多得不计其数，难道朝廷的典章制度本该如此？现在官员的衣冠、礼乐规定，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浮华，怎能还像以前那样违反道理呢！"大家都信服他的这番道理。

17 二十三日，北齐立太上皇的儿子高仁弘为齐安王，高仁固为北平王，高仁英为高平王，高仁光为淮南王。

18 六月，北齐派兼散骑常侍韦道儒来陈朝访问。

19 二十一日，陈朝把文皇帝安葬于永宁陵，庙号为世祖。

20 秋，七月，戊寅，周筑武功等诸城以置军士。

21 丁酉，立妃王氏为皇后。

22 八月，齐上皇如晋阳。

23 周信州蛮冉令贤、向五子王等据巴峡反，攻陷白帝，党与连结二千余里。周遣开府仪同三司元契、赵刚等前后讨之，终不克。九月，诏开府仪同三司陆腾督开府仪同三司王亮、司马裔讨之。

腾军于汤口[1]，令贤于江南据险要，置十城，远结涔阳蛮为声援[2]，自帅精卒固守水逻城[3]。腾召诸将问计，皆欲先取水逻，后攻江南。腾曰："令贤内恃水逻金汤之固，外托涔阳辅车之援，资粮充实，器械精新。以我悬军，攻其严垒，脱一战不克，更成其气。不如顿军汤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后进军水逻，此制胜之术也。"乃还王亮帅众渡江，旬日，拔其八城，捕虏及纳降各千计。遂间募骁勇，数道进攻水逻。蛮帅冉伯犁，冉安西素与令贤有仇，腾说诱，赂以金帛，使为乡导。水逻之旁有石胜城[4]，令贤使其兄子龙真据之。腾密诱龙真，龙真遂以城降。水逻众溃，斩首万余级，捕虏万余口，令贤走，追获，斩之。腾积骸于水逻城侧为京观。是后群蛮望之，辄大哭，不敢复叛。

向五子王据石墨城[5]，使其子宝胜据双城[6]。水逻既平，腾频遣谕之，犹不下。进击，皆擒之；尽斩诸向酋长，捕

虏万余口。

信州旧治白帝，腾徙之于八陈滩北[7]，以司马裔为信州刺史。

小吏部陇西辛昂[8]，奉使梁、益，且为腾督军粮。时临、信、楚、合等州[9]，民多从乱，昂谕以祸福，赴者如归。乃令老弱负粮，壮夫拒战，咸乐为用。使还，会巴州万荣郡民反[10]，攻围郡城，遏绝山路。昂谓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闻，孤城必陷。苟利百姓，专之可也。"遂募通、开二州[11]，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贼垒。贼以为大军至，望风瓦解，一郡获全。周朝嘉之，以为渠州刺史[12]。

24 冬，十月[13]，齐以侯莫陈相为太傅，任城王湝为太保，娄睿为大司马，冯翊王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

25 庚申，帝享太庙。

26 十一月，乙亥，周遣使来吊。

27 丙戌，周主行视武功等新城；十二月，庚申，还长安。

28 齐河间王孝琬怨执政，为草人而射之。和士开、祖珽谮之于上皇曰："草人以拟圣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脱兜鍪抵地，云：'我岂老妪，须著此物！'此言属大家也[14]。又，魏世谣言：'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上金鸡鸣。'河南、北者，河间也。孝琬将建金鸡大赦耳[15]。"上皇颇惑之。

会孝琬得佛牙，置第内，夜有光。上皇闻之，使搜之，得填库稍幡数百[16]，上皇以为反具，收讯。诸姬有陈氏者，

无宠，诬孝琬云："孝琬常画陛下像而哭之"，其实世宗像也[17]。上皇怒，使武卫赫连辅玄倒鞭挝之[18]。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为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孙，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静皇帝之甥，何为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两胫而死。

安德王延宗哭之，泪赤。又为草人，鞭而讯之曰："何故杀我兄？"奴告之，上皇覆延宗于地，马鞭鞭之二百，几死。

29是岁，齐赐侍中、中书监元文遥姓高氏，顷之，迁尚书左仆射。

魏末以来，县令多用厮役，由是士流耻为之。文遥以为县令治民之本，遂请革选，密择贵游子弟，发敕用之；犹恐其披诉，悉召之集神武门，令赵郡王睿宣旨唱名，厚加慰谕而遣之。齐之士人为县自此始。

【注释】

①汤口：在今四川云阳县东，即汤溪水(今东隰河)入长江之口。

②涔阳：城名。在今湖北公安县南。

③水逻城：在今四川奉节县东。

④石胜城：在今四川奉节县境。

⑤石墨城：疑在今湖北巴东县境。

⑥双城：在今湖北巴东县北。

⑦八陈滩：在今四川奉节县南。

⑧小吏部：官名。北周依《周礼》建六官，以六部分属六官，小吏部属天官。

⑨临：临州，治所在今四川忠县。　信：信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东北。楚：楚州，治所在今四川巴县。　合：合州，治所在今四川涪陵县东南。

⑩万荣郡：治所在今四川达县西北。

⑪通：通州，治所在今四川达县。　开：开州，治所在今四川开县。

⑫渠州：治所在今四川渠县。

⑬十月：中华书局标点本《北齐书·后主纪》天统二年作"冬十月乙卯"，"乙卯"据《北史》卷八校改。《通鉴》当补。按：乙卯为十二日。

⑭大家：宫中近臣或后妃称皇帝为大家，百官小吏称皇帝为天家。

⑮金鸡大赦：北魏、北齐大赦之日，武库令设金鸡及鼓于阙门外右侧，金鸡高挂于竹竿之上，囚犯集合于阙前，击鼓千声，然后把囚犯赦免释放。

⑯稍(shuò 朔)幡：稍，即槊，丈八长矛。稍幡，用稍悬幡。

⑰世宗：高孝琬之父高澄，谥号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

⑱倒鞭：持鞭小头，以鞭大头抽打。

【译文】

20 秋，七月，初三，北周筑武功等城来安置军队。

21 二十二日，陈废帝册立王妃王氏为皇后。

22 八月，北齐太上皇前往晋阳。

23 北周信州蛮冉令贤、向五子王等占据巴峡造反，攻下白帝城，党羽徒众连结，势力遍及二千多里。北周派开府仪同三司元契、赵刚等先后前往征讨，始终未能平定。九月，周武帝诏令开府仪同三司陆腾督率开府仪同三司王亮、司马裔等再去征讨。

陆腾驻军汤口，冉令贤在长江南岸据险而守，设置十城，远处与涔阳蛮相勾结，作为声援，自率精兵坚守水逻城。陆腾召集众将领问计，诸将都想先攻取水逻城，然后攻取江南诸城，陆腾说："冉令贤在内依恃水逻城固若金汤，在外依托涔阳蛮互为声援，物资充足，装备精良，我们孤军深入，去攻打他们防御严密而坚固的城垒，如果一战而不能取胜，反而更加助长他们的气焰。不如屯兵汤口，先攻取江南诸城，翦除他们的羽翼，然后再进军水逻城，这才是稳操胜券的战术。"于是派遣王亮率兵渡过长江，十天时间，攻破江南八城，俘虏和投降的敌人都数以千计。于是招募挑选勇敢善战的士

兵，分兵几路进攻水逻城。蛮帅冉伯犁、冉安西以往与冉令贤有仇怨，陆腾派人劝说引诱，用金钱和绢帛贿赂他们，要他们作向导。水逻城旁边有石胜城，冉令贤派他的侄子冉龙真在那里把守。陆腾暗中派人引诱冉龙真，冉龙真于是献城投降。水逻城守军溃败逃散，被杀死一万多人，俘虏一万多人。冉令贤在逃走过程中，被追兵抓获杀死。陆腾在水逻城旁把群蛮的尸骸堆成高丘，此后群蛮望见这堆尸骸，就大声痛哭，不敢再作乱。

向五子王据守石墨城，派他的儿子向宝胜镇守双城。平定水逻城以后，陆腾不断派人劝说他，他还是不肯投降。陆腾发动攻击，全部擒获了他们，将姓向的酋长全部斩首，此外还俘虏一万多人。

信州以前的治所在白帝城，陆腾把治所迁到大陈滩北，任命司马裔为信州刺史。

小吏部陇西人辛昂，奉命出使梁州、益州，并替陆腾督运军粮。当时临、信、楚、合等州民众大多跟从作乱，辛昂向他们说明其中的利害，他们都纷纷归附。于是叫年老力弱的背粮食，强壮的男子参军作战，大家都乐意效力。辛昂出使任务完成准备回朝时，正遇上巴州万荣郡民众造反，围攻郡城，交通阻断。辛昂对随行人员说："乱民凶恶猖獗，等到奏报朝廷，再派兵进讨，郡城孤立无援肯定会陷落。只要有利于百姓，自己作主是可以的。"于是在通、开两州招募士兵，得到三千人，昼夜兼程，出其不意，直冲叛贼营垒。叛贼以为大军来了，便望风而逃，顿时瓦解，于是整个万荣郡得以保全。北周嘉奖辛昂，任命他为渠州刺史。

24 冬，十月，十二日，北齐任命侯莫陈相为太傅，任城王高湝为太保，娄睿为大司马，冯翊王高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

25 十七日，陈废帝到太庙祭拜祖先。

26 十一月，初二，北周派使者来陈朝吊丧。

27 十三日，北周国主巡视武功等新城。十二月，十八日，回长安。

28 北齐河间王高孝琬怨恨执政者，扎了草人用箭射它。和士开、祖珽在太上皇面前谗毁他，说："草人是模拟圣上的。还有，以前突厥到了并州，高孝琬脱了头盔扔在地上，说：'我难道是老太婆，要戴这种东西！'这也是针对您的。还有，魏世有歌谣说：'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上金鸡鸣。'黄河南、北，是指河间。隐喻河间王高孝琬将设金鸡，即帝位而大赦天下。"太上皇便对高孝琬起了疑心。

恰逢高孝琬得到佛牙，放在府第中，佛牙在夜间发光。太上皇听说后，派人前往搜寻，搜得几百件镇库长矟幡，太上皇认为这是造反的器具，便逮捕他加以审讯。高孝琬的姬妾中有一位姓陈的，因得不到宠幸，便诬告高孝琬说："高孝琬经常画陛下的像对着像哭泣，'其实高孝琬所画的是高孝琬父亲的像。太上皇大怒，命武卫赫连辅玄用鞭子粗的一头揍他，高孝琬被打得大叫"叔父"。太上皇帝说："你怎么胆敢叫我叔父！"高孝琬说："臣是神武皇帝的嫡孙，文襄皇帝的嫡子，魏孝静皇帝的外甥，为什么不能叫你叔父！"太上皇帝更加愤怒，将他的两条小腿打断了，他因此而死去。

安德王高延宗为高孝琬的惨死而痛哭，以至哭出血来。高延宗也扎了个草人，一面鞭打一面责问它说："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哥哥？"奴仆告发了这件事，太上皇把高延宗掀翻在地，用马鞭抽打他二百下，他几乎被打死。

29 这一年，北齐赐侍中、中书监元文遥姓高，不久，又晋升为尚书左仆谢。

魏朝末年以来，多用出身低贱的厮役当县令，因此士人们都以当县令为耻辱。元文遥认为县令是治理百姓的根本，便请求改革选用县令的办法，暗中挑选没有官职的贵族子弟，发布敕令任用他们；还怕这些人推辞，把他们都召集到神武门，叫赵郡王高睿宣读圣旨挨个点名，大加劝喻，派遣他们上任。北齐的士人自此开始做县令。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七十

陈纪四　起强圉大渊献，尽重光单阏，凡五年。

临海王[1]

光大元年

1 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2 尚书左仆射袁枢卒。

3 乙亥，大赦，改元。

4 辛卯，帝祀南郊。

5 壬辰，齐主皇还邺。

6 己亥，周主耕藉田。

7 二月，壬寅朔，齐主加元服，大赦。

8 初，高祖为梁相，用刘师知为中书舍人。师知涉学工文，练习仪礼，历世祖朝，虽位宦不迁，而委任甚重，与扬州刺史安成王顼、尚书仆射到仲举同受遗诏辅政。师知、

仲举恒居禁中，参决众事，顼与左右三百人入居尚书省。师知见顼地望权势为朝野所属，心忌之，与尚书左丞王暹等谋出顼于外。众犹豫，未敢先发。东宫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节自任，又受委东宫，乃驰诣相府[2]，矫敕谓顼曰："今四方无事，王可还东府经理州务[3]。"

顼将出，中记室毛喜，驰入见顼曰："陈有天下日浅，国祸继臻，中外危惧。太后深惟至计，令王入省共康庶绩，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愿王三思，须更闻奏，无使奸人得肆其谋。今出外即受制于人，譬如曹爽[4]，愿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顼遣喜与领军将军吴明彻筹之，明彻曰："嗣君谅暗，万机多阙。殿下亲实周、邵，当辅安社稷，愿留中勿疑。"

顼乃称疾，召刘师知，留之与语，使毛喜先入言于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并委二郎[5]。此非我意。"喜又言于帝。帝曰："此自师知等所为，朕不知也。"喜出，以报顼。顼囚师知，自入见太后及帝，极陈师知之罪，仍自草敕请画，以师知付廷尉，其夜，于狱中赐死。以到仲举为金紫光禄大夫。王暹、殷不佞并付治。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顼雅重之，故独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诛。自是国政尽归于顼。

右卫将军会稽韩子高，镇领军府，在建康诸将中士马最盛，与仲举通谋。事未发。毛喜请简士马配子高，并赐铁炭，使修器甲。顼惊曰："子高谋反，方欲收执，何为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毕，边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为

杖顺。若收之,恐不即授首,或能为人患。宜推心安诱,使不自疑,伺间图之,一壮士之力耳。"顼深然之。

仲举既废归私第,心下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义长公主,除南康内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为衡、广诸镇;郁每乘小舆,蒙妇人衣,与子高谋。会前上虞令陆昉及子高军主告其谋反。顼在尚书省,因召文武在位议立皇太子。平旦,仲举、子高入省,皆执之,并郁送廷尉,下诏,于狱赐死,余党一无所问。

9 辛亥,南豫州刺史余孝顷坐谋反诛。

10 癸丑,以东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为中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伯茂,帝之母弟也,刘师知、韩子高之谋,伯茂皆预之;司徒顼恐扇动内外,故以为中卫,专使之居禁中,与帝游处。

11 三月,甲午,以尚书右仆射沈钦为侍中、左仆射。

【注释】

①临海王:即陈伯宗,字奉业,小字药王,陈文帝嫡长子。公元566年4月,陈文帝死,即帝位,史称废帝。公元568年11月被安成王陈顼废为临海王。

②相府:此时以尚书省为相府。

③东府:南朝宰相府第。

④曹爽:事见四十五卷魏邵陵厉公嘉平元年(公元249年)。

⑤二郎:指陈顼。文帝陈茜居长,陈顼居次,故称为二郎。

【译文】

陈纪四　起丁亥(公元567年),止辛卯(公元571年),共五年。

临海王

光大元年(丁亥,公元567年)

1 春,正月,初一,出现日食。

2 陈朝尚书左仆射袁枢去世。

3 初三,陈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光大。

4 十九日,陈废帝到南郊坛祭天。

5 二十日,北齐太上皇从晋阳回到邺城。

6 二十七日,北周国主举行藉田耕种仪式。

7 二月,初一,北齐国主高纬举行加冕仪式,并大赦境内。

8 当初,陈高祖是梁朝的丞相,任用刘师知为中书舍人。刘师知学识广博擅长文字,熟悉礼仪制度,经历陈世祖朝,职位虽然没有升迁,但是很得世祖的器重和委任,同扬州刺史安成王陈顼、尚书仆射到仲举等同受先帝遗诏辅政。刘师知、到仲举常常住在宫禁之中,参与决断政务,陈顼和三百名亲信进驻尚书省。刘师知看到陈顼权倾朝野,心中妒嫉,便和尚书左丞王暹等策划把陈顼排挤出尚书省。众人犹豫不决,不敢率先发难。东宫通事舍人殷不佞,一贯以维护名望气节为己任,又加上他任职东宫,于是驰马跑到尚书省假托国君的敕令对陈顼说:"现在国家太平无事,安成王可以回自己的东府管理州务。"

陈顼正要离开尚书省,中记室参军毛喜赶来见他,说:"陈朝据有天下时间不长,国家接连遇到大丧事,朝廷内外都感到担忧害怕,皇太后深思大计,才决定叫您安成王到尚书省共同处理各种事务,现在殷不佞所宣敕令,绝非太后的旨意。事关社稷的安危,希望殿下您能三思,必须另行向朝廷奏报,不要使邪恶之徒的阴谋得逞。现在殿下一离开尚书省,就会受别人的牵制,就像曹爽那样,只想作富家翁,又哪能办得到呢!"陈顼派毛喜和领军将军吴明彻商议,吴明彻说:"继位的国君正在居丧,日常政务大多还没有着手。殿下亲如周公、召公,应当辅佐皇上安定国家,希望殿下留在尚书

省，无须多疑。

陈顼于是称病，召刘师知来，留他长谈，并派毛喜先进宫奏报皇太后。太后说："现在嗣君伯宗幼弱，政事全都委托二郎，所宣敕令并不是我的意思。"毛喜又奏告陈废帝，陈废帝说："这一定是刘师知干的，朕不知道。"毛喜出宫，把这些情况报告陈顼。陈顼于是囚禁刘师知，马上亲自进宫谒见太后和皇帝，极力陈述刘师知所犯罪行，并亲自起草敕令请皇帝御批，把刘师知交付廷尉治罪，当天夜里，在狱中赐他自尽。贬降到仲举为金紫光禄大夫。王暹、殷不佞两人都交付有关部门治罪。殷不佞是殷不害的弟弟，从小就以孝行著称，陈顼很看重他，所以只有他得免一死，只免除官职。王暹被处死。自此国家大政完全落入陈顼一人手中。

右卫将军会稽人韩子高，坐镇领军府，在建康诸将中他的兵马最为强盛，曾经和到仲举联络共谋。此事尚未泄露。毛喜请陈顼挑选士兵马匹给韩子高，还赐给他铁和木炭，供他修治兵器盔甲。陈顼感到惊讶，说："韩子高参预谋反，正要抓他，为什么反倒这样对他？"毛喜说："文帝刚营葬完毕，边境的盗寇还很多，韩子高受前朝的任用，号称凭倚之材。如果抓了他，只怕他未必肯服罪，弄不好会成为祸患。应当对他推心置腹安抚诱导，使他不产生怀疑，找机会再对付他，只要一个壮士的力量就够了。"陈顼很赞同。

到仲举被免职回到家中后，心里很不平静。他的儿子到郁，娶陈文帝的妹妹信义长公主为妻，授官南康内史，尚未赴任。韩子高自己也感到有危险，请求离京外调担任为衡州或广州刺史；到郁常常坐小车，蒙上妇女的衣服，到韩子高处共同策划。刚好前上虞县令陆昉和韩子高的军主告发到仲举等谋反。陈顼在尚书省，便召集在坐的文武大臣们商议立皇太子的事。清晨，到仲举、韩子高进尚书省与会，都被抓起来，他们同时都被押送到廷尉，皇帝下诏，在狱中赐死，余党概不追查。

9 初十，陈朝豫州刺史余孝顷以谋反罪被杀。

10 十二日，陈废帝任命扬州刺史、始兴王陈伯茂为中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伯茂是陈废帝的同母弟，刘师知、韩子高的阴谋，陈伯茂都参加了；司徒陈顼怕他在朝廷内外煽惑，所以叫他任中卫，专门住在宫里，与陈废帝游乐相处在一起。

11 三月，二十三日，陈朝任命尚书右仆射沈钦为侍中、左仆射。

12，夏，四月，癸丑，齐遣散骑常侍司马幼之来聘[1]。

13 湘州刺史华皎闻韩子高死，内不自安，缮甲聚徒，抚循所部，启求广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顼伪许之，而诏书未出。皎遣使潜引周兵，又自归于梁，以其子玄响为质。

五月，癸巳，顼以丹杨尹吴明彻为湘州刺史。

14 甲午，齐以东平王俨为尚书令。

15 司徒顼遣吴明彻帅舟师三万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将军淳于量帅舟师五万继之，又遣冠武将军杨文通从安成步道出茶陵[2]，巴山太守黄法慧从宜阳出澧陵[3]，共袭华皎，并与江州刺史章昭达、郢州刺史程灵洗合谋进讨。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总督建康诸军，步道趣湘州。

16 辛亥，周主尊其母叱奴氏为皇太后。

17 己未，齐封皇弟仁机为西河王，仁约为乐浪王，仁俭为颍川王，仁雅为安乐王，仁直为丹杨王，仁谦为东海王。

18 华皎使者至长安；梁王亦上书言状，且乞师；周人议出师应之。司会崔猷曰："前岁东征，死伤过半。比虽循抚，

疮痍未复。今陈氏保境息民，共敦邻好，岂可利其土地，纳其叛臣，违盟约之信，兴无名之师乎！"晋公护不从。闰六月，戊寅，遣襄州总管卫公直督柱国陆通、大将军田弘、权景宣、元定等将兵助之。

19 辛巳，齐左丞相咸阳武王斛律金卒，年八十。长子光为大将军，次子羡及孙武都并开府仪同三司，出镇方岳[4]，其余子孙封侯显贵者甚众。门中一皇后、二太子妃[5]，三公主[6]，事齐贵宠，三世无比。自肃宗以来，礼敬尤重，每朝见，常听乘步挽车至阶，或以羊车迎之。然金不以为喜，尝谓光曰："我虽不读书，闻古来外戚鲜有能保其族者。女若有宠，为诸贵所嫉；无宠，为天子所憎。我家直以勋劳致富贵，何必藉女宠也！"

20 壬午，齐以东平王俨录尚书事，以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并省尚书左仆射娄定远为左仆射，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定远，昭之子也。

【注释】

①散骑常侍：据《北齐书·后主纪》，当作"兼散骑常侍"。

②安成：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安福县东南。　茶陵：县名。治所在今湖南茶陵县东。

③宜阳：县名。治所即今江西宜春市。　澧陵：又作醴陵。县名。治所即今湖南醴陵县。

④出镇方岳：斛律羡为幽州刺史，斛律武都为梁州、兖州刺史。

⑤一皇后、二太子妃：斛律光之长女，齐孝昭帝纳为太子妃；次女，齐武成帝纳为太子妃，齐后主继位立为皇后。

⑥三公主：斛律光之子武都、世雄、恒伽都娶公主为妻。

【译文】

12 夏，四月，十三日，北齐派兼散骑常侍司马幼之来陈朝访问。

13 陈朝湘州刺史华皎听说韩子高被处死，内心忐忑不安，便修造盔甲聚集人马，安抚部众，并上表启，请求改调广州，以此来试探朝廷的意向。司徒陈顼假意答允他，却迟迟不发调任诏书。华皎派人暗中引来北周军队，自己又归附梁朝，并送自己的儿子华玄响到梁当人质。

五月，二十三日，陈顼任命丹杨尹吴明彻当湘州刺史。

14 二十四日，北齐任命东平王高俨为尚书令。

15 司徒陈顼派吴明彻率水师三万直趋郢州，二十五日，派征南大将军淳于量率水师五万跟进，还派冠武将军杨文通由安成陆路向茶陵进发，巴山太守黄法慧也从宜阳进兵澧陵，一起进攻华皎，并同江州刺史章昭达、郢州刺史程灵洗共谋征讨。六月，初三，又任命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总督建康的各部，从陆路进军湘州。

16 十二日，北周国主给自己的母亲叱奴氏上皇太后尊号。

17 二十日，北齐册封皇弟高仁机为西河王，高仁约为乐浪王，高仁俭为颍川王，高仁雅为安乐王，高仁直为丹杨王，高仁谦为东海王。

18 华皎使臣抵达长安；梁王亦上奏章讲明情况，并请求北周出兵；北周人商议出兵接应他。司会崔猷说：去年东征，死伤过半。近来虽加以安抚，但所受创伤还没有平复。目前陈朝保境安民，和我们友好往来，我们怎能贪图它的土地，招纳它的叛臣，违背结盟和约，兴无名之师呢？”晋公宇文护不听从。闰六月，初九，派襄州总管、卫公宇文直督率柱国陆通、大将军田弘、权景宣、元定等领兵前往援助华皎。

19 十二日，北齐左丞相、咸阳武王斛律金逝世，享年八十岁。他的长子斛律光被封为大将军，次子斛律羡和孙子斛律武都都被封开府仪同三司，出任大州刺史，其余子孙封侯显贵者也不少。斛律

氏一门之中出了一位皇后,两位太子妃,娶了三位公主。斛律家事奉北齐,三代显贵无人可比。自肃宗高演以来,北齐国君对斛律金的礼遇有加,每当他上朝拜见天子,经常被准许乘坐用人拉的车一直到宫殿的台阶前才下车,有时还派出宫廷用的羊车去迎接他。然而斛律金并不因此而感到高兴,他曾对斛律光讲:"我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听说自古以来外戚家很少有能够保全自己宗族的。女儿如果得到国君宠幸,便遭其他妃嫔嫉妒;如果失宠,就会为天子厌弃。我家只靠功劳获得荣华富贵,何必靠女儿得宠而求取富贵!"

20 十三日,北齐任命东平王高俨为录尚书事,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并省尚书左仆射娄定远为尚书左仆射,中书监徐之才为尚书右仆射。娄定远是娄昭的儿子。

21 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泽为太子。

22 八月,齐以任城王湝为太师,冯翊王润为大司马,段韶为左丞相,贺拔仁为右丞相,侯莫陈相为太宰,娄睿为太傅,斛律光为太保,韩祖念为大将军,赵郡王睿为太尉,东平王俨为司徒。

俨有宠于上皇及胡后,时兼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魏朝故事:中丞出,与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遥驻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其过;其或迟违,则前驱以赤棒棒之。自迁邺以后,此仪废绝,上皇欲尊宠俨,命一遵旧制。俨初从北宫出,将上中丞,凡京畿步骑、领军官属、中丞威仪、司徒卤簿,莫不毕从。上皇与胡后张幕于华林园东门外而观之,遣中使骤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

赤棒卒应声碎其鞍，马惊，人坠。上皇大笑，以为善，更敕驻车，劳问良久。观者倾邺城。

俨恒在宫中，坐含光殿视事，诸父皆拜之。上皇或时如并州[1]，俨恒居守。每送行，或半路，或至晋阳乃还。器玩服饰，皆与齐主同，所须悉官给。尝于南宫见新冰早李[2]，还，怒曰："尊兄已有[3]，我何意无！"自是齐主或先得新奇，属官及工人必获罪。俨性刚决，尝言于上皇曰："遵兄懦，何能帅左右！"上皇每称其才，有废立意，胡后亦劝之，既而中止。

23 华皎遣使诱章昭达，昭达执送建康。又诱程灵洗，灵洗斩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4]，遣使诱都督陆子隆，子隆不从；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并隶于皎，长沙太守曹庆等，本隶皎下，遂为之用。司徒顼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诛皎家属。

梁以皎为司空，遣其柱国王操将兵二万助之。周权景宣将水军，元定将陆军，卫公直总之，与皎俱下。淳于量军夏口[5]，直军鲁山[6]，使元定以步骑数千围郢州[7]。皎军于白螺[8]，与吴明彻等相持。徐度、杨文通由岭路袭湘州，尽获其所留军士家属。

皎自巴陵与周、梁水军顺流乘风而下，军势甚盛，战于沌江[9]。量、明彻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西军大舰受其拍；西军诸舰发拍皆尽，然后量等以大舰拍之，西军舰皆碎，没于中流。西军又以舰载薪，因风纵火，俄而风转，自焚，西军大败。皎与戴僧朔单舸走，过巴陵，不敢

发岸，径奔江陵；卫公直亦奔江陵。

元定孤军，进退无路，斫竹开径，且战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为徐度等所据，度等遣使伪与结盟，许纵之还国；定信之，解仗就度，度执之，尽俘其众，并擒梁大将军李广。定愤恚而卒。

皎党曹庆等四十余人并伏诛。唯以岳阳太守章昭裕，昭达之弟，桂阳太守曹宣，高祖旧臣，衡阳内史汝阴任忠，尝有密启，皆宥之。

吴明彻乘胜攻梁河东[9]，拔之。

周卫公直归罪于梁柱国殷亮；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违，遂诛之。

周与陈既交恶，周沔州刺史裴宽白襄州总管，请益戍兵，并迁城于羊蹄山以避水[10]。总管兵未至，程灵洗舟师奄至城下。会大雨，水暴涨，灵洗引大舰临城发拍，击楼堞皆碎，矢石尽夜攻之三十余日；陈人登城，宽犹帅众执短兵拒战；又二日，乃擒之。

24 丁巳，齐上皇如晋阳。山东水，饥，僵尸满道。

【注释】

①并州：晋阳宫在并州。

②南宫：北齐少主时居邺城南宫，高俨随从太上皇、胡后居北宫。

③尊兄：高俨常称呼少主为尊兄。

④武州：梁置。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

⑤夏口：夏水(汉水下游的古称)注入长江处。

⑥鲁山：城名。在今湖北武汉市汉阳东北。

⑦郢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

⑧白螺：山名。即今湖北洪湖县西南长江北岸螺山。

⑨沌(dùn 盾)口：在今湖北武汉市汉阳西南，即古沌水入长江之口。

⑩河东：郡名。东晋侨置，隋平陈后废。治所在今湖北松滋县西北。

⑪羊蹄山：在今湖北汉川县南。

【译文】

21 秋，七月，初十，陈废帝立皇子陈至泽为太子。

22 八月，北齐任命任城王高湝为太师，冯翊王高润为大司马，段韶为左丞相，贺拔仁为右丞相，侯莫陈相为太宰，娄睿为太傅，斛律光为太保，韩祖念为大将军，赵郡王高睿为太尉，东平王高俨为司徒。

高俨被太上皇和胡皇后恩宠，当时兼任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魏朝旧制规定：御史中丞外出，和皇太子分路而行，王公大臣离他们很远时就要停车，拉开驾车的牛，把车轭放在地上，一直等他们通过；如果行动稍有迟缓就是违法，开道的人马就用红色的棍棒棒打。自从迁都邺城后，这种仪制便废除了，太上皇想尊宠高俨，下令恢复这种仪制。高俨刚从北宫出来，就职御史中丞，凡是京畿大都督府的步骑、领军大将军府的官属、御史中丞和司徒卤簿，全都跟随其后。太上皇和胡后在华林园东门外设帷幕观看，派遣宫中使者骑马冲向高俨前导仪仗的前面。一下被拦住了，使者自称奉有敕令，话没说完，手持红色棍棒的兵士便打碎了使者的马鞍，马受到惊吓，使者从马上摔下来。太上皇放声大笑，认为极妙，另派人传下敕令，要高俨停车，对他慰问了很久。邺城人倾城而出观看这种场面。

高俨常在宫中，在含光殿处理政事，他的一些叔父辈都要来拜见。太上皇有时去并州，高俨常常留守邺宫。每次给太上皇帝送行，要么送到半路，要么送到晋阳才返回。他所用的器物服饰，都和北齐少主高纬相同，日常支给都由宫库供给。他曾在南宫少主处见到

刚送上的冰镇早熟李子，回去后，发怒说："哥哥已有新李，我为什么没有！"自此以后只要北齐少主比他先得到新奇的东西，那么官库属吏和工匠一定会获罪。高俨性情刚愎自用，曾在太上皇面前说："哥哥懦弱，如何能统率左右臣属！"太上皇帝常常称赞他的才能，有废黜高纬另立高俨之意，胡后也劝他这样做，但不久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23 华皎派使者诱惑章昭达，章昭达拘捕使者押送到建康。华皎又派遣使者去诱惑程灵洗，程灵洗将使者斩首。华皎因为武州是其心腹要害之地，派使者去招诱都督陆子隆，陆子隆不肯听从；华皎便派兵攻打他，没有攻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都归华皎统领，长沙太守曹庆等，原本就归华皎统辖，所以肯替他效命。司徒陈顼怕长江上游郡守县宰都投靠他，便曲法宽赦湘、巴二州受华皎胁制的人。九月，初七，将华皎的家属全都杀了。

梁朝任命华皎为司空，派遣柱国王操领兵二万支援华皎。北周权景宣率水军，元定率陆军，由卫公宇文直总督，与华皎一起顺江而下。淳于量驻兵夏口，宇文直驻兵鲁山，派元定率步骑兵数千人围困郢州。华皎驻兵白螺山，与吴明彻等相持不下。徐度、杨文通翻山越岭偷袭湘州，俘获华皎留在湘州的所有军士及其家属。

华皎同北周、梁朝水师从巴陵顺流乘风而下，军势十分强盛，在沌口与陈朝军队交战。淳于量、吴明彻募集军中小船，多赏给金银，命他们先驶出去抵挡北周、梁朝水军大船，承受大船拍竿的拍击；等北周、梁朝水军大船上的拍竿都发拍完了，然后淳于量等便派出大船用拍竿拍击他们，北周、梁朝的大船都被拍竿击破，沉入水中。北周、梁朝军队又用船装载柴草，顺风用火攻，但不一会风向转变，火势回头烧了自己的船舰，北周、梁朝的军队大败。华皎和戴僧朔单船逃走，经过巴陵，不敢靠岸，径直逃奔江陵；卫公宇文直也逃奔江陵。

元定孤军，进退无路，只得砍伐竹林，开辟一条通道，且战且

退，想逃往巴陵。但巴陵已被徐度等控制，徐度等派遣使者假装愿同元定结盟，答允放他回国；元定相信了他们，便解除武装归服徐度，徐度拘捕了他，俘虏了他所有的部众，并擒获梁朝大将军李广。元定气病而死。

华皎党羽曹庆等四十多人都被杀，只有岳阳太守章昭裕因为是章昭达的兄弟，桂阳太守曹宣是陈高祖的旧臣，衡阳内史、汝阴人任忠曾经向朝廷上过密启，都被宽恕免罪。

吴明彻乘胜进攻梁朝的河东郡，攻占了它。

北周卫公宇文直把失败归罪于梁朝柱国殷亮；梁明帝虽然知道不是殷亮的罪过，但不敢违抗，只得将殷亮杀了。

北周和陈朝既已关系恶化，反目成仇，北周沔州刺史裴宽报告襄州总管，请求增加戍守兵员，并迁移州城到羊蹄山以远离水边。襄州总管增援的部队未到，程灵洗的水军船队突然攻到城下。正逢天降大雨，河水猛涨，程灵洗把大船驶到城下用拍竿拍击，把城上的矮墙都击碎了，再用箭和石块日夜猛攻了三十多天，陈朝军队登上城墙，裴宽率部和敌短兵相接，又过了两天，程灵洗才擒住他。

24 十九日，北齐太上皇帝去晋阳。山东发大水，引起饥荒，饿死的死尸布满道路。

25 冬，十月，甲申，帝享太庙。

26 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27 丙午，齐大赦。

28 癸丑，周许穆公宇文贵自突厥还，卒于张掖。

29 齐上皇还邺。

30 十二月，周晋公护母卒，诏起，令视事。

31 齐秘书监祖珽，与黄门侍郎刘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赵彦深、元文遥、和士开罪状，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彦深等闻之，先诣上皇自陈。上皇大怒，执珽，诘之，珽因陈士开、文遥、彦深等朋党、弄权、卖官、鬻狱事[1]。上皇曰："尔乃诽谤我！"珽曰："臣不敢诽谤，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饥僅，收养之耳。"珽曰："何不开仓振给，乃买入后宫乎？"上皇益怒，以刀环筑其口，鞭杖乱下，将扑杀之。珽呼曰：陛下勿杀臣，臣为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宽。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尔自比范增，以我为项羽邪？"珽曰："项羽布衣，帅乌合之众，五年而成霸业。陛下藉父兄之资，才得至此，臣以为项羽未易可轻。"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寻徙光州[2]，敕令牢掌。别驾张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离身；夜，以芜菁子为烛，眼为所熏，由是失明。

32 齐七兵尚书毕义云[3]，为治酷忍，非人理所及，于家尤甚。夜，为盗所杀，遗其刀，验之，其子善昭所佩刀也。有司执善昭，诛之。

【注释】

①鬻(yù 预)：卖。

②光州：治所在今山东掖县。

③七兵尚书：官名。即后来的兵部尚书。三国魏始置五兵尚书，谓中兵、外兵、别兵、都兵、骑兵。至晋，中兵、外兵又各分左、右，共为七曹，但仍称五兵尚书。至北魏始有七兵尚书。

【译文】

25 冬，十月，十七日，陈废帝前往太庙祭拜祖先。

26 十一月，初一，日食。

27 初九，北齐大赦境内。

28 十六日，北周许穆公宇文贵从突厥回朝，死在张掖。

29 北齐太上皇帝返回邺城。

30 十二月，北周晋公宇文护的母亲逝世，宇文护请假守丧，北周武帝下诏请他复职处理政事。

31 北齐秘书监祖珽和黄门侍郎刘逖关系好。祖珽想当宰相，就上疏陈述赵彦深、元文遥、和士开的罪状，叫刘逖替他呈奏上去，刘逖不敢转呈；赵彦深等人听到了这个消息，便先到太上皇那里自陈无过。太上皇勃然大怒，把祖珽抓来，严厉责问他，祖珽便借机陈述和士开、元文遥、赵彦深等结党营私、玩弄权术、出卖官爵、办案受贿之事。太上皇说："你在诽谤我！"祖珽回答说："臣不敢诽谤陛下，但陛下曾取人女子入后宫。"太上皇帝说："我因为她们遭受饥荒，才收养她们。"祖珽说："那为何不开仓赈灾，却将她们买入后宫呢？"太上皇更加愤怒，用刀把上的铁环捣击他的嘴巴，用鞭子棍子乱打，想将他打死。祖珽大声呼叫："陛下不要杀臣，臣能给陛下配制金丹。"于是稍得宽免。祖珽说："陛下有一个像范增那样的人却不能用他。"太上皇帝又大怒道："你自比范增，把我比作项羽吗？"祖珽说："项羽一介布衣，率领乌合之众，经五年时间而成其霸业，陛下靠了父兄的基业，才有今天，臣以为项羽不可随意轻视。"太上皇更怒，叫人用泥土塞住他的嘴巴。祖珽仍一边吐一边说，太上皇又将他鞭打二百下，发配到甲坊服劳役，不久又把他迁到光州，敕令地方官严加看管。别驾张奉福曲意迎合说："牢，就是地牢。"便把祖珽囚禁在地牢里，戴上手铐脚镣；晚上，点菜子油灯，眼睛被油烟所熏，因此失明。

32 北齐七兵尚书毕义云，非常残酷，对家人更为厉害。一天夜

晚，他被强盗杀死，现场留有凶刀，经过查验，竟是他儿子毕善昭的佩刀。官府逮捕了毕善昭，将其处死。

二　年

1 春，正月，己亥，安成王顼进位太傅，领司徒，加殊礼。

2 辛丑，周主祀南郊。

3 癸亥，齐主使兼散骑常侍郑大护来聘。

4 湘东忠肃公徐度卒。

5 二月，丁卯，周主如武功。

6 突厥木杆可汗贰于周，更许齐人以婚，留陈公纯等数年不返。会大雷风，坏其穹庐，旬日不止。木杆惧，以为天谴，即备礼送其女于周，纯等奉之以归。三月，癸卯，至长安，周主行亲迎之礼。甲辰，周大赦。

7 乙巳，齐以东平王俨为大将军，南阳王绰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徐显秀为司空，广宁王孝珩为尚书令。

8 戊午，周燕文公于谨卒。谨勋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参，所从不过二三骑。朝廷有大事，多与谨谋之。谨尽忠补益，于功臣中特被亲信，礼遇隆重，始终无间；教训诸子，务存静退，而子孙蕃衍，率皆显达。

9 吴明彻乘胜进攻江陵，引水灌之。梁主出顿纪南以避之[1]。周总管田弘从梁主，副总管高琳与梁仆射王操守江陵三城，昼夜拒战十旬。梁将马武、吉彻击明彻，败之。明彻退保公安，梁主乃得还。

10 夏，四月，辛巳，周以达奚武为太傅，尉迟迥为太保，齐公宪为大司马。

11 齐上皇如晋阳。

12 齐尚书左仆射徐之才善医，上皇有疾，之才疗之，既愈；中书监和士开欲得次迁，乃出之才为兖州刺史。五月，癸卯，以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士开为右仆射。长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13 庚戌，周主享太庙；庚申，如醴泉宫[2]。

14 壬戌，齐上皇还邺。

15 秋，七月，壬寅，周随桓公杨忠卒，子坚袭爵。坚为开府仪同三司、小宫伯[3]，晋公护欲引以为腹心。坚以白忠，忠曰："两姑之间难为妇，汝其勿往！"坚乃辞之。

16 丙午，帝享太庙。

17 戊午，周主还长安。

18 壬戌，封皇弟伯智为永阳王，伯谋为桂阳王。

19 八月，齐请和于周，周遣军司马陆程聘于齐；九月，丙申，齐使侍中斛斯文略报之。

【注释】

①纪南：古城名。在今湖北江陵西北十多里。

②醴泉宫：即汉甘泉宫旧地，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

③小宫伯：官名。北周依《周礼》署左、右宫伯，掌侍卫宫禁，各更值于内。小宫伯为左、右宫伯之佐贰。

【译文】

二年（戊子，公元 568 年）

1 春,正月,初三,陈废帝进升安成王陈顼为太傅,兼领司徒,给予特殊礼遇。

2 初五,北周国主到南郊坛祭祀。

3 二十七日,北齐国主派遣兼散骑常侍郑大护动身来陈朝访问。

4 陈朝湘东忠肃公徐度逝世。

5 二月,初二,北周国主去武功。

6 突厥木杆可汗对北周怀有贰心,既许嫁女于北周,又答允和北齐联姻,又把北周派去迎亲的使者陈公宇文纯等人扣留了好几年不放回去。恰逢狂风暴雨毁坏了木杆可汗的帐幕,暴雨持续十天不止。木杆可汗感到害怕,以为是上天对他的谴责,便准备了嫁礼送女儿前往北周,陈公宇文纯等迎她归国。三月,初八,到达长安。北周国主举行迎亲之礼。初九,北周大赦。

7 初十,北齐任命东平王高俨为大将军,南阳王高绰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徐显秀为司空,广宁王高孝珩为尚书令。

8 二十三日,北周燕文公于谨逝世。于谨功勋很高,职位重要,事奉皇上却日益恭谨,上朝参谒,骑马的随从不过二三人。朝廷凡有军国大事,多和他商议。于谨竭尽忠诚贡献才智,辅佐皇上,在功臣中特别受到皇上的亲敬和信任,皇上对他礼遇很隆重,他还教育儿子们一定要恬静谦虚,后来他的子孙蕃衍,都很显贵。

9 吴明彻乘胜进攻江陵,引水灌城。梁朝国主从江陵撤出暂住纪南城躲避大水。北周总管田弘跟从梁朝国主到纪南,副总管高琳和梁朝尚书仆射王操坚守江陵三城,日夜奋战一百天。梁朝将领马武、吉彻向吴明彻发动攻击,打败了他。吴明彻退兵守公安,梁朝国主才能得以回朝。

10 夏,四月,十七日,北周任命达奚武为太傅,尉迟迥为太保,齐公宇文宪为大司马。

11 北齐太上皇前往晋阳。

12 北齐尚书左仆射徐之才擅长医术,太上皇生病,徐之才为他

医治，他很快就好了；中书监和士开想依次迁升仆射职位，便将徐之才外放为兖州刺史。五月，初九，任命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和士开为右仆射。胡长仁是太上皇后的哥哥。

13 十六日，北周国主到太庙祭拜祖先；二十六日，前往醴泉宫。

14 二十八日，北齐太上皇帝返回邺城。

15 秋，七月，初九，北周随桓公杨忠逝世，儿子杨坚继承爵位。杨坚是开府仪同三司、小宫伯，晋公宇文护想拉拢他作为自己的心腹。杨坚曾将此事告诉父亲杨忠，杨忠说："夹在两个婆婆之间当媳妇最难办，你不要投靠他！"杨坚便推辞了。

16 十三日，陈废帝在太庙祭拜祖先。

17 二十五日，北周国主返回长安。

18 二十九日，陈废帝册封皇弟陈伯智为永阳王，陈伯谋为桂阳王。

19 八月，北齐向北周求和，北周派军司马陆程到北齐访问；九月，初四，北齐也派侍中斛斯文略回访。

20，冬，十月，癸亥，周主享太庙。

21 庚午，帝享太庙。

22 辛巳，齐以广宁王孝珩录尚书事，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右仆射和士开为左仆射，中书监唐邕为右仆射。

23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24 齐遣兼散骑常侍李谐来聘[1]。

25 甲辰，周主如岐阳。

26 周遣开府仪同三司崔彦等聘于齐[2]。

27 始兴王伯茂以安成王顼专政，意甚不平，屡肆恶言。

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诬帝，云与刘师知、华皎等通谋。且曰："文皇知子之鉴，事等帝尧；传弟之怀，又符太伯。今可还申曩志，崇立贤君。"遂废帝为临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为温麻侯，置诸别馆，安成王使盗邀之于道，杀之车中。

28 齐上皇疾作，驿追徐之才，未至。辛未[3]，疾亟，以后事属和士开，握其手曰："勿负我也！"遂殂于士开之手。明日，之才至，复遣还州。

士开秘丧三日不发。黄门侍郎冯子琮问其故，士开曰："神武、文襄之丧，皆秘不发。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贰心者，意欲尽追集于凉风堂[4]，然后与公议之。"士开素忌太尉录尚书事赵郡王睿及领军娄定远，子琮恐其矫遗诏出睿于外，夺定远禁兵，乃说之曰："大行先已传位于今上，群臣富贵者，皆至尊父子恩，但令在内贵臣一无改易，王公必无异志。世异事殊，岂得与霸朝相比[5]！且公不出宫门已数日，升遐之事，行路皆传，久而不举，恐有他变。"士开乃发丧。

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

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文遥，以冯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赞太后干预朝政，与赵郡王睿、和士开谋，出子琮为郑州刺史。

世祖骄奢淫泆，役繁赋重，吏民苦之。甲申，诏："所在百工细作，悉罢之。邺下、晋阳、中山宫人、官口之老病者，悉简放。诸家缘坐在流所者，听还。"

29 周梁州恒棱獠叛[6]，总管长史南郑赵文表讨之。诸将欲四面进攻，文表曰："四面攻之，獠无生路，必尽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感恩，为恶者诛之，从善者抚之。善恶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军中。时有从军熟獠，多与恒棱亲识，即以实报之。恒棱犹豫未决，文表军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险，有獠帅数人来见，请为乡导。文表曰："此路宽平，不须为导。卿但先行慰谕子弟，使来降也。"乃遣之。文表谓诸将曰："獠帅谓吾从宽路而进，必设伏以邀我，当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险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计，争帅众来降。文表皆慰抚之，仍征其租税，无敢违者。周人以文表为蓬州长史[7]。

【注释】

①李谐：据《北齐书·后主纪》，当作"李翥"(zhù 铸)。译文从。

②"周遣"句：据《周书·武帝纪》开和三年十一月："壬子，遣开府崔彦穆、小宾部元晖使于齐。"译文从。按：壬子，为二十一日。

③辛未：据《北齐书·武成帝纪、后主纪》，"辛未"之前应补"十二月"三字。译文从。

④凉风堂：在晋阳宫殿中。

⑤霸朝：高欢、高澄为东魏权臣，握东魏之政，北齐君臣称之为"霸朝"。

⑥恒棱：在今四川嘉陵江支流林溪上游仪陇等县一带。

⑦蓬州：治所在今四川营山县东北。　长史：据《周书·赵文表传》，应为"刺史"。

【译文】

20 冬，十月，初二，北周国主到太庙祭拜祖先。

21 初九，陈废帝到太庙祭拜祖先。

22 二十日，北齐任命广宁王高孝珩为录尚书事，尚书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右仆射和士开为尚书左仆射，中书监唐邕为尚书右仆射。

23 十一月，初一，出现日食。

24 北齐派兼散骑常侍李翥来陈朝访问。

25 十三日，北周国主前往岐阳。

26 二十一日，北周派遣开府仪同三司崔彦穆、小宾部元晖出使北齐。

27 陈朝始兴王陈伯茂因安成王陈顼独揽朝政，心中非常不满，常出恶言来诋毁他。二十三日，陈顼借太皇太后的令诬告废帝，说他和刘师知、华皎等人是同谋。又说："文帝知道自己儿子幼弱，就像帝尧清楚自己儿子不肖不宜为君一样。文帝素来有传位于弟的意思，又和太伯让位于弟的事理相符。现在应重申文帝以前的意向，推立贤君。"于是罢黜废帝陈伯宗为临海王，改由安成王陈顼为君。又下令贬降始兴王陈伯茂为温麻侯，移居别馆，安成王又密遣强盗途中拦截，将他刺死。

28 北齐太上皇旧病复发，派驿使追召徐之才回来看病，徐之才未能赶到。十二月，初十，太上皇病情加重，把后事托付给和士开，握着他的手说："不要辜负我啊！"说完就死了，还握着和士开的手。第二天，徐之才赶到，仍叫他回兖州。

和士开封锁北齐太上皇的死讯，一连三天都不发丧。黄门侍郎冯子琮问他是什么原故，和士开回答说："神武、文襄帝逝世的时候，都秘不发丧。方今皇上年少，怕王公中有二心的人，我的意思是先将他们召集到凉风堂，然后和他们商议治丧的事。"和士开素来忌恨太尉录尚书事赵郡王高睿和领军将军娄定远，冯子琮怕和士开假托遗诏把高睿外放，夺取娄定远的禁卫兵权，便劝他说："太上皇已传位给当今皇上，群臣能够富贵，都是太上皇、皇帝的恩惠，只要使在朝贵臣职位完全不改动，王公们必定不会有异图。时代变

了，事情也有差别，发丧之事怎能和神武、文襄帝时代相比！而且您不出宫门已有数日，太上皇仙逝的事，外边已经传扬开了，久不发丧，怕会有其它变故发生。”和士开方发丧。

十五日，大赦。十七日，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

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文遥，认为冯子琮是胡太后的妹夫，恐怕他帮助胡太后干预朝政，便同赵郡王高睿、和士开谋划，外放冯子琮为郑州刺史。

北齐世祖高湛在世时骄奢淫佚，徭役赋税繁重，官吏和百姓困苦不堪。二十三日齐后主高纬下诏书说：“所有从事营建制造等事的工匠和官员都撤销。邺宫、晋阳宫、中山宫的宫人，犯人家口没入官府为奴婢的人年老和有病的，一律放归民间。凡是由于亲属犯罪而被株连流放在外的，允许回原籍。

29 北周梁州恒棱獠人叛乱，梁州总管府长史南郑人赵文表率兵前往征讨。众将领想从四面进攻，赵文表说：“如果从四面进攻，獠人便无活路，定会拼死抵抗我们，那就难以攻克了。现在我们对他们恩威并用，对顽固者处死，对改恶从善的加以安抚，善恶分别对待，就容易攻破他们了。”于是把这个意图传令军中。当时有归降北周加入军中的獠人，大多与恒棱獠人是亲戚或熟人，便把这些实情报告。恒棱獠人犹豫不决，赵文表已大军压境。通往恒棱本来有两条路，一条较平坦，一条很险要，有几个獠人头领前来拜见，请求担任向导。赵文表说：“这条路宽阔平坦，无须你们当向导。诸位但请先回去劝谕子弟，让他们来归降就好了。”便让他们回去。赵文表对众将说：“獠人首领以为我们会从宽路进攻，必定设下埋伏拦截我们，我们倒要出其不意。”于是领兵从险路进发。登高一看，果然在宽路旁设有伏兵。獠人首领既已失算，便争相率领部众前来投降。赵文表对他们都加以抚慰，仍向他们征收租税，没有违抗的。北周任命赵文表为蓬州刺史。

高宗宣皇帝上之上[1]

太建元年

1 春,正月,辛卯朔,周主以齐世祖之丧罢朝会,遣司会李纶吊赙[2],且会葬。

2 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复太皇太后为皇太后,皇太后为文皇后;立妃柳氏为皇后,世子叔宝为太子;封皇子叔陵为始兴王,奉昭烈王祀。乙未,上谒太庙。丁酉,以尚书仆射沈钦为左仆射,度支尚书王励为右仆射。励,份之孙也。

3 辛丑,上祀南郊。

4 壬寅,封皇子叔英为豫章王,叔坚为长沙王。

5 戊午,上享太庙。

6 齐博陵文简王济,世祖之母弟也,为定州刺史,语人曰:"次叙当至我矣。"齐主闻之,阴使人就州杀之,葬赠如礼。

7 二月,乙亥,上耕藉田。

8 甲申,齐葬武成帝于永平陵,庙号世祖。

9 乙丑[3],齐徙东平王俨为琅邪王。

10 齐遣侍中叱列长叉聘于周。

11 齐以司空徐显秀为太尉,并省尚书令娄定远为司空。

初,侍中、尚书右仆射和士开,为世祖所亲狎,出入卧内,无复期度,遂得幸于胡后。及世祖殂,齐主以士开受顾托,深委任之,威权益盛;与娄定远及录尚书事赵彦深、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文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领军綦连

猛、高阿那肱、度支尚书胡长粲俱用事，时号“八贵”。太尉赵郡王睿、大司马冯翊王润、安德王延宗与娄定远、元文遥皆言于齐主，请出士开为外任。会胡太后觞朝贵于前殿，睿面陈士开罪失云：“士开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纳货赂，秽乱宫掖。臣等义无杜口，冒死陈之。”太后曰：“先帝在时，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饮酒，勿多言！”睿等辞色愈厉。仪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诸贵行末，既受厚恩，岂敢惜死！不出士开，朝野不定。”太后曰：“异日论之，王等且散！”睿等或投冠于地，或拂衣而起。明日，睿等复诣云龙门，令文遥入奏之，三返，太后不听。左丞相段韶使胡长粲传太后言曰：“梓宫在殡，事太匆匆，欲王等更思之！”睿等遂皆拜谢。长粲复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赐睿等，罢之。

太后及齐主召问士开，对曰：“先帝于群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谅暗始尔，大臣皆有觊觎。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谓睿云：‘文遥与臣，俱受先帝任用，岂可一去一留！并可用为州，且出纳如旧。待过山陵，然后遣之’。睿等谓臣真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睿等如其言。乃以士开为兖州刺史[四]，文遥为西兖州刺史[五]。葬毕，睿等促士开就路。太后欲留士开过百日，睿不许；数日之内，太后数以为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谓睿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若违！”睿曰：“吾受委不轻。今嗣主幼冲，岂可使邪臣在侧！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见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赐睿，睿正色曰：“今论国家大事，非为

卮酒!"言讫,遽出。

士开载美女珠帘诣娄定远,谢曰:"诸贵欲杀士开,蒙王力,特全其命,用为方伯。今当奉别,谨上二女子,一珠帘。"定远喜,谓士开曰:"欲还入不?"士开曰:"在内久不自安,今得出,实遂本志,不愿更入。但乞王保护,长为大州刺史足矣。"定远信之。送至门,士开曰:"今当远出,愿得一辞觐二宫。"定远许之。士开由是得见太后及帝,进说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观朝贵意势,欲以陛下为乾明[1]。臣出之后,必有大变,臣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因恸哭。帝、太后皆泣。问:"计安出?"士开曰:"臣已得入,复何所虑,正须数行诏书耳。"于是诏出定远为青州刺史,责赵郡王睿以不臣之罪。

旦日,睿将复入谏,妻子咸止之,睿曰:"社稷事重,吾宁死事先皇,不忍见朝廷颠沛。"至殿门,又有人谓曰:"殿下勿入,恐有变。"睿曰:"吾上不负天,死亦无恨。"入,见太后,太后复以为言,睿执之弥固。出,至永巷,遇兵,执送华林园雀离佛院,令刘桃枝拉杀之。睿久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复以士开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定远归士开所遗,加以余珍赂之。

【注释】

①高宗宣皇帝:即陈顼,公元569年~582年在位。陈顼为始兴昭烈王陈道谭第二子,陈世祖陈霸之弟。

②赙(fù 付):旧指以财物助人办丧事。

③乙丑:据《北齐书·后主纪》,当作"己丑",为二十九日。

④兖州：治所在今山东兖州县。

⑤西兖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

⑥乾明：北齐济南王高殷年号，事见一百六十八卷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

【译文】

高宗宣皇帝上之上

太建元年（己丑，公元569年）

1 春，正月，初一，北周国主宇文邕因齐世祖高湛逝世停止朝会，派司会李纶去吊赙，并参加葬礼。

2 初四，安成王陈顼即皇帝位，改年号，大赦。恢复太皇太后的称号为皇太后，皇太后称文皇后；册立王妃柳氏为皇后，立世子陈叔宝为太子；册封皇子陈叔陵为始兴王，奉昭烈王陈道谭祀。初五，陈宣帝到太庙祭拜祖先。初七，任命尚书仆射沈钦为左仆射，度支尚书王励为右仆射。王励是王份的孙子。

3 十一日，陈宣帝前往南郊祭天。

4 十二日，陈宣帝封皇子陈叔英为豫章王，陈叔坚为长沙王。

5 二十八日，陈宣帝到太庙祭拜祖先。

6 北齐博陵文简王高济是齐世祖高湛的同母弟，他是定州刺史，对别人说："按兄弟次序应当轮到我当皇帝。"北齐国主高纬听到这话，暗中派人到定州将他杀了，照常按王礼将他埋葬并赠予谥号。

7 二月，十五日，陈宣帝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8 二十四日，北齐将武成帝安葬在永平陵，庙号为世祖。

9 二十九日，北齐改封东平王高俨为琅邪王。

10 北齐派遣侍中叱列长叉到北周访问。

11 北齐任命司空徐显秀为太尉，并省尚书令娄定远为司空。

当初，侍中、尚书右仆射和士开受到齐世祖的宠信亲昵，在世祖卧室自由出入，不再有时间和规定限制，因而得到胡太后宠幸。

及至齐世祖逝世以后，齐后主高纬因为和士开曾受齐世祖顾托之命，所以很信任重用他，和士开的威势和权力便日益盛大，他和领军将军娄定远、录尚书事赵彦深、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文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领军綦连猛、高阿那肱、度支尚书胡长粲等共掌朝政，当时号称"八贵"。太尉赵郡王高睿、大司马冯翊王高润、安德王高延宗和娄定远、元文遥都向齐后主进言，请求外放和士开到地方上任职。刚巧胡太后在前殿宴请朝中贵臣，高睿当面陈述和士开的罪过说："和士开是先帝的弄臣，如同城狐社鼠，收受财物贿赂，在宫内作出淫乱之事。臣等基于正义不能闭口不说，特冒死陈述。"胡太后说："先帝活着时，为何不说？现在是想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么？诸位只管饮酒，不要多讲了！"高睿等人言辞、脸色更加严厉。仪同三司安吐根说："臣本是从商的胡人，有幸置身于诸位贵臣行列之末，臣既受朝廷厚恩，怎敢贪生怕死！如果不外放和士开，朝野都不会安定。"胡太后说："改天再讨论这件事，你们都散席吧！"高睿等人有的把帽子扔在地上，有的拂袖而出。第二天，高睿等人又到云龙门，令元文遥进宫启奏，进出三次反复陈述，胡太后仍不肯听从。左丞相段韶派胡长粲传太后懿旨说："先皇棺柩还未下葬，你们启奏的事过于仓促，希望你们再考虑一下！"高睿等于是都拜谢。胡长粲回宫复命，胡太后说："成全妹妹我母子的，是兄长之力。"厚赏高睿等人，事情暂且作罢。

胡太后和齐后主召见和士开询问对策，和士开回答说："先帝于群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居丧才刚刚开始，大臣们便都有非份的野心。现在如果把臣外放，正是翦除陛下的羽翼。可以这样对高睿说：'元文遥与臣和士开，都受先帝信任重用，岂能一个外放一个留在朝廷！两个人可以一起任命为州刺史，并暂且照旧兼领尚书出纳之职，待大行皇帝灵柩安葬完毕，然后派遣他们去赴任。'高睿等误以为臣真的外放，内心一定喜悦。"齐后主和胡太后赞同他的办法，就照和士开所说的告诉高睿。于是任命和士开为兖州刺史，元

文遥为西兖州刺史。及至大行皇帝灵柩安葬完毕，高睿等人催促和士开上路，胡太后想留和士开过了百日祭之后再走，高睿不肯答应；几天内，胡太后接连说了几次。有一个知道胡太后密旨的太监，告诉高睿说："太后的意思既然如此，殿下何必这样苦苦违拗！"高睿说："我受先帝的顾托责任重大。现在嗣主年幼，怎么能让奸邪之臣留在他身边！我如果不能拼死翦除奸臣守护嗣主，又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于是又进宫拜见太后，苦苦陈说。胡太后命人酌酒赐给高睿，高睿正色说："今天是来讨论国家大事的，不是为了喝酒！"说完，立即转身而出。

和士开送美女珠帘到娄定远家，向他致谢说："那些权贵想杀我，蒙您的帮助，才保全我的性命，任用我为刺史。现在特来向您辞行，特献上两位美女、一卷珠帘。"娄定远很高兴，对和士开说："你还想调回朝廷吗？"和士开回答说："我在朝廷内处久了，心里不安，现在能够离开，实在是我本意，不想再调回了。只请求您居中保护，使我能长久做大州刺史就足够了。"娄定远相信了他讲的话。把他送至门口，和士开说："现在我要远走了，希望入宫觐见太后和皇上，向他们辞行。"娄定远答允了他。和士开因此见到胡太后和后主，进言说："先帝一朝仙逝，臣惭愧自己没能跟随一起去死。臣看朝廷权贵们的意图和架势，是想把陛下当成乾明年间的济南王来对待。我走后，定会大乱，我有什么脸面见先帝于九泉之下！"于是痛哭起来，后主、胡太后也都泪流满面，问他："怎么办？"和士开说："臣已经入宫见过你们了，还有什么顾虑，只要得到写有几行字的诏书。"于是后主诏令娄定远去任青州刺史，同时斥责赵郡王高睿有僭越的罪过。

第二天早晨，高睿还要入宫劝谏，妻子儿女们都劝阻他，高睿说："国家社稷事情重大，我宁愿死了去事奉先皇，也不忍心眼睁睁看着朝廷动乱。"他到了殿门，又有人劝他说："殿下不要进去，怕会有变乱发生。"高睿说："我上不负苍天，死也无遗恨。"入宫后，见了

胡太后，太后重申百日后再让和士开赴任的旨意，高睿越发坚持自己的意见。出宫后，走到永巷，突然遇到兵士，把他扭送到华林园雀离佛院，下令大力士刘桃枝将他拉折杀害。高睿久掌朝政，清廉正直，很有操守，朝野上下觉得他冤枉为他痛惜。随后后主又下诏恢复和士开侍中、尚书左仆射的官职。娄定远赶忙归还和士开送给他的东西，还增加了一些别的珍宝贿赂和士开。

12 三月，齐主如晋阳。夏，四月，甲子，以并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乙丑，齐主还邺。

13 齐主年少，多嬖宠。武卫将军高阿那肱，素以谄佞为世祖及和士开所厚，世祖多令在东宫侍齐主，由是有宠；累迁并省尚书令，封淮阴王。

世祖简都督二十人[1]，使侍卫东宫，昌黎韩长鸾预焉，齐主独亲爱长鸾。长鸾，名凤，以字行，累迁侍中、领军，总知内省机密。

宫婢陆令萱者，其夫汉阳骆超，坐谋叛诛，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没为奴。齐主之在襁褓，令萱保养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宠于胡太后，宫掖之中，独擅威福，封为郡君，和士开、高阿那肱皆为之养子。齐主以令萱为女侍中[2]。令萱引提婆入侍齐主，朝夕戏狎，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武卫大将军。宫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从婢也，有宠于齐主；令萱欲附之，乃为之养母，荐为弘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开用事最久，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

宠。

齐主思祖珽，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3]。珽乃遗陆媪弟仪同三司悉达书曰："赵彦深心腹深沈，欲行伊、霍事，仪同姊弟岂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开亦以珽有胆略，欲引为谋主，乃弃旧怨，虚心待之，与陆媪言于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独在帝位者，祖孝征之力也[4]。人有功，不可不报。孝征心行虽薄，奇略出人，缓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无反心，请呼取，问以筹策。"齐主从之，召入，为秘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

士开谮尚书令陇东王胡长仁骄恣，出为齐州刺史。长仁怨愤，谋遣刺客杀士开。事觉，士开与珽谋之，珽引汉文帝诛薄昭故事[5]，遂遣使就州赐死。

14 五月，庚戌，周主如醴泉宫。

15 丁巳，以吏部尚书徐陵为左仆射。[6]

16 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纳妃沈氏，吏部尚书君理之女也。

17 辛亥，周主还长安。

18 八月，庚辰，盗杀周孔城防主[7]，以其地入齐。

九月，辛卯，周遣齐公宪与柱国李穆将兵趣宜阳[8]，筑崇德等五城。

19 欧阳纥在广州十余年，威惠著于百越。自华皎之叛，帝心疑之，征为左卫将军。纥恐惧，其下多劝之反，遂举兵攻衡州刺史钱道戢[9]。

帝遣中书侍郎徐俭持节谕旨。纥初见俭，盛仗卫，言

辞不恭。俭曰:"吕嘉之事[10],诚当已远,将军独不见周迪、陈宝应乎!转祸为福,未为晚也。"纥默然不应,置俭于孤园寺,累旬不得还。纥尝出见俭,俭谓之曰:"将军业已举事,俭须还报天子。俭之性命,虽在将军,将军成败,不在于俭,幸不见留。"纥乃遣俭还。俭,陵之子也。

冬,十月,辛未,诏车骑将军章昭达讨纥。

20 壬午,上享太庙。

21 十一月,辛亥,周郐文公长孙俭卒。

22 辛丑,齐以斛律光为太傅,冯翊王润为太保,琅邪王俨为大司马。十二月,庚午,以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庚辰,以中书监魏收为左仆射[11]。

23 周齐公宪等围齐宜阳,绝其粮道。

24 自华皎之乱,与周人绝,至是周遣御正大杜杲来聘,请复修旧好。上许之,遣使如周。

【注释】

①都督:北齐掌宫廷禁卫的左、右卫府和领左、右府,其御仗属官,各有正、副都督等员。

②女侍中:北魏女官名。相当于二品。

③海州: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

④祖孝征:祖珽,字孝征。

⑤薄昭:事见十四卷汉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

⑥左仆射:据《陈书·宣帝纪》,应为"右仆射。"译文从。

⑦孔城: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东魏置新城郡治此。北周置为孔城防。

⑧宜阳:在今河南宜阳县西。

⑨衡州:南朝梁置,治所在今广东英德县西北浛洸。南朝陈改为西衡州。

⑩吕嘉：事见二十卷汉武帝元鼎五年、六年（公元前112年、公元前111年）

⑪左仆射：据《北齐书·后主纪》，当为“右仆射”。

【译文】

12 三月，北齐国主高纬前往晋阳。夏，四月，初五，把并州尚书省改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初六，北齐国主回到邺城。

13 北齐国主高纬年纪很轻，有很多宠幸的嬖妾和宠臣。武卫将军高阿那肱，素来以善于逢迎巴结受到齐世祖与和士开的厚待，齐世祖常常叫他在东宫侍奉卫齐主高纬，因而深得宠信；屡经拔擢升至并省尚书令，进封淮阴王。

齐世祖曾选二十个都督，让他们去侍卫东宫，昌黎人韩长鸾是其中之一，齐主高纬唯独喜欢韩长鸾。韩长鸾，名凤，通常用表字，几经升迁担任侍中、领军，总掌内省机密。

有个叫陆令萱的宫婢，他的丈夫是汉阳人骆超，因谋反被杀，陆令萱被没入官府，发配到掖庭中当宫婢，她的儿子骆提婆，也没入官府为奴。北齐国主高纬还是婴儿时，由陆令萱当保姆。陆令萱乖巧狡猾，很会讨好谄媚，深得胡太后宠信，宫掖之中，唯独她作威作福，被封为郡君，和士开、高阿那肱都是她的干儿子，国主任命她为女侍中。陆令萱引荐骆提婆进宫侍奉国主，朝夕在一起嬉戏亲近，几经升迁官至并府仪同三司、武卫大将军。还有一个宫女穆舍利，本是斛律皇后的侍婢，也得到国主的宠爱；陆令萱为了趋附她，便当她的干妈，还向国主推荐她为弘德夫人，又叫儿子骆提婆冒姓穆。由于和士开在朝中掌权的时间最久，那些受国主宠信的大臣们都依附了他，借以巩固皇上对自己的宠信。

北齐国主思念祖珽，在他流放囚禁过程中被授职为海州刺史。祖珽给陆令萱的弟弟仪同三司陆悉达写信说：“赵彦深老谋深算，想仿效伊君、霍光那样行事，你们姐弟怎么能够平安，为什么不趁

早起用智谋之士呢?和士开也认为祖珽有胆略,想推荐他作出谋划策的人,于是抛弃旧怨,虑心待他,和陆令萱一起对齐主说:"文襄、文宣、孝昭三帝的儿子,都不能继位为国君。现在只有陛下得到帝位,这是祖考征出的力。人如果有功劳,不可不报答。祖孝征心地行为虽较轻薄,但是奇谋过人,遇有紧急事是有用之人。而且他已经双目失明一定不会有反心,请把他叫回来,让他出谋划策。"北齐国主采纳了和士开的建议,召回祖珽,任命他为秘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

和士开向后主进谗言,说尚书令陇东王胡长仁骄横放肆,后主便把胡长仁外放为齐州刺史。胡长仁怀恨在心,密谋派刺客暗杀和士开。事情被发现,和士开和祖珽商议,祖珽援引汉文帝诛杀母舅薄昭的旧例,于是国主派使者到齐州赐令胡长仁自尽。

14 五月,二十二日,北周国主前往醴泉宫。

15 二十九日,陈宣帝任命吏部尚书徐陵为尚书右仆射。

16 秋,七月,初四,陈朝皇太子陈叔宝纳沈氏为妃,她是吏部尚书沈君理的女儿。

17 二十四日,北周国主返回长安。

18 八月,二十三日,强盗杀了北周孔城城防长官,把孔城并入北齐。

九月,初五,北周派齐公宇文宪和柱国李穆带兵去宜阳,修筑崇德等五城。

19 欧阳纥在广州十多年,声威德惠闻名于百越。自华皎叛乱后,陈宣帝便心存疑虑,征召他为左卫将军。欧阳纥害怕了,部下多劝他反叛,于是他起兵攻打衡州刺史钱道戢。

陈宣帝派中书侍郎徐俭持符节前往,向他晓喻朝廷旨意。欧阳纥初次接见徐俭时,广布兵器和卫士,言辞极不恭敬。徐俭说:"吕嘉叛汉败亡的事,确实距今很远了,难道将军就没看见周迪、陈宝应不久前因为反叛而被杀的事情吗!转祸为福,现在还不算晚。"欧

阳纥默然不答，将徐俭安置在孤园寺，过了十几天还不让他回去。欧阳纥曾到孤园寺去看他，徐俭对欧阳纥说："将军已经举事了，我还得回去报告天子。我徐俭的性命虽握在将军手中，但将军的成败，却不在于我徐俭，希望不要再扣留我！"欧阳纥于是放徐俭回朝。徐俭是徐陵的儿子。

冬，十月，十五日，陈宣帝下诏，命车骑将军章昭达前往征讨欧阳纥。

20 二十六日，陈宣帝到太庙祭拜祖先。

21 十一月，二十六日，北周郐文公长孙俭逝世。

22 十六日，北齐任命斛律光为太傅，冯翊王高润为太保，琅邪王高俨为大司马。十二月，十五日，任命兰陵王高长恭为尚书令。二十五日，任命中书监魏收为尚书右仆射。

23 北周齐公宇文宪围攻北齐宜阳城，切断齐军运粮的通道。

24 自从华皎叛乱后，陈朝与北周断交，到现在北周才派御正大夫杜杲来访，请求和陈朝恢复以往的友好关系。陈宣帝答应了，派使者到北周回访。

二 年

1 春，正月，乙酉朔，齐改元武平。

2 齐东安王娄睿卒。

3 丙午，上享太庙

4 戊申，齐使兼散骑常侍裴谳之来聘。

5 齐太傅斛律光，将步骑三万救宜阳，屡破周军，筑统关、丰化二城而还[1]。周军追之，光纵击，又破之，获其开府仪同三司宇文英、梁景兴。二月，己巳，齐以斛律光为右丞

相、并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为太师，贺拔仁录尚书事。

6 欧阳纥召阳春太守冯仆至南海[2]，诱与同反。仆遣使告其母冼夫人。夫人曰："我为忠贞，经今两世，不能惜汝负国。"遂发兵拒境，帅诸酋长迎章昭达。

昭达倍道兼行，至始兴[3]。纥闻昭达奄至，恇扰不知所为，出顿湟口[4]，多聚沙石，盛以竹笼，置于水栅之外，用遏舟舰。昭达居上流，装舰造拍，令军人衔刀潜行水中，以斫笼，篾皆解，因纵大舰随流突之。纥众大败，生擒纥，送之；癸未，斩于建康市。

纥之反也，士人流寓在岭南者皆惶骇。前著作佐郎萧引独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5]，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己以行义，何忧惧乎！"纥平，上征为金部侍郎[6]。引，允之弟也[7]。

冯仆以其母功，封信都侯，迁石龙太守[8]，遣使持节册命冼氏为石龙太夫人，赐绣恍油骆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卤簿一如刺史之仪。

7 三月，丙申，皇太后章氏殂。

8 戊戌，齐安定武王贺拔仁卒。

9 丁未，大赦。

10 夏，四月，甲寅，周以柱国宇文盛为大宗伯。

11 周主如醴泉宫。

12 辛酉，齐以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

13 戊寅，葬武宣皇后于万安陵。

14 闰月，戊申，上谒太庙。

15 五月，壬午，齐遣使来吊。

16 六月，乙酉，齐以广宁王孝珩为司空。

17 甲辰，齐穆夫人生子恒。齐主时未有男，为之大赦。陆令萱欲以恒为太子，恐斛律后恨怒，乃白齐主，使斛律后母养之。

18 己丑，齐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为尚书右仆射。

【注释】

①二城：据章钰校记，十二行本、乙十一行本、孔本"城"字下有"以通宜阳粮道"六字。按：《北齐书·斛律光传》与校记略同。

②阳春：郡名。治所在今广东阳春县。　南海：郡名。治所在今广东广州市。

③始兴：郡名。治所在今广东韶关市东南莲花岭下。

④洭口：在今广东英德县西南连江口。

⑤管幼安：管宁（公元158～241年），字幼安。三国时隐士。曾依公孙度。后魏文帝征他为太中大夫，明帝时又征他为光禄勋，都固辞不就。　袁曜卿：袁涣，字曜卿，被吕布拘禁而不屈服，吕布败后归向曹操。

⑥金部侍郎：官名。属尚书省。掌财帛库藏出纳及市易、给赐等。

⑦允：萧允。见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清三年（公元549年）。

⑧石龙：郡名。治所在今广东化州县。

【译文】

二年（庚寅，公元570年）

1 春，正月，初一，北齐改年号为武平。

2 北齐东安王娄睿逝世。

3 二十二日，陈宣帝到太庙祭拜祖先。

4 二十四日，北齐派兼散骑常侍裴谳之到陈朝访问。

5 北齐太傅斛律光率三万名步骑兵来救援宜阳，多次击败北周

军队，还修筑统关、丰化两座城池，便收兵回去。北周军队追击他，斛律光反击，又打败了他们，俘虏北周的开府仪同三司宇文英、梁景兴。二月，十五日，北齐任命斛律光为右丞相、并州刺史，任城王高湝为太师，贺拔仁为录尚书事。

6 欧阳纥召阳春太守冯仆到南海，劝他一起谋反。冯仆派人告诉他的母亲冼夫人。冼夫人说："我们忠贞报国，已历两世，不能因为爱惜你而辜负了国家。"于是调兵在境内抵抗，并率领众酋长去迎接章昭达的官军。

章昭达日夜兼程，抵达始兴。欧阳纥听说章昭达突然到达，内心慌乱不知所措，只得领兵屯驻湟口，大量收集了沙子石块，用竹笼装着，放在水栅的外面，用来阻止船舰通行。章昭达军位于河的上游，命人装配船舰，制造"拍竿"，又命士兵口衔利刀潜入水中，用刀割竹笼篾片，篾片都散开了，随即驾大船顺流而下冲击欧阳纥营栅，欧阳纥部众大败，欧阳纥被活捉，押解回朝。二十九日，被斩于建康。

欧阳纥反叛时，侨居在岭南的士大夫都感到惶恐惊骇。前著作佐郎萧引却很平静，说："历史上的管宁、袁涣遇到变乱时，也只是安坐静待。君子只要能行为正直广施仁义，何必忧虑恐惧呢！"欧阳纥被平定后，陈宣帝征召萧引为金部侍郎。萧引是萧允的弟弟。

冯仆由于母亲冼夫人有功，被封为信都侯，升迁为石龙太守，朝廷派使者持符节册封冼夫人为石龙太夫人，赐给配有彩色帷幔、丝质绳网、用四匹马拉的车一辆，鼓钲箫笳等乐器一套，此外还有旌旗等物，她外出前导的仪仗，如刺史的仪制。

7 三月，十三日，陈朝皇太后章氏逝世。

8 十五日，北齐安定武王贺拔仁逝世。

9 二十四日，陈朝大赦。

10 夏，四月，初一，北周任命柱国宇文盛为大宗伯。

11 北周国主前往醴泉宫。

12 初八，北齐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

13 二十五日，陈朝将武宣皇后章氏安葬在万安陵。

14 闰四月，二十五日，陈宣帝到太庙祭拜祖先。

15 五月，三十日，北齐派使者到陈朝吊唁武宣皇后。

16 六月，初三，北齐任命广宁王高孝珩为司空。

17 二十二日，北齐穆夫人生下皇子高恒。当时北齐国主尚未有男孩子，因此大赦。陆令萱想立高恒为太子，但又担心斛律后忌恨恼怒，于是奏请后主，让斛律后担起母亲的责任负责抚养高恒。

18 初七，北齐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唐邕为尚书右仆射。

19 秋，七月[1]，齐立肃宗子彦基为城阳王，彦忠为梁郡王。甲寅，以尚书令兰陵王长恭为录尚书事，中领军和士开为尚书令，赐爵淮阳王。

士开威权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为之假子，与富商大贾同在伯仲之列。尝有一人士参士开疾，值医云："王伤寒极重[2]，应服黄龙汤[3]。"士开有难色。人士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须疑，请为王先尝之。"一举而尽。士开感其意，为之强服，遂得愈。

20 乙卯，周主还长安。

21 癸酉，齐以华山王凝为太傅。

22 司空章昭达攻梁，梁主与周总管陆腾拒之。周人于峡口南岸筑安蜀城，横引大索于江上，编苇为桥，以度军粮。昭达命军士为长戟，施于楼船上，仰割其索。索断，粮绝，因纵兵攻安蜀城，下之。

梁主告急于周襄州总管卫公直，直遣大将军李迁哲将兵救之。迁哲以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帅骑兵出南门，使步出北门，首尾邀击陈兵，陈兵多死。夜，陈兵窃于城西以梯登城，登者已数百人，迁哲与陆腾力战拒之，乃退。

昭达又决龙川宁朔堤[4]，引水灌江陵。腾出战于西堤，昭达兵不利，乃引还。

23 八月，辛卯，齐主如晋阳。

24 九月，乙巳[5]，齐立皇子恒为太子。

25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26 齐以广宁王孝珩为司徒，上洛王思宗为司空。复以梁永嘉王庄为开府仪同三司、梁王，许以兴复，竟不果。及齐亡，庄愤邑，卒于邺。

27 乙酉，上享太庙。

28 己丑，齐复威宗谥曰文宣皇帝，庙号显祖。

29 丁酉，周郑桓公达奚武卒。

30 十二月，丁亥，齐主还邺。

31 周大将军郑恪将兵平越嶲，置西宁州[6]。

32 周、齐争宜阳，久而不决。勋州刺史韦孝宽谓其下曰："宜阳一城之地，不足损益，两国争之，劳师弥年。彼岂无智谋之士，若弃崤东[7]，来图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于华谷及长秋筑城以杜其意[8]。脱其先我，图之实难。"乃画地形，具陈其状。晋公护谓使者曰："韦公子孙虽多，数不满百，汾北筑城，遣谁守之！"事遂不行。

齐斛律光果出晋州道[9]，于汾北筑华谷、龙门二城[10]。

光至汾东，与孝宽相见，光曰："宜阳一城，久劳争战。今已舍彼，欲于汾北取偿，幸勿怪也。"孝宽曰："宜阳，彼之要冲，汾北，我之所弃。我弃彼取，其偿安在！君辅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抚循百姓而极武穷兵，苟贪寻常之地，涂炭疲弊之民，窃为君不取也！"

光进围定阳[11]，筑南汾城以逼之[12]。周人释宜阳之围以救汾北。晋公护问计于齐公宪，宪曰："兄宜暂出同州以为声势[13]，宪请以精兵居前，随机攻取。"护从之。

【注释】

①七月：据《北齐书·后主纪》武平元年，"七月"下有"癸丑"两字。译文补出。癸丑为初二。

②王：时和士开已封淮阳郡王。

③黄龙汤：多年粪汁。

④龙川：又作龙陂。在今湖北江陵县北。

⑤乙巳：疑有误。

⑥西宁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县。

⑦崤东：指宜阳，因宜阳在崤山以东。

⑧华谷：在今山西稷山县西北化峪村。 长秋：在今山西新绛县西北泉掌镇。

⑨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

⑩龙门：城名。即今山西稷山县北古城。

⑪定阳：郡名。治所在今山西吉县。

⑫南汾城：在今山西吉县西北。

⑬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

【译文】

19 秋，七月，初二，北齐册封肃宗高演的儿子高彦基为城阳王，

高彦忠为梁郡王。初三,任命尚书令兰陵王高长恭为录尚书事,中领军和士开为尚书令,加赐爵位为淮阳王。

和士开声威权势日益盛大,朝中臣子不知廉耻的人,有的作他的干儿子,他们和富商大贾唯利是图的行为类似。其中有一个官员去问候和士开的病情,适逢医生说:"王患伤寒极为严重,当服用黄龙汤。"和士开听了面有难色,这个官员说:"这个东西很容易服食,王不用疑虑,请让我替您先尝一下。"说着果真将黄龙汤一饮而尽。和士开感激他的心意,勉强服用这黄龙汤,于是得以痊愈。

20 初四,北周国主返回长安。

21 二十二日,北齐任命华山王高凝为太傅。

22 陈朝司空章昭达进攻梁朝,梁朝国主萧岿和北周总管陆腾抗击。周人在西陵峡口的南岸构筑安蜀城,在长江上横牵几道大绳索,绳索上编织蒲苇当作桥梁,用来运军粮。章昭达命军士打造长戟,装在楼船上,从楼船上仰面割断大绳,绳索断了,周人的粮道便断绝了,他便挥军进攻安蜀城,攻下了。

梁朝国主向北周襄州总管卫公宇文直告急,宇文直派大将军李迁哲率兵前往救援。李迁哲派所属部众驻守江陵外城,自己亲率骑兵出江陵南门,又命步兵出江陵北门,两面夹攻陈朝军队,陈军死伤极重。到了夜里,陈朝士兵在城西悄悄架梯登城,登上城头的已有几百人,李迁哲和陆腾拼命抵抗,陈朝士兵才退走。

章昭达又溃决龙川的宁朔堤,引水灌入江陵城。陆腾率军从西堤出战,章昭达交战失利,于是率军退走。

23 八月,初十,北齐国王前往晋阳。

24 九月,乙巳日,北齐立皇子高恒为太子。

25 冬,十月,初一,出现日食。

26 北齐任命广宁王高孝珩为司徒,上洛王高思宗为司空。又任命梁朝的永嘉王萧庄为开府仪同三司,加封梁王,同意帮他复国,却未成功。及至北齐亡时,萧庄忧愤抑郁,死在邺城。

27 初五，陈宣帝到太庙祭拜祖先。

28 初九，北齐恢复威宗高洋谥号为文宣皇帝，庙号为显祖。

29 十七日，北周郑桓公达奚武逝世。

30 十二月，初八，北齐国主回到鄴城。

31 北周大将军郑恪领兵平定越嶲，在其地设置西宁州。

32 北周、北齐争夺宜阳城，久战未决。勋州刺史韦孝宽告诉部下说："宜阳一城之地，得或失关系不大，两个国家为争夺此城，兴师动众已有一年了。他们齐国难道没有有智谋的人，若放弃崤东，来攻汾水以北一带，我们一定会丧失国土。现在应及早在华谷和长秋筑城设防，以断了对方进犯的念头。若对方比我们先行动，我们再想图谋就很难了。"他于是画了地形图，向朝廷奏报了此事。晋公宇文护对他派去的使者说："韦公的子孙虽多，为数也不足百，在汾水以北筑城，让谁去守！"韦孝宽的筑城建议便没有实行。

北齐斛律光果然从晋州道出兵，在汾水北修筑华谷、龙门二城。斛律光到汾水东，和韦孝宽相见，斛律光说："宜阳一座城池，久劳两国攻战争夺，现在我们已经放弃它，想从汾水以北取得补偿，望你不要见怪。"韦孝宽说："宜阳是你们的边塞要冲，汾水以北是我方丢弃的。我丢你捡，哪里谈得上什么补偿！您辅佐幼主，位高望重，不安抚百姓却穷兵黩武，为了贪图得到一处寻常的地方，而使贫困疲惫的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为您着想觉得你实在不该如此！"

斛律光进军包围定阳，并筑南汾城来构成对定阳城的威胁。北周军队撤去宜阳围城部队，来援救汾水以北。晋公宇文护向齐公宇文宪请教解救的办法，宇文宪说："兄长最好暂时从同州出兵以壮大声势，让我率精兵打先锋，寻机会攻取城池。"宇文护采用了他的计策。

三 年

1 春,正月,乙丑,以尚书右仆射徐陵为左仆射。

2 丁巳,齐使兼散骑常侍刘环俊来聘。

3 辛酉,上祀南郊;辛未,祀北郊。

4 齐斛律光筑十三城于西境,马上以鞭指画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尝伐功。又与周韦孝宽战于汾北,破之。齐公宪督诸将东拒齐师。

5 二月,辛巳,上祀明堂。丁酉,耕藉田。

6 壬寅,齐以兰陵王长恭为太尉,赵彦深为司空,和士开录尚书事,徐之才为尚书令,唐邕为左仆射,吏部尚书冯子琮为右仆射,仍摄选。

子琮素谄附士开,至是,自以太后亲属,且典选,颇擅引用人,不复启禀,由是与士开有隙。

7 三月,丁丑,大赦。

8 周齐公宪自龙门渡河,斛律光退保华谷,宪攻拔其新筑五城。齐太宰段韶、兰陵王长恭将兵御周师,攻柏谷城[1],拔之而还。

9 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10 壬午,齐以琅邪王俨为太保。

11 壬辰,齐遣使来聘。

12 周陈公纯取齐宜阳等九城,齐斛律光将步骑五万赴之。

13 五月,癸亥,周使纳言郑诩来聘。

14 周晋公护使中外府参军郭荣城于姚襄城南、定阳城

西[2]，齐段韶引兵袭周师，破之。六月，韶围定阳城，周汾州刺史杨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时韶卧病，谓兰陵王长恭曰："此城三面重涧，皆无走路；唯虑东南一道耳，贼必从此出。宜简精兵专守之，此必成擒。"长恭乃令壮士千余人伏于东南涧口。城中粮尽，齐公宪总兵救之，惮韶，不敢进。敷帅见兵突围夜走，伏兵击擒之，尽俘其众。乙巳，齐取周汾州及姚襄城[3]，唯郭荣所筑城独存。敷，愔之族子也。

敷子素，少多才艺，有大志，不拘小节，以其父守节陷齐，未蒙赠谥，上表申理。周主不许，至于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斩之。素大言曰："臣事无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壮其言，赠敷大将军，谥曰忠壮，以素为仪同三司，渐见礼遇。帝命素为诏书，下笔立成，词义兼美，帝曰："勉之，勿忧不富贵。"素曰："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也。"

15 齐斛律光与周师战于宜阳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4]，捕虏千余人而还。军未至邺，齐主敕使散兵，光以军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劳，乃密通表，请遣使宣旨，军仍且进，齐朝发使迟留。军还，将至紫陌，光乃驻营待使。帝闻光军已逼，心甚恶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见，然后宣劳散兵。

【注释】

①柏谷城：在今河南宜阳县南。

②姚襄城：在今山西吉县西北黄河东岸。

③汾州：北周以南汾州改名，治所在定阳城（今山西吉县）。

④建安：戍所名。在宜阳城侧，今河南宜阳县西。

【译文】

三年(辛卯,公元571年)

1 春,正月,十七日,陈宣帝任命尚书右仆射徐陵为尚书左仆射。

2 初九,北齐派兼散骑常侍刘环俊来陈朝访问。

3 十三日,陈宣帝到南郊祭天。二十三日,到北郊祭地。

4 北齐斛律光在西部边境修筑十三座城池,他骑在马上用马鞭指画筑城的地势方位,向西拓展五百里疆土,然而他不曾夸耀自己的功劳。又和北周的韦孝宽在汾水以北交战,打败了韦孝宽。齐公宇文宪督率诸将东进,抗击北齐军队。

5 二月,初三,陈宣帝到明堂祭祀;十九日,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6 二十四日,北齐任命兰陵王高长恭为太尉,赵彦深为司空,和士开为录尚书事,徐之才为尚书令,唐邕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冯子琮为尚书右仆射,仍兼掌吏部铨选事务。

冯子琮一贯巴结依附和士开,到此时,他自以为是太后的亲属,而且主管选用官吏事务,于是常擅自引荐任用官吏,不再向上启奏,他因此与和士开有了矛盾。

7 三月,三十日,陈宣帝颁诏大赦。

8 北周齐公宇文宪从龙门渡过黄河,北齐斛律光退守华谷,宇文宪攻取斛律光新筑五城。北齐太宰段韶、兰陵王高长恭率兵抗击北周军队,攻打柏谷城,攻下该城后便退兵返回。

9 夏,四月,初一,出现日食。

10 初五,北齐任命琅邪王高俨为太保。

11 十五日,北齐派使者来陈朝访问。

12 北周陈公宇文纯攻下北齐宜阳等九城,北齐斛律光率步骑兵五万前往抵御。

13 五月,十七日,北周派纳言郑诩来陈朝访问。

14 北周晋公宇文护派中外府参军郭荣在姚襄城南、定阳城西筑

城，北齐段韶率兵袭击北周军队，打败了他们。六月，段韶围定阳城，北周汾州刺史杨敷坚守抵抗，不能攻克。段韶猛烈进攻，在外城屠城。这时段韶卧病在床，对兰陵王高长恭说："此城三面都是一道又一道溪涧，全无退路；只担心东南的那一条路，敌人必定从这条路突围逃走，应当挑选精兵专门防守，这样一定能够擒获突围逃走的敌人。"高长恭于是命令一千多名壮士在定阳城东南涧口设下埋伏。不久，定阳城中粮食耗尽，齐公宇文宪统领军队来援救，由于畏惧段韶，不敢前进。杨敷率领城中残余部队乘夜晚突围逃走，被高长恭设下的伏兵拦击，手下部众全部被俘获。十九日，北齐军队攻取北周汾州及姚襄城，只有郭荣构筑的城堡安然独存。杨敷是北齐尚书令杨愔的族子。

杨敷的儿子杨素，从小就多才多艺，有宏大的志向，又不拘泥于小节，因为父亲杨敷守节不降，而陷没于北齐，没有得到朝廷的赠官加谥，于是向朝廷呈上表章，为父亲申述。北周武帝不答允，杨素便反复上表，武帝大怒，命左右将他斩首。杨素竟大声说："臣事奉无道的天子，死是自己的本分！"武帝欣赏他出言豪壮，于是追赠杨敷为大将军，赐给"忠壮"的谥号，任命杨素为仪同三司，对他日渐礼遇。武帝叫杨素起草诏书，他下笔立成，文词内容都极佳。武帝说："好好努力，不愁不富贵。"杨素说："只怕富贵来逼臣，臣倒无心谋富贵。"

15 北齐斛律光和北周军队交战于宜阳城下，攻下北周建安等四个戍所，抓了一千多名俘虏而还。军队尚未到邺城，北齐国主高纬便下令要他解散部队。斛律光认为军中多立功者，尚未得到朝廷的慰劳，于是秘密上表，请求后主派使臣宣读圣旨加以慰劳，斛律光大军仍旧向邺城进发，朝廷发遣使者命他们停下来。大军回都，快要抵达紫阳，斛律光便扎营等待朝廷使者。后主听到斛律光大军已经逼近邺城，内心非常憎恶他，赶紧派舍人召斛律光入宫觐见，然后派人到营前宣旨慰劳，遣散部队。

16 齐琅邪王俨以和士开、穆提婆等专横奢纵，意甚不平。二人相谓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数步射人。向者暂对，不觉汗出；吾辈见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俨居北宫[1]，五日一朝，不得无时见太后。

俨之除太保也，余官悉解，犹带中丞及京畿。士开等以北城有武库，欲移俨于外，然后夺其兵权。治书侍御史王子宜，与俨所亲开府仪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刘辟强说俨曰："殿下被疏，正由士开间构，何可出北宫入民间也！"俨谓侍中冯子琮曰："士开罪重，儿欲杀之，何如？"子琮心欲废帝而立俨，因劝成之。

俨令子宜表弹士开罪，请禁推。子琮杂他文书奏之，帝主不审省而可之。俨诳领军库狄伏连曰："奉敕，令领军收士开。"伏连以告子琮，且请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必更奏。"伏连信之，发京畿军士，伏于神虎门外，并戒门者不听士开入。秋，七月，庚午旦，士开依常早参，伏连前执士开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台。"因遣军士护送。俨遣都督冯永洛就台斩之。

俨本意唯杀士开，其党因逼俨曰："事既然，不可中止。"俨遂帅京畿军士三千余人屯千秋门。帝使刘桃枝将禁兵八十人召俨，桃枝遥拜，俨命反缚，将斩之，禁兵散走。帝又使冯子琮召俨，俨辞曰："士开昔来实合万死，谋废至尊，剃家家发为尼[2]，臣为是矫诏诛之。尊兄若欲杀臣，不敢逃罪。若赦臣，愿遣姊姊来迎，臣即入见。"姊姊，

谓陆令萱也，俨欲诱出杀之。令萱执刀在帝后，闻之，战栗。

帝又使韩长鸾召俨，俨将入，刘辟强牵衣谏曰："若不斩穆提婆母子，殿下无由得入。"广宁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来，曰："何不入？"辟强曰："兵少。"延宗顾众而言曰："孝昭帝杀杨遵彦，止八十人。今有数千，何谓少？"

帝泣启太后曰："有缘，复见家家；无缘，永别！"乃急召斛律光，俨亦召之。

光闻俨杀士开，抚掌大笑曰："龙子所为，固自不似凡人！"入，见帝于永巷。帝帅宿卫者步骑四百，授甲，将出战，光曰："小儿辈弄兵，与交手即乱。鄙谚云：'奴见大家心死[3]。'至尊宜自至千秋门，琅邪必不敢动。"帝从之。

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来。"俨徒骇散。帝驻马桥上遥呼之，俨犹立不进，光就谓曰："天子弟杀一夫，何所苦！"执其手，强引以前，请于帝曰："琅邪王年少，肠肥脑满，轻为举措，稍长自不复然，愿宽其罪。"帝拔俨所带刀环，乱筑辫头，良久，乃释之。

收库狄伏连、高舍洛、王子宜、刘辟强、都督翟显贵，于后园支解，暴之都街。帝欲尽杀俨府文武职吏，光曰："此皆勋贵子弟，诛之，恐人心不安。"赵彦深亦曰："春秋责帅。"于是罪之各有差。

太后责问俨，俨曰："冯子琮教儿。"太后怒，遣使就内省以弓弦绞杀子琮，使内参以库车载尸归其家。自是太后常置俨于宫中，每食必自尝之。

【注释】

①北宫:在邺城北城。

②家家:北齐诸王呼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为"妹妹"。

③大家:奴仆称主人、臣妾称天子为大家。

【译文】

16 北齐琅邪王高俨看到和士开、穆提婆等人专横跋扈奢侈放纵,心中很不平。和士开、穆提婆两人商量说:"琅邪王目光炯炯有神,数步之外,他的眼神还凌厉射人,前不久只和他打了个照面,不知不觉就紧张得出汗了;我们朝见天子启奉都不至如此。"因此忌恨他,便将高俨从宫禁中调出到北宫居住,并限令五天入朝一次,不准他随时去拜见太后。

高俨被授职太保时,别的职务都被免掉了,只留兼御史中丞和京畿大都督两个职务。和士开等人因为北城有武库,想把高俨移居到北城以外,然后再削夺他的兵权。治书侍御史王子宜,和高俨的亲信开府仪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刘辟强一起劝高俨说:"殿下被疏远,正是由于和士开的挑拨离间造成的,现在怎能再迁出北宫移居到民间去呢!"高俨对侍中冯子琮说:"和士开罪大恶极,儿想杀掉他,您意下如何?"冯子琮一心想废掉后主高纬而另立高俨,因此劝说他办成这件事。

高俨令王子宜上奏章弹劾和士开,请求拘禁他并加以审讯。冯士琮把这份奏章夹杂在其他文书中一同上奏,齐后主没有仔细审阅就统统批准了。高俨欺骗领军将军库狄伏连说:"奉皇上敕令,叫领军拘禁和士开。"库狄伏连把这件事告诉了冯子琮,请他再向皇上奏报请示,冯子琮说:"琅邪王已经接到皇上的敕令,不必再奏请。"库狄伏连相信了,于是调发京畿部队,埋伏在神虎门外,并交待守门的人不要让和士开进神虎门。秋,七月,二十五日早晨,和士开按常例到宫中早朝,库狄伏连上前捉住和士开的手说:"今天有

一件大好事。"王子宜递给和士开一封公函，说："皇上有敕令，命王到御史台。"库狄伏连便派军士护送他去。高俨派都督冯永洛在御史台将和士开斩首。

高俨本想只杀死和士开一个人，他的党羽却逼他说："事已至此，不能半途而废。"高俨便率领京畿军士三千人驻扎在千秋门。后主派刘桃枝率领八十名禁兵把高俨召来，刘桃枝离高俨还很远就下拜施礼，高俨命人把他两手反绑，准备杀他，禁兵们吓得一哄而散。后主又派冯子琮去召高俨，高俨推辞说："和士开的罪行实该万死，他企图废黜天子，剃去亲生母亲头发，逼她做尼姑，臣为了这个缘故，假托陛下的诏命将他杀死。尊兄如果要杀臣，我不敢逃避罪责。如果能宽赦我，希望派姊姊来迎接，臣即入宫晋见。"他所说的"姊姊"，是指陆令萱，高俨想将她骗出来杀了。陆令萱手握刀子躲在后主背后，听到高俨要她出去迎接，吓得浑身发抖。

后主又派韩长鸾去召高俨，高俨准备进宫，刘辟强拉住他的衣服劝道："若不杀掉穆提婆母子，殿下不能进去。"广宁王高孝珩、安德王高延宗从西边走来，问道："为何不进去呢？"刘辟强说："兵太少了。"高延宗环顾周围军士，然后说："孝昭帝杀杨遵彦时，只有八十人。现在士众有几千人，怎能说少？"

后主哭着对太后说："如果还有缘份还会见到家家；没有缘份，就和您永别了！"于是急忙召斛律光，高俨也召斛律光。

斛律光听说高俨杀了和士开，拍手大笑说"龙子作事，自然不像一般人！"于是进宫，在永巷见到后主。后主率领在宫中宿卫的步骑兵四百人，授给铠甲，准备出战，斛律光说："小孩子们动干戈，刚一交手就会乱了阵。俗话说：'奴仆见主人，心里就沮丧。'陛下应该亲自去千秋门，琅邪王一定不敢行动。"后主便听从了。

斛律光走在前面做前导，派人先走出去高声叫道："天子驾到。"高俨一伙惊骇走散。后主在桥上勒住马远远地呼叫他们，高俨还站在那里不敢靠前，斛律光上前对他说："天子只杀一人，你有什

么可害怕的!"于是抓住他的手,硬拉着他向前,向后主求情说:"琅邪王年轻,肠肥脑满,行为轻率,年龄渐渐大些就不会这样了,希望能宽恕他。"后主拔出高俨所带的佩刀,用刀柄乱打他的头,过了很久,才放了他。

后主下令收捕库狄伏连、高舍洛、王子宜、刘辟强和都督翟显贵,在后园将他们肢解,然后在都城的大街上暴尸示众,后主要把高俨府里的文武官吏全部杀死,斛律光说:"这些人都是功臣贵戚的子弟,杀掉他们,恐怕引起人心不安。"赵彦深也说:"《春秋》里讲,军队不服从命令,责任在将帅。"于是根据情况对他们分别判罪。

太后责问高俨,高俨说:"是冯子琮教孩儿这样做的。"太后大怒,派使者到门下省用弓弦将冯子琮绞杀,派宦官用库车拉上他的尸体送回家中。从此,太后常常把高俨安排在宫中,每次吃东西要亲自先尝。

17 八月,己亥,齐主如晋阳。

18 九月,辛亥,齐以任城王湝为太宰,冯翊王润为太师。

19 己未,齐平原忠武王段韶卒。韶有谋略,得将士死力,出总军旅,入参帏幄,功高望重,而雅性温慎,得宰相体。事后母孝,闺门雍肃,齐勋贵之家,无能及者。

20 齐祖珽说陆令萱,出赵彦深为兖州刺史。齐主以珽为侍中。

陆令萱说帝曰:"人称琅邪王聪明雄勇,当今无敌;观其相表,殆非人臣。自专杀以来,常怀恐惧,宜早为之计。"

幸臣何洪珍等亦请杀之。帝未决，以食舆密迎珽，问之。珽称"周公诛管叔，季友鸩庆父[1]。"帝乃携俨之晋阳，使右卫大将军赵元侃诱俨执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见先帝爱王。今宁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为豫州刺史。

庚午，帝启太后曰："明旦欲与仁威早出猎[2]。夜四鼓，帝召俨，俨疑之。陆令萱曰："兄呼，儿何为不出！"俨出，至永巷，刘桃枝反接其手。俨呼曰："乞见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头负出，至大明宫，鼻血满面，拉杀之，时年十四，裹之以席，埋于室内。帝使启太后，太后临哭，十余声，即拥入殿。遗腹四男，皆幽死。

冬，十月，罢京畿府，入领军。

21 壬午，周冀公通卒。

22 甲申，上享太庙。

23 乙未，周遣右武伯谷会琨等聘于齐[3]。

24 齐胡太后出入不节，与沙门统昙献通，诸僧至有戏呼昙献为太上皇者。齐主闻太后不谨而未之信，后朝太后，见二尼，悦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昙献事亦发，皆伏诛。

己亥，帝自晋阳奉太后还邺，至紫陌，遇大风。舍人魏僧伽习风角，奏言："即时当有暴逆事。"帝诈云："邺中有变，"弯弓缠弭，驰入南城，遣宦者邓长颙幽太后于北宫，仍敕内外诸亲皆不得与胡太后相见。太后或为帝设食，帝亦不敢尝。

25 庚戌[4]，齐遣侍中赫连子悦聘于周。

26 十一月[5]，丁巳，周主如散关[6]。

27 丙寅，齐以徐州行台广宁王孝珩录尚书事；庚午，又以为司徒。癸酉，以斛律光为左丞相。

28 十二月，己丑，周主还长安。

29 壬辰，邵陵公章昭达卒。

30 是岁，梁华皎将如周，过襄阳，说卫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诸郡，民少国贫；朝廷兴亡继绝，理宜资赡，望借数州以资梁国。"直然之，遣使言状，周主诏以基、平、郢三州与之⑦。

【注释】

①季友鴥庆父：公元前662年，鲁庄公死，子般立。庄公庶兄庆父指使圉人荦杀子般，立闵公启方(庄公庶子，年八岁)。公元前660年，庆父杀闵公，庄公弟季友以闵公弟申出奔郑。庆父出奔莒。季友回国立申，为僖公，向莒索取庆父；庆父自杀。

②仁威：高俨字仁威。

③右武伯：官名。北周置左、右武伯，掌内卫、外卫禁令，兼六率之士。

④庚戌：《北齐书·后主纪》武平二年作"十一月庚戌"。庚戌为初六。

⑤十一月：以上"庚戌"为十一月，译文中可略。

⑥散关：即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地当秦岭南北交通要道，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

⑦基：基州，治所在今湖北钟祥县南。　平：平州，治所即今湖北当阳市。郢：郢州，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市西北。

【译文】

17 八月，二十四日，北齐国主前往晋阳。

18 九月，初六，北齐任命任城王高湝为太宰，冯翊王高润为太师。

19 十四日，北齐平原忠武王段韶逝世。段韶有智谋韬略，领兵能

得到将士们拼死效力，出朝能统率军队作战，入朝能参与重大决策，功劳大威望重，加上品性温和，言行谨慎，很有宰相的器度。侍奉后母极孝顺，闺门之内，和睦恭敬，北齐功臣贵戚之家，没有能比得上他的。

20 北齐祖珽劝说陆令萱，让她进言把赵彦深外放为兖州刺史。北齐后主任命祖珽为侍中。

陆令萱对后主说："人们都称道琅邪王聪明勇敢，当今无人可比；但看他的相貌仪表，决非是甘为人臣的人。自从他独断专行杀和士开以来，他常怀恐惧之心，陛下应该及早定计除掉他。"宠臣何洪珍等人也请求后主杀掉琅邪王高俨。后主拿不定主意，派人用装运食物的车子把祖珽秘密接进宫，向他问计。祖珽举"周公诛戮管叔，季友酖杀庆父"的故事来暗示。后主于是带高俨一同到晋阳，要右卫大将军赵元侃去诱捕高俨，赵元侃说："臣从前事奉先帝，见先帝疼爱琅邪王。今天我宁愿被处死，也不忍心干这件事。"后主外放赵元侃为豫州刺史。

二十五日，后主禀报太后说："明天早晨想同仁威早起外出打猎。"深夜四更时分，后主派人来催高俨，高俨心中疑虑。陆令萱说："兄长叫你，儿为何不出去？"高俨出宫，走到永巷，刘桃枝扑上去反绑他的双手，高俨大声叫喊："让我去见母亲、兄长！"刘桃枝马上用衣袖塞住他的口，把他的衣袍翻过来蒙住他的头，将他背出去，走到大明宫，高俨鼻血喷流满面，刘桃枝用力将他摧折而死，高俨时年十四岁。刘桃枝将高俨的尸体用草席包裹，掩埋在室内，后主派人启奏太后，太后临丧痛哭，刚哭十几声，就被人簇拥着回到殿内。高俨有四个遗腹子，后来都被幽禁而死。

冬，十月，北齐撤消京畿大都督府，并入领军府。

21 初八，北周冀公宇文通逝世。

22 初十，陈宣帝到太庙祭拜祖先。

23 二十一日，北周派遣右武伯谷会琨等访问北齐。

24 北齐胡太后不守贞节，和僧人统领昙献私通，僧侣们甚至有人戏称昙献为太上皇。北齐后主听说太后行为不检点，起初还不敢相信，后来有一次进太后宫朝见太后，看见两个尼姑，心里很喜爱，就召她们来，结果发现竟然是男子。于是太后私通昙献的事便暴露了，昙献等人都被处死。

二十五日，齐后主从晋阳宫奉迎太后回邺城，走到紫陌，遇到大风。舍人魏僧伽精通占卜吉凶之术，面奏后主说："立刻会有暴乱叛逆的事件发生。"后主谎称"邺城中有变故"，说完，一方面拉足弓弦绷紧弓梢，骑马先驰入邺城的南城，一方面派太监邓长颙把太后幽禁在北宫，并下令内外所有亲戚都不能跟太后相见。有时候太后为后主准备的食物，后主也不敢尝。

25 十一月，初六，北齐派遣侍中赫连子悦到北周访问。

26 十三日，北周国主前往散关。

27 二十二日，北齐任命徐州行台、广宁王高孝珩为录尚书事；二十六日，又任命高孝珩为司徒。二十九日，任命斛律光为左丞相。

28 十二月，十六日，北周国主返回长安。

29 十九日，陈朝邵陵公章昭达逝世。

30 这年，梁朝的华皎准备到北周，路过襄阳，对卫公宇文直说："梁主已经失去江南各郡，人民少，国家穷，北周以兴复亡国、延续绝代为己任，那么理当资助补给梁国，希望借给数州之地，以帮助梁国。"宇文直认为他说得对，便派人向朝廷报告详情，北周国主下诏把基、平、郢三州给梁朝。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一

陈纪五　起玄黓执徐，尽阏逢敦牂，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

太建四年

1 春，正月，丙午，以尚书仆射徐陵为左仆射，中书监王励为右仆射。

2 己巳，齐主祀南郊。

3 庚午，上享太庙。

4 辛未，齐主赠琅邪王俨为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又以俨妃李氏为楚帝后。

5 二月，癸酉，周遣大将军昌城公深聘于突厥，司宾李除、小宾部贺遂礼聘于齐[1]。深，护之子也。

6 己卯，齐以卫菩萨为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书高元海为尚书左仆射[2]。

7 乙酉,封皇子叔卿为建安王。

8 庚寅,齐以尚书左仆射唐邕为尚书令,侍中祖珽为左仆射。初,胡太后既幽于北宫,珽欲以陆令萱为太后,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3]。且谓人曰:"陆虽妇人,然实雄杰,自女娲以来,未之有也。"令萱亦谓珽为"国师"、"国宝",由是得仆射。

9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10 初,周太祖为魏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殂,皆受晋公护处分,凡所征发,非护书不行。护第屯兵侍卫,盛于宫阙。诸子、僚属皆贪残恣横,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无所关预,人不测其浅深。

护问稍伯大夫庾季才曰[4]:"比日天道何如?"季才对曰:"荷恩深厚,敢不尽言。顷上台有变[5],公宜归政天子,请老私门。此则享期颐之寿,受旦、奭之美,子孙常为藩屏。不然,非复所知。"护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辞未获免耳。公既为王官,可依朝例,无烦别参寡人也。"自是疏之。

卫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于护;及沌口之败,坐免官,由是怨护,劝帝诛之,冀得其位。帝乃密与直及右宫伯中大夫宇文神举、内史下大夫太原王轨、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谋之[6]。神举,显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

帝每于禁中见护,常行家人礼,太后赐护坐,帝立侍于旁。丙辰,护自同州还长安,帝御文安殿见之。因引护入含仁殿谒太后,且谓之曰:"太后春秋高,颇好饮酒,虽屡

谏，未蒙垂纳。兄今入朝，愿更启请。”因出怀中酒诰授之，曰：“以此谏太后。”护既入，如帝所戒读酒诰；未毕，帝以玉斑自后击之，护踣于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惧，斫不能伤。卫公直匿于户内，跃出，斩之。时神举等皆在外，更无知者。

帝召宫伯长孙览等，告以护已诛，今收护子柱国谭公会、大将军莒公至、崇业公静、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并柱国北地侯龙恩、龙恩弟大将军万寿、大将军刘勇、中外府司录尹公正、袁杰、膳部下大夫李安等，于殿中杀之。览，稚之孙也。

初，护既杀赵贵等，侯龙恩为护所亲，其从弟开府仪同三司植谓龙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系于数公。若多所诛戮以自立威权，岂唯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缘此而败，兄安得知而不言！”龙恩不能从。植又承间言于护曰：“公以骨肉之亲，当社稷之寄，愿推诚王室，拟迹伊、周，则率土幸甚！”护曰：“我誓以身报国，卿岂谓吾有他志邪！”又闻其先与龙恩言，阴忌之，植以忧卒。及护败，龙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为忠，特免其子孙。

大司马兼小冢宰、雍州牧齐公宪，素为护所亲任，赏罚之际，皆得参预，权势颇盛。护欲有所陈，多令宪闻奏，其间或有可不，宪虑主相嫌隙，每曲而畅之，帝亦察其心。及护死，召宪入，宪免寇拜谢；帝慰勉之，使诣护第收兵符及诸文籍。卫公直素忌宪，固请诛之，帝不许。

护世子训为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国越公盛乘传征

训，至同州，赐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还，遣开府仪同三司宇文德贵玺书就杀之。护长史代郡叱罗协、司录弘农冯迁及所亲任者，皆除名。

丁巳，大赦，改元。

以宇文孝伯为车骑大将军，与王轨并加开府仪同三司。初，孝伯与帝同日生，太祖爱之，养于第中，幼与帝同学。及即位，欲引致左右，托言欲与孝伯讲习旧经，故护弗之疑也，以为右侍上士，出入卧内，预闻机务。孝伯为人，沈正忠谅，朝政得失，外间细事，无不使帝闻之。

帝阅护书记，有假托符命妄造异谋者，皆坐诛；唯得庾季才书两纸，盛言纬候灾祥，宜返政归权，帝赐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迁太中大夫。

癸亥，以尉迟迥为太师，柱国窦炽为太傅，李穆为太保，齐公宪为大冢宰，卫公直为大司徒，陆通为大司马，柱国辛威为大司寇，赵公招为大司空。

时帝始亲览朝政，颇事威刑，虽骨肉无所宽借。齐公宪虽迁冢宰，实夺之权。又谓宪侍读裴文举曰[7]："昔魏末不纲，太祖辅政；及周室受命，晋公复执大权；积习生常，愚者谓法应如是。岂有年三十天子而可为人所制乎！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8]。'一人，谓天子耳。卿虽陪侍齐公，不得遽同为臣，欲死于所事。宜辅以正道，劝以义方，辑睦我君臣，协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举咸以白宪，宪指心抚几曰："吾之夙心，公宇不知！但当尽忠竭节耳，知复何言。"

卫公直，性浮诡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请为大司马，欲据兵权。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长幼有序，岂可返居下列！"由是用为大司徒。

【注释】

①司宾：官名。同《周礼》大行人之职，掌天子诸侯间的重大交际礼仪。小宾部：官名。同《周礼》小行人之职，掌接待宾客，职位次于司宾。

②尚书左仆射：据《北齐书·后主纪》，应为"尚书右仆射"。

③保太后：事见一百二十卷宋帝元嘉二年（公元425年）。

④稍伯大夫：官名。同《周礼》稍人之职，掌都鄙修治沟涂之事。稍，指离王城三百里的地域。

⑤上台：《隋书·天文志上》："三台六星，两两而居，三公之位也。西近文昌二星，谓之上台。"

⑥右宫伯中大夫：官名。掌王宫宿卫次舍之事。内史下大夫：官名。掌诏王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法及策命等事。右侍上士：官名。北周为左、右宫伯之属官。掌御宴之禁。

⑦侍读：官名。北周诸王有侍读之官，掌讲读经史等事。

⑧"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语见《诗·大雅·烝民》。

【译文】

陈纪五　起壬辰（公元572年），止甲午（公元574年），共三年。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

太建四年（壬辰，公元572年）

1 春，正月，初三，陈宣帝任命尚书仆射徐陵为尚书左仆射，中书监王励为尚书右仆射。

2 二十六日，北齐国主到南郊祭天。

3 二十七日，陈宣帝到太庙祭拜祖先。

4 二十八日，北齐国主追赠琅邪王高俨为楚恭哀帝，以此来安慰

太后，又封高俨妃李氏为楚帝后。

5 二月，初一，北周派大将军、昌城公宇文深到突厥访问，司宾李除、小宾部贺遂礼到北齐访问。宇文深，是宇文护的儿子。

6 初七，北齐任命卫菩萨为太尉。初九，任命并省吏部尚书高元海为尚书右仆射。

7 十三日，陈宣帝册封皇子陈权卿为建安王。

8 十八日，北齐任命尚书左仆射唐邕为尚书令，侍中祖珽为尚书左仆射。当初，胡太后被幽禁在北宫，祖珽想立陆令萱为太后，替陆令萱在齐主面前讲述魏太武帝拓跋焘尊立保姆窦氏为保太后的往事，并且对人说："陆令萱虽然是个妇人，却实际上是个英雄豪杰，自从女娲以来，还没有这样杰出的女性。"陆令萱也吹捧祖珽为"国师"、"国宝"，祖珽因此晋升为尚书左仆射。

9 三月，初一，出现日食。

10 当初，北周太祖宇文泰担任西魏宰相时，曾设置左右十二军，统属相府管辖；太祖死后，十二军都归晋公宇文护调度指挥。凡是军队征发调动，非得有宇文护的签署不可。宇文护府第四周驻兵守卫，人数比皇宫还多。他的几个儿子和僚属都贪婪残暴、为所欲为，士民以之为患。北周国主对这些情况隐忍退避一点也不干涉，人们都看不出他的深浅。

宇文护问稍伯大夫庾季才说："近日天象如何？"庾季才回答说："我受您大恩，怎敢不尽我所知都告诉您呢。最近，上台二星有异常变化，不利宰相，晋公您当归政给天子，请求告老回乡。只有这样才能安享晚年，像周公旦、召公奭那样得到美名，子子孙孙也将享有封邑，常为王室藩臣。否则，后果就不是我能预料得到的了。"宇文护沉吟了许久，才说："我的本意也是如此，但是推辞却未得恩准。你既是天子的官吏，可以依照朝廷礼制只去朝拜天子，你不用专门来拜谒寡人了！"从此就疏远了他。

卫公宇文直，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同母兄弟，他和宇文护非常

亲近；自从在沌口打了败仗，被免职后，便开始怨恨宇文护，还劝武帝杀他，企图取代他的职位。武帝便秘密和宇文直、右宫伯中大夫宇文神举、内史下大夫太原人王轨、右侍上士宇文孝伯商议。宇文神举是宇文显和的儿子；宇文孝伯是安化公宇文深的儿子。

武帝每次在皇宫中见到宇文护，都要行家人之礼。太后赐坐给宇文护，武帝就站在旁边。十四日，宇文护由同州返回长安，武帝亲自到文安殿见他，顺便引领他进含仁殿拜谒太后，并对他说："太后年事已高，却很爱喝酒，我虽然多次劝她，她也没有听从。兄长您今天拜见时，望能再启奏劝谏。"于是从怀中拿出《酒诰》交给宇文护，说："用这《酒诰》来劝谏太后。"宇文护进殿后，按武帝的嘱咐向太后诵读《酒诰》；尚未读完，武帝便从背后用玉笏打他，宇文护倒在地上。武帝命令太监何泉用御刀砍他，何泉惶恐惧怕，未砍伤宇文护。卫公宇文直先已躲藏在门内，此时一跃而出，杀了宇文护。这时宇文神举等都在外面，再无人知道了。

武帝召见宫伯长孙览等人，告诉他们宇文护已被处死，下令拘捕宇文护的儿子柱国谭公宇文会、大将军莒公宇文至、崇业公宇文静、正平公宇文乾嘉和他的弟弟宇文乾基、宇文乾光、宇文乾蔚、宇文乾祖、宇文乾威，连同宇文护党羽柱国北地人侯龙恩及其弟弟大将军侯万寿、大将军刘勇、中外府司录尹公正、袁杰、膳部下大夫李安等人，在殿中将他们杀死。长孙览，是长孙稚的孙子。

当初，宇文护杀了赵贵等人，侯龙恩得到宇文护的亲信，他的堂弟开府仪同三司侯植对他说："武帝年轻，社稷安危全靠几位公侯大臣，如果想通过对他们多次诛杀来树威，非但国家危如累卵，怕连我们的宗族也会因此而败亡，堂兄怎可明知而不去劝谏晋公呢？"侯龙恩不肯听从他的话。侯植又伺机对宇文护说："晋公您以骨肉之亲，承担国家的重托，希望您竭诚效忠王室，遵循伊尹、周公的榜样，那么境域之内都会感到幸运！"宇文护说："我发誓以身报效国家，您怎么说我另有所图呢？"宇文护又听到他以前对侯龙恩

说的话,便暗中忌恨他,侯植因此事忧惧而亡。到宇文护败亡,侯龙恩兄弟也都被处死,高祖因为侯植的忠诚,特意赦免了侯植的子孙。

大司马兼小冢宰、雍州牧齐公宇文宪素为宇文护所亲近和重用,每当宇文护在决定给谁迁赏或黜罚的时候,宇文宪都能参预其事,所以宇文宪的权势也很大。宇文护有什么上奏的事,都请宇文宪向武帝转达奏报,其中有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宇文宪顾虑武帝和丞相之间会产生猜疑造成怨恨,常常婉转地加以协调疏通,武帝也察觉到他的苦心。宇文护去世后,武帝召见宇文宪,宇文宪脱帽向武帝谢罪;武帝安慰勉励他,派他前往宇文护的宅第搜取兵符和各种文书簿籍。卫公宇文直一向忌恨宇文宪,一再请求武帝杀他,武帝不同意。

宇文护的大儿子宇文训任蒲州刺史,在事发的当天夜晚,武帝派柱国越公宇文盛乘车去征召宇文训,行至同州,赐令他自尽。宇文护的另一个儿子昌城公宇文深出使突厥尚未归来,武帝派开府仪同三司宇文德带着诏书前往突厥将他就地处决。宇文护丞相府长史代郡人叱罗协、司录弘农人冯迁和别的亲信,全都受到革职除名的处分。

十五日,北周大赦,改年号。

北周武帝任命宇文孝伯为车骑大将军,和王轨同授开府仪同三司。当初,宇文孝伯和武帝同日而生,太祖宇文泰非常喜欢他,把他养在自己府第里,宇文孝伯从小就跟武帝一起念书上学。武帝当上皇帝后,想将其引为近臣,便托言说自己要和宇文孝伯共同探讨学习古代的经书,是以宇文护一点也不怀疑,让他担任右侍上士,出入于卧室内,参预宫廷的机密事务。宇文孝伯为人正直忠诚,大凡政务的得失,外面的小事,他都设法让武帝知道。

武帝翻阅宇文护的文书记录,发现有假托符命,企图制造异谋的人,都判罪处死;唯独得到庾季才写给宇文护的信,上面备言星

象节令变化的灾难吉祥，劝宇文护归政武帝，武帝赐给庾季才小米三百石，布帛二百段，提升他做太中大夫。

二十一日，武帝任命尉迟迥为太师，柱国窦炽为太傅，李穆为太保，齐公宇文宪为大冢宰，卫公宇文直为大司徒，陆通为大司马，柱国辛威为大司寇，赵公宇文招为大司空。

这时武帝开始亲览朝政，颇用严刑峻法，即使是骨肉至亲，也不宽容饶恕。齐公宇文宪虽然名义上升作冢宰，实际上被削夺了实权。武帝又对宇文宪的侍读裴文举说："以前魏朝末年，国君不能掌握国政大纲，是以才有太祖辅政；等到北周朝建立，晋公宇文护又专揽大权；积习成了常规，愚人还说理当如此。哪里有年已二十岁的天子还受人控制的道理！《诗经》中说：'从早到晚都不懈怠，为的只是事奉一个人。'一个人，指的就是天子。您虽然陪伴事奉齐公，不应只把自己当做他的臣子，仅仅想尽心于自己的职事。而应用正道去辅佐他，拿正义的事理来劝导他，让我们君臣和睦，使我们兄弟同心，不要让他自招嫌疑。"裴文举把这些话都讲给宇文宪听，宇文宪指着自己的胸口拍着小桌子说："我生平之志，您难道不知道！我只会竭尽忠诚贞节报效国君罢了，我不知还有什么话可以表明我的心迹。"

卫公宇文直，生性浮躁诡诈，贪婪凶狠，一心想取代宇文护做大冢宰；结果自己没有得到，心中怏怏不乐；便又要求做大司马，想掌兵权。武帝揣测到他的心意，对他说："你们兄弟长幼有次序，怎么能当哥哥的反而位居弟弟之下！"因此改用他为大司徒。

11 夏，四月[1]，周遣工部成公建、小礼部辛彦之聘于齐[2]。

12 庚寅,周追遵略阳公为孝闵皇帝。

13 癸巳,周立皇子鲁公赞为太子,大赦。

14 五月,癸卯,五励卒。

15 齐尚书右仆射祖珽,势倾朝野,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恶之,遥见,辄骂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计!"又尝谓诸将曰:"兵马处分,赵令恒与吾辈参论[3]。盲人掌机密以来,全不与吾辈语,正恐误国家事耳。"光尝在朝堂垂帘坐,珽不知,乘马过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尔!"后珽在内省,言声高慢,光适过,闻之,又怒。珽觉之,私赂光从奴问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叹曰[4]:'盲人入,国必破矣。'"

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许。齐王赐提婆晋阳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帝以来常种禾,饲马数千匹,以拟寇敌。今赐提婆,无乃阙军务也!"由是祖、穆皆怨之。

斛律后无宠,珽因而间之。光弟羡,为都督、幽州刺史、行台尚书令,亦善治兵,士马精强,鄣候严整,突厥畏之,谓之"南可汗"。光长子武都,为开府仪同三司、梁·兖二州刺史。

光虽贵极人臣,性节俭,不好声色,罕接宾客,杜绝馈饷,不贪权势。每朝廷会议,常独后言,言辄合理。或有表疏,令人执笔,口占之,务从省实。行兵仿其父金之法,营舍未定,终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脱介胄,常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挝背,未尝妄杀,众皆争为之死。自结发从军,未尝败北,深为邻敌所惮。周勋州刺史韦孝宽

密为谣言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5]。"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令谍人传之于邺，邺中小儿歌之于路，珽因续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绕舌老母不得语。"使其妻兄郑道盖奏之。帝以问珽，珽与陆令萱皆曰："实闻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谓臣也，与国同忧。"绕舌老母，似谓女侍中陆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将，明月声震关西，丰乐威行突厥[6]，女为皇后，男尚公主，谣言甚可畏也。"帝以问韩长鸾，长鸾以为不可，事遂寝。

珽又见帝，请间，唯何洪珍在侧，帝曰："前得公启，即欲施行，长鸾以为无此理。"珽未对，洪珍进曰："若本无意则可；既有此意而不决行，万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犹未决。会丞相府佐封士让密启云："光前西讨还，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将行不轨，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僮奴千数，每遣使往丰乐、武都所，阴谋往来。若不早图，恐事不可测。"帝遂信之，谓何洪珍曰："人心亦大灵，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变，令洪珍驰召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不从命。"珽请："遣使赐以骏马，语云：'明日将游东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谢，因而执之。"帝如其言。

六月[7]，戊辰，光入，至凉风堂，刘桃枝自后扑之，不仆。顾曰："桃枝常为如此事。我不负国家。"桃枝与三力士以弓弦罥其颈[8]，拉而杀之，血流于地，铲之[9]，迹终不灭。于是下诏称其欲反，并杀其子开府仪同三司世雄、仪同三司恒伽。

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录光家[10]。珽于都省问所得物[11]，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赐矟二。"珽厉声曰："更得何物？"曰："得枣杖二十束，拟奴仆与人斗者，不问曲直，即杖之一百。"珽大惭，乃下声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为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贤宰相尚死，我何惜余生！"

齐主遣使就州斩斛律武都，又遣中领军贺拔伏恩乘驿捕斛律羡，仍以洛州行台仆射中山独孤永业代羡，与大将军鲜于桃枝发定州骑卒续进。伏恩等至幽州，门者曰："使人衷甲，马有汗，宜闭城门。"羡曰："敕使岂可疑拒！"出见之。伏恩执而杀之，初，羡常以盛满为惧，表解所职，不许。临刑，叹曰："富贵如此，女为皇后，公主满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败！"及其五子伏护、世达、世迁、世辨、世酋皆死。

周主闻光死，为之大赦。

祖珽与侍中高元海共执齐政。元海妻，陆令萱之甥也，元海数以令萱密语告珽。珽求为领军，齐主许之，元海密言于帝曰："孝征汉人，两目又盲，岂可为领军！"因言珽与广宁王孝珩交结，由是中止。珽求见，自辨，且言："臣与元海素嫌，必元海谮臣。"帝弱颜，不能讳，以实告之，珽因言元海与司农卿尹子华等结为朋党。又以元海所泄密语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为郑州刺史。子华等皆被黜。

珽自是专主机衡，总知骑兵、外兵事[12]，内外亲戚，皆得显位。帝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论

决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

【注释】

①四月：据《周书·武帝纪》建德元年夏四月己卯，"遣工部代公达、小礼部辛彦之使于齐。"己卯，为"初八"。

②工部：官名。掌工程。　成公建：应为"代公达"，见上注①。　小礼部：礼部属官。佐掌礼仪、祭享、贡举等事。

③赵令：指赵彦深。为尚书令，以官职称呼。

④相王：即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

⑤明月：斛律光，字明月。

⑥丰乐：斛律羡，字丰乐。

⑦六月：据《北齐书·后主纪》武平三年："秋七月戊辰，诛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台、荆山公丰乐。"然纪日疑有误。

⑧罥（juàn 绢）：缠绕。

⑨铲（chǎn 产）：削去，铲平。

⑩二千石郎：官名。北齐官制，二千石郎掌畿外得失等事。

⑪都省：即尚书都省。北齐之制，录尚书事、尚书令、尚书仆射总理六尚书事，称为都省。

⑫外兵：北齐之制：尚书郎有中兵、外兵，各分左右。左外兵掌河南及潼关以东各州，右外兵掌河北及潼关以西各州丁帐及发召征兵等事。

【译文】

11 夏，四月，初八，北周派工部代公宇文达、小礼部辛彦之前往北齐访问。

12 十九日，北周追尊略阳公宇文觉为孝闵皇帝。

13 二十二日，北周册立皇子鲁国公宇文赞为太子，大赦全国。

14 五月，初二，陈朝尚书右仆射王劢逝世。

15 北齐尚书右仆射祖珽权倾朝野，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很讨厌他，远远瞧见，就骂他说："使得国家多事、贪得无厌的小人，又要出

什么坏主意!"他还对诸将领说:"军事兵马的调度,尚书令赵彦深还常常和我们一起商讨。自从这个瞎子掌管机密后,全都不告诉我们了,只怕他这样下去会误了国事!"斛律光曾坐在朝堂上的帘子后面,祖珽不知道他在,骑马从他的面前过去,斛律光大怒道:"这小人竟敢如此!"后来祖珽在门下省,说话声音高昂傲慢,斛律光正巧路过,听到他说话的腔调,又大怒。祖珽发觉后,私下贿赂斛律光的随从奴仆了解事情的起因,奴仆说:"自您掌权后,相王每晚都抱着双膝长叹说:'瞎子入朝,国家完了。'"

穆提婆请求娶斛律光的妾所生的女儿,斛律光不答应。齐王赐给穆提婆晋阳地方的田地,斛律光上朝时说:"这些田地,自神武帝以来种的都是稻谷,养有几千匹马,是用来防御入侵外敌的。现在把这些田地赏赐给穆提婆,岂不是有损国家军务吗?"自此祖珽、穆提婆都怨恨他。

斛律皇后不被宠幸,祖珽因而设法离间齐后主跟斛律光的关系。斛律光的弟弟斛律羡官拜都督、幽州刺史、行台尚书令,善于治军,士兵马匹都精干强壮,设置的要塞上的了望台规范严整,突厥很怕他,叫他"南可汗"。斛律光的长子斛律武都官拜开府仪同三司、梁·兖二州刺史。

斛律光虽然地位显贵,达到人臣极点,但他生性节俭,不好声色,也很少结交宾客,杜绝馈赠,不贪权势。每逢朝廷议政,他常在最后才发意见,发言总是切合事理。有时要上表章奏疏,命人执笔记录,自己口述,务求言简意明。行军作战,仿效他父亲斛律金的作法,部队的营房还没有安排好,自己决不先入帐幕休息;有时整天都不坐一下,不脱铠甲头盔,打仗时总是身先士卒。士兵有罪过只用大杖击背作为处罚,从没有胡乱杀人,所以他领的部队都争着为他效力。他自从年轻时参加军队以来,从未吃过败仗,敌国都非常害怕他。北周勋州刺史韦孝宽暗中编造歌谣说:"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说:"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派间谍把这些歌

谣传到邺城，让城中孩童沿路歌唱。祖珽又加编了两句歌谣："盲老公背受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让他的内兄郑道盖奏报北齐后主。后主向祖珽询问这件事，祖珽和陆令萱都说："确实听到有这样的歌谣。"祖珽因而向后主解释歌谣的寓意："百升就是斛。盲老公，是指微臣，和国家同忧愁。饶舌老母，似乎指的是女侍中陆令萱。况且斛律氏几代都是大将，斛律光字明月，明月声震关西；斛律羡字丰乐，丰乐威行突厥。女儿是皇后，儿子娶公主，歌谣使人生畏。"后主又向韩长鸾询问这些情况，韩长鸾认为不会是这样，这件事才搁置下来。

祖珽又去见后主，请求屏退左右，这时只留下何洪珍一人在身边，后主说："前不久接到你的启奏，就准备行动，韩长鸾认为斛律氏必无谋反的道理。"祖珽还没有答话，何洪珍便插话说："如果本来没有除掉斛律光的意图，那也就算了；既然有这种意图却不决定行动，万一走露了风声，怎么办？"后主说："何洪珍的话有道理。"但是仍然没有拿定主意。这时正巧丞相府佐封士让呈上一封密启说："斛律光以前西征班师回朝，皇上敕令要他解散士卒，斛律光却率兵逼近都城，图谋不轨，事情没有成功而停止。他家里私藏弓弩铠甲，僮仆奴婢数以千计，经常派遣使者到斛律丰乐、斛律武都处，阴谋往来，如果不及早设法除掉他，恐怕事情难于预测。"后主于是相信斛律光有谋反之事，便对何洪珍说："人心也是非常灵验，我以前怀疑他要谋反，果然如此。"后主生性懦弱胆小，担心马上有变乱发生，即刻命何洪珍驰马召来祖珽，告诉他说："我要召见斛律光，又怕他不肯从命。"祖珽献计说："陛下只要派遣使者赐给他骏马，告诉他说：'明天准备去东山游玩，王可以骑这匹马和我同行。'斛律光一定会进宫向陛下道谢，我们便可趁此机会逮捕他。"后主便按照祖珽的计策去做。

六月，戊辰日，斛律光果然进宫，走到凉风堂时，刘桃枝从他背后扑上去，斛律光没有跌倒，回过头斥责道："刘桃枝你常常做这样

的事，可是我没有辜负国家。"刘桃枝和另外三个大力士用弓弦缠住他的脖子，用力将他勒死，血流满地，要铲掉它，血迹始终留在地上。于是下诏说斛律光想谋反，并下令将他的儿子开府仪同三司斛律世雄、仪同三司斛律恒伽都处死。

祖珽派二千石郎邢祖信抄没斛律光家产并登记造册。祖珽在都省问起查抄所得的东西，邢祖信说："搜得弓十五张，聚宴习射时用的箭一百支，刀七把，御赐长矛两根。"祖珽厉声追问："还有什么？"邢祖信回答说："得到枣木棍二十捆，准备当奴仆和别人斗殴时，不问是非曲直，先打奴仆一百下。"祖珽听了非常惭愧，便低声说："朝廷已经对他处以重刑，郎中又何必为他申雪呢！"邢祖信从都省出来，有人责怪他直率抗上，他感慨说："贤相尚且被处死，我何必爱惜余生！"

北齐国主派使者前往梁州、兖州处决斛律武都，又派中领军贺拔伏恩乘驿车前往拘捕斛律羡，以洛州行台仆射、中山人独孤永业接替斛律羡的职务，与大将军鲜于桃枝征调定州的骑兵继续进发。贺拔伏恩等抵达幽州，守城门的人告诉斛律羡说："来人内穿盔甲，马身上有汗，当关上城门。"斛律羡说："怎可怀疑皇上的使者把他关在城外呢！"便出城会见使者。贺拔伏恩把他捉住杀了。当初，斛律羡常以一门贵盛盈满为忧，曾经上表章请求辞职，后主不答应。临死时，他长叹说："富贵如此，女儿当了皇后，男孩都娶公主为妻，平日里使用三百名士兵，我斛律家怎不招致败亡！"他的五个儿子斛律伏护、斛律世达、斛律世迁、斛律世辨、斛律世酋都被杀了。

北周国主听到斛律光死了，为此大赦全国。

祖珽和侍中高元海同掌北齐朝政。高元海的妻子，是陆令萱的外甥女，高元海经常将得自陆令萱处的秘密消息转告祖珽。祖珽请求做领军，北齐后主同意了，高元海暗里向后主进谗说："祖孝征是汉人，又双目失明，怎么能做领军！"并且说祖珽和广宁王高孝珩狼狈为奸，因此祖珽没有被任命。祖珽求见后主，为自己辩解，说："臣

和高元海素有结怨，肯定是高元海诽谤我。”后主脸皮薄，无法隐讳，只得将实情讲给他听，于是祖珽说高元海和司农卿尹子华等人结党营私。又把高元海经常泄漏陆令萱秘密语的事告诉陆令萱，陆令萱非常气愤，于是把高元海外放为郑州刺史。尹子华等人都遭贬黜。

祖珽从此独掌朝廷枢要机密，统理骑兵、外兵军务，他的亲戚都获得荣显的职位。后主常叫亲信宦官搀扶祖珽出入，一直送到永巷，他时常同后主在御榻上讨论决定朝政，他所受到的信任和重用，群臣之中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16 秋，七月，遣使如周。

17 八月，庚午，齐废皇后斛律氏为庶人。以任城王湝为右丞相，冯翊王润为太尉，兰陵王长恭为大司马，广宁王孝珩为大将军，安德王延宗为大司徒[1]。

18 齐使领军封辅相聘于周。

19 辛未，周使司城中大夫杜杲来聘[2]。上谓之曰：“若欲合从图齐，宜以樊、邓见与。”对曰：“合从图齐，岂弊邑之利！必须城镇，宜待得之于齐，先索汉南，使臣不敢闻命。”

20 初，齐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悦于齐主，乃饰其兄长仁之女置宫中，令帝见之，帝果悦，纳为昭仪[3]。及斛律后废，陆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仪，力不能遂，乃卑辞厚礼以求令萱，结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仪宠幸方隆，不得已，与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21 乙丑，齐以北平王仁坚为尚书令，特进许季良为左仆

射,彭城王宝德为右仆射。

22 癸巳,齐主如晋阳。

23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24 辛亥,大赦。

25 冬,十月,庚午,周诏:"江陵所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

26 辛未,周遣小匠师杨勰等来聘[4]。

27 周绥德公陆通卒。

28 乙酉,上享太庙。

29 齐陆令萱欲立穆昭仪为皇后,私谓齐主曰:"已有男为皇太子而身为婢妾者!"胡后有宠于帝,不可离间,令萱乃使人行厌蛊之术,旬朔之间,胡后精神恍惚,言笑无恒,帝渐畏而恶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昭仪,又别造宝帐,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仪于帐中,谓帝曰:"有一圣女出,将大家看之。"及见昭仪,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纳其言。

甲午,立穆氏为右皇后,以胡氏为左皇后。

30 十一月,庚戌,周主行如羌桥[5],集长安以东诸军都督以上,颁赐有差。乙卯,还宫。以赵公招为大司马。壬申[6],周主如斜谷[7],集长安已西都督已上,颁赐有差。丙戌,还宫。

31 庚寅,周主游道会苑,以上善殿壮丽,焚之。

32 十二月,辛巳,周主祀南效。

33 齐胡后之立,非陆令萱意,令萱一旦于太后前作色而

言曰："何物亲侄，作如此语！"太后问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问之，乃曰："语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训。'"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发，送还家。辛丑[8]，废胡后为庶人。然齐主犹思之，每致物以通意。"

自是令萱与其子侍中穆提婆势倾内外，卖官鬻狱，聚敛无厌。每一赐与，动倾府藏。令萱则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则唐邕之徒，皆重足屏气；杀生予夺，唯意所欲。

34 乙巳[9]，周以柱国田弘为大司空。

35 乙卯[10]，周主享太庙。

36 是岁，突厥木杆可汗卒，复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是为佗钵可汗。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为步离可汗，居西面。周人与之和亲，岁给缯锦彩十万段。突厥在长安者，衣锦食肉，常以千数。齐人亦畏其为寇，争厚赂之。佗钵益骄，谓其下曰："但使我在南两儿常孝[11]，何忧于贫！"

阿史那后无宠于周主，神武公窦毅尚襄阳公主，生女尚幼，密言于帝曰："今齐、陈鼎峙，突厥方强，愿舅抑情慰抚，以生民为念！"帝深纳之。

【注释】

①大司徒：《北齐书·后主纪》作"司徒"，据改。

②司城中大夫：官名。北周置，同《周礼》掌固之职，掌修城郭沟渠及有关防守之事。

③昭仪：妃嫔的称号。北魏、北齐昭仪次于皇后，位同大司马。

④小匠师:大司空属官。

⑤羌桥:在长安乐。

⑥壬申:据《周书·武帝纪》建德元年,应为"十二月壬申"。壬申为初四。

⑦斜谷:在今陕西眉县西南。

⑧辛丑:纪日疑有误。

⑨乙巳:此日《通鉴》记事,《周书·武帝纪》在建德二年春正月,《通鉴》则应在下一年(太建五年,公元573年)"3乙巳"之下。

⑩乙卯:同上,应系于下一年"7乙卯"之下。

⑪在南两儿:指北周和北齐。

【译文】

16秋,七月,陈宣帝派使者出使北周。

17八月,初一,北齐废皇后斛律氏为平民。任命任城王高湝为右丞相,冯翊王高润为太尉,兰陵王高长恭为大司马,广宁王高孝珩为大将军,安德王高延宗为大司徒。

18北齐派领军封鋪相访问北周。

19初二,北周派司城中大夫杜杲来陈朝访问。陈宣帝对他说:"如果想同陈朝联合起来谋取北齐,应该把樊、邓二州让给我们。"杜杲回答说:"联合起来谋取北齐,难道只是为了得到几个破旧的城邑!如果一定要索取城镇,应该等到得到北齐后再说,还未出师,就先索要汉南樊邓二州,我作为使臣不敢转达这个要求。"

20当初,北齐胡太后因为自己行为不端而感到羞愧,为了取悦北齐国主,便把哥哥胡长仁的女儿盛装打扮送到宫中,使后主能见到她,后主见后喜欢上了她,便将她纳为昭仪。及至斛律后被废,陆令萱想立穆夫人为皇后;胡太后想立胡昭仪为皇后,但是力不从心,便用卑下的言辞并致送厚礼给陆令萱,请求和她结为姊妹。陆令萱也因为胡昭仪受宠日隆,不得已,才和祖珽共同向后主请求立胡昭仪为皇后。十九日,册封昭仪胡氏为皇后。

21二十日,北齐任命北平王高仁坚为尚书令,特进许季良为尚

书左仆射，彭城王高宝德为尚书右仆射。

22 二十四日，北齐国王前往晋阳。

23 九月，初一，出现日食。

24 十二日，陈朝大赦。

25 冬，十月，初二，北周诏令："从前攻陷江陵，当地被俘没入官府为奴为婢的，全部赦免为平民。"

26 初三，北周派小匠师杨勰来陈朝访问。

27 北周绥德公陆通逝世。

28 十七日，陈宣帝到太庙祭拜祖先。

29 北齐陆令萱想立穆昭仪为皇后，私下对北齐后主说："哪有儿子是皇太子而自身仍为婢妾的呢？"但胡皇后正被后主宠幸，不能离间，陆令萱便找来方士施行诅咒人的巫术，仅十天到一个月之间，胡皇后便精神恍惚，言笑失常，后主便逐渐害怕而厌恶她。陆令萱有一天忽然让穆昭仪穿着皇后的衣服，又先营造宝帐，甚至连枕席用器和玩赏物品，无一不是珍贵奇异之物。叫穆昭仪端坐宝帐之中，对后主说："有一圣女出现，请陛下去看看。"后主看后发现是穆昭仪，陆令萱便说："这样的人不能做皇后，还有什么人能做。"后主听从了陆令萱的提议。

二十六日，立穆昭仪为右皇后，胡昭仪为左皇后。

30 十一月，十二日，北周国主巡幸羌桥，召见长安以东军中都督以上的官员，给予不同赏赐。十七日，返回宫中。任命赵公宇文招为大司马。十二月，初四，北周国主去斜谷，召见长安以西军中都督以上的官员，给予不同的赏赐。十八日，返回宫中。

31 二十二日，北周国主前往道会苑游玩，因见上善殿过于壮丽，下令将它烧毁。

32 十二月，十三日，北周国主到南郊祭祀。

33 北齐册封胡皇后，这不是陆令萱的本意，陆令萱有一天在太后面前气愤地说："这是什么亲侄女，竟说出这种话来！"太后问她

原因，陆令萱说："不能讲。"太后一再追问，她才说："胡皇后对皇上说：'太后行为多不规矩，不足为训。'"太后大怒，把胡皇后叫来，马上剃去她的头发，送他回家。辛丑日，废胡皇后为平民。但是后主仍旧思念她，经常送东西给她，以表达心意。

自此以后，陆令萱和她儿子侍中穆提婆权倾朝野，出卖官爵，收受贿赂错断讼案，聚敛钱财贪得无厌。后主每次给她的赏赐，动辄倾尽府库所有储存。胡太后以下的人，都受陆令萱的指挥；连尚书令唐邕之流，都对穆提婆怕得不敢出声；生杀予夺，全凭他们两人的意思。

34 正月初九，北周任命柱国田弘为大司空。

35 正月十九日，北周国主到太庙祭拜祖先。

36 这年，突厥木杆可汗逝世，不立他的儿子大逻便而立他的弟弟，也就是佗钵可汗。佗钵册封他哥哥的儿子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御突厥的东部；又册封弟弟褥但可汗的儿子为步离可汗，统御突厥的西部。北周和突厥和亲，每年送他们十万段丝织的彩缎。住在长安的突厥人，穿得好，吃得好，常达几千人。北齐也怕突厥入境骚扰，争相用厚礼贿赂他们。佗钵可汗更加骄横，对他的属下说："只要南面的两个儿子经常孝敬我，我哪里怕会贫穷呢！"

阿史那后得不到北周国主的宠爱，神武公窦毅娶襄阳公主为妻，生了个女儿，年纪还小，她偷偷对周武帝说："现在齐、陈、周鼎足而立突厥势力正在强盛之际，希望舅舅抑制情感，对阿史那舅妈要多加抚慰，以国家苍生为念！"武帝对她的话深以为然。

五　年

1 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书沈君理为右仆射。

2 戊寅，齐以并省尚书令高阿那肱录尚书事，总知外兵及内省机密，与侍中城阳王穆提婆、领军大将军昌黎王韩长鸾共处衡轴，号曰“三贵”，蠹国害民，日月滋甚。

长鸾弟万岁，子宝行、宝信，并开府仪同三司，万岁仍兼侍中，宝行、宝信皆尚公主。每群臣且参，帝常先引长鸾顾访，出后，方引奏事官。若不视事，内省有急奏事，皆附长鸾奏闻，军国要密，无不经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谮诉。常带刀走马，未尝安行，瞋目张拳，有睒人之势。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每骂云：“汉狗大不可耐，唯须杀之！”

3 庚辰，齐遣崔象来聘。

4 辛巳，上祀南郊；甲午，享太庙；二月，辛丑，祀明堂。

5 乙巳，齐立右皇后穆氏为皇后。穆后母名轻霄，本穆氏之婢也，面有黥字。后既以陆令萱为母，穆提婆为外家，号令萱曰“太姬”。太姬者，齐皇后母号也，视一品，班在长公主上。由是不复问轻霄。轻霄自疗面，欲求见后，太姬使禁掌之，竟不得见。

齐主颇好文学。丙午，祖珽奏置文林馆，多引文学之士以充之，谓之待诏；以中书侍郎博陵李德林、黄门侍郎琅邪颜之推同判馆事，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览》[1]。

6 甲寅，周太子赞巡省西土。

7 乙卯，齐以北平王坚录尚书事[2]。丁巳，齐主如晋阳。

8 壬戌，周遣司会侯莫陈凯等聘于齐[3]。

9 庚辰[4]，齐主还邺。

10 三月，己卯，周太子于岐州获二白鹿以献，周主诏曰："天德不在瑞。"

11 帝谋伐齐，公卿各有异同，唯镇前将军吴明彻决策请行。帝谓公卿曰："朕意已决，卿可共举元帅。"众议以中权将军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书左仆射徐陵独曰："吴明彻家在淮左[5]，悉彼风俗；将略人才，当今亦无过者。"都官尚书河东裴忌曰："臣同徐仆射。"陵应声曰："非但明彻良将，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众军，以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总监军事，统众十万伐齐。明彻出秦郡[6]、都督黄法氍出历阳[7]。

【注释】

①《修文殿御览》：古代类书。北齐后主命祖珽等编，共三百六十卷，已佚，有辑佚本。

②北平王坚：据《北齐书·武平十二王·北平王贞传》，"坚"上脱一"仁"字。

③司会：官名。北周依《周礼》设。主管财政经济。

④庚辰：据《北齐书·后主纪》在三月，为十四日。

⑤淮左：指秦郡。见下。

⑥秦郡：治所在今江苏六合县北。

⑦历阳：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和县。

【译文】

五年(癸巳，公元573年)

1 春，正月，初六，陈宣帝任命吏部尚书沈君理为尚书右仆射。

2 十一日，北齐任命并省尚书令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总理外兵省和门下省机密，和侍中城阳王穆提婆、领军大将军昌黎王韩长鸾

共掌朝政中枢，他们号称"三贵"，祸国殃民，日盛一日。

韩长鸾的弟弟韩万岁，以及两个儿子韩宝行、韩宝信，都位为开府仪同三司，韩万岁并兼侍中，韩宝行、韩宝信都娶公主为妻。每当群臣早朝，后主常先召见韩长鸾询问，待他告退后，才召见奏事大臣。后主如果不上朝，内省有急事上奏的话，都交由韩长鸾代为奏报，军国机密要事，无一不由他经手。他最憎恶士人从早到晚饮宴营私，专门说别人的坏话。他常带刀驰马，从不缓步而行，总是怒目圆睁，挥舞双拳，一副要把人吞下去的驾势。朝廷中士人同他商量事情时，不敢抬头看他，并且动辄遭到他的大声辱骂。他常常骂道："汉狗使人无法忍受，只能杀了他们！"

3 十三日，北齐派崔象来陈朝访问。

4 十四日，陈宣帝到南郊。二十七日，到太庙祭拜祖先。二月，初五，到明堂祭祀。

5 初九，北齐册立右皇后穆氏为皇后。穆后的母亲叫轻霄，本是穆家的婢女，脸上刺了字。穆后认陆令萱为母亲，以穆提婆家为娘家，称陆令萱为"太姬"。太姬是北齐皇后母亲的称号，地位比同一品官，班位在长公主之上。穆皇后因此不再理睬轻霄。轻霄把自己的脸治好，想求见穆皇后，太姬派人加以禁止，结果不能见到。

北齐国主素爱文学。初十，祖珽奏请设立文林馆，把许多文学之士招到馆里，称为待诏；任命中书侍郎、博陵人李德林和黄门侍郎、琅邪人颜之推为同判馆事，又命馆内文学之士共同编纂《修文殿御览》。

6 十八日，北周太子宇文赟巡视西部边疆。

7 十九日，北齐任命北平王高仁坚为录尚书事。二十一日，北齐后主前往晋阳。

8 二十六日，北周派司会侯莫陈凯等人出访北齐。

9 三月，十四日，北齐国主回邺城。

10 三月，十三日，北周太子在岐州捉到两只白鹿将它们献给武

帝，北周武帝下诏说："治世要道，在于有德，而不在于有没有祥瑞。"

11 陈宣帝打算讨伐北齐，公卿大臣意见不统一，只有镇前将军吴明彻请求决定挥兵北伐。宣帝对公卿们说："朕的主意已定，你们可以商量推选元帅。"大家认为中权将军淳于量班位高，共同署名推选他。唯独尚书左仆射徐陵说："吴明彻家在淮左，熟悉那里的风俗，将略和才能，当今也没有超过他的。"都官尚书、阿东人裴忌也说："我同意徐仆射的看法。"徐陵应声说："不但吴明彻是良将，就是裴忌也是副帅的最好人选。"十六日，陈宣帝下令各路兵马集结北伐，任命吴明彻为都督征讨诸军事，裴忌为监军事，统率十万军队进攻北齐。吴明彻向秦郡进军，都督黄法氍向历阳进军。

12 夏，四月，己亥，周主享太庙。

13 癸卯，前巴州刺史鲁广达与齐师战于大岘[1]，破之。

14 戊申，齐以兰陵王长恭为太保，南阳王绰为大司马，安德王延宗为太尉，武兴王普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宜阳王赵彦深为司空。

15 齐人于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2]，齐人以大木为栅于水中。辛亥，吴明彻遣豫章内史程文季将骁勇拔其栅，克之。文季，灵洗之子也。

齐人议御陈师，开府仪同三司王纮曰："官军比屡失利，人情骚动。若复出顿江、淮，恐北狄、西寇[3]，乘弊而来。莫若薄赋省徭，息民养士，使朝廷辑睦，遐迩归心。天下皆当肃清，岂直陈氏而已。"不从。遣军救历阳，庚申，黄法氍

击破之。又遣开府仪同三司尉破胡、长孙洪略救秦州。

赵彦深私问计于秘书监源文宗曰："吴贼侏张[4]，遂至于此。弟往为秦、泾刺史[5]，悉江、淮间情事，今何术以御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诸将；数千已下，适足为吴人之饵。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败绩之事，匪朝伊夕。国家待遇淮南，失之同于高箭。如文宗计者，不过专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万人，风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旧将将兵屯于淮北。且琳之于顼，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窃谓此计之上者。若不推赤心于琳，更遣余人制肘，复成速祸，弥不可为。"彦深叹曰："弟此策诚足制胜千里，但口舌争之十日，已不见从。时事至此，安可尽言！"因相顾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

文宗子师为左外兵郎中，摄祠部，尝白高阿那肱："龙见当雩。"阿那肱惊曰："何处龙见？其色如何？"师曰："龙星初见，礼当雩祭，非真龙也。"阿那肱怒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遂不祭。师出，窃叹曰："礼既废矣，齐能久乎！"

齐师选长大者膂力者为前队，又有苍头、犀角、大力，其锋甚锐，又有西域胡，善射，弦无虚发，众军尤惮之。辛酉，战于吕梁[6]。将战，吴明彻谓巴山太守萧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才不减关羽矣。"摩诃曰："愿示其状，当为公取之。"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饮摩诃。摩诃饮毕，驰马冲齐军。胡挺身出陈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诃遥掷铣钺[7]，正中其额，应手而仆。齐

军大力十余人出战，摩诃又斩之。于是齐军大败，尉破胡走，长孙洪略战死。

破胡之出师也，齐人使侍中王琳与之俱。琳谓破胡曰："吴兵甚锐，宜以长策制之，慎勿轻斗！"破胡不从而败。琳单骑仅免，还，至彭城，齐人即使之赴寿阳召募以拒陈师，复以卢潜为扬州道行台尚书。

甲子，南谯太守徐槼克石梁城[8]。五月，己巳，瓦梁城降[9]。癸酉，阳平郡降[10]。甲戌，徐槼克庐江城[11]。历阳窘蹙乞降，黄法氍缓之，则又拒守。法氍怒，帅卒急攻，丙子，克之，尽杀戍卒。进军合肥，合肥望旗请降，法氍禁侵掠，抚劳戍卒，与之盟而纵之。

【注释】

①大峴(xiàn 现)：城名。在今安徽含山县东北大峴山。

②涂水：即今安徽、江苏境内长江北岸支流滁河。

③北狄：指突厥。　西寇：指北周。

④吴贼：指江南陈朝军队。

⑤泾：泾州，北齐置，治所在石梁，即今安徽天长县西北石梁镇。

⑥昌梁：胡三省注："昌梁在彭城，疑此即石梁。"

⑦铣俔(xǐ xiàn 洗现)：小酱子。

⑧石梁城：见上注⑤。

⑨瓦梁城：北齐瓦梁郡治所，在今江苏六合县西。

⑩阳平郡：治所在今江苏宝应县。

⑪庐江城：在今安徽霍山县东北三十里。

【译文】

12 夏，四月，初四，北周国主到太庙祭拜祖先。

13 初八，陈朝前巴州刺史鲁广达和北齐军队在大峴交战，打败了北齐军队。

14 十三日，北齐任命兰陵王高长恭为太保，南阳王高绰为大司马，安德王高延宗为太尉，武兴王高普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宜阳王赵彦深为司空。

15 北齐在秦郡设置秦州，州城前江浦跟涂水相通，北齐人用大木做栅栏竖立在水中。十六日，吴明彻派豫章内史程文季率领勇猛善战的武士拔掉栅栏，攻下秦州。程文季是程灵洗的儿子。

北齐群臣商议怎样抵抗陈朝军队，开府仪同三司王纮说："官军近来连连失利，人们的情绪骚动不安。如果再出兵屯驻长江、淮河一带，恐怕北面的突厥和西面的周朝乘我疲弊而来进犯。不如轻徭薄赋，让人民休养生息，善待士人，使朝廷上下和睦，远近之人都从内心愿意归附。那么天下四方都将肃静清平，岂只陈朝而已。"后主不听。增派军队去援救历阳，二十五日，陈朝黄法氍打败了北齐军队。后主又派开府仪同三司尉破胡、长孙洪略援救秦州。

赵彦深私下向秘书监源文宗询问计策说："陈朝敌寇强横嚣张到如此地步，你过去曾担任秦、泾二州刺史，熟悉江、淮间情况，现在我们用什么办法去抵御他们？"源文宗说："朝廷精兵，必不肯多拨些给征南诸将，人数在几千以下，正好成了陈朝的食饵。尉破胡的人品，是您所熟知的，遭致大败，只在早晚之间。国家对待淮南，失去它就如同失去蒿箭一样。按照文宗我的计策，不如专门委派王琳，让他在淮南招募三四万人，因为风俗习惯相通，能够卖力效命；同时派以前的将领带兵驻屯在淮北。况且王琳对陈顼，一定不肯俯伏称臣，这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这是上策。如果不对王琳诚心相待，另派别人去牵制他，反而容易招致祸害，淮南战事就更不堪设想了。"赵彦深长叹说："您的计策确实能够取胜千里之外，但我费尽口舌力争了十天，已不被采纳。时局到了这种地步，那还有什么可说呢！"两人相视流泪。源文宗名彪，以字号行世，是源子恭的儿

子。

源文宗的儿子源师任左外兵郎中，兼掌祠部事，曾经报告高阿那肱说："龙出现了，应当举行求雨的祭祀。"高阿那肱惊问："何处有龙出现？"它的颜色如何？"源师说："是龙的星宿刚出现，按照礼典应当举行求雨的祭祀，并非真龙显现。"高阿那肱发怒说："汉儿多事，硬充懂得天上星宿！"便不举行祭祀。源师告退出来，私下感叹说："国家礼制既已废驰，齐朝还能长久吗？"

北齐军队挑选身材高大强壮有力的兵士做前队，又有苍头、犀角、大力等队，气势锐不可当；又募得西域胡兵，善于射箭，弦无虚发，陈朝军队特别害怕他们。二十六日，在吕梁进行交战。战斗开始前，吴明彻对巴山太守萧摩诃说："如果消灭了这些胡兵，那么敌军嚣张的气焰就会丧失，您的才能就不在关羽之下了。"萧摩诃说："希望能告诉胡兵长相，我一定替您消灭他们。"吴明彻便召来降兵中能识别胡兵的人，叫他向萧摩诃指点，还亲自斟酒给萧摩诃喝。萧摩诃一饮而尽，随后就驰马冲向北齐军队。胡兵挺身突出阵前几十步，拉紧弓弦还没来得及射箭，萧摩诃就远远地向他们投掷铁制的小蒺藜，正好击中他们的额头，应手扑倒。北齐军中大力队十几个人出战，又被萧摩诃斩杀。于是北齐军队大败，尉破胡逃走，长孙洪略阵亡。

尉破胡出师时，北齐派侍中王琳和他同行。王琳对尉破胡说："陈朝的士兵锐气很盛，应该用长远的计策制服它，千万不可轻率出战！"尉破胡不听从他的意见而遭到失败。王琳单人独马突围逃脱，回到彭城，北齐便派他去寿阳召募士兵，以抵抗陈军。又任命卢潜为扬州道行台尚书。

二十九日，陈南谯太守徐槾攻克石梁城。五月，初四，北齐瓦梁城守军向陈朝投降。初八，阳平郡也投降。初九，徐槾又攻克庐江城。北齐历阳城守军处境窘迫，请求投降，黄法氍便减缓了攻势，历阳却又顽强抵抗。黄法氍大怒，率兵猛攻，十一日，攻克历阳城，杀

光所有守城士兵。然后又向合肥进军，合肥守军望见陈朝军旗便请降，黄法氍禁止部下对合肥骚扰虏掠，并安抚慰劳守城士兵，同他们盟誓后便放了他们。

16 丁丑，周以柱国侯莫陈琼为大宗伯，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司寇，江陵总管陆腾为大司空。琼，崇之弟也。

17 己卯，齐北高唐郡降[1]。辛巳，诏南豫州刺史黄法氍徙镇历阳。乙酉，南齐吕太守黄咏克齐吕外城[2]。丙戌，庐陵内史任忠军于东关[3]，克其东、西二城，进克蕲城[4]；戊子，又克谯郡城[5]。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6]。帝以秦郡，吴明彻之乡里，诏具太宰，令拜祠上冢，文武羽仪甚盛，乡人荣之。

18 齐自和士开用事以来，政体隳紊。及祖珽执政，颇收举才望，内外称美。珽复欲增损政务，沙汰人物，官号服章，并依故事。又欲黜诸阉竖及群小辈，为致治之方，陆令萱、穆提婆议颇同异。珽乃讽御史中丞丽伯律，令劾主书王子冲纳赂[7]。知其事连提婆，欲使赃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犹恐齐主溺于近习，欲引后党为援，乃请以胡后兄君瑜为侍中、中领军；又征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为御史中丞。令萱闻而怀怒，百方排毁，出君瑜为金紫光禄大夫，解中领军；君璧还镇梁州。胡后之废，颇亦由此。释王子冲不问。

珽日以益疏，诸宦者更共谮之。帝以问陆令萱，令萱

悯默不对，三问，乃下床拜曰："老婢应死。老婢始闻和士开言孝征多才博学，意谓善人，故举之。比来观之，大是奸臣。人实难知，老婢应死。"帝令韩长鸾检按。长鸾索恶珽，得其诈出敕受赐等十余事。帝以尝与之重誓，故不杀，解珽侍中、仆射，出为北徐州刺史。珽求见帝，长鸾不许，遣人推出柏阁，珽坐，不肯行，长鸾令牵曳而出。

癸巳，齐以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侍中、中书监段孝言为右仆射。孝言，韶之弟也。初，祖韶执政，引孝言为助，除吏部尚书。孝言凡所进擢，非贿则旧，求仕者或于广会膝行跪伏，公自陈请，孝言颜色扬扬，以为己任，随事酬许。将作丞崔成忽于众中抗言曰："尚书，天下尚书，岂独段家尚书也！"孝言无辞以应，唯厉色遣下而已。既而与韩长鸾共构祖珽，逐而代之。

19 齐兰陵武王长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为兰陵王入阵曲，齐主忌之。及代段韶督诸军攻定阳，颇务聚敛，其所亲尉相愿问之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长恭未应。相愿曰："岂非以邙山之捷，欲自秽乎？"长恭曰："然。"相愿曰："朝廷若忌王，即当用此为罪，无乃避祸而更速之乎！"长恭涕泣前膝问计，相愿曰："王前既有功，今复告捷，威声太重。宜属疾在家，勿预时事。"长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复为将，叹曰："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自是有疾不疗。齐主遣使鸩杀之。

【注释】

①北高唐郡：治所在今安徽宿松县。

②齐昌：北齐郡名。治所在今湖北蕲春县西北。

③东关：即今安徽巢县东南东关。

④蕲城：今安徽巢县治。

⑤谯郡城：在今安徽宿县。

⑥瓜步：古城名。在今江苏六合县东南瓜埠山侧。古时南临大江，南北朝时屡为军事争夺要地。　胡墅：古城名。在今六合县东。

⑦主书：官名。掌文书。晋代中书省有主书。北齐中书省有舍人、主书各十人。

【译文】

16 十二日，北周任命柱国侯莫陈琼为大宗伯，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司寇，江陵总管陆腾为大司空。侯莫陈琼是侯莫陈崇的弟弟。

17 十四日，北齐的北高唐郡向陈朝投降。十六日，陈宣帝诏令南豫州刺史黄法氍将州治由宣城迁移到历阳。二十日，南齐昌太守黄咏攻克齐昌的外城。二十一日，庐陵内史任忠率领军队到东关，攻克东关的东西二城，进而攻克蕲城。二十三日，又攻克谯郡城。秦州城守军投降。二十八日，瓜步、胡墅二城投降。陈宣帝因为秦郡是吴明彻的故乡，特下诏备齐用作祭祀的猪、牛、羊等牺牲，叫当地官吏到吴明彻的家祠和祖坟祭拜，文武羽仪极为隆盛，乡亲感到非常荣耀。

18 北齐从和士开掌权以来，朝政体制毁坏紊乱。到祖珽执政时，颇能网罗荐举有才能声望的人士，所以朝廷内外的人都称赞他。祖珽还准备裁减机构，淘汰冗员，官号以及标志官吏身份品级的服饰，都依旧制。又打算罢免宫中的太监和小人之流，作为治理朝政的方法，陆令萱、穆提婆的观点和祖珽很不相同。祖珽便示意御史中丞丽伯律，要他弹劾中书省主书王子冲收受别人的贿赂。祖珽知道这件事牵连到穆提婆，想使他也陷于贪赃罪，希望因此使陆令萱

连坐。但仍担心齐后主溺爱左右亲近的人,所以想拉拢后党作为自己的后援,于是请齐后主任命胡后的哥哥胡君瑜为侍中、中领军;又征召胡君瑜的哥哥梁州刺史胡君璧,想任命他为御史中丞。陆令萱听说后感到非常愤怒,便千方百计在齐后主面前加以排挤诋毁,把胡君瑜从内省调出改授为金紫光禄大夫,解除中领军职务;并敕令胡君璧仍回梁州任刺史。后来胡后被废黜,亦由此而起。王子冲予以释放,他的赃罪并没有查问。

祖珽越来越被疏远,宦官们一起在齐后主面前说他的坏话。后主向陆令萱问这些情况,陆令萱忧愁沉默,不敢回答。齐后主一连三次发问,她才离开坐榻向后主叩拜说:"老婢有罪该死。当初老婢听和士开说祖珽博学多才,推想他一定是好人,所以荐举他。可是近来仔细观察,才发现他完全是个大奸臣。一个人确实难于真正了解,老婢有罪该死。"后主命韩长鸾调查核实。韩长鸾一向憎恶祖珽,查出他假传敕令骗取赏赐等十几件事。齐后主因为曾与祖珽立有不得杀他的重誓,所以没有杀他,只解除他侍中、尚书仆射的官职,并外放他为北徐州刺史。祖珽请求面见后主,韩长鸾不准许,派人把他推出柏阁。祖珽坐着,不肯走,韩长鸾命人把他拖出去。

二十八日,北齐任命领军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侍中、中书监段孝言为尚书右仆射。段孝言是段韶的弟弟。当初,祖珽执政,引荐段孝言当助手,授吏部尚书。段孝言所任用提拔的人,不是行贿者就是他的故旧,求官的人有的在大庭广众之中向段孝言膝行下跪拜伏在地,公开陈述请求,段孝言洋洋得意,以此作为己任,随事酬答允诺。将作丞崔成忽然在众人中高声说:"尚书,是天下的尚书,难道只是段家尚书!"段孝言无言以对,只厉声喝令他下去而已。不久段孝言和韩长鸾一起诬陷祖珽,逐出祖珽,进而取代他的职务。

19 北齐兰陵武王高长恭,人长得英俊而又勇敢,由于邙山一仗大捷,威名大振,战士们歌颂他,作《兰陵王入阵曲》,北齐后主很

妒忌他。及至高长恭代替段韶督率众军攻打定阳，却极力搜刮聚敛财物，他的亲信尉相愿问他道："王受到朝廷的重托，怎么能这样做？"高长恭没有回答。尉相愿说："莫非邙山大捷您功高遭忌，想借聚敛以自贬吗？"高长恭说："是这样。"尉相愿说："朝廷若是忌恨您，就会以此给您定罪，岂不是想躲避灾祸反而招来灾祸吗！"高长恭泪流满面俯身向尉相愿问计，尉相愿说："王以前已经有功劳，这次邙山又获大捷，威名太重。应当假托有病在家，不要干预时政。"高长恭认为他的话很对，但是没有能隐退。及至江、淮战事爆发，高长恭担心再次被任命为将帅，叹息说："我去年脸肿，今年为何不再发作呢！"从此有了病不肯医治。北齐后主派使者送去毒酒将他害死。

20 六月[1]，郢州刺史李综克濑口城[2]。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3]。庚戌，淮阳、沐阳郡皆弃城走[4]。

21 壬子，周皇孙衍生。

22 齐主游南苑，从官赐死者六十人[5]。以高阿那肱为司徒。

23 癸丑，程文季攻齐泾州，拔之。乙卯，宣毅司马湛陀克新蔡城[6]。

24 丙辰，齐使开府仪同三司王纮聘于周。

25 癸亥，黄法氍克合州。吴明彻进攻仁州[7]，甲子，克之。

26 治明堂。

27 秋，七月，戊辰，齐遣尚书左丞陆骞将兵二万救齐昌，出自巴、蕲，遇西阳太守汝南周炅。炅留羸弱，设疑兵以当

之，身帅精锐，由间道邀其后，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将军吴明彻军至峡口[15]，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弃城走。周炅克巴州[16]。淮北、绛城及谷阳士民[17]，并杀其戍主，以城降。

齐巴陵王王琳与杨州刺史王贵显保寿阳外郭，吴明彻以琳初入，众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溃。齐兵退据相国城及金城[18]。

八月，乙未，山阳城降[19]。壬寅，盱眙城降[20]。壬子，戎昭将军徐敬辩克海安城[21]。青州东海城降[22]。戊午，平固侯敬泰等克晋州[23]。九月，甲子，阳平城降[24]。壬申，高阳太守沈善庆克马头城[25]。甲戌，齐安城降[26]。丙子，左卫将军樊毅克广陵楚子城[27]。

28 壬午，周太子赞纳妃杨氏[28]，妃，大将军随公坚之女也。

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宫正宇文孝伯言于周主曰[29]："皇太子四海所属，而德声未闻，臣忝宫官，实当其责。且春秋尚少，志业未成，请妙选正人，为其师友，调护圣质，犹望日就月将。如或不然，悔无及矣。"帝敛容曰："卿世载鲠直，竭诚所事。观卿此言，有家风矣。"孝伯拜谢曰："非言之难，受之难也。"帝曰："正人岂复过卿！"于是以尉迟运为右宫正。运，迥之弟子也。

帝尝问万年县丞南阳乐运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对曰："中人。"帝顾谓齐公宪曰："百官佞我，皆称太子聪明睿智。唯运所言忠直耳。"因问运中人之状。对曰："如齐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则霸，坚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

恶。”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选宫官以辅之，仍擢运为京兆丞。太子闻之，意甚不悦。

29 癸未，沈君理卒。

30 壬辰晦，前鄱阳内史鲁天念克黄城[23]。甲午[24]，郭默城降[25]。

【注释】

①六月：据《陈书·宣帝纪》太建五年，“六月”之下当有“庚子”二字。庚子日为初五。

②灄口城：在今湖北黄陂县西南。

③合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市。

④淮阳：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清江市西古泗水西岸。　沐阳郡：治所在今江苏沭阳县治。

⑤赐死：据《北齐书·后主纪》武平四年，“赐死”当作“喝死”。喝(yē耶)，中暑。

⑥宣毅司马：将军属官。梁置镇兵、翊师、宣惠、宣毅四将军，代替四中郎将，都有长史、司马。

⑦仁州：治所在今安徽泗县西南。

⑧峡口：在今安徽凤台县西南。

⑨巴州：北齐置。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一百二十里。

⑩绛城：即虹县城，治所在今安徽五河县西。谷阳：郡名，治所在今安徽灵璧县西南。

⑪相国城及金城：二城都在寿阳城中。相国城，刘裕伐长安所筑，故名。金城，寿阳中城。

⑫山阳城：今江苏淮安县。

⑬盱眙城：今安徽盱眙县东北。

⑭海安城：即今江苏海安县。

⑮东海城：即今江苏灌云县北南城镇。

⑯晋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县。

⑰阳平城:在今江苏宝应县西南。

⑱马头城:即今安徽怀远县南淮河南岸马头城。

⑲齐安城:在今湖北麻城县西南。

⑳楚子城:即楚城,又名楚王城,在今河南信阳市北长台关西。

㉑太子赟(yūn 氲):即宇文赟,后即位为周宣帝。

㉒左宫正:太子属官。下文"右宫正"同。

㉓黄城:在今湖北黄陂县东。

㉔甲午:据《陈书·宣帝纪》太建五年:"冬十月甲午,郭默城降"。《通鉴》当补"冬十月"三字。

㉕郭默城:东晋时郭默筑,故址在今江西九江市东北。

【译文】

20 六月,初五,陈朝郢州刺史李综攻克滠口城。初十,任忠攻克合州外城。十五日,北齐淮阳郡、沐阳郡郡守都弃城逃走。

21 十七日,北周皇孙宇文衍出生。

22 北齐后主到南苑游玩,随从官员中中暑而死的多达六十人。任命高阿那肱为司徒。

23 十八日,陈朝程文季攻打北齐泾州城,攻克了它。二十一日,宣毅司马湛陀攻克新蔡城。

24 二十一日,北齐派遣开府仪同三司王纮访问北周。

25 二十八日,陈朝黄法氍攻克合州。吴明彻进攻仁州,二十九日,攻克了它。

26 陈朝整修明堂。

27 秋,七月,初四,北齐派遣尚书左丞陆骞率兵二万救援齐昌,从巴水、蕲水之间出兵,和陈朝西阳太守汝南人周炅相遇。周炅留下体弱的士兵,设疑兵抵挡北齐军队,自己率领精锐部队从小路绕出敌军背后发动攻击,把北齐军队打得大败。初五,征北大将军吴明彻的军队进抵峡口,攻下峡口北岸城,南岸城守军弃城而逃。周炅攻克巴州。淮北、绛城和谷阳等地土民,都杀死守城部队长官,献

城投降。

北齐巴陵王王琳和扬州刺史王贵显防守寿阳外城，吴明彻认为王琳刚刚入城，人心不稳，二十二日，乘夜攻城，城被攻破。北齐军队退守相国城和金城。

八月，初二，北齐山阳城投降。初九，盱眙城投降。十九日，陈朝戎昭将军徐敬辩攻克海安城。北齐青州东海城投降。二十五日，平固侯敬泰等攻克晋州。九月，初一，北齐阳平城投降。初九，高阳太守沈善庆攻克马头城。十一日，齐安城投降。十二日，陈朝左卫将军樊毅攻克广陵楚子城。

28 十九日，北周太子宇文赞纳杨氏为妃。杨妃，是大将军、随公杨坚的女儿。

太子喜好亲近小人，左宫正宇文孝伯对北周国主说："皇太子是天下所瞩目的人，但是他的道德声望不显，臣有愧于担任宫官，实在应该承担责任。况且太子年纪还小，志向和学业还不成熟，请精心挑选正派人作为他的师友，调理培养皇太子的素质，望他每天每月都有所进步。如果不是这样，后悔就来不及了。"北周武帝肃然起敬说："您家世代耿直，竭诚尽忠。听了您的这番话，可以想见您的家风。"宇文孝伯拜谢说："说这话并不难，难在接受这番话。"武帝说："正派人哪有超过您的！"于是任命尉迟运为右宫正。尉迟运是尉迟迥的侄儿。

武帝曾经问万年县丞南阳人乐运说："您说皇太子是怎样的人？"乐运答道："是中等人。"武帝回头对齐公宇文宪说："百官花言巧语奉承我，都说皇太子聪明睿智。只有乐运的话忠诚坦率。"并向乐运询问中等人的情状。乐运答道："像齐桓公便是这种中等人，由管仲辅佐他，就可以使他成就霸业；换上坚貂辅佐他，他便昏乱；他可以与君子为善，也可以与小人为恶。"武帝说："我明白了。"于是精选宫官辅助皇太子，提拔乐运当京兆丞。皇太子听说后，心里很不高兴。

29 二十日，陈朝尚书右仆射沈君理逝世。

30 二十九日月末，前鄱阳内史鲁天念攻克黄城。冬，十月，初二，郭默城投降。

31 己亥，以特进领国子祭酒周弘正为尚书右仆射[1]。

32 齐国子祭酒张雕，以经授齐主为侍读，帝甚重之。雕与宠胡何洪珍相结，穆提婆、韩长鸾等恶之。洪珍荐雕为侍中，加开府仪同三司，奏度支事，大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于微贱，致位大臣，欲立效以报恩，论议抑扬，无所回避，省宫掖不急之费，禁约左右骄纵之臣，数讥切宠要，献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为己任，意气甚高，贵幸皆侧目。

尚书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与侍中崔季舒，皆为祖珽所厚。孝琰尝谓珽曰："公是衣冠宰相，异于余人。"近习闻之，大以为恨。

会齐主将如晋阳，季舒与张雕议，以为："寿阳被围，大军出拒之，信使往还，须禀节度。且道路小人，或相惊恐，以为大驾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启谏，恐人情骇动。"遂与从驾文官连名进谏。时贵臣赵彦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异同，季舒与争，未决。长鸾遽言于帝曰："诸汉官连名总署，声云谏幸并州，其实未必不反，宜加诛戮。"辛丑，齐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斩季舒、雕、孝琰及散骑常侍刘逖、黄门侍郎裴泽、郭遵于殿庭，家属皆徙北边，妇女

配奚官[2]，幼男下蚕室，没入赀产。癸卯，遂如晋阳。

33 吴明彻攻寿阳，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肿泄，死者什六七。齐行台右仆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寿阳，以尉破胡新败，怯懦不敢前，屯于淮口，敕使屡促之。然始渡淮，众数十万，去寿阳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皆惧，曰："坚城未拔，大援在近，将若之何？"明彻曰："兵贵神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贵显、卢潜及扶风王可朱浑道裕、尚书左丞李騊駼送建康。景和北遁，尽收其驼马辎重。

琳体貌闲雅，喜怒不形于色；强记内敏，军府佐吏千数，皆能识其姓名；刑罚不滥，轻财爱士，得将卒心；虽失地流寓在邺，齐人皆重其忠义。及被擒，故麾下将卒多在明彻军中，见者皆歔欷，不能仰视，争为之请命及致资给。明彻恐其为变，遣使追斩之于寿阳东二十里，哭者声如雷。有一叟以酒脯来祭，哭尽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与不知，闻者莫不流涕。

齐穆提婆、韩长鸾闻寿阳陷，握槊不辍，曰："本是彼物，从其取去。"齐主闻之，颇以为忧，提婆等曰："假使国家尽失黄河以南，犹可作一龟兹国[3]。更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用愁为！"左右嬖臣因共赞和之，帝即大喜，酣饮鼓舞，仍使于黎阳临河筑城戍[4]。

丁未，齐遣兵万人至颖口[5]，樊毅击走之。辛亥，遣兵援苍陵[6]，又破之。齐主以皮景和全军而还，赏之，除尚书

令。

丙辰，诏以寿阳复为豫州，以黄城为司州。以明彻为都督豫·合等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遣谒者萧淳风就寿阳册命，于城南设坛，士卒二十万，陈旗鼓戈甲。明彻登坛拜受，成礼而退，将卒荣之。上置酒，举杯属徐陵曰："赏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圣衷，非臣力也。"以黄法氍为征西大将军、合州刺史。

戊午，湛陀克齐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阴城降[7]。庚辰，威虏将军刘桃枝克朐山城[8]。辛巳，樊毅克济阴城[9]。己丑，鲁广达攻济南徐州[10]，克之；以广达为北徐州刺史，镇其地。

齐北徐州民多起兵以应陈，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闭城门，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测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设备。珽忽令鼓噪震天，反者皆惊走。既而复结陈向城，珽令录事参军王君植将兵拒之，自乘马临陈左右射。反者先闻其盲，谓其必不能出，忽见之，大惊。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战且守，十余日，反者竟散走。

诏悬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梁骠骑仓曹参军朱玚致书徐陵求其首[11]，曰："窃以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老；当涂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梁故建宁公琳，当离乱之辰，总方伯之任，天厌梁德，尚思匡继，徒蕴包胥之志，终遭苌弘之眚[12]，至使身没九泉，头行千里。伏惟圣恩博厚，明诏爰发，赦王经之哭[13]，许田横之葬。不使寿春城下，唯传报葛之人[14]；沧洲岛上，独有悲田之客"。陵为之启上。十二月，

壬辰朔，并熊昙朗等皆还其亲属。场瘗琳于八公山侧，义故会葬者数千人。场间道奔齐，别议迎葬，寻有寿阳人茅智胜等五人，密送其柩于邺。齐赠琳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谥曰忠武王，给辒辌车以葬之[15]。

34 癸巳，周主集群臣及沙门、道士，帝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为次，释为后。

35 乙未，谯城降[16]。

36 乙巳，立皇子叔明为宜都王，叔献为河东王。

37 壬午[17]，任忠克霍州[18]。

诏征安州刺史周炅入朝。初，梁定州刺史田龙升以城降，诏仍旧任。及炅入朝，龙升以江北六州、七镇叛入于齐，齐遣历阳王景安将兵应之。诏以炅为江北道大都督，总众军以讨龙升，斩之。景安退走，尽复江北之地。

38 是岁，突厥求婚于齐。

【注释】

①国子祭酒：官名。西晋建国子学，为教育五品以上官僚子弟的贵族学校。北齐始立专署，称国子寺，主管为祭酒。唐代改为国子监。

②奚官：官署名。南朝及隋有奚官署。掌管宫人疾病、罪罚、丧葬等事，多用罪犯从坐的男女家属担任。

③龟兹国：一作丘兹国、屈支国。本西域城国，国都在延城（今新疆库车县东郊皮朗旧城）。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后属西域都护府。

④黎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浚县东北。

⑤颍口：颍水入淮之口，在今安徽颍上县西。

⑥苍陵：在颍口、寿阳之间。

⑦淮阴城：今江苏淮阴县西南甘罗城。

⑧朐山城:即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

⑨济阴城:今江苏睢宁县治。

⑩济南徐州:胡三省注:"'济'当作'齐'。为'齐南徐',以别京口之南徐。"南徐州,治所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

⑪骠骑仓曹参军:将军府属吏,梁制,将军府有功曹、仓曹、中兵、外兵、骑兵、长流、城局等参军。

⑫苌弘(?～公元前492年):周景王、敬王大臣刘文公所属大夫。刘氏与晋范氏世为婚姻,在晋卿内江中帮助范氏,曹卿赵鞅为此来声讨,苌弘被周人杀死。

⑬赦王经之哭:魏元帝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司马昭弑高贵乡公曹髦,并收捕王经,其属吏向雄抱住王经哭于东市,司马昭赦免向雄。

⑭报葛之人: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司马昭破寿春,诸葛诞部下不降而死。事见七十七卷。

⑮辒辌车:一种卧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故名。后用作丧车。

⑯谯城:今安徽蒙城县治。

⑰壬午:纪日疑有误。

⑱霍州:治所在今安徽霍山县东。

【译文】

31 初七,陈宣帝任命特进、兼国子祭酒周弘正为尚书右仆射。

32 北齐国子祭酒张雕,担任侍读教授北齐国主经书,齐主非常器重他。张雕与得宠的胡人何洪珍相勾结,穆提婆、韩长鸾等都讨厌他。何洪珍推荐张雕为侍中,加授开府仪同三司,让他奏报财赋统计和支调,很得齐主的信任,常常称他为"博士"。张雕自认为出身低微,得位为大臣,很想建功报答人主隆恩,所以议论朝政得失,贬抑赞扬人物,都直言相告无所回避。他要求减省宫中不必要的开支,制止约束齐主周围骄横放纵的大臣,常常规劝国主斥责宠臣权要,在齐主座前提出兴废改革的建议,齐主也很倚重他。张雕便以澄清朝政为己任,意态和气慨很高昂,权贵和宠臣都对他侧目而视。

尚书左丞封孝琰是封隆之的侄儿，他和侍中崔季舒都受到祖珽的厚待。封孝琰曾对祖珽说："您是由衣冠士族而当宰相的人，与其它人不同。"齐主身边的亲信们听到了这些话，都非常气恨。

恰逢齐主将去晋阳，崔季舒和张雕商议，认为："寿阳被围困，大军出京前往抵御，使臣往返前线，都要向皇上报告军情请示号令。若皇上离开都城，沿途百姓会惊慌失措，以为是皇上畏惧南寇而出奔并州。我们如果不向皇上启奏劝阻，只怕人心会惊恐不安。"于是便和随从大驾的文官们共同签名进谏。当时，贵臣赵彦深、唐邕、段孝言等表示有不同意见，崔季舒同他们争论，没有结果。韩长鸾突然对齐主说："那些汉人文官联名上书，声称劝止陛下驾临并州，其实未尝不是想造反，应该将他们处死。"初九，齐主把那些已签名的文官全部召集到含章殿，将崔季舒、张雕、封孝琰和散骑常侍刘逖、黄门侍郎斐泽、郭遵等，在殿庭上一一推出斩首，家属都流放到北方边地，妇女配属奚官署为奴隶，男童受宫刑，没收全部财产。十一日，齐主便去晋阳。

33 吴明彻围攻寿阳城，筑起围堰引肥水灌城，城中很多人患浮肿和腹泻的疾病，死亡的人数已有十分之六七。北齐行台右仆射琅邪人皮景和等援救寿阳，皮景和因尉破胡刚刚打了败仗，便胆怯不敢前进，屯兵于淮口，齐主不断发出敕令派遣使者催促他进军。皮景和这才渡过淮河，部众有几十万人，到了距寿阳城三十里的地方，又停顿下来不再前进。吴明彻部下众将领都十分恐惧，说："寿阳城池坚固，一时不易攻下，而齐国救援的大军已距城不远，我们将怎么办？"吴明彻说："兵贵神速，他们扎营不再前进，自己挫伤了兵锋锐气，我知道他们不敢作战，这是很明了的。"十三日，吴明彻身穿铠甲，头戴钢盔，亲自指挥部队从四面发动猛攻，一鼓作气攻克寿阳，活捉王琳、王贵显、卢潜和扶风王可朱浑道裕、尚书左丞李绸骙等，并将其押送建康。皮景和向北逃走，他的骆驼马匹兵器粮草等全部被陈军缴获。

王琳体态容貌安详文雅，喜怒不形于色，记忆力强而头脑敏捷，军府僚佐有上千人之多，他都能记得他们的姓名；他不滥用刑罚，不重钱财，爱护部下，很得部将和士卒的拥戴，虽然失地留居在郢城，北齐人也都敬重他的忠义。他被陈军俘获，以前的部下很多在吴明彻军中，他们看到王琳被擒都哀叹抽噎，不忍抬头看他，他们都争着为王琳请求保全性命，并送给他财物用品。吴明彻担心押解王琳到建康途中发生意外，便派人追到寿阳以东二十里的地方将他杀死，人们知道了他死难的消息哭声如雷。有一个老人备了酒肉来祭奠他，哭得极尽哀伤，收敛了他的血而后离去。当地农夫野老，无论认识或不认识王琳的，听到他被杀没有不悲伤流泪的。

北齐穆提婆、韩长鸾听到寿阳城失陷的消息，仍继续下棋，说："寿阳本是他们的土地，就让他们取走好了。"北齐国主听到寿阳陷落，深感忧虑，穆提婆等却说："即使完全丢失了黄河以南的土地，还可以作一个龟兹国。而真令人可惜的是人生如寄，应当及时行乐，何必忧愁呢！"左右宠臣都附和他，皇帝便转忧为喜，开怀畅饮击鼓起舞，并派人到黎阳一带筑城派兵防守。

十五日，北齐派兵一万人到颍口，被樊毅击退。十九日，北齐派兵救援苍陵，又被打败。北齐国主因为皮景和全军回朝，奖赏了他，让他升职为尚书令。

二十四日，陈宣帝下诏恢复寿阳为豫州治所，黄城为司州治所。任命吴明彻为都督豫・合州等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派遣萧淳风到寿阳册命吴明彻，在城南设坛，士卒二十万人，披甲执戈，排列旌旗战鼓，吴明彻登坛拜受了皇帝的册命，仪式结束，走下土坛，将士们都感到荣耀。皇上备酒，举杯向徐陵敬酒说："奖赏您能识别人才。"徐陵离席而起说："英明决策出自陛下圣断，不是臣的力量。"任命黄法氍为征西大将军、合州刺史。

二十六日，湛陀攻克齐昌城。十一月，十二日，淮阴城投降。十八日，威虏将军刘桃枝攻克朐山城。十九日，樊毅攻克济阴城。二

十七日，鲁广达进攻北齐的南徐州，将它攻克；任命鲁广达为北徐州刺史，镇守其地。

北齐徐州百姓大多起兵响应陈军，直逼北徐州州城，祖珽下令不关闭城门，禁止人们在大街上行走，城中一片寂静。城外造反的人猜测不出其中缘故，怀疑是人走城空，于是不再加强防备。祖珽忽然叫人击鼓呼叫，响声如雷震天，造反围逼州城的人都惊吓逃走。不久又聚结起队伍向州城逼近，祖珽命令录事参军王君植领兵抵抗他们，自己骑马到阵前左右驰射。造反的人早先听说祖珽是瞎子，以为他必定不能出阵，现在忽然见到他，大为吃惊。穆提婆存心让州城陷落，故意不派救兵，祖珽且战且守，相持了十多天，造反围城的人最终散去。

陈宣帝下诏把王琳的首级悬挂在建康示众。王琳的旧属梁骠骑将军府仓曹参军朱场写信给徐陵请求发还王琳的首级，信上说："在下以为司马氏将灭，徐广是晋朝的遗老；曹魏亡国，司马孚是魏室忠臣。梁已故建宁公王琳，生逢海内分崩离析的时代，担负一方诸侯之长的重任，尽管上天已厌弃梁朝失德，但他还是想匡复延续梁室，空怀申包胥乞兵复国的志愿，最终却犯下萇弘那样的错误，以致身死九泉之下，头颅传送千里以外。伏祈圣主广施恩泽，颁示明诏，像司马昭那样宽恕向雄抱哭王经，像汉高帝那样准许东海人安葬田横。不要使寿春城下，只流传部下为报效诸葛诞而死；沧州岛上，唯独有悲悼田横的宾客。"徐陵转朱场启奏皇上。十二月，初一，陈宣帝下诏，将熊昙朗和王琳等人的首级都还给他们的亲属。朱场把王琳埋在八公山侧，赶来参加会葬的生前故旧有几千人。朱场从小路直奔北齐，另外商议迎葬的事，不久，有寿阳人茅智胜等五人，秘密地把王琳的灵柩送到北齐郢城。北齐追赠王琳为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谥号忠武王，特赐辒辌车送葬。

34 初二，北周国主召集群臣以及和尚、道士等，周主自己登上高坐，辩论三教高下先后，论定以儒教居前，道教其次，佛教居末。

35 初四，北齐谯城投降。

36 十四日，陈宣帝册立皇子陈叔明为宜都王，陈叔献为河东王。

37 壬午日，任忠攻克霍州。

陈宣帝下诏，征召安州刺史周炅入朝。当初，梁定州刺史田龙升举城投降陈朝，陈宣帝诏令他仍旧担任原职。及至周炅入朝，田龙升举长江以北六州、七镇之地叛陈归附北齐，北齐派历阳王高景安率兵接应他。陈宣帝下诏任命周炅为江北道大都督，统领众军讨伐田龙升，将他斩杀。高景安退走，陈朝全部收复长江以北的失土。

38 这一年，突厥向北齐请求通婚。

六 年

1 春，正月，壬戌朔，周齐公宪等七人进爵为王。

2 己巳，周主享太福；乙亥，耕藉田。

3 壬子[1]，上享太庙。

4 甲申，广陵金城降[2]。

5 二月，壬午朔[3]，日有食之。

6 乙未，齐主还邺。

7 丁酉，周纪国公贤等六人进爵为王。

8 辛亥，上耕藉田。

9 齐朔州行台南安王思好，本高氏养子，骁勇，得边镇人心。齐主使嬖臣斫骨光弁至州，光弁不礼于思好，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侧之恶。"进军至阳曲[4]，自号大丞相。武卫将军赵海在晋阳，苍猝不暇奏，矫诏发兵拒之。帝闻变，使尚书令唐邕等驰之晋阳，辛丑，帝勒兵继进。未至，

思好军败，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刘桃枝围之，且杀且招，终不降，以至于尽。

先是有人告思好谋反，韩长鸾女适思好子，奏言："是人诬告贵臣，不杀无以息后。"乃斩之。思好既诛，告者弟伏阙下求赠官，长鸾不为通。

丁未，齐主还邺。甲寅，以唐邕为录尚书事。

10 乙卯，周主如云阳宫。

11 丙辰，周大赦。

12 庚申，周叱奴太后有疾。三月，辛酉，周主还长安。癸酉，太后殂。帝居倚庐，朝夕进一溢米。群臣表请，累旬乃止。命太子总理庶政。

卫王直谮齐王宪于帝曰："宪饮酒食肉，无异平日。"帝曰："吾与齐王异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发。汝当愧之，何论得失！汝，亲太后之子，特承慈爱；但当自勉，无论他人。"

13 夏，四月，乙卯，齐遣侍中薛孤康买吊于周，且会葬。

初，齐世祖为胡后造珠裙袴，所费不可胜计；为火所焚。至是，齐主复为穆后营之。使商胡赍锦彩三万，与吊使偕往市珠。周人不与，齐主竟自造之。及穆后爱衰，其侍婢冯小怜大幸，拜为淑妃；与齐主坐则同席，出则并马，誓同生死。

14 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于永固陵，周主跣行至陵所。辛酉，诏曰："三年之丧，达于天子。但军国务重，须自听朝。衰麻之节，苫庐之礼，率遵前典，以申罔极。百僚宜

依遗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请依权制,帝不许,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礼。

15 庚午,齐大赦。

16 齐人恐陈师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兖州以备之[5]。

17 丙子,周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今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

18 六月,壬辰,周弘正卒。

19 壬子,周更铸五行大布钱,一当十,与布泉并行。

20 戊午,周立通道观以壹圣观之教。

【注释】

①壬子:据《陈书·宣帝纪》太建六年:"壬午,舆驾亲祠太庙。"壬午,为二十一日。

②广陵金城:即广陵内城。

③壬午:据《陈书·宣帝纪》,应作"壬辰"。

④阳曲:县名。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北阳曲镇南。

⑤西兖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译文】

六年(甲午,公元574年)

1 春,正月,初一,北周齐公宇文宪等七人进爵为王。

2 初八,北周国主到太庙祭拜祖先;十四日,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3 二十一日,陈宣帝到太庙祭拜祖先。

4 二十三日,广陵金城投降陈朝。

5 二月,初一,出现日食。

6 初四,北齐国主回邺城。

7 初六，北周纪国公宇文贤等人进爵为王。

8 二十日，陈宣帝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9 北齐朔州行台南安王高思好，本是高氏养子，骁勇善战，很得边镇民心。北齐国主派宠臣斫骨光弁到朔州，他对高思好傲慢无礼，高思好大怒，于是起兵造反，说是"要入朝清除国君身边的恶人"。进军到达阳曲，自称大丞相。武卫将军赵海在晋阳仓促间来不及奏报齐主，便假传诏书征调部队去抵抗他。齐主听说发生兵变，派尚书令唐邕等驰往晋阳，初十，齐主亲率大军随后进发。还未抵达晋阳，高思好兵败，投水自杀。他的部下二千人，被刘桃枝包围，一面斩杀一面招降，可是他们始终不投降，直至全部战死。

事发之前有人向朝廷密告高思好要谋反，韩长鸾的女儿是高思好的儿媳妇，他便启奏齐主说："此人诬告贵臣，不杀掉他，往后就不能止息诬告之风。"于是杀掉了密告者。高思好死后，密告者的弟弟伏在宫阙下请求追赠他哥哥官位，但韩长鸾不肯替他启奏皇上。

十六日，北齐国主回邺城。二十三日，任命唐邕为录尚书事。

10 二十四日，北周国主去云阳宫。

11 二十五日，北周大赦全国。

12 二十九日，北周叱奴太后生病。三月，初一，北周武帝回长安。十三日，叱奴太后病逝。武帝居庐守丧，早晚只吃少量饭。群臣上表请求节哀，连续十多天后他才停止。命太子总理各项政务。

卫王宇文直在武帝面前讲齐王宇文宪的坏话说："宇文宪饮酒吃肉，跟平时没有两样。"武帝说："我跟齐王同父异母，都不是正室所生。只因为我为君的缘故，他也解上衣露左臂，用麻束发，为我母服丧。你应当感到羞愧，怎么反而去评论别人是非！你，是太后的亲生儿子，特别受到她的慈爱；你只应当自己努力为母服丧尽孝，不要议论别人是非。"

13 夏，四月，二十五日，北齐派遣侍中薛孤康买到北周吊唁叱奴

太后,并参加葬礼。

当初,北齐世祖为胡后做珍珠裙裤,花费钱财无计其数;后来珍珠裙裤被火烧毁。现在,北齐国主又要替穆后做一件,特派胡人商贩运载三万匹彩色丝绸,和吊唁的使者一起到北周采购珍珠。北周人不肯卖给他们,齐主终究自己设法做了一件。后来穆后失宠,穆后的侍婢冯小怜大受恩宠,被册封为淑妃;与齐主坐则同席,出则并马,发誓同生共死。

14 五月,初一,北周把文宣皇后叱奴氏灵柩安葬在永固陵;北周国主赤脚送葬到陵墓旁。初二,下诏书说:"为父母守丧三年,从庶民到天子都一样。但军国事务繁重,要自己临朝听政。至于斩衰括发的服制,苫庐的礼节,全部遵守古代礼制的规定,以报答母后养育之恩。文武百官应遵守太后遗命,在她安葬之后,就可以除去丧服。"公卿大臣一再请求周主采用灵活改订之制,周主不准,还是施行人子守孝三年的丧制,凡属于丧服之内的亲疏五等,也命他们依礼制规定服丧。

15 十一日,北齐大赦全国。

16 北齐怕陈朝军队渡过淮河,派皮景和驻守西兖州,以防备陈朝军队进犯。

17 十七日,北周禁止佛教、道教,把佛、道经典及偶象全部销毁,取缔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并禁止所有越分的祭祀,凡非祀典内所记载的祭祀,一律废除。

18 六月,初三,陈朝周弘正逝世。

19 二十三日,北周改铸五行大布钱,一个五行大布钱,折合民间私铸的十个细钱,和布泉一同流通。

20 二十九日,北周建立通道观以统一圣贤的政教。

21 秋，七月，庚申，周主如云阳，以右宫正尉迟运兼司武[1]，与薛公长孙览辅太子守长安。

初，帝取卫王直第为东宫，使直自择所居。直历观府署，无如意者；末取废陟屺寺，欲居之。齐王宪谓直曰："弟子孙多，此无乃褊小？"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论子孙！"直尝从帝校猎而乱行，帝对众挞之，直积怨愤，因帝在外，遂作乱。乙酉，帅其党袭肃章门。长孙览惧，奔诣帝所。尉迟运偶在门中，直兵奄至，手自阖门。直党与运争门，斫伤运指，仅而得闭。直久不得入，纵火焚门。运恐火尽，直党得进，取宫中材木及麻榻以益火，膏油灌之，火转炽。久之，直不得进，乃退。运帅留守兵，因其退而击之，直大败，帅百余骑奔荆州。戊子，帝还长安。八月，辛卯，擒直，废为庶人，囚于别宫，寻杀之。以尉迟运为大将军，赐赉甚顾。

丙申，周主复如云阳。

22 癸丑[2]，齐主如晋阳。甲辰，齐以高励为尚书右仆射。

23 九月，庚申，周主如同州。

24 冬，十月，丙申，周遣御正弘农杨尚希、礼部卢愷来聘。愷，柔之子也。

25 甲寅，周主如蒲州；丙辰，如同州；十一月，甲戌，还长安。

26 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书王瑒为右仆射，度支尚书孔奂为吏部尚书。瑒，冲之子也。

时新复淮、泗，攻战、降附，功赏纷纭。奂识鉴精敏，不受请托，事无凝滞，人皆悦服。湘州刺史始兴王叔陵，屡讽

有司，求为三公。奂曰："衮章之职，本以德举，未必皇枝。"因以白帝。帝曰："始兴那忽望公！且朕儿为公，须在鄱阳王后。"奂曰："臣之所见，亦如圣旨。"

27 齐定州刺史南阳王绰，喜为残虐，尝出行，见妇人抱儿，夺以饲狗。妇人号哭，绰怒，以儿血涂妇人，纵狗使食之。常云："我学文宣伯之为人③。"齐主闻之，锁诣行在，至而宥之。问："在州何事最乐？"对曰："多聚蝎于器，置狙其中，观之极乐。"帝即命夜索蝎一斗，比晓，得三二升，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号叫宛转。帝与绰临观，喜噱不已④。因让绰曰："如此乐事，何不驰驿奏闻！"由是有宠，拜大将军，朝夕同戏。韩长鸾疾之，是岁，出为刘州刺史。将发，使人诬告其反，奏云："此犯国法，不可赦！"帝不忍明诛，使宠胡何猥萨与之手搏，扼而杀之。

【注释】

①司武：即司马。掌军政及军赋。

②癸丑：据《北齐书·后主纪》武平五年，应作"癸卯"，为十五日。

③文宣伯：即北齐文宣帝高洋。高绰为高洋弟高淇之子，故称高洋为伯。

④噱(jué 决)：大笑。

【译文】

21 秋，七月，初二，北周国主去云阳宫，任命右宫正尉迟运兼司武，和薛公长孙览辅助太子留守长安。

当初，北周武帝征收卫王宇文直的府第作为东宫，让宇文直自己另外选择一处住所。宇文直一一察看了所有府署的房子，没有一处是满意的；最后选择了荒废的陟屺寺，想以此作为住所。齐王宇

文宪对宇文直说："弟弟子孙众多，这个地方恐怕太狭小了吧？"宇文直说："我自身一人尚且不见容于君，还谈什么子孙！"宇文直曾随从武帝围猎而扰乱了队列，武帝当众鞭打他，宇文直便积下怨愤，这回乘武帝在外，便在长安起兵作乱。二十七，宇文直率领徒众袭击肃章门。长孙览畏惧，驰马奔往武帝所在之处。尉迟运正巧在肃章门内，宇文直的士兵突然来攻，尉迟运亲自用手关门。宇文直党羽和尉迟运争夺宫门，砍伤尉迟运的手指，不过他还是关闭了宫门。宇文直进不去，便放火焚烧肃章门。尉迟运怕火焰熄灭，宇文直徒众趁势冲进来，便命人搬来宫中的木材和床榻等物投入火中加大火势，又用油脂灌浇，火越烧越旺。烧了很久，宇文直进不了宫门，便率众退走。尉迟运率领留守士兵，乘他们退走时追击，宇文直大败，率领百余名骑兵逃奔荆州。三十日，武帝回长安。八月，初三，捉到宇文直，将他废为平民，囚禁在别宫，不久杀死了他。任命尉迟运为大将军，赏赐十分丰厚。

初八，北周国主又去云阳宫。

22 十五日，北齐国主去晋阳。十六日，北齐任命高劢为尚书右仆射。

23 九月，初三，北周国主去同州。

24 冬，十月，初九，北周派遣御正弘农人杨尚希、礼部贞恺来陈朝访问。卢恺是卢柔的儿子。

25 二十七日，北周国主去蒲州；二十九日，去同州；十一月，十八日，回长安。

26 十二月，十二日，陈宣帝任命吏部尚书王瑒为尚书右仆射，度支尚书孔奐为吏部尚书。王瑒是王冲的儿子。

这时陈朝刚收复淮、泗，攻战叙其功，降附行其赏，事情千头万绪。孔奐识见判断精辟敏捷，不受人情请托，工作进行顺利，人们都心悦诚服。湘州刺史始兴王陈叔陵屡次暗示主管部门，要求任命自己为三公。孔奐说："三公的官职，本来是按德行来选授的，未必是

皇族宗室就可以当上三公。"并把这件事报告陈宣帝。陈宣帝说："始兴王怎么忽然希望当三公！况且朕的儿子要当三公，也得在鄱阳王之后。"孔奐说："臣的看法，亦和皇上的意思相同。"

27 北齐定州刺史、南阳王高绰，生性喜欢做残忍暴虐之事，曾外出，在路上看到一个妇女抱着婴儿，便夺下婴儿喂狗。妇女哭喊，高绰大怒，将婴儿的鲜血涂在妇人身上，放狗去咬妇女。他常常说："我是学文宣伯父的为人。"北齐国主听到后，命人将他锁住押送到齐主所在的地方，押到之后却又释放他。齐主问道："你在定州感到最快乐的是什么事？"高绰回答说："捕捉许多蝎子放在容器里，再放进一只猴子，观看蝎螫猴子最快乐。"齐主立即命人连夜去捉一斗蝎子，到第二天清早，才捉到二三升，都放进澡盆里，找个人来逼令他赤裸身子睡在盆里，那人被螫得辗转翻滚，号叫不已。齐主和高绰就在澡盆旁边观看，拍手大笑，乐不可支。齐主因而责备高绰说："有这样快乐的事，怎么不派驿使赶快报告我！"高绰由此得到宠信，拜授为大将军，从早到晚和齐主在一起嬉戏。韩长鸾很厌恶他，这一年，他被外放为齐州刺史。临行前，韩长鸾指使人诬告高绰谋反，上奏说："这是触犯国法，断不可赦！"齐主不忍心公开处死，便派宠信的胡人何猥萨和高绰徒手搏斗，用手把高绰扼死。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起旃蒙协洽，尽柔兆涒滩，凡二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上

太建七年

1 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2 癸酉，周主如同州。

3 乙亥，左卫将军樊毅克潼州[1]。

4 齐主还邺。

5 辛巳，上祀北郊。

6 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7 戊申，樊毅克下邳、高栅等六城[2]。

8 齐主言语涩呐，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性懦，不堪人视，虽三公、令、录奏事，莫得仰视，皆略陈大指，惊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余，以为帝王当然，后宫

皆宝衣玉食，一裙之费，至直万匹；竞为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宫苑，穷极壮丽；所好不常，数毁又复。百工土木，无时休息，夜则然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凿晋阳西山为大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中。每有灾异寇盗，不自贬损，唯多设斋，以为修德。好自弹琵琶，为无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数，民间谓之"无愁天子"。于华林园立贫儿村，帝自衣蓝缕之服，行乞其间以为乐。又写筑西鄙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帅内参拒斗。

宠任陆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韩长鸾等宰制朝政，宦官邓长颙、陈德信、胡儿何洪珍等并参预机权，各引亲党，超居显位。官由财进，狱以贿成，竞为奸谄，蠹政害民。旧苍头刘桃枝等皆开府封王[3]，其余宦官、胡儿、歌舞人，见鬼人、官奴婢等滥得富贵者，殆将万数，庶姓封王者以百数，开府千余人，仪同无数，领军一时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数十人，乃至狗、马及鹰亦有仪同、郡君之号，有斗鸡，号开府，皆食其干禄。诸嬖幸朝夕娱侍左右，一戏之费，动逾巨万。既而府藏空竭，乃赐二三郡或六七县，使之卖官取直。由是为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贾，竞为贪纵，民不聊生。

周高祖谋伐齐，命边镇益储偫，加戍卒；齐人闻之，亦增修守御。柱国于翼谏曰："疆埸相侵，互有胜负，徒损兵储，无益大计。不如解严继好，使彼懈而无备，然后乘间，出其不意，一举可取也。"周主从之。

韦孝宽上疏陈三策：

其一曰："臣在边积年，颇见间隙，不因际会，难以成功。是以往岁出军，徒有劳费，功绩不立，由失机会。何者？长淮之南，旧为沃土，陈氏以破亡余烬，犹能一举平之；齐人历年赴救，丧败而返。内离外叛，计尽力穷，雠敌有衅，不可失也。今大军若出轵关④，方轨而进，兼与陈氏共为掎角，并令广州义旅出自三鸦⑤，又募山南骁锐，沿河而下，复遣北山稽胡⑥，绝其并、晋之路。凡此诸军，仍令各募关、河之外劲勇之士，厚其爵赏，使为前驱。岳动川移，雷骇电激，百道俱进，并趋虏庭。必当望旗奔溃，所向摧殄，一戎大定⑦，实在此机。"

其二曰："若国家更为后图，未即大举，宜与陈人分其兵势。三鸦以北，万春以南⑧，广事屯田，预为贮积，募其骁悍，立为部伍。彼既东南有敌，戎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场。彼若兴师赴援，我则坚壁清野，待其去远，还复出师。常以边外之军，引其腹心之众。我无宿舂之费，彼有奔命之劳，一二年中，必自离叛。且齐氏昏暴，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视，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阖境嗷然，不胜其弊。以此而观，覆亡可待。然后乘间电扫，事等摧枯。"

其三曰："昔勾践之吴，尚期十载；武王取纣，犹烦再举。今若更存遵养⑨，且复相时，臣谓宜还崇邻好，申其盟约，安民和众，通商惠工，蓄锐养威，观衅而动。斯乃长策远驭，坐自兼并也。"

书奏，周主引开府仪同三司伊娄谦入内殿，从容谓曰："朕欲用兵，何者为先？"对曰："齐氏沈溺倡优，耽昏麴

蘖。其折冲之将斛律明月,已毙于谗口,上下离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三月,丙辰,使谦与小司寇元卫聘于齐以观衅。

9 丙寅,周主还长安。

【注释】

①潼州:治所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北潼郡村。

②上邳:郡名。治所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 高栅:城名。在今江苏宿迁县西南。

③苍头:奴仆。汉时仆隶以深青色巾包头,故称。

④轵关: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当豫、晋交通要冲。

⑤广州:北魏置。治所在今河南鲁山县东。 三鸦:即鲁阳关,在今河南南召县东北。

⑥稽胡:南匈奴遗种。居今山西吕梁山脉及河西一带。

⑦一戎大定:周武王伐纣,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⑧万春:城名。在今山西河津县东北。

⑨遵养:语见《诗·周颂·酌》:"於铄王师,遵养时晦。"高亨《周颂考释》:"遵养者,屯兵而养之也。……遵谓屯兵,屯兵即聚兵。"

【译文】

陈纪六 起乙未(公元575年),止丙申(公元576年),共二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上

太建七年(乙未,公元575年)

1 春,正月,十六日,陈宣帝到南郊祭天。

2 十八日,北周国主去同州。

3 二十日,陈朝左卫将军樊毅攻克潼州。

4 北齐国主回邺城。

5 二十六日,陈宣帝到北郊祭地。

6 二月，初一，出现日食。

7 二十三日，樊毅攻克下邳、高栅等六城。

8 北齐国主说话迟钝口吃，不喜欢接见朝廷官员，如果不是宠爱亲近的人，从不和他交谈。他生性怯懦，忍受不住别人注视他，即使是三公、尚书令、录尚书事等向他奏事，也没有谁能抬头看他，都是略微陈述要旨，便惊恐地退出。齐主承袭了他父亲世祖奢侈华靡的余风，认为帝王本当如此。后宫妃嫔都是锦衣玉食，一条裙子的费用，甚至值一万匹锦帛的价钱；宫人们竞相攀比衣着的新奇精巧，早上刚穿的新衣服到晚上就被当作旧衣服丢弃。大规模修建宫室园林，雄壮华丽到了极点；喜好反复无常，屡次毁坏后又重建。从事土木建筑的各种工匠，经常忙得没有时间休息，夜里点起火把照明工作，天冷时用热水拌和泥浆。为雕凿晋阳西山石壁建造巨大佛像，照明油脂一夜间要燃烧一万盆，灯光可以照到晋阳宫中。每有灾异发生或出现寇盗，齐主从不自我贬责反省，只是多设斋饭施舍，认为这就是修功德。齐主喜欢自弹琵琶，谱成名叫《无愁》的乐曲，跟着唱和的左右侍从多达上百人，民间称他为“无愁天子”。齐主在华林园设立贫儿村，自己穿上破破烂烂的衣服，装扮乞丐在村中行乞以此为乐趣。又画下西部边境一些城市的图样，依照图样仿造，命人穿了黑色戎装假扮北周士兵攻城，齐主自己率领宫里的太监在城里抵御格斗。

齐主宠信任用陆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韩长鸾等主宰朝政，宦官邓长颙、陈德信，胡人何洪珍都参预机密要事，他们各自引进亲戚朋党，高居显要职位。官位升迁要看给钱的多少来决定，刑狱也以贿赂的多少来判决，他们争着对齐主谄媚，败坏朝政祸害百姓。以前是奴仆的刘桃枝等都位至开府得到封土，其余宦官、胡人、歌舞艺人、巫师、官府奴婢等轻易得到富贵的，大约上万人，一般姓氏被封王的有上百人，位居开府仪同三司的有一千多人，封为仪同三司的不计其数，被任命为领军将军的同时达到二十人，侍中、中

常侍有几十人，甚至狗、马、猎鹰等禽兽也有仪同、郡君的封号，有的斗鸡被封为开府，它们都享有相应等级的俸禄。一些受到宠幸的婢妾和近臣早晚在后主周围侍候取乐，一次游戏的费用，动辄超过亿万。后来国库空竭，就赐给这些人两三个郡或六七个县，让他们出卖官爵获取钱财。因此担任郡守县令的人，大都成为富商大贾，竞相贪污放纵，弄得民不聊生。

北周高祖打算讨伐北齐，下令边镇增加储备，加派守兵；北齐得知此事，也增修工事加强防备。北周柱国于翼进谏说："周齐两国在边境相互侵犯，各有胜负，只白白地损失兵员和储备，对大计没有益处。不如解除边境的戒备，续修两国的和好，先使对方松懈不加防备，然后再寻找机会，出其不意，便能一举攻取敌国。"北周国主听从了他的意见。

韦孝宽上疏北周武帝陈述三条计策：

第一是说："臣在边地多年，看到不少敌国的间隙，如果不利用机遇，仍然难以成功。所以往年出兵，只是劳顿耗费，没有建立功绩，都是因为时机丧失。为什么呢？长淮以南，以前是肥沃富饶的地方，陈氏承梁朝破亡之后，收拾残局，尚能一举将它讨平；齐人连年派兵前往援救，都丧师覆败而回。现在他们国内民心离散外有大军压境，群臣上下计尽力穷，仇敌有这样的瑕隙，我们不可失去攻打他的机会。现在我方大军如果从轵关出发，两车并行前进，同时与陈氏联合两面夹击，并命广州义军从三鹊出兵，另外招募山南骁勇锐卒，沿黄河而下，再派遣北山稽胡，截断齐国并州、晋州的通道。以上这些军队，仍令各自招募关、河之外的强健骁勇之士，赐给他们优厚的官爵和奖赏，让他们担任先锋向导，这样众军一出，山岳会为之震撼，江河会为之改流，如惊雷闪电，百道齐发，直趋敌人都城。敌军一定望旗奔逃溃散，我军所向，无不摧毁灭绝，一举平定齐国，确实在于这次良机。"

第二是说："如果国家打算留待他日再行进攻，不想最近大举

进兵，那么现在应当与陈朝一同分散齐国的兵势。三鹊以北，万春以南，应大举从事屯垦，预先储备军粮。招募骁勇慓悍之士，编成部队。齐国的东南有陈朝和它为敌，双方兵马相持不下，我方突出奇兵，就能突破齐国的边境。齐国如果派兵赶来增援，我们则可以坚壁清野，他们一旦远去，我们重又出兵。常用边境外的部队，牵制他们要害地区的重兵。我方无须准备隔夜粮草，对方却有疲于奔命的劳累。一两年之内，他们必定会众叛亲离。况且齐主昏庸暴虐，政出多门，公然出卖官爵、收取贿赂；拿人钱财，减人罪刑。唯利是图，贪得无厌，荒淫酒色，忌害忠良，全境百姓愁苦哀号，不堪忍受这样的弊政。由此看来，齐国的覆灭指日可待。我方伺机乘势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如同摧枯拉朽，毫不费力。"

第三是说："从前勾践灭吴，尚且以十年为期；周武王征讨商纣，也曾两度兴兵。现在陛下如果还想养精蓄锐、相时而动的话，臣认为最好还是恢复两国的友好，重申盟约，安定人民，辑睦部众，互通贸易优待工匠，养精蓄锐增加声势，伺机而动。这便是长谋远略，自可兼并敌国。"

韦孝宽的奏疏呈上后，北周国主召开府仪同三司伊娄谦到内殿，从容地问他说："朕要用兵，你看先对哪个国家？"伊娄谦回答说："齐主沉缅歌舞玩乐，酷嗜饮酒。他们冲锋陷阵克敌制胜的良将斛律明月，已经被奸邪谗言所杀害。上下离心离德，走在路上的人只能以目相视，敢怒而不敢言。这是最容易攻取的。"武帝大笑。三月，初二，派伊娄谦和小司寇元卫访问北齐，借以观察对方的虚实和暇隙。

9 十二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10 夏，四月，甲午，上享太庙。

11 监豫州陈桃根得青牛，献之，诏遣还民。又表上织成罗文锦被各二百首，诏于云龙门外焚之。

12 庚子，齐以中书监阳休之为尚书右仆射。

13 六月，壬辰，以尚书右仆射王琀为左仆射。

14 甲戌[1]，齐主如晋阳。

15 秋，七月，丙戌[2]，周主如云阳宫。

大将军杨坚姿相奇伟。畿伯下大夫长安来和尝谓坚曰[3]："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

周主待坚素厚，齐王宪言于帝曰："普六茹坚[4]，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帝亦疑之，以问来和。和诡对曰："随公止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陈无不破。"

丁卯，周主还长安。

先是周主独与齐王宪及内史王谊谋伐齐，又遣纳言卢韫乘驵三诣安州总管于翼问策[5]，余人皆莫之知。丙子，始召大将军以上于大德殿告之。

丁丑，下诏伐齐，以柱国陈王纯、荥阳公司马消难、郑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陈崇、赵王招为后三军总管[6]。齐王宪帅众二万趋黎阳，随公杨坚、广宁公薛迥将舟师三万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陈芮帅众二万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帅众三万守河阳道，常山公于翼帅众二万出陈、汝[7]。谊，盟之兄孙；震，武之子也。

周主将出河阳[8]。内史上士宇文孺曰[9]："齐氏建国，于今累世；虽曰无道，藩镇之任，尚有其人。今之出师，要须

择地。河阳冲要，精兵所聚，尽力攻围，恐难得志。如臣所见，出于汾曲[10]，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过于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赵煚曰：“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而定。”遂伯下大夫鲍宏曰[11]：“我强齐弱，我治齐乱，何忧不克！但先帝往日屡出洛阳，彼既有备，每有不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似为上策。”周主皆不从。宏，泉之弟也。

壬午，周主帅众六万，直指河阴[12]。杨素请帅其父麾下先驱，周主许之。

16 八月，癸卯，周遣使来聘。

17 周师入齐境，禁伐树践稼，犯者皆斩。丁未，周主攻河阴大城，拔之。齐王宪拔武济[13]；进围洛口[14]，拔东、西二城，纵火焚浮桥，桥绝。齐永桥大都督太安傅伏[15]，自永桥夜入中渟城[16]。周人既克南城，围中渟，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独狐永业守金墉[17]，周主自攻之，不克。永业通夜办马槽二千，周人闻之，以为大军且至而惮之。

九月，齐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晋阳将兵拒周师。至河阳，会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还。水军焚其舟舰。傅伏谓行台乞伏贵和曰：“周师疲弊，愿得精骑二千追击之，可破也。”贵和不许。

齐王宪、于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余城，皆弃而不守。唯以王药城要害[18]，令仪同三司韩正守之，正寻以城降齐。

戊寅，周主还长安。

18 庚辰，齐以赵彦深为司徒，斛阿列罗为司空[19]。

19 闰月，车骑大将军吴明彻将兵击齐彭城[20]；壬辰，败齐兵数万于吕梁[21]。

20 甲午，周主如同州。

21 冬，十月，己巳，立皇子叔齐为新蔡王，叔文为晋熙王。

22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23 壬戌，以王琀为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吴郡陆繕为右仆射。

24 庚午，周主还长安。

【注释】

①甲戌：据《北齐书·后主纪》武平六年："甲戌"之上当补"秋七月"三字。甲戌为二十二日。

②丙戌：纪日疑误。又，据上注①，"丙戌"上之"秋七月"可删。

③畿伯下大夫：官名。北周大司徒属官。每方畿伯，中大夫；每县小畿伯，下大夫。

④普六茹坚：即杨坚。杨坚之父杨忠，跟随北周太祖屡有战功，赐姓普六茹氏。

⑤驷(ri 日)：古代驿站专用的车。

⑥陈崇：侯莫陈崇已死于保定三年，"陈崇"当作"陈琼"。

⑦陈、汝：今河南淮阳、汝水间地区。

⑧河阳：今河南孟县西。

⑨弱："弱"的古字。

⑩汾曲：汾水之曲，今山西临汾县南。

⑪遂伯下大夫：北周每乡设小遂伯一人，下大夫，掌一乡的政令戒禁。

⑫河阴：今河南孟津县东。

⑬武济：城名。周武王伐纣，由此济河，故以名城。即今河南孟津。

⑭洛口：洛水入河之口，于此置城。在今河南巩县东北。

⑮永桥：城名。在今河南武陟县西，黄河北岸。

⑯中滩城：在今河南孟县西南黄河沙洲上。为河阳三城之一。另外为南城、北城。

⑰金墉：城名。在今洛阳市西北。

⑱王药城：在今河南济源县境。

⑲斛阿列罗：《北史》、《北齐书·后主纪》并作"斛律阿列罗"。

⑳彭城：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市。

㉑吕梁：在今江苏徐州市东南。

【译文】

10 夏，四月，初十，陈宣帝到太庙祭拜祖先。

11 监豫州事陈桃根获得青牛，呈献给陈宣帝，陈宣帝诏令退还给百姓。陈桃根又上表呈献丝织的罗纹锦被两种各二百件，陈宣帝诏令在云龙门外全部焚毁。

12 十六日，北齐任命中书监阳休之为尚书右仆射。

13 六月，初九，陈宣帝任命尚书右仆射王瑒为尚书左仆射。

14 秋，七月，二十二日，北齐国主去晋阳。

15 丙戌日，北周国主去云阳宫。

大将军杨坚姿容相貌奇特雄伟。畿伯下大夫长安人来和曾对杨坚说："您的眼睛如晨星闪烁，无所不照，当称王于天下，希望您能克制诛杀。"

北周国主待杨坚一向优厚，齐王宇文宪对武帝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凡，臣每次见到他，不觉茫然无措；他恐怕不是甘心为人臣下的人，请及早除掉他！"武帝也疑忌杨坚，便询问来和。来和诡称："随公杨坚只是一个守名节的人，可委以坐镇一方之任；如果命他为将领，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十五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起先北周国主单独和齐王宇文宪及内史王谊密谋伐齐之事，又派纳言卢耀乘驿车前后三次到安州总管于翼那里询问计策，其它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二十四日，武帝才在大德殿召集大将军以上官员告诉他们计划大举伐齐的事。

二十五日，北周国主下诏讨伐北齐，任命柱国陈王宇文纯、荥阳公司马消难、郑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越王宇文盛、周昌公侯莫陈崇、赵王宇文招为后三军总管。齐王宇文宪率领二万人进军黎阳，随公杨坚、广宁公薛迥率领水军三万人从渭水进入黄河，梁公侯莫陈芮率领二万人在太行道防守，申公李穆率领三万人在河阳道防守，常山公于翼率领二万人进军陈州、汝州。王谊是王盟哥哥的孙子；达奚震是达奚武的儿子。

北周国主准备亲率大军向河阳进发，内史上士宇文敬说："齐氏建国至今，已经有好几代；虽说他们国君无道，但是藩镇的人选，尚得其人。现在我们出兵，最重要的是必须选择进攻地点。河阳是军事要冲，是对方精兵聚集的地方，我方虽尽全力去攻打，恐怕也难以如愿。依臣之见，不如出兵攻打汾曲，那里北齐防守的军队少，地势平坦，攻打它容易攻克。用兵的地点，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了。"民部中大夫天水人赵煚说："河南、洛阳，四面都容易遭受攻击，纵然攻占了它，也不能够防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捣毁他们的巢穴，可一举而平定齐国。"遂伯下大夫鲍宏说："我强齐弱，我治齐乱，何愁不能平定齐国！但先帝往日屡次出兵洛阳，对方已有防备，所以常常不能取胜。依臣之计，进兵汾州、潞川，直扑晋阳，出其不意，方为上策。"北周国主都不听从。鲍宏是鲍泉的弟弟。

三十日，北周国主亲率大军六万，直指河阴。杨素请求率领父亲的部下为先锋，北周国主准许了他。

16 八月，二十一日，北周派遣使者到陈朝访问。

17 北周军队进入北齐境内，周主下令禁止砍伐树木践踏庄稼，

违犯者一律斩首。二十五日，周主率军攻打河阴大城，将它攻占了。齐王宇文宪率军攻拔武济，进军包围洛口，攻拔东、西二城，放火焚烧浮桥，浮桥断绝。北齐永桥大都督太安人傅伏，从永桥夜渡潜入中滩城。北周军队攻克南城之后，包围中滩城，二十天也没能攻下。洛州刺史独孤永业镇守金墉城，周主亲自率兵前去攻打，也没有攻克。独孤永业连夜赶制两千只马槽，周人听说，以为北齐救援大军将到而感到恐惧。

九月，北齐右丞高阿那肱从晋阳率兵南下抵御北周的军队。进军到洛阳，适逢北周国主生病，初九夜，率军回国。北周水军焚烧了自己的船只。傅伏对行台乞伏贵和说："北周军队疲惫不堪，请拨给精骑二千，让我带领前去追击，可以打败他们。"乞伏贵和不准许。

齐主宇文宪、于翼、李穆，所到之处都获胜利，投降的和攻克的有三十多座城池，都放弃而不派兵防守。只有王药城因属要害之地，特令仪同三司韩正在这里镇守，韩正不久举城向北齐投降。

二十六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18 二十八日，北齐任命赵彦深为司徒，斛阿列罗为司空。

19 闰九月，陈朝车骑大将军吴明彻率军攻打北齐彭城。十一日，在吕梁打败了几万齐兵。

20 十三日，北周国主前往同州。

21 冬，十月，十八日，陈宣帝册立皇子陈叔齐为新蔡王，陈叔文为晋熙王。

22 十二月，初一，出现日食。

23 十二日，陈宣帝任命王瑒为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吴郡人陆缮为尚书右仆射。

24 二十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八 年

1 春，正月，癸未，周主如同州；辛卯，如河东涑川[1]；甲午，复还同州。

2 甲寅[2]，齐大赦。

3 乙卯[3]，齐主还邺。

4 二月，辛酉，周主命太子巡抚西土，因伐吐谷浑，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王轨、宫正宇文孝伯从行。军中节度，皆委二人，太子仰成而已。

5 齐括杂户未嫁者悉集，有隐匿者，家长坐死。

6 壬申，以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司空。

7 三月，壬寅，周主还长安；夏，四月，乙卯，复如同州。

8 己未，上享太庙。

9 尚书左仆射王瑒卒。

10 五月，壬辰，周主还长安。

11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12 辛亥，周主享太庙。

13 初，太子叔宝欲以左户部尚书江总为詹事[4]，令管记陆瑜言于吏部尚书孔奂。奂谓瑜曰："江有潘、陆之华而无园、绮之实[5]，辅弼储宫，窃有所难。"太子深以为恨，自言于帝。帝将许之，奂奏曰："江总，文华之士。今皇太子文华不少，岂藉于总！如臣所见，愿先敦重之才，以居辅导之职。"帝曰："即如卿言，谁当居此？"奂曰："都官尚书王廓，世有懿德，识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时在侧，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宜为太子詹事。"奂曰："宋朝范晔，即范泰之

子，亦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争之；帝卒以总为詹事，总，敩之曾孙也[6]。

甲寅，以尚书右仆射陆缮为左仆射。帝欲以孔奂代缮，诏已出，太子沮之而止；更以晋陵太守王克为右仆射。

顷之，总与太子为长夜之饮，养良娣陈氏为女；太子亟微行，游总家。上怒，免总官。

14 周利州刺史纪王康[7]，骄矜无度，缮修戎器，阴有异谋。司录裴融谏止之，康杀融。丙辰，赐康死。

15 丁巳，周主如云阳。

16 庚申，齐宜阳王赵彦深卒。彦深历事累朝，常参机近，以温谨著称。既卒，朝贵典机密者，唯侍中、开府仪同三司斛律孝卿一人而已，其余皆嬖幸也。孝卿，羌举之子，比于余人，差不贪秽。

【注释】

①涑川：即今山西西南部黄河支流涑水河。

②甲寅：纪日或月份有误。

③乙卯：纪日或月份有误。

④左户部尚书：当为“左户尚书”，官名。胡三省注：“梁置吏部、祠部、度支、左户、都官、五兵等六尚书；陈因梁制。此盖左户也，‘部’字衍。”

⑤园、绮：即汉初隐士东园公、绮里季。汉初，高祖打算更换太子，吕后采纳张良计策，卑辞厚礼迎四皓东园公、绮里季等辅佐太子刘盈，高祖便没有更换太子。

⑥敩（xiào 效）：字义为教。也与“学”通。此处为人名。

⑦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县。

【译文】

八年(丙申,公元576年)

1 春,正月,初四,北周国主去同州;十二日,去河东涑川;十五日,再返回同州。

2 甲寅日,北齐大赦境内。

3 乙卯日,北齐后主返回邺城。

4 二月,十二日,北周国主命太子宇文赟巡抚西土,顺道讨伐吐谷浑,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王轨、宫正宇文孝伯随太子同行。军中指挥调度,都委托他们两人,太子只是坐享其成而已。

5 北齐搜求俘虏中没入官府当奴婢、尚未婚嫁的,把他们全部集中,凡隐藏这种人的,家长一律处死。

6 二十三日,陈宣帝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司空。

7 三月,二十四日,北周国主回长安;夏,四月,初七,又去同州。

8 十一日,陈宣帝到太庙祭拜祖先。

9 陈朝尚书左仆射王瑒逝世。

10 五月,十五,北周国主回长安。

11 六月,初一,出现日食。

12 初四,北周国主到太庙祭拜祖先。

13 当初,陈朝太子陈叔宝想任用左户部尚书江总担任太子詹事,命东宫管记陆瑜告诉吏部尚书孔奂。孔奂对陆瑜说:"江总有潘岳、陆机那样的文彩,却没有东园公、绮里季那样的真实才能,如果要用江总辅佐太子,我很为难。"太子对此非常痛恨,便自己跑去向宣帝提出要求。宣帝将要答允他,孔奂上奏说:"江总,是有文学才华的人,现在皇太子文学才华不弱,哪能受制于江总!依臣之见,希望挑选敦厚稳重的人,来担任辅导太子的职务。"陈宣帝便问:"如果按你所说,谁应当担任这个职务?"孔奂回答:"都官尚书王廓,家中世代有美德,他识见敏锐,质性敦厚,可以担任这个职务。"太子当时正在旁边,便插言:"王廓是王泰的儿子,不适宜担任太子詹

事。"孔奂说："宋朝范晔，就是范泰的儿子，也担任太子詹事，前代也不因避讳产生嫌疑。"太子坚持力争，宣帝最终还是任命江总为太子詹事。江总是江敦的曾孙。

初七，任命尚书右仆射陆缮为尚书左仆射。宣帝想用孔奂接任陆缮尚书右仆射的职务，诏令已经发出，因太子阻止而作罢；改用晋陵太守王克担行尚书右仆射。

不久，江总和太子通宵达旦饮酒，收太子妾陈氏为养女；太子屡次便装外出，跑到江总家游玩。皇上大怒，罢免了江总的官职。

14 北周利州刺史纪王宇文康，骄横傲慢，不守法纪，整修兵器，暗中图谋造反。司录参军裴融劝止他，宇文康将裴融杀死。初七，北周国主赐宇文康自尽。

15 初十，北周国主去云阳宫。

16 十三日，北齐宜阳王赵彦深逝世。赵彦深奉事几代国君，常参掌机密，以温顺谨慎著称。他死了之后，掌管机密的朝中贵臣，只有寺中、开府仪同三司斛律孝卿一人，别的都是齐主的幸臣。斛律孝卿是斛律羌举的儿子，同其他人相比，不那么贪婪秽乱。

17 秋，八月，乙卯，周主还长安。

18 周太子伐吐谷浑，至伏俟城而还[1]。

宫尹郑译[2]、王端等皆有宠于太子。太子在军中多失德，译等皆预焉。军还，王轨等言之于周主。周主怒，杖太子及译等，仍除译等名，宫臣亲幸咸被谴。太子复召译，戏狎如初。译因曰："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太子悦，益昵之。译，俨之兄孙也。

周主遇太子甚严，每朝见，进止与群臣无异，虽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耆酒，禁酒不得至东宫；有过，辄加捶挞。尝谓之曰："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邪！"乃敕东宫官属录太子言语动作，每月奏闻。太子畏帝威严，矫情修饰，由是过恶不上闻。

王轨尝与小内史贺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负荷。"弼深以为然，劝轨陈之。轨后因侍坐，言于帝曰："皇太子仁孝无闻，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恒以贺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为忧。"帝以问弼，对曰："皇太子养德春宫，未闻有过。"既退，轨让弼曰："平生言论，无所不道，今者对扬，何得乃尔反覆？"弼曰："此公之过也。太子，国之储副，岂易发言！事有蹉跌，便至灭族。本谓公密陈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轨默然久之，乃曰："吾专心国家，遂不存私计。向者对众，良实非宜。"

后轨因内宴上寿，捋帝须曰："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先是，帝问右宫伯宇文孝伯曰："吾儿比来何如？"对曰："太子比惧天威，更无过失。"罢酒，帝责孝伯曰："公常语我云：'太子无过。'今轨有此言，公为诳矣。"孝伯再拜曰："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爱，遂尔结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

王轨骤言于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悦，曰："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杨堅闻之，甚惧，深自晦匿。

帝深以轨等言为然，但汉王赞次长，又不才，余子皆幼，故得不废。

19 丁卯，以司空吴明彻为南兖州刺史③。

20 齐主如晋阳。营邯郸宫。

【注释】

①伏俟城：吐谷浑都城。在今青海共和县西北黑马镇东北。

②宫尹：官名。北周置太子宫尹，职同詹事，为太子官属。

③南兖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上。

【译文】

17 秋，八月，初九，北周国主回长安。

18 北周太子宇文赞征讨吐谷浑，到达伏俟城以后就返回了。

太子宫尹郑译、王端等人，都得到太子的宠信。太子在军中做出许多败德的事，郑译等都参预其中。军队班师还朝，王轨等人报告了北周国主。国主勃然大怒，棒打了太子和郑译等人，并将郑译等革职除名，太子的宫臣和亲幸者都受到谴责。后来太子又召回郑译，和原来一样游玩亲近。郑译因而对太子说："殿下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天下？"太子听了很高兴，更加亲近他。郑译是郑俨哥哥的孙子。

北周国主对太子很严格，每次朝见皇帝，进退仪节和群臣一样，即使是严冬盛夏，也不能得到休息；因为太子嗜酒，便禁止送酒到东宫；太子有过错，动辄用拳头或棍棒责打，北周国主曾经对太子说："自古以来太子被废掉的有多少人？除你之外，我难道不能立别的儿子为太子吗？"于是敕令东宫的官员记录太子的言行，每月向武帝报告。太子害怕武帝的威严，便假意修饰言行，掩盖真相，因此太子的过失和恶行皇上再也无从知道。

王轨曾经对小内史贺若弼说："我看太子终究不能担当治国的重任。"贺若弼深表赞同，劝王轨向皇上陈述。后来王轨借在武帝身边侍坐的机会，对武帝说："皇太子在仁孝方面默默无闻，恐怕不能胜任陛下皇家事务，愚臣见识短浅，说的话不足为信。陛下一向认为贺若弼有文武奇才，他也常常为此事感到忧虑。"武帝便问贺若弼，贺若弼却说："皇太子在东宫修养自己的品德，没听说有什么过失。"贺若弼退出之后，王轨责备他说："你平日言论，无所不谈，今天面对皇上回答问题，怎么如此反复无常？"贺若弼说："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太子，是国家的储君，怎能随便发言！事情稍有闪失，便会有灭族之祸。我本以为您会单独向皇上密陈太子的不善，怎料到您竟当众向皇上明说！"王轨沉默了很久，便说："我专心一意为国家，便没有顾及个人利害。刚才当众说这事，确实不适宜。"

后来王轨又借参加宫中宴会的机会，举杯向武帝敬酒祝寿，用手捋着武帝的胡须说："可爱的好老头，只是遗憾继承人太昏弱了。"早先，武帝曾问右宫伯宇文孝伯说："我的儿子近来怎么样？"宇文孝伯回答说："太子近来害怕陛下的天威，再没有犯什么过失。"酒宴散后，武帝责备宇文孝伯说："您常常对我说：'太子没有过失。'现在王轨对我这样说，可见您是在说谎话。"宇文孝伯再次向武帝下拜说："父子之间，别人不好说什么的。臣知道陛下不能割舍恩慈，忍抑父爱，所以就闭口不敢多言。"武帝知道他的意思，沉默了很久，便说："朕已经委托给您了，希望您能尽力而为！"

有一次王轨突然对武帝说："皇太子不适合做一国之主。普六茹坚面有反相。"武帝听了很不高兴，说："倘若天命注定在他，那么我对他也无可奈何！"杨坚听说后，十分害怕，便竭力隐蔽自己，不露锋芒。

武帝认为王轨等人的话很有道理，但是汉王宇文赞是次子，又不成器，其余的几个儿子年纪都小，所以皇太子没有被废掉。

19 二十一日，陈宣帝任命司空吴明彻为南兖州刺史。

20 北齐后主去晋阳。营建邯郸宫。

21 九月，戊戌，以皇子叔彪为淮南王。

22 周主谓群臣曰："朕去岁属有疾疢，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齐境，备见其情，彼之行师，殆同儿戏。况其朝廷昏乱，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谋夕。天与不取，恐贻后悔。前出河外，直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诸将多不愿行。帝曰："机不可失。有沮吾军者，当以军法裁之！"

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将伐齐，以越王盛、杞公亮、随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俭、大将军窦泰、文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亮，导之子也。

丙辰，齐主猎于祁连池；癸亥，还晋阳。先是，晋州行台左丞张延隽公直勤敏，储偫有备，百姓安业，疆场无虞。诸嬖幸恶而代之，由是公私烦扰。

周主至晋州[1]，军于汾曲，遣齐王宪将兵二万守雀鼠谷[2]，陈王纯步骑二万守千里径[3]，郑公达奚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4]，大将军韩明步骑五千守齐子岭[5]，焉氏公尹升步骑五千守鼓钟镇[6]，凉城公辛韶步骑五千守蒲津关[7]，赵王招步骑一万自华谷攻齐汾州诸城[8]，柱国宇文盛步骑一万守汾水关[9]。

遣内史王谊监诸军攻平阳城[10]。齐行台仆射海昌王尉相贵婴城拒守。甲子,齐集兵晋祠。庚午,齐主自晋阳帅诸军趣晋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战,城中窘急。庚午[11],行台左丞侯子钦出降于周。壬申,晋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请降于周,王轨帅众应之。未明,周将北海段文振,杖槊与数十人先登,与景嵩同至尉相贵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噪,齐兵大溃,遂克晋州,虏相贵及甲士八千人。

齐主方与冯淑妃猎于天池,晋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驿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为乐,边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闻!"至暮,使更至,云"平阳已陷",乃奏之。齐主将还,淑妃请更杀一围,齐主从之。

周齐王宪攻拔洪洞、永安二城[12],更图进取。齐人焚桥守险,军不得进,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鸡栖原[13],伐柏为庵以立营。椿,广之弟也。

癸酉,齐主分军万人向千里径,又分军出汾水关,自帅大军上鸡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齐王宪自救之。齐师退,盛迫击,破之。俄而椿告齐师稍逼,宪复还救之。与齐对陈,至夜不战。会周主召宪还,宪引兵夜去。齐人见柏庵在,不之觉,明日,始知之。齐主使高阿那肱将前军先进,仍节度诸军。

甲戌,周以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安定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精兵一万镇之。

十一月,己卯,齐主至平阳。周主以齐兵新集,声势甚

盛，且欲西还以避其锋。开府仪同大将军宇文忻谏曰："以陛下之圣武，乘敌人之荒纵，何患不克！若使齐得令主，君臣协力，虽汤、武之势，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无斗志，虽有百万之众，实为陛下奉耳。"军正京兆王纮曰："齐失纪纲，于兹累世。天奖周室，一战而扼其喉。取乱侮亡，正在今日。释之而去，臣所未谕。"周主虽善其言，竟引军还。忻，贵之子也。

周主留齐王宪为后拒，齐师追之，宪与宇文忻各将百骑与战，斩其骁将贺兰豹子等，齐师乃退。宪引军渡汾，追及周主于玉壁。

齐师遂围平阳，昼夜攻之。城中危急，楼堞皆尽，所存之城，寻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马出入，外援不至，众皆震惧。梁士彦慷慨自若，谓将士曰："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勇烈齐奋，呼声动地，无不一当百。齐师少却，乃令妻妾、军民、妇女，昼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齐王宪将兵六万屯涑川，遥为平阳声援。齐人作地道攻平阳，城陷十余步，将士乘势欲入。齐主敕且止，召冯淑妃观之。淑妃妆点，不时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旧俗相传，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迹，淑妃欲往观之。齐主恐弩矢及桥，乃抽攻城木造远桥。齐主与淑妃度桥，桥坏，至夜乃还。

癸巳，周主还长安。甲午，复下诏，以齐人围晋州，更帅诸军击之。丙申，纵齐降人使还。丁酉，周主发长安；壬寅，济河，与诸军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显[69]，遣齐王

帅所部先向平阳。戊申,周主至平阳。庚戌,诸军总集,凡八万人,稍进,逼城置陈,东西二十余里。

先是齐人恐周师猝至,于城南穿堑,自乔山属于汾水[19];齐主大出兵,陈于堑北,周主命齐王宪驰往观之。宪复命曰:"易与耳,请破之而后食。"周主悦,曰:"如汝言,吾无忧矣!"周主乘常御马,从数人巡陈,所至辄呼主帅姓名慰勉之。将士喜于见知,咸思自奋。将战,有司请换马。周主曰:"朕独乘良马,欲何之!"周主欲薄齐师,碍暂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决。

齐主谓高阿那肱曰:"战是邪?不战是邪?"阿那肱曰:"吾兵虽多,堪战不过十万,病伤及绕城樵爨者复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军来即退。今日将士,岂胜神武时邪!不如勿战,却守高梁桥[20]。"安吐根曰:"一撮许贼,马上刺取,掷著汾水中耳!"齐主意未决。诸内参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被尚能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齐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填堑南引。周主大喜,勒诸军击之。

兵才合,齐主与冯淑妃并骑观战。东偏少却,淑妃怖曰:"军败矣!"录尚书事城阳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齐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桥。开府仪同三司奚长谏曰:"半进半退,战之常体。今兵众全整,未有亏伤,陛下舍此安之!马足一动,人情骇乱,不可复振。愿速还安慰之!"武卫张常山自后至,亦曰:"军寻收讫,甚完整。围城兵亦不动。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将内参往视。"齐主将从之。穆提婆引齐主肘曰:"此言难信。"齐主遂以淑妃北走。齐师

大溃，死者万余人，军资器械，数百里间，委弃山积。安德王延宗独全军而还。

齐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镜自玩，后声乱，唱贼至，于是复走。先是齐主以淑妃为有功勋，将立为左皇后，遣内参诣晋阳取皇后服御祎翟等。至是，遇于中涂，齐主为按辔，命淑妃著之，然后去。

【注释】

①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高欢起兵晋州，事见一百五十四卷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

②雀鼠谷：即今山西介休县西南、霍县之北汾河河谷。

③千里径：在今山西霍县东十里。

④统军川：一名通军水。即今山西洪洞县南汾水东岸支流。

⑤齐子岭：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北齐、北周以此为界。

⑥鼓钟镇：在今山西垣曲县北六十里。

⑦蒲津关：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黄河津渡处，自古以来为水陆交通要冲。

⑧华谷：在今山西稷山县西北二十里。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县。

⑨汾水关：在今山西灵石县西南汾河东岸。

⑩平阳城：即晋州城。

⑪庚午：上文已有"庚午"，此处重复，应删。

⑫洪洞：城名。即今山西洪洞县。　永安：城名。即今山西霍县。

⑬鸡栖原：在今山西霍县东北霍山上。

⑭高显：城名。西曲沃县西北高显镇。

⑮乔山：一作桥山。在今山西襄汾县东南。

⑯高梁桥：在今山西临汾县东北。

【译文】

21 九月，二十三日，陈宣帝册封皇子陈叔彪为淮南王。

22 北周国主对群臣说："朕去年出征，适有疾病，因此未能荡平敌寇。上次进入齐国境内，备见敌方详情，他们用兵打仗，简直如同儿戏。况且他们朝廷昏乱，政令出自一帮小人，老百姓痛苦哀号，朝不保夕。天赐我们良机，我们若不去讨伐他，恐怕会留下遗憾。前次出兵河阴，只如同拍打他们的后背，并非扼住他们的咽喉要害。晋州本是高欢起兵发迹之处，也是重镇要地，现在我们如果前往攻击晋州，他们必定会派兵来救援。我军严阵以待，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向东进军。完全能够彻底捣平他们的巢穴，一举统一天下。"众将领大多不愿行动。武帝说："机不可失。若有阻挠我进军的，一定按军法制裁他！"

冬，十月，初四，北周国主亲率大军讨伐北齐，任命越王宇文盛、杞公宇文亮、随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宇文俭、大将军窦泰、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宇文宪、陈王宇文纯为前军。宇文亮是宇文导的儿子。

十一日，北齐国主在祁连池打猎；十八日，回晋阳。起先，晋州行台左丞张延隽公正廉直，勤劳敏慧，战争所需物资早有储备，百姓安居乐业，边境平静无事。但是奸邪群小痛恨他并想取而代之，从此他私下烦扰不宁。

北周国主进军抵达晋州，驻扎在汾曲，派齐王宇文宪率精骑兵两万扼守雀鼠谷，陈王宇文纯率步骑兵两万扼守千里径，郑公达奚震率步骑兵一万驻守统军川，大将军韩明率步骑兵五千驻守齐子岭，焉氏公尹升率步骑兵五千驻守鼓钟镇，凉城公辛韶率步骑兵五千把守蒲津关，赵王宇文招率步骑兵一万从华谷攻打北齐汾州各城，柱国宇文盛率步骑兵一万扼守汾水关。

派内史王谊监督众军攻打平阳城。北齐晋州道行台仆射海昌王尉相贵据城抵抗。十九日，北齐在晋祠集结众军。二十五日，北

齐国主率众军从晋阳赴援晋州。北周国主当天从汾曲至晋州城下督战，城内情况窘迫危急。同一天，北齐晋州道行台左丞侯子钦出城投降北周。二十七日，北齐晋州刺史崔景嵩把守北城，入夜，他派遣使者向北周请求投降，北周将领王轨率部众接应他。天未亮，北周将领北海人段文振手持长矛和几十人先行登上城头，和崔景嵩一起到尉相贵处，拔出佩刀劫持了尉相贵。城上喧闹骚动，北齐军队大溃，于是攻下晋州城，俘虏尉相贵及其部下武士八千人。

北齐国主此时正和冯淑妃在天池打猎，晋州告急的人，从天明到中午，乘驿马接连来了三次。右丞相高阿那肱说："皇上正在取乐，边界小小交兵，这是平常事情，何必急着奏报！"到傍晚时，告急的使者又到，说"平阳已经陷落"，这才奏报齐主。齐主打算回宫，冯淑妃请求再围猎一场，齐主依从了她。

北周齐王宇文宪攻下洪洞、永安两座城池，还想进一步攻城略地。北齐军队焚烧桥梁，据险固守，宇文宪进兵受阻，便屯驻在永安。派遣永昌公宇文椿驻守鸡栖原，砍柏树营造庵屋以安营。宇文椿是宇文广的弟弟。

二十八日，北齐国主分兵一万人向千里径进发，又分兵出汾水关，自己统率大军驻守上鸡栖原。宇文盛派人告急，齐王宇文宪亲自率军前往援救。北齐军队撤退，宇文盛乘势追击，将北齐军队打败。不一会宇文椿报告北齐军队又渐渐逼近，宇文宪又回师援救。他列阵和北齐军队对峙，到夜晚还不交战。适逢北周国主召宇文宪返回，宇文宪才乘夜率军撤离。北齐军队见他们用柏树搭盖的小房子还在，没有发觉他们走了，到第二天天亮，才知道宇文宪的军队撤走了。北齐国主派高阿那肱率领前军先行进发，自己指挥调度主力军跟进。

二十九日，北周任命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安定人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精兵一万镇守晋州城。

十一月，初四，北齐国主率大军到达平阳。北周国主因齐军刚

刚集结,声势盛大,想西还长安暂且避开北齐军队的锋芒。开府仪同大将军宇文忻劝谏说:"凭陛下的圣明英武,乘敌人的荒淫放纵,何愁不能战胜他们!如果北齐能有一位贤主,君臣同心协力,那么即使陛下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威势,恐怕也不容易平定他。现在齐国国君昏庸,臣子愚昧,士兵没有斗志,虽然有百万大军,实际上将是奉送给陛下的俘虏。"军正京兆人王纮说:"齐国丧失法纪政纲,到现在已历数世。上天佑助我们周室,一战就能扼住他们的咽喉要害,攻取昏乱之君的土地,戮辱败亡的君臣,正在于今日。放弃这个良机而自己退走,臣实在不能理解。"北周国主虽然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但终究还是带领军队返回了。宇文忻是宇文贵的儿子。

北周国主留齐王宇文宪断后,北齐军队追来,宇文宪和宇文忻分别率领一百名骑兵阻击追兵,杀了北齐骁将贺兰豹子等,北齐军队才退走。宇文宪率军渡过汾水,在玉壁追上了周主。

北齐军队于是包围平阳城,昼夜不停地攻城。城内形势危急,城上的敌楼和矮垣都被攻毁,残存的城墙只有六七尺高。双方或是短兵相接,或是骑兵交战,城外的援兵不来,全城人都震惊恐惧。梁士彦镇定自如,慷慨激昂地对将士们说:"如果今天战死,我一定死在你们之先!"于是大家奋勇争先,喊声动地,无不以一当百。北齐军队稍稍后退,梁士彦便下令妻妾、军民、妇女,日夜不停抢修城墙,三天全部恢复。北周国主派齐王宇文宪率兵六万驻扎涑川,远远地做平阳声援。北齐军队挖掘地道进攻平阳,城垣崩坍了十多步宽,将士们准备乘势攻入。北齐国主敕令暂且停止,召冯淑妃前来观看。冯淑妃妆点打扮,没有及时到来,北周人用木栅堵塞了崩坍之处,平阳城便未能攻下。当地旧俗相传,晋州城西的石头上有圣人遗迹,冯淑妃想前往观看。北齐后主恐怕对方的箭会射到桥上伤及冯淑妃,便命人抽调攻城木具在离城较远的地方另外搭了一座桥。北齐国主和冯淑妃过桥时,木桥损坏,到了夜晚才返回。

十八日，北周国主回长安。十九日，又下诏，因为北齐围困晋州城，他自己再次亲率大军进击齐军。二十一日，释放北齐投降的人回去。二十二日，北周国主从长安出发；二十七日，渡过黄河，和各路军队会合。十二月，初三，北周国主到高显，派齐王宇文宪率领所部军队先向平阳进发。初四，北周国主到平阳。初六，众军汇集，总共八万人，逐渐向前推进，兵临城下列阵，东西绵延二十多里长。

起先齐人怕北周军队突然来到，便在城南凿通护城河，从乔山一直通到汾水，北齐国主派出大批军队，在护城河北面列阵，北周国主命齐王宇文宪驰马前去观察。宇文宪回来报告说："容易对付，请先破阵再吃饭。"北周国主非常高兴，说："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就没有忧虑了！"北周国主骑上平时常骑的那匹马，率领几名随从到阵前巡视，每到一处就称呼主帅姓名并加以慰问勉励，将士们对国君知道主帅姓名感到很高兴，人人都想奋勇效命。将要决战了，主管官员请国主换马，周主说："朕一个人骑这样好的马，要跑到哪里去！"北周国主想率军逼近北齐军队，被护城河阻隔而停下来，从早晨直到傍晚，两军对峙，未决胜负。

北齐国主对高阿那肱说："是决战好呢？还是不出战好？"高阿那肱说："我们兵马虽多，但能作战的不过十万，生病负伤和在城外四周打柴烧饭的又占三分之一。从前攻打玉壁时，敌方援军一到我军就马上撤退。今天的将士，又怎能胜过神武皇帝时代呢！不如不出战，退守高梁桥。"安吐根说："不过一小撮贼兵，待我上马去刺取过来，扔到汾水中去！"北齐后主还是犹豫不决。一些太监们说："他是天子，陛下也是天子，他尚且能率兵远来，我们为什么只是守着护城河示人以弱呢！"北齐后主说："这话说得对。"于是命人填塞了护城河，率军南进。北周国主见状大喜，立刻指挥各路军队迎击。

双方军队刚交手，北齐国主和冯淑妃就一起骑马观战。东面的侧翼部队稍稍后退，冯淑妃便恐惧地说："我们的军队打败了！"录尚书事城阳王穆提婆说："皇上快走！皇上快走！"北齐国主便和冯

淑妃逃奔高梁桥。开府仪同三司奚长劝阻齐主说："部队半进半退是作战时常有的现象，现在我方兵众完整，没有受到损伤，陛下丢下他们要到哪儿去呢？陛下马足一动，掉头一走，军心就会惊恐混乱，不能重新振作。希望陛下迅速回去安慰他们！"武卫将军张常山从后面赶到，也说："后退的侧翼部队已集中完毕，阵势非常完整。围城的士兵也安然未动。皇上应当返回。如果不相信我的话，请皇上领太监去察看。"北齐国主准备依从他。穆提婆却拉着齐主的胳膊说："他的这些话难以使人相信。"齐主便带着冯淑妃向北退走。北齐军队顿时溃败逃散，死了一万多人，丢下的军用物资器械，连绵几百里，堆积如山，只有安德王高延宗全军而回。

北齐国主逃到洪洞，冯淑妃正施粉添妆，对着镜子自我欣赏，突然后面声音嘈杂，大声喊敌军追来了，齐主冯妃又再向北逃走。起先北齐国主认为冯淑妃有功勋，准备册立她为左皇后，并已派太监到晋阳去取皇后服饰。到这时，他们在途中相遇，北齐国主拉紧缰绳停住马，叫冯淑妃穿戴好皇后服饰，然后继续往北逃去。

辛亥，周主入平阳。梁士彦见周主，持周主须而泣曰："臣几不见陛下！"周主亦为之流涕。

周主以将士疲弊，欲引还。士彦叩马谏曰："今齐师遁散，众心皆动，因其惧而攻之，其势必举。"周主从之，执其手曰："余得晋州，为平齐之基，若不固守，则大事不成。朕无前忧，唯虑后变，汝善为我守之！"遂帅诸将追齐师。诸将固请西还，周主曰："纵敌患生。卿等若疑，朕将独往。"诸将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关。

齐主入晋阳，忧惧不知所之。甲寅，齐大赦。齐主问计

于朝臣，皆曰："宜省赋息役，以慰民心；收遣兵，背城死战，以安社稷。"齐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广宁王孝珩守晋阳，自向北朔州[1]。若晋阳不守，则奔突厥，群臣皆以为不可，帝不从。

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伏思等宿卫近臣三十余人西奔周军，周主封赏各有差。

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万，守高壁，余众保洛女砦。周主引军向高壁[2]，阿那肱望风退走。齐王宪攻洛女砦[3]，拔之。有军士告阿那肱招引西军，齐主命侍中斛律孝卿检校，孝卿以为妄。还，至晋阳，阿那肱腹心复告阿那肱谋反，又以为妄，斩之。

乙卯，齐主诏安德王延宗、广宁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见，齐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谏，不从，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于北朔州。

丙辰，周主与齐王宪会于介休。齐开府仪同三司韩建业举城降，以为上柱国，封郇公。

是夜，齐主欲遁去，诸将不从。丁巳，周师至晋阳。齐主复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总山西兵，谓曰："并州兄自取之，儿今去矣！"延宗曰："陛下为社稷勿动。臣为陛下出死力战，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计已成，王不得辄沮！"齐主乃夜斩五龙门而出，欲奔突厥，从官多散。领军梅胜郎叩马谏，乃回向邺。时唯高阿那肱等十余骑从，广宁王孝珩、襄城王彦道继至，得数十人与俱。

穆提婆西奔周军,陆令萱自杀,家属皆诛没。周主以提婆为柱国、宜州刺史。下诏谕齐群臣曰:"若妙尽人谋,深达天命,官荣爵赏,各有加隆。或我之将卒,逃逸彼朝,无问贵贱,皆从荡涤。"自是齐臣降者相继。

初,齐高祖为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骑兵曹,皆以善书计、工薄帐受委任。及齐受禅,诸司咸归尚书;唯二曹不废,更名二省。邕官至录尚书事,建官至中书令,常典二省,世称"唐、白"。邕兼领度支,与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谮之,齐主敕侍中斛律孝卿总知骑兵、度支。孝卿事多专决,不复询禀。邕自以宿习旧事,为孝卿所轻,意甚郁郁。及齐主还邺,邕遂留晋阳。并州将帅请于安德王延宗曰:"王不为天子,诸人实不能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诏曰:"武平孱弱,政由宫竖,斩关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见推逼,今祗承宝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晋昌王唐邕为宰相,齐昌王莫多娄敬显,沐阳王右卫大将军段畅、开府仪同三司韩骨胡等为将帅。敬显,贷文之子也。众闻之,不召而至者,前后相属。延宗发府藏及后宫美女以赐将士,籍没内参十余家。齐主闻之,谓近臣曰:"我宁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见士卒,皆亲执手称名,流涕呜咽,众争为死;童儿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砖石以御敌。

已未,周主至晋阳。庚申,齐主入邺。周师围晋阳,四合如黑云。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娄敬显、韩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畅拒城东,自帅众拒齐王宪于城北。延宗素肥,

前如偃，后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奋大矟往来督战，劲捷若飞，所向无前。和阿干子、段畅以千骑奔周军。周主攻东门，际昏，遂入之，进焚佛寺。延宗、敬显自门入，夹击之，周师大乱，争门，相填压，塞路不得进。齐人从后斫刺，死者二千余人。周主左右略尽，自拔无崎。承御上士张寿牵马首[1]，贺拔伏恩以鞭拂其后，崎岖得出。齐人奋击，几中之。城东道厄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导之，仅得免，时已四更。延宗谓周主为乱所杀，使于积尸中求长鬣者，不得。时齐人既捷，入坊饮酒，尽醉卧，延宗不复能整。

周主出城，饥甚，欲遁去，诸将亦多劝之还。宇文忻勃然进曰："陛下自克晋州，乘胜至此。今伪主奔波，关东响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将士轻敌，微有不利，何足为怀！丈夫当死中求生，败中取胜。今破竹之势已成，奈何弃之而去！"齐王宪、柱国王谊亦以为去必不免，段畅等又盛言城内空虚。周主乃驻马，鸣角收兵，俄顷复振。辛酉，旦，还攻东门，克之。延宗战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马执其手，延宗辞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两国天子，非有怨恶，直为百姓来耳。终不相害，勿怖也。"使复衣帽而礼之。唐邕等皆降于周。独莫多娄敬显奔邺，齐主以为司徒。

延宗初称尊号，遣使修启于瀛州刺史任城王湝，曰："至尊出奔，宗庙事重，群公劝迫，权主号令。事宁，终归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启！"执使者送邺。

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齐制。收礼文武之士。

邺伊娄谦聘于齐⑤，其参军高遵以情输于齐，齐人拘之于晋阳。周主既克晋阳，召谦，劳之。执遵付谦，任其报复。谦顿首，请赦之，周主曰："卿可聚众唾面，使其知愧。"谦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责。"帝善其言而止。谦待遵如初。

臣光曰：赏有功，诛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异国，漏泄大谋，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赐谦，使之复怨，失政刑矣！孔子谓以德报怨者何以报德。为谦者，宜辞而不受，归诸有司，以正典刑。乃请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则美矣，亦非公义也。

【注释】

①北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

②高壁：岭名。又名韩壁岭。在今山西灵石县南。

③洛女寨：在今山西灵石县境。

④承御上士：侍卫左右之官。

⑤邺伊娄谦聘于齐：胡三省注："周遣伊娄谦聘齐，事见去年二月，此上不应有'邺'字，盖'初'字之误。"译从。

【译文】

初七，北周国主进入平阳城。守将梁士彦见到周主，用手握着周主的胡须哭泣说："臣几乎见不到陛下了！"北周国主也为之动情流泪。

北周国主因见将士疲惫，打算率军回朝。梁士彦拉住周主的马劝止说："现在齐国军队败退逃散，人心浮动，乘他们惶恐不安时进袭他们，势必大获全胜。"北周国主采纳了他的意见，握住他的手说："我攻取了晋州，这是平定齐国的基础，如果不能固守晋州，那

么平齐大业便不能成功。朕此番进兵，并无前方之忧，只担心后方有变乱，你要好好为我守住晋州城！”于是督率众将追击北齐军队。众将领一再请求回师长安，周主说：“纵放敌寇，将留下无穷祸患。你们如果怀疑，朕将独自进兵平齐。”众将领便不敢再说。初九，北周大军进抵汾水关。

北齐国主跑回晋阳，忧愁恐惧不知所措。初十，北齐大赦全国。北齐国主向朝臣们询问计策，朝臣们都说：“应减少赋税，停止劳役，以此安慰民心；收合残存的兵力，背城决一死战，以安定国家。”北齐国主想留下安德王高延宗、广宁王高孝珩镇守晋阳，自己再逃往北朔州。如果晋阳失守，就投奔突厥，群臣都认为不可以这样，齐主不听从大家的意见。

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伏恩等宿卫近臣三十多人向西投奔北周军队，北周国主对他们分别有封赏。

北齐高阿那肱所率部众还有一万人，驻守高壁，其余的部队退守洛女寨。北周国主率领军队进击高壁，高阿那肱望风退走。齐王宇文宪攻打洛女寨，把它攻占下来了。北齐有军士密告高阿那肱招引西面的北周军队来犯，北齐国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核实，斛律孝卿认为这是诬告。高阿那肱逃回晋阳，他的手下亲信又有人告他谋反，斛律孝卿又认为这是胡说，将告密的人处死。

十一日，北齐国主诏令安德王高延宗、广宁王高孝珩招募士兵。高延宗入朝拜见齐主，齐主告诉他自己想去北朔州，高延宗哭着劝阻，齐主不听，秘密派遣左右亲信先把皇太后、太子送到北朔州。

十二日，北周国主和齐王宇文宪在介休会合。北齐开府仪同三司韩建业举城投降北周，被任命为上柱国，封郇公。

当天夜晚，北齐国主准备逃走，众将都不肯服从。十三日，北周军队逼近晋阳。北齐国主再次大赦全国，改年号为隆化。任命安德王高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统领山西军队，并对他说：“并州请兄

长自己去收拾经营，我现在就离开这里了！"高延宗说："陛下要为国家着想不要出奔。臣为陛下拼死力战，必定能打败敌人。"穆提婆在一旁说："皇上大计已定，安德王不得阻挠！"齐主便乘夜破五龙门出走，想逃奔突厥，随从的官员纷纷散去。领军将军梅胜郎拉住齐主的马加以规劝，这才转向邺城。当时只有高阿那肱等十几个人骑马跟随，广宁王高孝珩、襄城王高彦道相继从后面赶到，合在一起有几十人同行。

穆提婆西奔投降北周军队，陆令萱自杀，她的家属都被诛杀。北周国主任命穆提婆为柱国、宜州刺史。下诏晓喻北齐群臣说："如有精尽人谋，深明天命，前来投降效力的，官禄爵赏，各有所加。如果我们的将士逃奔齐朝的，不论贵贱，一律加以清除。"自此北齐官吏都相继向北周投降。

当初，齐高祖高欢担任东魏丞相，任命唐邕掌理外兵曹，太原人白建掌理骑兵曹，两人都因精通会计、善于管理帐目簿记而受到委任。及至北齐接受东魏禅让帝位之后，丞相府其他部门都归并尚书省，只有外兵、骑兵二曹没有废除，改名为外兵省、骑兵省。唐邕官做到录尚书事，白建官做到中书令，常掌管这二省，世人称他们为"唐、白。"唐邕兼掌度支省，他与高阿那肱有隔阂，高阿那肱便谗毁他，北齐后主敕令侍中斛律孝卿统理骑兵与度支事。斛律孝卿处理事情大多独断专行，不再向唐邕征询报告。唐邕认为自己向来熟悉骑兵、度支事务，却被斛律孝卿轻视，心中不快。及至北齐后主逃回邺城，唐邕便留在晋阳。并州将帅向安德王高延宗请求说："王若不作天子，大家确实不能再为王出死力了。"高延宗不得已，十四日，即位为皇帝。下诏书说："武平懦弱无能，朝政由宦官小人把持，夜晚破关逃跑，不知去向。辱承王公卿士推戴相强，现在恭敬接受皇位。"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德昌。任命晋昌王唐邕为宰相，齐昌王莫多娄敬显、沐阳王右卫大将军段畅、开府仪同三司韩骨胡等为将帅。莫多娄敬显是莫多娄贷文的儿子。大家听到安德王高延宗即

帝位的消息，不召而来的人，前后接连不断。高延宗散发府库所藏和后宫美女赏赐给将士们，查抄没收了十几家太监的财产。北齐国主听说了这些情况，对左右侍臣说："我宁愿让周朝得到并州，也不想让安德王得到它。"左右侍臣说："理当如此。"高延宗每见上卒，都亲自握住他们的手称呼姓名，众人都感动流泪悲泣出声，争相为他效命；儿童妇女也都登上屋顶卷起衣袖，投掷砖头石块抗击敌人。

十五日，北周国主到晋阳。十六日，北齐国主进入鄴城。北周军队包围晋阳，就像黑云四面聚合。安德王高延宗命令莫多娄敬显、韩骨胡在城南抵抗，和阿干子、段畅在城东抵抗，自己率众在城北抵抗齐王宇文宪。高延宗身体素来肥胖，前看像仰面朝天，后看像俯伏在地，人们常常因此笑他。而到这时，他挥舞长矛，往来督战，敏捷如飞，所向无敌。和阿干子、段畅带领一千骑兵奔向北周军队。北周国主率军攻打晋州城东门，时至黄昏，乘暮色攻入城内，放火焚烧佛寺。高延宗、莫多娄敬显从东门跟进，两面夹击，北周军队大乱，纷纷夺门逃跑，互相填塞挤压，堵住了道路无法前进。齐人从后面用大刀砍用长矛刺，北周军队死了两千多人。北周国主左右的人差不多都已死散，他自己也无路脱身。多弓承御士士张寿牵着马头领路，贺拔伏恩用鞭抽打马的尾部，才历经艰险出了城。齐人奋勇追击，几乎刺中了周主。晋州城东的道路崎岖险阻，贺拔伏恩和投降北周的皮子信在前面带路，总算幸免于难。这时已是深夜四更，高延宗以为北周国主已被乱兵所杀，派人在死尸堆中寻找长胡须的人，没有找到。这时北齐人既已获大胜，纷纷闯入酒店饮酒，都喝醉了倒地而卧，高延宗无法整治军纪。

北周国主逃出城之后，非常饥饿，还想远逃。将领们也大多劝他回去。宇文忻勃然变色进谏说："陛下自从攻克晋州，乘胜追击到了这里。方今伪齐主来回奔波，关东震动。自古以来用兵，未有如此之盛。昨天破城，将士轻敌，稍稍受挫，哪值得耿耿于怀！夫丈夫

应当死中求生败中求胜。如今破竹之势已成，为什么要放弃良机而逃走呢！"齐王宇文宪、柱国王谊也认为逃走必定免不了大败，段畅等人又极言城内空虚。北周国主这才停住马，吹响号角集合军队，不一会军势重新振作。十七日，清晨，再次攻打东门，终于攻克。高延宗力战兵败，逃到城北，周军俘获了他。北周国主下马握住他的手，高延宗推辞说："我这死囚的手，哪敢碰天子的手！"北周国主说："两国天子，并没有什么仇怨，我只是为解救百姓而来。我终究不会伤害你，你不要恐惧。"并让他重新穿戴衣帽，待之以礼。唐邕等都投降了北周。唯独莫多娄敬显逃奔到邺城，北齐国主任命他为司徒。

高延宗即位称帝之初，曾派使者送了一封书信给瀛州刺史、任城王高湝，信中说："天子出奔，宗庙社稷事重，由于群臣劝说相强，我暂时主持国政。待战事平定，最终会将皇位归还叔父。"高湝说："我是天子之臣，怎能接受这种书信！"于是拘捕使者押送邺城。

十八日，北周国主大赦全国，取消北齐的制度。网罗文武贤才，并加以优礼录用。

当初北周的伊娄谦到北齐访问，他的参军高遵把周将伐齐的情报密告齐国，齐主便下令将伊娄谦扣留在晋阳。北周国主攻克晋阳以后，召见伊娄谦，并慰劳他。同时逮捕高遵交给伊娄谦，任凭他报复。伊娄谦向周主叩头道谢，并请求赦免高遵，周主说："你可以聚集众人当面向他脸上吐口水，使他知道羞愧。"伊娄谦说："就高遵的罪过而言，不是向他脸上吐口水所能处罚的。"武帝认为他的话很对便不再责罚高遵，伊娄谦待高遵和从前一样。

臣司马光以为：奖赏有功的人，责罚有罪的人，这是君主的责任。高遵奉命出使异国，泄漏重大机密，这就是叛臣；北周高祖自己不下令加以处死，却把他送给伊娄谦，让他去报复，这就有失政纲和刑罚的尊严了！孔子说以德报怨，又拿什么来报德呢。作为伊娄谦，应当推辞而不接受，把高遵送交官府审

罪，以维护国家法纪。但他却请求周主赦免高遵，以成就自己宽宏的美名，美名倒是美啊，但并不符合天下公义。

23 齐主命立重赏以募战士，而竟不出物。广宁王孝珩请"使任城王湝将幽州道兵入土门[1]，扬声趣并州，独孤永业将洛州道兵入潼关，扬声趣长安，臣请将京畿兵出滏口[2]，鼓行逆战。敌闻南北有兵，自然逃溃。"又请出宫人珍宝赏将士。齐主不悦。斛律孝卿请齐主亲劳将士，为之撰辞，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齐主既出，临众，将令之，不复记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将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辈何急！"皆无战心。于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师、大司马、大将军、三公等官[3]，并增员而授，或三或四，不可胜数。

朔州行台仆射高劢将兵侍卫太后、太子，自土门道还邺。时宦官仪同三司荀子溢犹恃宠纵暴，民间鸡彘，纵鹰犬博噬取之；劢执以徇，将斩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谓劢曰："子溢之徒，言成祸福，独不虑后患邪？"劢攘袂曰："今西寇已据并州，达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辈浊乱朝廷。若得今日斩之，明日受诛，亦无所恨！"劢，岳之子也。甲子，齐太后至邺。

丙寅，周主出齐宫珍宝服玩及宫女二千人，班赐将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问高延宗以取邺之策，辞曰："此非亡国之臣所及。"强问之。乃曰："若任城王据邺，

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师趣鄴,命齐王宪先驱,以上柱国陈王纯为并州总管。

齐主引诸贵臣入朱雀门④,赐酒食,问以御周之策,人人异议,齐主不知所从。是时人情恟惧,莫有斗心,朝士出降,昼夜相属。高劢曰:"今之叛者,多是贵人,至于卒伍,犹未离心。请追五品已上家属,置之三台⑤,因胁之以战,若不捷,则焚台。此曹顾惜妻子,必当死战。且王师频北,贼徒轻我,今背城一决,理必破之。"齐主不能用。望气者言,当有革易。齐主引尚书令高元海等议,依天统故事,禅位皇太子。

【注释】

①土门:关隘名。又名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县西北井陉山上。地当太行山区进入华北平原的要隘。

②滏口:"太行八陉"之一。在今河北磁县西北鼓山,滏水(今滏阳河)发源于此。古为自鄴城西出要道。

③三师:太师、大傅、太保。

④朱雀门:鄴都宫城正南门。

⑤三台:魏武帝所建,北齐文宣帝扩建时改为寺。

【译文】

23 北齐国主命令设立重赏用以招募战士,但却总不拿出东西来颁赏。广宁王高孝珩请求:"派任城王高湝率领幽州道士兵进入土门关,扬言进袭并州,独孤永业率领洛州道士兵进入潼关,扬言进袭长安,臣请求率领京畿兵出滏口,前往迎战。敌人听说南北有兵,自然逃走溃散。"又请求放出宫女、拿出珍宝赏赐战士。北齐国主很不高兴。斛律孝卿请齐主亲自慰劳将士,还替他撰写好了一篇文

辞，并且说："应该激昂慷慨，动情流泪，以感动激励人心。"北齐国主走出来，面对众将士，准备向他们讲话，却总记不起斛律孝卿替他写好的文辞，便大笑起来，他的左右近侍也跟着笑。将士们发怒说："国家危急，他自己尚且如此不在意，我辈又急什么！"于是人心离散全无斗志。而同时自大丞相以下，太宰、三师、大司马、大将军、三公等高官，都增加员额滥授官职，有的官三个人，有的官四个人，多得不可胜数。

朔州道行台仆射高劢率领部队护送太后、太子，从土门关回到邺城。当时宦官仪同三司荀子溢仍依恃齐王的宠信横行霸道，常放老鹰猛犬去搏杀猎取老百姓饲养的鸡和猪。高劢捉他来审问，准备处斩；太后说情求救，他才得免一死。有人对高劢说："荀子溢这帮家伙，一句话就可使人大祸临头，您难道不怕后患吗？"高劢捋袖奋臂愤愤地说："现在西面的敌寇已经占据了并州，达官贵人大多弃官叛逃，正是因为这帮家伙专政弄权败坏朝廷。如果我今天能杀掉这帮家伙，明天纵然被处死，也没有什么遗憾！"高劢是高岳的儿子。二十日，北齐太后到达邺城。

二十二日，北周国主取出北齐晋阳宫中的金银珍宝、丽服器玩以及宫女二千名，颁赐给将士，对立功的人各按等差加官进爵。北周国主向高延宗询问夺取邺城的计策，高延宗推辞说："这不是亡国之臣所能回答的。"追问他，他才说："若是任城王据守邺城，那么臣无法知道。若是当今齐主自己据守，那么陛下兵不血刃就可取胜。"二十九日，北周军队向邺城进发，命令齐王宇文宪为先驱，任命上柱国陈王宇文纯为并州总管。

北齐后主召集显贵大臣入朱雀门，赐给他们酒食，询问抵御北周的计策，各人的说法不一，北齐后主不知听谁的好。这时人心惶惶，没有斗志，朝廷官员出城投降的日夜不断。高劢说："现在叛逃的人，大多是贵戚大臣，至于士兵，尚无离心。请催迫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属，安置在三台，并以此逼他们出战。如果不能取胜，就焚烧三

台。这些人要顾惜自己的老婆孩子，一定会拼死作战。况且我军屡屡败北，敌人素来轻视我军，今日若能背城决一死战，照理说必定能打败他们。"北齐国主不采纳高劢的意见。观测星象变化卜知吉凶的人说，朝廷将会有变易。北齐国主召集尚书令高元海等人商议，决定按照天统元年的旧例，把帝位禅让给皇太子高恒。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七十三

陈纪七　起强圉作噩，尽屠维大渊献，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下

太建九年

春，正月，乙亥朔，齐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齐主为太上皇帝，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太上皇后。以广宁王孝珩为太宰。

司徒莫多娄敬显、领军大将军尉相愿谋伏兵于秋门[1]，斩高阿那肱，立广宁王孝珩，会阿那肱自他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师，谓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赐遣击贼，岂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长安，反亦何预国家事！以今日之急，犹如此猜忌邪？"高、韩恐其为变，出孝珩为沧州刺史。相愿拔佩刀斫柱，叹曰："大事去矣，知复何言！"

齐主使长乐王尉世辩帅千余骑觇周师，出滏口[2]，登高阜西望，遥见群乌飞起，谓是西军旗帜，即驰还；比至紫陌桥，不敢回顾。世辩，粲之子也。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中书侍郎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上皇往河外募兵，更为经略；若不济，南投陈国。从之。道衡，孝通之子也。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邺先趣济州[3]；癸未，幼主亦自邺东行。己丑，周师至紫陌桥。

2 辛卯，上祭北郊。

3 壬辰，周师至邺城下；癸巳，围之，烧城西门。齐人出战，周师奋击，大破之。

齐上皇从百骑东走，使武卫大将军慕容三藏守邺宫。周师入邺，齐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犹拒战，周主引见，礼之，拜仪同大将军。三藏，绍宗之子也。领军大将军渔阳鲜于世荣，齐高祖旧将也。周主先以马脑酒钟遗之，世荣得即碎之。周师入邺，世荣在三台前鸣鼓不辍，周人执之；世荣不屈，乃杀之。周主执莫多娄敬显，数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晋阳走邺，携妾弃母，不孝也；外为伪朝戮力，内实通启于朕，不忠也；送款之后，犹持两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斩之。

使将军尉迟勤追齐主。

甲午，周主入邺。齐国子博士长乐熊安生[4]，博通五经，闻周主入邺，遽令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赏赐甚厚，给安车驷马以自随。又遣小司马

唐道和就中书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谕，曰："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引入宫，使内史宇文昂访问齐朝风俗政教，人物善恶。即留内省，三宿乃归。

乙未，齐上皇渡河入济州。是日，幼主禅位于大丞相任城王湝。又为湝诏：尊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宋国天王[5]。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禅文及玺绂于瀛州[6]，孝卿即诣邺。

周主诏："去年大赦所未及之处，皆从赦例。"

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有甲士三万，闻晋州陷，请出兵击周，奏寝不报；永业愤慨。又闻并州陷，乃遣子须达请降于周，周以永业为上柱国，封应公。

丙申，周以越王盛为相州总管。

齐上皇留胡太后于济州，使高阿那肱守济州关[7]，觇候周师，自与穆后、冯淑妃、幼主、韩长鸾、邓长颙等数十人奔青州[8]。使内参田鹏鸾西出，参伺动静；周师获之，问齐主何在，绐云："已去，计当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辞色愈厉，竟折四支而死。

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陈。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师，约生致齐主，屡启云："周师尚远，已令烧断桥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宽。周师至关，阿那肱即降之。周师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系于鞍，与后、妃、幼主等十余骑南走，己亥，至南邓村[9]，尉迟勤追及，尽擒之，并胡太后送邺。

庚子，周主诏："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赠谥，并为改葬，子孙各随荫叙录，家口田宅没官者，并还之。"周

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邺！"辛丑，诏："齐之东山、南园、三台，并可毁撤。瓦木诸物，可用者悉以赐民。山园之田，各还其主。"

【注释】

①千秋门：邺宫西门。

②滏口：见卷一百七十二"八年"23注②。

③济州：治所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

④国子博士：学官名。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初立国子学，为教育五品以上官僚子弟的贵族学校，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北齐置国子博士五人。

⑤宋国天王：据《北齐书·幼主纪》，应为"宇国天王。"译文从。

⑥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间县。

⑦济州关：济州城北有碻磝津故关。

⑧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县。

⑨南邓村：在今山东临朐县西南。

【译文】

陈纪七　起丁酉(公元577年)，止己亥(公元579年)，共三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下

太建九年(丁酉，公元577年)

1春，正月，初一，北齐太子高恒即位，时年八岁；改年号为承光，大赦全国。尊称北齐国主高纬为太上皇帝，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太上皇后。任命广宇王高孝珩为太宰。

司徒莫多娄敬显、领军大将军尉相愿预谋在千秋门埋伏士兵，杀死高阿那肱，拥立广宇王高孝珩为君。不巧高阿那肱却从另外一条路入朝，没能除掉他。高孝珩请求率兵抵抗北周军队，对高阿那肱等人说："朝廷不派我去打击敌人，难道不怕我高孝珩造反吗？高

孝珩若打败宇文邕，便进军长安，即使造反，也对国家没有影响，如今危急万状，竟还如此猜忌！”高阿那肱、韩长鸾担心高孝珩叛变，便派他出任沧州刺史。尉相愿气得拔出佩刀，猛砍柱子，长叹说：“大势已去了，还有什么话好说！”

北齐国主派长乐王尉世辩率领一千多骑兵侦察北周军情，出了滏口，登上土山向西了望，远远望见一群乌鸦飞起来，以为是北周军队的旗帜，立即掉转马头飞驰而回。一直跑到紫陌桥，还不敢回头望。尉世辩是尉粲的儿子。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中书侍郎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太上皇帝到黄河以南招募士兵，另图进取；如果不成功，再向南投奔陈国。太上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薛道衡是薛孝通的儿子。初三，太皇太后、太上皇后从邺城移往济州；初九，北齐幼主也从邺城向东进发。十五日，北周军队进抵紫陌桥。

2 十七日，陈宣帝到北郊祭地。

3 十八日，北周军队进抵邺都城下；十九日，包围邺城，焚烧邺城西门。北齐军队出战，北周军队奋力痛击，大败北齐军队。

北齐太上皇率百名骑兵向东逃跑，派武卫大将军慕容三藏守卫邺宫。北周军队攻进邺城，北齐王、公以下官员全部投降。慕容三藏仍坚持抵抗，北周国主召见他，以礼相待，拜授仪同大将军。慕容三藏是慕容绍宗的儿子。领军大将军渔阳人鲜于世荣，是齐高祖旧日部将。北周国主先派人送给他玛瑙酒杯，鲜于世荣一拿到手中就将酒杯打碎。北周军队攻进邺城，鲜于世荣仍在三台前不停地击鼓，被北周军队擒获；鲜于世荣不屈服投降，被杀死。北周国主捉到莫多娄敬显，数落他说：“你有三条死罪：以前你从晋阳逃回邺城，携带小老婆同行而丢下老母不管，这是不孝；表面上替齐国效力，暗中却向朕密送情报，这是不忠；既已说好要来投诚，却仍首鼠两端，这是不信。居心如此，不将你处死更待何时！”于是斩了他。

北周国主派将军尉迟勤带兵追赶北齐国主。

二十日，北周国主进入邺城。北齐国子博士长乐人熊安生，学

问渊博精通《五经》,他听说北周国主进了邺城,马上叫人打扫门庭。家人感到奇怪问他什么原因,熊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必定会来看我。"不一会儿北周国主果然亲临熊家,不让熊安生叩拜,握住他的手,招呼他一起坐下,赏赐给他很多东西,并赐给他安车驷马,请他随驾入朝。北周国主又派小司马唐道和到北齐中书侍郎李德林家中宣读圣旨慰劳谕告,说:"平齐的收获,唯独在你。"北周国主召李德林进宫,派内史宇文昂向他询问齐朝的风俗、政治、教化,以及人物的优劣。随即留他在门下省,住了三个晚上才让他回家。

二十一日,北齐太上皇渡过黄河进入济州。这一天,北齐幼主把皇位禅让给大丞相任城王高湝。又以高湝名义代他颁下诏书,尊齐太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守国天王。命令侍中斛律孝卿把禅位的文书和系有丝带的受命玉玺送到瀛州给任城王高湝,斛律孝卿立即前往邺城将玉玺献给周主。

北周国主诏令:"去年大赦令所未达的境域,今完全依照赦例执行。"

北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有带甲之士三万人,听说晋州陷落,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发兵攻击北周,但奏章却被搁置没有上报;独孤永业非常愤慨。又听说并州陷落,便派儿子独孤须达向北周请求投降,北周任命独孤永业为上柱国,封应公。

二十二日,北周任命越王宇文盛为相州总管。

北齐太上皇帝把胡太后留在济州,派高阿那肱镇守济州关,观察北周军队的动静,自己和穆太后、冯淑妃、幼主、韩长鸾、邓长颙等几十人逃奔青州。又派太监田鹏鸾去西部刺探动静;北周军人抓获了田鹏鸾,问他齐国国主在哪里,田鹏鸾骗他们说:"已经逃走,估计已出了国境。"北周人怀疑他的话不真实,拷打他。每打断他一根肢体,他的言辞脸色就愈加严厉愤怒,最后竟至四肢全被打断而死。

北齐太上皇帝到了青州,即将进入陈朝的国境。可是高阿那肱

一方面秘密和北周军队联络，约定要活捉北齐国主；另一方面却不断派人向北齐太上皇帝启奏道："周朝的军队还远，我已经下令烧桥断路。"太上皇帝因此逗留停缓下来。北周军队到了济州关，高阿那肱就投降了北周。北周军队很快就到了青州，北齐太上皇用口袋装了金子，系在马鞍上，和皇后、妃子、幼主等骑上十几匹马向南逃走。二十五日，逃到南邓村，尉迟勤追上了他们，全部俘获，连同胡太后一起送往邺城。

二十六日，北周国主诏令："已故的斛律光、崔季舒等，应追加封赠谥号，并妥为改葬，他们的子孙各随门荫按规定分别予以录用，家属奴婢田地房产被没入官府的，一并发还。"北周国主指着斛律光的名字说："这个人如果还在的话，朕哪能进得了邺城！"二十七日，又下诏："齐国的东山、南园、三台，都可以捣毁拆除。屋瓦木材等物，可以使用的全部赏赐给百姓。东山南园所占用的土地，各还原主。"

4 二月，壬午[1]，上耕藉田。

5 丙午，周主宴从官将士于齐太极殿，颁赏有差。

丁未，高纬至邺，周主降阶，以宾礼见之。

齐广宁王孝珩至沧州，以五千人会任城王湝于信都[2]，共谋匡复，召募得四万余人。周主使齐王宪、柱国杨坚击之。令高纬为手书招湝，湝不从。宪军至赵州[3]，湝遣二谍觇之，候骑执以白宪。宪集齐旧将，遍示之，谓曰："吾所争者大，不在汝曹。今纵汝还，仍充吾使。"乃与湝书曰："足下谍者为候骑所拘，军中情实，具诸执事。岂非上计，

无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许。已勒诸军分道并进,相望非远,凭轼有期。'不俟终日',所望知机也!"

宪至信都,潜陈于城南以拒之。潜所署领军尉相愿诈出略陈,遂以众降。相愿,潜心腹也,众皆骇惧。潜杀相愿妻子,明日,复战,宪击破之,俘斩三万人,执潜及广宁王孝珩。宪谓潜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潜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独存。逢宗社颠覆,无愧坟陵。"宪壮之,命归其妻子。又亲为孝珩洗疮傅药,礼遇甚厚。孝珩叹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诸父兄弟,无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无独见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手符,受斧钺,展我心力耳!"

齐王宪善用兵,多谋略,得将士心。齐人惮其威声,多望风沮溃。刍牧不扰,军无私焉。

周主以齐降将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北朔州,齐之重镇,士卒骁勇。前长史赵穆等谋执辅相迎任城王潜于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阳王绍义。绍义至马邑[4],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余城皆应之[5]。绍义与灵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兴[6],而肆州已为周守,前队二仪同以所部降周。周兵击显州[7],执刺史陆琼,复攻拔诸城。绍义还保北朔州。周东平公神举将兵逼马邑,绍义战败,北奔突厥,犹有众三千人。绍义令曰:"欲还者从其意。"于是辞去者太半。突厥佗钵可汗常谓齐显祖为英雄天子,以绍义重踝,似之,甚见爱重;凡齐人在北者,悉以隶之。

于是齐之行台、州、镇,唯东雍州行台傅伏、营州刺史

高宝宁不下，其余皆入于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县三百八十，户三百三万二千五百。高宝宁者，齐之疏属，有勇略，久镇和龙[8]，甚得夷、夏之心。周主于河阳、幽、青、南兖、豫、除、北朔、定置总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宫及六府官。

周师之克晋阳也，齐使开府仪同三司纥奚永安求救于突厥，比至，齐已亡。佗钵可汗处永安于吐谷浑使者之下，永安言于佗钵曰："今齐国已亡，永安何用余生！欲闭气自绝，恐天下谓大齐无死节之臣；乞赐一刀，以显示远近。"佗钵嘉之，赠马七十匹而归之。

梁主入朝于邺。自秦兼天下，无朝觐之礼，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积，致饩，设九傧、九介[9]，受享于庙，三公、三孤、六卿致食[10]，劳宾，还贽，致享，皆如古礼。周主与梁主宴，酒酣，周主自弹琵琶。梁主起舞，曰："陛下既亲抚五弦，臣何敢不同百兽！"周主大悦，赐赉甚厚。

乙卯，周主自邺西还。

三月，壬午，周诏："山东诸军，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不拘此数。"

周主之擒尉相贵也，招齐东雍州刺史傅伏，伏不从。齐人以伏为行台右仆射。周主既克并州，复遣韦孝宽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将军、武乡公告身及金、玛脑二酒钟赐伏为信。伏不受，谓孝宽曰："事君有死无贰。此儿为臣不能竭忠，为子不能尽孝，人所雠疾，愿速斩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邺还，至晋州，遣高阿那肱等百余人临汾水召伏。

伏出军,隔水见之,问:"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帅众入城,于厅事前北面哀号,良久,然后降。周主见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对曰:"臣三世为齐臣,食齐禄,不能自死,羞见天地!"周主执其手曰:"为臣当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赐伏曰:"骨亲肉疏,所以相付。"遂引使宿卫,授上仪同大将军。敕之曰:"若亟与公高官,恐归附者心动。努力事朕,勿忧富贵。"他日,又问:"前救河阴得何赏?"对曰:"蒙一转,授特进、永昌郡公。"周主谓高纬曰:"朕三年教战,决取河阴。正为傅伏善守,城不可动,遂敛军而退。公当时赏功,何其薄也!"

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长安,置高纬于前,列其王公于后,车舆、旗帜、器物,以次陈之。备大驾,布六军,奏凯乐,献俘于太庙。观者皆称万岁。戊申,封高纬为温公,齐之诸王三十余人,皆受封爵。周主与齐君臣饮酒,令温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屡欲仰药,其傅婢禁止之。

周主以李德林为内史上士,自是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并以委之。帝从容谓群臣曰:"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复见其为齐朝作诏书移檄,正谓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神武公纥豆陵毅对曰:"臣闻麒麟凤皇,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凤皇,得之无用,岂如德林,为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诚如公言。"

6 己巳,周主享太庙。

7 五月,丁丑,周以谯王俭为大冢宰。庚辰,以杞公亮为大司徒,郑公达奚震为大宗伯,梁公侯莫陈芮为大司马,

应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郑公韦孝宽为大司空。

己丑，周主祭方丘。诏以："路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皆晋公护专政时所为，事穷壮丽，有逾清庙[11]，悉可毁撤。雕斫之物，并赐贫民。缮造之宜，务从卑朴。"又诏[12]："并、邺诸堂殿壮丽者准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谓善处胜矣！他人胜则益奢，高祖胜而愈俭。

【注释】

①壬午：今中华书局点校本《陈书·宣帝纪》已据《南史·宣帝纪》校改为"壬子"。是年二月甲辰朔，壬子为初九。

②信都：郡名。治所在今河北冀县。

③赵州：治所在今河北隆尧县东。

④马邑：北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

⑤肆州：治所在今山西忻县。

⑥新兴：郡名。治所在今山西忻县。

⑦显州：治所在今山西原平县北崞阳镇。

⑧和龙：又名黄龙城、龙都。为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县。

⑨九傧：也作"九宾"。古代朝会大典所设的礼宾人员，负责接待宾客。九介：替宾主传话的人员。

⑩三孤：古代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少，也称为三孤。

⑪清庙：《诗·周颂》有《清庙》篇。毛《传》认为清庙为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亦为宗庙的通称。

⑫又诏：据章钰《校记》，十二行本、乙十一行本、孔本"又"上有"戊戌"二字。按：据《周书·武帝纪》建德六年五月，当补"戊戌"两字。戊戌为二十六日。

【译文】

4 二月，初九，陈宣帝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5 初三，北周国主在北齐的太极殿宴请左右近侍及从征将士，分别给予不同等级的赏赐。

初四，高纬被押到邺城，北周国主走下台阶，用对待宾客的礼节接见他。

北齐广宁王高孝珩到沧州，带领五千人在信都和任城王高湝会合，共谋复国，招募到四万多人。北周国主派齐王宇文宪、柱国杨坚攻打他们。又命高纬写信招降高湝，高湝拒绝投降。宇文宪的军队进抵赵州，高湝派两名间谍去侦察，反被北周的侦察骑兵捉住并报告了宇文宪。宇文宪把北齐原来的将领召集在一起，一一指示给这两个间谍看，对他们两个说："我们要争取的目标大，并不在于你们。现在就释放你们回去，顺便充当一下我的使者。"要他们给高湝带去书信，信上说："您的间谍被我们的侦察骑兵拘捕，我方军队中的情况，他们会向您详细报告。足下想要出战，并非上策，这不用怀疑；想要防守也是下策，您或许不会同意。我已经统率各路军队分道并进，相见之日已经不远，我扶着兵车上的横木到来指日可待。'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希望您能当机立断！"

宇文宪到了信都，高湝在城南列阵抵抗。高湝任命的领军尉相愿假装到阵前巡行，便率领部众向宇文宪投降。尉相愿本来是高湝的心腹，大家为此感到惊恐害怕。高湝便杀掉尉相愿的妻儿。第二天，双方再次交战，宇文宪打败了高湝，俘虏和杀死的有三万人，捉住高湝和广宁王高孝珩。宇文宪对高湝说："任城王何苦落到这种地步！"高湝说："下官是神武皇帝的儿子，兄弟十五个人，只有我侥幸活下来，遇到宗庙社稷倾覆败亡，死而无愧于祖先。"宇文宪佩服他的雄壮豪迈，下令归还其妻儿。宇文宪又亲自为高孝珩洗疮敷药，礼遇很厚。高孝珩感叹说："除神武皇帝以外，我的父辈和兄弟，无一人能活到四十岁的，这是命中注定的。继位的国君缺乏远见，宰相又不是能担负国家重任的良才，只恨我不能掌握兵符，率军征伐，以施展我的谋略和勇力！"

齐王宇文宪善于用兵，足智多谋，能得到将士的衷心爱戴。北齐军队害怕他的威名，大都望风溃散。宇文宪的军队沿途不惊扰百姓，士兵也不私下索取百姓的东西。

北周国主任命北齐降将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北朔州是北齐的重镇，士兵骁勇善战。前长史赵穆等人曾密谋捉拿封辅相，在瀛州迎接任城王高湝，没有成功，便改迎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高绍义到了马邑，肆州以北二百八十多座城池都起来响应他。高绍义和灵州刺史袁洪猛领兵从南面出发，准备夺取并州。到新兴时，肆州已被北周军队占领，高绍义的前队中有两名仪同率领所部向北周投降。北周军队进攻显州，捉住显州刺史陆琼，又乘胜攻陷其它城池。高绍义回师退守北朔州。北周东平公宇文神举率兵进逼马邑，高绍义战败，向北逃奔突厥，尚有部众三千人。高绍义下令说："想回去的人可以听便。"于是离开的人占了大半。突厥的佗钵可汗常说齐显祖是英雄天子，因为高绍义的踝关节两侧长有两个骨突，很像齐显祖，所以可汗对他非常喜爱敬重；凡是在突厥的北齐人，都划归高绍义。

于是北齐的行台、州、镇之中，只有东雍州行台傅伏、营州刺史高宝宁还坚守不肯投降，其他地方都投降了北周。周人共得到五十州，一百六十二郡，三百八十县，二百另三万二千五百户。高宝宁是北齐皇族的远支，有勇有谋，长期镇守和龙，很得夷族和汉族人的欢心。北周国主在河阳、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各州设置总管府，相、并二州分别设置宫和六府官。

北周军队攻克晋阳时，北齐派开府仪同三司纥奚永安前往突厥求救，等他到达突厥时，北齐已经灭亡。佗钵可汗把纥奚永安的位次排在吐谷浑使者之下，纥奚永安对佗钵可汗说："现在北齐国已经灭亡，我纥奚永安何必留此残生！本想断气自尽，只怕天下人说我们大齐朝没有死节的忠臣，请给我一刀，借此传示四方。"佗钵可汗赞许他如此壮烈，送给他七十匹马让他回去。

梁朝国主到郢城朝见北周国主。自从秦始皇兼并天下以后，再没有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到这时候，北周国主才开始命令有关部门拟订朝见礼仪，如致送薪米、致送生肉，设九傧导引梁主住进宾馆，设九介替宾主传话，在宗庙中设宴款待，三公、三孤、六卿向梁主献食，慰劳宾客、还礼，宴享宾客等，都依照古礼。北周国主设宴款待梁朝国主，酒喝到尽兴时，北周国主亲自弹琵琶，梁朝国主起身跳舞，说："陛下既然亲自演奏琵琶，臣子我怎敢不像百兽那样起舞！"北周国主听了非常高兴，赏赐给他丰厚的礼物。

十二日，北周国主从郢城西回长安。

三月，初九，北周下诏："山东各路军队，分别推荐两名通晓经术能干的人；如果有特殊的才能、卓异超群的人，可以不受名额限制。"

北周国主擒获尉相贵时，曾经招降北齐东雍州刺史傅伏，傅伏不肯投降。北齐任命傅伏为行台右仆射。北周国主攻下并州以后，又派韦孝宽去招降他，并命他的儿子送去上大将军、武乡公的委任状和周主赐给他的镶金玛瑙酒杯作为凭据。傅伏不肯接受，对韦孝宽说："人臣事君，临难只有一死以报国君，绝无二心以叛国。我这个儿子作为齐臣不能为齐尽忠，作为我的儿子不能对我尽孝，人人憎恨痛骂，希望你赶快斩了他以昭示天下！"北周国主从郢城返回，到了晋州，派高阿那肱等一百多人在汾水边召傅伏率军出城，他隔着汾水望见高阿那肱，便问："皇上现在哪里？"高阿那肱说："已经被擒获了。"傅伏仰天大哭，率领部众进城，在官署的厅堂前面向北方悲伤痛哭，哭了很久，然后投降。北周国主见到他说："为什么不早降？"傅伏流泪回答说："我家三代做齐国的臣子，吃齐国的俸禄，不能殉国自尽，实在愧见天地！"北周国主握住他的手说："做臣子的应当如此。"便把自己食用的羊排骨赏给傅伏，说："骨亲肉疏，所以把骨头给你。"便派他宿卫宫廷，授任上仪同大将军。劝勉他说："如果马上赐给你高官，恐怕归附的人心动，你只要努力奉事朕，不

愁不富贵。”另一天，又问他：“以前救援河阴，得到什么奖赏？”傅伏回答道：“蒙主加恩，官阶晋升一级，授为特进、永昌郡公。”北周国主对高纬说：“朕三年练兵教战，决心攻下河阴。由于傅伏善于防守，城不可拔，因而收军而还。你当时对他功劳的赏赐，是多么微薄啊！”

夏，四月，初三，北周国主回到长安，把高纬安排在队伍最前面，把北齐的王公排在后面，车辆、旗帜、器物，依次排列。备好天子出行的车队，六军排开队列，演奏凯旋曲，到太庙举行献俘仪式。观看的人都高呼万岁。初六，封高纬为温公，北齐的三十多个王，都受到封爵。北周国主和北齐君臣一同饮酒，叫温公为大家跳舞。高延宗悲不自胜，几次要服毒自尽，他的侍婢劝止了他。

北周国主任命李德林为内史上士，从此以后，凡是草拟诏诰格式和任用潼关以东人物，全部委托他负责。武帝从容对群臣说：“我平日只听说李德林的名字，又常见到他为齐朝所写的诏书公文，总认为他是天上的人才；哪曾料想今日能得到他为我所用。”神武公纥豆陵毅回答说：“臣听说麒麟凤凰，是王者的祥瑞，可用圣德感召，不能用强力获取。麒麟凤凰，得到了也没有用处，哪比得上李德林，既是祥瑞而且大有用处呢！”武帝大笑说：“确实像您所说的那样。”

6 二十七日，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祖先。

7 五月，初五，北周任命谯王宇文俭为大冢宰。初八，任命杞公宇文亮为大司徒，郑公达奚震为大宗伯，梁公侯莫陈芮为大司马，应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郑公韦孝宽为大司空。

十七日，北周国主到方丘祭祀，下诏说：“天子的正室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等殿，都是晋公宇文护专政时所兴建的，营造极尽壮丽，超过宗庙的规模，可以全部拆毁。雕饰的物件，可以都赐给贫民。修缮建造之事，一定要遵循简单朴素的原则。”二十六日，又下诏说：“晋阳、邺都二宫所有堂殿，过于豪华壮丽的，一概照此

办理。”

臣司马光以为:周高祖可以称得上是善于对待胜利的人!别人胜利后就更加奢侈,周高祖胜利后却更加节俭。

8 六月,丁卯,周主东巡。秋,七月,丙戌,幸洛州。八月,壬寅,议定权衡度量,颁之于四方。

初,魏虏西凉之人,没为隶户,齐氏因之,仍供厮役。周主灭齐,欲施宽惠,诏曰:“罪不及嗣,古有定科。杂役之徒,独异常宪,一从罪配,百代不免,罚既无穷,刑何以措!凡诸杂户,悉放为民。”自是无复杂户。

甲子,郑州获九尾狐,已死,献其骨。周主曰:“瑞应之来,心彰有德。若五品时叙,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无其时,恐非实录。”命焚之。

九月,戊寅,周制:“庶人已上,唯听衣绸、绵绸、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等九种[1],余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

冬,十月,戊申,周主如邺。

9 上闻周人灭齐,欲争徐、兖,诏南兖州刺史、司空吴明彻督诸军伐之,以其世子戎昭、将军惠觉摄行州事。明彻军至吕梁[2],周徐州总管梁士彦帅众拒战,戊午,明彻击破之。士彦婴城自守,明彻围之。

帝锐意以为河南指麾可定。中书通事舍人蔡景历谏曰:“师老将骄,不宜过穷远略。”帝怒,以为沮众,出为豫

章内史。未行，有飞章劾景历在省赃污狼籍，坐免官，削爵土。

10 周改葬德皇帝于冀州，周主服缞，哭于太极殿；百官素服。

11 周人诬温公高纬与宜州刺史穆提婆谋反，并其宗族皆赐死。众人多自陈无之，高延宗独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纬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喑疾得免，徒于蜀。其余亲属，不杀者散配西土，皆死于边裔。

周主以高湝妻卢氏赐其将斛斯征。卢氏蓬首垢面，长斋，不言笑。征放之，乃为尼。齐后、妃贫者，至以卖烛为业。

12 十一月，壬申，周立皇子衍为道王[3]，兑为蔡王。

13 癸酉，周遣上大将军王轨将兵救徐州。

14 初，周人败齐师于晋州，乘胜逐北，齐人所弃甲仗，未暇收敛；稽胡乘间窃出，并盗而有之。仍立刘蠡升之孙没铎为主，号圣武皇帝，改元石平。

周人既克关东，将讨稽胡，议欲穷其巢穴。齐王宪曰："步落稽种类既多，又山谷险绝，王师一举，未可尽除。且当翦其魁首，余加慰抚。"周主从之，以宪为行军元帅，督诸军讨之。至马邑，分道俱进。没铎分遣其党天柱守河东，穆支守河西，据险以拒之。宪命谯王俭击天柱，滕王逌击穆支，并破之，斩首万余级。赵王招击没铎，禽之，余众皆降。

15 周诏："自永熙三年以来[4]，东土之民掠为奴婢，及克

江陵之日，良人没为奴婢者，并放为良。”又诏：“后宫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减之。”

周主性节俭，常服布袍，寝布被，后宫不过十余人；每行兵，亲在行陈，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抚将士有恩，而明察果断，用法严峻。由是将士畏威而乐为之死。

16 己亥晦，日有食之。

17 周初行刑书要制：群盗赃一匹，及正、长隐五丁、若地顷以上，皆死。

18 十二月，戊申，新作东宫成，太子徙居之。

19 庚申，周主如并州，徙并州军民四万户于关中。戊辰，废并州宫及六府。

20 高宝宁自黄龙上表劝进于高绍义，绍义遂称皇帝，改元武平，以宝宁为丞相。突厥佗钵可汗举兵助之。

【注释】

①绡(xiāo 消)：生丝织成的薄绸、薄纱。

②吕梁：在今江苏徐州市东南。

③皇子衍：据《周书·武帝诸子道王传》，道王名充，字乾仁。《周书、北史·周武帝纪》并言封皇子充为道王，当据改。

④永熙三年：北魏孝武帝年号，公元534年。

【译文】

8 六月，二十六日，北周国主到东方巡视。秋，七月，十五日，驾幸洛州。八月，初二，议定度量衡制度，作为计量标准颁布天下。

当初，北魏俘虏的西凉人都被没入官府为奴隶户，北齐沿袭北魏的做法，奴隶户仍旧为官府服劳役。北周国主灭掉北齐，想施予

宽恕恩惠，下诏说："罪罚不延及后嗣，是古代已有的法律。从事杂役的犯人，却独与常法有别，一旦犯罪发配，百代都得不到赦免，惩罚既然无穷无尽，又怎能做到刑措而不用呢！凡属于这类杂户，一概放还为平民。"从此以后就不再有奴隶杂户了。

二十四日，郑州有人捉到九尾狐狸，已经死了，便把骨骼献给周主。周主说："祥瑞出现，一定是显扬世上有德之人。如果五伦有序，四海升平，才能出现这种祥瑞。现在没有这样的时势，恐怕不符合实际。"命人把狐狸骨骼烧掉。

九月，初八，北周定制规定："庶民以上，可以穿绸、绵绸、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等九种质料制作的衣服，其余的一概禁止。朝祭时的服装，不受这项规定的限制。"

冬，十月，初九，北周国主去邺城。

9 陈宣帝听到北周灭了北齐，想和北周争夺徐州、兖州，诏令南兖州刺史、司空吴明彻督率军队讨伐北周，命吴明彻的长子吴成昭、将军惠觉代理州事。吴明彻的军队进抵吕梁，北周徐州总管梁士彦率兵抵抗，十九日，吴明彻击败梁士彦，梁士彦据城自守，吴明彻乘胜围攻吕梁城。

陈宣帝一心认为河南可以很快平定。中书通事舍人蔡景历劝阻说："军队疲惫将帅骄矜，不宜穷兵远攻。"宣帝大怒，认为是破坏大家的斗志，把他调出担任豫章内史。他还没有出发，有匿名奏章弹劾蔡景历在中书省有贪赃行为，声名很坏，因此被免去官职，削除爵位和封邑。

10 北周将德皇帝宇文肱改葬在冀州，北周国主穿了丧服，在太极殿大哭，百官都穿素色丧服。

11 北周有人诬告温公高纬和宜州刺史穆提婆合谋造反，因此他们以及他们的宗族全都被赐死。众人都自己申辩没有这件事，高延宗却独自捋起衣袖哭泣不说话，用辣椒塞口而死。北齐宗室诸王，只有高纬的弟弟高仁英由于是白痴，高仁雅由于是哑巴免于一死，

被移徙到四川。其它亲属，不杀的被分散发配到长安以西边远的地方，都死在边疆荒远之地。

北周国主把高湝的妻子卢氏赏给将军斛斯徵。卢氏蓬头垢面，长久吃素，不说不笑。斛斯徵放了她，她便做了尼姑。北齐皇后、妃子陷于贫困的，甚至有以卖蜡烛为生的。

12 十一月，初三，北周立皇子宇文充为道王，宇文兑为蔡王。

13 初四，北周派上大将军王轨率兵援救徐州。

14 当初，北周在晋州打败北齐军队，乘胜追逐败逃的部队，北齐人沿途丢弃大量的盔甲兵器，周人来不及收拾；附近稽胡乘机偷偷出动，将这些盔甲兵器全部盗走。并拥立刘蠡升的孙子刘没铎为国君，称圣武皇帝，改年号为石平。

北周平定关东以后，准备讨伐稽胡，商议要直捣稽胡的巢穴，将他们彻底消灭。但是齐王宇文宪说："步落稽的种类很多，又散处山谷，地势险阻，朝廷军队一次出击，未必就能将他们全部消灭。应当先翦灭他们的首领，对其余的人加以安抚。"北周国主采纳了他的意见，任命宇文宪为行军元帅，督率军队讨伐稽胡。北周大军抵达马邑后，分路并进。刘没铎分党羽天柱把守河东，穆支把守河西，分据险要进行抵抗。宇文宪命令谯王宇文俭进攻天柱，滕王宇文逌进攻穆支，将他们都打败，杀死一万多人。赵王宇文招进攻刘没铎，将他擒获，其余兵众全部投降。

15 北周诏令："自永熙三年以来，东部的百姓被虏掠沦为奴婢，以及攻克江陵时平民被没入官府当奴婢的，现全都放回恢复为良民。"又诏令："后宫只设置贵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此外一律裁减。"

北周国主生性节俭，常常穿布袍，盖布被，后宫嫔妃不过十几人；每逢用兵打仗，亲自在行伍之中，跋山涉水，这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他安抚将士施予恩惠，而又明察果断，执法严格，因此将士们畏惧他的威严而又甘愿为他而死。

16 三十日，出现日食。

17 北周开始实行《刑书要制》：凡盗窃一匹赃物，以及闾正、里正、族正、保长、党长隐瞒五个丁口、一百亩土地以上者，一律处死。

18 十二月，初十，陈朝新建的东宫落成，皇太子迁到里面居住。

19 二十二日，北周国主前往并州，把并州的四万户军民迁移到关中地区。三十日，废除并州宫和六府。

20 高宝宁从黄龙上表章劝说高绍义当皇帝，高绍义于是即位为皇帝，改年号为武平，任命高宝宁为丞相。突厥佗钵可汗发兵援助高绍义。

十 年

1 春，正月，壬午，周主幸邺；辛卯，幸怀州[1]；癸巳，幸洛州。置怀州宫。

2 二月，甲辰，周谯孝王俭卒。

3 丁巳，周主还长安。

4 吴明彻围周彭城，环列舟舰于城下，攻之甚急。王轨引兵轻行，据淮口[2]，结长围，以铁锁贯车轮数百，沈之清水[3]，以遏陈船归路；军中恟惧。谯州刺史萧摩诃言于明彻曰："闻王轨始锁下流，其两端筑城，今尚未立，公若见遣击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断，贼势不坚；彼城若立，则吾属必为虏矣。"明彻奋髯曰："搴旗陷陈，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摩诃失色而退。一旬之间，水路遂断。

周兵益至，诸将议破堰拔军，以舫载马而去，马主裴子烈曰："若破堰下船，船必倾倒，不如先遣马出。"时明彻

苦背疾甚笃，萧摩诃复请曰："今求战不得，进退无路。若潜军突围，未足为耻。愿公帅步卒、乘马舆徐行，摩诃领铁骑数千驱驰前后，必当使公达京邑。"明彻曰："弟之此策，乃良图也。然步军既多，吾为总督，必须身居其后，相帅兼行。弟马军宜速，在前，不可迟缓。"摩诃因帅马军夜发。甲子，明彻决堰，乘水势退军，冀以入淮。至清口，水势渐微，舟舰并碍车轮，不复得过。王轨引兵围而蹙之，众溃。明彻为周人所执，将士三万并器械辎重皆没于周。萧摩诃以精骑八十居前突围，众骑继之，比旦，达淮南，与将军任忠、周罗睺独全军得还。

初，帝谋取彭、汴，以问五兵尚书毛喜[4]，对曰："淮左新平，边民未辑。周氏始吞齐国，难与争锋。且弃舟楫之工，践车骑之地，去长就短，非吴人所便。臣愚以为不若安民保境，寝兵结好，斯久长之术也。"及明彻败，帝谓喜曰："卿言验于今矣。"即日，召蔡景历，复以为征南谘议参军。

周主封吴明彻为怀德公，位大将军。明彻忧愤而卒。

5 乙丑，周以越王盛为大冢宰。

6 三月，戊辰，周于蒲州置宫[5]。废同州及长春二宫。

7 甲戌，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纱全幅向后襆发，仍裁为四脚。

8 丙子，命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淳于量为大都督，总水陆诸军事，镇西将军孙瑒都督荆、郢诸军，平北将军樊毅都督清口上至荆山缘淮诸军，宁远将军任忠都督寿阳、新蔡、霍州诸军，以备周。

9 乙酉，大赦。

10 壬辰，周改元宣政。

【注释】

①怀州：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县。

②淮口：清水入淮之口，即清口。在今江苏清江市西南。

③清水：泗水的别名。

④五兵尚书：职官名。掌中兵、外兵、别兵、都兵、骑兵。

⑤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

【译文】

十年（戊戌，公元578年）

1 春，正月，十四日，北周国主驾临郢城；二十三日，驾临怀州；二十五日，驾临洛州。在怀州设置行宫。

2 二月，初七，北周谯孝王宇文俭逝世。

3 二十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4 陈朝吴明彻包围北周彭城，将战船环绕城下，攻城甚急。北周派王轨领兵轻装前进，占据淮口，竖立木栅，结成长围，并用铁锁连接起几百个车轮，沉在清水河里，用以阻断陈朝战船的归路；陈军见状感到惶恐不安。谯州刺史萧摩诃对吴明彻说："听说王轨刚封锁下游，在河的两端筑城，现在尚未完成，您若派我去攻击，他们一定不敢抵抗。水路没有阻断，贼势巩固；等到城建成，那么我们必定要成为他们的俘虏了。"吴明彻气得胡子都翘起来，说："驰马拔取敌人旌旗，带兵冲锋陷阵，是你将军的事；运筹帷幄，深谋远略，这是老夫的事。"萧摩诃听了脸色大变而退。十天之间，下游水路便被阻断。

北周援军相继赶到，陈朝的将领们商议破坏堵水堤堰拔营撤退，用船装载马匹而去，马军主将裴子烈说："如果破了堤堰将马匹

放下船，船肯定会翻，不如派马队突围先走。”这时吴明彻患背疾病得很重，萧摩诃再次向他请求说：“现在求战不得，进退无路。如果暗中派兵突围，还不算是耻辱。希望您率领步兵，乘马车徐徐而行，我带领几千铁骑兵在前后来往奔驰，一定能使您平安地到达建康。”吴明彻说：“将军此策，确是好计。然而步兵很多，我又是总督，必须亲自断后，率领他们一起行动。您的马军应当迅速行动，走在步兵前面，不能迟缓。”萧摩诃于是率领马军在晚上出发。二十七日，吴明彻决开堤堰，乘水势撤军，希望顺清水河进入淮河。到清口时，水势逐渐微弱，船舰被沉在清水河中的车轮所阻挡，无法通过。王轨带领军队将他们包围起来并收紧包围圈，陈军溃败。吴明彻被北周军队活捉，三万将士以及军队的器械物资都被北周吞并。萧摩诃率领八十名精骑兵在前面突围，其余的骑兵紧随其后，到了天明，抵达淮水南岸，只和将军任忠、周罗睺全军而归。

起初，陈宣帝计划夺取彭州、沛州，询问五兵尚书毛喜，毛喜回答说：“淮水以南刚刚平定，边地的百姓还不安定。周刚吞并齐，我们很难和周争高低。况且舍弃船舰水战的长处，到车马奔驰的平地打仗，避长就短，这不是南方人所适宜的。以臣的愚见不如安抚百姓保卫国境，停止用兵，和周交好。这才是长久之计。”吴明彻被打败以后，陈宣帝对毛喜说：“您以前的话现在应验了。”就在当天，召回蔡景历，再让他担任征南咨议参军。

北周国主封吴明彻为怀德公，位于大将军之列。吴明彻忧愁悲愤而亡。

5 二十八日，北周任命越王宇文盛为大冢宰。

6 三月，初一，北周在蒲州设置行宫，废除同州和长春两处行宫。

7 初七，北周国主初次戴普通帽子，用整幅的黑纱从前向后包扎头发，并裁成四个帽翅。

8 初九，陈朝任命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淳于量为大都督，总管水陆军事，镇西将军孙瑒都督荆州、郢州的军队，平北将军樊

毅都督清口上至荆山沿淮河一带的军队，宁远将军任忠都督寿阳、新蔡、霍州的军队，以防备北周军队的入侵。

9 十八日，陈朝大赦全国。

10 二十五日，北周改年号为宣政。

11 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杀掠吏民。

12 戊午，樊毅遣军渡淮北，对清口筑城。壬戌，清口城不守。

13 五月，己丑，周高祖帅诸军伐突厥，遣柱国原公姬愿、东平公神举等将兵五道俱入。

癸巳，帝不豫，留止云阳宫[1]；丙申，诏停诸军。驿召宗师宇文孝伯赴行在所[2]，帝执其手曰："吾自量必无济理，以后事付君。"是夜，授孝伯司卫上大夫，总宿卫兵。又令驰驿入京镇守，以备非常。六月，丁酉朔，帝疾甚，还长安；是夕殂，年三十六。

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为皇太后。宣帝初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殡，曾无戚容，扪其杖痕，大骂曰："死晚矣！"阅视高视宫人，逼为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郑译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中大夫、委以朝政。

己未，葬武皇帝于孝陵，庙号高祖。既葬，诏内外公除，帝及六宫皆议即吉。京兆郡丞乐运上疏，以为"葬期既促，事讫即除，太为汲汲。"帝不从。

帝以齐炀王宪属望重，忌之。谓宇文孝伯曰："公能为

朕图齐王,当以其官相授。"孝伯叩头曰:"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无故害之,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矣。"帝不悦,由是疏之。乃与开府仪同大将军于智、郑译等密谋之,使智就宅候宪,因告宪有异谋。

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语宪,欲以宪为太师,宪辞让。又使孝伯召宪,曰:"晚与诸王俱入。"既至殿门,宪独被引进。帝先伏壮士于别室,至,即执之。宪自辩理,帝使于智证宪,宪目光如炬,与智相质。或谓宪曰:"以王今日事势,何用多言!"宪曰:"死生有命,宁复图存!但老母在堂,恐留兹恨耳!"因掷笏于地。遂缢之。

帝召宪僚属,使证成宪罪。参军勃海李纲,誓之以死,终无桡辞。有司以露车载宪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纲抚棺号恸,躬自瘗之,哭拜而去。

又杀上大将军王兴、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独孤熊、开府仪同大将军豆卢绍,皆素与宪亲善者也。帝既诛宪而无名,乃云与兴等谋反,时人谓之"伴死"。

以于智为柱国,封齐公,以赏之。

14 闰月,乙亥,周主立妃杨氏为皇后。

15 辛巳,周以赵王招为太师,陈王纯为太傅。

16 齐范阳王绍义闻周高祖殂,以为得天助。幽州人卢昌期,起兵据范阳[3],迎绍义,绍义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国东平公神举将兵讨昌期。绍义闻幽州总管出兵在外,欲乘虚袭蓟,神举遣大将军宇文恩将四千人救之,半为绍义所

杀。会神举克范阳，擒昌期，绍义闻之，素衣举哀，还入突厥，高宝宁帅夷、夏数万骑救范阳，至潞水④，闻昌期死，还，据和龙。

17 秋，七月，周主享太庙；丙午，祀圜丘。

18 庚戌，周以小宗伯斛斯征为大宗伯。壬戌，以亳州总管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⑤。

19 癸亥，周主尊所生母李氏为帝太后。

20 八月，丙寅，周主祀西郊；壬申，如同州。以大司徒杞公亮为安州总管，上柱国长孙览为大司徒，杨公王谊为大司空。丙戌，以永昌公椿为大司寇。

21 九月，乙巳，立方明坛于娄湖⑥。戊申，以杨州刺史始兴王叔陵为王官伯，临盟百官。

22 庚戌，周主封其弟元为荆王。

23 周主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

24 甲寅，上幸娄湖誓众。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

25 冬⑦，周主还长安。以大司空王谊为襄州总管。

26 戊子，以尚书左仆射陆缮为尚书仆射。

27 十一月，突厥寇周边，围酒泉，杀掠吏民。

28 十二月，甲子，周以毕王贤为大司空。

29 己丑，周以河阳总管滕王逌为行军元帅⑧，帅众入寇。

【注释】

④云阳宫：北周别宫。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

②宗师:官名。掌宗室子弟的训导。

③范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北涿县。

④潞水:即今北京市通县以下白河。

⑤亳(bó 博)州:北周末改南兖州置,治所在今安徽亳县。

⑥娄湖:在今江苏南京市东南。

⑦冬:据章钰校记,十二行本、乙十一行本"冬"下有"十月癸酉"四字。《周书·宣帝纪》同。癸酉为初十。

⑧逌(yóu 由):字文逌。

【译文】

11 夏,四月,二十三日,突厥入侵北周的幽州,杀害抢劫官吏百姓。

12 二十一日,陈朝樊毅派军队渡过淮河到了北面,对着清口筑城。二十五日,清口城失守。

13 五月,二十三日,北周高祖率领军队北伐突厥,派柱国原公宇文姬愿、东平公宇文神举等率领将士分五路并进。

二十七日,北周武帝生病,停留在云阳宫;三十日,下诏北伐各路军队停止行进。派驿使到长安召宗师宇文孝伯赶到云阳宫,武帝握住他的手说:"我自己估计绝无痊愈的可能,现在将后事托付给您。"当天晚上,任命宇文孝伯为司卫上大夫,总管宿卫兵。又命令他骑上驿马驰入京城镇守,以备不测。六月,初一,武帝病危,回长安;当天夜晚病逝,年方三十六岁。

初二,皇太子即位,尊称皇后阿史那氏为皇太后。周宣帝刚即位,便奢侈纵欲。大行皇帝灵柩还未下葬,他竟无丝毫哀痛悲伤,他抚摸以前被棍棒所打留下的伤痕,大骂道:"死得太晚了!"巡视高祖后宫的宫女,看到颇有姿色的,就强迫她们满足自己的淫欲。超升吏部下大夫郑译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中大夫,委任他掌管朝政。

二十二日,将武皇帝安葬在孝陵,庙号为高祖,葬事刚结束,便

下诏朝廷内外都除去丧服，周宣帝和皇后、妃嫔也都议论要改着吉服。京兆郡丞乐运上疏进谏，他认为“葬期既已短促，葬事一完就除去丧服，太为急速。”周宣帝不听。

周宣帝因为齐炀王宇文宪辈份高名望重，便很忌恨他。对宇文孝伯说：“你如果能为我除掉齐炀王，就把他的官职授给你。”宇文孝伯下拜叩头说：“先帝遗诏，不许滥杀骨肉至亲。齐炀王，是陛下的叔父，功高德茂，是国家的重臣。陛下如果无故杀害他，那么我就是不忠之臣，陛下就是不孝之子了。”周宣帝很不高兴，从此疏远他。周宣帝便和开府仪同大将军于智、郑译等人密谋，派于智到宇文宪的家里去伺探动静，借故诬告宇文宪有谋反企图。

二十八日，周宣帝派宇文孝伯传话给宇文宪，想任命他为太师，宇文宪推辞。又派宇文孝伯召宇文宪，说：“晚上和众王一起来。”晚上应召前往，到了殿门，宇文宪被单独领进去。周宣帝预先在偏殿里埋伏了壮士，宇文宪一到，就被捉住。宇文宪自辩申理，周宣帝就叫于智和他对证，宇文宪的目光如火，当面和于智对质。有人对宇文宪说：“以你今日的情势，何必多说！”宇文宪说：“死生有命，我难道还想求活吗！只是老母还在，恐怕留下牵累和遗憾！”便把朝笏扔在地上。周宣帝命人将宇文宪绞死。

周宣帝召来宇文宪的僚属，要他们指证成立宇文宪的罪状。有位参军勃海人李纲，以死起誓，始终没有枉曲言辞。办事官吏用没有帷盖的车子载上宇文宪的尸体出了殿门，宇文宪从前的属吏都散走了，只有李纲抚摸棺木哀号痛哭，亲自将宇文宪埋葬，然后哭泣拜别而去。

周宣帝又杀掉上大将军王兴、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独孤熊、开府仪同大将军豆卢绍，这几个人一向都是和宇文宪亲近友好的。周宣帝既已杀掉宇文宪，却找不到什么罪名，便说他和王兴等人密谋造反，当时人称之为“伴死”。

任命于智为柱国，封齐公，以此来奖赏他。

14 闰月，初十，北周国主册立妃子杨氏为皇后。

15 十六日，北周任命赵王宇文招为太师，陈王宇文纯为太傅。

16 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听说北周高祖病逝，以为自己得到了上天佑助。幽州人卢昌期起兵占据范阳，迎接高绍义，高绍义引来突厥兵同去范阳。北周派柱国东平公宇文神举率军讨伐卢昌期。高绍义听说幽州总管出兵在外，想乘虚袭击蓟城，宇文神举派大将军宇文恩率领四千人援救蓟城，有一半人被高绍义杀死。适逢宇文神举攻克范阳，擒杀卢昌期，高绍义听到消息，便穿上白色丧服举行哀悼，率军退回突厥。高宝宁率领夷族和汉族几万骑兵援救范阳，抵达潞水，听说卢昌期已死，率军而返，占据和龙。

17 秋，七月，北周国主到太庙祭拜祖先。十一日，到圜丘祭天。

18 十五日，北周任命小宗伯斛期徵为大宗伯。二十七日，任命亳州总管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

19 二十八日，北周国主尊称亲生母亲李氏为帝太后。

20 八月，初二，北周国主到西郊祭祀；初八，去同州。任命大司徒、杞公宇文亮为安州总管，上柱国长孙览为大司徒，杨公王谊为大司空。二十二日，任命永昌公宇文椿为大司寇。

21 九月，十一日，陈朝在娄湖搭建方明坛。十四日，任命杨州刺史、始兴王陈叔陵为王官伯，与百官盟誓。

22 十六日，北周国主册封弟弟宇文元为荆王。

23 北周国主诏令："以后所有应行拱手下拜礼的一律以三拜成礼。"

24 二十日，陈宣帝驾临娄湖对众官盟誓。二十一日，分派大使将盟誓颁布全国，使上下互相警惕戒备。

25 冬，十月，初十，北周国主回长安。任命大司空王谊为襄州总管。

26 二十五日，陈宣帝任命尚书左仆射陆缮为尚书仆射。

27 十一月，突厥入侵北周边境，包围酒泉，屠杀抢掠官吏百姓。

28 十二月，初二，北周任命毕王宇文贤为大司空。

29 二十七日，北周任命河阳总管、滕王宇文逌为行军元帅，率领军队侵犯陈朝。

十一年

1 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于露门，始与群臣服汉、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辅官；以大冢宰越王盛为大前疑，相州总管蜀公尉迟迥为大右弼，申公李穆为大左辅，大司马随公杨坚为大后承。

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书要制为太重而除之，又数行赦宥。京兆郡丞乐运上疏，以为："虞书所称'眚灾肆赦'，谓过误为害，当缓赦之；《吕刑》云[1]：'五刑之疑有赦[2]'，谓刑疑从罚，罚疑从免也。谨寻经典，未有罪无轻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岂可数施非常之惠，以肆奸宄之恶乎！"帝不纳。既而民轻犯法，又自以奢淫多过失，恶人规谏，欲为威虐，慑服群下。乃更为刑经圣制，用法益深，大醮于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群臣，小有过失，辄行诛谴。

又，居丧才逾年，辄恣声乐，鱼龙百戏，常陈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实后宫，增置位号，不可详录；游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群臣请事者，皆因宦者奏之。于是乐运舆榇诣朝堂，陈帝八失：其一，以为"大尊比来事多独断，不参诸宰辅，与众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实后

宫,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贵贱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后宫,数日不出,所须闻奏,多附宦官。"其四,"下诏宽刑,未及半年,更严前制。"其五,"高祖斫雕为朴,崩未逾年,而遽穷奢丽。"其六,"徭赋下民,以奉俳优角抵。"其七,"上书字误者,即治其罪,杜献书之路。"其八,"玄象垂诫,不能谘诹善道,修布德政。"若不革兹八事,臣见周庙不血食矣。"帝大怒,将杀之。朝臣恐惧,莫有救者。内史中大夫洛阳元岩叹曰:"臧洪同死[3],人犹愿之,况比干乎!若乐运不免,吾将与之俱毙。"乃诣阁请见,曰:"乐运不顾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劳而遣之,以广圣度。"帝颇感悟。明日,召运,谓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实为忠臣。"赐御食而罢之。

2 癸卯,周立皇子阐为鲁王。

甲辰,周主东巡;以许公宇文善为大宗伯。戊午,周主至洛阳;立鲁王阐为皇太子。

【注释】

①《吕刑》:《尚书》篇名。据《尚书序》,周穆王采纳司寇吕侯的言论作刑布告四方,即今《尚书》的《吕刑》篇。

②五刑:古代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

③臧洪句:事见六十一卷献帝兴平三年(公元196年)。

【译文】

十一年(己亥,公元579年)

1 春,正月,初一,北周国主在露门接受百官的朝拜,开始和群臣穿戴汉、魏时代的衣冠;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大成。设置四辅官;任

命大冢宰越王宇文盛为大前疑，相州总管、蜀公尉迟迥为大右弼，申公李穆为大左辅，大司马、随公杨坚为大后承。

北周国主刚即位时，认为高祖时的《刑书要制》量刑太重而废除，又屡次颁诏大赦。京兆郡丞乐运向北周宣帝上疏，认为："《虞书》中所言'眚灾肆赦'，是说因无心的过失而不幸犯罪的，应当宽恕赦免；《吕刑》中所言'五刑之疑有赦'，是说犯罪判刑若有可疑就从轻改为处罚，对处罚有可疑就从宽赦免。我认真地查考了经典，没有发现不论罪行轻重，普天下一律大赦的记载。陛下怎能屡下大赦之诏，使为非作歹的奸邪之人放肆作恶呢！"北周宣帝不采纳他的意见。后来百姓不怕犯法，北周宣帝自己又因为奢侈淫乱有许多过失，厌恶别人规劝，想用威严和酷虐迫使下面的人畏惧屈服。于是另行制定《刑经圣制》，用刑更加严厉，并在正武殿设坛进行祈祷，祷告上天后加以实施。秘密派左右亲信监视群臣，发现有小过，便任意诛杀贬谪。

另外，北周宣帝居丧才过一年，就恣意于声色歌舞，常常在殿前欣赏鱼龙变化等魔术杂技，日以继夜，不知道休息；又选了许多美女充实后宫，增置了许多爵位名号，这些都无法详细记录；游玩宴饮，沉迷于酒色，有时一连十日都不上朝，群臣奏事，都由太监转奏。于是乐运用车拉了棺木到百官议事的朝堂，面陈北周宣帝的八项过失：其一，认为"至尊近来对大事多独断专行，不和宰相辅臣一同商议。"其二，"搜罗美女充实后宫，仪同以上官员的女儿不准擅自婚嫁，因此无论贵贱都对此非常怨恨。"其三，"至尊一进后宫，就几天不上朝，官员们要奏事，必须通过太监代转。"其四，"下诏宽减刑罚，但实行不到半年，反而比以前的刑制更加严厉。"其五，"高祖革除雕镂华靡，使之归于简朴，他驾崩还不到一年，而陛下就竭力追求奢侈华丽。"其六，"让百姓服劳役纳赋税，供养耍杂技演滑稽角力摔跤的人。"其七，"上奏书写错字的，就被治罪，堵塞了献书进谏之路。"其八，"天空的星象提出了告诫，却还不能征询为善之道，

改行德政。”“如果不革除这八项阙失，臣将见到周朝的宗庙不会有杀牲取血的祭祀了。”北周宣帝大怒，要杀他。朝廷大臣们都非常恐惧，没有人敢救他。内史中大夫、洛阳人元岩叹息说：“汉献帝时的陈容愿和臧洪一起死，使人仰慕，更何况遇着这样一个像比干的人呢！如果乐运不免一死，我将和他一起死。”于是到阁中求见，对宣帝说：“乐运不惜一死，是想求名。陛下不如加以慰劳之后放他走，以此显出陛下器度宽宏。”宣帝略有感悟。第二天，召见乐运，对他说：“朕昨天晚上思考你的奏言，你实在是个忠臣。”便赐他在宫内进餐，然后放他回去。

2 十一日，北周国主册立皇子宇文阐为鲁王。

十二日，北周国主到东方巡视，任命许公宇文善为大宗伯。二十六日，北周国主到洛阳；册立鲁王宇文阐为皇太子。

3 二月，癸亥，上耕藉田。

4 周下诏，以洛阳为东京；发山东诸州兵治洛阳宫，常役四万人。徙相州六府于洛阳。

5 周徐州总管王轨，闻郑译用事，自知及祸，谓所亲曰：“吾昔在先朝，实申社稷至计。今日之事，断可知矣。此州控带淮南，邻近强寇，欲为身计，易如反掌。但忠义之节，不可亏违，况荷先帝厚恩，岂可以获罪嗣主，遽忘之邪！正可于此待死，冀千载之后，知吾此心耳！”

周主从容问译曰：“我脚杖痕，谁所为也？”对曰：“事由乌丸轨、宇文孝伯[1]。”因言轨捋须事。帝使内史杜庆信就州杀轨，元岩不肯署诏。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切谏，帝不

听，岩进继之，脱巾顿颡，三拜三进。帝曰："汝欲党乌丸轨邪？"岩曰："臣非党轨，正恐滥诛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阉竖搏其面。轨遂死，岩亦废于家。远近知与不知，皆为轨流涕。之仪，之推之弟也。

周主之为太子也，上柱国尉迟运为宫正，数进谏，不用；又与王轨、宇文孝伯、宇文神举皆为高祖所亲待，太子疑其同毁己。及轨死，运惧，私谓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祸，为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为臣为子，知欲何之！且委质事人，本徇名义，谏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为身计，宜且远之。"于是运求出为秦州总管。

他日，帝托以齐王宪事让孝伯曰："公知齐王谋反，何以不言？"对曰："臣知齐王忠于社稷，为群小所谮，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嘱微臣，唯令辅导陛下。今谏而不从，实负顾托。以此为罪，是所甘心。"帝大惭，俯首不语，命将出，赐死于家。

时宇文神举为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鸩杀之。尉迟运至秦州，亦以忧死。

6 周罢南伐诸军。

7 突厥佗钵可汗请和于周[29]，周主以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妻之，且命执送高绍义；佗钵不从。

8 辛巳，周宣帝传位于太子阐[30]，大赦，改元大象，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冕二十四旒，车服旗鼓皆倍于前王之数。皇帝称正阳宫，置纳言、御正、诸卫等官[31]，皆准天台。尊皇后为天元皇太后。

天元既传位，骄侈弥甚，务自尊大，无所顾惮，国之仪典，率情变更。每对臣下自称为天，用樽、彝、珪、瓒以饮食。令群臣朝天台者，致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群臣同己，常自带绶，冠通天冠，加金附蝉，顾见侍臣弁上有金蝉及王公有绶者，并令去之。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称，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为"姜"，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又令天下车皆以浑木为轮。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

每召侍臣论议，唯欲兴造变革，未尝言及政事。游戏无常，出入不节，羽仪仗卫，晨出夜还，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挞。每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谓之"天杖"，其后又加至二百四十。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幸，亦多杖背。于是内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

9戊子，周以越王盛为太保，尉迟迥为大前疑，代王达为大右弼。

辛卯，徙邺城右丞于洛阳[5]。诏："河阳、幽、相、豫、亳、青、徐七总管，并受东京六府处分。"

三月，庚申，天元还长安，大陈军伍，亲擐甲胄，入自青门，静帝备法驾以从。

夏，四月，壬戌朔[6]，立妃朱氏为天元帝后。后，吴人，本出寒微，生静帝，长于天元十余岁，疏贱无宠，以静帝故，特尊之。

乙巳[7]，周主祠太庙。壬午，大醮于正武殿。

五月[8]，以襄国郡为赵国，济南郡为陈国，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上党郡为代国，新野郡为滕国，邑各万户；令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并之国。

随公杨坚私谓大将军汝南公庆曰："天元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又，诸藩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计。羽翮既翦，何能及远哉！"庆，神举之弟也。

10 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发山东诸民修长城。

【注释】

①乌丸轨：即王轨。王轨赐姓乌丸氏。

②请和于周：据《周书》及《北史·突厥传》，当作"请和亲于周"。

③太子阐：时年方七岁。

④纳言：此纳言似隋官之纳言，为门下省长官。

⑤邺城《石经》：即三国魏正始《石经》，又称《三字石经》，东魏时高澄移于邺城。

⑥壬戌朔：四月初一是辛酉日，壬戌日是初二。此处有误。

⑦乙巳：据《周书·宣帝纪》当为"己巳"。己巳为初九。

⑧五月：据《周书·宣帝纪》，"五月"下有"辛亥"二字，章钰《校记》同。辛亥为二十一日。

【译文】

3 二月，初二，陈宣帝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4 北周下诏，以洛阳为东京；征调潼关以东各州的士兵修建洛阳宫，通常从事营建的工役有四万人。周主又下令把相州的六府迁到洛阳。

5 北周徐州总管王轨，听到郑译当权，自知将有灾祸临头，便对自己的亲信说："我从前在先帝之朝，确曾阐述过变易皇储的大计。现在皇储已即位为君，他要找我报复，那是断然可知的事。这个州

控制淮南，靠近强敌，如果想为自己打算，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但是忠义大节不可违失，何况我受先帝厚恩，怎能因为得罪了当今皇上，就忘了所受的恩德呢！只可留在徐州等死，希望千载之后，人们知道我的忠心！"

北周国主曾不经意地问郑译说："我脚上被杖打的伤痕，是谁干的！"郑译回答道："事情由乌丸轨、宇文孝伯引起。"便讲述了王轨在宫中宴会时捋先帝胡须的事。北周宣帝派内史杜庆信到徐州将王轨就地处死，内史中大夫元岩不肯在诏书上签字。御正中大夫颜之仪极力劝阻宣帝，宣帝不听，元岩又跟进继续劝谏，脱下头巾叩头请求，三拜三进。宣帝说："你要袒护王轨吗？"元岩说："臣下是要偏袒王轨，而是担心陛下乱杀会失掉天下人心。"宣帝大怒，命太监打元岩耳光。结果王轨在徐州被杀害，元岩也被免职回家。远近各地不论认识或不认识王轨的人，都为他冤死而流泪。颜之仪是颜之推的弟弟。

北周国主还在当太子时，上柱国尉迟运担任太子宫正，屡次对太子进谏，意见却不被采纳；尉迟运和王轨、宇文孝伯、宇文神举都受到高祖的亲信厚待，太子怀疑他们一同在高祖跟前诋毁自己。王轨死后，尉迟运感到恐惧，私下对宇文孝伯说："我们这些人一定免不了遭祸，怎么办呢？"宇文孝伯说："现在堂上有老母，九泉之下有先帝，作为人臣作为人子，哪能管自己去哪里！况且作为人臣奉侍君主，本有为名节而死的义务；进谏而不被采纳，那也不求逃死！足下如果为自己考虑，最好暂且躲远一点。"于是尉迟运请求外放为秦州总管。

另一天，宣帝假借齐王宇文宪的事情责备宇文孝伯说："你知道齐王谋反事，为什么不说？"宇文孝伯回答说："臣知道齐王忠于国家，但受一帮小人诬陷，臣本要为他申辩，但说了陛下也不会听从，所以不说。况且先帝嘱咐微臣，命我辅佐陛下。现在我劝谏，而陛下不听从，我实在辜负了先帝临终托付。陛下如果以此作为罪

名，那么我死也甘心。”宣帝非常惭愧，低头不语，命人带他出去，赐他在家自尽。

这时宇文神举任并州刺史，宣帝派使者去并州，逼令他饮毒酒自尽。尉迟运到秦州后，也因忧悉成疾而死。

6 北周南讨诸军暂停攻陈。

7 突厥佗钵可汗请求跟北周和亲，北周国主将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封为千金公主，嫁给佗钵可汗为妻，并要求可汗捉住高绍义送回北周；佗钵可汗不肯答应这个条件。

8 二十日，北周宣帝将皇位传给皇太子宇文阐，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大象，自称天元皇帝，所住宫殿称“天台”，皇冠前后悬垂二十四条玉串，车驾、服饰、旗鼓的数量都比以前的皇帝增加一倍。皇帝宇文阐所住的宫殿称正阳宫，设置纳言、御正、诸卫等官职，都比照天台的员数。尊称皇太后阿史那氏为天元皇太后。

天元皇帝传位以后，骄纵奢侈更加厉害，妄自尊大，无所顾忌。国家的典章礼仪，随意改变。常常对臣下自称为天，用尊、彝、珪、瓒等礼器作为日常饮食器具。命令到天台朝见他的群臣，先斋食三天，洁身一天。他自比上帝，不愿群臣有跟自己相同的东西，常常穿配有丝带的衣服，戴通天冠，冠上有金制的蝉作饰物，只要他望见侍臣的帽子上有金蝉，以及王公衣服上配有丝带，都叫他们去掉。又不准臣民有“天”、“高”、“上”、“大”等称呼，官名有以上字样，全都改掉。改姓高的为姓“姜”，九族中称高祖的改称“长祖”。又命令全国的车辆都只能用整块圆木做车轮。禁止境内妇女涂粉画眉，因此除宫女以外都是黄眉墨妆。

天元皇帝每次召集侍臣论议事情，只想谈营造宫室变改车服等，从未提及政事。游玩戏乐随意无常，出入没有节制，仪仗侍卫，早晨跟着他出去，晚上陪着他回来，随从侍奉的官员，都忍受不了劳苦奔波。自公卿以下的官员，常常遭到刑杖毒打。每次对人毒打，都以一百二十下为度，称为“天杖”，以后又加倍到二百四十下。宫

女和在宫中任职的女官也都这样。甚至连皇后、贵妃、嫔嫱、御女等,即使是受到宠幸的,也多被杖打背脊。因此内外都感到恐怖,人心惶惶,只求苟且幸免,没有贞固的心志,大家重足而立,屏气积郁而不敢呼吸,在惊惶恐惧中了却一生。

9 二十七日,北周任命越王宇文盛为太保,尉迟迥为大前疑,代王宇文达为大右弼。

三十日,北周将鄴城《石经》迁到洛阳。诏令:"河阳、幽州、相州、豫州、亳州、青州、徐州七总管,统受东京六府管辖。"

三月,二十九日,北周天元皇帝回长安,排列盛大的队伍,自己穿戴了铠甲和头盔,从长安的青门进城,静帝宇文阐自备车驾跟随在天元皇帝车后。

夏,四月,壬戌朔日,天元皇帝册立妃子朱氏为天元帝后。天元帝后,原是江南吴人,出身本低微,生静帝,她比天元皇帝大十几岁,因关系疏远身分微贱并不得宠,因为生了静帝,所以赐给尊号。

初九,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祖先。二十二日,在正武殿举行祷神除灾的祭祀。

五月,二十一日,北周以襄国郡为赵国,济南郡为陈国,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上党郡为代国,新野郡为滕国,食邑各有一万户;令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都到各自的封国去。

随公杨坚私下对大将军、汝南公宇文庆说:"天元皇帝实在并无积德,看他的相貌,寿命也不会长。另外,各个藩王势力本来微弱,又逼令他们去各自的封国,竟然没有深根固本的长远之计。羽翼都被剪除了,国家怎么能够久远!"宇文庆是宇文神举的弟弟。

10 突厥侵扰北周的并州。六月,北周征调潼关以东各地的百姓修建长城。

11 秋，七月，庚寅，周以杨坚为大前疑，柱国司马消难为大后承。

12 辛卯，初用大货六铢钱。

13 丙申，周纳司马消难女为正阳宫皇后。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为天皇后，立妃元氏为天右皇后，陈氏为天左皇后，凡四后云。元氏，开府仪同大将军晟之女[11]；陈氏，大将军山提之女也。

八月，庚申，天元如同州。

14 丁卯，上阅武于大壮观[12]。命都督任忠帅步骑十万陈于玄武湖，都督陈景帅楼舰五百出瓜步江[13]，振旅而还。

15 壬申，周天元还长安。甲戌，以陈山提、元晟并为上柱国。

16 戊寅，上还宫。

豫章内史南康王方泰，在郡秩满，纵火延烧邑居，因行暴掠，驱录富人，征求财贿。上阅武，方泰当从，启称母疾不行，而微服往民间淫人妻，为州所录。又帅人仗抗拒，伤禁司，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狱，免官，削爵土，寻而复旧。

17 壬午，周以上柱国毕王贤为太师，郇公韩业为大左辅。九月，乙卯，以酆王贞为大冢宰。以郧公孝宽为行军元帅，帅行军总管杞公亮、郕公梁士彦寇淮南。仍遣御正杜杲、礼部薛舒来聘。

18 冬，十月，壬戌，周天元幸道会苑，大醮，以高祖配醮。

初复佛像及天尊像，天元与二像俱南面坐，大陈杂戏，令长安士民纵观。

19 甲戌，以尚书仆射陆缮为尚书左仆射。

20 十一月，辛卯，大赦。

21 周韦孝宽分遣杞公亮自安陆攻黄城[4]，梁士彦攻广陵[5]。甲午，士彦至肥口[6]。

22 乙未，周天元如温汤。

23 戊戌，周军进围寿阳。

24 周天元如同州。

25 诏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淳于量为上流水军都督[7]，中领军樊毅都督北讨诸军事，左卫将军任忠都督北讨前军事，前丰州刺史皋文奏帅步骑三千趣阳平郡[8]。

26 壬寅，周天元还长安。

27 癸卯，任忠帅步骑七千趣秦郡[9]；丙午，仁威将军鲁广达帅众入淮；是日，樊毅将水军二万自东关入焦湖[10]，武毅将军萧摩诃帅步骑趣历阳[11]。戊申，韦孝宽拔寿阳，杞公亮拔黄城，梁士彦拔广陵；辛亥，又取霍州[12]。癸丑，以杨州刺史始兴王叔陵为大都督，总水步众军。

28 丁巳，周铸永通万国钱，一当千，与五行大布并行。

29 十二月，戊午，周天元以灾异屡见，舍仗卫，如天兴宫。百官上表，劝复寝膳。甲子，还宫，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外命妇[13]，大列伎乐，初作乞寒胡戏[14]。

30 乙丑，南·北兖、晋三州及盱眙、山阳、阳平、马头、秦、历阳、沛、北谯、南梁等九郡民并自拔还江南。周又取

谯、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尽没于周。

31 周天元如洛阳，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并乘驺以从[15]。仍令四后方驾齐驱，或有先后，辄加遣责，人马顿仆，相及于道。

32 癸酉，遣平北将军沈恪、电威将军裴子烈镇南徐州，开远将军徐道奴镇栅口[16]，前信州刺史杨宝安镇白下[17]。戊寅，以中领军樊毅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陆诸军事。

33 己卯，周天元还长安。

34 贞毅将军汝南周法尚，与长沙王叔坚不相能，叔坚潜之于上，云其欲反。上执其兄定州刺史法僧，发兵将击法尚。法尚奔周，周天元以为仪同大将军、顺州刺史，上遣将军樊猛济江击之。法尚遣部曲督韩朗诈降于猛，曰："法尚部兵不愿降北，人皆窃议，欲叛还。若得军来，自当倒戈。"猛以为然，引兵急趋之。法尚阳为畏惧，自保江曲，战而伪走，伏兵邀之，猛仅以身免，没者几八千人。

【注释】

①晟(shèng 盛)：元晟。

②大壮观：山名。东接钟山，南临玄武湖。

③瓜步江：在今江苏六合县东南。

④黄城：在今湖北黄陂县东，当时为陈朝司州治所。

⑤文陵：城名。今河南息县。

⑥肥口：西肥河入淮之口，在今安徽凤台县。

⑦"诏开府"句：据《陈书·宣帝纪》太建十一年十一月记载，此上当补"辛丑"二字。辛丑为十四日。

⑧阳平郡：治所在今江苏宝应县西南。

⑨秦郡:治所在今江苏六合县北。

⑩焦湖:又名巢湖。今安徽巢湖。

⑪历阳: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和县。

⑫霍州:治所在今安徽霍山县。

⑬外命妇:五品以上官员之妻。

⑭乞寒:古代西域杂戏。又名"泼寒"。严寒时,少年裸露形体结队跳舞,观者以水浇泼为戏乐。

⑮驲(rì日):古代驿站专用的车。也指驿马。

⑯栅口:古栅水入长江之口。在今安徽无为县东南。

⑰白下:城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北金川门外、幕府山南麓。北临大江,为东晋、南朝时建康北郊的军事要地,常置镇戍于此。

【译文】

11 秋,七月,初一,北周任命杨坚为大前疑,柱国司马消难为大后承。

12 初二,陈朝开始使用大贷六铢钱。

13 初七,北周静帝纳司马消难的女儿为正阳宫皇后。

二十日,北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为天皇太后。二十三日,改天元皇后朱氏为天皇后,册立妃子元氏为天右皇后,陈氏为天左皇后,连同天元皇后一共有四位皇后。元氏是开府仪同大将军元晟的女儿;陈氏是大将军陈山提的女儿。

八月,初一,天元皇帝去同州。

14 初八,陈宣帝在大壮观阅兵。命都督任忠率领十万步骑兵列阵于玄武湖畔,都督陈景率领五百艘楼船出瓜步江,然后整队而归。

15 十三日,北周天元皇帝回长安。十五日,任命陈山提、元晟两人为上柱国。

16 十九日,陈宣帝回宫。

豫章内史、南康王方泰,在郡任满,纵火焚烧城邑民居,乘火抢劫,绑架富人,强索财物。陈宣帝阅兵,方泰应当随从,却启奏说母

亲有病不能前往，而改穿了平民服装到民间奸淫别人的妻子，被州官逮捕。他竟率领徒属手持兵器抗拒，打伤刑事人员，被刑法部门奏报给皇帝。陈宣帝大怒，将方泰关进监牢，免去他的官职，削除他的爵位和封邑，可是不久又恢复如旧。

17 二十三日，北周任命上柱国、毕王宇文贤为太师，郇公韩业为大左辅。九月，二十七日，任命鄢王宇文贞为大冢宰。任命郧公孝宽为行军元帅，率领行军总管杞公宇文亮、郕公梁士彦入侵淮南。并派遣御正杜杲、礼部薛舒到陈朝访问。

18 冬，十月，初四，北周天元皇帝驾临道会苑，举行祷神除灾的祭祀，以周高祖配醮。重新恢复佛像和道教天尊像，天元皇帝跟佛像、天尊像一同朝南而坐，前面大摆戏台，表演杂戏，让长安的士民尽情观赏。

19 十六日，陈宣帝任命尚书仆射陆缮为尚书左仆射。

20 十一月，初四，陈朝大赦全国。

21 北周韦孝宽分别派遣杞公宇文亮从安陆进攻黄城，梁士彦进攻广陵。初七，梁士彦进抵肥口。

22 初八，北周天元皇帝去骊山温泉。

23 十一日，北周军队进攻并包围寿阳。

24 北周天元皇帝去同州。

25 十四日，陈宣帝下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淳于量为上流水军都督，中领军樊毅都督北讨诸军事，左卫将军任忠都督北讨前军事，前丰州刺史皋文奏率领三千步骑兵赶往阳平郡。

26 十五日，北周天元皇帝回长安。

27 十六日，陈朝任忠率领七千步骑兵进军秦郡；十九日，仁威将军鲁广达率领部众进入淮河一带；当天，樊毅率领二万水军从东关进入焦湖，武毅将军萧摩诃率领步骑兵进击历阳。二十一日，北周韦孝宽攻克寿阳，杞公宇文亮攻克黄城，梁士彦攻克广陵；二十四日，又攻取霍州。二十六日，陈朝任命扬州刺史、始兴王陈叔陵为大

都督,统领水陆诸军。

28 三十日,北周铸造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千,和五行大布一起流通。

29 十二月,初一,北周天元皇帝因为灾异屡次出现,于是撤去仪仗和护卫,外出到天兴宫斋戒。百官呈上表章,劝他归回正宫,恢复正常膳食。初七,天元皇帝回宫,到正武殿,召集百官、宫人、外命妇,大摆优伶乐舞,初次表演西域地方的"乞寒"游戏。

30 初八,南兖州、北兖州、晋州以及盱眙、山阳、阳平、马头、秦、历阳、沛、北谯、南梁等九郡的百姓都从江北撤退到江南来。北周又攻取谯州、北徐州。从此,陈朝江北的领土全部沦入北周人手中。

31 北周天元皇帝去洛阳,亲自驾驭驿马,一天赶三百里路,四位皇后以及文武侍卫几百人也都乘驿马随行。并令四位皇后和他并驾齐驱,若有人超前或落后,便加以斥责,弄得人困马乏跌倒在地,一路上比比皆是。

32 十六日,陈宣帝派遣平北将军沈恪、电威将军裴子烈镇守南徐州,开远将军徐道奴镇守栅口,前信州刺史杨宝安镇守白下。二十一日,任命中领军樊毅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陆诸军事。

33 二十二日,北周天元皇帝回长安。

34 陈朝贞毅将军汝南人周法尚跟长沙王陈叔坚不和,陈叔坚在皇帝面前说周法尚的坏话,说他要谋反。陈宣帝便捉拿周法尚的哥哥定州刺史周法僧,然后发兵要讨伐周法尚。周法尚逃奔到北周,北周天元皇帝任命他为仪同大将军、顺州刺史,陈宣帝派将军樊猛渡江,前去攻打他。周法尚派部曲督韩朗假装投降樊猛,骗樊猛说:"周法尚部下的士兵都不愿意投降北周,人们都暗中商议,要背叛他返回陈国,如果将军能派军队前来接应,我们自当倒戈归降。"樊猛信以为真,便率兵急进,周法尚假装畏惧,退守江曲。周法尚交战几个回合就假装败逃,设下伏兵诱敌深入,樊猛仅只身逃脱,陷没的有近八千人。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七十四

陈纪八　上章困敦，一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上

太建十二年

1 春，正月，癸巳，周天元祠太庙。

2 戊戌，以左卫将军任忠为南豫州刺史，督缘江军防事。

3 乙卯，周税入市者人一钱。

4 二月，丁巳，周天元幸露门学，释奠。

5 戊午，突厥入贡于周，且迎千金公主。

6 乙丑，周天元改制为天制，敕为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为天元圣皇太后。癸未，诏杨后与王后皆称太皇后，司马后直称皇后。

行军总管杞公亮，天元之从祖兄也。其子西阳公温妻尉迟氏，蜀公迥之孙，有美色，以宗妇入朝，天元饮之酒，

逼而淫之。亮闻之,惧;三月,军还,至豫州,密谋袭韦孝宽,并其众,推诸父为主,鼓行而西。亮国官茹宽知其谋[1],先告孝宽,孝宽潜设备。亮夜将数百骑袭孝宽营,不克而走。戊子,孝宽追斩之,温亦坐诛。天元即召其妻入宫,拜长贵妃。辛卯,立亮弟永昌公椿为杞公。

7 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驱、式道候为三百六十重[2],自应门至于赤岸泽[3],数十里间,幡旗相蔽,音乐俱作,又令虎贲持钹马上[4],称警跸[5]。乙未,改同州宫为成天宫。庚子,还长安。诏天台侍卫之官,皆著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壬寅,诏内外命妇皆执笏,其拜宗庙及天台,皆俯伏如男子。

天元将立五皇后,以问小宗伯狄道辛彦之。对曰:"皇后与天子敌体,不宜有五。"太学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喾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数,何常之有!"帝大悦,免彦之官。甲辰,诏曰:"坤仪比德,土数惟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于是以陈氏为天中太皇后,尉迟妃为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帐五[6],使五皇后各居其一,实宗庙祭器于前,自读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辂载妇人[7],自帅左右步从。又好倒悬鸡及碎瓦于车上,观其号呼以为乐。

【注释】

①国官:诸国公各自有国官。

②候正:主候望及侦察敌情。 前驱:先驱。负责先行安排。 式道候:负责在车驾前面开路。

③应门:宫廷正门。 赤岸泽:在今陕西大荔县西南。

④槊(sè 瑟)：兵器名。铁把短矛。

⑤警跸：古时帝王出入称警跸，左右侍卫为警，止人清道为跸，以戒止行人。

⑥下帐：北周天元皇帝以自己所居为上帐，五皇后所居为下帐。

⑦五辂：五种车子。指玄辂、夏篆、夏缦、墨车、轺车。

【译文】

陈纪八　庚子(公元580年)，一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上

太建十二年(庚子，公元580年)

1 春，正月，初七，北周天元皇帝到太庙祭拜祖先。

2 十二日，陈宣帝任命左卫将军任忠为南豫州刺史，督理沿江一带军事防务。

3 二十九日，北周向进入市肆做买卖的人每人征收一文钱。

4 二月，初一，北周天元皇帝驾临露门学校，陈设酒食，祭奠先圣、先师。

5 初二，突厥派人向北周进贡，并迎娶千金公主。

6 初九，北周天元皇帝将制书改称天制，敕书改称天敕。二十六日，尊称天元皇太后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为天元圣皇太后。二十七日，又下诏对杨后与朱后、元后、陈后都称为太皇后，静帝正阳宫司马后称皇后。

北周行军总管杞公宇文亮是天元皇帝同曾祖父的哥哥。宇文亮的儿子西阳公宇文温的妻子尉迟氏是蜀公尉迟迥的孙女，容貌美丽，以皇族大夫夫人的身分入朝，天元皇帝用酒灌醉她，然后强奸了她。宇文亮得知此事后，心中恐惧。三月，他率军队从淮南返回，到豫州时，密谋袭击征南行军元帅韦孝宽，吞并他的部众，然后再推举叔伯中一人为君，拥兵西进。宇文亮的国官茹宽知道他的计谋，便事先告诉了韦孝宽，韦孝宽就暗中预作防备。一天夜晚，宇文

亮带领数百名骑兵偷袭韦孝宽军营，没有成功而退走。初三，韦孝宽追斩宇文亮，其子宇文温也受牵连而被杀。天元皇帝随即把宇文温的妻子召入后宫，册封为长贵妃。初六，册立宇文亮的弟弟永昌公宇文椿为杞公。

7 北周天元皇帝去同州，增派候正、前驱、式道候，共为三百六十重，从皇宫应门一直到长安北面的赤岸泽，数十里间，幡旗相连，鼓乐齐奏。又命虎贲卫士持钺骑在马上，沿路戒严，禁止过往行人通行。初十，改同州宫为成天宫。十五日，天元皇帝回到长安。诏令天台侍卫官员，都须穿五色和红色、紫色、绿色衣服，以杂色为边缘装饰，名叫"品色衣"，遇有重大事情，可以同公服轮流换穿。十七日，下诏令内外命妇谒见国君都要手持笏板，朝拜宗庙或天台时，都要俯身跪拜像男人一样。

天元皇帝打算册立五位皇后，问小宗伯狄道人辛彦之意见如何，他回答说："皇后与天子同样尊贵，不应该有五位。"太学博士西域人何妥说："古时候帝喾有四个妃子，虞舜有两个妃子。古代皇后的人数，何曾有一定的限额！"天元皇帝听了何妥的话非常高兴，就免了辛彦之的官。十九日，天元皇帝下诏书说："妇人取法大地，大地有五类，在四位太皇后之外，可再增置一位天中太皇后。"于是册封陈氏为天中太皇后，尉迟妃为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帐五具，让五位皇后各居一帐。他又将宗庙祭器陈列于前，亲自诵读祝文祭拜。天元皇帝又经常让妇人乘坐玄辂、夏篆、夏缦、墨车和轺车等五种车子，自己带领左右随从徒步跟在后面。他还喜欢在车上倒挂活鸡，或者向车上投掷瓦片，观看那些乘车的妇女吓得大喊大叫而为乐。

8 夏，四月，癸亥，尚书左仆射陆缮卒。

9 己巳，周天元祠太庙；己卯，大雩；壬午，幸仲山祈雨[1]，甲申，还宫，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乐迎候。

10 五月，癸巳，以尚书右仆射晋安王伯恭为仆射。

11 周杨后性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嫔、御等，咸爱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尝谴后，欲加之罪。后进止详闲，辞色不挠，天元大怒，遂赐后死，逼令引诀，后母独孤氏诣阁陈谢，叩头流血，然后得免。

后父大前疑坚，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尝因忿谓后曰："必族灭尔家！"因召坚，谓左右曰："色动，即杀之。"坚至，神色自若，乃止。内史上大夫郑译，与坚少同学，奇坚相表，倾心相结。坚既为帝所忌，情不自安，尝在永巷，私于译曰："久愿出藩，公所悉也，愿少留意！"译曰："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谨即言之。"

天元将遣译入寇，译请元帅。天元曰："卿意如何？"对曰："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可令随公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天元从之。己丑，以坚为扬州总管，使译发兵会寿阳。将行，会坚暴有足疾，不果行。

甲午夜，天元备法驾，幸天兴宫；乙未，不豫而还。小御正博陵刘昉，素以狡谄得幸于天元，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天元召昉、之仪入卧内，欲属以后事，天元喑，不复能言。昉见静帝幼冲，以杨坚后父，有重名，遂与领内史郑译、御饰大夫柳裘、内史大夫杜陵韦謩、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绩谋引坚辅政[2]，坚固辞，不敢当；昉曰："公若为，速为之；不为，昉自为也。"坚乃从之，称受诏居中侍

疾。裘,悛之孙也[3]。

是日,帝殂。秘不发丧。昉、译矫诏以坚总知中外兵马事。颜之仪知非帝旨,拒而不从。昉等草诏署讫,逼之仪连署,之仪厉声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仪署而行之。诸卫既受敕,并受坚节度。

坚恐诸王在外生变,以千金公主将适突厥为辞,征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坚索符玺,颜之仪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坚大怒,命引出,将杀之;以其民望,出为西边郡守。

丁未,发丧。静帝入居天台,罢正阳宫。大赦,停洛阳宫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为太皇太后,李太后为太帝太后,杨后为皇太后,朱后为帝太后,其陈后、元后、尉迟后并为尼。以汉王赞为上柱国、右大丞相,尊以虚名,实无所综理。以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秦王贽为上柱国。百官总已以听于左丞相。

坚初受顾命,使邗国公杨惠谓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赐令总文武事,经国任重。今欲与公共事,必不得辞。"德林曰:"愿以死奉公。"坚大喜。始,刘昉、郑译议以坚为大冢宰,译自摄大司马,昉又求小冢宰。坚私问德林曰:"欲何以见处?"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不尔,无以压众心。"及发丧,即依此行之。以正

阳宫为丞相府。

时众情未壹，坚引司武士士卢贲置左右。将之东宫，百官皆不知所从。坚潜令贲部伍仗卫，因召公卿，谓曰："欲求富贵者宜相随。"往往偶语，欲有去就，贲严兵而至，众莫敢动。出崇阳门，至东宫，门者拒不纳，贲谕之，不去；瞋目叱之，门者遂却，坚入。贲遂典丞相府宿卫。贲，辩之弟子也。以郑译为丞相府长史，刘昉为司马，李德林为府属，二人由是怨德林。

内史下大夫勃海高颎明敏有器局，习兵事，多计略，坚欲引之入府，遣杨惠谕意。颎承旨，欣然曰："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灭族。"乃以为相府司录[4]。

时汉王赞居禁中，每与静帝同帐而坐。刘昉饰美妓进赞，赞甚悦之。昉因说赞曰："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人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后，入为天子，此万全计也。"赞年少，性识庸下，以为信然，遂从之。

坚革宣帝苛酷之政，更为宽大，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奏而行之；躬履节俭，中外悦之。

坚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问曰："吾以庸虚，受兹顾命。天时人事，卿以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难可意察。窃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纵言不可，公岂复得为箕、颎之事乎[5]！"坚默然久之，曰："诚如君言。"独孤夫人亦谓坚曰："大事已然，骑虎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坚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位望素重，恐有异图，使迥子魏

安公惇奉诏书召之会葬。壬子,以上柱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长义为相州刺史,先令赴邺;孝宽续进。

陈王纯时镇齐州,坚使门正上士崔彭征之[6]。彭以两骑往止传舍,遣人召纯。纯至,彭请屏左右,密有所道,遂执而锁之,因大言曰:"陈王有罪,诏征入朝,左右不得辄动!"其从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孙也[7]。

六月,五王皆至长安。

【注释】

①仲山: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

②韦謩:謩,与"谟"同。

③惔(tàn 谈):即柳惔,柳世隆之子。

④司录:职官名。总录一府之事。

⑤箕、颍之事: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便逃到箕山,在颍水边清洗自己的耳朵。

⑥门正:职官名。掌管门关开闭,验查人员出入。

⑦楷:崔楷。崔楷死职见一百五十一卷梁武帝大通元年(公元527年)。

【译文】

8 夏,四月,初八,陈朝尚书左仆射陆缮逝世。

9 十四日,北周天元皇帝到太庙祭祀祖先;二十四日,举行求雨祭祀。二十七日,天元皇帝又到仲山求雨。二十九日,天元皇帝从仲山返回长安宫,下令京城士女在街巷列队奏乐迎候车驾。

10 五月,初九,陈朝任命尚书右仆射晋安王陈伯恭为尚书仆射。

11 北周杨皇后性情柔顺和婉,不妒忌别人,其他四位皇后以及九嫔、御女等都爱戴并敬仰她。天元皇帝昏庸暴虐日益严重,喜怒

无常，曾无故斥责杨皇后，要将她治罪，但是杨皇后举止安详闲雅，言辞神色不屈不挠，天元皇帝大怒，便赐令杨皇后自尽。杨皇后的母亲独孤氏闻讯后，急忙进宫，向天元皇帝求请道歉，叩头流血，然后杨皇后才得免一死。

杨皇后的父亲大前疑杨坚位高望重，天元皇帝十分猜忌他，有一次发怒时对杨皇后说："我一定要将你们家灭族！"于是召杨坚进宫，预先吩咐左右侍从说："他如果变了脸色，就立即杀死他。"杨坚来到以后，神色镇定自若，天元皇帝才作罢。内史上大夫郑译，少年时与杨坚同学，见杨坚相貌仪表不凡，便倾心与他结交。杨坚既已遭到天元皇帝的猜忌，内心很不安，曾在宫中的永巷悄悄对郑译说："好久以来我就想出补外藩，这是你所知道的，希望你替我稍加留意！"郑译说："像随公您这样德高望重，乃是天下人心所归。我正要依附您求取更多的福助，您托付的事我怎敢遗忘呢！我很快就向皇帝郑重启奏。"

北周天元皇帝将派郑译率军进攻陈朝，郑译请求朝廷任命一位元帅。天元皇帝问："你的意见如何？"郑译回答说："如果要平定江东，自然非至亲重臣不可，否则不足以威镇安抚，请派随公前去，并任命他担任寿阳总管，都督南征军事。"天元皇帝采纳了郑译的建议。初五，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令郑译调遣军队，与杨坚到寿阳会合。将要会合时，不巧杨坚突然得了脚病，没有成行。

初十夜，天元皇帝备好车驾，临幸天兴宫；十一日，皇帝得病返回。小御正博陵人刘昉一向以狡黠谄媚得到天元皇帝的宠幸，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一起受到天元皇帝的亲近和信任。天元皇帝召刘昉、颜之仪进入卧房内，想向他们嘱托后事，但嗓子已哑，不能再讲话。刘昉见静帝年纪幼小，认为杨坚是杨皇后的父亲，声名显赫，便与领内史郑译、御饰大夫柳裘、内史大夫杜陵人韦謇，御正下士朝那人皇甫绩合谋请杨坚辅政。杨坚再三推辞不敢当；刘昉就对他说："您如果想干，就迅速决定去干；如果不敢干，我刘昉就自己来

干。"杨坚这才答应,对外则宣称接受天元皇帝诏命,要他留居宫中侍奉皇帝治病。柳裘是柳惔的孙子。

当天,天元皇帝病逝。封锁消息不发讣闻。刘昉、郑译假托诏书,命杨坚总掌朝廷内外的军队。颜之仪知道这不是天元皇帝的旨意,就拒绝服从。刘昉等人起草好诏书并一一署上自己的名字后,逼迫颜之仪也签上名字,颜之仪厉声说:"主上已经升天,嗣君还年幼,辅政的重任应该由宗室中有才能的人担任。现今赵王宇文招年纪最大,按至亲按贤德两个方面条件,他理应担当辅政重任。你们诸位备受朝廷恩惠,应当考虑尽忠报国才对,为什么突然把国家权柄授与他姓之人!我颜之仪宁可一死,也绝不做欺骗先帝的事。"刘昉等人知道无法使颜之仪屈服,于是就代他签上名字,然后颁行。禁卫军各部接到诏命,便都接受杨坚的指挥。

杨坚担心宗室诸王在地方发动叛乱,于是以千金公主将要远嫁突厥为借口,征召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赵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等五王入朝。杨坚向颜之仪索要兵符玉玺,颜之仪辞色严厉地说:"这是天子使用的东西,自有负责掌管的人,宰相为什么索要这兵符玉玺呢?"杨坚听了大怒,命令将颜之仪拉出宫去,本想杀了他,因考虑到他很有声望,便外放为西部边疆的郡守。

二十三日,北周为去世的天元皇帝发丧。周静帝住进天台,废除正阳宫。大赦全国,下令停止修建洛阳宫。二十六日,周静帝下诏尊称阿史那太后为太皇太后,李太后为太帝太后,杨皇后为皇太后,朱皇后为帝太后。其余陈皇后、元皇后、尉迟皇后,敕令她们出家为尼姑。同时任命汉王宇文赞为上柱国、右大丞相,只不过是尊以虚名,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力。又任命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秦王宇文赞为上柱国。下令百官各总己职,完全服从左大丞相的命令。

杨坚刚刚受命辅政,就派邗国公杨惠对御正下大夫李德林说:"朝廷赐令我总掌文武大权,治理国家的任务繁重,我想与你共同

理事，你一定不要推辞。”李德林回答说：“愿为杨公拼死效力！”杨坚非常高兴。起初，刘昉、郑译商议让杨坚出任大冢宰，郑译自己兼摄大司马，刘昉要求担任小冢宰。杨坚私下问李德林：“我应该如何处理？”李德林说：“您应该担任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不然的话，就不能镇服众心。”等为天元皇帝发丧时，杨坚就按照李德林所说的去做，并把正阳宫作为丞相府。

当时北周朝臣并未完全服杨坚，杨坚把掌管宫廷宿卫的司武上士卢贲安排在自己的身边。杨坚要去东宫，朝中百官都不知如何是好。杨坚暗中派卢贲部署宿卫禁兵，然后召见公卿大臣，对他们说：“想求取富贵的人就应当随从我。”公卿大臣们三三两两私下商议，有的人想马上离开。这时，卢贲带领全副武装的宿卫禁兵来到，大臣们谁也不敢再动。杨坚胁迫朝中百官出了宫廷东门崇阳门，行至东宫，守门禁兵阻止不让进入东宫，卢贲上前说明情况，禁兵还是不肯撤离；于是卢贲怒目圆睁，厉声喝令闪开，守门禁兵方退下，杨坚才进入东宫。卢贲便留在正阳宫主掌丞相府宿卫。卢贲是卢辩弟弟的儿子。杨坚任命郑译为丞相府长史，刘昉为司马，李德林为府属。郑译、刘昉二人没有得到想要的官职，因此非常怨恨李德林。

北周内史下大夫勃海人高颎，聪明敏捷，器度轩昂，熟悉军事，足智多谋，杨坚想请他到丞相府任职，便派杨惠去向高颎转达相邀之意。高颎接受了邀请，高兴地回答说：“愿听杨公差遣。既使杨公大业不成，我遭灭族之祸，也在所不辞。”杨坚便任命高颎为丞相府司录。

当时汉王宇文赞住在宫中，常与静帝同帐而坐。刘昉特意打扮一些美貌歌女进献给宇文赞，宇文赞非常喜欢。刘昉乘机对宇文赞说：“大王您是先帝的弟弟，为一时人望所归。幼主年龄还小，怎能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现在先帝刚刚去世，人心扰攘不安。请您暂时先回自己的府第，等事情安定后，就迎您入宫为天子，这是万

全的计策。"宇文赞年纪轻,质性识见平庸低下,竟信以为真,便出宫回王府去了。

杨坚革除周宣帝苛刻残暴的政令,改行宽大优厚的德政。他删削整理旧日的刑律,制定《刑书要制》,奏呈周静帝颁行天下;他又亲自力行节俭,朝廷内外都称赞不已。

杨坚夜间召见太中大夫庾季才,问道:"我以平庸浅薄的资才,接受了辅佐幼主的重任。在天时和人事两个方面,你以为如何?"庾季才回答说:"天道清微奥妙,难于观察臆测;我从人事方面来预测,看来符命征兆已定。我庾季才纵然说天时和人事都对您不利,您难道还能像许由那样逃往箕山,洗耳于颍水而不接受天下吗?"杨坚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确实像您所说的。"夫人独孤氏也对杨坚说:"大事已经发展到目前这样,骑虎难下,你就努力去做吧!"

杨坚认为相州总管尉迟迥素来地位高、名望大,担心他有异谋,便派他的儿子魏安公尉迟惇持诏书召尉迟迥参加天元皇帝的葬礼。二十八日,任命上柱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又任命小司徒叱列长义为相州刺史,命他先到邺城,韦孝宽随后赶去。

北周陈王宇文纯这时镇守齐州,杨坚派门正上士崔彭前去征召他入朝。崔彭带着两名骑兵到了齐州,住宿在驿馆里,派人去叫宇文纯。宇文纯来到驿馆,崔彭请他屏退左右侍卫随从,说有机密要事向他报告,于是乘机拘捕宇文纯,锁上脚镣手铐,并大声宣布:"陈王有罪,诏令征他入朝,左右都不许乱动。"宇文纯的左右侍从听了十分吃惊,纷纷离去。崔彭是崔楷的孙子。

六月,北周赵王、陈王、越王、代王、滕王都抵达长安。

12 庚申,周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志者,简令入道。

13 周尉迟迥知丞相坚将不利于帝室，谋举兵讨之。韦孝宽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贺兰贵，赍书候韦孝宽。孝宽留贵与语以审之，疑其有变，遂称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医药，密以伺之。孝宽兄子艺，为魏郡守，迥遣艺迎孝宽，孝宽问迥所为，艺党于迥，不以实对。孝宽怒，将斩之，艺惧，悉以迥谋语孝宽。孝宽携艺西走，每至亭驿，尽驱其传马而去，谓驿司曰："蜀公将至，宜速具酒食。"迥寻遣仪同大将军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追者至驿，辄逢盛馔，又无马，遂迟留不进。孝宽与艺由是得免。

坚又令候正破六韩裒诣迥谕旨[1]，密与总管府长史晋昶等书，令为之备。迥闻之，杀昶及裒，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楼，令之曰："杨坚藉后父之势，挟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于行路。吾与国舅甥，任兼将相；先帝和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与卿等纠合义勇，以匡国庇民，何如？"众咸从命。迥乃自称大总管，承制置官司。时赵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国，迥奉以号令。

甲子，坚发关中兵，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郕公梁士彦、乐安公元谐、化政公宇文忻、濮阳公武川宇文述、武乡公崔弘度、清河公杨素、陇西公李询等皆为行军总管，以讨迥。弘度，楷之孙；询，穆之兄子也。

初，宣帝使计部中大夫杨尚希抚慰山东[2]，至相州，闻宣帝殂，与尉迟迥发丧。尚希出，谓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视不安，将有他计。吾不去，惧及于难。"遂夜从捷径而遁。迟明，迥觉，追之不及，遂归长安。坚遣尚希督宗兵三

千人镇潼关。

雍州牧毕刺王贤，与五王谋杀坚，事泄，坚杀贤，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谋不问。以秦王赞为大冢宰，杞公椿为大司徒。庚子[3]，以柱国梁睿为益州总管。睿，御之子也。

14 周遣汝南公神庆、司卫上士长孙晟送千金公主于突厥。晟，幼之曾孙也。

又遣建威侯贺若谊赂佗钵可汗，且说之以求高绍义。佗钵伪与绍义猎于南境，使谊执之。谊，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绍义至长安，徙之蜀；久之，病死于蜀。

15 周青州总管尉迟勤，迥之弟子也。初得迥书，表送之，寻亦从迥。迥所统相、卫、黎、洺、贝、赵、冀、瀛、沧，勤所统青、齐、胶、光、莒等州皆从之，众数十万。荥州刺史邵公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潼州刺史曹孝远，各据本州，徐州总管司录席毗罗据兖州，前东平郡守毕义绪据兰陵，皆应迥；怀县永桥镇将纥豆陵惠以城降迥。迥使其所署大将军石逊攻建州[4]，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台韩长业攻拔潞州[5]，执刺史赵威，署城人郭子胜为刺史。纥豆陵惠袭陷钜鹿[6]，遂围恒州[7]。上大将军宇文威攻汴州[8]，莒州刺史乌丸尼等帅青、齐之众围沂州[9]，大将军檀让攻拔曹、亳二州[10]，屯兵梁郡[11]。席毗罗众号八万，军于蕃城[12]，攻陷昌虑、下邑[13]。李惠自申州攻永州[14]，拔之。

迥遣使招大左辅、并州刺史李穆，穆锁其使，封上其书。穆子士荣，以穆所居天下精兵处，阴劝穆从迥，穆深拒

之。坚使内史大夫柳裘诣穆，为陈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浑往布腹心。穆使浑奉尉斗于坚，曰："愿执威柄以尉安天下。"又十三环金带遗坚。十三环金带者，天子之服也。坚大悦，遣浑诣韦孝宽述穆意。穆兄子崇，为怀州刺史，初欲应迥；后知穆附坚，慨然太息曰："阖家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倾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不得已亦附于坚。迥子谊，为朔州刺史，穆执送长安；又遣兵讨郭子胜，擒之。

迥招徐州总管源雄，东郡守于仲文，皆不从。雄，贺之曾孙；仲文，谨之孙也。迥遣宇文胄自石济，宇文威自白马济河，二道攻仲文，仲文弃郡走还长安，迥杀其妻子。迥遣檀让徇地河南，丞相坚以仲文为河南道行军总管，使诣洛阳发兵讨让，命杨素讨宇文胄。

丁未，周以丞相坚都督中外诸军事。

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亦举兵应迥，己酉，周以柱国王谊为行军元帅，以讨消难。

广州刺史于颢[69]，仲文之兄也，与总管赵文表不协；诈得心疾，诱文表，手杀之，因唱言文表与尉迟迥通谋。坚以迥未平，因劳勉之，即拜吴州总管。

赵僭王招谋杀坚，邀坚过其第，坚赍酒肴就之。招引入寝室，招子员、贯及妃弟鲁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于帷席之间，伏壮士于室后。坚左右皆不得从，唯从祖弟开府大将军弘、大将军元胄坐于户侧。胄，顺之孙也。弘、胄皆有勇力，为坚腹心。酒酣，招以佩刀刺瓜连啖坚，

欲因而刺之。元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愤气,扣刀入卫。招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伪吐,将入后阁,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伪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会滕王逌后至,坚降阶迎之。胄耳语曰:“事势大异,可速去!”坚曰:“彼无兵马,何能为!”胄曰:“兵马皆彼物,彼若先发,大事去矣。胄不辞死,恐死无益。”坚复入坐。胄闻室后有被甲声,遽请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坚下床趋去。招将追之,胄以身蔽户,招不得出;坚及门,胄自后至。招恨不时发,弹指出血。壬子,坚诬招与越王盛谋反,皆杀之,及其诸子。赏赐元胄,不可胜计。

周室诸王数欲伺隙杀坚,坚都督临泾李圆通常保护之,由是得免。

【注释】

①破六韩裒(póu 抔):人名。破六韩,三字姓。

②计部:职官名。北周置计部,主计会之簿书。同《周礼》之司书。

③庚子:据《周书·静帝纪》大象二年六月记载,庚辰,以梁睿为益州总管。庚辰为二十六日。

④建州:治所在今山西晋城县东北高都。

⑤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市北古驿。

⑥钜鹿:郡名。治所在今河北宁晋县南。

⑦恒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南。

⑧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

⑨沂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县西。

⑩曹：曹州。治所在今山东曹县西北。 亳：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县。

⑪梁郡：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⑫蕃城：今山东滕县。

⑬昌虑：县名。治所在今山东滕县东南。 下邑：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夏邑县。

⑭永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阳市北长台关西。

⑮广州刺史：据《隋书·于颢传》，颢时为东广州刺史。当补一"东"字。其时东广州刺史与吴州总管并治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

【译文】

12 初六，北周恢复佛、道两教，原来的和尚、道士诚心修行者，加以挑选，准许他们恢复宗教身份。

13 北周尉迟迥深知丞相杨坚将会危害周室篡夺帝位，就密谋起兵讨伐他。韦孝宽进抵朝歌，尉迟迥派遣大都督贺兰贵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迎候韦孝宽。韦孝宽留下贺兰贵交谈，观察他的意图，疑心他有变故，于是就假称有病，缓慢而行；并且派人以寻医买药为名到相州，秘密侦察尉迟迥的动静。韦孝宽的侄子韦艺，当时任魏郡太守。尉迟迥派韦艺去迎接韦孝宽。韦孝宽向他询问尉迟迥的所作所为，韦艺和尉迟迥是同党，没有据实回答。韦孝宽大怒，要将韦艺斩首，韦艺怕杀头，才把尉迟迥的密谋都告诉了韦孝宽。于是韦孝宽带着韦艺西奔，每经过一个驿站，就把驿马全部驱赶而去，又对掌管驿站的驿司说："蜀公尉迟迥将到，应赶快准备酒宴。"隔不多久，尉迟迥派遣仪同大将军梁子康带领数百名骑兵追赶韦孝宽，每追到一个驿站，就受到丰盛的酒宴招待，加上没有驿马替换，于是逗留不前。韦孝宽和韦艺因此脱险。

杨坚又命令候正破六韩裒到尉迟迥营寨说明自己的心意，并暗中送信给相州总管府长史晋昶等人，要他们作好防备。尉迟迥得到消息，就杀了晋昶和破六韩裒，然后召集相州总管府及州郡文武官吏和百姓，登上城北门楼，对他们说："杨坚凭借着皇后父亲的权

势，挟制幼主作威作福，不守臣道的劣迹，路人皆知。我和太祖文皇帝是舅甥关系，自身担当将相双重大任。先帝让我镇守相州，本来就寄托着安危重任。现在我要与你们一起聚合仁义勇敢之士，共同匡扶国家，保护民众，各位意下如休?"大家都表示愿意从命。尉迟迥于是自称大总管，宣称秉承天子之意，设置各种官吏。这时赵王宇文招应召入朝，留下小儿子在封国内。尉迟迥就奉他为主，以此号令天下。

初十，杨坚调发关中军队，任命韦孝宽为行军元帅，郕公梁士彦、乐安公元谐、化政公宇文忻、濮阳公武川人宇文述、武乡公崔弘度、清河公杨素、陇西公李询等人为行军总管，分率各军进讨尉迟迥。崔弘度是崔楷的孙子，李询是李穆哥哥的儿子。

当初，北周宣帝派遣计部中大夫杨尚希安抚潼关以东各州郡，他到达相州，听到宣帝逝世的消息，便和尉迟迥在相州为宣帝举哀。杨尚希走出灵堂，对左右随从说："蜀公尉迟迥哭而不哀，而且神色不安，他一定怀有异谋。我如果不赶快离开，恐怕会遭难。"于是他连夜抄小路逃走。等到第二天天亮，尉迟迥方才发觉，已经追赶不上，杨尚希得以安全回到长安。杨坚派遣杨尚希率领宗室子弟兵三千人镇守潼关。

北周雍州牧毕刺王宇文贤，与赵、陈、越、代、滕五王密谋袭杀杨坚，事机泄露，杨坚捕杀宇文贤以及他的三个儿子，而暂时掩盖五王参预密谋的事，不加追查。并任命秦王宇文赞为大冢宰，杞公宇文椿为大司徒。二十六日，北周任命柱国梁睿为益州总管。梁睿是梁御的儿子。

14 北周派遣汝南公宇文神庆、司卫上士长孙晟护送千金公主前往突厥。长孙晟是长孙幼的曾孙。

北周又派遣建威侯贺若谊前往突厥贿赂佗钵可汗，并劝说他，要求送还原北齐宗室高绍义。佗钵可汗于是假装约高绍义到南部边境打猎，让贺若谊抓获了他。贺若谊是贺若敦的弟弟。秋，七月，

初一，高绍义被押回长安，随即把他流放到蜀地。很久以后，病死在蜀地。

15 北周青州总管尉迟勤是尉迟迥弟弟的儿子。他起初收到尉迟迥相招的信，便将信奏呈朝廷，但是不久还是追随了尉迟迥。尉迟迥所统辖的相、卫、黎、洺、贝、赵、冀、瀛、沧等州，尉迟勤所统辖的青、齐、胶、光、莒等州都追随他们，共有部众数十万人。另外，荥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漳州刺史曹孝远等都各据本州，徐州总管司录席毗罗占据兖州，前东平郡守毕义绪占据兰陵，都起兵响应尉迟迥。怀县永桥镇将纥豆陵惠举城投降尉迟迥。尉迟迥派遣他所署置的大将军石逊攻打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举州投降石逊。尉迟迥又派遣西道行台韩长业攻克潞州，活捉潞州刺史赵威，任用潞州城人郭子胜为刺史。纥豆陵惠攻陷钜鹿，接着进围恒州。上大将军宇文威攻打汴州。莒州刺史乌丸尼等率领青、齐两州军队围攻沂州。大将军檀让攻克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罗的军队有八万之众，驻扎蕃城，攻克了昌虑、下邑两县城。李惠从申州进攻永州，攻克了它。

尉迟迥派遣使者招附大左辅、并州刺史李穆，李穆扣押使者，并将尉迟迥的书信奏呈朝廷。李穆的儿子李士荣认为他父亲所控制的并州是天下精兵所聚之地，暗中劝说父亲响应尉迟迥，李穆断然拒绝。杨坚派遣内史大夫柳裘拜会李穆，向他陈说利害关系，随后又派遣李穆的儿子左侍上士李浑到并州，向李穆转达他的诚意。李穆便令李浑奉送熨斗给杨坚，说："希望杨公执掌威柄，来平复安定天下。"又送给杨坚十三环金带。十三环金带是天子的服饰。杨坚收受了这些东西非常高兴，便派遣李浑到行军元帅韦孝宽军营，向他讲述李穆的心意。李穆哥哥的儿子李崇，任怀州刺史，起初想响应尉迟迥；后来得知李穆投靠杨坚，慨然叹息说："我全家得到富贵者数十人，现在国家有难，竟不能匡扶倾危，延续皇室，又有什么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呢？"不得已，也被迫依附杨坚。尉迟迥的儿子尉

迟谊，任朔州刺史，李穆抓获他，押往长安；又派兵讨伐郭子胜，活捉了他。

尉迟迥招抚徐州总管源雄、东郡太守于仲文，他们都不顺从。源雄是源贺的曾孙，于仲文是于谨的孙子。尉迟迥派遣宇文胄从石济渡河，宇文威从白马渡河，分兵两路，夹攻于仲文，于仲文弃郡逃回长安，尉迟迥杀了他的妻子儿女。尉迟迥还派遣檀让到河南攻城略地，丞相杨坚任命于仲文为河南道行军总管，派他到洛阳调遣军队讨伐檀让，另派杨素讨伐宇文胄。

二十四日，北周任命丞相杨坚为都督中外诸军事。

北周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也起兵响应尉迟迥，二十六日，北周任命柱国王谊为行军元帅，率军征讨司马消难。

北周东广州刺史于颢是于仲文的哥哥，他与吴州总管赵文表不和，假称得了心痛病，诱骗赵文表，趁赵文表来探视时亲手杀了他，而对外杨言赵文表与尉迟迥通谋。杨坚因为尉迟迥之乱尚未平定，便派人慰勉于颢，并任命他为吴州总管。

北周赵僭王宇文招密谋杀掉杨坚，就邀请杨坚到他的府第宴饮，杨坚自带酒菜前往。宇文招把杨坚引进自己的寝室，他的儿子宇文员、宇文贯和内弟鲁封等都在左右侍候，佩刀而立。宇文招在帐帷中暗藏兵器，又在后院埋伏壮士。杨坚的左右侍卫都不让跟从，只有杨坚的从祖堂弟开府大将军杨弘与大将军元胄坐在寝门旁边。元胄是元顺的孙子。杨弘、元胄都勇猛有力，是杨坚的心腹。酒酣之时，宇文招用佩刀刺瓜接连送入杨坚口中，想借机刺杀他。元胄上前对杨坚说："相府有事，不可久留。"宇文招大声呵斥他说："我与丞相畅叙，你是干什么的！"喝令他退下。元胄双目圆睁，怒气冲冲，提刀站到杨坚身旁护卫。宇文招赐酒他喝，说："我难道会有歹意！你为何如此猜疑戒备？"宇文招装着要呕吐，站起来想溜进后阁，元胄担心会生变故，便多次扶他重新坐好，这样前后重复了两三次。宇文招又谎称喉干舌燥，命令元胄到厨房取水来喝，元胄并

不动身。正巧滕王宇文逌后到，杨坚下台阶迎接他。元胄乘此机会对杨坚耳语道："情况非同寻常，应赶快离开！"杨坚说："他们并无兵马，又能干什么！"元胄说："此处兵马是他们家的，他们若先下手，一切就全完了。我元胄不是怕死，只是怕死而无益。"杨坚不听，重新入坐。元胄听到房后有士兵穿戴甲胄的声音，立即上前对杨坚说："相府公事繁忙，您怎么能如此逗留饮酒！"便扶杨坚下座床快步离去。宇文招想要追赶杨坚，元胄用身体堵住门口，宇文招不能出去；等杨坚到了大门口，元胄才随后追上。宇文招悔恨自己没有及时下手，气得弹击手指，竟流出血来。二十九日，杨坚诬陷宇文招与越王宇文盛谋反，杀了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并重赏元胄，财物不计其数。

北周宗室诸王多次想寻找机会杀掉杨坚，杨坚的都督临泾人李圆通常常保护他，因此得以幸免。

16 癸丑，周主封其弟衍为叶王[1]，术为郢王。

17 周豫、荆、襄三州蛮反，攻破郡县。

18 周韦孝宽军至永桥城[2]，诸将请先攻之，孝宽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损我兵威。今破其大军，此何能为！"于是引军壁于武陟[3]。尉迟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帅众十万入武德[4]，军于沁东。会沁水涨，孝宽与迥隔水相持不进。

孝宽长史李询密启丞相坚云："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骚骚人情大异。"坚深以为忧，与内史上大夫郑译谋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与诸将，皆国家贵臣，未相服从，今正以挟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

者,疑其乖异,后所遣者,又安知其能尽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今一旦代之,或惧罪逃逸,若加縻絷,则自郧公以下,莫不惊疑。且临敌易将,此燕、赵之所以败也[5]。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素为诸将所信服者,速至军所,使观其情伪。纵有异意,必不敢动,动亦能制之矣。"坚大悟,曰:"公不发此言,几败大事。"乃命少内史崔仲方往监诸军,为之节度。仲方,猷之子也,辞以父在山东。又命刘昉、郑译,昉辞以未尝为将,译辞以母老。坚不悦。府司录高颎请行,坚喜,遣之。颎受命亟发,遣人辞母而已。自是坚措置军事,皆与李德林谋之,时军书日以百数,德林口授数人,文意百端,不加治点。

19 司马消难以郧、随、温、应、土、顺、沔、儇、岳九州及鲁山等八镇来降[6],为质以求援。八月,己未,诏以消难为大都督,总督九州八镇诸军事、司空,赐爵随公。庚申,诏镇西将军樊毅进督沔、汉诸军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帅众趣历阳,超武将军陈慧纪为前军都督,趣南兖州。

20 周益州总管王谦亦不附丞相坚,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7]。梁睿至汉川[8],不得进,坚即以睿为行军元帅以讨谦。

【注释】

①衍:据《周书·静帝纪》,"衍"当作"衎"(kàn 看)。周静帝名衍,不当兄弟同名。

②永桥城:在今河南武陟县西。

③武陟:地名。在今河南武陟县南。

④武德:地名,在今河南武陟县东南。

⑤“燕、赵”句：战国时燕惠王听信谗言，撤换上将军乐毅，改用骑劫为将，被齐将田单大败。赵惠文王中秦反间计，用赵括代替廉颇为将，结果被秦将白起大败，赵军俘虏四十万人被活埋。

⑥儇(xuān 宣)：儇州。一说“儇”当作“渲”。

⑦始州：治所在今四川剑阁县。

⑧汉川：即汉中，隋避讳改汉川。

【译文】

16 三十日，北周静帝册封弟弟宇文衍为叶王，宇文术为郢王。

17 北周豫、荆、襄三州蛮族造反，攻克了一些郡县。

18 北周行军元帅韦孝宽率领大军进抵永桥城，众将领都请求先攻取此城，韦孝宽说：“永桥城虽小，但却很坚固，如果攻不下，就会有损我军兵威。现在如果我们先打败他们的大军，这座孤城还能有什么作为！”于是率军在武陟筑起营垒。尉迟迥派遣他的儿子魏安公尉迟惇率军十万进入武德，在沁水东岸列阵。时逢沁水暴涨，韦孝宽与尉迟迥两军隔水对峙，都不进攻。

韦孝宽元帅府长史李询，密报丞相杨坚说：“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三位行军总管都收受了尉迟迥馈赠的黄金，因此军心不稳，人心大变。”杨坚非常担忧，便与内史上大夫郑译商议替换这三个人的人选，李德林说：“您与这些将领本来都是国家重臣，不一定谁肯服从谁，现在您只是凭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威来控制驾御他们罢了。以前所派遣的，您怀疑他们怀有贰心；那么往后再派遣的，您又怎么能知道他们都会是您的心腹呢！再说，收受黄金的事，真假不明，现在突然派人去替换他们，他们可能会畏罪潜逃；如果把他们都抓起来，那么前线的将帅自郧公韦孝宽以下，就会人人疑惧不安。况且临战易将，这正是战国时期燕国、赵国之所以败亡的原因。以臣愚见，您只要派遣一位足智多谋，又素为众将信服的心腹急速赶到军中去，观察将领们的举动。纵使他们怀有异图，必定不敢轻

举妄动，即使有异常举动，也能制服他们。"杨坚听了恍然大悟，说："如果不是你说这一番话，几乎要坏了大事。"于是命令少内史崔仲方前去监督诸军，指挥调度诸将。崔仲方是崔猷的儿子，他以父亲在山东为由辞不受命。杨坚又命令刘昉、郑译前往，刘昉推辞说自己没有做过将帅，郑译推辞说母亲年迈需要侍奉，都不肯前去，杨坚不高兴。丞相府司录高颎请求前往，杨坚大喜，就派遣他去。高颎接受使命后立即出发，只派人代他向母亲辞行。自此，杨坚处理军务，都要与李德林商量。当时丞相府军事文书每天都有上百件之多，李德林常常同时向几人口授批文，文书类别和事由各不相同，李德林批文都能辞意贴切、文从字顺，不用修改。

19 北周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举郧州、随州、温州、应州、土州、顺州、沔州、隈州、岳州和鲁山等八镇投降陈朝，并让自己的儿子入朝作人质，请求派兵接应。八月，初六，陈宣帝下诏任命司马消难为大都督，总督九州八镇诸军事、司空，赐爵随公。初七，诏命镇西将军樊毅进督沔、汉诸军事，南豫州刺史任忠率军进逼历阳，任命超武将军陈慧纪为前军都督，率军进逼南兖州。

20 北周益州总管王谦也不愿依附杨坚，于是调发巴、蜀地区的军队进攻始州。新任益州总管梁睿行抵汉川，便受阻不能前进，杨坚即任命梁睿为行军元帅，率兵讨伐王谦。

21 戊辰，诏以司马消难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庚午，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克临江郡[1]。

22 梁世宗使中书舍人柳庄奉书入周。丞相坚执庄手曰："孤昔开府，从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时艰，猥蒙顾托。梁主奕叶委诚朝廷，当相与共保岁寒[2]。"时诸将竞

劝梁主举兵，与尉迟迥连谋，以为进可以尽节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决。会庄至，具道坚语，且曰："昔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皆一时雄杰，据要地，拥强兵，然功业莫就，祸不旋踵者，良由魏、晋挟天子，保京都，仗大顺以为名故也。今尉迟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司马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随公必移周诈。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梁主深然之，众议遂止。

高颎至军，为桥于沁水。尉迟惇于上流纵火筏，颎豫为土狗以御之[3]。惇布陈二十余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宽军半渡而击之；孝宽因其却，鸣鼓齐进。军既渡，颎命焚桥，以绝士卒反顾之心。惇兵大败，单骑走。孝宽乘胜进，追至邺。

庚午，迥与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将其卒十三万陈于城南，迥别统万人，皆绿巾、锦袄，号"黄龙兵"。迥弟勤帅众五万，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骑先至。迥素习军旅，老犹被甲临陈。其麾下皆关中人，为之力战，孝宽等军不利而却。邺中士民观战者数万人，行军总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当以诡道破之。"乃先射观者，观者皆走，转相腾藉，声如雷霆。忻乃传呼曰："贼败矣！"众复振，因其扰而乘之。迥军大败，走保邺城。孝宽纵兵围之，李询及思安伯代人贺娄子干先登。

崔弘度妹，先适迥子为妻，及邺城破，迥窘迫升楼，弘度直上龙尾追之。迥弯弓，将射弘度，弘度脱兜鍪，谓迥

曰:"颇相识不?今日各图国事,不得顾私。以亲戚之情,谨遏乱兵,不许侵辱。事势如此,早为身计,何所待也?"迥掷弓于地,骂左丞相极口而自杀。弘度顾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迥。"弘升斩之。军士在小城中者,孝宽尽坑之。勤、惇、祐东走青州,未至,开府仪同大将军郭衍追获之。丞相坚以勤初有诚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缚归罪,坚复其官爵。

迥末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达拏为长史。达拏,暹之子也,文士,无筹略,举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败。

于仲文军至蓼堤[4],去梁郡七里。檀让拥众数万,仲文以羸师挑战而伪北,让不设备;仲文还击,大破之,生获五千余人,斩首七百级。进攻梁郡,迥守将刘子宽弃城走。仲文进击曹州,获迥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让以余众屯成武,仲文袭击,破之,遂拔成武[5]。迥将席毗罗,众十万,屯沛县,将攻徐州。其妻子在金乡,仲文遣人诈为毗罗使者,谓金乡城主徐善净曰:"檀让明日午时至金乡,宣蜀公令,赏赐将士。"金乡人皆喜。仲文简精兵,伪建迥旗帜,倍道而进。善净望见,以为檀让,出迎谒。仲文执之,遂取金乡[6]。诸将多劝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罗起兵之所,当宽其妻子,其兵自归。如即屠之,彼望绝矣。"众皆称善。于是毗罗恃众来薄官军,仲文设伏击之,毗罗众大溃,争投洙水死,水为之不流。获檀让,槛送京师;斩毗罗,传首。

韦孝宽分兵讨关东叛者,悉平之。坚徙相州于安阳,毁邺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7]。

梁主闻迥败,谓柳庄曰:"若从众人之言,社稷已不守

矣！”

丞相坚之初得政也，待黄公刘昉，沛公郑译甚厚，赏赐不可胜计，委以心膂，朝野倾属，称为“黄、沛”。二人皆恃功骄恣，溺于财利，不亲职务。及辞监军，坚始疏之，恩礼渐薄。高颎自军所还，宠遇日隆。时王谦、司马消难未平，坚忧之，忘寝与食。而昉逸游纵酒，相府事多遗落。坚乃以高颎代昉为司马；不忍废译，阴敕官属不得白事于译。译犹坐厅事，无所关预，惶惧顿首，求解职；坚犹以恩礼慰勉之。

【注释】

①临江郡：治所在今四川忠县。

②岁寒：《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比喻在艰苦危难的处境中保持高洁贞固的节操。

③土狗：积土于水中，前尖后宽，前高后低，其状如坐狗，故称。

④蓼堤：一作漻堤。在今河南东部，西北起自今杞县境，东南抵今商丘县境。

⑤成武：县名。治所在今山东城武县。

⑥金乡：县名。治所在今山东金乡县。

⑦毛州：治所在今山东馆陶县西南四十里。 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

【译文】

21 十五日，陈宣帝下诏，任命司马消难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十七日，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攻克临江郡。

22 梁世宗派遣中书舍人柳庄带着国书出使周朝。丞相杨坚握着柳庄的手说：“我以前做开府仪同三司时，曾随军到过江陵，深蒙梁

主特别眷顾。时下我们天子年幼，时事艰难，我虽然不才，承蒙顾命辅佐朝政。梁主累世效忠朝廷，我们应当相互共保青松翠柏那样的节操。"当时后梁众将都劝梁主起兵，与尉迟迥合谋，认为这样做进可以对周室效忠尽节，退可以席卷汉、沔地区。梁主犹豫未决。恰好柳庄回来，全部转告了杨坚的话，并且说："以前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等人都是名冠一时的英雄豪杰，他们占据要地，拥有强兵，然而功业都没能建立，祸难却接踵而至，完全是因为魏、晋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京城，倚仗大顺而为名的缘故。方今尉迟迥虽说是老将，但已年迈昏乱。而司马消难、王谦又是凡夫俗子中的平庸低劣之辈，并没有匡正天下的才干。周朝将相，大多为自己打算，竞相效忠杨坚。以臣预料，尉迟迥等人终将覆灭，随公杨坚必定篡夺周朝政权。我们不如保境安民，静观其变。"梁主很赞同柳庄的见解，诸将劝梁主起兵的议论便止息下来了。

杨坚相府司隶高颎受命监军到了前线，在沁水上建起浮桥。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惇从上游放流带火的木筏，高颎则预先制作被称为"土狗"的土墩来阻挡火筏。尉迟惇列阵二十多里长，指挥军队略为后退，想等到韦孝宽的军队渡到河中间时再发起攻击。韦孝宽则趁尉迟惇军队后撤的时候，擂鼓齐进。军队由浮桥过河之后，高颎命人将浮桥烧掉，断绝了士卒的退路，使他们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结果尉迟惇的军队大败，尉迟惇单骑逃走。韦孝宽率军乘胜挺进，一直追到邺城。

十七日，尉迟迥和尉迟惇以及尉迟惇的弟弟西都公尉迟祐，尽率其部卒十三万人在城南布阵。尉迟迥另率一万多人，都戴着绿巾、穿着锦袄，号称"黄龙兵"。尉迟迥的弟弟尉迟勤率部众五万人，从青州赶来增援尉迟迥，他亲率三千骑兵先到。尉迟迥向来熟悉征战之事，现在虽然老了，仍能披甲上阵。他的部下都是关中人，齐心协力为尉迟迥拼死血战，韦孝宽等军与之交战不利，只好退却。邺城百姓出来观战的有数万人，行军总管宇文忻说："情势危急了！我

要用诡诈的战术击败敌军。"于是先射击观战的百姓，观战的百姓纷纷逃走，互相推搡践踏，喊叫声如雷。宇文忻于是大声喊道："贼败了！"北周军队士气重新振作，乘纷乱之机反攻。结果尉迟迥的军队大败，退守鄄城。韦孝宽挥兵包围了鄄城，李询与思安伯代人贺娄子干抢先登上城头。

崔弘度的妹妹早先嫁给尉迟迥的儿子为妻，及至鄄城攻破，尉迟迥窘困急迫，登上城楼，崔弘度径直从龙尾道追上他。尉迟迥弯弓搭箭，准备射崔弘度，崔弘度脱下头盔对尉迟迥说："是否还认识我？今日我们各为国事，不能顾及私情。念我们有亲戚情份，特地遏制住乱兵，不许凌辱您。现在情势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您应该早为自已考虑，还等什么呢？"尉迟迥把弓箭丢在地上，破口大骂左大丞相杨坚，然后拔剑自杀。崔弘度回头对弟弟崔弘升说："你可取下尉迟迥的头颅。"崔弘升于是斩下尉迟迥的首级。在小城中的尉迟迥士卒，全部被韦孝宽活埋。尉迟勤、尉迟惇与尉迟祐向东逃往青州，还没有到达，开府仪同大将军郭衍就追上并抓获了他们。丞相杨坚因为尉迟勤当初曾表送尉迟迥招诱他的信，有归顺诚意，特下令不予问罪。李惠在尉迟迥失败前就自缚归降，杨坚便复其官爵。

尉迟迥晚年老迈昏愦，起兵讨伐杨坚时，任命小御正崔达拏为大总管府长史。崔达拏是崔暹的儿子，乃一介文人，没有什么谋略，措施举动多有失误，所以起兵只六十八天即告失败。

北周河南道行军总管于仲文率军进抵蓼堤，距梁郡只有七里路。檀让拥有部众数万人，于仲文以老弱士卒前去挑战，一交锋就假装败逃，檀让因此轻敌而不再设防；于仲文率军反击，把檀让的军队打得大败，俘虏五千多人，斩首七百级。于仲文于是进攻梁郡，尉迟迥的守将刘子宽弃城逃走。于仲文又接着进击曹州，俘虏尉迟迥所委任的刺史李仲康。檀让率领余众屯守成武县，于仲文出兵袭击，将他打败，于是攻克成武县城。尉迟迥部将席毗罗有兵十万，驻

扎在沛县,准备攻打徐州。他的妻儿留在金乡。于仲文派人假称是席毗罗的使者,对金乡城主徐善净说:"檀让明天午时到金乡来,将传达蜀公尉迟迥的命令,赏赐众将士。"金乡人信以为真都很高兴。于仲文挑选精兵,打着尉迟迥的旗号,兼程而行。金乡城主徐善净望见,以为是檀让,赶忙出城迎拜。于仲文命人拿下徐善净,轻而易举夺取了金乡城。将领们大多劝于仲文屠城,于仲文说:"此城是席毗罗起兵的地方,我们应当宽待他们的妻儿,这样他手下的官兵自会前来投降;如果屠杀了他们的妻儿,他们归降的希望也就断绝了。"大家都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这时席毗罗仗着人多势众逼近官军,于仲文设下埋伏,突然拦击,席毗罗的军队大败,部下争着拥入洙水,结果大多被淹死,以致洙水被堵塞。于仲文俘获了檀让,用槛车押送京师,途中斩了席毗罗,首级传送长安。

韦孝宽分遣部队讨伐关东叛军,全部平定。杨坚命韦孝宽迁移相州治所到安阳,焚毁鄴城及附近村落。析分相州,增置毛州、魏州。

梁主听到尉迟迥起兵失败的消息,对柳庄说:"如果当初听从了众人的话,起兵响应尉迟迥,那么我们梁国就不能保全了。"

北周丞相杨坚刚掌权辅政时,对黄公刘昉、沛公郑译礼遇优厚,赏赐的财物多得无法计算,并且委以心腹重任,所以朝野上下的人也都倾心属目,称为"黄、沛"。他们二人仗着有功而骄傲放纵,沉迷于金钱财利,不亲自处理相府事务。及至推辞出任监军以后,杨坚开始疏远他们,恩惠礼遇逐渐淡薄。高颎监军得胜从鄴城回朝后,杨坚对他的宠信礼遇日益隆盛。当时王谦、司马消难的反叛还未平定,杨坚为此担忧,常常废寝忘食。而刘昉游宴玩乐,纵酒无度,相府事务多有遗忘延误。杨坚于是任命高颎代替刘昉为丞相府司马;但还不忍心废黜郑译,就暗中敕令各级属官不得向郑译禀报公事。郑译虽然仍旧坐在丞相府长史的位置上,但已不能过问什么事。于是郑译诚惶诚恐向杨坚叩头谢罪,请求解除长史职务,杨坚

仍然以恩惠礼遇对待他，用好言安慰他。

23 癸酉，智武将军鲁广达克周之郭默城[1]。丙子，淳于陵克祐州城。

24 周以汉王赞为太师，申公李穆为太傅，宋王实为大前疑，秦王赞为大右弼，燕公子于寔为大左辅。寔，是仲文之父也。

25 乙卯[2]，周大赦。

26 周王谊帅四总管至郧州，司马消难拥其众以鲁山、甑山二镇来降[3]。

初，消难遣上开府仪同大将军段珣将兵围顺州[4]，顺州刺史周法尚不能拒，弃城走，消难虏其母弟而南。樊毅救消难，不及，周亳州总管元景山击之，毅掠居民而去。景山与南徐州刺史宇文弢追之[5]，与毅战于漳口[6]，一日三战三捷。毅退保甑山镇，城邑为消难所据者，景山皆复取之。

郧州巴蛮多叛，共推渠帅兰雒州为主，以附消难。王谊遣诸将分讨之，旬月皆平。陈纪、萧摩诃攻广陵[7]，周吴州总管于颢击破之[8]。沙州氐帅杨永安聚众应王谦[9]，大将军乐宁公达奚儒讨之。杨素破宇文胄于石济[10]，斩之。

27 周以神武公窦毅为大司马，齐公于智为大司空；九月，以小宗伯竟陵公杨惠为大宗伯。

28 丁亥，周将王延贵帅众援历阳；任忠击破之，生擒延贵。

29 壬辰,周废皇后司马氏为庶人。庚戌,以随世子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统旧齐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坚为大丞相,罢左、右丞相之官。

【注释】

①郭默城:一名陶公垒。在今江西九江市东北。

②乙卯:据《周书·静帝纪》,当作"己卯",为二十六日。

③鲁山:镇名。在今湖北武汉市汉阳东北隅。 甑(zèng 赠)山:镇名。在今湖北汉川县东南。

④顺州:治所在今湖北随州市北八十里。

⑤南徐州刺史:胡三省注:"按《隋书·宇文弼传》,弼时为南司州刺史,与元景山共追樊毅。又《五代志》:安陆郡吉阳县,梁置义阳郡,西魏改为南司州。其地近漑、顺诸州。'南徐'当作'南司'"。南司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县。弼,古"弼"字。

⑥漳口:在今湖北云梦县南。

⑦陈纪:即陈慧纪。广陵:城名。在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上。

⑧吴州:治所在广陵。见上。

⑨沙州:治所在今四川昭化县西北。

⑩石济: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

【译文】

23 二十日,陈智武将军鲁广达攻克北周郭默城。二十三日,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攻克北周祐州城。

24 北周任命汉王宇文赞为太师,申公李穆为太傅,宋王宇文实为大前疑,秦王宇文贽为大右弼,燕公于寔为大左辅。于寔是于仲文的父亲。

25 二十六日,北周国主下诏大赦全国。

26 北周行军元帅王谊统领四位总管进抵郢州,司马消难率领部众献鲁山、甑山二镇投降陈朝。

起初，司马消难派遣上开府仪同大将军段珣率军围攻顺州，北周顺州刺史周法尚抵御不住，只好弃城逃走，司马消难俘获了他的母亲和弟弟南下。陈将樊毅率军来援救司马消难，还未接应上，北周亳州总管元景山却赶来攻击樊毅，樊毅劫掠居民退去。元景山和南司州刺史宇文弢合兵追击樊毅，与樊毅在漳口交战，一日之内三战三捷。樊毅退保甑山镇，原来被司马消难占据的城邑，元景山全部重新夺回。

郧州巴蛮群起反叛，共同推举大帅兰雒州为首领，响应司马消难。王谊派遣众将领分路进讨，十天至一月之内陆续平定。陈前军都督陈纪、萧摩诃率军攻打广陵城，北周吴州总管于颢将他们击退。沙州氐帅杨永安聚众响应王谦，大将军乐宁公达奚儒率军前去讨伐。杨素在石济击败荥州刺史宇文胄，并将他斩首。

27 北周任命神武公窦毅为大司马，齐公于智为大司空；九月，任命小宗伯竟陵公杨惠为大宗伯。

28 初五，北周将领王延贵率领部众增援历阳；陈南豫州刺史任忠击败了王延贵，并活捉了他。

29 初十，北周废皇后司马氏为平民。二十八日，任命随公杨坚的长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统领原北齐地区。三十日，北周又任命左丞相杨坚为大丞相，废除左、右丞相的官职。

30 冬，十月，甲寅，日有食之。

31 周丞相坚杀陈惑王纯及其子。

32 周梁睿将步骑二十万讨王谦，谦分命诸将据险拒守，睿奋击，屡破之，蜀人大骇。谦遣其将达奚慧[1]，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帅众十万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战士不过

二千，总管昌黎豆卢勣[2]，昼夜拒守，凡四旬，时出奇兵击甚等，破之；会梁睿至，勣等遁去。睿自剑阁入，进逼成都。谦令达奚甚、乙弗虔城守，亲帅精兵五万，背城结陈。睿击之，谦战败，将入城，甚、虔以城降。谦将麾下三十骑走新都[3]，新都令王宝执之。戊寅，睿斩谦及高阿那肱，剑南平[4]。

33 十一月，甲辰，周达奚儒破杨永安，沙州平。

34 丁未，周郧襄公韦孝宽卒。孝宽久在边境，屡抗强敌；所经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见其成事，方乃惊服。虽在军中，笃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禄，不入私室。人以此称之。

35 十二月，庚辰，河东康简王叔献卒。

36 癸亥，周诏诸改姓者，宜悉复旧。

37 甲子，周以大丞相坚为相国，总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号，进爵为王，以安陆等二十郡为随国，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坚受王爵、十郡而已。

辛未，杀代蠕王达、滕闻王逌及其子[5]。

壬申，以小冢宰元孝规为大司徒。

38 是岁，周境内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

【注释】

①甚：音忌(jì)。 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县。

②豆卢勣(jì绩)：本姓慕容，为燕北地王慕容精之后。

③新都：县名。治所在今四川新都县西。在成都北四十五里。

④剑南：蜀地在剑阁之南，故称蜀地为剑南。

⑤昊(bi 币):谥号。《谥法》:"不醉而怒曰昊。"

【译文】

30 冬,十月,初二,出现日食。

31 北周大丞相杨坚杀陈惑王宇文纯和他的儿子。

32 北周行军元帅梁睿率步、骑兵二十万进讨王谦,王谦分遣众将占据山川险要,抵御防守。梁睿率军奋勇攻击,屡次打败王谦军队,蜀地人惊恐不安。王谦派遣部将达奚慧、高阿那肱、乙弗虔等人率军十万攻打利州,筑堰拦截嘉陵江水淹利州城。城中守军不足两千,总管昌黎人豆卢勣率军日夜抵御防守,相持共四十天,时时出奇兵袭击达奚慧等人的部队,屡次打败了他们;适逢梁睿率援军赶到,达奚慧等人撤围逃走。梁睿从剑阁进兵,直逼成都。王谦命令达奚慧、乙弗虔守城,自己亲率精兵五万,背城布阵。梁睿挥兵连击,王谦战败,想退入城内,可是达奚慧、乙弗虔已举城投降梁睿。王谦便带领手下三十名骑兵逃往新都,新都县令王宝捉住了他,二十六日,梁睿斩杀了王谦和高阿那肱,剑南全部平定。

33 十一月,二十三日,北周大将军达奚儒率兵打败杨永安,沙州叛乱被平定。

34 二十五日,北周郧襄公韦孝宽逝世。韦孝宽长期镇守边陲,多次抗击强敌,他军事上的筹划谋略、安排部署,别人起初都难以理解,后来见他得胜,人们都十分惊奇和佩服。韦孝宽虽然戎马一生,但留意于文史;又与宗族和睦,自己的俸禄从不拿回家中。因此朝野上下都称赞他。

35 十二月,二十九日,陈河东康简王陈叔献逝世。

36 十二日,北周诏令在西魏时改姓鲜卑姓氏的人,全部恢复原来的姓氏。

37 十三日,北周任命大丞相杨坚为相国,统领百官,免其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冢宰的官号,进爵位为王,以安陆等二十郡为随国,特

许他朝见时，主持仪式的司仪不唱呼其名，并赐九锡之礼。杨坚只受随王爵位、十郡封地。

二十日，北周随王杨坚诛杀代奭王宇文达、滕闻王宇文逌和他们的儿子。

二十一日，北周任命小冢宰元孝规为大司徒。

38 这一年，北周境内有二百一十一个州，五百零八个郡。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七十五

陈纪九　起重光赤奋若，尽昭阳单阏，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下

太建十三年

1 春，正月，壬午，以晋安王伯恭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袁宪为右仆射。宪，枢之弟也。

2 周改元大定。

3 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国、百揆、九锡，建台置官。丙辰，诏进王妃独孤氏为王后，世子勇为太子。

开府仪同大将军庾季才，劝隋王宜以今月甲子应天受命。太傅李穆、开府仪同大将军卢贲亦劝之。于是周主下诏，逊居别宫。甲子，命兼太傅杞公椿奉册，大宗伯赵煚奉皇帝玺绂[1]，禅位于隋[2]。隋主冠远游冠；受册、玺，改服纱帽、黄袍；入御临光殿，服兖冕，如元会之仪。大赦，改元

开皇。命有司奉册祀于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镇洛阳。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赐之孙也;女为太子妃。

少内史崔仲方劝隋主除周六官[3],依汉、魏之旧,从之。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4],左右卫等十二府[5],以分司统职。又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6],以酬勤劳;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声者;改侍中为纳言。以相国司马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京兆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7]。

乙丑,追尊皇考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皇妣吕氏为元明皇后。丙寅,修庙社。立王后独孤为皇后,王太子勇为皇太子。丁卯,以太尉赵煚为尚书右仆射。己巳,封周静帝为介公。周氏诸王皆降爵为公。

初,刘、郑娇诏以隋主辅政,杨后虽不预谋,然以嗣子幼冲,恐权在他族,闻之,甚喜。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色,及禅位,愤惋逾甚。隋主内甚愧之,改封乐平公主,久之,欲夺其志;公主誓不许,乃止。

隋主与周载下大夫北平荣建绪有旧[8],隋主将受禅,建绪为息州刺史;将之官,隋主谓曰:"且踌躇,当共取富贵。"建绪正色曰:"明公此旨,非仆所闻。"及即位,来朝,帝谓之曰:"卿亦悔不?"建绪稽首曰:"臣位非徐广[9],情类杨彪[10]。"帝怒曰:"朕虽不晓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

上柱国窦毅之女,闻隋受禅,自投堂下,抚膺太息曰:

"恨我不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阳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灭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长，以适唐公李渊。渊，昞之子也[11]。

虞庆则劝隋主尽灭宇文氏，高颎、杨惠亦依违从之，李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书生，不足与议此！"于是周太祖孙譙公乾恽、冀公绚，闵帝子纪公湜[12]，明帝子酆公贞、宋公实，高祖子汉公赞、秦公赞、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兑、荆公元，宣帝子莱公衍、郢公术皆死。德林由此品位不进。

【注释】

①煚(jiǒng 炯)：意为火、日光。此处为人名用字。

②隋：隋主本袭封隋公，故国号为隋。因"辵"义为走，故去"辵"为"隋"。

③周六官：北周定六官事，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绍泰元年(公元555年)。

④十一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并置卿、少卿等官，国子寺置祭酒，将作寺置大匠、丞等官。

⑤十二府：隋初沿北周之制，设置十二府以统率禁卫之兵，十二府是：左右卫府、左右武卫府、左右武候府、左右领左右府(简称"左右领"或"领左右"府)、左右监门府和左右领军府。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将十二府增改为十二卫四府，合称十六卫府或十六府，后人习惯上也称十六卫。

⑥十一等勋官：隋采用北周之制，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共十一等。

⑦七等散官：即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朝议大夫、朝散大夫。散官，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的官。

⑧相国内郎：即相国府从事中郎，隋避讳改为内郎。

⑨载下大夫：应为载师下大夫。"载"下佚"师"字。

⑩徐广:事见一百一十九卷宋高祖永初元年(公元420年)

⑪杨彪:事见六十九卷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

⑫昞(bǐng丙):李昞,北周柱国李虎之子,唐高祖李渊之父。

⑬湜(shí食):即宇文湜。

【译文】

陈纪九　起辛丑(公元581年),止癸卯(公元583年),共三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下

太建十三年(辛丑,公元581年)

1 春,正月,初一,陈宣帝任命晋安王陈伯恭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袁宪为尚书右仆射。袁宪是袁枢的弟弟。

2 北周静帝改年号为大定。

3 二月,初四,隋王杨坚始接受相国、百揆和九锡等任命和赏赐,隋国也开始建立台省,设置百官。初六,北周静帝诏令进封隋王妃独孤氏为王后,隋王世子杨勇为王太子。

北周开府仪同三司庾季才劝隋王杨坚应在本月甲子日顺应天命,接受皇位。太傅李穆、开府仪同大将军卢贲也都劝杨坚接受皇位。于是周主下诏让位,迁居别宫。十四日,北周静帝命令兼太傅杞公宇文椿捧持册书,大宗伯赵煚捧持皇帝玉玺,禅让帝位给隋王杨坚。隋主杨坚戴着远游冠,接受了册书、玉玺,又改戴纱帽,穿上黄袍;然后进入临光殿,穿戴冠冕衮服,一如皇帝元旦朝会百官的礼仪。随即颁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皇。并命令有司捧着册书前往南郊祭天。又派遣小冢宰元孝矩替代太子杨勇镇守洛阳。元孝矩,本名元矩,以字号行世,是元天赐之曾孙。他的女儿是太子妃。

少内史崔仲方劝隋主废除北周六官制度,改依汉、魏旧制,隋主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隋朝设置太师、太傅、太保三师和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以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以分主各司,统领众职。又

设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用以酬报建立功勋的人；设置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赠给有德行和声望的文武大臣；改称侍中为纳言。任命原相国府司马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一职；相国府司录京兆人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府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

十五日，追尊皇考杨忠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皇妣吕氏为元明皇后。十六日，整修庙社。册立原隋王后独孤氏为皇后，王太子杨勇为皇太子。十七日，任命太尉赵煚为尚书右仆射。十九日，封北周静帝为介公，原北周宗室诸王都降爵为公。

起初，刘昉、郑译假托北周天元皇帝诏书，引杨坚入宫辅政，天元杨皇后虽未参预谋划，却因为静帝年幼，担心政权落入外族人手中，听说召请父亲辅政非常高兴。后来她察觉到父亲另有野心，心中气愤不平，言语神色有所表现；及至北周静帝禅位给杨坚，她更加愤恨和悲伤。隋主杨坚内心也感到愧疚，于是改封她为乐平公主。后来，隋文帝想逼令她改嫁，乐平公主誓死不从，只好作罢。

隋主和原北周载下大夫北平人荣建绪有故旧之谊，隋主准备接受禅让时，荣建绪外调为息州刺史，将要赴任，隋主杨坚对他说："请暂且停留，可跟我共取富贵。"荣建绪严肃地回答说："明公说的话，不是我愿听到的。"杨坚即位后，荣建绪入朝，隋主对他说："你后悔没有？"荣建绪叩头回答道："我的地位虽然与晋、宋禅让之际东晋秘书监徐广不同，但心情却和曹魏代汉后的东汉太尉杨彪相似。"隋主杨坚听了发怒说："朕虽然不晓得史书典故，但也知道你这话不恭敬！"

原北周上柱国窦毅的女儿得知隋接受周朝禅让后，气愤得扑倒在堂下，捶胸长叹说："只恨我不是男子，不能去拯救舅家的灾难！"窦毅和夫人襄阳公主急忙捂住她的嘴说："你不要乱说，当心惹下灭族之祸！"窦毅由此看出这个女孩儿很不平凡。窦毅女儿长大后，嫁给唐公李渊。李渊是李昞的儿子。

隋内史监虞庆则劝隋主将北周帝室宇文氏灭门，尚书左仆射高颎、杨惠也违心地赞成，只有内史令李德林坚持争辩，认为不可滥杀，隋主脸色大变，说道："你是文弱书生，不够格参加讨论这件事！"于是，北周太祖宇文泰的孙子谯公宇文乾晖、冀公宇文绚，孝闵帝宇文觉的儿子纪公宇文湜，明帝宇文毓的儿子酆公宇文贞、宋公宇文实，高祖宇文邕的儿子汉公宇文赞、秦公宇文赞、曹公宇文允、道公宇文充、蔡公宇文兑、荆公宇文元，宣帝宇文赟的儿子莱公宇文衍、郢公宇文术，全都被处死。李德林因为这件事官职再无升迁。

4 乙亥，上耕藉田。

5 隋主封其弟邵公慧为滕王，安公爽为卫王，子雁门公广为晋王，俊为秦王，秀为越王，谅为汉王。

6 隋主赐李穆诏曰："公既旧德，且又父党。敬惠来旨，义无有违。即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入朝，帝以穆为太师，赞拜不名；子孙虽在襁褓，悉拜仪同，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贵盛无比。又以上柱国窦炽为太傅，幽州总管于翼为太尉。李穆上表乞骸骨，诏曰："吕尚以期颐佐周[1]，张苍以华皓相汉，高才命世，不拘常礼。"仍以穆年耆，敕蠲朝集，有大事，就第询访。

美阳公苏威，绰之子也，少有令名，周晋公护强以女妻之。威见护专权，恐祸及己，屏居山寺，以讽读为娱。周高祖闻其贤，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又除稍伯下大夫[2]，皆辞疾不拜；宣帝就除开府仪同大将军。隋主为丞

相，高颎荐之，隋主召见，与语，大悦；居月余，闻将受禅，遁归田里。颎请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预吾事耳，置之。"及受禅，征拜太子少保，追封其父为邳公，以威袭爵。

7 丁丑，隋以晋王广为并州总管。三月，戊子，以上开府仪同三司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和州刺史河南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3]。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问将帅于高颎，颎荐弼与擒虎，故置于南边，使潜为经略。

戊戌，以太子少保苏威兼纳言、度支尚书。

初，苏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制征税法颇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譬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之！"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役，务从轻简。隋主悉从之，渐见亲重，与高颎参掌朝政。帝尝怒一人，将杀之；威入阁进谏，帝不纳，将自出斩之，威当帝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谢曰："公能若是，吾无忧矣。"赐马二匹，钱十余万，寻复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4]，本官悉如故。

治书侍御史安定梁毗，以威兼领五职[5]，安繁恋剧，无举贤自代之心，抗表劾威，帝曰："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何遽迫之！"因谓朝臣曰："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杨素才辩无双，至于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乱世，南山四皓，岂易屈哉！"威尝言于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帝深然之。

高颎深避权势，上表逊位，让于苏威，帝欲成其美，听

解仆射。数日,帝曰:"苏威高蹈前朝,颎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使之去官!"命颎复位。颎、威同心协赞,政刑大小,帝无不与之谋议,然后行之。故革命数年,天下称平。

太子左庶子卢贲,以颎、威执政,心甚不平,时柱国刘昉亦被疏忌。贲因讽昉及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等谋黜颎、威,五人相与辅政。又以晋王广有宠于帝,私谓太子曰:"贲欲数谒殿下,恐为上所谴,愿察区区之心。"谋泄,帝穷治其事,昉等委罪于宾、贲。公卿奏二人当死,帝以故旧,不忍诛,并除名为民。

8 庚子,隋诏前代品爵,皆依旧不降。

9 丁未,梁主遣其弟太宰岩入贺于隋。

【注释】

①期(jī 基)颐:百岁的代称。

②稍伯:官名。《周礼》地官有稍人,掌修治沟渠道路等事。

③庐江: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市西。

④大理卿:大理寺长官,九卿之一,掌刑狱。同秦汉之廷尉。

⑤五职:指纳言、度支尚书、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

【译文】

4 二十五日,陈宣帝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5 隋主封皇弟邵公杨慧为滕王,安公杨爽为卫王,封皇子雁门公杨广为晋王、杨俊为秦王、杨秀为越王、杨谅为汉王。

6 隋主颁赐给并州总管李穆的诏书说:"您德高望重,又是家父的同辈好友。惠蒙来函劝我顺天受命,于义于理不敢违背,已于本

月十三日恭承天命，接受禅位。"不久李穆入朝，文帝即任命李穆为太师，特许他在朝拜时司仪不得唱呼其名；李穆的子孙即使还在襁褓中，也都授予仪同三司的官。李穆一门之中，执笏为官者有一百多人，其富贵隆盛没有谁能比得上。隋文帝又任命上柱国窦炽为太傅，幽州总管于翼为太尉。李穆上表请求退休，隋文帝下诏书说："姜太公吕尚以百岁高龄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张苍白发老翁尚担任汉文帝的丞相，高才伟人立名当世，不应拘泥于常礼。"但考虑李穆年事已高，敕令他免朝会，碰上有军国大事，便派人到他府第咨询请教。

美阳公苏威是苏绰的儿子，年少时就有很好的名声，北周晋公宇文护硬把女子嫁给他。后来苏威见宇文护专揽朝政，担心他一旦失势遭祸牵连自己，便隐居山寺中，以诵读诗书为娱。北周高祖听说他贤能，就任命他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不久又任命他为稍伯下大夫，可是苏威却托病不受；周宣帝时他才应聘为开府仪同大将军。隋主担任丞相时，高颎推荐苏威，隋主就召见他，和他交谈，非常赏识。在京城住了一个多月，苏威得知隋将接受周静帝禅位，便逃归故里。高颎请求追回他，隋主说："他这是不想参预我的事罢了，别管他。"受禅后，就征召苏威为太子少保，追封他的父亲邳公，让苏威承袭爵位。

7二十七日，隋朝任命晋王杨广为并州总管。三月，初八，任命上开府仪同三司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守广陵；任命和州刺史河南人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守庐江。隋主有并吞江南的雄心壮志，问高颎谁可担任将帅，高颎推荐贺若弼和韩擒虎，因此特别安置他们二人驻守在南部边境，要他们暗中进行南伐的准备工作。

十八日，任命太子少保苏威兼任纳言、度支尚书。

当初，苏绰在西魏时，因为国家财用不足，所以制定了较重的征税法，颁行后他慨然叹道："我今日所为，就像张满的弓，并不是治平之世常法。后世的君子，谁能放宽它呢？"苏威听了父亲的话，

就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到现在,他担任了度支尚书,于是奏请减免赋税徭役,务必从轻从简,隋主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苏威逐渐受到信任重用,和高颎共掌朝政。隋文帝曾经恼怒一个人,要杀他;苏威进入殿阁谏止,文帝不听,准备亲自出去将那人斩首,苏威便挡在文帝面前不走;文帝避开他想绕出去,苏威又走上前去拦住。文帝一气之下拂衣返回宫中,过了许久,文帝才召见苏威,向他道歉说:"你能够这样,我就没有忧虑了。"并赏赐给他两匹马和十余万钱。不久,又任命苏威兼任大理寺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原来的官职仍照旧。

治书侍御史安定人梁毗认为苏威身兼五职,安于繁重事务,贪恋高官显位,没有荐贤让贤之意,于是就上表弹劾苏威,隋文帝说:"苏威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工作,而且志向远大,你为什么急促逼迫他辞去兼职呢?"便又对朝廷众臣说:"苏威要是不遇到我,就无法提出改革政令的言论;我如果没有得到苏威,又如何能够推行安邦定国之道呢?杨素虽然才辩无双,至于斟酌古今沿革制度,助我宣导教化,却比不上苏威。苏威如果遭逢乱世,像西汉初年的南山四皓那样隐居避世,难道能轻易使他屈服出仕吗!"苏威曾经对隋文帝说:"我的父亲经常告诫我说:'只要熟读《孝经》一卷,就足以立身治国,何必读很多书!'"隋文帝深以为然。

高颎极力避开权势,上表请求辞职,让位给苏威。隋文帝想成全他让贤的美名,批准他辞去仆射职务。几天后,隋文帝说:"苏威在前朝隐居不仕,高颎能够推举他。我听说举荐贤才的应该得到上等奖赏,怎么能让他辞去官位呢?"命令恢复高颎的职位。高颎和苏威同心协力,大小政令刑案,隋文帝没有不先找他们商议,然后再颁布施行的。所以隋文帝受禅代周数年时间,天下便告治平。

太子左庶子卢贲因为高颎、苏威执掌朝政,心中非常不平。这时柱国刘昉也受到隋文帝的猜忌和疏远,于是卢贲就暗示刘昉和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等人密谋废黜高颎、苏威,由他们

五人共同辅政。又因为晋王杨广正受到隋文帝的宠爱，卢贲便暗地里对太子杨勇说："我本想常来拜谒殿下，但担心被皇上知道而遭到谴责，希望殿下能明白我的一片诚心。"后来他们的密谋败露，隋文帝彻底追查这件事，刘昉等人把罪责推到张宾和卢贲头上。公卿大臣上奏说张、卢二人应当处死，隋文帝因为他们是旧交，不忍心处死，只将他们削职为民。

8 二十日，隋文帝颁布诏令，百官大臣凡在前代周朝所受封的官品爵位，都可依旧，不予改降。

9 二十七日，梁主派遣他的弟弟太宰萧岩到长安祝贺隋文帝登基。

10 夏，四月，辛巳，隋大赦。戊戌，悉放太常散乐为民，仍禁杂戏。

11 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瑳聘于周[1]。辛丑，至长安，隋已受禅，隋主致之介国。

12 隋主召汾州刺史韦冲为兼散骑常侍。时发稽胡筑长城，汾州胡千余人，在涂亡叛。帝召冲问计，对曰："夷狄之性，易为反覆，皆由牧宰不称之所致。臣请以理绥静，可不劳兵而定。"帝然之，命冲绥怀叛者，月余皆至，并赴长城之役。冲，夐之子也[2]。

13 五月，戊午，隋封邗公雄为广平王[3]，永康公弘为河间王。雄，高祖之族子也。

14 隋主潜害周静帝而为之举哀，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为嗣。

15 六月，癸未，隋诏郊庙冕服必依礼经。其朝会之服、旗帜、牺牲皆尚赤，戎服以黄，常服通用杂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黄，百僚毕贺。于是百官常服，同于庶人，皆著黄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环带为异。

16 八月，壬午，隋废东京宫。

17 吐谷浑寇凉州，隋主遣行军元帅乐安公元谐等步骑数万击之。谐击破吐谷浑于丰利山④，又败其太子可博汗于青海⑤，俘斩万计。吐谷浑震骇，其王侯三十人各帅所部来降。吐谷浑可汗夸吕帅亲兵远遁。隋主以其高宁王移兹裒为河南王，使统降众。以元谐为宁州刺史⑥，留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镇凉州。

【注释】

①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官名。散骑为皇帝的骑从。常侍、中常侍为皇帝左右侍从之官。自三国魏以后，中常侍和散骑合并，称散骑常侍，为正规官，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顾问。晋以后，增加员额，称员外散骑常侍，或通直散骑常侍，往往预闻要政。南北朝时属集书省，隋代属门下省。

②夐(xiòng)：韦夐。见一百六十七卷陈高祖永定三年(公元559年)

③邗：据《隋书·观德王雄传》，"邗"当作"邗"。

④青海：湖名。即今青海省青海湖。

⑤宁州：治所在今甘肃宁县。

【译文】

10 夏，四月，初二，隋文帝颁诏大赦天下。十九日，全部放还太常寺演奏散乐的乐记为平民，并禁止演出杂戏。

11 陈宣帝派遣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瑳访问北周。二十二日，韦鼎等人到达长安，此时隋主已接受禅位，隋主就把他

们送到周静帝受封的介国。

12 隋主征召汾州刺史韦冲入朝，任命他为兼散骑常侍。当时征调稽胡族修筑长城，汾州胡人有一千多人在途中叛逃。隋文帝召见韦冲询问对策，韦冲回答说："夷狄之性反复无常，这都是由于州县长官不称职造成的。我请求前去以理安抚他们，这样可以不劳用兵就能安定他们。"隋文帝认为他说得对，就派他前去安集招抚叛逃胡人，只一个多月时间，那些胡人都来归附，并去服役修筑长城。韦冲是韦夏的儿子。

13 五月，初十，隋朝册封邗公杨雄为广平王，永康公杨弘为河间王。杨雄是高祖杨坚的族子。

14 隋主派人暗杀了北周静帝，然后为他举行了葬礼，把他埋葬在恭陵，把他的族人宇文洛过继为他的后嗣。

15 六月，初五，隋主下诏规定：在郊祀上天和庙祭祖先时，冠冕服饰都须按《礼经》；在朝会时所穿的朝服及国家所用的各种旗帜、祭祀所用的牲畜都以红色为尊，将帅兵士的军服使用黄色，官吏平民的常服通用杂色。秋，七月，初八，隋主首次穿黄色衣服，文武百官都表示祝贺。于是百官的常服与庶民百姓相同，都穿黄袍；隋主朝服也同大家一样，不一样的只是系有十三环金带。

16 八月，初五，隋朝废除东京宫。

17 吐谷浑进犯凉州，隋主派行军元帅乐安公元谐等率步、骑兵数万人迎击吐谷浑。不久，乐谐率军在丰利山打败吐谷浑军队，又在青海湖打败吐谷浑太子可博汗，共俘虏、斩杀一万多人。吐谷浑大感震惊惶恐，他们的王侯三十人各率所部前来投降。吐谷浑可汗夸吕带领亲兵远逃。隋主封吐谷浑高宁王移兹裒为河南王，让他统领归降的吐谷浑部众。同时又任命元谐为宁州刺史，留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镇宁凉州。

18 九月，庚午，将军周罗睺攻隋故墅[1]，拔之。萧摩诃攻江北。

19 隋奉车都尉于宣敏奉使巴、蜀还，奏称："蜀土沃饶，人物殷阜，周德之衰，遂成戎首。宜树建藩屏，封殖子孙。"隋主善之。辛未，以越王秀为益州总管，改封蜀王。宣敏，谨之孙也。

20 隋以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2]，发兵入寇；命尚书左仆射高颎节度诸军。

21 初，周、齐所铸钱凡四等，及民间私钱，名品甚众，轻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铸五铢钱，背、面、内、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两。悉禁古钱及私钱。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自是钱币始一，民间便之。

22 隋郑译以上柱国归第，赏赐丰厚。译自以被疏，呼道士醮章祈福，为婢所告，以为巫蛊，译又与母别居，为宪司所劾，由是除名。隋主下诏曰："译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所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仍遣与母共居。

23 初，周法比于齐律，烦而不要。隋主命高颎、郑译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3]。政练习典故，达于从政，乃采魏、晋阳律，下至齐、梁，沿革重轻，取其折衷。时同修者十余人，凡有疑滞，皆取决于政。于是去前世枭、辗及鞭法，自非谋叛以上，无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绞、斩；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徙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议、请、减、赎、

官当之科以优士大夫。除前世讯囚酷法，考掠不得过二百；榔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县不为理者，听以次经郡及州；若仍不为理，听诣阙伸诉。

冬，十月，戊子，始行新律。诏曰："夫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枭首、辗身，义无所取，不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脔切。虽云往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枭、辗及鞭，并令去之。贵带砺之书[4]，不当徒罚；广轩冕之荫，旁及诸亲。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备于简策。杂格、严科，并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后世多遵用之。

隋主尝怒一郎，于殿前笞之。谏议大夫刘行本进曰："此人素清，其过又小，愿少宽之。"帝不顾。行本于是正当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听；若非，当致之于理。"因置笏于地而退。帝敛容谢之，遂原所笞者。行本，璠之兄子也。

独孤皇后，家世贵盛而能谦恭，雅好读书，言事多与隋主意合，帝甚宠惮之，宫中称为"二圣"。帝每临朝，后辄与帝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随即匡谏。候帝退朝，同反燕寝。有司奏称："周礼百官之妻，命于王后，请依古制。"后曰："妇人与政，或从此为渐，不可开其源也。"大都督崔长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当斩，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国家之事，焉可顾私！"长仁竟坐死。后性俭约，帝尝合止利药，须胡粉一两。宫内不用，

求之;竟不得。又欲赐柱国刘嵩妻织成衣领,宫内亦无之。

然帝惩周氏之失,不以权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过将军、刺史。帝外家吕氏,济南人,素微贱,齐亡以来,帝求访,不知所在。及即位,始求得舅子吕永吉,追赠外祖双周为太尉,封齐郡公,以永吉袭爵。永吉从父道贵,性尤顽呆,言词鄙陋,帝厚加供给,而不许接对朝士。拜上仪同三司,出为济南太守;后郡废,终于家。

24 壬辰,隋主如岐州。

岐州刺史安定梁彦光,有惠政,隋主下诏褒美,赐束帛及御伞,以厉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岐俗质厚,彦光以静镇之,奏课连为天下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邺自齐亡,衣冠士人多迁入关,唯工商乐户移实州郭,风俗险诐[5],好兴谣讼,目彦光为"著帽饧[6]。"帝闻之,免彦光官。岁余,拜赵州刺史。彦光自请复为相州,帝许之。豪猾闻彦光再来,皆嗤之。彦光至,发摘奸伏,有若神明,豪猾潜窜,阖境大治。于是招致名儒,每乡立学,亲临策试,褒勤黜怠,及举秀才,祖道于郊,以财物资之。于是风化大变,吏民感悦,无复讼者。

时又有相州刺史陈留樊叔略,有异政,帝以玺书褒美,班示天下,征拜司农。

新丰令房恭懿,政为三辅之最,帝赐以粟帛。雍州诸县令朝谒,帝见恭懿,必呼至榻前,咨以治民之术。累迁德州司马。帝谓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民,此乃上天宗庙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赏,上天宗庙必当

责我。卿等宜师范之。”因擢为海州刺史。由是州县吏多称职，百姓富庶。

【注释】

①故墅：《隋书·高祖纪》开皇元年作“胡墅”，当据改。胡墅，在今江苏南京市长江北岸。

②“隋以上柱国”句：章钰校记，十二行本、乙十一行本等“隋”上有“壬申”二字。今本《隋主·高祖纪》开皇元年记此事为壬申日。壬申为二十六日。译从。

③率更令：官名。魏、晋之制，率更令主管宫殿门户及掌罚事，其职如同光禄勋、卫尉。隋制，率更令掌伎乐漏刻。

④带砺之书：汉高祖刘邦分封功臣，与之剖符作誓，说：“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

⑤诖(bi 币)：邪僻。

⑥著帽饧(xíng，又读 táng)：胡三省注：“饧软而甘，言彦光为人软美如团饧，特著帽耳。”饧，古“糖”字。《本草纲目·谷部》：“饴即软糖也，北人谓之饧。”

【译文】

18 九月，二十四日，陈朝将军周罗睺攻打隋朝的胡墅城，并攻克了它。萧摩诃也率军攻打江北地区。

19 隋朝奉车都尉于宣敏奉命出使巴、蜀，回来之后，上奏说：“蜀地肥沃富饶，人才辈出，物产丰富，由于周朝衰败，王谦便得以在那里起兵作乱。陛下应该在这样的地方建立藩国，封立王室子孙。”隋主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二十五日，隋主任命越王杨秀为益州总管，改封蜀王。于宣敏是于谨的孙子。

20 二十六日，隋朝任命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同为行军元帅，发兵入侵陈朝；并命尚书左仆射高颎调度指挥前线诸军。

21 起初，北周、北齐官府所铸造的钱币共有四种，加上民间私自

造的钱币，名称品种很多，轻重都不一致。隋主为此感到忧虑，因此下令重铸五铢钱。所铸钱的背面、正面、钱身、钱孔外圆内方都合乎规矩，每一千个五铢钱重四斤二两。一律禁止使用前代古钱和民间私铸钱。在各处关口放置新五铢钱标准样品，凡发现和标准样品不同的钱币，一律没收入官予以销毁。从此，钱币得到统一，民间买卖交易使用起来方便多了。

22 隋朝郑译以上柱国身份退休归家，隋主赏赐的东西很丰厚。郑译自认为被主上疏远，便请来道士做法事，祈求福助。事情被他家婢女告发，说他在搞诅咒人的巫蛊邪术；郑译又因为和母亲分开居住，也被御史台官员弹劾，因此他被削除了官籍。隋主还下诏书说："郑译若留在人世间，做人是一个不守臣子之道的劣臣；若在朝堂上把他处死，进了地狱便成了不孝顺父母的恶鬼。不论是死是活，都将牵累阴、阳两界，实在无处安置他。应该赐给他一本《孝经》，令他在家熟读。"并发遣他和他母亲同住在一起。

23 当初，北周的刑律和北齐相比，条文烦琐而不简要，于是隋主命高颎、郑译以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等人重新修订。裴政熟悉典章故事，通晓政事，于是上采魏、晋旧律，下参齐、梁法典，因循变革，宽严轻重，取其适中合宜。当时一起修订刑律的有十余人，凡有疑难之处，都由裴政裁定。于是废除了前代斩首枭首、车裂以及鞭打等酷刑。如果不是犯了谋叛以上重罪，不收捕家族连坐治罪。新律规定死刑有两等：绞刑和斩刑；流刑三等：流放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种：服徒刑一年至三年；杖刑五等：用大杖决打六十下至一百下；笞刑五等：用竹板子决打十下至五十下。又制定了八议、申请减罪、官品减罪、纳铜赎罪、官职抵罪的条款，以优待士大夫。又废除前代审讯囚犯使用的残酷刑法，规定刑讯拷打不得超过二百下；刑具枷杖的大小，也有一定的规定。还规定平民百姓如果有冤曲而县府不受理的，准许依次向郡、州提出上诉；如果郡、州仍不受理，准许到京师申诉。

冬，十月，十二日，隋朝开始颁行新律。隋主下诏书说："绞刑能致人死命，斩刑能使人身首异处，除奸去恶的刑法，这两项已经是严厉到极点了。前代的枭首、车裂等极刑，从道义上讲毫无可取，因为它对惩恶肃纪并没有什么补益，只是表现了安于残忍的狠心。用鞭抽打的刑法，肆意摧残囚犯的体肤，侵损肌肉，痛入骨髓，其酷虐的程度跟刀切碎割并无差别。鞭刑虽说自古代就有，但它不是仁者所应采用的刑法。因此，枭首、车裂及鞭刑，通令废除。同时，尊崇优礼功臣元勋，不对他们使用徒刑；扩大高官显贵的荫庇，旁及其它宗亲。前代流放六年，改为五年；前代徒刑五年，改为三年。其余以轻代重，变死刑为有期徒刑的条款很多，全都详载在法典上。其余纷杂的律条、严酷的科禁，也当一律削除。"隋朝的刑律制度自此固定下来，后世各代也多遵循沿用隋律。

隋主曾经恼怒一位郎官，就在殿前用竹板打他。谏议大夫刘行本上前劝解说："这个人一向清正廉洁，现在所犯的过错又小，希望陛下稍微宽恕他。"文帝不理睬。刘行本于是站到文帝面前说："陛下不以我不肖，授我为谏议大夫，安置在您的左右，我说的话如果对，陛下怎能不听从；我说的话如果不对，陛下可将我送到大理寺治罪。"说罢，便将笏板扔到地上，想要辞官而退。文帝马上严肃地向刘行本道歉，并宽免了那位被打的郎官。刘行本是刘璠哥哥的儿子。

独孤皇后的家族世代贵显，但她能谦恭待人，喜欢读书学习，议论政事大多与文帝的意见相合，文帝很宠信她，也很敬畏她，宫中称帝、后为"二圣"。文帝每天临朝，独孤皇后都与文帝并辇前往，一直送到阁门而止。她还派遣宦官伺察文帝的行为，只要朝政有什么缺失，她就立即劝谏纠正。文帝退朝后，她又陪文帝一起回寝宫。官员们上奏说："按《周礼》规定，百官妻子的封号，应由王后任命。请求依循古代的制度。"独孤皇后说："妇人干政，或许从此逐渐盛行，我不能带这个头。"大都督崔长仁，是独孤皇后的表兄，犯法当

斩首，文帝因为他是皇后的亲戚，准备赦免他。独孤皇后却说："严格执法是国家大事，怎么能顾惜私亲呢？"崔长仁终于被依法处死。独孤皇后生性俭约，文帝曾经配制止泻药，须用胡粉一两。皇后宫中平常不用这些化妆品，多方搜求，终究不得。隋文帝又曾经想赏赐柱国刘嵩妻子一件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这种东西。

但是，隋文帝吸取北周用外戚失天下的教训，从不把大权要职授给外戚，独孤皇后的兄弟顶多只不过当将军、刺史。文帝外家吕氏是济南人，贫寒微贱。北齐灭亡以来，文帝多方求访，始终不知道外家吕氏下落。直到即位称帝后，才找到舅舅的儿子吕永吉，于是追赠外祖父吕双周为太尉，封齐郡公，让吕永吉承袭爵位。吕永吉的叔父吕道贵，生性冥顽痴呆，言谈话语鄙陋粗俗，文帝供给他丰厚的物资，但不许他结交朝士大臣。授他上仪同三司，出朝任济南太守。后来济南郡被废，吕道贵不再任官，终老于家中。

24 十六日，隋主到岐州。

岐州刺史安定人梁彦光有德政，隋主下诏书表扬他，并赏赐给他一束绢帛和一把御伞，以激励天下的官吏。过了一段时间，又迁调梁彦光为相州刺史。岐州民风纯朴，梁彦光无为而治，奏课连年为天下第一。及至迁为相州刺史后，治理方法仍然同在岐州一样。但是相州治所邺城自北齐灭亡以来，衣冠士族多被迫迁入关中，只有那些手工业者、商人、乐户迁居邺城，因此民风险诈邪僻，喜欢造谣诉讼，把梁彦光当作"著帽饧"。隋文帝听说了这些情况，就免了梁彦光的官。一年之后，又任命他为赵州刺史。梁彦光请求再任相州刺史，文帝准许了。相州的豪强猾吏听说梁彦光再次来相州当刺史，都嘲笑他。梁彦光到相州后，举发奸邪所犯隐密的罪案，审理惩治，料事如神，豪强猾吏纷纷潜逃，相州全境大治。梁彦光又延请了一些名儒，在每乡都设立学校，梁彦光亲自到学校主持考试，表扬奖励勤奋用功的学生，开除那些懒惰不求上进的学生。推举秀才进京，他亲自在郊外为他们饯行，并资助路费。于是相州的社会风气

大变，官吏百姓都感激悦服，再没有动辄告状打官司的人了。

当时又有相州刺史陈留人樊叔略，政绩特别突出，隋文帝颁下玺书予以表扬，并传示全国；后征召他入朝升任司农卿。

新丰县令房恭懿的政绩为三辅地区第一，隋文帝赏赐给他粟米绢帛。每当雍州所属县令朝谒天子时，文帝见到房恭懿，一定把他叫到坐榻前，向他征询治民方略。后升迁为德州司马。隋文帝还对各州派遣到京师的朝集使说："房恭懿一心为国，爱护黎民百姓，这是上天和祖先的福佑。朕如果置若罔闻，不加奖赏，上天和祖先一定会责罚我。你们应该以他为楷模。"于是提升房恭懿为海州刺史。因此，当时州县官吏大多称职，百姓安定富足。

25 十一月，丁卯，隋遣兼散骑侍郎郑抃来聘[1]。

26 十二月，庚子，隋主还长安，复郑译官爵。

27 广州刺史马靖[2]，得岭表人心，兵甲精练，数有战功。朝廷疑之，遣吏部侍郎萧引观靖举措，讽令送质，外托收督赕物[3]，引至番禺。靖即遣子弟入质。

28 是岁，隋主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于是时俗随风而靡，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29 突厥佗钵可汗病且卒，谓其子庵逻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于我。我死，汝曹当避大逻便[4]。"及卒，国人将立大逻便。以其母贱，众不服；庵逻实贵[5]，突厥素重之。摄图最后至[6]，谓国人曰："若立庵逻者，我当帅兄弟事之。若立大逻便，我必守境，利刃长矛以相待。"摄图长，且雄勇，国

人莫敢拒，竟立庵逻为嗣。大逻便不得立，心不服庵逻，每遣人詈辱之。庵逻不能制，因以国让摄图。国中相与议曰："四可汗子[7]，摄图最贤。"共迎立之，号沙钵略可汗，居都斤山[8]。庵逻降居独洛水[9]，称第二可汗。大逻便乃谓沙钵略曰："我与尔俱可汗子，各承父后。尔今极尊，我独无位，何也？"沙钵略患之，以为阿波可汗，还领所部。又沙钵略从父玷厥，居西面，号达头可汗。诸可汗各统部众，分居四面。沙钵略勇而得众，北方皆畏附之。

隋主既立，待突厥礼薄，突厥大怨。千金公主伤其宗祀覆灭，日夜言于沙钵略，请为周室复讎，沙钵略谓其臣曰："我，周之亲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10]！"乃与故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为寇。隋主患之，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命上柱国武威阴寿镇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以备之。

初，奉车都尉长孙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爱其善射，留之竟岁，命诸子弟贵人与之亲友，冀得其射法。沙钵略弟处罗侯，号突利设，尤得众民，为沙钵略所忌，密托心腹阴与晟盟。晟与之游猎，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靡不知之。

及突厥入寇，晟上书曰："今诸夏虽安，戎虏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相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有以攘之。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各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势弱，曲取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

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提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遣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11]，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乘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帝省表，大悦，因召与语。晟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帝深嗟异，皆纳用之。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12]，诣达头，赐以狼头纛[13]，达头使来，引居沙钵略使上。以晟为车骑将军，出黄龙道[14]，赍币赐奚、霫、契丹，遣为乡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之内附。反间既行，果相猜贰。

30 始兴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与太子异母，母曰彭贵人。叔陵为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险。新安王伯固，以善谐谑，有宠于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阴求其过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为扬州刺史，事务多关涉者省阁，执事承意顺旨，即讽上进用之；微致违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惮之，乃谄求其意。叔陵好发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从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图不轨。伯固为侍中，每得密语，必告叔陵。

【注释】

①郑执(huī 挥)：人名。

②广州：治所在番禺县(今广东广州市)。

③赕(tǎn 坦)：用财物赎罪。

④大逻便：木杆可汗之子。

⑤菴逻实贵:《隋书·突厥传》作"菴逻母贵"。当从之。

⑥摄图:逸可汗之子,统东面部落。

⑦四可汗:逸可汗、木杆可汗、褥但可汗、佗钵可汗。

⑧都斤山:即今蒙古共和国境内杭爱山。

⑨独洛水:即今蒙古共和国境内土拉河。

⑩可贺敦:突厥君长称可汗,其妻称可贺敦。

⑪奚:库莫奚。我国古民族名。东胡族。 霫(xí习):我国古代部族名。匈奴别支,居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以北,人多善骑射,风俗略与契丹同。

⑫伊吾道:即汉伊吾卢地,今新疆哈密县。

⑬纛(dào道,又读dú毒):古代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⑭黄龙道:即和龙,今辽宁朝阳县。

【译文】

25 十一月,二十二日,隋朝派遣兼散骑侍郎郑抃来陈朝访问。

26 十二月,二十五日,隋主返回长安,恢复郑译的官爵。

27 陈朝广州刺史马靖,在岭南地区深得人心,所辖军队兵强马壮,铠甲精良,屡立战功。朝廷十分猜疑他,派吏部侍郎萧引前往广州观察他的动静,暗示他向朝廷交送人质。萧引接受使命,对外假称是督收岭南地区蛮、蜑等部族向朝廷交纳的财物,到了广州治所番禺,马靖立即遣送子弟入朝作人质。

28 这年,隋主下诏听任境内百姓出家为僧,并令按人口出钱,营造佛经、佛像,于是当时的习俗随风而倒,民间的佛教书籍,超过《六经》几十、上百倍。

29 突厥他钵可汗病危,对儿子庵逻说:"我哥哥木杆可汗没有立他的儿子大逻便,而传位给我。我死后,你们兄弟应该避让大逻便,由他继位。"他钵可汗去世后,国人将要遵照他的遗言拥立大逻便为可汗,但是因为他的母亲出身微贱,众人不服;而庵逻的母亲出身高贵,突厥各部首领素来尊重她。摄图最后一个来到,告诉国人说:"如果立庵逻的话,我就率领兄弟们服从他的命令;如果立大逻

便，我必定坚守边境，与他兵戎相见。”摄图年长，而且雄健勇武，国人没有谁敢抗拒他，终于立庵逻为大可汗。大逻便不被立为可汗，心中不服庵逻，常常派人去辱骂他。庵逻没有能力制服大逻便，就把可汗位让给摄图。国人都相互议论说：“四位可汗的儿子中，摄图最为贤能。”于是共同迎立摄图为大可汗，称为沙钵略可汗，居住在都斤山。庵逻退居到独洛水，称为第二可汗。大逻便对沙钵略可汗说：“我与你都是可汗的儿子，各自继承父业。可是如今你被立为大可汗，位极尊贵，而我却没有任何地位，这是为什么？”沙钵略有些惧怕，就封大逻便为阿波可汗，让他回去统领他自己的部众。另外沙钵略的叔父玷厥，在突厥国西面，称为达头可汗。四可汗各自统领自己的部众，分别坐镇四方。沙钵略可汗作战勇敢，深得众心，因此北方的各少数民族都因畏惧而归附他。

隋主即位后，对突厥恩礼微薄，突厥非常怨恨。千金公主哀痛自己宗族的覆灭，日夜向沙钵略进言，请求他为北周复仇。沙钵略因而对他的大臣们说：“我是北周宗亲，现在隋主取代北周自立为君，而我却不能制止，还有什么面目见可贺敦呢！”于是突厥与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入侵隋境。隋主对此十分忧虑，便敕令沿边境增修城堡亭障，加固长城，并派上柱国武威人阴寿镇守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守并州，驻守数万军队防备。

当初，奉车都尉长孙晟奉命送北周千金公主入突厥成婚，突厥可汗喜爱他箭法好，便留他在突厥住了整整一年，命众子弟和部落贵族同长孙晟亲近，结为朋友，希望能学到他的箭法。沙钵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称为突利设，非常得民心，为沙钵略所忌恨，他密遣心腹与长孙晟结盟。长孙晟就和处罗侯到处游猎，顺便察看突厥的山川地形和部众强弱，因此对之无不了如指掌。

及至突厥入侵隋境，长孙晟上书说：“现在华夏虽然安定，但是北方突厥仍未宾服，如果兴兵讨伐，目前还不是时候；如果置之不理，他们又时常入侵骚扰。因此我们应该周密谋划，制定出攘除外

患的办法。突厥达头可汗玷厥与沙钵略可汗摄图相比，兵虽强大但地位低下，名义上虽然臣属于摄图，其实内部的裂痕已经很明显；只要我们离间挑拨，煽动仇恨情绪，他们必定会自相残杀。另外，处罗侯这个人，是摄图的弟弟，虽然心多奸巧但势力弱小，他会用心机谋取众心，国人爱戴他，因此也遭到摄图猜忌，他内心深感不安，表面上虽然竭力掩饰，但实际怀有疑虑和恐惧。再者，阿波可汗大逻便首鼠两端，介于玷厥和摄图之间，因为惧怕摄图，受他的控制，这只是谁强大就依附谁，并没有坚定的诚心。目前我们应该远交近攻，离间强大势力，联合弱小势力。派出使节联络玷厥，劝说他与阿波可汗联合，这样摄图就会撤回南下兵马，防守本土西部地区。我们另外拉拢处罗侯，派出使节联络东边的库莫奚族、霫族，这样摄图又得抽回兵力，在本土东部地区设防。就这样，突厥在东西两面就经常发生争端，内部也离心离德，十多年后，我们再乘机征讨，定能一举灭掉它！"隋文帝看了长孙晟的奏疏，非常高兴，便召见他面谈。长孙晟一边陈述形势，一边用手描绘山川，指示突厥虚实所在，都了如指掌。文帝十分赞叹，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派遣太仆卿元晖西出伊吾道，到达头可汗住所，赐给他一面绣有狼头的大旗，达头可汗派使节到长安回访，隋朝把他的班位安排在沙钵略可汗使节之上。又命长孙晟为车骑将军，经黄龙道出塞，携带钱财赏赐库莫奚、霫、契丹等族，让他们当向导，才到达处罗侯住所。长孙晟与处罗侯推心置腹，劝他率所属部落归附隋朝。长孙晟所献反间计实行之后，突厥沙钵略可汗与其它部落果然互相猜疑，出现分裂。

30 陈朝始兴王陈叔陵，是太子陈叔宝的二弟，与太子同父异母，他的生母是彭贵人。陈叔陵任江州刺史，性情严酷狠毒阴险狡诈。新安王陈伯固因为擅长诙谐戏谑，很得皇上和太子的宠爱；陈叔陵因此嫉恨他，就暗中收集他的过失，想法治他的罪。后来陈叔陵入朝为扬州刺史，州府事务多关涉到中书、尚书两省，办事的人，如果

顺从他的意旨，他就讽喻皇上进升重用；如果稍微违逆触犯他，就必定设法诬以大罪，严重者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陈伯固惧怕他，便对他谄谀献媚，投其所好。陈叔陵喜好发掘古墓，陈伯固喜好射雉鸡，因此两人经常一起到郊外田野游玩，非常亲密，进而密谋作乱。当时陈伯固担任侍中，每当听到宫中秘密之语，必定告诉陈叔陵。

十四年

1 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与始兴王叔陵、长沙王叔坚并入侍疾。叔陵阴有异志，命典药史曰："切药刀甚钝，可砺之！"甲寅，上殂。仓猝之际，叔陵命左右于外取剑。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剑以进，叔陵怒。叔坚在侧，闻之，疑有变，伺其所为。乙卯，小敛。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锉药刀斫太子，中项，太子闷绝于地；母柳皇后走来救之，又斫后数下，乳媪吴氏自后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奋得免。叔坚手扼叔陵，夺去其刀，仍牵就柱，以其褶袖缚之。时吴媪已扶太子避贼，叔坚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杀之命。叔陵多力，奋袖得脱，突走出云龙门，驰车还东府[1]，召左右断青溪道[2]，赦东城囚以充战士，散金帛赏赐；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3]；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门招募百姓；又召诸王将帅，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单马赴之，助叔陵指挥。叔陵兵可千人，欲据城自守。

时众军并缘江防守，台内空虚。叔坚白柳后，使太子

舍人河内司马申,以太子命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入见受敕,帅马步数百趣东府,屯城西门。叔陵惶恐,遣记室韦谅送其鼓吹与摩诃,谓曰:"事捷,必以公为台辅。"摩诃绐报之曰:"须王心膂节将自来,方敢从命。"叔陵遣其所亲戴温、谭骐驎诣摩诃,摩诃执以送台,斩其首,徇东城。

叔陵自知不济,入内,沈其妃张氏及宠妾七人于井,帅步骑数百自小航渡[4],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杨路,为台军所邀。伯固见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驰骑拔刃追之,伯固复还,叔陵部下多弃甲溃去。摩诃马容陈智深迎刺叔陵僵仆[5],陈仲华就斩其首,伯固为乱兵所杀,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诸子北赐死,伯固诸子宥为庶人。韦谅及前衡阳内史彭暠、谘议参军兼记室郑信、曲签俞公喜并伏诛[6]。暠,叔陵舅也。信、谅有宠于叔陵,常参谋议。谅,粲之子也。

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2 辛酉,隋置河北道行台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于益州,以蜀王秀为尚书令。隋主惩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莅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选贞良有才望者之僚佐;以灵州刺史王韶为并省右仆射,鸿胪卿赵郡李雄为兵部尚书,左武卫将军朔方李彻总晋王府军事,兵部尚书元岩为益州总管长史。王韶、李雄、元岩俱有骨鲠名,李彻前朝旧将,故用之。

初,李雄家世以学业自通,雄独习骑射。其兄子旦让之曰:"非士大夫之素业也。"雄曰:"自古圣贤,文武不备

而能成其功业者鲜矣。雄虽不敏，颇观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及将如并省，帝谓雄曰：“吾儿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吾无北顾之忧矣。”

二王欲为奢侈非法，韶、岩辄不奉教，或自锁，或排阍切谏。二王甚惮之，每事谘而后行，不敢违法度。帝闻而赏之。

又以秦王俊为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领关东兵。

3 癸亥，以长沙王叔坚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萧摩诃为车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封绥远公，始兴王家金帛累巨万，悉以赐之。以司马申为中书通事舍人。

乙丑，尊皇后为皇太后。时帝病创，卧承香殿，不能听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众务，皆决于太后，帝创愈，乃归政焉。

丁卯，封皇弟叔重为始兴王，奉昭烈王祀。

4 隋元景山出汉口[7]，遣上开府仪同三司邓孝儒将卒四千攻甑山。镇将军陆纶以舟师救之，为孝儒所败；溳口、甑山、沌阳守将皆弃城走[8]。戊辰，遣使请和于隋，归其胡墅。

5 己巳，立妃沈氏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俨为寻阳王，叔慎为岳阳王，叔达为义阳王，叔熊为巴山王，叔虞为武昌王。

6 隋高颎奏，礼不伐丧；二月，己丑，隋主诏颎等班师。

7 三月，己巳，以尚书左仆射晋安王伯恭为湘州刺史，永阳王伯智为尚书仆射。

【注释】

①东府:即东府城,一名东城。在今江苏南京市通济门附近,临秦淮河。

②青溪道:即青溪桥通道。在今江苏南京市。青溪由玄武湖分洩,南入秦淮河。

③新林:即今江苏南京市西南西善桥镇,滨临大江。南朝时为军事、交通要地。

④小航:渡口名。胡三省注:"六朝都建业,航秦淮而渡者非一处,当朱雀门者为大航,当东府门者为小航。"

⑤马容:行军时的前驱者。胡三省注:"军行,择便于鞍马、躯干壮伟者,乘马居前,以壮军容,谓之马容。"

⑥鬼:"皓"的异体字。 典签:官名。本为处理文书的小吏。南朝以诸王出镇,由朝廷派典签辅佐,名义上是典领文书,实际上则监视诸王行动,其权力甚大,有签帅之称。

⑦汉口:汉水入江之口。

⑧溳口:在今湖北汉川县东北,即溳水入汉江之口。 沌(zhuòn 篆)阳:县名。治所在今湖北汉阳县东临嶂山下。

【译文】

十四年(壬寅,公元582年)

1 春,正月,初五,陈宣帝生病,太子陈叔宝与始兴王陈叔陵、长沙王陈叔坚一起入宫侍疾。陈叔陵暗中有异图,命令掌管药品的官吏说:"切药的刀太钝了,应该去磨锋利些。"初十,皇帝病逝。急促匆忙之中,陈叔陵命令左右到宫外取剑。左右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取来朝服上装饰用的木剑,陈叔陵见了大怒,陈叔坚在旁边,听到他说的话,怀疑将有变故,便暗中监视他的举动。十一日,陈宣帝遗体入殓,太子伏在地上哀号痛哭。陈叔陵突然抽出锉药刀砍太子,砍中颈项,太子昏倒在地;太子生母柳皇后跑来救护太子,陈叔陵又连砍她几刀。太子的奶妈吴氏从后扯住陈叔陵的胳膊肘,太子才乘机爬起来,陈叔陵又抓住太子的衣服,太子用力挣脱得免一死。

这时陈叔坚抢步上前用手扼住陈叔陵的脖子，夺去他手中的锉刀，并拖着他靠向一根柱子，就用他的长袖把捆在柱子上。这时奶妈吴氏已经扶太子出殿躲避，陈叔坚就去寻找太子，想请示他是杀掉陈叔陵，还是留下活口？陈叔陵力气大，这时乘机奋力挣脱捆绑，冲出云龙门，驾车驰还杨州治所东府城。他立即召集左右阻断青溪通道，又赦免东府城囚犯以充军士，散发金帛钱财赏赐他们；又派人前往新林，调所部兵马赶来；并亲自穿上甲胄，头戴白布帽，登上城西门招募民兵；他还征召宗室诸王和将帅，但无人应召前来，只有新安王陈伯固单枪匹马赶到，协助他指挥。陈叔陵的兵士大约有一千人，想占据东府城自守。

当时陈朝军队都部署在沿江一带防守，台城之内兵力空虚。陈叔坚报告了柳皇后，派遣太子舍人河内人司马申，用太子的命令征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入宫接受敕令，率领步、骑兵数百人赶赴东府城，驻兵在府城西门。陈叔陵惶恐不安，便派遣记室参军韦谅把他的鼓吹仪仗送给萧摩诃，并对他说："如果举事成功，我一定任命你为台阁宰辅。"萧摩诃骗韦谅说："一定要始兴王的心腹持节大将亲自前来，我才能从命。"陈叔陵于是派亲信戴温、谭骐驎来到萧摩诃军营，萧摩诃立即将他们抓起来送到台城，朝廷将他二人斩首，在东府城示众。

陈叔陵自知事情不能成功，于是回到府内，把妃子张氏以及宠妾等七人沉入井中，然后率领步、骑兵数百人从小航渡过秦淮河，想逃奔新林，再乘船渡江投降隋朝。可是走到白杨路，就被台城军队拦住。陈伯固看见朝廷大军来到，立刻躲进小巷，陈叔陵发现后驱马拔刀追赶过去，陈伯固从小巷中退回。陈叔陵的部下大多丢下武器逃散。萧摩诃的马容陈智深迎面把陈叔陵刺落马下，陈仲华上前就势割下他的首级，陈伯固则被乱兵杀死。这场叛乱从寅时开始到巳时方平定。朝廷将陈叔陵的儿子全部赐死，陈伯固的儿子免死废为平民。陈叔陵的同党记室参军韦谅以及前衡阳内史彭暠、咨议

参军兼记室郑信、典签俞公喜都被处死。彭暠是陈叔陵的舅舅。郑信、韦谅很受陈叔陵的宠信,经常为陈叔陵出谋划策。韦谅是韦粲的儿子。

十三日,陈朝皇太子陈叔宝即皇帝位,大赦天下。

十七日,隋朝在并州设置河北道行台,任命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又在益州设置西南道行台,任命蜀王杨秀为尚书令。隋文帝鉴于北周宇文氏因宗室孤弱而灭亡的教训,所以分派两个儿子各自坐镇一方。但由于二王年少,便精心挑选正直贤能而又有才干名望的人担任他们的僚佐;任命灵州刺史王韶为并州行台尚书右仆射,鸿胪卿赵郡人李雄为兵部尚书,左武卫将军朔方人李彻总管晋王府军事,又任命兵部尚书元岩为益州总管府长史。王韶、李雄、元岩都以耿直、有骨气而闻名,李彻是前朝北周的旧将,所以文帝选用这些人。

当初,李雄的家族世代都是通过文学儒业而显达,只有李雄喜欢练习骑马、射箭,他哥哥李子旦责备他说:"这不是士大夫的常业。"李雄回答说:"自古以来的圣贤,文武不兼备而能成就功业的非常少。我虽然不聪敏,但读了不少古书,只是不愿墨守章句训诂罢了。我要做到能文能武,兄长为何要责备我呢!"及至李雄将要赴并州上任,隋文帝对他说:"我儿杨广经历事情不多,因为你兼备文武全才,并省军事委托给你,我就没有北顾之忧了。"

晋王杨广、蜀王杨秀想做出奢侈违法的事,王韶、元岩总是拒绝执行二王的命令,有时自加锁铐请罪,有时推开阁门切直进谏。二王非常怕他们,凡事都先与他们商议后才实行,不敢再做违反法度的事。文帝得知后,下令奖赏他们。

隋朝又任命秦王杨俊为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统领关东兵马。

3十九日,陈朝任命长沙王陈叔坚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萧摩诃为车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封绥远公,并把始兴王

陈叔陵的亿万家产全部赏赐给萧摩诃。又任命司马申为中书通舍人。

二十一日，陈后主陈叔宝诏令尊宣帝柳皇后为皇太后。这时陈后主伤势严重，卧病承香殿，不能临朝听政。皇太后住在柏梁殿，百官大臣禀奏的种种政务，都由皇太后裁决，陈后主伤势好了，皇太后才把政务归还给他。

二十三日，陈后主册封皇弟陈叔重为始兴王，奉持昭烈王祭祀。

4 隋朝行军元帅元景山从汉口出兵，派上开府仪同三司邓孝儒率四千人攻打甑山。陈朝镇将军陆纶率领水军前往救援，被邓孝儒打败；湓口、甑山、沌阳陈朝守将全都弃城逃走。二十四日，陈朝派遣使者到隋朝求和，并归还去年夺取的胡墅城。

5 二十五日，陈后主立妃沈氏为皇后。二十七日，册封皇弟陈叔俨为寻阳王，陈叔慎为岳阳王，陈叔达为义阳王，陈叔熊为巴山王，陈叔虞为武昌王。

6 隋朝尚书左仆射高颎上奏说，依照常礼，不讨伐有国丧的国家。二月，十五日，隋主诏令高颎伐陈诸军班师回朝。

7 三月，二十五日，陈后主任命尚书左仆射晋安王陈伯恭为湘州刺史，永安王陈伯智为尚书仆射。

8 夏，四月，庚寅，隋大将军韩僧寿破突厥于鸡头山[1]，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河北山[2]。

9 丙申，立皇子永康公胤为太子。胤，孙姬之子，沈后养以为子。

10 五月，己未，高宝宁引突厥寇隋平州[3]，突厥悉发五可

汗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4]。

11 壬戌,隋任穆公于翼卒。

12 甲子,隋更命传国玺曰"受命玺"。

13 六月,甲申,隋遣使来吊。

14 乙酉,隋上柱国李光败突厥于马邑[5]。突厥又寇兰州,凉州总管贺娄子干败之于可洛峘[6]。

15 隋主嫌长安城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纳言苏威劝帝迁都,帝以初受命,难之;夜,与威及高颎共议。明旦,通直散骑庾季才奏曰:"臣仰观乾象,俯察图记,必有迁都之事。且汉营此城,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帝愕然,谓颎、威曰:"是何神也!"太师李穆亦上表请迁都。帝省表曰:"天道聪明,已有征应;太师人望,复抗此请;无不可矣。"丙申,诏高颎等创造新都于龙首山[7]。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恺,忻之弟也。

16 秋,七月,辛未,大赦。

17 九月,丙午,设无导大会于太极殿[8],舍身及乘舆御服。大赦。

18 丙午,以长沙王叔坚为司空,将军、刺史如故。

19 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突厥。

20 十二月,丙子,隋命新都曰大兴城。

21 乙酉,隋遣沁源公虞庆则屯弘化以备突厥[9]。

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将兵二千,与突厥沙钵略可汗遇于周槃,沙钵略有众十余万,军中大惧。长儒神色慷慨,且

战且行，为虏所冲，散而复聚，四面抗拒。转斗三日，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欧之，手皆骨见，杀伤万计。虏气稍夺，于是解去。长儒身被五疮，通中者二；其战死者什八九。诏以长儒为上柱国，余勋回授一子。

时柱国冯昱屯乙弗泊[10]，兰州总管叱列长叉守临洮[11]，上柱国李崇屯幽州[12]，皆为突厥所败。于是突厥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入寇[13]，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14]，六畜咸尽。

沙钵略更欲南入，达头不从，引兵而去。长孙晟又说沙钵略之子染干诈告沙钵略曰："铁勒等反[15]，欲袭其牙。"沙钵略惧，回兵出塞。

22 隋主既立，待遇梁主，恩礼弥厚。是岁，纳梁主女为晋王妃，又欲以其子琟尚兰陵公主。由是罢江陵总管，梁主始得专制其国。

【注释】

①鸡头山：一作崆峒山。在今宁夏隆德县东。

②河北山：即今内蒙古狼山与阴山的合称。

③平州：治所在今河北卢龙县北。

④五可汗：沙钵略可汗、第二可汗、达头可汗、阿波可汗、贪汗可汗。

⑤李光：当作"李充"。　马邑：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

⑥可洛峐(gāi 该)：山名。在今甘肃武威县。

⑦龙首山：在今陕西西安市及其南北一带。北起渭河，南止樊川。

⑧导：与"碍"同。无导大会即无遮大会。

⑨弘化：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

⑩乙弗泊：今青海西宁市。

⑪临洮:郡名。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县。

⑫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

⑬木硖:在今甘肃环县。 石门:在今甘肃固原。

⑭金城: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 上郡:治所在今陕西富县。 延安:郡名。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城东延河东岸。

⑮铁勒: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名。其先为匈奴之苗裔,部族甚多。南北朝时为突厥所并,北魏时也称敕勒、高车部。

【译文】

8 夏,四月,十七日,隋朝大将军韩僧寿在鸡头山打败突厥军队,上柱国李充在河北山打败突厥军队。

9 二十三日,陈后主册立皇子永康公陈胤为皇太子。陈胤是孙姬的儿子,沈皇后收养为自己的儿子。

10 五月,十六日,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招引突厥军队进犯隋朝平州,突厥出动了五可汗的全部军队共计四十万人侵入长城。

11 十九日,隋朝任穆公于翼逝世。

12 二十一日,隋朝改传国玺名为"受命玺"。

13 六月,十二日,隋朝派遣使者来陈朝吊唁。

14 十三日,隋朝上柱国李光在马邑打败突厥军队。突厥军队又进犯兰州,隋朝凉州总管贺娄子干在可洛峻打败了它。

15 隋主嫌长安宫城规模小,且宫中常出现妖异现象。纳言苏威劝文帝迁都,文帝因为受命登基不久,认为迁都比较困难。入夜,文帝与苏威、高颎一起商议。第二天早上,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上奏说:臣仰观天象,俯察图记,看来最近必定有迁都的事情发生。况且从汉朝初年营建此城以来,至今已有八百多年,水质变咸,不再适合饮用。希望陛下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早作迁都的打算。"文帝听了十分惊讶,对高颎、苏威说:"这事多神奇啊!"太师李穆也上表请求迁都。文帝看了他的表章后说:"天道神明,已经有了征兆应验;太师是众望所归,又上表坚决请求迁都,看来没有什么不可以了。"

二十四日，诏令高颎等人负责在龙首山一带建造新宫城。因为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在工程建筑方面构思巧妙，便任命他担任营建新都的副监。宇文恺是宇文忻的弟弟。

16 秋，七月，二十九日，陈朝大赦天下。

17 九月，初五，陈朝在太极殿举行佛教布施天下的无遮大法会，陈后主舍身寺庙并捐献了天子车驾、衣服。又大赦天下。

18 初五，陈后主任命长沙王陈叔坚为司空，并兼骠骑将军、扬州刺史原职。

19 冬，十月，初三，隋朝皇太子杨勇率军驻扎咸阳，防备突厥入侵。

20 十二月，初七，隋朝命名新都叫大兴城。

21 十六日，隋朝派遣沁源县公虞庆则率军驻扎弘化郡，防备突厥入侵。

隋朝行军总管达奚长儒率兵两千人，与突厥沙钵略可汗在周槃遭遇，沙钵略部众有十多万人，因众寡悬殊，隋军官兵大为恐惧。达奚长儒神色镇定慷慨激昂，一边战一边走，队伍遭突厥军队冲击，几次冲散又几次重新聚合，四面抵抗，奋勇杀敌。转战三天，日以继夜，总共交锋搏战十四次，所有的兵器都已用尽，士兵使用拳头殴打敌人，手都皮开肉绽露出了骨头，杀伤敌人一万多。突厥军队锐气逐渐丧失，于是解围而去。达奚长儒身上受了五处伤，其中重伤两处；部下士卒十分之九都死伤。隋文帝下诏进升达奚长儒为上柱国，并把他的余勋授给他的一个儿子。

当时隋朝柱国冯昱率军驻扎乙弗泊，兰州总管比利长叉率军镇守临洮，上柱国李崇率军驻扎幽州，他们都被突厥打败。于是突厥纵兵从木硖、石门分两路入侵，武盛、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郡的牲畜都被劫掠一空。

沙钵略可汗还想南侵，达头可汗不从，率兵离去。长孙晟又劝说沙钵略可汗的儿子染干，让他谎报沙钵略说："铁勒等部族起兵

造反，要袭击您的牙帐。"沙钵略怕了，于是退兵出塞。

22 隋主即位后，对待梁主恩礼更厚。这年，礼聘梁主女儿为晋王杨广妃。又想把兰陵公主许配给梁主的儿子萧琮。于是废除江陵总管，梁主这才得以全权统治梁国。

长城公上[1]

至德元年

1 春，正月，庚子，隋将入新都，大赦。

2 壬寅，大赦，改元。

3 初，上病创，不能视事，政无大小，皆决于长沙王叔坚，权倾朝廷。叔坚颇骄纵，上由忌之。都官尚书山阴孔范，中书舍人施文庆，皆恶叔坚而有宠于上，日夕求其短，构之于上。上乃即叔坚骠骑将军本号，用三司之仪，出为江州刺史。以祠部尚书江总为吏部尚书。

4 癸卯，立皇子深为始安王。

5 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6 癸酉，遣兼散骑常侍贺彻等聘于隋。

7 突厥寇隋北边。

8 癸巳，葬孝宣皇帝于显宁陵，庙号高宗。

9 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司马申既掌机密，颇作威福，多所谮毁。能候人主颜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谮之；附己者，因机进之。是以朝廷内外，皆从风而靡。

上欲用侍中、吏部尚书毛喜为仆射，申恶喜强直，言

于上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时称陛下有酒德，请逐去宫臣，陛下宁忘之邪？"上乃止。

上创愈，置酒于后殿以自庆，引吏部尚书江总以下展乐赋诗。既醉而命毛喜。于时山陵初毕，喜见之，不怿，欲谏，则上已醉。喜升阶，阳为心疾，仆于阶下，移出省中。上醒，谓江总曰："我悔召毛喜，彼实无疾，但欲阻我欢宴，非我所为耳。"乃与司马申谋曰："此人负气，吾欲乞鄱阳兄弟[2]，听其报仇，可乎？"对曰："彼终不为官用[3]，愿如圣旨。"中书通事舍人北地傅縡争之曰："不然。若许报仇，欲置先皇何地？"上曰："当乞一小郡，勿令见人事耳。"乃以喜为永嘉内史。

10 三月，丙辰，隋迁于新都。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4]，减役者每岁十二番为二十日役，减绸绢一匹为二丈。周末权酒坊、盐池、盐井，至是皆罢之。

秘书监牛弘上表[5]，以"典籍屡经丧乱，率多散逸。周氏聚书，仅盈万卷。平齐所得，除其重杂，裁益五千。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为国之本，莫此为先。岂可使之流落私家，不归王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6]。"隋主从之。丁巳，诏购求遗书于天下，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

【注释】

①长城公：即陈后主，公元582年—589年在位。名叔宝，字元秀，小字黄

奴，陈宣帝嫡长子。公元589年，隋兵入建康(今江苏南京)，他躲在井中，被俘。公元604年在洛阳病死，赠长城县公。

②鄱阳兄弟：胡三省注："鄱阳兄弟，世祖诸子也。高宗之篡，杀刘师知、韩子高、到仲举父子以及始兴王伯茂，皆毛喜之谋。后主怒喜，欲以喜乞鄱阳兄弟，听其报仇，于臣为不君，于父为不子。"

③官：陈朝臣子称其君为官。

④二十一成丁：北周之制，民年十八成丁。现增加三岁。

⑤秘书监：官名。南北朝末期以后为秘书省长官，掌图书著作等事。

⑥观阁：指古代国家书库、图书馆。汉代东观、天禄阁、石渠阁都为藏书之所，故称。

【译文】

长城公上

至德元年(癸卯，公元583年)

1 春，正月，初一，隋朝准备迁入新都大兴城，大赦境内。

2 初三，陈朝大赦境内，改年号为至德。

3 当初，陈后主由于受伤，不能临朝治事，朝廷政务不论大小都由长沙王陈叔坚裁决处理，陈叔坚权倾朝廷。陈叔坚颇为骄横，陈后主因此猜忌他。都官尚书山阴人孔范、中书舍人施文庆都厌恶陈叔坚，而受到陈后主的宠信，他们朝夕搜集陈叔坚的过失，捏造罪状向陈后主进谗陷害他。于是陈后主就让陈叔坚以骠骑将军称号，用三司的仪仗，外放为江州刺史。另任命祠部尚书江总为吏部尚书。

4 初四，陈后主册立皇子陈深为始安王。

5 二月，初一，出现日食。

6 初五，陈朝派遣兼散骑常侍贺彻等访问隋朝。

7 突厥侵犯隋朝北部边境。

8 二十五日，陈朝葬孝宣皇帝于显宁陵，庙号为高宗。

9 陈朝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司马申掌管机密后，肆意作威

作福，经常向陈后主诬陷诽谤别人。他善于看陈后主的脸色行事。凡有不顺从自己的，定要进谗言加以诬陷，如果是依附自己的，就借机进升他。因此朝廷内外顺风而倒，很多人巴结他。

陈后主想任用侍中、吏部尚书毛喜为尚书仆射，司马申讨厌毛喜刚强正直，便对陈后主说："毛喜是臣的内兄，他在高宗宣帝时曾说过陛下酗酒成性，并请求驱逐陛下东宫的一批侍臣，陛下难道忘了吗？"陈后主便不用毛喜为尚书仆射。

陈后主伤势痊愈，在后殿置办酒宴为自己庆贺，让吏部尚书江总以下的公卿大臣陈列音乐，赋诗助兴。陈后主酒醉以后，命毛喜赋诗。当时陈宣帝下葬不久，毛喜见陈后主竟如此饮酒作乐，心中非常不高兴；他想要谏止，但陈后主已经酒醉。毛喜便慢慢升阶，假装心病发作，倒在阶下，被人抬出宫中。陈后主酒醒后，对江总说："我后悔召毛喜赴宴，他其实没病，只是想阻止我酣饮，认为我所作所为不对。"于是和司马申商议道："这个人负气使性，我想借助于鄱阳王兄弟，让他们找毛喜报仇，可以吗？"司马申回答说："毛喜终究不会为陛下所用，愿按照陛下旨意去做。"中书通事舍人北地人傅縡争辩说："不能这样。如果允许鄱阳王向毛喜报仇，将置先皇于何地？"陈后主说："那就把毛喜外放到一个小郡，不让他见到朝廷宫中之事。"于是任命毛喜为永嘉内史。

10三月，十八日，隋朝迁入新都大兴城。

隋朝颁布法令，规定平民百姓二十一岁为成年人，服徭役由每年三十天减为二十天，不服役的纳绢四丈减为两丈。北周末年官府专营酒坊、盐池、盐井，到这时，隋文帝下诏解除这些禁令。

隋朝秘书监牛弘上表，认为"官府收藏的典籍几经战乱，大多散失。原北周朝廷收集的典籍，仅有一万多卷。平定北齐时得到的典籍，除掉重复的，也只增加了五千卷。大规模收集典籍，只有在圣明之世才能办到。治理国家的根本，莫不以收集典籍为首要之务。岂可使典籍长期流落私家，而不集中于官府朝廷呢！必须以陛下的

天威来敦促献书，并给予献书者一定的酬赏，那么奇书秘籍必能送至，国家书库就会收藏丰富。”隋主采纳了他的建议。十九日，下诏向全国各地征求散逸书籍，每献书一卷，赏绢一匹。

11 夏，四月，庚午，吐谷浑寇隋临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战，败死；汝州总管梁远击走之。又寇鄯州[1]，州兵击走之。

12 壬申，隋以尚书左仆射赵煚兼内史令。

13 突厥数为隋寇。隋主下诏曰：“往者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遂安危，盖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也。朕以为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节之以礼，不为虚费，省徭薄赋，国用有余。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为耕织；清边制胜，成策在心。凶丑愚暗，未知深旨，将大定之日，比战国之时；乘昔世之骄，结今时之恨。近者尽其巢窟，俱犯北边，盖上天所忿，驱就齐斧[2]，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待子之朝[3]，宁劳渭桥之拜！”

于是命卫王爽等为行军元帅，分八道出塞击之。爽督总管李充等四将出朔州道，己卯，与沙钵略可汗遇于白道[4]，李充言于爽曰：“突厥狃于骤胜，必轻我而无备，以精兵袭之，可破也。”诸将多以为疑，唯长史李彻赞成之，遂与充帅精骑五千掩击突厥，大破之。沙钵略弃所服金甲，

潜草中而遁。其军中无食，粉骨为粮，加以疾疫，死者甚众。

幽州总管阴寿帅步骑十万出卢龙塞[5]，击高宝宁。宝宁求救于突厥，突厥方御隋师，不能救。庚辰，宝宁弃城奔碛北，和龙诸县悉平。寿设重赏以购宝宁，又遣人离其腹心；宝宁奔契丹，为其麾下所杀。

14 己丑，郢州城主张子讥遣使请降于隋，隋主以和好，不纳。

15 辛卯，隋主遣兼散骑常侍薛舒、兼散骑常侍王劭来聘。劭，松年之子也[6]。

16 癸巳，隋主大雩。

17 甲子[7]，突厥遣使入见于隋。

18 隋改度支尚书为民部，都官尚书为刑部[8]。命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废光禄、卫尉、鸿胪寺及都水台。

19 五月，癸卯，隋行军总管李晃破突厥于摩那度口[9]。

20 乙巳，梁太子琮入朝于隋，贺迁都。

21 辛酉，隋主祀方泽。

22 隋秦州总管窦荣定帅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与突厥阿波可汗相拒于高越原[10]，阿波屡败。荣定，炽之兄子也。

前上大将军京兆史万岁，坐事配敦煌为戍卒，诣荣定军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壬戌，将战，荣定遣人谓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杀之！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

负耳。"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遣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不敢复战,遂请盟,引军而去。

长孙晟时在荣定军中为偏将,使谓阿波曰:"摄图每来,战皆大胜。阿波才入,遽即奔败,此乃突厥之耻也。且摄图之与阿波,兵势本敌。今摄图日胜,为众所崇;阿波不利,为国生辱。摄图必当以罪归阿波,成其宿计,灭北牙矣。愿自量度,能御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谓之曰:"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计也,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遣使随晟入朝。

沙钵略素忌阿波骁悍;自白道败归,又闻阿波贰于隋,因先归,袭击北牙,大破之,杀阿波之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达头。达头大怒,遣阿波帅兵而东,其部落归之者将十万骑,遂与沙钵略相攻,屡破之,复得故地,兵势益强。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沙钵略夺其众而废之,贪汗亡奔达头。沙钵略从弟地勤察,别统部落,与沙钵略有隙,复以众叛归阿波。连兵不已,各遣使诣长安请和求援。隋主皆不许。

【注释】

①鄯州:治所在今青海贵德县。

②齐(zī资)斧:同"赍斧"。利斧。

③"何用"两句: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遣子入侍,并来长安朝拜。

④白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为河套东北地区通往阴山以北的

交通要道。北魏时南谷口有白道城，城北有白道岭、白道川。

⑤卢龙塞：在今河北喜峰口附近一带。古有塞道，自今河北蓟县东北经遵化，循滦河河谷，折东趋大凌河流域，为河北平原通向东北的交通要道。

⑥松年：王松年，仕北齐为通直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北齐书》卷35有传。

⑦甲子：据《隋书·高祖纪》开皇三年，应作"甲午"。甲午为四月二十七日。

⑧"隋改"两句：三省形成于东汉三国时代，至隋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六部即尚书省下属的吏部、礼部、兵部、民部、刑部、工部。三省六部为隋唐时期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和贯彻执行。

⑨摩那度山：在今新疆乌鲁木齐市北。

⑩高越原：在今内蒙古阿拉善右旗东部和甘肃民勤县西部一带。

【译文】

11 夏，四月，初三，吐谷浑侵犯隋朝临洮郡。洮州刺史皮子信率军出战，战败阵亡；汝州总管梁远击退了入侵之敌。吐谷浑又侵犯廓州，廓州兵将它击退。

12 初五，隋朝任命尚书右仆射赵煚兼任内史令。

13 突厥多次侵隋境。隋主下诏说："以前北周、北齐两国对峙，分裂华夏，突厥与两国都通使往来。周人忧虑东面，害怕北齐与突厥友好太深；北齐担心西面，怕北周与突厥邦交深厚；都认为突厥的意态动向，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这是因为两国对峙，大敌当前，双方想减轻自己另一边防的威胁。朕以为重敛百姓，多聚财物赠送突厥，突厥也未曾感恩，反而助长了突厥不断入侵。所以，朕对突厥按照礼法加以节制，不虚费钱财贿赂他们；这样就可以轻徭薄赋，国家财用也有盈余。把原来准备送给突厥的财物，用来赏赐将士；这样就可以减省往来运输的民伕役徒，使他们能够专心务农；消除边患，克敌制胜，我们心中已有成功的把握。突厥凶顽愚昧，根本不懂得深刻的道理，将天下大定的今日，当作是称雄争霸的战国之时，

凭借前代养成的骄气,结下今日的仇恨。近来又倾巢出动,大举入侵我北方边境,这是上天震怒,驱赶他们来挨利斧。诸位将帅这次出征,兼具讨伐凶残和安抚两方面目的,如有投降的就予以接纳,有敢于顽抗的就加以消灭,使突厥再不敢有南侵的念头,永远畏服我大隋的威刑。何必要沙钵略可汗派遣儿子入朝为质,他也无须亲自来长安朝拜!"

于是任命卫王杨爽等人为行军元帅,兵分八路出塞攻打突厥。杨爽命行军总管李充等四将由朔方道出塞,十二日,与突厥沙钵略可汗在白道遭遇,李充向杨爽献策说:"突厥近来多次侵犯得胜,必轻视我军而不加防备,如果我们用精兵突袭,定能破敌。"众将领多认为值得怀疑,只有元帅府长史李彻赞成他的计策。于是与李充一起带领精锐骑兵五千人,出敌不意,突然袭击,大败突厥军队。沙钵略可汗丢弃所穿金甲,潜伏于深草之中才得以逃脱。突厥军中缺乏粮食,只好粉碎尸骨,以充粮食,加上疾病流行,饿死病死的人很多。

幽州总管阴寿统率步骑兵十万人出卢龙塞,进击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高宝宁向突厥求救,突厥正在全力抵御隋军,不能派兵救援。十三日,高宝宁放弃和龙城,逃奔大漠以北,和龙所属各县全部平定。阴寿悬重赏购求高宝宁,又派人离间他的心腹;高宝宁逃奔契丹,在途中被他的部下杀死。

14 二十二日,陈朝郢州城主张子讥派遣使者向隋朝请求投降,隋主因为陈隋两国和好,不予接纳。

15 二十四日,隋主派遣兼散骑常侍薛舒、兼通直散骑常侍王劭来陈朝访问。王劭是王松年的儿子。

16 二十六日,隋主举行祈雨祭祀。

17 二十七日,突厥派遣使节入隋朝见。

18 隋朝改度支尚书为民部,都官尚书为刑部。又令尚书左仆射分判吏、礼、兵三部事务,尚书右仆射分判民、刑、工三部事务。废除

光禄、卫尉、鸿胪三寺和都水台。

19 五月，初六，隋朝行军总管李晃在摩那度口打败突厥军队。

20 初八，梁国太子萧琮入隋朝见。祝贺隋朝迁都。

21 二十四日，隋主祭祀方泽。

22 隋朝秦州总管窦荣定率领九位总管共率步骑兵三万人西出凉州，在高越原与突厥阿波可汗激战，阿波可汗屡战屡败。窦荣定是太傅窦炽哥哥的儿子。

前上大将军京兆人史万岁，因罪案牵连被发配到敦煌为戍卒，他来到窦荣定军营，请求为国立功效命，窦荣定久闻史万岁勇名，见面后非常高兴。二十五日，双方将要交战，窦荣定派人对突厥说："上卒有什么罪过，而让他们在战场上被杀！今天双方只要各遣一名壮士以决胜负。"突厥同意，于是派出一名骑将挑战，窦荣定派史万岁出马应战，史万岁驰马斩敌携其首级而还。突厥大惊，不敢再战，于是请求议和，然后收兵而退。

长孙晟这时在窦荣定军中担任偏将，他派人对阿波可汗说："沙钵略可汗摄图每次来犯，都获大胜，而你阿波刚入隋境，很快就战败而逃，这是突厥的耻辱。况且摄图与你阿波的兵力本来势均力敌，如今摄图经常获胜，为国人所崇敬，而你却一战就败，为突厥带来耻辱。摄图必然要把罪名加在你头上，了却他的宿愿，灭掉你阿波可汗在他之北的牙帐。希望自己估量一下，你能抵御住摄图吗？"阿波可汗的使者来到隋营，长孙晟又对他说："现在达头可汗和隋朝联合，而摄图不能控制他，阿波可汗为何不依附大隋天子，连结达头可汗，相合就势大力强，这是保全自己的万全之计。这难道不比丧兵负罪回到摄图牙帐，任他羞辱宰杀要好得多吗？"阿波可汗认为长孙晟说得对，就派遣使者随长孙晟入隋请和。

沙钵略可汗素来忌恨阿波可汗骁勇强悍，他从白道败归，又听说阿波可汗背叛自己，暗中归附隋朝，于是先期回国，袭击北边阿波可汗牙帐，大败阿波可汗部众，杀了他的母亲。阿波可汗回去后，

没有归处，只得西奔达头可汗。达头可汗勃然大怒，便派阿波可汗率军东进。阿波可汗失散的部众纷纷前来归附，将达十万骑兵。于是阿波可汗就与沙钵略可汗交战，屡战屡捷，打败了沙钵略可汗，收复了失地，兵势更加强盛。贪汗可汗一向与阿波可汗友好和睦，沙钵略可汗吞并了他的部众并废黜了他，贪汗可汗逃奔达头可汗。沙钵略可汗的从弟地勤察另统有部落，他与沙钵略可汗有矛盾，就率领部落叛归阿波可汗。于是双方交战不已，后来，阿波可汗、沙钵略可汗都派使者到长安向隋朝请和求援，隋主都不准许。

23 六月，庚辰，隋行军总管梁远破吐谷浑于尔汗山[1]。

24 突厥寇幽州，隋幽州总管广宗壮公李崇帅步骑三千拒之。转战十余日，师人多死，遂保砂城[2]。突厥围之，城荒颓，不可守御，晓夕力战，又无所食，每夜出掠虏营，得六畜以继军粮，突厥畏之，厚为其备，每夜中结陈以待之。崇军苦饥，出辄遇敌，死亡略尽，及明，奔还城者尚百许人，然多重伤，不堪更战。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谓崇曰："若来降者，封为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丧师徒，罪当万死。今日效命，以谢国家。汝俟吾死，且可降贼，便散走，努力还乡。若见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陈，复杀二人，突厥乱射，杀之。秋，七月[3]，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摇为幽州总管。命崇子敏袭爵。

敏娶乐平公主之女娥英[4]，诏假一品羽仪，礼如尚帝女。既而将侍宴，公主谓敏曰："我以四海与至尊，唯一婿，当为尔求柱国；若余官，汝慎勿谢。及进见，帝授以仪同及

开府，皆不谢。帝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于其婿韦而惜官乎！今授汝柱国。"敏乃拜而蹈舞。

25 八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26 长沙王叔坚未之江州，复留为司空，实夺之权。

27 壬午，隋遣尚书左仆射高颎出宁州道[5]，内史监虞庆则出原州道[6]，以击突厥。

28 九月，癸丑，隋大赦。

29 冬，十月，甲戌，隋废河南道行台省，以秦王俊为秦州总管，陇右诸州尽隶焉。

30 丁酉，立皇弟叔平为湘东王，叔敖为临贺王，叔宣为阳山王，叔穆为西阳王。

31 戊戌，侍中建昌侯徐陵卒。

32 癸丑，立皇弟叔俭为安南王，叔澄为南郡王，叔兴为沅陵王，叔韶为岳山王，叔纯为新兴王。

33 十一月，遣散骑常侍周坟、通直散骑常侍袁彦聘于隋。帝闻隋主状貌异人，使彦画像而归。帝见，大骇曰："吾不欲见此人。"亟命屏之。

34 隋既班律令，苏威屡欲更易事条，内史令李德林曰："修律令时，公何不言？今始颁行，且宜专守，自非大为民害，不可数更。"

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曰："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

易得贤良。"苏威亦请废郡。帝从之。甲午,悉罢诸郡为州。

【注释】

①尔汗山:在今青海省青海东面。

②砂城:在今河北大兴县北。

③七月:据章钰校记,十二行本、乙十一行本等"月"下有"辛丑"二字。按:《隋书·高祖纪》任命周摇为"七月辛丑"。辛丑为初五。

④乐平公主:即杨坚之女,周宣帝皇后,隋文帝杨坚受禅,改封她为乐平公主。

⑤宁州道:今甘肃宁县。

⑥原州道:今宁夏固原县。

【译文】

23 六月,十四日,隋朝行军总管梁远在尔汗山打败吐谷浑的军队。

24 突厥入侵幽州,隋朝幽州总管广宗壮公李崇率步骑兵三千人抵抗敌军。转战十多天,隋军伤亡惨重,退保砂城。突厥军包围砂城,砂城荒废颓坏,无法据城抗敌,加上日夜苦战,又没有可吃的东西,隋军只得每天夜里去劫掠敌军营,夺取牛羊等六畜充作军粮,突厥军队畏惧,便严加戒备,每夜集结战阵等待隋军。李崇军队苦于饥饿,仍派兵去劫营,碰上敌人,结果死亡殆尽,到了天明,逃回城来的还有一百多人,但大多身负重伤,不能再作战。突厥想使隋军投降,就派遣使者对李崇说:"如果来投降,就封你为特勒。"李崇知道难逃一死,就对部下士卒说:"我李崇丧失师旅,罪该万死。今日准备牺牲生命,来向国家谢罪。你们等我死后,可暂时投降敌军,然后乘机分散逃走,争取还乡。如果能见到皇上,请奏告我李崇为国捐躯的心意。"于是拔刀而出,冲入敌阵,连杀二人,突厥军队乱箭齐发,将李崇射死。秋 七月,初五,隋朝任命豫州刺史代郡人周

摇为幽州总管。又命令李崇的儿子李敏承袭父爵为广宗公。

李敏娶乐平公主的女儿娥英为妻，隋文帝诏令赐给一品羽仪，礼仪和娶皇帝女儿相同。后来李敏将入宫侍隋文帝宴饮，乐平公主便对李敏说："我把天下都让给了皇上，现在只有你这一个女婿，当替你求得柱国高官；如果皇上授予你别的官，你千万不要拜谢。"待李敏进宫见了隋文帝，隋文帝先授予他仪同三司，后又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李敏都不拜谢。于是隋文帝说："乐平公主对我有大功，我怎么能对她的女婿舍不得授予高官呢！现在就授予你柱国。"李敏这才跪拜谢恩。

25 八月，初一，出现日食。

26 陈朝长沙王陈叔坚还没有到江州赴任，陈后主又留他在京师担任司空，实际上是削夺他的实权。

27 十六日，隋朝派尚书左仆射高颎出宁州道，内史监虞庆则出原州道，兵分两路，攻打突厥。

28 九月，十八日，隋朝大赦境内。

29 冬，十月，初九，隋朝废除河南道行台省，任命秦王杨俊为秦州总管，陇右各州统归秦王管辖。

30 丁酉日，陈后主册立皇弟陈叔平为湘东王，陈叔敖为临贺王，陈叔宣为阳山王，陈叔穆为西阳王。

31 戊戌日，陈朝侍中建昌侯徐陵逝世。

32 癸丑日，陈后主册立皇弟陈叔俭为安南王，陈叔澄为南郡王，陈叔兴为沅陵王，陈叔韶为岳山王，陈叔纯为新兴王。

33 十一日，陈朝派遣散骑常侍周坟、通直散骑常侍袁彦访问隋朝。陈后主听说隋主相貌与常人不一样，就让袁彦画下隋主的像将其带回。陈后主见了画像非常害怕，说："我不想看到这个人。"急忙命人把画像拿走。

34 隋朝已经颁布新律令，纳言苏威屡次要修改其中某些条款，内史令李德林说："修定律令时，您为什么不早说？现在新律令刚刚

颁行,就应该严格遵守,除非是对人民有严重伤害的条款,否则不能轻易更改。"

隋朝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上奏说:"我发现当今郡县,比古代增多一倍。有的地方,方圆不到百里,境内却设置数县;有的地方,人家不满千户,却设置两郡管辖。白吃俸禄而不理事的官吏既多,资财费用的开支也日益增加;差役吏卒成倍增多,租调收入逐年减少;人民少,官吏多,十只羊却有九个牧人。目前应该保留重要的官职而裁减闲散的冗员,把小的郡县合并为大的郡县。这样,国家就不会浪费冗员俸禄,选拔官吏也容易得到贤才。"纳言苏威也请求废郡。隋文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甲午日,隋文帝诏令废除天下诸郡,郡并为州。

35 十二月,乙卯,隋遣兼散骑常侍曹令则、通直散骑常侍魏澹来聘[1]。澹,收之族也。

36 丙辰,司空长沙王叔坚免。叔坚既失恩,心不自安,乃为厌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书告其事,帝召叔坚,囚于西省,将杀之,令近侍宣敕数之。叔坚对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亲媚耳。臣既犯天宪,罪当万死。臣死之日,必见叔陵,愿宣明诏,责之于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37 隋以上柱国窦荣定为右武卫大将军。荣定妻,隋主姊安成公主也。隋主欲以荣定为三公,辞曰:"卫、霍、梁、邓,若少自贬损,不至覆宗。"帝乃止。

帝以李穆功大,诏曰:"法备小人,不防君子。太师申

公，自今虽有罪，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

礼部尚书牛弘请立明堂，帝以时事草创，不许。

帝览刑部奏，断狱数犹至万，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唯定留五百条，凡十二卷。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员。

38 隋主以长安仓廪尚虚，是岁，诏西自蒲、陕，东至卫、汴，水次十三州，募丁运米。又于卫州置黎阳仓[2]，陕州置常平仓[3]，华州置广通仓[4]，转相灌输。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长安。

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治书侍御史柳彧上表曰：“昔汉光武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后，无所任职。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干子前任赵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杀，余种秽良田。’干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众，非其所解。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帝善之。干子竟免。

彧见上勤于听受，百僚奏请，多有烦碎，上疏谏曰：“臣闻上古圣帝，莫过唐、虞，不为丛脞[5]，是谓钦明。舜任五臣，尧咨四岳，垂拱无为，天下以治。所谓劳于求贤，逸于任使。比见陛下留心治道，无惮疲劳，亦由群官惧罪；不能自决，取判无旨，闻奏过多。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6]，夜分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伏愿察臣至言，少减烦务，若经国大

事，非臣下裁断者，伏愿详决，自余细务，责成所司；则圣体尽无疆之寿，臣下蒙覆育之赐。”上览而嘉之，因曰：“柳彧直士，国之宝也。”

彧以近世风俗⑦，每正月十五夜，然灯游戏，奏请禁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赀破产，竟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⑧。秽行因此而成，盗贼由斯而起，因循弊风，曾无先觉。无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天下，并即禁断。”诏从之。

【注释】

①魏澹(dàn 淡)：人名。

②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西南。

③常平仓：在今河南陕县。

④广通仓：在今陕西华阴县东北渭河入黄河口处。隋炀帝初年改名永丰仓。

⑤丛脞(cuǒ)：细碎小事。

⑥旰(gàn)：晚。

⑦近世风俗：胡三省注：“上元燃灯，或云以汉祠太一自昏至昼故事，此说非也。梁简文帝有《列灯诗》，陈后主有《光璧殿遥咏山灯诗》，则柳彧所谓近世风俗是也。”

⑧缁(zī 资)素：缁，指僧徒。僧徒穿浅黑色僧服。素指俗众。

【译文】

35 十二月，二十二日，隋朝派遣兼散骑常侍曹令则、通直散骑常侍魏澹来陈朝访问。魏澹是魏收同族的人。

36 二十三日，陈朝司空、长沙王陈叔坚被免职。陈叔坚失去陈后

主的恩宠之后，心中不安，便搞厌魅邪术，祭祀日月以祈求福祐。有人上书告发这件事，陈后主就召来陈叔坚，把他囚禁在中书省，准备将他处死，先令侍卫近臣宣读敕书，数落他的罪过。陈叔坚回答说："我的本心，本无他意，只是想求亲近讨好陛下而已。如今我既然犯了国法，罪该万死。我死的时候，必定会在阴间见到陈叔陵，我希望向他宣读陛下的诏令，在九泉之下去谴责他。"陈后主于是赦免了他的死罪，只免其官职。

37 隋朝任命上柱国窦荣定为右武卫大将军。窦荣定的妻子是隋文帝的姐姐安成公主。隋文帝想任命窦荣定为三公，他推辞说："汉代卫氏、霍氏、梁氏、邓氏四姓外戚，如果能稍微减损抑制自己，也就不至于覆宗灭族。"隋文帝听了这番话，于是作罢。

隋文帝因为太师李穆功劳大，下诏书说："制定法律是为了防备小人，而不是防备君子。太师申公李穆，从今以后即使有罪，只要不是谋反，纵然有百死之罪，也不加追究案问。"

礼部尚书牛弘请求建立明堂，隋文帝因为政权初立，许多事都在草创之中，没有同意。

隋文帝审阅刑部奏章，发现断狱结案之数多达上万。认为律令还是过于严密，所以人们多触法网而获罪。于是又敕令纳言苏威、礼部尚书牛弘等人重新修订新律令，删除死罪八十一条，流刑一百五十四条，徒刑、杖刑等一千余条，只确定保留五百条，共计十二卷。自这次修订之后，隋朝法律简明切要，疏而不漏。仍设置博士弟子员额。

38 隋文帝因为京师长安仓库粮食储备不多，这年，下诏令西起蒲州、陕州，东至卫州、汴州等沿河流水域十三州招募丁壮运米。又在卫州设置黎阳仓，在陕州设置常平仓，在华州设置广通仓，由水路依次转运。漕运潼关以东地区和汾州、晋州的粟米供给长安。

当时州刺史多用武将担任，大多不称职。治书侍御史柳彧上表说："从前汉光武帝与二十八将一起披荆斩棘，平定天下，及至功成

业就之后，二十八将都未任职。臣拜读陛下诏书，任命上柱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和干子以前任赵州刺史时，老百姓用歌谣嘲讽他道：'老禾不早割除，落种荒芜良田。'和干子擅长骑马射箭、带兵打仗；至于治理民众，他并不了解。陛下如果要优礼尊崇年老功臣，自可多赐给他金帛钱财；如果让他任州牧刺举郡县官吏，那么于国于民会造成极大损失。"隋文帝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和干子因此被免除刺史职务。

柳彧见皇上忙于听受群臣奏请，而百官奏请裁行的事情，大多是烦琐细碎杂务，于是上疏劝谏说："我听说上古圣明帝王，没有谁比得上唐尧、虞舜。唐尧、虞舜不过问琐碎小事，所以称为圣明。虞舜任用禹、稷、契、皋陶、伯益五位贤臣，唐尧则经常向掌管四方的诸侯询问治国方针，拱手垂袖，无为而治。这就是所谓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使。近来见陛下留心治国安民之道，不怕疲劳，这也是由于群臣惧怕获罪，遇事不敢自断，都要取决于陛下圣断，因此奏请过多。甚至像营造建筑等琐碎事情，分拨供给细小物品，都要奏请陛下，在一日之内，陛下要亲自听取许多部门许多官员的奏报请示，并作出答复，以致常常天晚忘食，夜半未寝，整天为文书簿籍忧心劳神。希望陛下体察微臣一番至诚之言，稍微减少烦琐事务。如果是经国安邦的大事，不是百官大臣所能裁夺决断的，优请陛下详察明断；除此以外一切细碎事务，可以责成主管部门长官裁决处理。那么圣体可享无量之寿；臣下也可蒙受陛下覆庇养育之恩。"皇上看了柳彧他的奏疏后非常称赞，说："柳彧这样正直之士，是国家之宝。"

柳彧因为近世民间风俗，在每年正月十五夜晚，人们都要点燃灯笼，游戏玩耍，于是上奏请求禁止，说："我见京师以及外州各地，每年在正月十五夜里，满街满巷，人们聚集嬉戏，结朋游荡，锣鼓喧天，火炬照地，不惜倾家荡产，只为一时的玩乐。人们扶老携幼，倾家而出，不论贵贱，男女混杂，僧俗不分。淫秽之事由此而成，盗贼

奸徒因此而起，一般人因循沿袭这一弊风陋习，竟然没有人察觉出它的危害性。这对政教风化毫无补益，对黎民百姓确有很大损害。请求陛下颁诏书普告天下，马上禁止这种不良风俗。"隋文帝下诏书按照他的建议实行。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七十六

陈纪十　起阏逢执徐，尽著雍涒滩，凡五年。

长城公下

至德二年

1 春，正月，甲子，日有食之。

2 己巳，隋主享太庙；辛未，祀南郊。

3 壬申，梁主入朝于隋，服通天冠、绛纱袍，北面受效劳。及入见于大兴殿，隋主服通天冠、绛纱袍，梁主服远游冠、朝服，君臣并拜。赐缣万匹，珍玩称是。

4 隋前华州刺史张宾、仪同三司刘晖等造甲子元历成，奏之。壬辰，诏颁新历。

5 癸巳，大赦。

6 二月，乙己，隋主饯梁主于灞上[1]。

7 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口降隋。

8 庚戌，隋主如陇州。

9 突厥达头可汗请降于隋。

10 夏，四月，庚子，隋以吏部尚书虞庆则为右仆射。

11 隋上大将军贺娄子干发五州兵击吐谷浑，杀男女万余口，二旬而还。

帝以陇西频被寇掠，而俗不设村坞，命子干勒民为堡，仍营田积谷。子干上书曰："陇右、河西，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佃。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人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自安。但使镇戍连接，烽堠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帝从之。以子干晓习边事，丁巳，以为榆关总管②。

12 五月③，以吏部尚书江总为仆射。

13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六月，壬子，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漕运通利，关内赖之。

14 秋，七月，丙寅，遣兼散骑常侍谢泉等聘于隋。

15 八月，壬寅，隋邓恭公窦炽卒。

16 乙卯，将军夏侯苗请降于隋，隋主以通和，不纳。

【注释】

①灞上：在今陕西西安市东白鹿原北首。

②榆关：即今河北抚宁县榆关镇；一说即今河北东北境山海关。

③五月：据《陈书·后主纪》至德二年记江总任职事，"五月"下当有"戊子"二字，戊子为二十七日。

【译文】

陈纪十 起甲辰(公元584年),止戊申(公元588年),共五年。

长城公下

至德二年(甲辰,公元584年)

1 春,正月,初一,出现日食。

2 初六,隋主到太庙祭祀祖先。初八,到长安南郊祭天。

3 初九,梁主到长安朝见隋主,头戴通天冠,身穿深红色纱袍,在郊外面朝北站立接受隋主使者的慰劳。进入大兴殿朝见隋主时,隋主头戴通天冠,身穿深红色纱袍;梁主改戴远游冠,穿朝服,一君一臣,同时互拜行礼。隋主赏赐一万匹绢,还有与万匹绢价值相等的大量珍宝。

4 隋朝前华州刺史张宾、仪同三司刘晖等人修成《甲子元历》,奏呈隋主。二十九日,下诏颁行新历。

5 癸巳日,陈后主大赦境内。

6 二月,十三日,梁主回国,隋主在灞上设宴为他饯行。

7 突厥苏尼部男女一万多口归降隋朝。

8 十八日,隋主到陇州。

9 突厥达头可汗请求降附隋朝。

10 夏,四月,初九,隋朝任命吏部尚书虞庆则为尚书右仆射。

11 隋朝上大将军贺娄子干调发河西五州的军队出击吐谷浑,斩杀男女一万多口,历时二十天班师回朝。

隋文帝鉴于陇西一带经常遭到外族侵犯劫掠,而旧俗从来不建立固定居住、并没有壁垒防御的村坞,于是命令贺娄子干强制百姓建造城堡,并屯田积粮。贺娄子干上书说:"陇右、河西地区地广人稀,边境尚未安宁,还不能全面进行耕作。我近来发现一些屯田地区,收获少而费力多,白白浪费了许多人力,最终还遭到入侵者的践踏破坏。凡是偏远的屯田区请求全部废除。只是陇右地区的老百姓一向从事畜牧业,如果强迫他们改为集中固定居住,会更加

惊恐不安。只要多建立边镇戍所和负责瞭望、传达军情的烽火台、堠堡，使其彼此连接，互相呼应，老百姓即使分散居住，也能确保安全。”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由于贺娄子干熟悉边疆事务，二十六日，隋文帝任命他为榆关总管。

12 五月，二十七日，陈朝任命吏部尚书江总为尚书仆射。

13 隋文帝因为渭河多流沙，河水深浅不定，漕运粮食的人深以为苦，六月，二十二日，诏令太子左庶子宇文恺率领民工开凿渠道，导引渭水，从新都大兴城向东直到潼关，长三百多里，名叫“广通渠”。从此，漕粮运输通畅便利，关内粮食的供给，都依赖这条水渠来输送。

14 秋，七月，初六，陈朝派遣兼散骑常侍谢泉等人访问隋朝。

15 八月，十三日，隋朝邓恭公窦炽逝世。

16 二十六日，陈朝将军夏侯苗请求归降隋朝，隋主因为陈、隋两国通使和好，不接纳。

17 九月，甲戌，隋主以关中饥，行如洛阳。

18 隋主不喜词华，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治书侍御史赵郡李谔亦以当时属文，体尚轻薄，上书曰：“魏之三祖[1]，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草[2]，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

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今朝廷虽有是诏，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躬仁孝之行者，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工轻薄之艺者，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刺史、县令未遵风教。请普加采察，送台推劾。"又上言："士大夫矜伐干进，无复廉耻，乞明加罪黜，以惩风轨。"诏以谓前后所奏颁示四方。

19 突厥沙钵略可汗数为隋所败，乃请和亲。千金公主自请改姓杨氏，为隋主女。隋主遣开府仪同三司徐平和使于沙钵略，更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晋王广请因衅乘之，隋主不许。

沙钵略遣使致书曰："从天生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居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致书大隋皇帝：皇帝，妇父，乃是翁比。此为女夫，乃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如一。自今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亲好不绝。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羊马，皆皇帝之畜。彼之缯彩，皆此国之物。"

帝复书曰："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沙钵略可汗：得书，知大有善意。既为沙钵略妇翁，今日视沙钵略与儿子不异。时遣大臣往彼省女，复查沙钵略也。"于是遣尚书右仆射虞庆则使于沙钵略，车骑将军长孙晟副之。

沙钵略陈兵列其珍宝，坐见庆则，称病不能起，且曰："我诸父以来，不向人拜。"庆则责而谕之。千金公主私谓庆则曰："可汗豺狼性；过与争，将啮人[3]。"长孙晟谓沙钵

略曰：突厥与隋俱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妇翁！”沙钵略笑谓其达官曰④：“须拜妇翁！”乃起拜顿颡，跪受玺书，以戴于首。既而大惭，与群下相聚恸哭。庆则又遣称臣，沙钵略谓左右曰：“何谓臣？”左右曰：“隋言臣，犹此云奴耳。”沙钵略曰：“得为大隋天子奴，虞仆射之力也。”赠庆则马千匹，并以从妹妻之。

【注释】

①魏之三祖：指曹魏太祖武皇帝曹操、高祖文皇帝曹丕、烈祖明皇帝曹叡。

②总草（guàn 惯）：语出《诗·齐风·甫田》：“婉兮娈兮，总角草兮。”角，小髻。草，儿童的发髻向上分开的样子。“总草”、“总角”逐成为儿童或童年时代的代称。

③啮（niè 聂）：咬。

④达官：即突厥大臣。突厥大臣称号有叶护、屈律啜、阿波、俟利发、吐屯、俟斤、阎洪达、颉利发、达干，都是达官。

【译文】

17 九月，十五日，隋主因为关内出现饥荒，驾临洛阳。

18 隋主不喜欢词章华丽，诏令天下公私文书都应据实撰录，不可浮夸。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所上的表章浮华艳丽，隋主下令把他交付有关部门治罪。治书侍御史赵郡人李谔也因为当时人们撰写文章以轻薄浮艳为高，于是上书说：“以前曹魏太祖曹操、高祖曹丕、烈祖曹叡，崇尚文笔词章，忽略治理万民的大道，喜好雕琢词句的小技。上行下效，于是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到了东晋、齐、梁时代，这种文风流弊更深：人们竞逐一韵的新奇，争比一字的巧妙。文章

连篇累牍,不外乎刻画月华初露之形;作品积案满箱,也只是描写风起云涌之状。世俗以此比试高下,朝廷据此选拔官吏。以雕虫小技获取功名利禄的道路既然由此开通,人们偏爱华丽崇尚轻浮的情绪更加高昂。因此,不论是乡闾孩童,还是王公贵族子弟,六十甲子还不会数,便先学作五言诗;至于那些伏羲、虞舜、夏禹的典籍,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全都不再关心,何尝能够入耳!把傲慢怪诞当作清静玄雅,把缘情体物当作丰功伟绩,把有德的硕儒看作古板迂腐之人,把擅长词赋之士当成君子大人。所以文翰日益繁盛,政治却日益紊乱。这都是由于人们抛弃了上古圣贤制定的法式、规则,竞相撰拟无益于治道的华文艳词,把无用当作有用的缘故。如今朝廷虽然颁布了禁绝浮华艳丽文风的诏令,但是我听说一些边远州县,仍然沿袭旧日弊风。躬行仁义孝悌的人,被权势之家摈弃而不加录用;擅长写作轻薄浮华之辞的人,却被选拔为官,荐举到朝廷。这都是由于刺史、县令没有执行陛下的诏令。请求陛下派人普遍察访,如发现有不执行诏令的送交御史台查劾问罪。"其后又上书说:"有些士大夫仗恃、炫耀自己的功绩门第以谋求进身做官,不再有羞愧廉耻之心,请求陛下对这些人公开加以治罪贬黜,以矫正社会风气。"隋主诏令将李谔前后奏言颁示天下四方。

19 突厥沙钵略可汗屡次被隋朝打败,便请求和亲。千金公主宇文氏也自动请求改姓杨,作隋主的女儿。隋主派遣开府仪同三司徐平和出使突厥沙钵略可汗,改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晋王杨广请求乘突厥内外交困之机出兵讨伐,隋主不准许。

沙钵略可汗派遣使者向隋主递交国书说:"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居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致书大隋皇帝:皇帝陛下,您是我夫人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岳父。我是您的女婿,也就像是您的儿子。我们两国的礼俗虽然不同,但人们的情义却是一样的。从今以后,子子孙孙以至千秋万世,亲善友好,永不断绝,上天可以作见证,始终不会背离!我国所有的羊马,都是皇帝陛下的牲畜;贵国所

有的缯彩，也都是我国的财物。”

隋文帝回信沙钵略可汗说：“大隋天子致书大突厥沙钵略可汗：惠书收悉，知你有和好善意。朕既然是沙钵略可汗的岳父，自应看待沙钵略可汗如同儿子一样。朕即刻就派遣大臣到突厥看望女儿，也看望沙钵略可汗。”于是派遣尚书右仆射虞庆则出使突厥沙钵略可汗，车骑将军长孙晟作为副使。

突厥沙钵略可汗摆开军阵，陈列珍宝，高坐帐中接见虞庆则，假称身体有病而不能起立，并且说：“自我父辈以来，从不向人叩头下拜。”虞庆则责备他，并晓以大义。千金公主私下对虞庆则说：“沙钵略可汗豺狼本性，与他过分争执，怕他会吞噬人。”长孙晟对沙钵略可汗说：“突厥可汗和隋朝皇帝都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肯起身跪拜，我们做使节的怎敢违背您的意愿。但是可贺敦是大隋皇帝的女儿，那么可汗就是大隋皇帝的女婿，女婿怎可不尊敬岳父！”沙钵略可汗笑着对手下达官说：“是应该跪拜岳父。”于是起身下拜，伏地叩头，跪着接受了隋文帝玺书，顶在头上。隋使走后，沙钵略可汗感到非常羞惭，与部下相聚痛哭。虞庆则又要突厥对隋称臣，沙钵略可汗问左右的人说：“什么叫臣？”左右的人回答说：“隋朝所说的臣，就是我们所说的奴。”沙钵略可汗说：“我能够作大隋天子奴，是虞仆射的功劳。”于是赠给虞庆则马一千匹，并将堂妹嫁给他为妻。

20 冬，十一月，壬戌，隋主遣兼散骑常侍薛道衡等来聘，戒道衡“当识朕意，勿以言辞相折。”

21 是岁，上于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皆以沈、檀为之[1]，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

其服玩瑰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奇花异卉。

上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2]，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并有宠，迭游其上。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女学士。仆射江总虽为宰辅，不亲政务，日与都官尚书孙范、散骑常侍王瑳等文士十余人，侍上游宴后庭，无复尊卑之序，谓之"狎客"。上每饮酒，使诸妃、嫔及学士与狎客共赋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被以新声，选宫女千余人习而歌之，分部迭进。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3]，大略皆美诸妃嫔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达旦，以此为常。

张贵妃名丽华，本兵家女，为龚贵嫔侍儿，上见而悦之，得幸，生太子深。贵妃发长七尺其光可鉴，性敏慧，有神彩，进止详华，每瞻视眄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颜色，引荐诸宫女；后宫咸德之，竞言其善。又有厌魅之术，常置淫祀于宫中，聚女巫鼓舞。上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脱儿、李善度进请；上倚隐囊，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记者，贵妃并为条疏，无所遗脱。因参访外事，人间有一言一事，贵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宠异，冠绝后庭。宦官近习，内外连结，援引宗戚，纵横不法，卖官鬻狱[4]，货赂公行；赏罚之命，不出于外。大臣有不从者，因而谮之。于是孔、张之权熏灼四方，大臣执政皆从风谄附。

孔范与孔贵嫔结为兄妹；上恶闻过失，每有恶事，孔范必曲为文饰，称扬赞美，由是宠遇优渥，言听计从。群臣有谏者，辄以罪斥之。中书舍人施文庆，颇涉书史，尝事上于东宫，聪敏强记，明闲吏职，心算口占，应时条理，由是大被亲幸。又荐所善吴兴沈客卿、阳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为中书舍人。客卿有口辩，颇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旧制：军人、士人并无关市之税。上盛修宫室，穷极耳目，府库空虚，有所兴造，恒苦不给。客卿奏请不问士庶并责关市之征，而又增重其旧。于是以阳惠朗为太市令，暨慧景为尚书金、仓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领，纤毫不差；然皆不达大体，督责苛碎，聚敛无厌，士民嗟怨。客卿总督之，每岁所入，过于常格数十倍。上大悦，益以施文庆为知人，尤见亲重，小大众事，无不委任；转相汲引，珥貂蝉者五十人。

孔范自谓文武才能，举朝莫及，从容白上曰："外间诸将，起自行伍，匹夫敌耳。深见远虑，岂其所知！"上以问施文庆，文庆畏范，亦以为然；司马申复赞之。自是将帅微有过失，即夺其兵，分配文吏；夺任忠部曲以配范及蔡征。由是文武解体，以至覆灭。

【注释】

①壁带：壁中横木。

②贵妃：梁、陈制度，贵妃、贵嫔、贵姬，为三夫人；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为九嫔；亚于九嫔有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柴五职；再次有美人、才人、良人三职，散位。

③《玉树后庭花》:乐曲名。陈后主于清乐中作《黄鹂留》、《玉树后庭花》等曲,并与幸臣一起填作歌词,极其绮靡轻薄。男女唱和,音调哀婉。

④鬻(yù 域):卖。

【译文】

20 冬,十一月,初四,隋主派遣兼散骑常侍薛道衡等人来陈朝访问,并告诫薛道衡"应当明白朕的意思,不要以言辞折辱对方。"

21 这一年,陈后主在皇宫光昭殿前修建临春、结绮、望仙三栋楼阁,各高数十丈,连绵几十间,窗户、壁带、悬楣、栏杆等都用沉香木、檀香木制成,用黄金、碧玉装饰,并镶嵌珍珠翡翠,门窗悬挂珠帘,室内有宝床、宝帐,一切服饰玩赏之物都瑰奇精美,近古以来未曾有。每当微风吹拂,香气飘送数里。阁下积石为假山,引水为池,山旁水边杂种奇花异草。

陈后主自己居住在临春阁,张贵妃居住在结绮阁,龚、孔两贵嫔居住在望仙阁,都通过各楼阁之间的复道互相往来。还有王美人、李美人、张淑媛、薛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都受到陈后主的宠幸,轮番到三座楼阁上游玩。陈后主又任命有文才的宫女袁大舍等人为女学士。尚书仆射江总虽然位为宰辅,却不亲理政务,整天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等文士十余人,陪侍皇上在后庭游乐宴饮,不再分君臣尊卑等第,人们称他们为"狎客"。陈后主每次饮酒,便要一些妃、嫔以及女学士们跟狎客一起赋诗,互相赠答,挑选其中特别艳丽的,谱上新曲,再挑选宫女千余人练习歌唱,分为若干部,依次演唱。其中乐曲名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多是赞美诸妃、嫔的美丽容貌。君臣酣饮歌唱,通宵达旦,习以为常。

张贵妃名叫丽华,是军人家的女儿,她本为龚贵嫔的侍女,陈后主一见就爱上她,她得到宠幸,生下一子,就是皇太子陈深。张贵妃的一头秀发长约七尺,光泽照人,她生性聪明颖慧,富有神采,举

止淑雅。她双眸每一流转顾盼，光彩四射，映照左右。张贵妃善于体察陈后主的心意，向后主引荐了很多宫女；后宫妃嫔宫女都感激她，争相在后主面前说她的好话。她又擅长祈祷鬼神的厌魅方术，经常在后宫中进行各种不合礼制的祭祀，聚集女巫击鼓跳舞，装神弄鬼。陈后主懒于视朝理政，朝中百官有所启奏，都通过宦官蔡脱儿、李善度呈进请示；陈后主侧倚松软的靠垫，让张贵妃坐在他的膝盖上，两人一起，裁决百官奏请之事。蔡脱儿、李善度两人所不能记下的，张贵妃都能一一记录整理，没有什么遗漏。张贵妃经常参预探访宫外之事，外间的一言一行，张贵妃必定先知道，然后才告诉陈后主。因此她更受宠爱，超绝后宫，无人可比。后宫宦官与近侍内外勾结，援引亲属亲戚，横行不法，卖官鬻狱，公然行贿；升迁赏罚之命，不发自中书，而出于宫掖。外朝大臣有不顺从的，就寻机谗毁。于是孔贵嫔、张贵妃的权势炙手可热，执政大臣也都从风而靡竞相谄谀附从。

都官尚书孔范与孔贵嫔结拜为兄妹；陈后主讨厌听到别人批评他的过失，所以每当他做错了事，孔范必定曲意逢迎，帮他文过饰非，还称颂赞扬他的圣明。因此陈后主对他的宠信礼遇更加优厚，言无不听，计无不从。百官大臣有敢于直言进谏者，就乱加罪名，斥逐出朝。中书舍人施文庆涉猎书史颇多，陈后主为太子时曾在东宫供职，他聪明敏慧，记忆力强，通晓熟悉吏职政务，筹度谋划，口授机宜，他都能迅速及时地把事情处理得井井和条，因此特别受到陈后主的亲近和宠幸。施文庆又向陈后主推荐了他所亲信的吴兴人沈客卿、阳惠朗、徐哲、暨慧景等，说他们有办事才能，陈后主都给予提拔重用，并任命沈客卿为中书舍人。沈客卿能言善辩，懂得朝廷典章制度，兼掌中书省金帛局。旧制规定：政府不向军人、士人征收关市之税。陈后主由于大修宫室，穷极声色享乐，因此府库空虚，财用枯竭，再要有所兴造，总苦于财用不足。沈客卿上奏请求不论士人或百姓，都要交纳关市税，而且还在原来的基础上增

加数额。陈后主于是任命阳惠朗为太市令，暨慧景为尚书金部、仓部都令史。阳、暨二人本是小吏出身，考核稽查管领的簿籍事项，丝毫不差；可是都不识为政大体，督责苛刻繁碎。搜括聚敛，不知满足，弄得士大夫和百姓都嗟叹怨恨。沈客卿总领负责，每年征税收入，超过正常数额几十倍。陈后主非常高兴，更加感到施文庆有知人之明，对他更加亲信重用，把朝廷大小事情都交给他处理。施文庆一伙人，成为达官显贵的多达五十人。

孔范自以为有文武全才，满朝文武没有人能赶得上他，曾神色自若地对后主说："朝外那些带兵的将帅，都是行伍出身，只有匹夫之勇。至于深谋远虑，哪是他们所知道的！"皇上听他这样说就去问施文庆，施文庆惧怕孔范，也就认为孔范说得对；中书通事舍人司马申又从旁附和。自此以后，将帅如果稍有过失，就立刻削夺兵权，分交给文职官吏；曾经削夺领军将军任忠的部众分配给孔范和蔡征。因此陈朝文臣武将人心离散，最终导致灭亡。

三　年

1 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2 隋主命礼部尚书牛弘修五礼，勒成百卷；戊辰，诏行新礼。

3 三月，戊午，隋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左领军大将军。

4 丰州刺史章大宝[1]，昭达之子也，在州贪纵，朝廷以太仆卿李晕代之。晕将至，辛酉，大宝袭杀晕，举兵反。

5 隋大司徒郢公王谊与隋主有旧，其子尚帝女兰陵公主。帝待之恩礼稍薄，谊颇怨望。或告谊自言名应图谶，相

表当王；公卿奏谊大逆不道。壬寅，赐谊死。

6 戊申，隋主还长安。

7 章大宝遣其将杨通攻建安[2]，不克。台军将至，大宝众溃，逃入山，为追兵所擒，夷三族。

8 隋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为差，储之当社，委社司检校，以备凶年，名曰'义仓'"，隋主从之。五月，甲申，初诏郡、县置义仓。时民间多妄称老、小以免赋役，山东承北齐之弊政，户口租调，奸伪尤多。隋主命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远配[3]；大功以下[4]，皆令析籍，以防容隐。于是计帐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高颎请为输籍法，遍下诸州，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

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5]，输长安者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

9 梁主殂，谥曰孝明皇帝，庙号世宗。世宗孝慈俭约，境内安之。太子琮嗣位。

10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与沙钵略有隙，阿波浸强，东距都斤[6]，西越金山[7]，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8]，号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将军元契使于阿波以抚之。

【注释】

①丰州：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市。

②建安：县名。治所在今福建建瓯县西南覆船山下。

③里正、党长：乡里小吏。隋颁新令定制，五家为保，保有长；五保为闾，四闾为族，有闾正、族正。畿外置里正、与闾正相当；党长，与族正相当。

④大功:指堂兄弟。堂兄弟丧服为大功,服期九月。其服用熟麻布做成,较齐衰稍细,较小功为粗,故称大功。

⑤蒲坂:关隘名。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黄河上。

⑥都斤:山名。即今蒙古共和国境内杭爱山。

⑦金山:即今阿尔泰山。

⑧龟(qiū丘)兹:西域城国。国都原在延城(今新疆库车县东郊皮朗旧城),魏、晋时迁都于今新疆沙雅县北六十里羊达克沁废城,仍名延城。 伊吾:全称伊吾卢。即今新疆哈密县。本为匈奴呼衍王庭。东汉时取道以通西域,置宜禾都尉,为屯田、兵镇之所。北魏置伊吾戍。隋炀帝时置伊吾郡。

【译文】

三年(乙巳,公元585年)

1 春,正月,初一,出现日食。

2 隋主命礼部尚书牛弘纂修五礼,编成一百卷;十一日,下诏颁行新礼。

3 三月,初二,隋朝任命尚书左仆射高颎为左领军大将军。

4 陈朝丰州刺史章大宝,是章昭达的儿子,他在丰州贪污横行,朝廷改派太仆卿李晕去替换他。李晕快到时,初五,章大宝袭杀李晕,起兵造反。

5 隋朝大司徒郢公王谊与隋文帝是旧交,他的儿子娶文帝女儿兰陵公主为妻。后来隋文帝对他的恩宠礼遇逐渐淡薄,王谊颇有怨恨。有人告发王谊说自己名应国谶,从相貌仪表来看应当称王;公卿大臣上奏弹劾王谊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壬寅日,隋文帝赐王谊自杀。

6 戊申日,隋主从洛阳回到长安。

7 陈朝章大宝派遣部将杨通攻打建安,没有攻下。朝廷的军队将要到达,章大宝部众四处逃散,章大宝也逃入山中,被追兵擒获,他和三族亲属全被处死。

8 隋朝度支尚书长孙平上奏建议:"请下令民间,规定每年秋收

后一家拿出粟麦一石以下，根据家庭贫富状况订出不同等级，将交纳的粮食都储存在自己社内，委派社中员吏验收看管，以备灾年赈济之用，称为'义仓'"。隋主听从了他的建议。五月，二十九日，下诏令各郡、县都设置义仓。当时百姓多向官府谎报年老、年幼，以逃避赋税徭役，山东地区承袭原北齐的弊政，在户口登记和租调征收方面，弄虚作假的特别多。隋主下令在全国州县进行普查，如果户口不实，里正、党长流放边远地方；堂兄弟以下仍然同居的大家族，都命令他们分家居住，各立门户，以防止隐瞒人丁户口。这次人口普查，全国统计户籍簿上新增加了一百六十四万多人口，左领军大将军高颎又请求实行按朝廷规定的征税帐簿定样划分户等、核实户籍、征收赋税的输籍法，颁行各州，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此后弄虚作假逃避赋税的人无法藏身了。

嗣后，隋朝全国各地每年上调给中央的各种物资，黄河以南的经由潼关，黄河以北的经由蒲坂，分头输往长安，昼夜不绝，长达数月之久。

9 梁主逝世，谥号孝明皇帝，庙号世宗。梁世宗孝悌仁慈，俭朴省约，境内因此安定太平。太子萧琮继位。

10 起初，突厥阿波可汗与沙钵略可汗有了隔阂，后来阿波可汗逐渐强盛，东抵都斤山、西越金山，所有龟兹、铁勒、伊吾诸都，以及西域诸胡各小国都归附了他，称为西突厥。隋主也派遣上大将军元契出使西突厥，以安抚阿波可汗。

11 秋，七月，庚申，遣散骑常侍王话等聘于隋。

12 突厥沙钵略既为达头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于隋，请将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许之，命晋王广以

兵援之，给以衣食，赐之车服鼓吹。沙钵略因西击阿波，破之。而阿拔国乘虚掠其妻子[1]；官军为击阿拔，败之，所获悉与沙钵略。

沙钵略大喜，乃立约，以碛为界，因上表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遣其子库合真入朝。

八月，丙戌，库合真至长安。隋主下诏曰："沙钵略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因命肃告郊庙，普颁远近；凡赐沙钵略诏，不称其名。宴库合真于内殿，引见皇后，赏劳甚厚。沙钵略大悦，自是岁时贡献不绝。

13 九月，将军湛文彻侵隋和州[2]，隋仪同三司费宝首击擒之。

14 丙子，隋使李若等来聘。

15 冬，十月，壬辰，隋以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

16 初，北地傅绎以庶子事上于东宫，及即位，迁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负才使气，人多怨之。施文庆、沈客卿共谮绎受高丽使金，上收绎下狱。

绎于狱中上书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爱下民，省嗜欲，远谄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泽被区宇，庆流子孙。陛下顷来酒色过度，不虔郊庙大神，专媚淫昏之鬼，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雠，视生民如草芥，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百姓流离，僵尸蔽野，货贿公行，帑藏损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臣恐东南王气自斯而

尽。

书奏，上大怒。顷之，意稍解，遣使谓绰曰："我欲赦卿，卿能改过不？"对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则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庆穷治其事，遂赐死狱中。

上每当郊祀，常称疾不行，故绰言及之。

17，是岁，梁大将军戚昕以舟师袭公安③，不克而还。

隋主征梁主叔父太尉吴王岑入朝，拜大将军，封怀义公，因留不遣；复置江陵总管以监之。

梁大将军许世武密以城召荆州刺史宜黄侯慧纪；谋泄，梁主杀之。慧纪，高祖之从孙也。

18 隋主使司农少卿崔仲元发丁三万④，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⑤，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

【注释】

①阿拔国：在漠外，居突厥西南。

②和州：治所在今安徽和县。

③公安：陈朝荆州治所，在今湖北公安县东北。

④司农少卿：官名。司农寺副长官。

⑤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

【译文】

11 秋，七月，初六，陈朝派遣散骑常侍王话等人访问隋朝。

12 突厥沙钵略可汗既为达头可汗困扰，又畏惧契丹的逼迫，便派使者到隋朝告急，请求允许他率所属部落迁徙到大漠南面，寄居白道川一带。隋主准许了他，命晋王杨广率军支援，并供给他衣服食品，赐给他车驾服饰及鼓吹。沙钵略可汗乘此良机西击阿波可

汗,打败了他。可是阿拔国却乘虚而入劫掠沙钵略的妻儿家小;隋朝军队为沙钵略打败了阿拔军队,并把所缴获的战利品全部给予了沙钵略可汗。

沙钵略可汗大喜,于是与隋朝缔约,以大漠为两国边界,并上表说:"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大隋皇帝是真正的皇帝,我岂敢依恃兵众险隘,窃取帝王名号!如今钦慕南国淳朴风俗,归心有道之君,情愿屈膝叩拜,永为大隋藩属。"当下派遣他的儿子库合真入朝。

八月,初二,库合真到达长安。隋主下诏说:"突厥沙钵略可汗以往虽然与隋朝和亲友好,仍是两个国家,现在为君臣关系,便成了一国。"于是下令到郊坛和太庙去敬告天地和祖先,并颁诏布告远近臣民。凡是赐给沙钵略可汗的诏书,不直呼其名。隋主还在内殿宴请库合真,并把他引见给独孤皇后,赏赐慰劳的东西极为丰盛。沙钵略可汗非常高兴,从此,年节四季都向隋朝进贡物品。

13 九月,陈朝将军湛文彻入侵隋朝的和州,隋朝仪同三司费宝首率军将其击败并俘虏了湛文彻。

14 二十三日,隋朝派遣李若等人来陈朝访问。

15 冬,十月,初九,隋朝任命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

16 当初,北地人傅縡曾在东宫作太子庶子的官,侍奉太子陈叔宝,到太子即帝位之后,傅縡晋升为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由于他自命不凡,盛气凌人,大家都怨恨他。施文庆与沈客卿一同诬陷傅縡收受了高丽国使者贿赂,陈后主将傅縡拘捕下狱。

傅縡在狱中上书说:"君临万民的人,应该恭敬的事奉上帝,爱民如子,减省嗜欲侈糜,疏远谄媚佞臣,天未明就穿衣起床,时已晚忘记了吃饭,如此才能恩泽普施于天下,福庆流传给子孙。但是陛下近来纵酒好色过度,不虔诚敬奉天地宗庙之神,却专心媚事淫昏之鬼;小人在侧而不能除去,宦官擅权而不能制止;厌恶忠直之士如同仇敌,轻视生民之命如同草芥;后宫妃嫔服饰绮绣锦缎拖长及地,御用厩马喂食菽粟常有剩余,而天下百姓却流离失所,僵尸遍

野；官吏公然收受贿赂，国家库藏越来越少，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臣担心江南王气从此丧尽。”

傅縡上书呈进，陈后主读后大怒。过了一会，怒意稍有缓解，就派遣使者对傅縡说：“我想赦免你，你能不能改正以前的过错？”傅縡回答说：“臣的心性如同臣的相貌，如果相貌能够改变，那么臣的心性才能改变。”陈后主更加恼怒，命令宦官李善庆想尽办法审理傅縡的罪案，最后赐他在狱中自尽。

陈后主每当举行郊祀的时候，经常托病不去参加，所以傅縡上书提及这件事。

17 这一年，后梁大将军戚昕率水军攻打陈朝荆州治所公安城，未能获胜而退军。

隋主征召梁主的叔父太尉吴王萧岑入朝，拜授大将军，封怀义公，趁机将他扣留在长安，不让他回国；又重新设置江陵总管来监管后梁。

后梁大将军许世武想举城投降陈朝，暗中派人去召引陈朝荆州刺史宜黄侯陈慧纪领兵前来接应，可是事机泄漏，梁主杀了许世武。陈慧纪是陈高祖陈霸先兄弟的孙子。

18 隋主派遣司农少卿崔仲方征调壮丁三万人，在朔方、灵武之间修筑长城，东起黄河，西抵绥州，绵延七百里，以遏制北方胡人入侵。

四　年

1 梁改元广远。

2 甲子，党项羌请降于隋[1]。

3 庚午，隋颁历于突厥。

4 二月,隋始令刺史上佐每岁暮更入朝,上考课。

5 丁亥,隋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

6 丙申,立皇弟叔谟为巴东王,叔显为临江王,叔坦为新会王,叔隆为新宁王。

7 庚子,隋大赦。

8 三月,己未,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请隋主为太上皇,传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抚育苍生,日旰孜孜,犹恐不逮。岂效近代帝王,传位于子,自求逸乐者哉!"

9 夏,四月,己亥,遣周磻等聘于隋。

10 五月,丁巳,立皇子庄为会稽王。

11 秋,八月[2],隋遣散骑常侍裴豪等来聘。

12 戊申,隋申明公李穆卒,葬以殊礼。

13 闰月,丁卯,隋太子勇镇洛阳。

14 隋上柱国郕公梁士彦讨尉迟迥,所当必破,代迥为相州刺史;隋主忌之,召还长安。上柱国杞公宇文忻与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亦忌之,以遣去官,以柱国舒公刘昉皆被疏远,闲居无事,颇怀怨望,数相往来,阴谋不轨。

忻欲使士彦于蒲州起兵[3],已为内应,士彦之甥裴通预其谋而告之。帝隐其事,以士彦为晋州刺史,欲观其意;士彦忻然,谓昉等曰:"天也!"又请仪同三司薛摩儿为长史,帝亦许之。后与公卿朝谒,帝令左右执士彦、忻、昉于行间,诘之,初犹不伏;捕薛摩儿适至,命之庭对,摩儿具

论始末，士彦失色，顾谓摩儿曰："汝杀我！"丙子，士彦、忻、昉皆伏诛，叔侄、兄弟免死除名。

九月，辛巳，隋主素服临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资物以为诫。

【注释】

①党项羌：古民族名。汉西羌的一支。初居今青海、甘肃、四川边区一带。南北朝后期逐渐强大。

②八月：据《隋书·高祖纪》开皇六年，裴豪等聘陈在八月辛卯，辛卯为十三日。译文从。

③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为黄河津渡要地，距长安三百多里。

【译文】

四年（丙午，公元586年）

1 后梁改年号为广运。

2 十三日，党项羌请求归降隋朝。

3 十九日，隋朝向突厥颁授历法。

4 二月，隋朝下令每年岁末各州刺史以及长史、司马轮流入朝，呈奏本州官吏的当年的考绩报告。

5 初六，隋朝又命崔仲方征调壮丁十五万人，在朔方以东，沿边境险要地方修建几十座城堡。

6 十五日，陈后主册立皇弟陈叔谟为巴东王，陈叔显为临江王，陈叔坦为新会王，陈叔隆为新宁王。

7 十九日，隋朝大赦境内。

8 三月，初八，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请求隋文帝做太上皇，传皇位给皇太子。隋文帝说："朕奉承天命，抚育百姓，从早到晚孜孜不倦，仍担心不能治理好天下。哪敢效法近代那些帝王，传位给太子，而

自求安逸享乐呢!"

9 夏,四月,十九日,陈朝派遣周磻等人访问隋朝。

10 五月,初七,陈后主册立皇子陈庄为会稽王。

11 秋,八月,十三日,隋朝派遣散骑常侍裴豪等人来陈朝访问。

12 三十日,隋朝申明公李穆逝世,以殊礼安葬。

13 闰月,十九日,隋朝皇太子杨勇出镇洛阳。

14 隋朝上柱国郕公梁士彦讨伐尉迟迥,所战必胜,平定尉迟迥后,代尉迟迥为相州刺史。隋主猜忌他,将他召回长安。上柱国杞公宇文忻与隋主少年时交情深厚,现在宇文忻善于用兵,有威信名望,隋主也因此猜忌他,借机加罪于他,免除了他的右领军大将军的官职。梁士彦、宇文忻与柱国舒公刘昉都被疏远,闲居无聊,满腹怨恨,屡次互相往来,暗中图谋造反。

宇文忻想要梁士彦在蒲州起兵,自己在长安作内应,梁士彦的外甥裴通参预其事,却告发了他们。隋文帝表面上掩盖这件事,反而任命梁士彦为晋州刺史,想观察他的意向;梁士彦喜出望外,对刘昉等人说:"这是苍天保佑我们成功啊!"他又奏请朝廷任命仪同三司薛摩儿为晋州长史,隋文帝答应他的请求。不久梁士彦等人与公卿大臣一起上朝拜谒国君,隋文帝命左右侍卫在朝列中拘捕梁士彦、宇文忻、刘昉三人,责问他们为何造反,开始他们还不认罪;这时薛摩儿正好被捕获带到,隋文帝命他殿堂上与梁士彦等当面对质,薛摩儿详细供出了梁士彦等三人谋反始末,梁士彦大惊失色,对薛摩儿说:"是你杀了我!"二十八日,梁士彦、宇文忻、刘昉三人都被处死,他们的叔侄、兄弟免除死罪,被除名为民。

九月,初四,隋主身穿丧服亲临射殿,命百官射取梁士彦等三家物品,以为鉴戒。

15 冬，十月，己酉，隋以兵部尚书杨尚希为礼部尚书。隋主每旦临朝，日昃不倦，尚希谏曰："周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愿陛下举大纲，责成宰辅。繁碎之务，非人主所宜亲也。"帝善之而不能从。

16 癸丑，隋置山南道行台于襄州[1]；以秦王俊为尚书令。俊妃崔氏生男，隋主喜，颁赐群官。

直秘书内省博陵李文博[2]，家素贫，人往贺之，文博曰："赏罚之设，功过所存。今王妃生男，于群官何事，乃妄受赏也！"闻者愧之。

17 癸亥，以尚书仆射江总为尚书令，吏部尚书谢伽为仆射[3]。

18 十一月，己卯，大赦。

19 吐谷浑可汗夸吕在位百年，屡因喜怒废杀太子。后太子惧，谋执夸吕而降；请兵于隋边吏，秦州总管河间王弘请以兵应之，隋主不许。

太子谋泄，为夸吕所杀，复立其少子嵬王诃为太子。叠州刺史杜粲请因其衅而讨之[4]，隋主又不许。

是岁，嵬王诃复惧诛，谋帅部落万五千户降隋，遣使诣阙，请兵迎之。隋主曰："浑贼风俗，特异人伦，父既不慈，子复不孝。朕以德训人，何有成其恶逆乎！"乃谓使者曰："父有过失，子当谏争，岂可潜谋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为善事，即称朕心。嵬王既欲归朕，唯教嵬王为臣子之法，不可远遣兵马，助为恶事！"嵬王诃乃止。

【注释】

①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

②直秘书内省:官名。胡三省注:"曹魏藏书在秘书,中、外三阁,是时秘书已有内外之分矣。隋氏开献书之路,召天下工书之士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故置直秘书内省之官。"

③谢伽(zhòu 宙):人名。

④叠州:治所在今甘肃迭部县。

【译文】

15 冬,十月,初二,隋朝任命兵部尚书杨尚希为礼部尚书。隋主每天天一亮就临朝听政,到太阳偏西还不休息,杨尚希进谏说:"周文王由于忧勤劳苦而折寿,周武王则因为安乐颐养而延年。希望陛下主要掌握国家的大政方针,责成宰相贯彻执行。至于繁碎事务,人主不宜亲自处理。"隋文帝虽然认为他的意见很好,但却不能照着去做。

16 初六,隋朝在襄州设置山南道行台,任命秦王杨俊为行台尚书令。杨俊妃崔氏生了男孩,隋主非常欢喜,颁物赏赐百官。

直秘书内省博陵人李文博,家道素来贫寒,而今蒙隋文帝赐物,人们都去祝贺他,他说:"赏罚的设立,本是为了赏功罚罪。现在王妃生了男孩,与群臣百官有什么关系,却胡乱受赏!"在旁听这番话的人都感到十分羞愧。

17 十六日,陈朝任命尚书仆射江总为尚书令,吏部尚书谢伽为尚书仆射。

18 十一月,初三,陈朝大赦境内。

19 吐谷浑可汗夸吕在位百年之久,曾多次因为喜怒无常而废黜或诛杀太子。后来所立的太子惧怕,密谋劫持夸吕可汗投降隋朝,于是派使者向隋朝边防官吏求援,秦州总管河间王杨弘奏请朝廷派兵去接应,隋主不准许。

吐谷浑太子密谋泄露，被夸吕可汗杀掉，夸吕又立他的小儿子嵬王诃为太子。隋朝叠州刺史杜粲又向朝廷请求乘机讨伐吐谷浑，隋主还是不准许。

这年，吐谷浑太子嵬王诃又因为害怕被父王杀害，密谋率领所属部落一万五千户投降隋朝，派遣使者来到长安，请求隋朝派兵接应。隋主说："吐谷浑风俗败坏，缺乏人伦亲情，与中原习俗大不相同，做父亲的既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做儿子的也不孝顺自己的父亲。朕以仁德教化百姓，哪有助成嵬王诃叛逆作恶的道理！"于是对嵬王诃的使者说："父亲有了过失，儿子应该以死谏争，怎可阴谋反叛，落个不孝之名！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下子民，各自尽忠尽孝，即可使朕称心如意。嵬王诃既然想归附于朕，朕只能教导嵬王诃如何做忠臣孝子的道理，决不能远派军队，助成嵬王诃的叛逆作恶之事！"嵬王诃于是作罢。

祯明元年

1 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

2 癸巳，隋主享太庙。

3 乙未，隋制诸州岁贡士三人。

4 二月，丁巳，隋主朝日于东郊。

5 遣兼散骑常侍王亨等聘于隋。

6 隋发丁男十万余人修长城，二旬而罢。夏，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1]。

7 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其子入贡于隋，因请猎于恒、代之间[2]，隋主许之，仍遣人赐以酒食。沙钵略帅部落再拜受

赐。

沙钵略寻卒，隋为之废朝三日，遣太常吊祭。

初，沙钵略以其子雍虞闾懦弱，遗令立其弟叶护处罗侯。雍虞闾遣使迎处罗侯，将立之，处罗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来，多以弟代兄，以庶夺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当嗣位。我不惮拜汝。"雍虞闾曰："叔与我父，共根连体。我，枝叶也，岂可使根本反从枝叶，叔父屈于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废也！愿叔勿疑！"遣使相让者五六，处罗侯竟立，是为莫何可汗。以雍虞闾为叶护。遣使上表言状。

隋使车骑将军长孙晟持节拜之，赐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谋，以隋所赐旗鼓西击阿波；阿波之众以为得隋兵助之，多望风降附。遂生擒阿波，上书请其死生之命。

隋主下其议，乐安公元谐请就彼枭首；武阳公李充请生取入朝，显戮以示百姓。隋主谓长孙晟："于卿何如？"晟对曰："若突厥背诞，须齐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灭，阿波之恶非负国家。因其困穷，取而为戮，恐非招远之道。不如两存之。"左仆射高颎曰："骨肉相残，教之蠹也，宜存养以示宽大。"隋主从之。

8 甲戌，隋遣兼散骑常侍杨同等来聘。

9 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注释】

①山阳渎：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凿，自今江苏淮安县通向淮水，东南

经射阳湖，再折西南至今扬州市南入长江。

②恒：州名。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古城。 代：州名。治所在今山西代县。

【译文】

祯明元年（丁未，公元587年）

1 春，正月，初三，陈朝大赦境内，改年号为祯明。

2 十八日，隋主到太庙祭祀祖先。

3 二十日，隋朝规定各州每年向朝廷荐举士人三人。

4 二月，十二日，隋主在东郊举行迎拜太阳的典礼。

5 陈朝派遣兼散骑常侍王亨等人访问隋朝。

6 隋朝征调壮丁十万余人修筑长城，二十天就停止了。夏，四月，隋朝在扬州开凿山阳渎，用以沟通江、淮运输。

7 突厥沙钵略可汗派遣他的儿子入隋朝贡，并请求朝廷允许突厥在恒州、代州之间打猎，隋主答应了突厥的请求，并派遣使者赐给酒食。沙钵略可汗率领突厥部落再拜接受赏赐。

过了不久，沙钵略可汗去世，隋朝为他停止朝会三天，以示哀悼，并派遣太常寺卿前往吊祭。

当初，沙钵略可汗认为儿子雍虞闾懦弱无能，临终遗命立弟弟叶护处罗侯为可汗。这时，雍虞闾派遣使者前往迎接处罗侯，将拥立他为可汗。处罗侯不肯接受，说："我突厥国自木杆可汗以来，多是以弟代兄继位。以庶夺嫡，丢弃了祖宗之法，导致叔侄之间不敬重不服从。你是嫡子，理当继位，我不怕对你下拜。"雍虞闾说："叔父与我父亲是同胞兄弟，共根连体。我是侄儿，好比枝叶，怎能使根本反而服从枝叶，叔父屈居于侄儿之下呢！况且先父的遗命，怎么能违背呢！希望叔父不要再疑虑。"双方派遣使者相互推让了五六次，最终处罗侯即位，这就是莫何可汗。莫何可汗任命雍虞闾为叶护。并派遣使者向隋朝呈上表章，报告即位情况。

隋朝派遣车骑将军长孙晟为使者，持节册拜莫何为突厥可汗，并赏赐给他鼓吹、幡旗。莫何可汗有勇有谋，他利用隋朝所赐的旗鼓耀武扬威，向西攻打西突厥阿波可汗。阿波可汗的军队以为莫阿可汗得到了隋军助战，便都望风降附。莫何可汗于是活捉阿波可汗，又上书隋主，请示如何处置他。

隋主召集群臣商议此事，乐安公元谐建议将阿波可汗就地处斩，枭首示众。武阳公李充建议将阿波可汗押回长安，由朝廷明令处死，以示天下百姓。隋主问长孙晟："你的意见如何？"长孙晟回答说："如果阿波可汗是违背朝命，胆大妄为，就应当将他刑杀正法。而今只是他们兄弟之间自相残杀，阿波可汗的罪恶并不是有负于我国。如果我们趁他困穷之时，将他押来处死，恐怕不是招徕荒远之民所应采取的办法。不如赦免阿波可汗，让他与莫何可汗两雄并存。"尚书左仆射高颎也说："骨肉自相残杀，败坏伦常教化，应该赦免可波可汗，留其性命，以示朝廷宽大。"隋主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8 三十日，隋朝派遣兼散骑常侍杨同等来陈朝访问。

9 五月，初一，出现日食。

10 秋，七月，己丑，隋卫昭王爽卒。

11 八月，隋主征梁主入朝。梁主帅其群臣二百余人发江陵；庚申，至长安。

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乡公崔弘度将兵戍江陵。军至都州[1]，梁主叔父太傅安平王岩、弟荆州刺史义兴王瑊等恐弘度袭之，乙丑，遣都官尚书沈君公诣荆州刺史宜黄侯慧纪请降。九月，庚寅，慧纪引兵至江陵城下。辛卯，岩等驱文、武、男、女十万口来奔。

隋主闻之，废梁国；遣尚书左仆射高颎安集遗民；梁中宗、世宗各给守冢十户；拜梁主琮上柱国，赐爵莒公。

12 甲午，大赦。

13 冬，十月，隋主如同州；癸亥，如蒲州。

14 十一月，丙子，以萧岩为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萧瑒为吴州刺史。

15 丁亥，以豫章王叔英兼司徒。

16 甲午，隋主如冯翊[2]，亲祠故社；戊戌，还长安。

是行也，内史令李德林以疾不从，隋主自同州敕书追之，与议伐陈之计。乃还，帝马上举鞭南指曰："待平陈之日，以七宝装严公，使自山以东无及公者。"

17 初，隋主受禅以来，与陈邻好甚笃，每获陈谍，皆给衣马礼遣之，而高宗犹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师入寇；会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师，遣使赴吊，书称姓名顿首。帝答之益骄，书末云："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悦，以示朝臣，上柱国杨素以为主辱臣死，再拜请罪。

隋主问取陈之策于高颎，对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守御，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隋主用其策，陈人始困。

于是杨素、贺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励、虢州刺史崔仲方

等争献平江南之策。仲方上书曰:"今唯须武昌以下[3],蕲、和、滁、方、吴、海等州[4],更帖精兵、密营度计;益、信、襄、荆、基、郢等州[5],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流头、荆门、延洲、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湓城置船[6],然终聚汉口[7]、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诸军鼓行以前。彼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8],非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为基州刺史。

及受萧岩等降,隋主益忿,谓高颎曰:"我为民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战船。人请密之,隋主曰:"吾将显行天诛,何密之有!"使投其柿于江[9],曰:"若彼惧而能改,吾复何求!"

杨素在永安[10],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余平乘、舴艋各有等差。

晋州刺史皇甫续将之官,稽首言陈有三可灭。帝问其状,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于我有词,三也。陛下若命将出师,臣愿展丝发之效!"隋主劳而遣之。

时江南妖异特众,临平湖草久塞[11],突然自开。帝恶之,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厌之。又于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级浮图;未毕,火从中起而焚之。

吴兴章华,好学,善属文,朝臣以华素无伐阅,竞排诋

之，除太市令。华郁郁不得志，上书极谏，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12]，北诛逆虏，世祖东定吴会[13]，西破王琳，高宗克复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三妃而临轩；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14]！"帝大怒，即日斩之。

【注释】

①都州：隋无都州。据《周书·隋书·萧琮传》并作"军至鄀州"，鄀（ruò若）州，治所在今湖南宜城县。

②冯翊（yì易）：郡、县名。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

③武昌：今湖北鄂州市。

④蕲：蕲州。治所在今湖北蕲春县北。 和：和州。治所在今安徽和县。 滁：滁州。治所在今安徽滁县。 方：方州。治所在今江苏六合县。 吴：吴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上。 海：海州。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

⑤益：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 信：信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东。 襄：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 荆：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 基：基州。治所在今湖北钟祥县南。 郢：郢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县西。

⑥流头：滩名。在今湖北宜昌县与秭归县之间长江中。 荆门：山名。在今湖北枝城市西北五十里长江南岸，与虎牙山隔江相望。延洲：在今湖北枝江县附近长江中。 公安：地名。今湖北公安县东北油江口。 巴陵：地名。今湖南岳阳市。 隐矶：在今湖南临湘县西北长江南岸。 夏首：地名。在今湖北沙市市东南。 蕲口：即今湖北蕲春县西南长江北岸蕲州镇。 湓城：一名湓口城。在今江西九江市。南朝时曾为江州治所。隋开皇中置寻阳县于此。

⑦汉口：即今湖北武汉市汉口。

⑧三吴：地区名。所指说法不一。《元和郡县志》以吴、吴兴、丹阳三郡为三

吴，相当今江苏太湖以东、以西、以南和浙江钱塘江以北地区。 百越：古江、浙、闽、粤之地，为越族所居，故称百越。

⑨柿(fèi 费)：削下的木片。

⑩永安：即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县东。

⑪临平湖：在今浙江余杭县(临平镇)南。原周围十里，今多淤废，仅存小河，为上塘河所经。

⑫南平百越：指平定卢子略、李贲、元景仲、兰裕、萧勃之乱。

⑬东定吴会：指破斩杜龛、张彪。

⑭麋鹿句：伍子胥谏吴王而不听，说："臣见麋鹿游于姑苏矣。"吴最终亡了国。姑苏，吴国都城，今江苏苏州市。

【译文】

10 秋，七月，十六日，隋朝卫昭王杨爽逝世。

11 八月，隋主征召后梁国主萧琮入朝。萧琮率领群臣二百余人从江陵起程；十八日，到达长安。

隋主因为后梁国主远离国都在外，便派遣武乡公崔弘度率军去戍守江陵。大军行至郢州，后梁国主的叔父太傅安平王萧岩、弟弟荆州刺史义兴王萧瓛等人害怕崔弘度趁机袭取江陵，二十三日，萧岩、萧瓛派遣都官尚书沈君公向陈朝荆州刺史宜黄侯陈慧纪请求投降。九月，十八日，陈慧纪率军到达江陵城下接应。十九日，萧岩、萧瓛等人带领后梁国文武官吏、平民男女共十万人投奔陈朝。

隋主得知消息，下令废掉梁国；又派遣尚书左仆射高颎前去安置留在江陵没有降陈的百姓，并下令给梁中宗、梁世宗各十户人家守护陵墓；还任命后梁国主萧琮为上柱国，降封莒公。

12 二十二日，陈朝大赦境内。

13 冬，十月，隋主到同州；二十二日，由同州转往蒲州。

14 十一月，初五，陈朝任命萧岩为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萧瓛为吴州刺史。

15 十六日，陈朝任命豫章王陈叔英兼任司徒。

16 二十三日，隋主到冯翊，亲自到故乡里社祭祀；二十七日，返回长安。

隋主这次出巡，内史令李德林因病未能随行，隋主从同州下敕书催他前去，共商伐陈大计。他们一起回京途中，文帝在马上扬鞭指着南方说："等朕平陈的那一天，会用七种珍宝之物装扮你，使崤山以东的士大夫，没有人能比得上你。"

17 起初，隋主自受禅即位以来，与陈朝睦邻友好，每次抓获陈朝的间谍，都赠送衣服、马匹，很客气地遣返他们回去。可是陈高宗仍不去禁止侵扰劫掠之事发生。所以太建末年，隋朝军队攻陈；适逢陈高宗逝世，隋主即下令班师，并派使者前往吊唁，在给陈后主的信中自称姓名写有"杨坚顿首"之语。陈后主的回信便越发自高自大，信末说："想必你统治的境内还合宜，这便是一统天下清静安泰。"隋主看了回信极不高兴，并把它传示朝臣，上柱国杨素认为君主受辱，为臣的该死，一再跪拜叩头请罪。

隋主向高颎询问平陈之计，高颎回答说："长江以北地区天气寒冷，田里庄稼收获较晚；而江南地区水田里庄稼成熟较早。估量在他们收获的时候，我们略微征集兵马，扬言要偷袭江南，他们必定屯兵守卫，这样足以使他们荒废农时。在他们聚集兵马之后，我们便马上解甲散兵，如此一而再，再而三，他们就会习以为常；然后我们再调集大军准备进攻，他们必定不信。趁他们犹豫之际，我军就大举渡江；兵既渡江，登陆而战，我军士气就会倍增。再说江南土地低湿，房舍多用茅草竹片搭成，所有的储积都不是藏在地窖里。如果我们暗中派人借风放火，烧毁他们的粮仓，等他们重新修建，我们再去焚烧。如此不出数年，他们必定力竭财尽。"隋主采用了高颎的计策，陈人开始感到困穷疲惫。

于是杨素、贺若弼以及光州刺史高励、虢州刺史崔仲方等人都争献平陈计策。崔仲方上书说："今只须自武昌以下，在蕲、和、滁、方、吴、海等州增加精兵，秘密进行渡江筹划；在益、信、襄、荆、基、

郢等州迅速建造舟船，多方张扬声势，作水战的准备。蜀、汉二江在长江的上流，是水陆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陈朝虽然在流头滩、荆门、延洲、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湓城等地置备了船只，但最终还是要在汉口、西陵峡口聚集大军，以水战与我们一决雌雄。如果陈朝断定我们只在上游部署有重兵，因而命令精锐部队赶赴上游增援的话，我们在下游的众将领即可率军乘机横渡长江；如果陈朝拥聚部众固守下游的话，那么我方上游诸军即可顺流而下，鼓行而前。他们虽然依恃九江、五湖之险，但失德则不足为险固；徒有精锐骁勇的三吴、百越之兵，可是没有恩泽则不能自立。"于是隋主任命崔仲方为基州刺史。

及至陈朝接受后梁萧岩等人投降，隋主更加愤怒，对高颎说："我作为天下百姓的父母，怎么能因为如一衣带宽的江流的阻隔，就不去拯救江南的百姓呢！"下令上游各州大造战船。有人建议应该秘密进行，隋主说："我将奉行天命，公开进行讨伐，有什么可保密的呢！"并让造船者把砍削下来的碎木片投进江里，使其顺流而下，说："如果陈朝害怕大军讨伐，能改过自新，我还要求什么呢！"

杨素在永安建造大船，名叫"五牙"。上建五层楼，高一百余尺；左右前后设置六根拍竿，均高五十尺，可乘载士兵八百人。另有战船名叫"黄龙"，可乘载士兵一百人。其余还有"平乘"、"舴艋"等大小船舰。

晋州刺史皇甫续将要赴任，在叩拜辞行时，上言有三条可以平定陈朝的理由，隋文帝问具体情况，皇甫续回答说："以大国吞并小国，这是理由之一；以有道讨伐无道，这是理由之二；陈朝接纳叛臣萧岩等人，我们师出有名，这是理由之三。陛下如果命将出师，我愿意效绵薄之力。"隋文帝对他加以慰劳，然后让他动身赴任。

当时江南妖异特多，临平湖面久被水草淤塞，后来水草突然自动散开。陈后主非常厌恶这些事，便把自身卖给佛寺为奴，想以此来镇住妖异。又下令在建康修建大皇寺，内造七层宝塔；还未完工，

佛塔中起火全部焚毁。

吴兴人章华，勤奋好学，善于写文章，朝中群臣因为他并没有功劳资历，便竞相排挤诋毁他，只授任他为太市令。章华郁郁不得志，于是上书极言谏争，大略说："从前高祖南平百越，北诛叛逆侯景；世祖文皇帝东定吴兴、会稽地区，西败王琳；高宗收复了淮南，拓地千里。三祖的功劳可说是到了极点。陛下即位，至今已有五年，从不思先帝创业的艰难，也不知天命的可畏；受嬖妾宠臣的蛊惑，沉迷于酒色宴乐之中；祭祀太庙时托辞不出宫，册封妃子时则亲临殿庭；老臣旧将，弃置于草莽之间；谄佞奸邪之人，升之于朝堂之上。如今国家边界日益缩小，隋朝军队大兵压境，陛下如果不能改革更新，臣恐怕马上就要见到吴国灭亡的悲剧又要重演，我们的国都建康很快将变成一片废墟。"陈后主大怒，当天就命人将章华斩首。

二　年

1 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为东阳王，恬为钱塘王。

2 遣散骑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骑常侍九江周罗睺将兵屯峡口，侵隋峡州[1]。

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骑常侍程尚贤等来聘。

戊寅，隋主下诏曰："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阎闾，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

道路以目。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又送玺书暴帝二十恶；仍散写诏书三十万纸，遍谕江外。

3 太子胤，性聪敏，好文学，然颇有过失；詹事袁宪切谏，不听。时沈后无宠，而近侍左右数于东宫往来，太子亦数使人至后所，帝疑其怨望，甚恶之。张、孔二贵妃日夜构成后及太子之短，孔范之徒又于外边助之。帝欲立张贵妃子始安王深为嗣，尝从容言之。吏部尚书蔡徵顺旨称赞，袁宪厉色折之曰："皇太子国家储副，亿兆宅心，卿是何人，轻言废立！"帝卒从征议。夏，五月，庚子，废太子胤为吴兴王，立扬州刺史始安王深为太子。征，景历之子也。深亦聪惠，有志操，容止俨然，虽左右近侍未尝见其喜愠。帝闻袁宪尝谏胤，即用宪为尚书仆射。

帝遇沈后素薄，张贵妃专后宫之政，后澹然，未尝有所忌怨，身居俭约，衣服无锦绣之饰，唯寻阅经史及释典为事，数上书谏争。帝欲废之而立张贵妃，会国亡，不果。

4 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蕃为吴郡王。

5 己未，隋置淮南行省于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

帝遣兼散骑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聘于隋，隋人留于客馆。琬等屡请还，不听。

甲子，隋以出师，有事于太庙，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皆为行军元帅。广出六合[2]，俊出襄阳，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3]，庐

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④，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弘农燕荣出东海⑤，凡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以左仆射高颎为晋王元帅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军中事皆取决焉；区处支度，无所凝滞。

十一月，丁卯，隋主亲饯将士；乙亥，至定城⑥，陈师誓众。

【注释】

①峡州：治所在今湖北宜昌县西北。

②六合：县名。治所即今江苏六合县。

③蕲春：县名。治所在今湖北蕲春县西南。

④庐江：县名。治所即今安徽庐江县。

⑤东海：郡名。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

⑥定城：在今陕西华阴县东。《述征记》："定城去潼关三十里，夹道各一城。"

【译文】

二年（戊申，公元588年）

1 春，正月，十一日，陈后主册立皇子陈恪为东阳王，陈恬为钱塘王。

2 陈朝派遣散骑常侍袁雅等人访问隋朝；又派遣散骑常侍九江人周罗睺率兵屯驻峡口，入侵隋朝峡州。

三月，初五，隋朝派遣兼散骑常侍程尚贤等来陈朝访问。

初九，隋主下诏说："陈叔宝占据巴掌大一块土地，却欲壑难填，劫夺百姓，使他们倾家荡产，驱使逼迫都城内外人民劳役不休；穷奢极侈，饮酒作乐，不分白天黑夜；诛杀直言之士，族灭无罪之

家;欺瞒苍天,作恶多端,却去祭祀鬼神,妄求赐福;与后宫妃嫔出游,侍卫手执干戈前呼后拥,清道戒严,自古以来昏庸腐败的帝王,很少能和他相比。正人君子潜逃归隐,奸臣小人为所欲为。天灾地孽接连发生,物怪人妖层出迭现。士大夫钳口结舌,道路之人敢怒而不敢言。加之背德违约,侵扰边疆,白天潜伏,夜间偷袭,如同鼠窃狗盗一般。普天之下无一人不是朕的臣民,每当听到或审览有关江南百姓受苦受难的奏疏,朕心中都充满痛苦悲伤。今可出动师旅,授以戎律,随应事机,诛灭暴君;永远扫平吴越,在此一举。"又派遣使者致送国书给陈朝,历数陈后主二十条罪状;并命人抄写了诏书三十万份,向江南地区广为散发。

3 陈朝皇太子陈胤聪明敏捷,喜好文学,但是有不少过失;太子詹事袁宪恳切进谏,陈胤不听从。当时沈皇后失宠,身边的近侍随从多次往来东宫,皇太子也屡次派人到沈皇后住处,陈后主怀疑他们怀恨在心,非常讨厌他们。张贵妃、孔贵妃又日夜在陈后主面前捏造皇后和太子的罪状,都官尚书孔范等人又在宫外火上加油。陈后主便想立张贵妃的儿子始安王陈深为太子,曾经神色从容地讲过这事。吏部尚书蔡徵顺承陈后主的旨意,极力称赞,袁宪十分严肃地当面驳斥他说:"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万民敬仰,你是什么样的人,胆敢随便谈论废立大事!"陈后主最终仍听从了蔡征的建议。夏,五月,庚子日,陈后主废黜皇太子陈胤,改封他为吴兴王,而册立扬州刺史始安王陈深为皇太子。蔡徵是蔡景历的儿子。陈深也很聪明,有志气节操,举止庄重,即便是他的近侍随从,也从未见过他喜笑和恼怒。陈后主听说袁宪曾经劝谏过陈胤,便任用他为尚书右仆射。

陈后主对沈皇后素来冷淡,张贵妃专主后宫之政,沈皇后淡然处之,不曾有过忌妒和怨恨。她自身居处俭约,衣着朴素,每天只是翻阅经史书籍和佛经,还多次上书向陈后主进谏。陈后主想要废掉沈皇后而另立张贵妃,适逢国亡,未能实现。

4 冬，十月，初三，陈后主册立皇子陈蕃为吴郡王。

5 二十三日，隋朝在寿春设立淮南行台，任命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

陈后主派兼散骑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访问隋朝，隋朝将其扣留在客馆。王琬等人多次请求回国复命，隋主不允许。

二十八日，隋主因出师讨伐陈朝，在太庙祭告祖先，并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三人都为行军元帅。命杨广从六合出兵，杨俊从襄阳出兵，杨素从永安出兵，荆州刺史刘仁恩从江陵出兵，蕲州刺史王世积从蕲春出兵，庐州总管韩擒虎从庐江出兵，吴州总管贺若弼从广陵出兵，青州总管弘农人燕荣从东海出兵，共有行军总管九十名，兵力五十一万八千人，统受晋王杨广的节度指挥。东接沧海，西抵巴、蜀，旌旗蔽日，舟楫满江，横亘连绵数千里。任命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晋王元帅府长史，并州行台尚书右仆射王韶为元帅府司马，军中一切事务全由他们裁决处理；他们安排处理军情急务，分配调度军需供应，都没有耽搁迟误。

十一日，初二，隋主亲自为出征将士饯行；初十，隋主到定城，举行誓师大会。

6 丙子，立皇弟叔荣为新昌王，叔匡为太原王。

7 隋主如河东；十二月，庚子，还长安。

8 突厥莫何可汗西击邻国，中流矢而卒。国人立雍虞闾，号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

9 隋军临江，高颎谓行台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兹大举，江东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尝闻郭璞有言[1]：'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今此数将周，一也。主上恭

俭勤劳,叔宝荒淫骄侈,二也。国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总为相,唯事诗酒,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萧摩诃、任蛮奴为大将[2],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势,事在不疑。"颎忻然曰:"得君言成败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

秦王俊督诸军屯汉口,为上流节度。诏以散骑常侍周罗睺都督巴峡缘江诸军事以拒之。

杨素引舟师下三峡,军至流头滩。将军戚昕以青龙百余艘守狼尾滩[3],地势险峭,隋人患之。素曰:"胜负大计,在此一举。若昼日下船,彼见我虚实,滩流迅激,制不由人,则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亲帅黄龙数千艘,衔枚而下,遣开府仪同三司王长袭引步卒自南岸击昕别栅,大将军刘仁恩帅甲骑自北岸趣白沙[4],迟明而至,击之;昕败走,悉俘其众,劳则遣之,秋毫不犯。

素帅水军东下,舟舻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伟,陈人望之,皆惧,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滨镇戍闻隋军将至,相继奏闻;施文庆、沈客卿并抑而不言。

初,上以萧岩、萧瑒,梁之宗室,拥众来奔,心忌之,故远散其众,以岩为东扬州刺史,瑒为吴州刺史;使领军任忠出守吴兴郡,以襟带二州。使南平王嵘镇江州[5],永嘉王彦镇南徐州[6]。寻召二王赴明年元会,命缘江诸防船舰悉从二王还都,为威势以示梁人之来者。由是江中无一斗

船，上流诸州兵皆阻杨素军，不得至。

湘州刺史晋熙王叔文，在职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据有上流，阴忌之；自度素与群臣少恩，恐不为用，无可任者，乃擢施文庆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征叔文还朝。文庆深喜其事，然惧出外之后，执事者持己短长，因进其党沈客卿以自代。

未发间，二人共掌机密。护军将军樊毅言于仆射袁宪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7]，各须锐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缘江上下，以为防备。"宪及骠骑将军萧摩诃皆以为然，乃与文武群臣共议，请如毅策。施文庆恐无兵从己，废其述职，而客卿又利文庆之任，已得专权，俱言于朝："必有论议，不假面陈；但作文启，即为通奏。"宪等以为然，二人赍启入。白帝曰："此是常事，边城将帅足以当之。若出人船，必恐惊扰。"

乃隋军临江，间谍骤至，宪等殷勤奏请，至于再三。文庆曰："元会将逼，南郊之日[8]，太子多从；今若出兵，事便废阙。"帝曰："今且出兵，若北边无事，因以水军从郊，何为不可！"又曰："如此则声闻邻境，便谓国弱。"后又以货动江总，总内为之游说，帝重违其意，而迫群官之请，乃令付外详议。总又抑宪等，由是议久不决。

帝从容谓侍臣曰："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邪！"都官尚书孔范曰："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虏若渡江，臣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

矣[9]!"或妄言北军马死,范曰:"此是我马,何为而死!"帝笑以为然,故不为深备,奏伎、纵酒、赋诗不辍。

10是岁,吐谷浑裨王拓跋木弥请以千金家降隋[10]。隋主曰:"普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抚育,俱存仁孝。浑贼惛狂,妻子怀怖,并思归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纳。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违拒,又复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抚,任其自拔,不须出兵应接。其妹夫及甥欲来,亦任其意,不劳劝诱也。"

11河南王移兹裒卒,隋主令其弟树归袭统其众。

【注释】

①郭璞(公元276~324年):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博学多才,精通天文、卜筮之术。

②任蛮奴:即任忠。

③狼尾滩:在今湖北宜昌县西北九十里。

④白沙:在今湖北宜昌县东。

⑤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

⑥南徐州:治所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

⑦采石:为江防要地,隋平陈置采石镇,即今安徽当涂县北采石。

⑧南郊:陈沿袭梁制,于间岁正月上辛日在南、北二郊祭祀天地。

⑨太尉公:自两晋、刘宋之后,常谓"三公"为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

⑩裨王:汉代匈奴小王之称。《通鉴》此处用《汉书》语。《隋书》作"名王拓跋木弥。"

【译文】

6十一日,陈后主册立皇弟陈叔荣为新昌王,陈叔匡为太原王。

7隋主去河东。十二月,初五,返回长安。

8 突厥莫何可汗攻打西边邻国，不幸中流箭而亡。突厥人拥立雍虞闾，号为颉伽施多那都兰可汗。

9 隋军进抵长江北岸，晋王元帅府长史高颎问行台吏部郎中薛道衡："此次大举出兵伐陈，江东地区一定能攻取吗？"薛道衡回答说："一定能攻取。我听说晋朝郭璞曾经预言：'江东地区分王立国三百年后，当复与中原统一。'现在三百年的周期将满，这是一。皇上生活节俭，勤于政事，而陈叔宝却荒淫奢侈，骄横放纵，这是二。国家的安危兴亡在于用人，陈朝任用江总为宰相，而江总只会赋诗饮酒，提拔小人施文庆，将政事全委托交付给他，又任用萧摩诃、任蛮奴等人为大将，他们都只是有勇无谋的一介匹夫，这是三。我们政治清明，国土广大，陈朝政治黑暗，地域狭小，估计他们的军队不过十万人，西起巫峡，东至大海，战线过长，如果分兵四处戍守则势力孤单弱小，如果集兵重点防卫就会顾此而失彼，这是四。因此势在必胜，此事确定无疑。"高颎听后很高兴地说："听了你的分析，令人豁然开朗。我原本只是钦佩你的才学，没想到你运筹帷幄竟如此不凡！"

秦王杨俊督率各部军队进驻汉口，节度指挥上游诸军。陈后主诏令散骑常侍周罗睺都督巴陵沿江诸军事，以抵抗隋朝军队进攻。

杨素率领水军由三峡顺流而下，进至流头滩。陈朝将军戚昕率领青龙战船一百余艘扼守狼尾滩，这里地势险峻，隋朝将士担心难以通过。杨素说："胜负关键，在此一举。如果白天顺江而下，敌军就会知道我军虚实，加上滩流湍急，行船难于控制，对我们很不利；不如改在夜里突然袭击。"杨素亲自率领黄龙舰船数千艘，将士衔枚，顺流而下，又派开府仪同三司王长袭率领步兵由南岸进击戚昕别营，大将军刘仁恩率领骑兵由北岸向白沙进发，都在黎明时赶到，两边夹击陈军；戚昕大败而逃，隋军俘获了他的部众，慰劳后加以遣返，秋毫不犯。

杨素率领水军继续顺流东下，舰船布满江面，旌旗甲胄与日辉

映，光彩耀眼。杨素坐在一只平板大船上，容貌雄伟，陈军远远望见，都心惊胆战，说："清河公就是长江水神！"陈朝沿江镇戍听说隋军将到，都相继上书告急；但是施文庆、沈客卿将奏章全部扣压，不向陈后主奏报。

起初，陈后主因为萧岩、萧瑒是后梁宗室，率领了众多江陵军民降附陈朝，便心生猜忌，于是把随他们而来的军民隔离分散到各处，而任命萧岩为东杨州刺史，萧瑒为吴州刺史，并派遣领军将军任忠镇守吴兴郡，就近挟制二州；又派遣南平王陈嶷镇守江州，永嘉王陈彦镇守南徐州，严加防范。不久又征召陈嶷、陈彦二王回京城参加明年正月元旦朝会，并命令沿江诸防地的船舰全部随二王开回京师，想借机向后梁降附军民显示强大的威势。因此中下游江面上连一只战船也没有，而上流各州的军队都受到杨素军队的阻截，不能赶来增援。

陈朝湘州刺史晋熙王陈叔文，在湘州任职时间长，很得人们爱戴，陈后主因为他据有长江上流，暗地里很猜忌他。陈后主自觉平时少以恩礼对待群臣，怕他们不肯为自己卖力，一时又没有可以替换陈叔文的人，于是提升施文庆为都督、湘州刺史，调给他精兵两千人，想要他西上就职；同时征召陈叔文回朝。施文庆很高兴得到这一职务，但又害怕自己出朝之后，掌权的人抓住自己的短处，于是推荐他的党羽沈客卿接替自己中书舍人的职务。

在施文庆尚未出发赴任期间，他与沈客卿两人共掌朝政。护军将军樊毅对尚书仆射袁宪说："京口、采石都是江防要地，两地都须精兵五千人，并出动金翅舰船两百艘，沿江上下巡行，以便防备。"袁宪和骠骑将军萧摩诃都认为樊毅说得对，便与文武群臣共同商议，请求按照樊毅的计策行事。施文庆怕这样一来就会没有兵员随从自己，朝廷因而撤销自己出守藩职，而沈客卿又认为施文庆出朝任职对自己有利，自己得以专擅朝政大权，因此，他们二人便对朝臣们说："若有什么议论，无需当面向皇上陈奏；只须写好表启，便

代为转交呈奏。"袁宪等人信以为真，施文庆、沈客卿两人便拿着群臣的表启入宫。二人却对陈后主说："敌寇入侵，这是常事，边镇将帅足以抵挡。若从京师派人派船出巡江防，必定会引起惊扰。"

及至隋军进抵长江北岸，间谍大批潜入，袁宪等人又多次上奏请求。施文庆对陈后主说："元旦朝会将临，南郊祭天之日，太子须率领较多军队；现在如果调派军队出去，南郊祭天之事就得取消。"陈后主说："现在暂且出兵，若北边战场无事，就用水军护从郊祀，又有何不可！"施文庆又说："如果这样做的话，消息传到邻国，隋朝便会认为我们弱小。"后来施文庆又贿赂尚书令江总，江总入宫为施文庆游说，陈后主难于违背江总的意见，但又迫于群臣的请求，于是下令交付外廷详加讨论。在讨论中江总又多方压制袁宪等人，所以讨论了很久都不能决定下来。

陈后主曾经神色从容地对侍卫近臣说："帝王之气本在此地。齐军曾经三次来犯，周军也曾经两次入侵，无不遭到挫败。现在隋军来犯又能怎么样！"都官尚书孔范附和说："长江天堑，自古以来隔绝南北，今天敌军难道能飞渡过来吗！边镇将帅想立功劳，所以谎报边事紧急。我常常觉得自己官职太低，如果敌军能越过长江，我一定能立功荣升太尉了。"有人谎报说隋军马匹死亡，孔范又口出大言说："这些马本来将归我所有，怎么还没渡江就先死了呢！"陈后主听了大笑，认为孔范说的很对，所以不严加防备，仍每天有官伎进献乐舞，后主与佞臣纵酒宴饮，赋诗赠答，没有休止。

10 这一年，吐谷浑裨王拓跋木弥请求率所属部落一千余家降附隋朝。隋主说："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民，朕抚育苍生黎民，都以仁孝为本。吐谷浑可汗夸吕昏乱狂暴，以至他的妻儿恐怖不安，都想归化本朝，以拯救自己免遭屠戮。但是背叛丈夫和父亲，不忠不孝，朕不能接纳。不过他们的本意只是逃避死亡，现在如果拒绝，又显得不仁不义。如果再传来要求降附的音讯，只应该加以慰勉安抚，听任他们自己率领所属部落前来归附，不必出兵接应。如果他的妹

夫和外甥想来归附,也任随其意,不要进行劝诱。"

11 隋朝所封吐谷浑河南王移兹裒逝世,隋主诏令他的弟弟树归继承王位,并统领他的部众。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七十七

隋纪一　起屠维作噩，尽重光大渊献，凡三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1]

开皇九年

1 春，正月，乙丑朔，陈主朝会群臣，大雾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陈主昏睡，至晡时乃寤。

是日，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济江[2]。先是弼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置于渎内。陈人觇之[3]，以为内国无船[4]。弼又请缘江防人每交代之际，必集广陵，于是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隋兵大至，急发兵为备，既知防人交代，其众复散；后以为常，不复设备。又使兵缘江时猎，人马喧噪。故弼之济江，陈人不觉。韩擒虎将五百人自横江宵济采石[5]，守者皆醉，遂克之。晋王广帅大军屯六合镇桃叶山[6]。

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驰启告变；丁卯，召公卿入议军旅。戊辰，陈主下诏曰："犬羊陵纵，侵窃郊畿，蜂虿有毒[7]，宜时扫定。朕当亲御六师，廓清八表，内外并可戒严。"以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并为督督[8]，司空司马消难、湘州刺史施文庆并为大监军，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帅舟师出白下[9]，散骑常侍皋文奏将兵镇南豫州。重立赏格，僧、尼、道士，尽令执役。

庚午，贺若弼攻拔京口[10]，执南徐州刺史黄恪。弼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有军士于民间酤酒者，弼立斩之。所俘获六千余人，弼皆释之，给粮劳遣，付以敕书，令分道宣谕。于是所至风靡。

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摄行南豫州事。辛未，韩擒虎进攻姑孰[11]，半日，拔之，执巡及其家口。皋文奏败还。江南父老素闻擒虎威信，来谒军门者昼夜不绝。

鲁广达之子世真在新蔡[12]，与其弟世雄及所部降于擒虎，遣使致书招广达。广达时屯建康，自劾，诣廷尉请罪；陈主慰劳之，加赐黄金，遣还营。樊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将青龙八十艘于白下游弈，以御六合兵；陈主以猛妻子在隋军，惧有异志，欲使镇东大将军任忠代之，令萧摩诃徐谕猛，猛不悦，陈主重伤其意而止。

于是贺若弼自北道，韩擒虎自南道并进，缘江诸戍，望风尽走；弼分兵断曲河之冲而入[13]。陈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萧摩诃屯乐游苑，樊毅屯耆暗寺，鲁广达屯白土冈，忠武将军孔范屯宝田寺，己卯，任忠自吴兴入

赴[14]，仍屯朱雀门。

【注释】

①高祖文皇帝：即隋文帝杨堅（公元541～604年）。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其女为宣帝皇后。静帝年幼即位，他任丞相，总揽朝政，封隋王。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杀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灭后梁，九年（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

②贺若弼（公元544—607年）：隋大将。字辅伯。北周时为寿州刺史，封襄邑县公。隋文帝时，任吴州总管，献取陈十策，为文帝所重，赐以宝刀。开皇九年，任行军总管，大破陈军于钟山。 广陵：今江苏扬州市。

③觇（chān）：看，窥看。

④内国：即中国，指隋朝。

⑤横江：即横江浦，渡口名。在今安徽和县长江北岸。 采石：即采石矶，在今安徽当涂北。

⑥六合镇：今江苏六合县。 桃叶山：今瓜步镇之地。

⑦虿（chài）：蝎类毒虫。

⑧护军将军：重要军事长官。与领军将军或中领军同掌中央军队。 中领军：重要军事长官。统率禁军，与护军将军或中护军同掌中央军队。

⑨白下：即白下城。在今江苏南京市北金川门外、幕府山南麓。北临大江，为东晋、南朝时建康北郊的军事要地，常置镇戍于此。

⑩京口：南徐州治所。今江苏镇江市。

⑪姑孰：南豫州治所。今安徽当涂县。

⑫新蔡：侨郡。治所在今湖北黄梅县。

⑬曲阿：县名。治所在今江苏丹阳县。

⑭吴兴：郡名。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南下菰城。

【译文】

隋纪一 起己酉（公元589年），止辛亥（公元591年），共三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

开皇九年（己酉，公元589年）

1春，正月，初一，陈后主在朝廷会见群臣，忽然间大雾弥漫，雾气吸入鼻孔，又辣又酸，后主昏昏入睡，直到下午四时许方醒过来。

这天，隋吴州总管贺若弼从广陵率军渡过长江。起先，贺若弼卖掉很多老马，买了陈朝船只并隐藏起来，另外还买了五六十艘破船泊在小河入江处。陈朝派人侦察后，误认为隋朝没有可以渡江的船舰。贺若弼又请求让沿江岸防守的人在每次换防交接时，一定要先到广陵集中。于是每逢换防时，广陵旌旗四处招展，营帐遍布原野；最初陈朝人以为是隋军将大举入侵，急调军队加以防备，后来知道是江防部队换防交接，就将已调集的部众解散；后来常常如此，陈朝人便不再作防备。贺若弼又派兵时常沿江岸打猎，人喊马嘶，喧闹嘈杂，陈朝人后来也习以为常。所以当贺若弼大军真的渡江时，陈朝人竟未觉察。韩擒虎带领五百人在横江浦夜渡采石，陈朝守军全都酩酊大醉，便轻易攻下了采石。晋杨广驻军六合镇桃叶山。

初二，陈朝戍守采石的主将徐子建携带表启飞骑奔赴都城告急；初三，陈后主召集公卿大臣进宫商议军事。初四，陈后主下诏书说："敌军肆意凌逼，攻占我朝都城郊区，就像有毒的蜂虿，应趁早消灭。我要亲率六军，荡涤八方，京城内外都一律戒严。"于是任命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都担任都督，任命司空司马消难、湘州刺史施文庆都担任大监军，并派遣南豫州刺史樊猛统率水军从白下出发，散骑常侍皋文奏率兵镇守南豫州。又命设立重赏，令僧侣、尼姑、道士等都服役。

初六，贺若弼攻克京口，擒获陈朝南徐州刺史黄恪。贺若弼军纪严明，秋毫不犯，有士兵到百姓家买酒喝，贺若弼将他抓来立即斩首。贺若弼全部释放了被俘的陈朝军队六千余人，还发给粮食，加以安慰，并让他们返回家，并把隋文帝的敕书交给他们分别带往各地散发。因此，隋军所到之处望风披靡。

樊猛当时在建康，由他儿子樊巡代理南豫州事。初七，韩擒虎

进攻姑孰，半天时间就攻克，捉住了樊巡和他的家属。皋文奏大败而回。江南父老早就听说过韩擒虎的威名，前来军营拜谒的日夜不断。

鲁广达的儿子鲁世真在新蔡，与其弟鲁世雄及其部众一起投降了韩擒虎，他派使者送信招降鲁广达。鲁广达当时驻守建康，便上表弹劾自己，并到廷尉请求治罪；陈后主安慰他，还赏赐很多黄金，遣他返回军营。樊猛和左卫将军蒋元逊率领八十艘青龙战船在白下巡逻，防御从六合方面进攻的隋军；陈后主因为樊猛的妻子儿女都在隋军手中，恐怕他有二心，想派镇东大将军任忠代替他，并让萧摩诃慢慢劝导樊猛，樊猛很不高兴，陈后主感到很为难，只好作罢。

此时，贺若弼率军北自京口，韩擒虎率军南自姑孰，两路并进，夹攻陈朝都城建康。陈朝沿江戍所要塞守军都望风而逃；贺若弼派兵攻占曲阿，切断交通要道，进逼建康。陈后主命司徒豫章王陈叔英驻守朝堂，萧摩诃驻守乐游苑，樊毅驻守耆阇寺，鲁广达驻守白土冈，忠武将军孔范驻守宝田寺。十五日，任忠从吴兴来援京师，驻军在朱雀门。

辛未，贺若弼进据钟山[1]，顿白土冈之东。晋王广遣总管杜彦与韩擒虎合军[2]，步骑二万屯于新林。蕲州总管王世积以舟师出九江，破陈将纪瑱于蕲口[3]，陈人大骇，降者相继。晋王广上状，帝大悦，宴赐群臣。

时建康甲士尚十余万人，陈主素怯懦，不达军士，唯日夜啼泣，台内处分，一以委施文庆。文庆既知诸将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辈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机，那可

专信!"由是诸将凡有启请,率皆不行。

贺若弼之攻京口也,萧摩诃请将兵逆战,陈主不许。及弼至钟山,摩诃又曰:"弼悬军深入,垒堑未坚,出兵掩袭,可以必克。"又不许。陈主召摩诃、任忠于内殿议军事,忠曰:"兵法:客贵速战,主贵持重。今国家足兵足食,宜固守台城,缘淮立栅,北军虽来,勿与交战;分兵断江路,无令彼信得通。给臣精兵一万,金翅三百艘,下江径掩六合;彼大军必谓其渡江将士已被俘获,自然挫气。淮南土人与臣旧相知悉,今闻臣往,必皆景从。臣复扬声欲往徐州,断彼归路,则诸军不击自去。待春水既涨,上江周罗睺等众军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陈主不能从。明日,欻然曰:"兵久不决,令人腹烦,可呼萧郎一出击之。"任忠叩头苦请勿战。孔范又奏:"请作一决,当为官勒石燕然[4]。"陈主从之,谓摩诃曰:"公可为我一决!"摩诃曰:"从来行陈,为国为身;今日之事,兼为妻子。"陈主多出金帛赋诸军以充赏。甲申,使鲁广达陈于白土冈,居诸军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范又次之,萧摩诃军最在北。诸军南北亘二十里,首尾进退不相知。

贺若弼将轻骑登山,望见众军,因驰下,与所部七总管杨牙、员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陈以待之。陈主通于萧摩诃之妻,故摩诃初无战意,唯鲁广达以其徒力战,与弼相当。隋师退走者数回,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纵烟以自隐,窘而复振。陈兵得人头,皆走献陈主求赏,弼知其骄惰,更引兵趣孔范;范兵暂交即走,陈诸军顾之,骑卒乱

溃，不可复止，死者五千人。员明擒萧摩诃，送于弼，弼命牵斩之，摩诃颜色自若，弼乃释而礼之。

任忠驰入台[5]，见陈主言败状，曰："官好住，臣无所用力矣！"陈主与之金两縢，使募人出战，忠曰："陛下唯当具舟楫，就上流众军，臣以死奉卫。"陈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宫人装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时韩擒虎自新林进军[6]，忠已帅数骑迎降于石子冈[7]。领军蔡征守朱雀航，闻擒虎将至，众惧而溃。忠引擒虎军直入朱雀门，陈人欲战，忠挥之曰："老夫尚降，诸军何事！"众皆散走。于是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唯尚书仆射袁宪在殿中，尚书令江总等数人居省中。陈主谓袁宪曰："我从来接遇卿不胜余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无德，亦是江东冠道尽。"

陈主遑遽，将避匿，宪正色曰："北兵之入，必无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愿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见侯景故事[8]。"陈主不从，下榻驰去，曰："锋刃之下，未可交当，吾自有计！"从宫人十余出后堂景阳殿，将自投于井，宪苦谏不从；后阁舍人夏侯公韵以身蔽井[9]，陈主与争，久之，乃得入。既而军人窥井，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妃同束而上。沈后居处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闭阁而坐，舍人孔伯鱼侍侧[10]，军士叩阁而入，深安坐，劳之曰："戎旅在途，不至劳也！"军士咸致敬焉。时陈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余人，陈主恐其为变，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总督之，又阴为之备，及台城失守，相帅出降。

贺若弼乘胜至乐游苑，鲁广达犹督余兵苦战不息，所杀获数百人，会日暮，乃解甲，面台再拜恸哭，谓众曰："我身不能救国，负罪深矣！"士卒皆流涕歔欷，遂就擒。诸门卫皆走，弼夜烧北掖门入，闻韩擒虎已得陈叔宝，呼视之，叔宝惶惧，流汗股栗，向弼再拜。弼谓之曰："小国之君当大国之卿，拜乃礼也。入朝不失作归命侯[11]，无劳恐惧。"既而耻功在韩擒虎后，与擒虎相询[12]，挺刃而出；欲令蔡征为叔宝作降笺，命乘骡车归己，事不果。弼置叔宝于德教殿，以兵卫守。

高颎先入建康，颎子德弘为晋王广记室[13]，广使德弘驰诣颎所，令留张丽华，颎曰："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乃斩之于青溪[14]。德弘还报，广变色曰："昔人云，'无德不报'[15]，我必有以报高公矣！"由是恨颎。

【注释】

①钟山：即今江苏南京市中山门外紫金山。

②总管：地方高级军政长官。隋沿北周旧制，凡军事上较重要的州设置总管，兼任刺史，一个总管统辖邻近几个州的军事。

③蕲口：蕲水入江之口。即今湖北蕲春县西南长江北岸蕲州镇。

④燕然：山名。即今蒙古共和国杭爱山。公元89年，东汉将领窦宪大破匈奴，登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还。

⑤台：台城。即宫城。

⑥新林：即今江苏南京市西南西善桥镇。滨临大江。南朝时为军事、交通要地。

⑦石子冈：在今南京市南。

⑧侯景(公元503年～552年)：北朝时将领。先属北魏尔朱荣，继归高欢，为镇守河南的大将。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因恐为高澄(高欢子)所

害，降梁，为河南王。次年，举兵叛变，攻破梁都城建康。梁武帝见侯景事见本书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清三年(公元549年)。

⑨后阁舍人：官名。舍人为亲近随从之官。梁制，有殿中舍人、守舍人。陈制同。后阁舍人，当为殿中舍人之守后阁者。

⑩舍人：此为太子舍人，太子属官。梁、陈制，有太子中舍人、太子舍人。太子舍人掌文记。

⑪归命侯：三国吴末帝孙皓降晋，封归命侯。

⑫诟(gòu)：同"诟"。骂。

⑬记室：官名。东汉置，诸王三公及大将军都设有记室令史，掌章表书记文檄。后代因之。

⑭青溪：人工水渠，三国时开凿。发源于今江苏南京市紫金山西南，屈曲穿达今南京市还流入秦淮河，长十余里。六朝时为首都漕运要道。溪上置栅，为防守要地。

⑮无德不报：语见《诗·大雅·抑》。

【译文】

初七，贺若弼率军占领钟山，驻军白土岗东面。晋王杨广派总管杜彦和韩擒虎会师，总共有步骑兵两万人驻扎于新林。隋蕲州总管王世积率水军从九江出发，在蕲口打败陈将纪瑱，陈朝将士十分惊慌，纷纷向隋军投降。晋王杨广上表奏报战况，文帝大喜，赐宴文武百官。

当时建康武装部队尚有十余万人，但陈后主向来懦弱，又不晓军事，只是昼夜哭泣，台省内的所有事务处理，全交给施文庆。施文庆知道众将领恨自己，唯恐他们建立战功，便上奏说："这些人一向心怀不满，不诚心服从陛下，到了这样的危急关头，不可完全相信他们！"因此众将领的启奏请求，大都得不到批准。

贺若弼攻打京口时，萧摩诃请求率军迎战，陈后主不许。等到贺若弼占据了钟山，萧摩诃又上奏说："贺若弼孤军深入，营垒战壕还没有筑得坚固，我们出兵突袭，一定大胜。"陈后主还是不准。陈

后主招集萧摩诃、任忠在内殿商议军事，任忠说："兵法云：攻击的一方利于速战速决，守卫的一方最好稳扎稳打。现在我们兵力雄厚，粮食充足，应该固守城池，并沿秦淮河建立栅栏，敌人即使来攻，我们也不要与他们交战；我们还应派兵截断长江水路，不让他们音讯相通。陛下只要给我一万精兵，三百艘金翅战船，便可顺江而下，直取六合镇；这样，隋军一定会认为他们渡过长江的将士已经被俘，士气就会丧失。我和淮南当地人民从前就熟悉，现在听说是我率军前去，一定会如影随形群起响应。我再扬言要攻打徐州，截断敌人归路，那么各路隋军就会不战而退。等到春天雨季江河水涨，上游周罗睺等各路军队必定顺流而下跑来援助。这是上策。"陈后主不肯采纳他的意见。第二天，陈后主忽然说："两军相持久不决战，真叫人心烦，可叫萧郎出兵攻击。"任忠叩头请求不要出战。忠武将军孔范又上奏说："请求与隋军一决胜负，我将为陛下在燕然山刻石纪功。"陈后主听从了孔范的意见，对萧摩诃说："你可为我决此一战！"萧摩诃说："从前打仗是为国为民，今天决战，还要搭上为妻子儿女。"陈后主拿出许多金银丝帛，分发给各军作奖赏。二十日，派鲁广达在白土冈布阵，位置在各军的最南边，在他的北边是任忠，再往北是樊毅、孔范，萧摩诃军队的位置在最北边。各军阵列南北长达二十里，前后进退调度互相不知道。

贺若弼率领轻骑兵登上山头，望见陈朝各军出动，立即奔驰下山，与七位总管杨牙、员明等率领兵八千人摆开阵列准备迎战。陈后主和萧摩诃的妻子有私情，所以萧摩诃一开始就无心作战；只有鲁广达率领部下殊死拼战，他的军队与贺若弼的军队不相上下。隋军曾多次被击退，贺若弼部下战死的有二百七十三人，危急之中贺若弼军中燃起浓烟隐蔽自己，方脱险振作。陈朝士兵斩得隋军人头，都跑去献给陈后主请求奖赏，贺若弼知道他们十分骄傲懈惰，便又率军进击孔范；孔范的士兵与隋军刚一交战就败退，陈朝其它的军队望见了，骑兵步卒纷纷溃逃，无法阻止，死了五千人。员明擒

获了萧摩诃，送交贺若弼，贺若弼命令拉出去斩了，萧摩诃面不改色，贺若弼便给他松绑并以礼相待。

任忠快马加鞭跑进台城，谒见陈后主报告了战败情形，然后说："陛下好好保重，臣无能为力了！"陈后主给他两袋金子，要他重新招兵买马，任忠说："陛下最好赶紧备船，往上游投奔周罗睺等众军，臣当拼死保驾。"陈后主信以为真，令他出外安排，又命令后宫宫女收拾行装等待，奇怪的是等了很久任忠没有来。当时韩擒虎从新林进军，任忠已经率领部下数名骑兵到石子冈投降了他。领军将军蔡征率军防守朱雀航，听说韩擒虎将到，军心恐慌，大家一哄而散。任忠引导韩擒虎的军队径直进入朱雀门，部分陈朝守军打算抵抗，任忠对他们招手说："老夫我都投降了，你们还抵抗什么！"陈军全都逃散。此时台城内群臣都已逃走，只有尚书仆射袁宪在殿内，尚书令江总等人在尚书省中。陈后主对袁宪说："我以前对你不如对别人好，今日却只能追悔惭愧而已。这不只表明朕无德无行，也表明江东士大夫的气节全都丧失完了。"

陈后主心慌意乱，想躲起来，袁宪正告他说："北兵进入皇宫，一定不会侵侮陛下。事已如此，陛下还能躲到哪里去？臣希望陛下整齐衣冠，端坐正殿，仿照以前梁武帝见侯景的前例。"陈后主不听，下了坐床飞奔而逃，还说："刀锋底下，不能和它作对抗，我自有巧计！"于是带领十几个宫人逃出后堂景阳殿，将要往井里跳，袁宪苦苦谏说，后主就是不听；后阁舍人夏侯公韵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井口，陈后主和他争夺，争了很久，才跳进井里。后来有隋军士兵向井里窥探，并大声呼叫，没有人答应，扬言要投下石头，方才听到井里传来喊叫声，便抛下绳子往上拉，奇怪的是份量太重，等拉出井口，才看见是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三人拴在一起拉上来。沈皇后仍住皇后宫中，生活跟平常一样。皇太子陈深时年十五岁，闭门而坐，太子舍人孔伯鱼在旁侍立，隋军士兵推门进去，陈深端坐不动，慰问他们说："一路行军打仗，不算太辛苦吧？"隋兵都纷纷向他表示

敬意。当时陈朝的宗室王侯在建康的有一百多人，陈后主担心他们发生变乱，就都召进宫中，命他们都集中在朝堂之上，派豫章王陈叔英统领，又私下加以防备。台城失守后，他们便一拥而出投降。

贺若弼乘胜进击抵达乐游苑，陈朝都督鲁广达仍督率残部苦战，杀死、俘获隋军数百人，当时天色已晚，鲁广达才卸下盔甲，面向台城叩头痛哭，对部下说："我未能救国，罪大啊！"部下也都流泪叹息，他们全部被俘了。台城所有宫门卫队都已逃散，贺若弼夜晚烧毁北掖门进入皇宫，听说韩擒虎已经抓到陈叔宝，便叫押来看看，陈叔宝惊恐万状，冷汗直流，浑身发抖，向贺若弼拜了又拜。贺若弼告诉他："小国的君王，相当于大国的公卿大臣，向我叩拜合乎礼节。你到了隋朝少不了封一个归命侯，不必害怕。"后来贺若弼因耻于自己功劳在韩擒虎之后，便和韩擒虎相骂，以至拔刀相向；贺若弼又想命令蔡征替陈叔宝撰写投降书，命陈叔宝乘坐骡车到自己这边投降，但事情没有办成。贺若弼把陈叔宝囚禁在德教殿，并派人看守。

高颎比晋王杨广先一步进入建康，高颎的儿子高德弘是晋王杨广的记室参军，杨广派高德弘驰马飞奔到高颎住处，传令留下陈叔宝宠妃张丽华，高颎说："从前姜太公吕尚蒙面斩了妲己，如今怎可留下张丽华！"于是把张丽华押到青溪斩首。高德弘回去报告，杨广脸色大变，说："古人说：'没有一次恩德是不用回报的。我一定有办法回报高公！"从此痛恨高颎。

丙戌，晋王广入建康，以施文庆受委不忠，曲为谄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赋厚敛以悦其上，与太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皆为民害[1]，斩于石阙下，以

谢三吴。使高颎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天下皆称广，以为贤。矩，让之之弟子也。

广以贺若弼先期决战，违军令，收以属吏。上驿召之，诏广曰："平定江表，弼与韩擒虎之力也。"赐物万段；又赐弼与擒虎诏，美其功。

开府仪同三司王頒，僧辩之子，夜，发陈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既而自缚，归罪于晋王广；广以闻，上命赦之。诏陈高祖、世祖、高宗陵，总给五户分守之。

上遣使以陈亡告许善心，善心衰服号哭于西阶之下，藉草东向坐三日；敕书唁焉。明日，有诏就馆，拜通直散骑常侍[2]，赐衣一袭。善心哭尽哀，入房改服，复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诏，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兴。上顾左右曰："我平陈国，唯获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即我之诚臣也。"敕以本官直门下省。

陈水军都督周罗睺与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3]，秦王俊督三十总管水陆十余万屯汉口，不得进，相持逾月。陈荆州刺史陈慧纪遣南康内史吕忠肃屯岐亭[4]，据巫峡，于北岸凿岩，缀铁锁三条，横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肃竭其私财以充军用。杨素、刘仁恩奋兵击之，四十余战，忠肃守险力争，隋兵死者五千余人，陈人尽取其鼻以求功赏。既而隋师屡捷，获陈之士卒，三纵之。忠肃弃栅而遁，素徐去其锁；忠肃复据荆门之延洲[5]，素遣巴蜑千人[6]，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余舰，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余人，忠肃仅以身免。陈信州刺史顾觉屯安蜀城[7]，弃城走。陈慧纪屯公

安[8]，悉烧其储蓄，引兵东下，于是巴陵以东无复城守者[9]。陈慧纪帅将士三万人，楼船千余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为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时，陈晋熙王叔文罢湘州，还，至巴州，慧纪推叔文为盟主。而叔文已帅巴州刺史毕宝等致书请降于俊，俊遣使迎劳之。会建康平，晋王广命陈叔宝手书招上江诸将，使樊毅诣周罗睺，陈慧纪子正业诣慧纪谕指。时诸城皆解甲，罗睺乃与诸将大临三日，放兵散，然后诣俊降，陈慧纪亦降，上江皆平。杨素下至汉口，与俊会。王世积在蕲口，闻陈已亡，告谕江南诸郡，于是江州司马黄偲弃城走[10]，豫章诸郡太守皆诣世积降[11]。

癸巳，诏遣使者巡抚陈州郡。二月，乙未，废淮南行台省。

【注释】

①太市令：官名职掌管理市场。 都令史：官名。即令史之长。令史，尚书台等政府机构低级事务员。

②通直散骑常侍：官名。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顾问，往往预闻要政。隋代属门下省。

③江夏：陈朝郢州治所。今湖北武汉市武昌。

④岐亭：在今湖北宜昌市西北西陵峡口。按：下文"巫峡"当从《隋书·杨素传》作"江峡"，即西陵峡。

⑤延洲：在今湖北枝城市附近长江中。

⑥巴蜑(dàn 但)：族名。居住在今四川中部地区。

⑦安蜀城：北周筑，在今湖北宜昌市西北西陵峡口。

⑧公安：陈朝荆州治所，在今湖北公安县东北。

⑨巴陵：陈朝巴州治所，今湖南岳阳市。

⑩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 司马：官名。此处司马为州府佐吏，掌军

事。

⑩豫章：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

【译文】

二十二日，晋王杨广进入建康，因为原陈朝中书舍人施文庆接受委命未能尽忠，极尽谄谀邪佞之能事，使天子受到蒙蔽；中书舍人沈客卿加重赋税，极力搜括盘剥，以取悦皇上，与太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等人都是误国误民的祸害，将他们斩于石阙，以向三吴地区人民谢罪。杨广又派遣高颎和元帅府记室裴矩一起收集档案图书，封存了国库，钱财一文不取，天下的人都称赞晋王杨广贤明。裴矩是裴让之的侄儿。

杨广认为贺若弼在决战中提前发动攻击，违犯了军令，下令逮捕他交付军法审判。文帝派驿使召贺若弼入朝，并下诏给杨广说："平定江南，是贺若弼与韩擒虎的力量。"赏赐布帛一万段；又赐贺若弼与韩擒虎诏书，赞美他们的功勋。

开府仪同三司王頒，是王僧辩的儿子，一天夜晚，他掘开陈高祖陵墓，把尸骨焚烧成灰，并把骨灰放到水中喝下去。然后把自己绑起来，向晋王杨广请罪。杨广奏报皇上，文帝诏命赦免了他。又诏命安排五户人给陈高祖、陈世祖、陈高宗三座坟陵守墓。

文帝派使者把灭陈的消息告诉去年留隋未遣的陈朝使臣许善心，许善心身着丧服在西阶之下号哭，在干草上面朝东方独坐三天；文帝下敕书加以慰问。第二天，诏命许善心到客馆，拜授通直散骑常侍，赐朝服一套。许善心又大哭，极尽哀痛，然后进入房里脱掉丧服，改穿所赐朝服，出来后朝北站立，流着眼泪，再拜，接受诏命。第二天上朝，又伏在殿下哭泣，极度悲哀，无法起立。文帝环顾左右朝臣说："我平定陈国，只得到这一个人。他既然能怀念旧日的国君，就一定会是我的忠臣。"敕令他以通直散骑常侍值事门下省。

陈朝水军都督周罗睺和郢州刺史荀法尚据守江夏，秦王杨俊

督率三十名总管及水陆大军十余万人驻军汉口，不能前进，相持了一个多月。陈朝荆州刺史陈慧纪派南康内史吕忠肃驻兵岐亭，扼守巫峡，在北岸岩石上凿洞，连接三条铁链，横拦上流江面阻截隋军船舰，吕忠肃竭尽个人财物以充军用。杨素、刘仁恩挥兵猛攻，大小四十余战，吕忠肃据守险要，奋勇抵抗，隋军士兵战死五千多人，陈军将士把他们的鼻子都割下来去应邀功请赏。后来隋军屡战屡捷，俘获陈军士兵，前后几次释放了他们。吕忠肃军心瓦解，只好放弃阵地逃走，杨素便慢慢拆除锁链；吕忠肃又退守荆门的延洲，杨素派遣一千名巴蜑人，乘坐四艘五牙战舰，用拍竿击破陈军十余艘战舰，于是大破陈军，俘获武装士卒二千余人，只吕忠肃逃出一命。陈朝信州刺史顾觉驻守安蜀城，弃城逃走。陈慧纪驻兵公安，也烧掉全部物资储备，率兵东下，从此巴陵以东再没有据城而守的陈军。陈慧纪率领将士三万人，楼船一千余艘，顺江而下，想救援建康，但被秦王杨俊阻截，不能前进。这时候，陈朝晋熙王陈叔文被解除湘州刺史职务，返回建康，行抵巴州，陈慧纪便推陈叔文为盟主。可是陈叔文已经率领巴州刺史毕宝等人向杨俊呈递了请降书，杨俊派出使者迎接慰劳他们。适逢建康平定，晋王杨文命陈叔宝写信招降上游众将，派樊毅到周罗睺处，陈慧纪之子陈正业到陈慧纪处传达陈叔宝的意旨。这时各城都解除武装，周罗睺于是和众将一起哀哭了三天，才把军队解散，然后投降杨俊，陈慧纪也跟着投降，上游全部平定。杨素顺江而下到达汉口，与杨俊会师。王世积在蕲口，听说陈朝已经灭亡，便告谕江南各郡，于是江州司马黄偲弃城逃走，豫章各郡太守都向王世积投降。

二十九日，文帝下诏派使者巡视安抚原陈朝各州郡。三月，初一，撤销淮南行台省。

2 苏威奏请五百家置乡正，使治民，简辞讼。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岂可使两县共管一乡！"帝不听，丙申，制："五百家为乡，置乡正一人；百家为里，置里长一人。"

3 陈吴州刺史萧瓛能得物情[1]，陈亡，吴人推瓛为主，右卫大将军武川宇文述帅行军总管元契、张默言等讨之[2]，落丛公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陈永新侯陈君范自晋陵奔瓛[3]，并军拒述。述军且至，瓛立栅于晋陵城东，留兵拒述，遣其将王褒守吴州，自义兴入太湖[4]，欲掩述后。述进破其栅，回兵击瓛，大破之；又遣兵别道袭吴州，王褒衣道士服弃城走。瓛以余众保包山[5]，燕荣击破之。瓛将左右数人匿民家，为人所执。述进至奉公埭[6]，陈东杨州刺史萧岩以会稽降，与瓛皆送长安，斩之。

杨素之下荆门也[7]，遣别将庞晖将兵略地，南至湘州[8]，城中将士，莫有固志。刺史岳阳王叔慎，年十八，置酒会文武僚吏。酒酣，叔慎叹曰："君臣之义，尽于此乎！"长史谢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兴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诸君独非陈国之臣乎！今天下有难，实致命之秋也；纵其无成，犹见臣节，青门之外[9]，有死不能！今日之机，不可犹豫，后应者斩！"众咸许诺。乃刑牲结盟，仍遣人诈奉降书于庞晖。晖信之，克期入城，叔慎伏甲待之，晖至，执之以徇，并其众皆斩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众，数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阳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邬居业皆

请举兵助之[10]。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将兵适至,与行军总管刘仁恩共击之[11];叔慎遣其将陈正理与樊通拒战,兵败。胄乘胜入城,禽叔慎,仁恩破邬居业于横桥[12],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斩于汉口。

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高凉郡太夫人冼氏为主[13],号圣母,保境拒守。诏遣柱国韦洸等安抚岭外[14],陈豫章太守徐璒据南康拒之[15],洸等不得进。晋王广遣陈叔宝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使之归隋。夫人集首领数千人,尽日恸哭,遣其孙冯魂帅众迎洸。洸击斩徐璒,入,至广州,说谕岭南诸州皆定;表冯魂为仪同三司[16],册冼氏为宋康郡夫人。洸,复之子也。

衡州司马任瓌劝都督王勇据岭南,求陈氏子孙,立以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来降,瓌弃官去。瓌,忠之弟子也。

于是陈国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置蒋州。

晋王广班师,留王韶镇石头城,委以后事。三月,己巳,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陈人至者如归。夏,四月,辛亥[17],帝幸骊山,亲劳旋师。乙巳,诸军凯入,献俘于太庙,陈叔宝及诸王侯将相并乘舆服御、天文图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铁骑围之,从晋王广、秦王俊入,列于殿庭。拜广为太尉,赐辂车、乘马、衮冕之服、玄圭、白璧。丙辰,帝坐广阳门观[18],引陈叔宝于前,及太子、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

凡二百余人，帝使纳言宣诏劳之[18]；次使内史令宣诏[19]，责以君臣不能相辅，乃至灭亡。叔宝及其群臣并愧惧伏地，屏息不能对。既而宥之。

初，武元帝迎司马消难，与消难结为兄弟，情好甚笃，帝每以叔父礼事之。及平陈、消难至，特免死，配为乐户，二旬而免，犹以旧恩引见；寻卒于家。

庚戌，帝御广阳门宴将士，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班赐各有差，凡用三百余万段。故陈之境内，给复十年，余州免其年租赋。

乐安公元谐进曰："陛下威德远被，臣前请以突厥可汗为候正[20]，陈叔宝为令史[21]，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陈国，本以除逆，非欲夸诞。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宝昏醉，宁堪驱使！"谐默然而退。

【注释】

①吴州：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

②右卫大将军：隋十二禁卫军长官之一。参见本书卷一百七十四最后部分注⑤。

③晋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常州市。

④义兴：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宜兴县。

⑤包山：即太湖洞庭山。

⑥苇公埭(dài 带)：地名。在今浙江萧山市西。

⑦荆门：在今湖北枝城市西北。

⑧湘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

⑨青门之外：秦朝灭亡，东陵侯召平为平民，在咸阳青门外种瓜为生。此处陈正理意谓陈亡后宁愿一死，不愿为民以求活。

⑩衡阳：郡名。治所在今湖南湘潭市。　武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

⑪行军总管:行军元帅。隋制,领军出征者称行军总管或大总管,是出征时的军队主帅。

⑫横桥:在今江西奉新县西。

⑬高凉郡:治所在今广东阳江县西。 太夫人冼(xiǎn 显)氏:通称冼夫人,南朝、隋初岭南少数民族女首领。嫁梁高凉太守冯宝。冯宝死后,她积极助陈统一岭南,封石龙太夫人。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迎隋将韦洸入广州,击平王仲宣叛乱,封谯国夫人。

⑭柱国:官名。隋制柱国为二等勋官。

⑮南康:郡名。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市。

⑯仪同三司:官名。隋制,仪同三司为第八等勋官。参见本书卷一百七十四最后部分注⑥。

⑰辛亥:据《隋书·高祖纪》,当作"己亥"。己亥为初六。文中"夏四月"应为闰三月。

⑱广阳门:隋大兴宫城正南门。

⑲纳言:门下省长官,掌出纳王命。

⑳内史令:内史省(中书省)长官。负责秉承皇帝意旨起草诏敕,传宣诏命。

㉑候正:边境伺望侦察哨所头目。

㉒令史:官名。汉代设有兰台令史、尚书令史,掌文书,职位次于郎。隋唐以后,令史变为三省六部及御史台的低级事务员。

【译文】

2 苏威奏请每五百家设置乡正一人,让乡正治理民政,审理讼案。李德林认为:"本来当初废除乡官审理讼案,就是因为乡里之间,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判案很难公平。现在令乡正专管五百家,恐怕危害更严重。况且偏远小县,有不到五百家的,难道可以让两个县共同管理一个乡吗!"文帝不听。初二,下制书规定:"五百家为乡,设乡正一人;一百家为里,设里长一人。"

3 陈朝吴州刺史萧瑒深孚众望,陈朝灭亡后,吴地人民推举萧瑒为领袖。右卫大将军武川人宇文述率领行军总管元契、张默言等前

去讨伐。落丛公燕荣率领水军从东海进至武吴州，陈朝永新侯陈君范从晋陵投奔萧瑱，联合抵抗宇文述。宇文述军队快要到达，萧瑱在晋陵城东设立木栅栏，留部分兵力阻截宇文述，另派他的将领王褒防守吴州，而自己亲率大军从义兴进入太湖，想从宇文述背后发动突然袭击。宇文述进兵攻破晋陵城东栅栏，又回兵痛击萧瑱，把他打得大败；又派兵从另外一条路偷袭吴州，王褒换上道士服装弃城而逃。萧瑱带领残余部众退守包山，燕荣又打败了他。萧瑱带领左右数人躲藏在老百姓家里，结果被抓获。宇文述进抵奉公埭，陈朝东扬州刺史萧岩献会稽城投降，他同萧瑱一起都被押送长安斩首。

杨素攻下荆门后，派副将庞晖率兵攻城略地，向南进兵到湘州，城内陈军将士无心坚守。湘州刺史岳阳王陈叔慎，年十八岁，摆设酒席宴请文武僚佐。酒喝到尽兴时，陈叔慎叹息说："我们的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到今天为止了吗！"长史谢基拜伏在地，痛哭流涕。湘州助防遂兴侯陈正理在坐，这时站起身说道："人主受辱，臣子效死。在坐诸君有谁不是陈朝的臣子！现在国家有难，正是我们献身报国的时候；纵然不能成功，也能够表明做臣子的节操。陈亡我们宁愿一死，决不做亡国奴苟活！今日到了危急关头，不能再犹豫了，不迅速响应的人立即斩首！"大家都一致赞成。于是杀牲歃血共结盟誓，并派人送交诈降书给庞晖。庞晖信以为真，并约定日期入城受降，陈叔慎埋伏武士等待他。庞晖进城后，立即被伏兵抓获，并斩首示众，连同他率领的部众也全部杀掉。陈叔慎坐在射堂之上，招集士众，几天之内就招集到五千人。衡阳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邬居业都请求率军协助陈叔慎。这时，隋朝所任命的湘州刺史薛胄领兵正好赶到，和行军总管刘仁恩一起攻打湘州；陈叔慎派部将陈正理与樊通一起抵抗，但都被隋军打败。薛胄乘胜攻入城内，擒获了陈叔慎，刘仁恩在横桥打败邬居业，也擒获了他，一起押送到秦王杨俊处，他们都被斩于汉口。

岭南还没有归附，几个还没有降隋的郡联合起来，共推高凉郡太夫人洗氏为盟主，称为“圣母”，保全境内抵抗外来侵略。文帝诏令派柱国韦洸等人安抚岭南，陈朝豫章太守徐璒据守南康郡进行抵抗，韦洸等人不能前进。晋王杨广派陈叔宝写信送给洗夫人，告诉她陈朝已经灭亡，让她归附隋朝。洗夫人集合首领数千人，为陈朝灭亡痛哭了一整天，然后派她的孙子冯魂率部众迎接韦洸。韦洸率军击败徐璒，并将他斩首，进入岭南，抵达广州，游说告谕岭南各州，全部平定了岭南；又表请朝廷授任冯魂为仪同三司，封洗氏为宋唐郡夫人。韦洸是韦复的儿子。

衡州司马任瓌劝说都督王勇占据岭南，寻求陈氏子孙，拥立为皇帝，王勇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率领部众投降了隋朝，任瓌弃官而去。任瓌是任忠的侄儿。

于是陈国被全部平定，隋朝得到三十个州，一百个郡，四百个县。文帝诏令将建康的城邑宫殿房屋全部摧毁拆除，开垦为耕地，另外在石头城设置蒋州。

晋王杨广班师回朝，留下王韶镇守石头城，委托他处理善后事宜。三月，初六，陈叔宝和他的王公百官从建康出发，前往长安，大大小小踏上路途，前后五百里连绵不断。文帝命征用长安一些私人住宅腾空等待，内外重新装修，派使者迎接慰劳，陈朝降人来到后就像回到家里一样。闰三月，初六，文帝驾临骊山，亲自慰劳凯旋大军。十二日，各路大军高奏凯歌入城，到太庙献俘，陈叔宝和陈朝王侯将相连同他们的车驾服饰、天文图籍等依次排开行列，并由铁甲骑兵四面围住，跟随着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进入，排列在殿庭上。文帝授杨广为太尉，赏赐他辂车、乘马、衮服冠冕、黑圭、白璧。二十三日，文帝坐在广阳门城楼上，命人把陈叔宝带到前面，还有太子、宗室诸王二十八人，此外还有司空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共二百余人，文帝让纳言宣读诏书慰劳他们，接着又让内史令宣读诏书，责备他们君臣不能互相辅助，以至国家灭亡。陈叔宝和他的群臣都羞

愧难当，拜伏在地，大气不敢出，无言以对。文帝随后宽恕了他们。

当初，武元帝杨忠迎接司马消难投降北周，与司马消难结拜为兄弟，感情十分深厚，文帝杨坚也经常以事奉叔父的礼节事奉他。及至平定陈朝，司马消难作为俘虏被押送到长安，文帝特下令赫免他的死罪，发配为乐户，二十天后又免除乐户身分，仍然以旧日情谊特别接见他；不久，司马消难死在家里。

十七日，文帝驾临广阳门，宴请将士，从门外两侧开始堆积布匹绸缎，一直堆到南边的外城，按照功勋等级，分别赏赐，一共用去三百余万段。原来陈朝境内，免去十年田租赋税，别的各州免除本年田租赋税。

乐安公元谐进言说："陛下威德远播四海，臣以前请求任命突厥可汗为候正，任命陈叔宝为令史，现在可以用臣的建议了。"文帝说："朕平定陈国，本来是为了铲除叛逆，并不是为了好大喜功，你所奏请，一点也不对我的想法。突厥可汗不了解山川形势，怎么能够侦候警戒；陈叔宝整天昏醉不醒，怎么能够差遣任事！"元谐哑口无言而退。

辛酉，进杨素爵为越公，以其子玄感为仪同三司[1]，玄奖为清河郡公；赐物万段，粟万石。命贺若弼登御坐，赐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国[2]，进爵宋公。仍各加赐金宝及陈叔宝妹为妾。

贺若弼、朝擒虎争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蒋山死战[3]，破其锐卒，擒其骁将，震扬威武，遂平陈国；韩擒虎略不交陈，岂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与弼同时合势以取伪都，弼乃敢先朝，逢贼遂战，致令将士伤死甚多。臣以

轻骑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蛮奴，执陈叔宝，据其府库，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门，臣启关而纳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与臣相比！"帝曰："二将俱为上勋。"于是进擒虎位上柱国，赐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纵士卒，淫污陈宫；坐此不加爵邑。

加高颎上柱国，进爵齐公，赐物九千段。帝劳之曰："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能间也④。"帝从容命颎与贺若弼论平陈事，颎曰："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论功！"帝大笑，嘉其有让。

帝之伐陈也，使高颎问方略于上仪同三司李德林⑤，以授晋王广；至是，帝赏其功，授柱国，封郡公，赏物三千段。已宣敕讫，或说高颎曰："今归功于李德林，诸将必当愤惋，且后世观公有若虚行。"颎入言之，乃止。

以秦王俊为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镇广陵。晋王广还并州。

晋王广之戮陈五佞也，未知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王仪、御史中丞沈瓘之罪⑥，故得免；及至长安，事并露，乙未，帝暴其过恶，投之边裔，以谢吴、越之人。瑳刻薄贪鄙，忌害才能；仪倾巧侧媚，献二女以求亲昵；瓘险惨苛酷，发言邪谄，故同罪焉。

帝给赐陈叔宝甚厚，数得引见，班同三品；每预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后监守者奏言："叔宝云，'既无秩位，每预朝集，愿得一官号。'"帝曰："叔宝全无心肝！"监

者又言："叔宝常醉，罕有醒时。"帝问："饮酒几何！"对曰："与其子弟日饮一石。"帝大惊，使节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尔，何以过日！"帝以陈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为非，乃分置边州，给田业使为生，岁时赐衣服以安全之。

诏以陈尚书令江总为上开府仪同三司[7]，仆射袁宪、骠骑萧摩诃、领军任忠皆为开府仪同三司[8]，吏部尚书吴兴姚察为秘书丞[9]。上嘉袁宪雅操，下诏，以为江表称首，授昌州刺史。闻陈散骑常侍袁元友数直言于陈叔宝，擢拜主爵侍郎[10]。谓群臣曰："平陈之初，我悔不杀任蛮奴。受人荣禄，兼当重寄，不能横尸徇国，乃云无所用力，与弘演纳肝何其远也[11]！"

帝见周罗睺，慰谕之，许以富贵。罗睺垂泣对曰："臣荷陈氏厚遇，本朝沦亡，无节可纪。得免于死，陛下之赐也，何富贵之敢望！"贺若弼谓罗睺曰："闻公郢、汉捉兵，即知扬州可得。王师利涉，果如所量。"罗睺曰："若得与公周旋，胜负未可知。"顷之，拜上仪同三司。先是，陈将羊翔来降，伐陈之役，使为向导，位至上开府仪同三司，班在罗睺上。韩擒虎于朝堂戏之曰："不知机变，乃立在羊翔之下，能无愧乎！"罗睺曰："昔在江南，久承令问，谓公天下节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

帝之责陈君臣也，陈叔文独欣然有得色。既而复上表自陈："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异常例！"帝虽嫌其不忠，而欲怀柔江表，乃授叔文开府仪同三司，拜宜州刺史。

初，陈散骑常侍韦鼎聘于周，遇帝而异之，谓帝曰："公当大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于公。"及至德之初，鼎为太府卿[12]，尽卖田宅，大匠卿毛彪问其故[13]，鼎曰："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及陈平，上召鼎为上仪同三司。鼎，睿之孙也。

壬戌，诏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世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经；民间甲伏，悉皆除毁。颁告天下，咸悉此意。"

贺若弼撰其所画策上之，谓为御授平陈七策。帝弗省，曰："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弼位望隆重，兄弟并封郡公，为刺史、列将，家之珍玩，不可胜计，婢妾曳罗绮者数百，时人荣之。其后突厥来朝，上谓之曰："汝闻江南有陈国天子乎？"对曰："闻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诣韩擒虎前曰："此是执得陈国天子者。"擒虎厉色顾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视。

左卫将军庞晃等短高颎于上[14]，上怒，皆黜之，亲礼逾密。因谓颎曰："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初，颎父宾为独孤信僚佐，赐姓独孤氏，故上常呼为独孤而不名。

4 乐安公元谐，性豪侠，有气调，少与上同学，甚相爱，及即位，累历显仕。谐好排诋，不能取媚左右。与上柱国王谊

善，谊诛，上稍疏忌之。或告谐与从父弟上开府仪同三司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三司祈绪等谋反，下有司按验，奏“谐谋令祈绪勒党项兵断巴、蜀[15]。又，谐尝与滂同谒上，谐私谓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贼也’。因令滂望气，滂曰：‘彼云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辈有福德云。’”上大怒，谐、滂、鸾、绪并伏诛。

【注释】

①仪同三司：隋制为八等勋官，正五品。

②上柱国：隋制为一等勋官，从一品。

③蒋山：即今江苏南京市中山门外紫金山。

④青蝇：苍蝇的一种，也称金蝇。《诗·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因以青蝇喻指谗言。

⑤上仪同三司：隋制为七等勋官，从四品。

⑥都官尚书：官名。隋初设都官尚书，统都官、刑部、比部、司门各侍郎，后改都官尚书为刑部尚书，即刑部长官，掌法律、刑狱。

⑦上开府仪同三司：隋制为五等勋官，从三品。

⑧开府仪同三司：隋制为六等勋官，正四品。

⑨吏部尚书：官名。隋唐吏部为六部之首，长官为吏部尚书，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

⑩主爵侍郎：官名。吏部属官，主管爵位。

⑪弘演：春秋时卫懿公臣。卫懿公与狄人战于荧泽，被杀。弘演剖腹纳肝殉死。

⑫太府卿：官名。梁、陈十二卿之一，掌财货库藏。

⑬大匠卿：官名。梁、陈二十卿之一，掌土木营建。

⑭左卫将军：隋十二禁卫军长官之一。

⑮党项：古民族名。汉代西羌的一支。初居今青海、甘肃、四川边区一带。南北朝后期渐趋强大。

【译文】

二十八日,文帝进封杨素的爵位为越公,任命他的儿子杨玄感为仪同三司、杨玄奖为清河郡公;赏赐一万段绢帛,一万石粟。命贺若弼坐上御坐,赏赐八千段绢帛,加位上柱国,进封为宋公。另外又分别加赐金银珍宝,并把陈叔宝的妹妹赏给他们为妾。

贺若弼、韩擒虎在文帝面前争功,贺若弼说:"臣在蒋山拼死力战,打败了陈朝的精兵,俘获了他们的骁勇将领,声震名扬,十分威武,于是平定陈国;而韩擒虎几乎没有临阵交战,怎么能与臣相比!"韩擒虎说:"本来接到晋王的命令,命臣与贺若弼同时合力攻取伪都,可贺若弼竟擅自提前进军,遭逢敌军便交战,致使将士伤亡很多。而臣率领轻快骑兵五百人,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伏任忠,活捉了陈叔宝,占领他们的府库,捣毁了他们的巢穴。贺若弼到了晚上才进抵北掖门,是臣打开城门让他进城,他连赎罪都来不及,哪能与臣相比!"文帝说:"你们二位都是上等功勋。"于是进封韩擒虎爵位为上柱国,赏赐八千段绢帛。掌管司法的官员弹劾韩擒虎放纵士兵奸淫陈朝宫女,因此不晋升爵位,不增加采邑。

加授高颎上柱国,进封为齐公,赏赐九千段绢帛。文帝慰劳他说:"你出去讨伐陈国,有人说你要拥兵造反,朕已把他斩首。君臣道义相合,不是谗言可以离间的。"文帝轻松随意地让高颎与贺若弼谈论平陈之事,高颎说:"贺若弼先进献平陈计策,后来又苦战蒋山,打败贼兵,臣只是一个文职官员,岂敢与大将争功!"文帝大笑,称赞他的谦让。

文帝开始讨伐陈朝时,派高颎向上仪同三司李德林询问谋略,然后转告晋王杨广,现在文帝嘉奖李德林出谋划策的功劳,授予他上柱国,进封为郡公,赏赐三千段绢帛。敕令已经宣布,有人告诉高颎说:"现在把功劳都归给李德林,众将必定愤愤不平,而且在后世看来,在平陈之中您一点功绩也没有。"高颎入宫上言,才作罢。

任命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镇守广陵。晋王杨

广回并州镇守。

晋王杨广诛杀陈朝施文庆等五个佞臣的时候，还不知道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王仪、御史中丞沈瓘的罪行，所以他们能免于一死；及至到了长安，事情都暴露出来，初二，文帝公布了他们的罪恶，把他们流放到边疆，以向吴、越地区的人民谢罪。王瑳为人刻薄，贪婪鄙陋，忌恨陷害有才能的人；王仪狡诈乖巧，善于阿谀奉承，向陈后主进献两个女儿以求亲近；沈瓘阴险残忍，讲话十分邪恶谄媚，所以一同治罪。

文帝赏赐给陈叔宝的财物十分丰厚，又屡次召见，班位和三品官相同；每当陈叔宝参加宴会时，恐怕引起他伤心，特禁止演奏吴地音乐。后来监护看守的人上奏说："陈叔宝说：'既没有官秩爵位，却每每参加朝会宴集，希望有一个官号。'"文帝说："陈叔宝完全没有心肝！"监护的人又说："陈叔宝常常喝醉，极少有清醒的时候。"文帝问道："喝多少酒？"回答说："和他的子弟每天喝一石酒。"文帝大惊，命人节制他的酒量，不久又说："让他随性所欲吧！不然，他何以度日！"文帝因为陈氏的子弟很多，恐怕他们在京城为非作歹，便把他们分散安置在边远州郡，分给他们农田作为生计，年节和四时都赏赐衣服以安定他们的生活。

诏令任命原陈朝尚书令江总为上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袁宪、骠骑将军萧摩诃、领军将军任忠都为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吏部尚书吴兴人姚察为秘书丞。皇上称赞袁宪有高尚的品德情操，颁下诏书，称赞他是江东第一人，授任昌州刺史。听说原陈朝散骑常侍袁元友屡次向陈叔宝直言进谏，于是提升他为主爵侍郎。并对群臣说："陈朝刚平定时，我后悔没有杀了任忠，他接受陈朝高官厚禄，又担当重任，不能以身殉国，危急时却说自己已无能为力，这和弘演剖腹纳卫懿公的肝而殉死相差太远了！"

文帝接见周罗睺，安慰勉励他，答应给他富贵。周罗睺流着眼泪回答说："臣深受陈氏厚待，现前朝已经灭亡，国亡我存实在没有

节操可言。能够免死,是陛下的恩赐,哪敢奢望富贵!"贺若弼对周罗睺说:"听说你在郢、汉地区掌握兵权,就知道扬州可以取得。王师渡江果然胜利,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周罗睺说:"如果能够和您交手,胜败还不一定。"不久,周罗睺被授上仪同三司。起先,陈朝将领羊翔投降隋朝,在讨陈之战中,派他当隋军向导,到现在位至上开府仪同三司,班位还在周罗睺之上。韩擒虎在朝堂上取笑周罗睺说:"你不能随机应变,到现在班位还在羊翔之下,难道不觉得羞愧吗?"周罗睺说:"以前在江南,我久仰您的美名,认为您是天下节义之士,今天您说这种话,使我非常失望。"韩擒虎听了满脸羞愧。

文帝责备陈朝君臣时,陈叔文独自洋洋得意喜形于色。后来他又上表陈述:"从前在巴州,我已先向隋朝表示诚心归附,请陛下明察,希望封赏和他人有别。"文帝虽然讨厌他的不忠,但是为了安抚江南地区,还是授予陈叔文开府仪同三司,任命为宜州刺史。

当初,陈朝散骑常侍韦鼎访问北周,见到隋文帝,觉得他不同平凡,就对文帝说:"您以后一定大贵,您大贵时就会天下一统,十二年之后,老夫将委身做您的臣下。"到了至德初年,韦鼎为陈朝太府卿时,把田地房屋全部卖光,大匠卿毛彪问他是什么缘故,韦鼎说:"江南的帝王之气,到现在已经完结,我和你将会葬在长安。"及至陈朝平定,皇上召见韦鼎并任命为上仪同三司。韦鼎是韦睿的孙子。

二十九日,下诏说:"现在天下已经统一,万物都可顺适本性;太平时代的法令规章,正可普遍推行。凡隋朝臣民,都要砥砺志行,沐浴圣德,家家修养自身,人人都要立志。武力可以树立国威,但是不能不停止;刑罚可以帮助推行教化,但是不可以任意专行。从此除了保卫京师皇宫的禁卫军和镇守四方的边防军以外,其余的军队都要解散,武器要停止使用。社会已经安定,各方无事,军人的子弟,都要开始学习儒家经书;民间的武器,全部予以销毁。通告天下,使大家都了解这些意旨。"

贺若弼撰写了他所筹划的平陈计策呈奏文帝，题为《御授平陈之策》，文帝并不审阅，说："你想替我扬名，我不求名，你应该自己记载在家传里面。"贺若弼位高望重，兄弟都封为郡公，担任刺史、将军，家中的珍宝古玩，无计其数，身穿绫罗绸缎的婢妾有几百名，当时的人都认为很荣耀。后来突厥派使节来朝见，文帝对使节说："你听说过江南有陈国天子吗？"使节回答说："听说过。"皇上命左右侍从把突厥使节带领到韩擒虎面前，对他说："这个就是活捉陈国天子的人。"韩擒虎眼光凌厉逼人，看了使节一眼，突厥使节恐惧不安，不敢抬头望。

左卫将军庞晃等在文帝面前说高颎的坏话，文帝大怒，全部免黜了他们的官职，对高颎更加亲近礼遇。文帝对高颎说："独孤公就像镜子，每次被磨擦光洁，就更加明亮。"当初，高颎的父亲高宾是独孤信的僚佐，赐姓独孤氏，所以文帝常称呼他独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

4 乐安公元谐，性情豪放，行侠仗义，气度非凡，年少时和文帝同学，彼此十分友爱，文帝即位后，元谐屡次升任重要职位。元谐喜欢信口攻击别人，不能博取文帝左右近臣的欢心。元谐与上柱国王谊友情深厚，王谊被诛杀，文帝对元谐渐渐疏远疑忌。有人控告元谐和堂弟上开府仪同三司元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三司祈绪等人谋反，便交付司法官吏审理，司法官吏奏报说："元谐阴谋派遣祈绪统领党项兵切断通向巴、蜀地区的交通要道。有一次，元谐曾经和元滂一同谒见皇上，元谐私下对元滂说：'我才是主人，坐在殿上的是窃国盗贼。'便让元滂观察气象，元滂说：'他的云气像一只蹲着的狗，又像一只奔跑的鹿，不像我们有象征福德的云气。'"文帝听了大怒，于是处死了元谐、元滂、祈绪。

5 闰月[1]，己卯，以吏部尚书苏威为右仆射。六月，乙丑，以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

6 朝野皆称封禅，秋，七月，丙午，诏曰："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而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

7 左卫大将军广平王雄，贵宠特盛，与高颎、虞庆则、苏威称为四贵。雄宽容下士，朝野倾属，上恶其得众，阴忌之，不欲其典兵马；八月，壬戌，以雄为司空，实夺之权。雄既无职务，乃杜门不通宾客。

8 帝践阼之初，柱国沛公郑译请修正雅乐[2]，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议之[3]，积年不决。译言："古乐十二律[4]，旋相为宫[5]，各用七声[6]，世莫能通。"译因龟兹人苏祗婆善琵琶[7]，始得其法，推演为十二均、八十四调[8]，以校太乐所奏，例皆乖越。译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作书宣示朝廷。与邳公世子苏夔议累黍定律。

时人以音律久无通者，非译、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悦学，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耻宿儒反不逮译等，常欲沮坏其事，乃立议，非十二律旋相为宫及七调，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或欲令各造乐，待成，择其善者而从之。妥恐乐成善恶易见，乃请帝张乐试之，先白帝云："黄钟象人君之德[9]。"及奏黄钟之调，帝曰："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妥因奏止用黄钟一宫，不假余律。帝悦，从之。

时又有乐工万宝常，妙达钟律。译等为黄钟调成，奏

之，帝召问宝常，宝常曰："此亡国之音也。"帝不悦。宝常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上从之。宝常造诸乐器，其声率下郑译调二律，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苏夔尤忌宝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皆附之而短宝常，宝常乐竟为威所抑，寝不行。

及平陈，获宋、齐旧乐器，并江左乐工，帝令廷奏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内十四调[10]，宾祭用之。仍诏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

时天下既壹，异代器物，皆集乐府[11]，牛弘奏："中国旧音多在江左，前克荆州得梁乐，今平蒋州又得陈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请加修缉以备雅乐。其后魏之乐及后周所用，杂有边裔之声，皆不可用，请悉停之。"冬，十二月，诏弘与许善心、姚察及通直郎虞世基参定雅乐。世基，荔之子也。

9 己巳，以黄州总管周法尚为永州总管，安集岭南，给黄州兵三千五百人为帐内，陈桂州刺史钱季卿等皆诣法尚降。定州刺史吕子廓，据山洞，不受命，法尚击斩之。

10 以驾部侍郎狄道辛公义为岷州刺史[12]。岷州俗畏疫[13]，一人病疫，阖家避之，病者多死。公义命皆舆置己之厅事，暑月，病人或至数百，厅廊皆满，公义设榻，昼夜处其间，以秩禄具医药，身自省问。病者既愈，乃召其亲戚谕之曰："死生有命，岂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惭谢而去。其后人有病者，争就使君，其家亲戚固留养之，始

相慈爱,风俗遂变。后迁牟州刺史⑲,下车,先至狱中露坐,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遣咸尽,方还厅事受领新讼。事皆立决;若有未尽,必须禁者,公义即宿厅事,终不还阁。或谏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若!"公义曰:"刺史无德,不能使民无讼,岂可禁人在狱而安寝于家乎!"罪人闻之,咸自款服。后有讼者,乡闾父老遽晓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劳使君!"讼者多两让而止。

【注释】

①闰月:本年闰三月。此处应为"夏四月"。

②雅乐: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和朝会、宴享等重大典礼时所用的乐舞,相对于俗乐而言,古代视为正乐。

③太常卿:官名。太常寺长官。掌祭祀礼乐。国子祭酒:学官名。即古代贵族子弟学校(国子监)校长。 博士:学官名。即国子博士。

④十二律:我国古代的定音方法,简称"律吕"。用三分损益把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相当于把现代使用的传统七声音阶分为十二个"律",每个律约等于半个音。十二律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⑤旋相为宫:中国古代以七音配十二律,每律都可以作为宫音,叫做"旋相为宫",简称"旋宫"。也就是以十二律中任何一律作宫音,翻出十二个调来,即转调(包括调高与调式的变换)之意。

⑥七声:中国古代七声音阶中的七个音级,即宫、商、角、变徵、徵、羽和变宫。

⑦龟(qiū丘)兹:古西域城国名。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 苏祗婆:北周武帝宇文邕娶突厥阿史那公主,苏祗婆为陪嫁侍从之一。

⑧十二均:以十二律中各律为宫所建立的音阶。

⑨黄钟:古乐十二律中的第一律。声调最洪大响亮。

⑩五夏:昭夏、皇夏、诚夏、需夏、肆夏。 二舞:文、武二舞。房内十四调:

杨坚在北周时曾倚琵琶作歌二首，名《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义，因取之为房内曲。十四调，北周乐律制度，悬钟、磬法七正七背，合为十四。

⑪乐府：古代主管音乐的官署。

⑫驾部侍郎：官名。兵部尚书属官，掌舆辇、传乘、邮驿、厩牧之事。

⑬岷州：治所在今甘肃岷县。

⑭牟州：治所在今山东掖县。

【译文】

5 夏，四月，十七日，任命吏部尚书苏威为尚书右仆射。六月，初四，任命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

6 朝野上下都说应该封禅泰山。秋，七月，十五日，文帝下诏书说："怎可因我朝遣一位将军灭掉了一个小国，引起远近的人都注意，便因此说天下已经太平。以微薄的德业而封禅名山，用虚假的言辞去祭告上帝，这不是我愿听的。自此以后，关于封禅的事，应该禁止再谈。"

7 左卫大将军广平王杨雄，特别尊贵荣宠，和高颎、虞庆则、苏威一起被称为"四贵"。杨雄宽厚容人，礼贤下士，朝野上下都倾服他。文帝讨厌他得人心，暗中猜忌他，不想让他掌握军队；八月，初三，任命杨雄为司空，实际上是为了夺他的兵权。杨雄既然无实权，就紧闭家门不和宾客来往。

8 文帝即位之初，柱国沛公郑译请求修订雅乐，诏令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人商议，经过多年没有结果。郑译进言说："古乐有十二律，每律都可以作为宫音，循环转调，各调又分用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七个音级，世人没有能通晓的。"郑译因为龟兹人苏祗婆善于弹琵琶，就向他学习，才懂得确定音调乐律的方法，推演为十二均、八十四调，用来校订太乐署乐师所演奏的音乐，发现大多不正确。郑译又在七音之外，另提出一声，称为应声，并写成文章在朝廷分散传阅。并和邳公苏威的长子苏夔商议

用排列黍粒的方法测量并确定律管长度,以便重定乐律。

当时的人认为音律已经很久无人通晓,不是郑译、苏夔一朝一夕能够确定的。文帝向来不注重学问,而牛弘也不精通音律,何妥自愧身为饱学宿儒而在音律方面反不如郑译等人,常想阻挠破坏修订雅乐之事,因此提出意见,反对十二律旋转相为宫及七调,这一下各种不同的意见纷纷提出,互相争论,各立朋党;有人提出让各派按照自己的原理主张造出一种乐调,到完成以后,选择其中最好的来使用。何妥恐怕乐调造成后好坏很容易看出,便奏请文帝立即设乐演奏比试各种乐调,并先告诉文帝说:"黄钟调象征人君的德业。"及至演奏黄钟乐调时,文帝说:"滔滔不绝,和顺雅致,与我的心意十分契合。"何妥于是奏请只用黄钟一种乐调,不用其它的乐律。文帝很高兴,采用他的建议。

当时还有一个名叫万宝常的乐师,精通音律,郑译等人制成黄钟调后,进行演奏,文帝召见万宝常问他,万宝常回答说:"这是亡国之音。"文帝很不高兴。万宝常请求用水尺调定五音律吕,用来校正乐器,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万宝常制造出了各种乐器,其乐调比郑译等人定调低二律,他对乐器的增损改进,难于详述。这些乐器的声音雅淡,不被当时的人所喜欢,太常寺中懂得声律的人大多排斥诋毁这种音乐。苏夔特别忌恨万宝常,苏夔的父亲苏威正当政专权,凡是谈论音乐的人都附合苏夔而批评万宝常,万宝常的乐调因此被苏威所压制,不能流传。

到平定陈朝时,获得宋、齐时代的乐器及江左乐师,文帝命他们在殿廷上演奏,赞叹说:"这才是华夏的正声啊!"于是调整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内十四调,在宴宾和祭祀时使用。并诏令在太常寺设置清商署负责管理。

当时全国统一,不同时代的乐器用品,都集中在乐府。牛弘上奏说:"中国的历代古乐多留存江左,攻取荆州时得到了梁朝的音乐,现在平定蒋州又得到陈朝的音乐,史册书传相承,都认为合于

古乐。请下令让人加以修订编辑，以充实雅乐。至于北魏的音乐和北周所使用的，都杂有边疆夷乐，都不可使用，请全部停止。”冬，十二月，诏令牛弘与许善心、姚察以及通直郎虞世基共同修订雅乐。虞世基是虞荔的儿子。

9 十一日，任命黄州总管周法尚为永州总管，前往安抚平定岭南地区，让他带黄州兵三千五百人作为亲兵，陈朝桂州刺史钱季卿等都向周法尚投降。定州刺史吕子廓据守山洞，不接受命令，周法尚发动攻击，将他斩首。

10 任命驾部侍郎狄道人辛公义为岷州刺史。岷州地区习俗，最怕瘟疫，如果一个人染上了瘟疫，全家都躲避他，因此病人大多死亡。辛公义命人将病人都抬到自己的办公厅堂内，时值暑热季节，送来的病人多达数百人，厅堂和走廊里都塞满了病人，辛公义设置床榻，昼夜守在那里，用自己的俸禄请医生付药费，亲自探问病情。生病的人痊愈之后，就召集他们的亲属，告诉他们：“一个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怎么能互相感染疾病呢！如果会互相感染，我早就死了。”他们都惭愧地道谢而去。后来有生病的人，都争着要到刺史那里去，病人的亲属都坚持留下来看护病人，才开始相互关心爱护，原来的坏风俗也就改变了。辛公义后来迁调弁州刺史，刚到弁州一下车，就先到监狱露天坐下，亲自审问囚犯，十多天之内，全部判决发遣完毕，方才回到州衙厅堂受理新的案件。案件都当堂结案，如果有的案件不能立即处理，必须囚禁的，辛公义就在厅堂住宿，不肯回家。有人劝他说：“公事有一定的程序，使君您没有必要这样辛苦！”辛公义说：“刺史没有德业，不能使人民没有诉讼，怎么能把人囚禁在监狱而自己在家中安然睡觉呢！”犯罪的人听了这些话，都主动坦白认罪。后来又有人要打官司，乡里父老马上劝阻他说：“这是件小事，怎么忍心去劳动刺史大人！”要打官司的人大多双方互谅互让而化解了。

十 年

1 春，正月，乙未，以皇孙昭为河南王，楷为华阳王。昭，广之子也。

2 二月[1]，上幸晋阳[2]，命高颎居守[3]。夏，四月，辛酉，至自晋阳。

3 成安文子李德林[4]，恃其才望，论议好胜，同列多疾之；由是以佐命无功，十年不徙级。德林数与苏威异议[5]，高颎常助威，奏德林狠戾，上多从威议。上赐德林庄店，使自择之，德林请逆人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6]，上许之。及幸晋阳，店人诉称高氏强夺民田，于内造店赁之。苏威因奏德林诬罔，妄奏自入，司农卿李圆通复助之曰[7]："此店收到如食千户，请计日追赃。"上自是益恶之。虞庆则等奉使关东巡省[8]，还，皆奏称"乡正专理辞讼[9]，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不便于民。"上令废之，德林曰："兹事臣本以为不可，然置来始尔，复即停废，政令不一，朝成暮毁，深非帝王设法之义。臣望陛下自今群臣于律令辄欲改张，即以军法从事；不然者，纷纭未已。"上遂发怒，大诟云："尔欲以我为王莽邪！"先是，德林称父为太尉谘议以取赠官[10]，给事黄门侍郎猗氏陈茂等密奏[11]："德林父终于校书[12]，妄称谘议。"上甚衔之。至是，上因数之曰："公为内史[13]，典朕机密，比不可豫计议者，以公不弘耳，宁自知乎！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实忿之，而未能发，今当以一州相遣耳。"因出为湖州刺史[14]。德林拜谢曰："臣不敢复望内史令，请但预散参。"上不许，迁怀州刺史而卒[15]。

李圆通，本上微时家奴，有器干；及为隋公，以圆通及陈茂为参佐，由是信任之。梁国之废也，上以梁太府卿柳庄为给事黄门侍郎[16]。庄有识度，博学，善辞令，明习典故，雅达政事，上及高颎皆重之。与陈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谮之于上，上稍疏之，出为饶州刺史[17]。

上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18]，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19]，得犯立斩。每于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者挥楚不甚[20]，即命斩之。尚书左仆射高颎[21]、治书侍御史柳彧等谏[22]，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上不纳。颎等乃尽诣朝堂请罪，上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23]："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死。"上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24]："上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未几，怒甚，又于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25]，上不从，竟于殿廷杀之。上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

【注释】

①二月：据章钰校记，有三种版本"月"下有"庚申"二字。按：《隋书·高祖纪》作"二月庚申"。

②晋阳：古县名。治所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古城营西古城。又曾为并州、太原郡治所。

③高颎(jiǒng 炯)(?—公元60年):隋代名相。一名敏,字昭玄。北周末,从杨坚为相府司隶。隋文帝时,任尚书左仆射,执掌朝政。

④成安: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民权县东北。 文子:文,谥号。子,爵位。

⑤苏威(公元534—621年):字无畏。隋文帝时历任纳言、民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

⑥高阿那肱:北齐时曾为右丞相,后降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八月,从益州总管王谦起兵反杨坚,被诛。卫国县:隋时治所在今河南清丰县南。

⑦司农卿:隋九卿之一,司农寺长官,主农功仓廪。

⑧关东:指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

⑨乡正:乡官名。隋制乡设乡正,里设里长。

⑩太尉谘议:北齐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属官有谘议参军之职,为从第四品。

⑪给事黄门侍郎:门下省属官,掌侍从左右、献纳得失、驳正文书。 猗氏:旧县名。隋时治所在今山西临猗县。

⑫校书:即校书郎,祕书省属官,掌典校藏书。北齐之制,校书郎为从第九品。

⑬内史:即内史令。汉魏中书省至隋改称内史省,主撰作诏令文书,长官为内史令。

⑭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市。

⑮怀州: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县。

⑯太府卿:梁十二卿之一,掌财货库藏。

⑰饶州:治所在今江西波阳县。

⑱觇(chān 搀)视:偷看,侦察。

⑲遗(wèi 卫):赠送。

⑳楚:打人的荆条。

㉑尚书左仆射:尚书省副长官。

㉒治书侍御史:隋制御史大夫为御史台台主,治书侍御史为副。

㉓领左右都督:隋初沿北周之制,设置十二府以统率禁卫军,其中左右领左右府简称领左右府,各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又因北齐旧制,将军之下置正副都督。

㉔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阳。行参军:隋制,州置刺史,属官中有户曹、

兵曹参军事，法曹、士曹行参军等职。

㉕兵部侍郎：兵部是隋唐时尚书省下属的六部之一，掌管全国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之政，长官为兵部尚书，统兵部、职方侍郎各二人，驾部、库部侍郎各一人。

【译文】

十年（庚戌，公元590年）

1 春，正月，初七，册封皇孙杨昭为河南王，杨楷为华阳王。杨昭是杨广的儿子。

2 二月，文帝出巡晋阳，命高颎留守京师。夏四月，初四，文帝从晋阳回京。

3 成安文子李德林，依恃他的才能声望，喜欢议论争胜，同僚大多疾恨他；因此尽管是辅佐王命的首功，却十年没有升迁。李德林屡次和苏威的意见不同，高颎都是帮助苏威，上奏李德林贪狠暴戾，文帝多采纳苏威的意见。文帝赏赐李德林庄园店舍，让他选择，李德林请求要叛逆的人高阿那肱在卫国县的市店，文帝同意了。到皇上出巡晋阳时，店舍的人控诉说高氏强夺民田，在里面造设店舍出租营利。苏威因此上奏李德林欺君，说他妄奏民田为高阿那肱的市店，以归于己。司农卿李园通等人又趁机帮助苏威，上奏说："这些店舍的收利如同享有千户的赋税，请求按日计算，追回收取的租金。"文帝因此更加讨厌他。虞庆则等人奉派到关东巡视，回来之后都奏称："乡正治理讼案独断专行，偏私亲友，爱憎不公，公然索取贿赂，不利于民。"文帝因此命令废除。李德林说："此事臣本来认为不好，但是才刚刚设置，又马上停废，政令不能划一，朝令夕改，这实在不是帝王设法的正道。臣希望陛下从现在开始，凡是群臣对于律令有要求更改的，就一律用军法来处置他；不然的话，纷乱不会止息。"皇上于是发怒，大骂他说："你想把我比作王莽吗？"起先，李德林说他的父亲是太尉谘议，以取得赠官，给事黄门侍郎猗氏县人

陈茂等暗中上奏："李德林的父亲死时只是个校书郎，假冒说是谘议。"文帝十分痛恨这事。到现在，文帝便责备他说："你是内史，典掌朕的机密，近来不能让你参预计议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气度不够恢弘，你自己知道吗？你又欺蒙假冒，索人店舍，并妄加父亲的官职，朕实在很气愤，而没有机会发泄，现在要遣斥你出任一州之官。"因此出调他为湖州刺史。李德林拜谢说："臣不敢再希望做内史令，只请求做无职务而能参预朝会的散官。"文帝不准许，迁调他为怀州刺史；随后他便死了。

李圆通本来是皇上地位微贱时候的家奴，有器识才干；到文帝袭爵为隋公时，便任命园通和陈茂为参佐，从此很信任他。梁朝被废的时候，皇上任命梁朝太府卿柳庄为给事黄门侍郎。柳庄有才识器度，学问广博，善于辞令，熟悉典故，深通政事，皇上和高颎都很器重他。他和陈茂同僚，不能谦抑，陈茂常在皇上面前说他坏话，皇上逐渐疏远了他，后来便命他出为饶州刺史。

皇上性好猜忌，不喜欢学习，因为是运用智略权术而获得尊位的，便以精于律令自夸，以明察制驭臣下，常命令左右的人侦伺朝廷内外，只要有人犯了过失，就判处重罪。又忧虑令史贪赃枉法，便暗中派人拿金钱丝帛赠送他们，抓到犯法的立刻斩杀。又常常在殿廷上捶打人，一天内，有时发生好几次，曾经愤怒行杖的人挥动荆杖力不重，就下令把他杀了。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人劝谏，认为"朝堂内不是杀人的地方，殿廷中也不是处罚行刑的场所。"皇上不采纳。高颎等人于是全部到朝堂请罪，皇上回头问领左右都督田元说："我刑杖太重了吗？"田元说："太重了。"皇上问他情状，田元举起手说："陛下的荆杖大如手指，捶打人三十下，等于一般荆杖的一百下，所以很多人被打死。"皇上听了不悦，但还是下令殿内去除刑杖，若有处罚行刑，分别交给主管的人去处理。后来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奏说："皇上宠幸高颎太过份了。"皇上看了奏表大怒，命令用刑仗处罚他，可是殿内没有荆杖于是用马鞭把他打

死了。从此殿内又设置荆杖。不多久，皇上盛怒，又在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坚持劝谏，皇上不听从，竟在殿廷杀死了他。皇上不久又后悔，抚慰冯基的家属，非常气愤群臣中竟没有一个肯劝谏的人。

4 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军人权置坊府[1]，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2]，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3]、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4]。

5 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6 秋，七月，癸卯，以纳言杨素为内史令。

7 冬，十一月，辛丑，上祀南郊[5]。

【注释】

①坊府：据胡注，北魏军队设置有六坊，北齐沿置。也称为六府。

②州县：此处标点据《隋书·高祖纪》。

③山东：指华山（今属陕西）或崤山（今属河南）以东地区。

④河南：南北朝时，今甘肃省西南部黄河以南地区称河南。

⑤南郊：隋祭天之所。

【译文】

4 五月，初九，下诏说："魏朝末年丧乱的时候，军人暂时设置坊府，南征北战，没有固定的住所，家中没有完好的墙垣，地里很少有高大的桑树，朕十分同情。凡是军人，可以一律隶属州县，受田开垦、田籍帐簿全部和百姓相同。士兵军事上由军府统领，应依照旧

有的规制。撤销山东、河南以及北方沿边界之地的新设置的军府。

5 六月,初五,制令平民百姓年满五十岁可免除征役,而收取绢或布作为劳役的代金。

6 秋,七月,十八日,任用纳言杨素为内史令。

7 冬,十一月,辛丑日,皇上在南郊祭天。

8 江表自东晋已来[1],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2],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于是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恰皆举兵反[3],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悛、饶州吴世华、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杭州杨宝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4],攻陷州县。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5],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诏以杨素为行军总管以讨之。

素将济江,使始兴麦铁杖戴束藁[6],夜,浮渡江觇贼,还而复往,为贼所擒,遣兵仗三十人防之。铁杖取贼刀,乱斩防者,杀之皆尽,割其鼻,怀之以归;素大奇之,奏授仪同三司。

素帅舟师自杨子津入[7],击贼帅朱莫问于京口[8],破之。进击晋陵贼帅顾世兴、无锡贼帅叶略,皆平之。沈玄恰败走,素追擒之。高智慧据浙江东岸为营[9],周亘百余里,

船舰被江；素击之。子总管南阳来护儿言于素曰[11]："吴人轻锐，利在舟楫，必死之贼，难与争锋，公宜严陈以待之，勿与接刃。请假奇兵数千潜渡江，掩破其壁，使退无所归，进不得战，此韩信破赵之策也[12]。"素从之。护儿以轻舸数百直登江岸，袭破其营，因纵火，烟焰涨天。贼顾火而惧，素因纵兵奋击，大破之，贼遂溃。智慧逃入海，素蹑之至海曲，召行军记室封德彝计事，德彝坠水，人救，获免，易衣见素，竟不自言。素后知之，问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嗟异之。德彝名伦，以字行，隆之之孙也。汪文进以蔡道人为司空，守乐安，素进讨，悉平之。

素遣总管史万岁帅众二千，自婺州别道逾岭越海，攻破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寂无声问者十旬，远近皆以万岁为没。万岁置书竹筒中，浮之于水，汲者得之，言于素。素上其事，上嗟叹，赐万岁家钱十万。

素又破沈孝彻于温州，步道向天台[13]，指临海，逐捕遗逸，前后百余战，高智慧走保闽、越。上以素久劳于外，令驰传入朝[14]。素以余贼未殄，恐为后患，复请行，遂乘传至会稽。王国庆自以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不设备；素泛海奄至，国庆惶遽弃州走。余党散入海岛，或守溪洞，素分遣诸将，水陆追捕。密令人说国庆，使斩送智慧以自赎；国庆乃执送智慧，斩于泉州，余党悉降。江南大定。

素班师，上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至浚仪迎劳[15]；比到京师，问者日至。拜素子玄奖为仪同三司，赏赐甚厚。陀，信之子也[16]。

杨素用兵多权略，驭众严整，每将临敌，辄求人过失而斩之，多者百余人，少不下十数，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对陈，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陈则已，如不能陷而还者，无问多少，悉斩之；又令二三百人复进，还如向法。将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称为名将。素时贵幸，言无不从，其从素行者，微功必录，至他将虽有大功，多为文吏所谴却，故素虽残忍，士亦以此愿从焉。

【注释】

①江表：泛指长江以南地区。

②五教：据《隋书·刑法志》载，隋开皇三年(583)，令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凡五百条，十二卷。六年，敕诸州长史以下、行参军以上，并令诵习律令，定时会集京师，试其通否。

③婺(wù 务)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县。 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市。

④乐安：治所在今浙江仙居县。悫(líng 凌)：或作"稜"。 泉州：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市。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市。大都督：西魏、北周和隋文帝时，府兵制的各军府中，以大都督、帅都督、都督为团、旅、队的官长。

⑤脔(luán 峦)：肉块；碎割。

⑥始兴：治所在今广东始兴县。

⑦杨子津：即杨子津，一名杨子桥。在今江苏扬州市南。

⑧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市。

⑨浙江：即今浙江省钱塘江。

⑩子总管：禅将，领兵，属总管。南阳，据《隋书·来护儿传》，来为江都(今扬州)人。

⑪韩信破赵：公元前204年，汉将韩信率军数万攻赵，采用"陷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背水为阵，率军奋战；同时遣兵袭占赵军防御薄弱的后方。二十万赵军腹背受敌，全部溃败。赵将被杀，赵王歇被俘。

⑫天台：即今浙江天台县城北天台山。

⑬驰传(zhuàn 撰)：驾驿站车马急行。传，驿车，传达命令的马车。

⑭左领军将军：隋禁军十二府中有左右领军府，各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一人，掌侍卫左右，供御兵仗。 浚仪：县名。治所即今河南开封市。

⑮信：独孤信，云中(今山西大同市)人。北周功臣。长女为周明帝后，四女唐高祖母元贞后，七女为隋文帝后，历周隋唐三代俱为外戚。

【译文】

8 江南自东晋以来，刑法疏阔弛缓，世家大姓欺压寒微的平民；平定陈朝以后，郡县治民官吏全部更换了。苏威又制订《五教》，要人民不管长幼都背诵，为此土民都嗟叹怨恨。民间又谣传隋朝要把他们迁徙入关，远近的人都惊恐骇怕。因此婺州的汪文进、越州的高智慧、苏州的沈玄恰都举兵造反，自称天子，设置百官。乐安的蔡道人、蒋山的李悛、饶州的吴世华、温州的沈孝彻、泉州的王国庆、杭州的杨宝英、交州的李春等人都自称为大都督，攻陷许多州县。陈朝旧境之内，大抵都造反了，力量大的有数万人，力量小的有几千人，互相呼应鼓动，捉拿县令，有的抽出他们的肠子，有的把他们的肉切成块来吃，说："还能要我们背诵《五教》吗？"皇上诏令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去征讨他们。

杨素将要渡江，派始兴人麦铁杖顶着一束稻草，趁夜浮水渡过长江，去侦察贼兵动静，返回后又去，被贼兵捉住，派了三十人带着武器看守他。铁杖夺过贼兵手中的刀，乱砍防守他的人，把他们全杀光了，割下他们的鼻子带着回来，杨素非常惊奇，奏报授为仪同三司。

杨素率领水军从杨子津进入，在京口攻击贼兵主帅朱莫问，打败了他。又进兵攻击晋陵贼兵主帅顾世兴、无锡贼兵主帅叶略，都讨平了。沈玄恰战败逃跑，杨素追赶擒住。高智慧据守浙江东岸，扎下营寨，绵亘一百多里，船舰满布江面。杨素发动攻击。子总管南阳人来护儿告诉杨素说："吴地的人轻快敏锐，长于舟

船，我们很难和这些抱着必死决心的贼兵争锋，您应该严密布阵以等待他们，不要和他们交战。请给我数千名奇兵暗渡长江，突然袭击，攻破他们的营垒，使他们想退却没有归路，要前进又不能作战，这是韩信打败赵军的计策。"杨素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来护儿用数百艘轻便的船径直登上江岸，袭击敌人，攻破他们的营垒，接着又放火焚烧，浓烟烈火弥漫天空。贼兵回头看见大火，心中恐惧，杨素便纵兵奋力攻击，大败他们，贼兵于是溃散。高智慧逃进海里，杨素追踪到海湾，召令行军记室封德彝商议军事，封德彝掉进水中，被人救起幸免不死。换好衣服来见杨素，始终不讲这件事。杨素后来知道了，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这是私人的事，所以不说。"杨素惊异叹服。封德彝名伦，以字号行世，是封隆之的孙子。汪文进任命蔡道人为司空，防守乐安，杨素进兵讨伐，全都平定了。

杨素派遣总管史万岁率领二千人，从婺州小路越岭跨海，攻破溪洞无计其数。前后七百多次战役，辗转战斗一千多里，杳无音讯一百多天，远近的人都以为史万岁战死了。史万岁把信放在竹筒里，浮在水面，被汲水的人得到，告诉杨素。杨素把这件事上奏皇上，皇上赞叹不已，赐给史万岁家十万钱。

杨素在温州打败沈孝彻后，向天台进军，直达临海，一路上追捕残余逃亡的人，前后达一百多次战役，使高智慧逃亡到闽、越自保。皇上因为杨素长期在外劳苦，下令驿站传车急驰送他入朝。杨素因为残余的贼兵还没有消灭，怕成为后患，又请求进兵，于是乘传车到达会稽。王国庆自以为海路艰难险阻，不是北方人所能熟习的，就不加以防备，杨素渡海突然到达，王国庆仓惶弃城而逃。残余的同党逃散到海岛，有的退守溪洞，杨素派遣众将领分水陆两路追捕。又暗中派人游说王国庆，让他斩杀或捆送高智慧替自己赎罪；王国庆于是捉住高智慧送来，杨素在泉州把他处死，残余的同党全部投降。江南因而大定。

杨素班师回京，皇上派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到浚仪迎接慰劳；等到达京师，天天有人来慰问。皇上拜授杨素的儿子玄奖为仪同三司，赏赐很优厚。独孤陀是独孤信的儿子。

杨素用兵多权变谋略，统御士众非常严厉，每次将要临阵对敌的时候，往往挑寻一些人的过失而予斩杀，多则一百多人，少也有十多人，血流满布在他面前，他却依然谈笑风声。等到和敌人对阵的时候，先命令一二百人奔赴敌阵，若陷阵则已，如果不能陷阵而退回来，不论是多少人，全部斩首；又下令二三百人再前进，还是用和前一次相同的方法。将士都很害怕，有拚命死战之心，因此他战无不胜，被称为名将。杨素当时受到宠贵亲信，所说的话文帝没有不听从的，那些跟随杨素征战的人，很小的功劳也一定登录，至于别的将军，即使有大的功劳，也常常被文官所贬抑，所以杨素虽然很残忍，兵士却因为这个缘故愿意跟随他。

9 以并州总管晋王广为扬州总管[1]，镇江都，复以秦王俊为并州总管。

10 番禺夷王仲宣反[2]，岭南首领多应之，引兵围广州。韦洸中流矢卒[3]，诏以其副慕容三藏检校广州道行军事。又诏给事郎裴矩巡抚岭南[4]，矩至南康，得兵数千人。仲宣遣别将周师举围东衡州[5]，矩与大将军鹿愿击斩之[6]，进至南海[7]。

高凉洗夫人遣其孙冯暄将兵救广州，暄与贼将陈佛智素善，逗留不进；夫人知之，大怒，遣使执暄，系州狱，更遣孙盎出讨佛智，斩之。进会鹿愿于南海，与慕容三藏合

击仲宣,仲宣众溃,广州获全。洗氏亲被甲,乘介马,张锦缴[8],引彀骑卫,从裴矩巡抚二十余州。苍梧首领陈坦等皆来谒见,矩承制署为刺史、县令,使还统其部落,岭表遂定。

矩复命,上谓高颎、杨素曰:"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径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忧!"以矩为民部侍郎[9]。拜冯盎高州刺史[10],追赠冯宝广州总管[11]、谯国公。册洗氏为谯国夫人,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12],官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仍敕以夫人诚效之故,特赦暄逗留之罪,拜罗州刺史[13]。皇后赐夫人首饰及宴服一袭,夫人并盛于金箧,并梁、陈赐物,各藏一库,每岁时大会,陈之于庭,以示子孙,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忠顺之心,今赐物具存,此其报也;汝曹皆念之,尽赤心于天子!"

番州总管赵讷贪虐[14],诸俚、獠多亡叛[15]。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不可以招怀远人。上遣推讷,得其赃贿,竟致于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獠,所至皆降。上嘉之,赐夫人临振县为汤沐邑[16],赠冯仆崖州总管、平原公[17]。

【注释】

①并州:隋唐时北方政治、军事重镇。州郡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②番禺:秦置县,治所即今广州市,隋为南海县,又分置番禺县。

③韦洸:字世穆。初仕周。入隋后,历江州总管、广州总管。

④给事郎：秦汉有加官称给事中。晋以后为正官。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于吏部置给事郎。

⑤东衡州：南朝梁承圣中置，治所在今广东韶关市南。隋开皇九年改为韶州。

⑥大将军：隋代左右武卫、左右武候等各置大将军，为禁军的高级武官。

⑦南海：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置县，治所在今广州市。

⑧繖："伞"的本字。

⑨民部侍郎：官名。民部为隋唐时六部之一，掌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长官为民部尚书，其副有度支、户部侍郎各二人，金部、仓部侍郎各一人。

⑩高州：即高凉郡，旧置高州。

⑪冯宝：梁高凉太守，洗夫人之夫。

⑫长史：官名。三公府、大将军幕府属官，职任颇重。南北朝时，凡刺史之带将军称号开府者，其幕府亦设长史，多兼任首郡太守。

⑬罗州：郡名。治所在今广东化州市。

⑭番州：郡名。治所在今广州市。

⑮俚（lǐ 理）：黎族。獠（lǎo 老）：古籍中对我国少数民族仡（gē 戈）佬族的侮辱性称谓。

⑯临振县：治所在今广东崖县。　汤沐邑：古代天子赐给诸侯的封邑，邑内收入供诸侯作汤沐之用。汉制，自天子以至于封君皆有汤沐邑，收取赋税以供个人奉养。

⑰冯仆：洗夫人之子。曾为陈阳春（今属广东）太守。　崖州：治所在今海南省儋县西北。

【译文】

9 任命并州总管晋王杨广为杨州总管，镇守江都，又任命秦王杨俊为并州总管。

10 番禺夷人王仲宣造反，岭南各族首领多响应他，王仲宣率兵围攻广州。韦洸被流箭射中而死，诏令以他的副职幕容三藏检校广州道代行军事。又诏令给事郎裴矩巡抚岭南，裴矩到达南康，得到

数千名兵力。王仲宣派遣别将周师举围攻东衡州，裴矩和大将军鹿愿击杀他，进兵到达南海。

高凉洗夫人派遣她的孙子冯暄带兵救援广州，冯暄和贼兵将领陈佛智平素关系很好，故逗留而不进兵；夫人知道了，非常生气，派使者拘捕冯暄，关押在州府狱中，另外派遣孙子冯盎出兵讨伐佛智，并杀死了他。冯盎又进兵到南海与鹿愿会合，同慕容三藏合力攻打王仲宣，王仲宣的军队溃散了，广州获得保全。洗氏亲自穿上战甲，乘着披甲的战马，张挂丝锦伞盖，率领手持弓弩的骑兵卫队，跟从裴矩巡抚二十多州。苍梧首领陈坦等人都来晋见，裴矩承奉皇上旨意，授任他们为刺史、县令，让他们回去统领各自的部落，岭南于是安定了。

裴矩返京回报，皇上对高颎、杨素说："韦洸率领二万人不能早日度过王岭，朕常怕他的兵力太少。裴矩以三千名衰疲的士卒径直到达南海，有这样的臣子，朕还有什么担忧的呢！"任命裴矩为民部侍郎。又授冯盎为高州刺史，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命洗氏为谯国夫人，开设谯国夫人幕府，署置长史以下的官属，朝廷还授给洗氏印信，准她调拔部落所属六州兵马。如果有紧急情况，不待上奏，可以自行决断处置。又下令说由于夫人效诚的缘故，特别宽赦冯暄逗留不进的罪过，拜为罗州刺史。皇后赏赐夫人首饰和宴客的礼服一件，夫人都装在金箱里面，连同梁朝、陈朝时赏赐的东西，分别藏在一库之中。每年岁时大会，陈列在大庭中，给子孙们看，说："我事奉三朝的君主，只有一个忠顺的心，现在所赏赐的东西都留存着，这就是忠顺的报偿；你们都要记住，对天子要克尽诚心。"

番州总管赵讷为人贪婪暴虐，众俚人、獠人多逃亡背叛。夫人派长史张融呈上密封奏章，论述安抚事宜，并陈述赵讷的罪状，不能任用他招抚怀柔边远之人。皇上派人追查赵讷，查出他所贪得的财贿，结果对他依法惩办；另外委派夫人去招抚安慰叛亡的人。夫

人亲自拿着诏书，以皇帝使者的名义，经历十几个州府，宣明皇上的旨意晓喻众俚人、獠人，她所到之处都降服了。皇上嘉奖，赏赐夫人临振县作为封邑，追赠冯仆为崖州总管、平原公。

十一年

1 春，正月，皇太子妃元氏薨。

2 二月，戊午，吐谷浑遣使入贡。吐谷浑可汗夸吕闻陈亡，大惧，遁逃保险，不敢为寇。夸吕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无素奉表称藩，并献方物，请以女备后庭。上谓无素曰："若依来请，他国闻之，必当相效，何以拒之！朕情存安养，各令遂性，岂可聚敛子女以实后宫乎！"竟不许。

3 平乡令刘旷有异政[1]，以义理晓谕，讼者皆引咎而去，狱中草满，庭可张罗；迁临颍令[2]。高颎荐旷清各善政为天下第一，上召见，劳勉之，谓侍臣曰："若不殊奖，何以为劝！"丙子，优诏擢为莒州刺史[3]。

4 辛巳晦，日有食之。

5 初，帝微时，与滕穆王瓒不协。帝为周相，以瓒为大宗伯，瓒恐为家祸，阴欲图帝，帝隐之。瓒妃，周高祖妹顺阳公主也，与独孤后素不平，阴为咒诅；帝命出之，瓒不可。秋，八月，瓒从帝幸栗园[4]，暴薨，时人疑其遇鸩。乙亥，帝至自栗园。

6 沛达公郑译卒。

【注释】

①平乡:县名。治所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平乡。

②临颍:县名。治所在今河南临颍县西北。

③莒州:治所在今山东沂水县。

④栗园:在长安南。

【译文】

十一年(辛亥,公元591年)

1 春,正月,皇太子妃元氏去世。

2 二月,初六,吐谷浑派遣使者到隋朝纳贡。吐谷浑可汗夸吕听说陈朝亡国,非常恐惧,于是逃奔远方,凭险自保,不敢再来侵犯。不久夸吕逝世,他的儿子世伏继位,世伏派遣他哥哥的儿子无素到隋朝呈上表章,请求作为藩属,并献上很多地方物产,请求把女儿送到皇帝后宫。皇上对无素说:"如果依从了世伏的请求,别的国家听说了,就一定会竞相仿效,朕用什么理由拒绝他们呢!朕一心想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各顺天性发展,怎么可以搜集女子充实后宫呢?"因此不答应他的请求。

3 平乡县令刘旷有显著的政绩,他对前来告状的人都能晓之以理,使他们自责而去,监狱中没有犯人长满了杂草,县衙厅堂里因为没有人来打官司冷罗得可以张网捉鸟了。刘旷调任临颍县令。尚书左仆射高颎推荐刘旷,认为他的清廉名声和良好政绩是天下第一,皇上于是召见了他,对他加以慰劳勉励,并对侍臣说:"如果不给特殊奖励,如何劝勉天下官吏!"二十四日,特下诏命,提升刘旷为莒州刺史。

4 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5 当初,文帝地位低微时,和滕穆王杨瓒不和。后来文帝担任周朝丞相,任命杨瓒为大宗伯,杨瓒恐怕招致灭族之祸,曾暗中谋划除掉文帝,文帝忍在心中,没有泄露这件事。杨瓒的妃子是周高祖

的妹妹顺阳公主，与独孤皇后素来不和，常暗中用巫术诅咒独孤皇后。文帝命令杨瓒休掉顺阳公主，杨瓒不同意。秋，八月，杨瓒跟随文帝前往栗园，突然死了，当时人们怀疑是被毒死的。二十六日，文帝从栗园回来。

6 沛达公郑译去世。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七十八

隋纪二　起玄黓困敦，尽屠维协洽，凡八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

开皇十二年

1 春，二月，己巳[1]，以蜀王秀为内史令兼右领军大将军。

2 国子博士何妥与尚书右仆射邳公苏威争议事，积不相能。威子夔为太子通事舍人，少敏辨，有盛名，士大夫多附之。及议乐，夔与妥各有所持；诏百僚署其所同，百僚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间函丈四十余年[2]，反为昨暮儿之所屈邪！"遂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为朋党[3]。省中呼弘为世子，同和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复言威以曲道任其从父弟彻、肃罔冒为官等数事。上命蜀王秀、上柱国虞庆则等杂按之，事颇有状。上大怒。秋，七月，乙

已，威坐免官爵，以开府仪同三司就第；卢愷除名，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

初，周室以来，选无清浊，及愷摄吏部，与薛道衡甄别士流，故涉朋党之谤，以至得罪。未几，上曰："苏威德行者，但为人所误耳！"命之通籍。威好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4]，或答云，"管内无五品之家。"其不相应领，类多如此。又为余粮簿，欲使有无相赡；民部侍郎郎茂以为烦迂不急[5]，皆奏罢之。茂，基之子也，尝为卫国令[6]，有民张元预兄弟不睦，丞、尉请加严刑，茂曰："元预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弥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谕之以义。元预等各感悔，顿首请罪，遂相亲睦，称为友悌。

3 己巳，上享太庙。

4 壬申晦，日有食之。

5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驳，罪同论异，八月，甲戌，制："诸州死罪，不得辄决，悉移大理按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

6 冬，十月，壬午，上享太庙。十一月，辛亥，祀南郊。

7 己未，新义公韩擒虎卒。

8 十二月，乙酉，以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与高颎专掌朝政。素性疏辩，高下在心，朝臣之内，颇推高颎，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视苏威蔑如也，自余朝贵，多被陵轹[7]。其才艺风调优于颎；至于推诚体国，处物平当，有宰相识度，不如颎远矣。

右领军大将军贺若弼，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

相自许。既而杨素为仆射，弼仍为将军，甚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狱，谓之曰："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啖饭耳。'是何意也？"弼曰："颎，臣之故人；素，臣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公卿奏弼怨望，罪当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灵，将八千兵渡江，擒陈叔宝，窃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赏，何用追论！"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赏，今还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数日，惜其功，特令除名。岁余，复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复任使，然每宴赐，遇之甚厚。

9 有司上言："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帝曰："朕既薄赋于民，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入者常多于出，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诏曰："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8]，兵减半功，调全免。"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9]，衣食不给，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

【注释】

①己巳：二月丁丑朔，"己巳"疑误。

②席间函丈：指当博士。《礼》："侍坐于先生，席间函丈。"何安在北周武帝时已为太学博士，故云然。

③礼部尚书：礼部长官。掌礼仪、祭享、贡举等职。吏部侍郎：吏部副长官。尚书右丞：隋唐制，尚书省属官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负责都省职事，总领六部。考功侍郎：吏部考功司长官。

④五品：指五伦。即父、母、兄、弟、子尊卑差差。下句"五品"指官阶。

⑤民部侍郎：民部副长官。掌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

⑥卫国：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南。

⑦铄(lì历)：欺凌。

⑧河北：泛指黄河以北地区。　河东：指今山西省地区。

⑨京辅：指都城长安地区。　三河：指洛阳。

【译文】

隋纪二　起壬子(公元592年)，止己未(公元599年)，共八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

开皇十二年(壬子，公元592年)

1春，二月，己巳日，任命蜀王杨秀为内史令兼右领军大将军。

2国子博士何妥和尚书右仆射邳公苏威议事时经常发生争端，长久以来互不相让。苏威的儿子苏夔担任太子通事舍人，年纪轻轻，聪敏辩捷，很有名气，士大夫都依附他。及至讨论修订乐律时，苏夔和何妥各持己见；文帝诏令百官签名表示赞同谁的主张，百官因为苏威的缘故，十有八九赞同苏夔。何妥很气愤地说："我当博士四十多年了，反倒被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所屈辱吗？"于是上奏说："苏威和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人结为同党。尚书省中称王弘为世子，称李同和为叔，这是说他们二人像苏威的儿子和兄弟。"又告发苏威用不正当手段让他的堂弟苏彻、苏肃冒名顶替为官等几件事。因此文帝命蜀王杨秀、上柱国虞庆则等人共同查办，发现所揭发的事都有证据。文帝大怒，秋，七月，初一，苏威因罪被免除官职爵位，仅保留开府仪同三司官衔返回私宅。卢恺被免职除名，知名人士因受苏威牵连而获罪的有一百多人。

当初，从北周以来，选官任职不分好坏，及至卢恺兼管吏部，和薛道衡对官吏的德才加以甄别，所以被诽谤为结党营私，并因此获罪。不久，文帝说："苏威是有德行的人，只因被人所误罢了！"因此

下令把他的姓名列入上殿晋见簿中，可以参预朝会宴请。苏威喜欢订立各项章程，每年要求地方挑出不重"五品"的人家，有一些地方官回答说："本管辖区内没有五品之家。"他做事不符合实际，大多如此。苏威又提出编制余粮帐簿，打算让民间有无互相调节。民部侍郎郎茂认为这种做法烦琐迂阔，并非急务，都奏请罢止。郎茂是郎基的儿子，曾经担任卫国县令，平民张元预兄弟不和，县丞、县尉都请求用严刑处罚，郎茂说："张元预兄弟本来已互相憎恨，又因此获罪，就更增加他们的怨恨了，这不是教化人民的本意。"于是慢慢用仁义开导他们。结果张元预等人各自感动悔悟，叩头请罪，从此和睦相亲，友爱孝悌为人称道。

3 二十五日，文帝到太庙祭拜。

4 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5 文帝因为执法官员对法律的理解多有错误，并常常发生罪行相同判决各异的事。八月，初一，下制书说："各州犯死罪的，州府不要随便判决定案，全部要移交大理寺复审，复审完毕，然后送尚书省裁决。"

6 冬，十月，初十，文帝到太庙祭祀。十一月，初九，文帝到南郊祭天。

7 十七日，新义公韩擒虎逝世。

8 十二月，十四日，任命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和尚书左仆射高颎共掌朝政。杨素性情疏阔，口才辩捷，随意褒贬他人，朝臣中，他极推崇高颎，尊敬太常卿牛弘，厚待薛道衡，却一点也瞧不起苏威，而别的朝庭权贵，都被他欺凌侮辱过。他的才能风度比高颎强；但在推诚待人，关心国事，处事公正，做宰相的见识和度量方面，就比高颎差远了。

右领军大将军贺若弼自认为功劳名望在群臣之上，常常以宰相自居。后来杨素升为仆射，贺若弼仍然为将军，心中愤愤不平，并在言谈神情上表现出来，因此获罪免官，他的怨恨更加厉害。最后，

皇上把贺若弼关进监狱，问他说："我任命高颎、杨素为宰相，你常常扬言：'这两个人只配吃饭。'这是什么意思？"贺若弼回答说："高颎是臣的老友、杨素是臣舅父的儿子，臣完全了解他们的为人，确实说过这句话。"公卿大臣上奏说贺若弼怨恨朝廷，罪当处死。皇上说："大臣们守法不徇私情，你得自己寻找活命的理由。"贺若弼说："我仗着您的威灵，率八千军队横渡长江，生擒陈叔宝，臣凭此功劳希望活命。"文帝说："这项功劳已格外重赏，怎能旧话重提？"贺若弼说："臣是已蒙陛下格外重赏，今日还求陛下格外开恩，让我活命。"后来皇上反复思考了几天，爱惜他功劳卓著，特令免官除名，一年后，又恢复了他的爵位，但文帝仍然猜忌他，不再给他具体任务，然而每次宴客赏赐的时候，对他都非常优厚。

9 主管官员上奏说："国家的府库已经全放满了，再没有堆放东西的地方，只好堆放在走廊里。"文帝说："朕已经向人民减收赋税，又大量赏赐耗用，怎么还如此呢？"主管管员回答说："每年收入多于支出，估计每年赏赐和日常支用，最多用百万段绢帛，对府库所藏差不多没有影响。"于是另外兴建左藏院以存放新征来的财物。又下诏说："粮食绢帛宁可积蓄在人民手中，也不要储藏有府库里。河北、河东地区今年的田租可减征三分之一，士兵受田应缴纳的田租可减征一半，按丁男户主征收的绢帛全免。"当时全国户口每年都在增加，京辅和三河一带地少人多，衣食不足，文帝于是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重新分配田地，地少人多的狭乡每个成年丁口只分到二十亩地，老人和孩子分到的土地就更少了。

十三年

1 春，正月，壬子，上祀感生帝[1]。

2 壬戌,行幸岐州。

3 二月,丙午[2],诏营仁寿宫于岐州之北[3],使杨素监之。素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4],记室封德彝为土木监。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屯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

4 丁亥,上至自岐州。

5 己亥,立皇孙暕为豫章王。暕[5],广之子也。

6 丁酉,制:"私家不得藏纬侯、图谶。"

7 秋,七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8 是岁,上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明堂制度[6]。宇文恺献明堂木样,上命有司规度安业里地,将立之;而诸儒异议,久之不决,乃罢之。

9 上之灭陈也,以陈叔宝屏风赐突厥大义公主。公主以其宗国之覆,心常不平,书屏风,为诗叙陈亡以自寄;上闻而恶之,礼赐渐薄。彭公刘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杨钦亡人突厥,诈言昶欲与其妻作乱攻隋,遣钦密告大义公主,发兵扰边。都蓝可汗信之,乃不修职贡,颇为边患。上遣车骑将军长孙晟使于突厥,微观察之。公主见晟。言辞不逊,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与杨钦计议,扇惑都蓝。晟至京师,具以状闻。上遣晟往索钦;都蓝不与,曰:"检校客内无此色人。"晟乃赂其达官,知钦所在,夜,掩获之,以示都蓝,因发公主私事,国人大以为耻。都蓝执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废公主。内史侍

郎裴矩请说都蓝使杀公主[7]。时处罗候之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谓之曰："当杀大义公主，乃许婚。"突利复潜之于都蓝，都蓝因发怒，杀公主，更表请婚，朝议将许之。长孙晟曰："臣观雍虞闾反覆无信，直以与玷厥有隙，所以欲依倚国家，虽与为婚，终当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必受其征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素有诚款，于今两代，前乞通婚，不如许之，诏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虞闾以为边捍。"上曰："善。"复遣晟慰谕染干，许尚公主。

10 牛弘使协律郎范阳祖孝孙等参定雅乐[8]，从陈阳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布管飞灰，顺月皆验。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为六十音，因而六之，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岁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为宫之法，由是著名。弘等乃奏请复用旋宫法，上犹记何妥之言，注弘奏下，不听作旋宫，但用黄钟一宫。于是弘等复为奏，附顺上意，其前代金石并销毁之，以息异议。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调。旧工稍尽，其余声律，皆不复通。

【注释】

①感生帝：隋以火德称王称帝，以赤帝赤熛怒为感生帝。

②丙午：二月辛未朔日，"丙午"有误。

③仁寿宫：地址在今陕西麟游县西。

④检校将作大匠：官名。隋制，未除授正官而领其务者为检校官。将作大匠，掌土木营建。

⑤暕(jiǎn 简):即杨暕,杨广之子。

⑥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

⑦内史侍郎:官名。隋改中书省为内史省,长官为内史令,副长官为内史侍郎。负责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敕。

⑧协律郎:官名。隋制,太常寺有协律郎二人,掌管指挥节乐,协和律吕,监试乐人典课。

【译文】

十三年(癸丑,公元593年)

1 春,正月,十一日,文帝祭祀感生帝。

2 二十一日,文帝巡视岐州。

3 二月,丙午日,诏令在岐州北边营造仁寿宫,派杨素监督施工。杨素奏请前莱州刺史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记室封德彝为土木监。于是平山填谷构筑宫殿,高台累榭,宛转相连。工程紧急,督使严厉残酷,服役丁夫死了很多。有些人疲惫不堪,倒地而死,就全都推填到土坑土坎里,用土石覆盖,随即填为平地。总共死了一万多人。

4 十七日,文帝从岐州回到长安。

5 初三,册立皇孙杨暕为豫章王。杨暕是杨广的儿子。

6 二十七日,文帝下制书说:"民间不准私藏卜吉凶的纬候、图谶方面的书。"

7 秋,七月,三十日,出现日食。

8 这年,文帝命令礼部尚书牛弘等人商讨明堂制度。宇文恺献上木制的明堂模型,皇上命令主管官吏在长安南城安业里测量规划出施工区域,准备营建明堂;然而众儒意见不同,很久不能决定,于是作罢。

9 文帝消灭陈国时,把陈叔宝的屏风赏赐给突厥大义公主。大义公主因为自己的宗国周朝灭亡,心里一直愤慨不平,便把诗书写在

屏风上，叙述陈朝灭亡的事，借以寄托自己对故国的情怀；文帝听说了很厌恶，对大义公主的礼遇和赏赐逐渐淡薄。彭公刘昶原先娶了周室公主为妻，有一个流亡的人杨钦逃入突厥，谎称刘昶准备和他的妻子一起作乱进攻隋朝，派遣杨钦密告大义公主，请求派兵侵扰隋朝边境。都蓝可汗信了杨钦所说的，便不再进献贡物，还常派兵侵犯隋朝边境。文帝派车骑将军长孙晟出使突厥，暗中观察动静。大义公主接见长孙晟的时候，言辞不恭，还派和她有私情的胡人安遂迦和杨钦商议，煽惑都蓝可汗。长孙晟回到京师，把全部情形奏报了文帝。文帝再派长孙晟前往突厥索取杨钦，都蓝可汗不肯给，说："清查我们的宾客中，没有这个人。"长孙晟便贿赂突厥的达官，得知了杨钦所在的地方，一天夜里，突然下手将他抓获，带给都蓝可汗看，并揭发了公主的私情，突厥国人认为非常羞耻。都蓝可汗拘捕了安遂迦等人，一并交给长孙晟。文帝大喜，加封长孙晟为开府仪同三司，又派他去突厥废黜大义公主。内史侍郎裴矩请求说服都蓝可汗，要他杀掉公主。当时处罗侯的儿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住在北方，派使者来求婚，文帝让裴矩告诉他说："杀了大义公主，才允许通婚。"突利可汗便向都蓝说公主的坏话，都蓝便发怒，杀死了公主，再上表请求通婚，朝臣商议准备答应他。长孙晟说："臣观察雍虞闾这个人反复无常，只是他与玷厥有仇怒，所以想要依靠皇上，即使和他通了婚，到最后一定会叛离。现在如果让他和公主结婚，凭藉皇上的威灵，玷厥、染干一定会听凭他调遣。他逐渐强大后再起来反叛，以后恐怕很难对付。何况染干这个人，是处罗侯的儿子，本来就诚心归附，已经有两代了，前次曾请求通婚，不如答应他，令他往南迁徙，他兵少力弱，容易驯服，让他同雍虞闾对抗，作为我们北方边疆的防卫。"文帝说："非常好。"于是又派长孙晟前往突厥安慰劝喻染干，答应他通婚之事。

10 牛弘让协律郎范阳人祖孝孙等参加制定雅乐的工作，并向原陈朝阳山太守毛爽学习京房的律法，律管葭灰飞动，以测候节气，

顺着时月都灵验。又每律产生五音，十二律有六十音，重复六次为三百六十音，分别和一年的三百六十日相应，再同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七个音级配合，以形成各种律调，因而十二律轮流作为宫音，以构成各种不同音阶的方法，由此为人所知。牛弘等人于是奏请复用转相为宫的方法，文帝仍然记得何妥的话，在牛弘的奏疏上批注自己的意见，不准采用十二律转相为宫的方法，只用第一律黄钟作宫音。于是牛弘等人又上奏，附和顺从皇上的旨意，把前代的金石乐器全部毁了，以平息众人的议论。牛弘等人又作武舞，象征隋朝的功德；郊庙祭祀只用黄钟宫一个调，迎气用五个调，春用角，夏用徵，中央用宫，秋用商，冬用羽。旧日的乐工渐渐减少，其余声律，从此失传。

十四年

1 春，三月，乐成。夏，四月，乙丑，诏行新乐，且曰："民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宜加禁约，务存其本。"万宝常听太常所奏乐，泫然泣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时四海全盛，闻者皆谓不然；大业之末，其言卒验。宝常贫而无子，久之，竟饿死。且死，悉取其书烧之[1]，曰："用此何为！"

2 先是，台、省、府、寺及诸州皆置公廨钱，收息取给。工部尚书苏孝慈以为"官司出举兴生，烦扰百姓，败损风俗，请皆禁止，给地以营农。"上从之。六月，丁卯，始诏"公卿以下皆给职田，毋得治生，与民争利。"

3 秋，七月，乙未，以邳公苏威为纳言。

4 初，张宾历既行，广平刘孝孙、冀州秀才刘焯并言其失。宾方有宠于上，刘晖附会之，共短孝孙，斥罢之。后宾卒，孝孙为掖县丞；委官入京，上其事，诏留直太史[2]，累年不调，乃抱其书，使弟子舆榇来诣阙下，伏而恸哭；执法拘而奏之。帝异焉，以问国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与宾历比校短长。直太史勃海张胄玄与孝孙共短宾历，异论锋起，久之不定。上令参问日食事，杨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3]，率皆无验，胄玄所刻，前后妙中，孝孙所刻，验亦过半。"于是上引孝孙、胄玄等亲自劳徕。孝孙请先斩刘晖，乃可定历，帝不怿，又罢之。孝孙寻卒。

5 关中大旱，民饥，上遣左右视民食，得豆屑杂糠以献。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殆将一期。八月，辛未，上帅民就食于洛阳，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遇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之。

6 冬，闰十月，甲寅，诏以齐、梁、陈宗祀废绝，命高仁英、萧琮、陈叔宝以时修祭，所须器物，有司给之。陈叔宝从帝登邙山，侍饮，赋诗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并表请封禅。帝优诏答之。他日，复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败岂不由酒！以作诗之功，何如思安时事！当贺若弼渡京口，彼人密启告急，叔宝饮酒，遂不之省。高颎至日，犹见启在床下，未开封。此诚可笑，盖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国，皆荣贵其主，苟欲求名，不知违天命；与之官，乃违天也。"

7 齐州刺史卢贲坐民饥闭民粟，除名。帝后复欲授以二州，贲对诏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为言："此辈并有佐命功，虽性行轻险，诚不可弃。"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刘昉、郑译、卢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当周宣帝时，以无赖得幸。及帝大渐，颜之仪等请以赵王辅政，此辈行诈，顾命于我。我将为政，又欲乱之，故昉谋大逆，译为巫蛊。如贲之例，皆不满志，任之则不逊，置之则怨望，自为难信，非我弃之。众人见此，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贲遂废，卒于家。

8 晋王广帅百官抗表，固请封禅。帝令牛弘创定仪注，既成，帝视之，曰："兹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车驾东巡。

9 上好机详小数，上仪同三司萧吉上书曰："甲寅、乙卯，天地之合也。今兹甲寅之年，以辛酉朔旦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至尊本命；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皇后本命。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上大悦，赐物五百段。吉，懿之孙也。员外散骑侍郎王劭言上有龙颜戴干之表④，指示群臣。上悦，拜著作郎⑤。劭前后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众，又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捃摭佛经⑥，回易文字，曲加诬饰，撰皇隋灵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而读之⑦，曲折其声，有如歌咏，经涉旬朔，遍而后罢。上益喜，前后赏赐优洽。

【注释】

①其书：万宝常撰《乐谱》六十四卷，详论八音旋相为宫、改弦移柱的方法，共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一千八百声，按谱可以奏乐曲。

②直太史：以他官入太史曹为直太史。

③太史：官名。掌推算历法。

④员外散骑侍郎：门下省属官。职掌监督政令。

⑤著作郎：秘书省属官。掌编纂国史。

⑥捃摭(jùn zhí)郡直)：摘取；搜集。

⑦盥(guàn 贯)：洗。

【译文】

十四年(甲寅，公元594年)

1 春，三月，雅乐制定完成。夏，四月，初一，诏令颁行新乐，诏令上还说："民间的音乐，放荡邪僻，时间已经很久，抛弃了旧的格调，争相制作繁杂的新声，应当加以禁止约束，一定要保持其传统精华。"万宝常听了太常所演奏的音乐，流泪哭泣说："乐声淫乱凄厉而哀伤，天下不久就要亡了！"当时隋朝正富饶兴盛，听到他的话的人都不以为然；然而到了大业末年，他的话竟然应验了。万宝常家境贫苦，没有子息，很久之后，竟然饿死。快要死的时候，把他所有的书都烧了，说："书有什么用！"

2 起先，台、省、府、寺和各州都设置官署的公钱，借贷出去收取利息，以供署内日常用度。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官府把公钱放贷，收取利息，这样做侵扰了百姓，是败坏风俗的事，请求一律禁止，应该拨给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收获粮食供给官署用度。"文帝听从他的意见。六月，初四，初次诏令"公卿以下都按官职品给授级公田，不得再放高利贷，与民争利。"

3 秋，七月，初三，任命邳公苏威为纳言。

4 当初，张宾《甲子元历》颁行以后，广平人刘孝孙、冀州秀才刘焯都说它有失误。张宾其时正得到皇上的宠信，刘晖附和他，一起

攻击刘孝孙，把刘孝孙逐出京师。后来张宾去世，刘孝孙担任掖县县丞，他弃官进京，上奏陈述关于历法的事，文帝诏令他留京入太史曹为直太史，自此以后好多年不迁调他的职务，刘孝孙于是抱着自己的书，要弟子们用车拉着棺材，来到宫阙之下，伏地痛哭；执法人员把他抓起来，奏报皇上。文帝觉得很诧异，便询问国子祭酒何妥，何妥说刘孝孙的历法确实好。于是派人比较刘孝孙历和张宾历的优劣。直太史勃海人张胄玄和刘孝孙一同指出张宾历法的缺点，这时反对的意见一哄而起，议论纷纷，很久不能作出结论。文帝命增加日食观测情况的比较，询问两种历法的优劣，杨素等人上奏说："太史一共奏报日食二十五次，大都没有应验；张胄玄所推定的日食，前后都预测准确；刘孝孙所推定的日食，应验的超过一半。"于是皇上召见刘孝孙、张胄玄，加以慰劳勉励。刘孝孙请求先将刘晖斩首，才可以确定历法，皇上不高兴，又罢斥了他。刘孝孙过了不久就死了。

5 关中大旱，人民饥荒，皇上派左右近臣察看灾民的饭食，他们看到人们吃的是豆屑掺合糠皮，便拿回呈献给文帝看。文帝流着眼泪拿给群臣看，深深地引咎自责，为此不饮酒不吃肉，将近一年时间。八月，初九，皇上带领灾民前往洛阳度荒，敕令侦察放哨的士兵不得随便驱赶他们。男男女女参杂在仪仗卫队之间行进，遇到有扶老携幼的灾民，文帝就勒马让路，安慰勉励之后才走；到了难行之处，看见有背东西或挑担子的人，便命令左右的人帮助他们。

6 冬，闰十月，二十三日，文帝下诏，由于齐朝、梁朝、陈朝的宗庙祭祀已经断绝，特命高仁英、萧琮、陈叔宝分别在四季向祖先致祭，所需要的器物祭品，由主管官吏供给。陈叔宝跟随文帝登上邙山，陪侍文帝饮酒，吟诗说："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并上表请求封禅泰山。文帝赐诏答复了他。又有一天，陈叔宝陪侍文帝饮酒，等他出去，文帝从后面望着他说："这个人的失败亡国，难道不是由于饮酒吗？何不把饮酒赋诗的功夫，用来思

考国事！当贺若弼率军渡江攻击京口的时候，他们中有人密奏告急，陈叔宝正在饮酒，竟看也不看。高颎进入宫城的那天，还看见告急密启扔在床下，竟还没有开封！这真是可笑啊，大概是天要亡他吧！从前苻坚征伐其它国家，把俘获的亡国之君都授予高官厚爵，让他们尊荣显贵，苻坚一心想博取好名声，殊不知这有违天意；给亡国之君官职，就是违背天意。"

7 齐州刺史卢贲在人民闹饥荒时禁止向人民出售粮食，获罪被免官除名。文帝后来又想要授任他为一个州的刺史，卢贲复命时不但未能投合皇上的旨意，而且还口出怨言，文帝大怒，于是不予任用。皇太子替他进言说："这些人都有佐命大功，虽然性情行为轻薄险诈，但确实不能弃而不用。"文帝说："我贬抑他，是保全他的性命。没有刘昉、郑译、卢贲、柳裘、皇甫绩这些人，我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然而这些人都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家伙，北周宣帝时，他们靠奸狡无赖得到了宠信。及至周宣帝病危时，颜之仪等人请求让赵王辅政，这些人行使诈骗，伪托遗诏，让我辅政。到我将要执政的时候，这帮人又想作乱，所以刘昉暗中谋反，郑译用巫术诅咒害人。像卢贲这些人，都是贪得无厌，任用他们则专横跋扈，弃置他们则牢骚满腹；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难于使人信任，并非我想抛弃他们。众人看到这些情况，认为我薄待功臣，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卢贲于是被废黜，死在家中。

8 晋王杨广率领百官上表，坚持请求封禅泰山。文帝命牛弘制定封禅的仪式礼节，完成以后，文帝看了，说："这件事规模盛大，朕有什么德行能够承受呢！只可以到东方巡视，顺便祭拜泰山。"十二月，初六，文帝圣驾巡视东方。

9 皇上喜欢祈求鬼神占卜吉凶之事，上仪同三司萧吉上奏说："甲寅、乙卯，是天地相合之时。今年是甲寅年，辛酉日初一那天是冬至，明年是乙卯年，甲子日那天是夏至。冬至日阳气始生，是到南郊祭天的日子，恰是皇上的本命日；夏至日阴气始生，是祭地的时

候;也恰好是皇后的本命日。皇上的恩德如同苍天覆育众生,皇后的仁爱如同大地载养万物,所以天地阴阳二气都在这个时辰会合。"皇上听了非常高兴,赏赐萧吉绢帛五百段。萧吉是萧懿的孙子。员外散骑侍郎王劭说皇上颜面如龙,头部有肉突起如角,相貌奇异,并要群臣注意看。文帝很高兴,拜授王劭为著作郎。王劭前后几次呈奏表章,讲了很多皇上承天受命的祥瑞,又采集民间歌谣,引用谶纬图书,从佛经中寻章摘句,篡改文字,加以附会,写成《皇隋灵感志》三十卷呈奏,文帝下令将此书宣示天下。王劭召集全国各州派往京师呈报治绩考课的朝集使,要他们洗手焚香,诵读此书,声调抑扬顿挫,如同唱歌一样,经过十多天,从头到尾完全诵读完之后才作罢。文帝更加高兴,前后几次赏赐,非常丰厚。

十五年

1 春,正月,壬戌,车驾顿齐州。庚午,为坛于泰山,柴燎祀天,以岁旱谢愆咎,礼如南郊;又亲祀青帝坛。赦天下。

2 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

3 三月,己未,至自东巡。

4 仁寿宫成。丁亥,上幸仁寿宫。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上闻之,不悦。及至,见制度壮丽,大怒曰:"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素闻之,惶恐,虑获谴,以告封德彝,曰:"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上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赐钱百万,锦绢三千

段。素负贵恃才，多所陵侮；唯赏重德彝，每引之与论宰相职务，终日忘倦，因抚其床曰："封郎必须据吾此坐。"屡荐于帝，帝擢为内史舍人①。

5 夏，四月，己丑朔，赦天下。

6 六月，戊子，诏凿底柱②。

7 庚寅，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文布，命焚之于朝堂。

8 秋，七月，纳言苏威坐从祠泰山不敬，免，俄而复位。上谓群臣曰："世人言苏威诈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从己则悦，违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9 戊寅，上至自仁寿宫。

10 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书韦世康为荆州总管。世康，洸之弟也，和静谦恕，在吏部十余年，时称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谓子弟曰："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因恳乞骸骨。帝不许，使镇荆州。时天下惟有四总管，并、杨、益、荆，以晋、秦、蜀三王及世康为之，当时以为荣。

11 十一月，辛酉，上幸温汤。

12 十二月，戊子，赦："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仍籍没其家。"

13 己丑，诏文武官以四考受代。

14 汴州刺史令狐熙来朝，考绩为天下之最，赐帛三百匹，颁告天下。熙，整之子也。

十六年

1 春，正月，丁亥，以皇孙裕为平原王，筠为安成王[3]，嶷为安平王，恪为襄城王，该为高阳王，韶为建安王，煚为颍川王[4]，皆勇之子也。

2 夏，六月，甲午，初制工商不得仕进。

3 秋，八月，丙戌，诏："决死罪者，三奏然后行刑。"

4 冬，十月，己丑，上幸长春宫[5]；十一月，壬子，还长安。

5 党项寇会州[6]，诏发陇西兵讨降之。

6 帝以光化公主妻吐欲谷浑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请称公主为天后，上不许。

【注释】

①内史舍人：内史省属官。掌草拟政令。

②底柱：即砥柱山。在今河南陕县东北黄河中。

③筠(jūn 均)：即杨筠，隋文帝之孙。

④煚(jiǒng 窘)：即杨煚，隋文帝之孙。

⑤长春宫：在今陕西省大荔县境。

⑥会州：治所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西北。

【译文】

十五年(乙卯，公元595年)

1 春，正月，初三，文帝车驾在齐州停留。十一日，在泰山修筑祭坛，焚烧柴火，祭祀天神，因为年岁干旱谢过请罪，礼仪如同在南郊祭天；文帝又祭祀青帝。并大赦天下。

2 二月，二十七日，诏令收缴天下的兵器，胆敢私自制造兵器者依法治罪；关中、边境地区不在这个限制之内。

3 三月，初一，文帝从东方巡视返回长安。

4 仁寿宫建成。二十九日，文帝驾临仁寿宫。当时天气炎热，服劳役的民夫一个接一个死在路上，杨素把尸体全部焚烧清除，文帝听说了，很不高兴。文帝到了仁寿宫，看见规模宏伟华丽，便勃然大怒，说："杨素殚尽民力修建行宫，使天下人对我产生怨恨。"杨素听了惶恐不安，担心受到处罚，便去告诉封德彝，封德彝说："您不要担忧，等皇后驾到，必定有诏令慰赏。"第二天，文帝竟真的召杨素入宫，独孤皇后慰劳他说："您知道我们夫妇年老，没有什么可以娱乐，所以特别装璜这座行宫，这难道不是一片忠孝之心！"于是赏赐钱一百万，锦绢三千段。杨素仗恃自己贵显朝廷，又有才干，对朝臣多有欺凌；唯独赏识器重封德彝，常常和他谈论宰相的职务，从早到晚整天不知疲倦，并扶摸自己的坐榻，说："封郎必定会继承我这个坐位。"他多次向文帝推荐，文帝提拔封德彝为内史舍人。

5 夏，四月，初一，大赦天下。

6 六月，初一，诏令开凿砥柱山。

7 初三，相州刺史豆卢通进贡绫纹布，文帝命令在朝堂上把布焚烧掉。

8 秋，七月，纳言苏威因为跟随文帝祭祀泰山时犯了不敬之罪，被免职，不久又恢复职位。文帝对群臣说："世人都说苏威是假清廉，实际上家中堆满财物，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然而他的性情凶狠暴戾，不近人情，求名之心又太甚，顺从自己就喜欢，违抗自己就恼怒，这是他的大毛病。"

9 二十二日，文帝从仁寿宫返回长安。

10 冬，十月，初三，任命吏部尚书韦世康做荆州总管。韦世康是韦洸的兄弟，为人平和沉静、谦逊宽厚，在吏部任职十多年，时人都盛赞他廉洁公正。他常有知足知止之心，对子弟们说："俸禄是不能多多益善的，防止盈满就应退休；做官不要一直做到年老，有了病便可以辞职。"因此恳请退休。文帝没有批准，派他镇守荆州，当时全国只有四个总管，设在并州、杨州、益州、荆州，分别由晋王杨广、

秦王杨俊、蜀王杨秀和韦世康担任，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韦世康的殊荣。

11 十一月，初七，文帝驾临骊山温泉。

12 十二月，初四，敕令："盗取边疆军粮一升以上者，一律斩首，并查抄没收其全部家产。"

13 初五，诏令文武官吏任职四年考绩合格，才可以改调或提升。

14 汴州刺史令狐熙进京朝见，他的政绩考课为全国第一，文帝便赐他绢帛三百匹，并通报全国。令狐熙是令狐整的儿子。

十六年(丙辰，公元596年)

1 春，正月，丁亥日，册封皇孙杨裕为平原王，杨筠为安成王，杨嶷为安平王，杨恪为襄城王，杨该为高阳王，杨韶为建安王，杨霁为颍川王，这几人都是杨勇的儿子。

2 夏，六月，十三日，初次制令从事工商的人不能做官。

3 秋，八月，初六，诏令："判死刑的罪犯，一定要经过三次奏报，然后方可行刑。"

4 冬，十月，初十，文帝驾临长春宫；十一月，初三，文帝返回到长安。

5 党项人入侵会州，文帝诏令调陇西军队前往讨伐。入侵者投降。

6 文帝将光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可汗世伏，世伏可汗上表请求称公主为天后，文帝不准许。

十七年

1 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万岁击南宁羌，平之。初，梁睿之克王谦也，西南夷、獠莫不归附，唯南宁州酋帅爨震

恃远不服[1]。睿上疏，以为："南宁州。汉世牂柯之地[2]，户口殷众，金宝富饶。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为湘东王征赴荆州，属东夏尚阻，未遑远略，土民爨瓒遂窃据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礼多亏，贡赋不入，乞因平蜀之众，略定南宁。"其后南宁夷爨玩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乃以左领军将军史万岁为行军总管，帅众击之，入自蜻蛉川[3]，至于南中[4]。夷人前后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过诸葛亮纪功碑，渡西洱河[5]，入渠滥川[6]，行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口。诸夷大惧，遣使请降，献明珠径寸，于是勒石颂美隋德。万岁诸将爨玩入朝，诏许之。爨玩阴有贰心，不欲诣阙，赂万岁以金宝，万岁于是舍玩而还。

2 庚寅，上幸仁寿宫[7]。

3 桂州俚帅李光仕作乱[8]，帝遣上柱国王世积与前桂州总管周法尚讨之，法尚发岭南兵，世积发岭北兵，俱会尹州[9]。世积所部遇瘴，不能进，顿于衡州[10]。法尚独讨之。光仕战败，帅劲兵走保白石洞[11]。法尚大获家口，其党有来降者，辄以妻子还之，居旬日，降者数千人；光仕众溃而走，追斩之。

帝又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募兵讨光仕，稠谕降其党莫崇等，承制署首领为州县官。稠，妥之兄子也。

上以岭南夷、越数反，以汴州刺史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补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帅更相谓曰："前时总管皆以

兵威相协，今者乃以手教相谕，我辈其可违乎！"于是相帅归附。先是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熙悉遣之，为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化焉。俚帅宁猛力，在陈世已据南海⑫，隋因而抚之，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险骄倨，未尝参谒，熙谕以恩信，猛力感之，诣府请谒，不敢为非。熙奏改安州为钦州⑬。

【注释】

①爨(cuàn 窜)震：人名。魏晋南北朝时，居住在今云南东部地区的爨氏大姓演变成一个民族，晋宋至隋唐，爨氏分为东西二部：西爨以白蛮为主，后称为白爨；东爨以乌蛮为主，后称为黑爨。

②牂(zāng 脏)柯：郡名，治所在今贵州凯里西北。

③蜻蛉川：水名。即今云南大姚、姚安县境龙川江支流直宁河及其上源青蛉河。

④南中：地区名。相当于今四川南部及云南、贵州地区。

⑤西洱河：一名叶榆泽，即今云南西部洱海。

⑥渠滥川：水名。在今云南普宁县境。

⑦仁寿宫：在今陕西省麟游县境。

⑧桂州：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市。

⑨尹州：治所在今广西贵县东南郁江南岸。

⑩衡州：治所在今广东英德县。

⑪白石洞：在今广西桂平县南。

⑫南海：郡名。治所在今广东广州市。

⑬安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州市。

【译文】

十七年(丁巳，公元597年)

1春，二月，初六，太平公史万岁攻击南宁羌人，平定了他们。当

初，梁睿攻克王谦的时候，西南夷族、獠族都归顺了，只有南宁州酋长爨震依恃地方偏远而不臣服。梁睿上疏，认为："南宁州是汉代牂柯郡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梁朝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王征调到荆州，讨伐侯景，当时华夏战乱，无暇顾及边远地区，当地土著爨瓒便乘机割据一方，朝廷只得遥授他刺史职务，由他的儿子爨震承袭至今。可是爨震不守臣道，不缴纳贡赋，故臣下请求利用平定蜀地的兵力，去平定南宁。"此后南宁夷人爨玩来归降，拜授昆州刺史，不久又背叛。于是任命左领军将军史万岁为行军总管，率领军队进攻他。从蜻玲川进入，到达南中。夷人前后屯兵据守险要之处，史万岁都一一攻破；经过诸葛亮纪功碑，渡过西洱河，进入渠滥川，行军一千多里，攻破三十多个部落，俘获男女二万多人。所有的夷人都非常害怕，纷纷派使者请求投降，并献上直径达一寸的明珠，还刻石碑歌颂隋朝功德。史万岁请求带爨玩入朝，文帝下诏同意。爨玩暗中怀有二心，不想入朝，便用金银珠宝贿赂史万岁，史万岁于是留下爨玩，单独班师回朝。

2 十三日，皇上驾临仁寿宫。

3 桂州俚族部落酋长李光仕反叛作乱，文帝派上柱国王世积同前桂州总管周法尚前去讨伐，周法尚调发岭南军队，王世积调发岭北军队，一起在尹州会合。王世积率领的军队遇到瘴疫，不能前进，停留在衡州，周法尚只得单独进军讨伐。李光仕战败，率领精锐部队退守白石洞。周法尚俘获了李部很多家属，李光仕部众有来投降的，周法尚就把妻子儿女交还给他们，过了十天，来投降的有几千人；李光仕的军队最后溃散逃走，周法尚派兵追击斩杀。

文帝又派员外散骑侍郎何稠招募军队讨伐李光仕，何稠劝降了李光仕的党羽莫崇等人，又以朝廷之命安排这些人担任州县官吏。何稠是何妥的侄儿。

皇上因为岭南夷族、越族多次起兵造反，任命汴州刺史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允许他可以不待上奏，自行决断处置紧

急事务，授权他可以以朝廷之命任命刺史以下官职。令狐熙到了任所，广布恩德信义，那些溪洞中的夷族、越族酋长互相商量："以前的几任总管都是用军队杀伐相威胁，今天的总管却是以亲笔教令来劝导，我们怎能违背他的意思呢？"于是相继率领所属部落归顺。以前岭南各州县抗拒朝命，刺史、县令都不能前往就职，只能寄住在总管府。现在令狐熙把他们全部派遣到职，并为各州县修建城邑，兴办学校，汉、夷各族人民同受教化。俚族部落酋长宁猛力，在陈朝时就已据守南海，隋朝也安抚他，拜授为安州刺史，宁猛力依恃险要，态度傲慢，从来没有到总管府参见拜谒长官，令狐熙对他以恩德信义相待，宁猛力十分感动，于是到总管府拜谒，再不敢为非作歹。令狐熙奏请朝廷。把安州改为钦州。

4 帝以所在属官不敬惮其上，事难克举，三月，丙辰，诏"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

帝以盗贼繁多，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有数人劫执事谓之曰："吾岂求财者邪！但为枉人来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者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此法。

帝尝乘怒，欲以六月杖杀人，大理少卿河东赵绰固争曰[1]："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

大理掌固来旷上言大理官司太宽[2]，帝以旷为忠直，遣每旦于五品行中参见。旷又告少卿赵绰滥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验，初无阿曲，帝怒，命斩之。绰固争，以为旷不合死，帝佛衣入阁。绰矫言，"臣更不理旷，自有他事，未及奏闻。"帝命引入阁，绰再拜请曰："臣有死罪三，臣为大理少卿，不能制御掌固，使旷触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争，二也。臣本无他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颜。会独孤后在坐，命赐绰二金杯酒，并杯赐之。旷因免死，徙广州。

萧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绰固谏不可，上不能夺，欲绰去而赦之，因命绰退食。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上曰："大理其为朕特赦摩诃也！"因命左右释之。

刑部侍郎辛亶尝衣绯裤[3]，俗云利官；上以为厌蛊，将斩之。绰曰："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绰斩之。绰曰："陛下宁杀臣，不可杀辛亶。"至朝堂，解衣当斩，上使人谓绰曰："竟何如？"对曰："执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释之。明日谢绰，劳勉之，赐物三百段。

时上禁行恶钱，有二人在市，以恶钱易好者，武候执以闻[4]，上令悉斩之，绰进谏曰："此人所坐当杖，杀之非法。"上曰："不关卿事。"绰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杀人，岂得不关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动者当

退。"对曰:"臣望感天心,何论动木。"上复曰:"啜羹者热则置之[5],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绰拜而益前,诃之,不肯退,上遂入。治书侍御史柳彧复上奏切谏[6],上乃止。

上以绰有诚直之心,每引入阁中,或遇上与皇后同榻,即呼绰坐,评论得失,前后赏赐万计。与大理卿薛胄同时[7],俱名平恕;然胄断狱以情而绰守法,俱为称职。胄,端之子也。

帝晚节用法益峻,御史于元日不劾武宫衣剑之不齐者,帝曰:"尔为御史,纵舍自由。"命杀之;谏议大夫毛思祖谏[8],又杀之。将作寺丞以课麦耕迟晚[9],武库令以署庭荒芜[10],左右出使,或授牧宰马鞭、鹦鹉,帝察知,并亲临斩之。

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信任杨素,素复任情不平,与鸿胪少卿陈延有隙[11],尝经蕃客馆,庭中有马屎,又众仆于毡上樗蒲[12],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樗蒲者皆杖杀之[13],棰陈延几死。

帝遣亲卫大都督长安屈突通往陇西检覆群牧[14],得隐匿马二万余匹,帝大怒,将斩太仆卿慕容悉达及诸监官千五百人[15]。通谏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产之故杀千有余人!臣敢以死请!"帝瞋目叱之,通又顿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丐千余人命。"帝惑寤,曰:"朕之不明,以至于此!赖有卿忠言耳。"于是悉达等皆减死论,擢通为左武候将军[16]。

5 上柱国刘昶与帝有旧,帝甚亲之;其子居士,任侠不遵

法度，数有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转骄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辄将至家，以车轮括其颈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称为壮士，释而与交。党与三百人，殴击路人，多所侵夺，至于公卿妃主，莫敢与校。或告居士谋为不轨，帝怒，斩之，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者甚众。

6 杨素、牛弘等复荐张胄玄历术。上令杨素与术数人立议六十一事，皆旧法久难通者，令刘晖等与胄玄等辩析。晖杜口一无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上乃拜胄玄员外散骑侍郎兼太史令，赐物千段，令参定新术。至是，胄玄历成。夏，四月，戊寅，诏颁新历；前造历者刘晖四人并除名。

【注释】

①大理少卿：官名。大理寺副长官。掌刑狱。

②大理掌固：官名。大理寺属官。隋制，省、台、寺、监都有掌固。掌固，同“掌故”。掌制度典故。

③刑部侍郎：官名。刑部副长官。掌管国家法律、刑狱事务。裈(kūn 坤)：有裆的裤子，以别于无裆的套裤而言。

④武候：官名。左右武候将军属官。掌昼夜巡察，拘捕作奸违法者。

⑤啜(chuò 辍)：喝；吃。

⑥治书侍御史：官名，御史台属官。掌律令监察。

⑦大理卿：官名。大理寺长官。

⑧谏议大夫：官名。掌侍从规谏。隋制门下省置谏议大夫七人。

⑨将作寺丞：官名。将作寺属官。掌土木营建。

⑩武库令：官名。卫尉寺属官。管理军械库。

⑪鸿胪少卿：官名。鸿胪寺副长官。掌接待少数民族事务。

⑫樗(chū 初)蒱：古代博戏名。晋代尤为盛行。以掷骰决胜负，得采有卢、

雉、犊、白等称。后樗蒱成为赌博的泛称。

⑬主客令:官名。鸿胪寺属官。

⑭亲卫大都督:官名。隋制有左右亲卫、左右勋卫、左右翊卫等禁卫军,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官。

⑮太仆卿:官名。太仆寺长官。掌管皇帝的舆马和马政。

⑯左武候将军:官名。十二禁卫军首领之一。

【译文】

4 文帝因为各地的下属官吏,都不敬畏他们的长官,什么事情都很难办成,三月,初九,诏令:"官府各部门给属官定罪,如果遇到法律处罚很轻,而犯罪情节严重的情况,允许在法律规定之外斟酌情况处以杖刑。"于是上下各部门都虐待他们的属官,经常施用拷打,把残酷暴虐当作能干,把遵纪守法当作懦弱无能。

文帝因为盗贼太多,下令偷窃一个钱以上的都要在闹市斩首,并要暴尸街头。有的三个人一起偷了一个瓜,事情被发觉便都处死了。于是行路之人天亮了也不早起赶路,天未晚就急忙投宿,天下人心惶惶。有几个人劫持了执政官员,对他说:"我们哪里是贪求钱财的人!只是为受冤枉的人而来罢了。你替我们奏报皇上:自古以来,治国立法,没有偷一个钱就被处死的。你如果不把我们的话奏报皇上,等我们再来,你们一个也活不成。"文帝接到了奏报,特废止这条法律。

文帝曾在盛怒之下,想在六月盛夏杖杀人,大理寺少卿河东人赵绰极力谏争说:"盛夏月份,天地间万物正在蓬勃成长,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杀人。"文帝回答说:"六月份虽然是万物生长,但这时也正有天帝雷霆;我效法上天而行,有何不可?"仍下令将人用杖打死。

大理寺掌固来旷上奏说大理寺法官定罪判刑太宽,文帝便认为来旷忠心耿直,命他每天早朝时站在五品官员的行列中参见。来

旷又控告大理寺少卿赵绰随便宽免囚犯，文帝派亲信近臣去调查，结果赵绰根本没有徇私枉法之事，文帝大怒，命将来旷斩首。赵绰极力谏争，认为来旷不应当处死，文帝不听，拂衣起身进殿中去了。赵绰假装大声说："臣不再谈来旷的事，本来还有其他的事，没来得及奏报陛下。"文帝命人带他进后殿，赵绰再拜请罪说："臣有三条死罪：臣担任大理寺少卿，不能管束掌固，使来旷触犯国法，这是第一条；囚犯罪不当死，而臣不能冒死力争，这是第二条；臣本来没有其他的事，而以谎言请求入见陛下，这是第三条。"文帝脸上怒容缓和下来，正巧独孤皇后坐在旁边，便下令赏赐赵绰两金杯酒，并连金杯也赏赐给他。来旷因此免除死罪，被流放到广州。

萧摩诃的儿子萧世略在江南作乱，萧摩诃应当连坐治罪，皇上说："萧世略年龄不到二十岁，他能干出什么事，只不过因为他是名将之子，被人所胁迫罢了。"于是赦免了萧摩诃。赵绰极力谏争，认为不可以赦免，皇上不能使赵绰屈服，想等赵绰离开后再赦免萧摩诃，便命赵绰退朝回去吃饭。赵绰说："臣奏报的狱案还没有结果，不敢退下。"皇上只得说："大理卿你就为朕特别赦免萧摩诃吧！"便命令左右侍臣释放了萧摩诃。

刑部侍郎辛亶曾经穿红色裤子，世俗认为有利于官运亨通；皇上认为这是巫蛊一类的妖术，打算将辛亶斩首。赵绰说："按照法律他不应当处死，臣不能接受诏命。"皇上更加恼怒，说："你难道顾惜辛亶而不顾惜自己吗？"命人将赵绰拉出去斩首。赵绰说："陛下宁可杀臣，也不可杀辛亶。"走到朝堂，解下衣服，将要斩首，皇上派人再问赵绰说："你到底如何决定？"回答说："一心执法，决不怕死。"皇上拂袖而起走进后阁，过了很久，才释放他。第二天向赵绰道歉，慰勉他，赏赐三百段绢帛。

当时皇上禁止假币流通，有两个人在市集上用被禁止的假币兑换真币，负责巡察的武候抓住了他们，并奏报朝廷，皇上命令两个都杀了，赵绰进谏说："这两个人所犯的罪，应当受杖刑，将他们

斩首是不合法律条文规定的。"皇上说："这不关你的事。"赵绰说："陛下不因为臣愚暗不明，把臣安排在法官的位置上，现在您想随意杀人，怎么说不关臣的事！"皇上说："摇撼大树，如果摇不动就要赶快退下。"赵绰说："臣希望感动天子的圣心，岂止是摇动大树！"皇上又说："喝汤的人，汤太热就先放一下，难道天子的神威，你还想冒犯吗！"赵绰拜伏在地越来越往前移，皇上呵斥他，也不肯退后，皇上于是转身入阁。治书侍御史柳彧又上奏苦苦劝谏，皇上才作罢。

皇上因为赵绰忠诚正直，常常召他进入阁中，有时遇上皇上和皇后同榻而坐，就召呼赵绰也坐，评论政事的得失，对赵绰前前后后的赏赐，要以万为单位来计算。赵绰与大理寺卿薛胄同时都以公平宽恕闻名于世；然而薛胄断案偏重于情理，赵绰则谨守法律，两人都很称职。薛胄是薛端的儿子。

文帝晚年用法更加严峻，曾有个御史在正月元旦朝会时没有纠劾着装佩剑不整齐的武官，文帝说："你作为御史，竟如此放任自流。"于是命人杀了他；谏议大夫毛思祖劝谏，又被杀了。将作寺丞因为征收麦秸太迟，武库令因为府署大堂荒芜，左右近臣出使，有的人接受州牧县宰赠送的马鞭、鹦鹉，文帝察觉了，都一律处死，并亲自监斩。

文帝已喜怒无常，不再遵守法律。信任杨素，而杨素又恣情任性，处事待人不公。他与鸿胪寺少卿陈延有隔阂，曾经经过接待外来使节的蕃客馆，发现庭中有马屎，又有许多仆人挤在毛毡上赌博，杨素报告了皇上。皇上勃然大怒，下令将主客令和参加赌博的人都用刑杖打死，并捶打陈延，打得奄奄一息。

文帝派亲卫大都督长安人屈突通前往陇西，复查畜牧情况，查出隐瞒马匹两万多，文帝大怒，要将太仆卿慕容悉达和其它监官一千五百人全部斩首，屈突通劝谏说："人命至为宝贵，陛下为什么为了几头牲畜，就要杀死一千多人！臣愿冒死请求收回成命！"文帝怒

目圆睁，厉声呵责，屈突通又叩头说："臣一个人罪当处死，特向陛下哀求一千多条人命。"文帝深受感动，猛然醒悟，说："朕胡涂不明，竟然到如此地步！幸亏有你忠言相劝。"于是慕容悉达等都被减免死罪，另外量刑处罚，文帝还因此提拔屈突通为左武候将军。

5 上柱国刘昶和文帝是旧交，文帝十分亲信他；他的儿子刘居士，恣意行侠，不遵守法度，多次违法犯罪，皇上因为刘昶的缘故，每次都原谅了他。刘居士反而更加骄横放肆，常常劫持身体雄健的公卿子弟，带到家中，把车轮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再用棍棒毒打，打到奄奄一息而能不屈服的，便称为壮士，释放他并和他结交。党羽共有三百人，常常在街巷路途行凶打人，抢劫财物，连公卿大臣公主王妃都不敢和他们计较。后来有人控告刘居士图谋不轨，文帝大怒，把他斩首，公卿子弟受牵连而被免官除名的相当多。

6 杨素、牛弘等人再次推荐张胄玄的历法。皇上命杨素同几位律历学者讨论提出了六十一个问题，都是旧历法长久不能解决的疑难所在，命刘晖等人与张胄玄等人辩论解析。结果刘晖哑口无言一无所答，而张胄玄可以解释清楚的有五十四个问题，皇上于是拜授张胄玄为员外散骑待郎兼太史令，赏赐一千段丝帛，命他参加制定新历法。至此，张胄玄历法修订完成。夏，四月，初二，诏令颁行新历；以前制定历法的刘晖等四人都免官除名。

7 秋，七月，桂州人李世贤反，上议讨之。诸将数人请行，上下许，顾右武候大将军虞庆则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国家有贼，遂无行意，何也？"庆则拜谢，恐惧，乃以庆则为桂州道行军总管，讨平之。

8 秦王俊，幼仁恕，喜佛教，尝请为沙门，不许。乃为并州

总管，渐好奢侈，违越制度，盛治宫室。俊好内，其妃崔氏，弘度之妹也，性妒，于瓜中进毒，由是得疾，征还京师。上以其奢纵，丁亥，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废绝，赐死于家。左武卫将军刘升谏曰："秦王非有他过，但费宫物，营廨舍而已，臣谓可容。"上曰："法不可违。"杨素谏曰："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上曰：我是五儿之父[1]，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卒不许。

9 戊戌，突厥突利可汗来逆女，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安义公主。上欲离间都蓝，故特厚其礼，遣太常卿牛弘、纳言苏威，民部尚书斛律孝卿相继为使。

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长孙晟说其帅众南徙，居度斤旧镇[2]，锡赉优厚。都蓝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于是朝贡遂绝，亟来抄掠边鄙。突利伺知动静，辄遣奏闻，由是边鄙每先有备。

10 九月，甲申，上至自仁寿宫。

11 何稠之自岭南还也，宁猛力请随稠入朝，稠见其疾笃，遣还钦州，与之约曰："八九月间，可诣京师相见。"使还，奏状，上意不怿。冬，十月，猛力病卒。上谓稠曰："汝前不将猛力来，今竟死矣！"稠曰："猛力与臣约，假令身死，当遣子入待。越人性直，其子必来。"猛力临终，果戒其子长真曰："我与大使约，不可失信。汝葬我毕，宜即登路。"长真嗣为刺史，如言入朝。上大悦曰："何稠著信蛮夷，乃

至于此！”

12 鲁公虞庆则之讨李世贤也，以妇弟赵什住为随府长史。什住通于庆则爱妾，恐事泄，乃宣言庆则不欲此行，上闻之，礼赐甚薄。庆则还，至潭州临桂岭[3]，观眺山川形势，曰：“此诚险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使什住驰诣京师奏事，观上颜色，什住因告庆则谋反，下有司按验。十二月，壬子，庆则坐死，拜什住为柱国。

13 高丽王汤闻陈亡[4]，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是岁，上赐汤玺书责以“虽称藩附，诚节未尽。”且曰：“彼之一方，虽地狭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汤得书。惶恐，将奉表陈谢。会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公。元奉表谢恩，因请封王，上许之。

14 吐谷浑大乱，国人杀世伏，立其弟伏允为主，遣使陈废立之事，并谢专命之罪，且请依俗尚主；上从之。自是朝贡岁至。

【注释】

①五儿之父：隋文帝有五个儿子：太子杨勇、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

②度斤：即都斤山。今蒙古共和国境内杭爱山。

③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

④高丽：古国名。隋时，朝鲜半岛上有高丽、白济、新罗三国，其中高丽最强。

【译文】

7 秋，七月，桂州人李世贤起兵造反，皇上召集大臣们商议出兵讨伐。有几位将领请求出征，皇上不准许，回头望着右武候大将军虞庆则说："你位居宰相，爵为上公，国家有了反贼，你竟然没有出征的意思，是什么道理？"虞庆则急忙跪拜谢罪，十分恐惧，于是任命虞庆则为桂州道行军总管，征讨李世贤，全部平定。

8 秦王杨俊，年幼时仁慈宽厚，喜欢佛教，曾请求出家当和尚，不被准许。及至但任了并州总管，渐渐爱好奢侈，违反制度规定，大规模修建宫室。杨俊贪恋女色，他的王妃崔氏是崔弘度的妹妹，她生性嫉妒，就在瓜中放了毒药，杨俊吃了中毒得病，被召回京师。皇上因为他骄奢放纵，就免除了杨俊的官职，保留王爵返回府第。崔妃因为毒害秦王，被废除，赐在家中自尽。左武卫将军刘升进谏说："秦王并没有其它的过错，只是浪费官府财物，营造房舍罢了，臣认为可以宽容他。"皇上说："法律不可违反。"杨素劝谏说："秦王的过错，还不至于违反法律，希望陛下详察。"皇上说："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又是天下人民的君父，如果按您所说，为什么不另外制定天子儿子的法律呢？像周公这样仁慈的人，尚且诛杀谋反的管叔、蔡叔，我确实远远不及周公，又怎么能徇私枉法呢！"最终没有准许宽容。

9 二十四日，突厥突利可汗来迎娶公主，皇上安排他住在太常寺，派人教他学习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把宗室之女安义公主嫁给他为妻。皇上想要离间都蓝与突利之间的关系，所以礼仪特别隆重，派太常卿牛弘、纳言苏威、民部尚书斛律孝卿相继担任使臣。

突利可汗本来住在北方，既然娶了隋朝公主，长孙晟便说服他

率领部众往南迁徙，定居度斤旧镇，赏赐他很多财物。都蓝大为愤怒，说："我是大可汗，反而不如染干！"于是对隋朝的朝贡就断绝了，并经常来边境抢劫。突利侦察到一些动静，就派人奏报朝廷，因此边境上常预先作好防备。

10 九月，十一日，皇上从仁寿宫回京。

11 何稠自岭南回来的时候，宁猛力请求随同何稠入朝，何稠见他病重，把他送回钦州，并和他相约："八九月间，在京城相见。"何稠回朝，奏报了这些情况，皇上不大高兴。冬，十月，宁猛力病逝。皇上对何稠说："你前些时不带宁猛力来，如今他竟然死了！"何稠说："宁猛力与臣相约，假使他自己死了，一定派儿子入朝侍奉，越人性情直爽，他的儿子一定会来。"宁猛力临死的时候，果然告戒他的儿子宁长真说："我与朝廷使臣有约在先，不能失信于人，你把我安葬之后，马上上路。"宁长真继任钦州刺史，遵从父亲的遗言入朝。皇上非常高兴，说："何稠在蛮族、夷族中享有的信誉，竟然到了这种程度！"

12 鲁公虞庆则讨伐李世贤时，任用他的内弟赵什住担任随府长史。赵什住与虞庆则的爱妾私通，担心事发东窗，便扬言虞庆则不想出征，皇上听说后，对虞庆则的礼遇和赏赐便非常微薄。虞庆则回朝途中，到达潭州临桂岭，眺望山川形势，说："这里确实险要稳固，加上足够的粮食，如果有得力的人把守，一定不能攻克。"他派赵什住先行驰往京师奏报公事，观察皇上的态度，赵什住却乘机诬告虞庆则谋反，皇上命有关部门调查审理。十二月，初十，虞庆则竟被定罪处死，拜授赵什住为柱国。

13 高丽王高汤听说陈朝灭亡，大为恐惧，于是训练军队，积聚粮草，做好抵抗防守的准备。这年，皇上赐给高汤玺书，责备他"虽然自称藩属归附隋朝，却没有尽到臣属的忠诚之节。"并且说："你们那一片区域，虽然地小人少，现在如果把你废黜，也不能没有人治理，最终还是要另外选派官属到你们这里安抚。你如果清除杂念，

改变行为，完全遵循朝廷规章制度，就是朕的好臣子；何必让朕劳神费力另外派人？你认为辽水广阔，和长江相比怎么样？高丽人口兵力，与陈国相比是多是少？朕如果不存有包容化育的心怀，就不想责备你以往的过失，只需命令一名将军讨伐，何必花费如此多的气力！这样诚恳深切的晓喻规劝，是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高汤接到了玺书，惶恐不安，准备奉表陈情谢罪，不巧患病逝世。儿子高元继位，皇上派使者拜授高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承袭爵位为辽东公。高元奉上表章谢恩，并请求封王，皇上准许了。

14 吐谷浑大乱。国人杀死可汗世伏，立他的弟弟伏允继位，派遣使者陈述废立情况，并为专擅废立而谢罪，同时请求依照旧例娶公主为妻，皇上同意了。从此吐谷浑每年都派使臣入朝进贡。

十八年

1 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寿宫。

2 高丽王元帅靺鞨之众万余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上闻而大怒，乙巳，以汉王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汉王长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

3 延州刺史独孤陀有婢曰徐阿尼，事猫鬼，能使之杀人，云每杀人，则死家财特潜移于畜猫鬼家。会独孤后及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医皆曰："猫鬼疾也。"上以陀，后之异母弟，陀妻，杨素异母妹，由是意陀所为，令高颎等杂治之，具得其实。上怒，令以犊车载陀夫妻，将赐死，独孤后三日不食，为之请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为

妾身，敢请其命。”陀弟司勋侍郎整诣阙求哀，于是免陀死，除名为民，以其妻杨氏为尼。先是，有人讼其母为猫鬼所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至是，诏诛被讼行猫鬼家。夏，四月，辛亥，诏：“畜猫鬼、蛊毒、厌媚野道之家，并投于四裔。”

4 六月，丙寅，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汉王谅军出临渝关，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周罗睺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风，船多飘没。秋，九月，己丑，师还，死者什八九。高丽王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

百济王昌遣使奉表，请为军导，帝下诏谕以“高丽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丽颇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5 辛卯，上至自仁寿宫。

6 冬，十一月，癸未，上祀南郊。

7 十二月，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

8 南宁夷爨玩复反。蜀王秀奏“史万岁受赂纵贼，致生边患。”上责万岁，万岁诋谰；上怒，命斩之。高颎及左卫大将军元旻等固请曰：“万岁雄略过人，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上意少解，于是除名为民。

【注释】

①靺鞨(mò hé 末合)：古民族名。隋唐时分布在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黑龙江下游。

②司勋侍郎：官名。吏部勋赏司之长。

③临渝关：一作临榆关。即今河北抚宁县东榆关镇。一说即今山海关。

④东莱：今山东掖县。

【译文】

十八年(戊午，公元598年)

1 春，二月，初三，皇上驾临仁寿宫。

2 高丽王高元率靺鞨族一万多人侵扰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退了他们。皇上听了奏报非常生气。初四，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做行军元帅，率领水陆军三十万讨伐高丽，命尚书左仆射高颎做汉王长史，周罗睺做水军总管。

3 延州刺史独孤陀有名叫徐阿尼的婢女，她奉祀猫的鬼魂，能叫猫鬼杀人，还说它每次杀死了人，死者家里的财物就会暗中转移到养猫鬼的人家里。适逢独孤皇后和杨素妻子郑氏同时生病，看病的医生都说："这是猫鬼作祟所使然。"皇上寻思独孤陀是皇后同父异母的弟弟，而他的妻子是杨素同父异母的妹妹，由此便认定这是独孤陀干的，命令高颎等人共同审理，得到了全部实情。皇上因此大怒，命令用牛车把独孤陀夫妇押送到京师，要赐他们自尽。独孤皇后三天不进食，替他们请求活命，说："独孤陀如果是害国害民，我不敢说什么；如今是因为我个人生病的事而获罪，所以我斗胆请求让他们活命。"独孤陀的弟弟司勋侍郎独孤整也到宫阙下苦苦求情，于是文帝免除独孤陀的死罪，免官除名贬为平民，要他的妻子杨氏出家为尼姑。起先，有人告状说他的母亲被猫鬼杀害，皇上认为是妖妄无稽之谈，十分愤怒，把他赶走。现在，又下诏诛灭上次被控告利用猫鬼作祟害人的全家。夏，四月，十一日，文帝下诏说："畜养猫鬼、蛊毒以及从事诅咒妖术的人家，一律放逐到偏远的边陲地区。"

4 六月，二十七日，文帝下诏罢黜高丽王高元的爵位。汉王杨谅大军从临渝关出发，正碰上大雨成灾，粮食运输受阻，军中缺乏食

物，又遇到瘟疫流行。周罗睺从东莱渡海往平壤城，中途遇到大风，船舰大多飘散沉没。秋，九月，二十一日，隋远征大军撤回，水陆两军十之八九都死亡。高丽王高元也惶恐不安派遣使者来谢罪，上表章自称"辽东粪土臣高元"，皇上于是休兵，对待他和原来一样。

百济王余昌派使者奉上表章，请求担任征讨大军的向导，皇上下诏告诉他，"高丽已经服罪，我赦免了他们，不必再讨伐了。"赠送百济使者丰厚的礼物，送他回国。高丽多少知道了一些消息，就派兵侵扰百济边境。

5 二十三日，皇上从仁寿宫回来。

6 冬，十一月，十六日，皇上在南郊祭天。

7 十二月，从京师到仁寿宫，设置行宫十二座。

8 南宁夷族首领爨玩又起兵造反。蜀王杨秀奏告"史万岁接受贿赂，放纵贼兵，以致产生边患。"皇上责备史万岁，史万岁极力抵赖掩饰，皇上大怒，命人将他斩首。高颎和左卫大将军元旻等一再请求说："史万岁雄才武略超凡拔俗，将领士卒都乐意为他效力，即使是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他。"皇上怒意稍稍缓解，于是将他免官除名，贬为平民。

十九年

1 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2 二月，甲寅，上幸仁寿宫。

3 突厥突利可汗因长孙晟奏言都蓝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1]。诏以汉王谅为元帅，尚书左仆射高颎出朔州道，右仆射杨素出灵州道，上柱国燕荣出幽州道以击都蓝，皆取汉王节度；然汉王竟不临戎。

都蓝闻之，与达头可汗结盟，合兵掩袭突利，大战长城下，突利大败。都蓝尽杀其兄弟子侄，遂渡河入蔚州[2]。突利部落散亡，夜，与长孙晟以五骑南走，比旦，行百余里，收得数百骑。突利与其下谋曰："今兵败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岂礼我乎！玷厥虽来，本无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济。"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远镇[3]，令速举烽。突利见四烽俱发，以问晟，晟始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见贼来。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彼见贼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惧，谓其众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镇，晟留其达官执室领其众，自将突利驰驿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长安。帝大喜。以晟为左勋卫骠骑将军，持节护突厥。

上令突利与都蓝使者因头特勒相辩诘，突利辞直，上乃厚待之。都蓝弟郁速六弃其妻子，与突利归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遗之珍宝以慰其心。

高颎使上柱国赵仲卿将兵三千为前锋，至族蠡山[4]，与突厥遇，交战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5]，复破之，虏千余口，杂畜万计。突厥复大举而至，仲卿为方陈，四面拒战。凡五日。会高颎大兵至，合击之，突厥败走，追度白道[6]，逾秦山七百余里而还[7]。杨素军与达头遇。先是诸将与突厥战，虑其骑兵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设鹿角为方陈，骑在其内。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胜也。"于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陈。达头闻之，大喜曰："天赐我也！"下马仰天而拜，帅骑兵十余万直前。上仪同三司周

罗睺曰："贼陈未整，请击之。"帅精骑逆战，素以大兵继之，突厥大败，达头被重创而遁，杀伤不可胜计，其众号哭而去。

【注释】

①大同城：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

②蔚州：治所在今山西灵丘县。

③伏远镇：今地不详。

④族蠡山：今地不详。

⑤乞伏泊：即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东北黄旗海。

⑥白道：白道川，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北。

⑦秦山：即今内蒙古黄河东北大青山。

【译文】

十九年（己未，公元599年）

1 春，正月，初七，大赦天下。

2 二月，十九日，皇上驾临仁寿宫。

3 突厥突利可汗通过长孙晟上奏说都蓝可汗正在制造攻城器具，想要攻打大同城。因此文帝下诏任命汉王杨谅为元帅，令尚书左仆射高颎从朔州道出发，右仆射杨素从灵州道出发，上柱国燕荣从幽州道出发，一起攻击都蓝，统一受汉王杨谅节制调度，可是汉王却并不亲临前线。

都蓝听到消息，便与达头可汗结盟，合兵突然袭击突利，大战于长城之下，结果突利大败。都蓝把他的兄弟子侄全部杀光，于是渡过黄河进入蔚州。突利的部落溃散逃亡，夜晚，只剩下突利与长孙晟连同五名骑兵往南逃，等到天亮走了一百多里，在途中收合了数百兵骑兵。突利和他的部下商议说："现在打了败仗，进京朝见，只不过是一个投降的人，天子不会以礼待我！玷厥虽然这次来袭击

我，但是我和他原本没有什么仇怨，我如果去投奔他，他一定会救助。"长孙晟得知了这一情况，便暗中派使者进入伏远镇，命守军迅速点燃告急烽火。突利见四堆烽火同时点燃，便问长孙晟，长孙晟骗他说："伏远镇城池很高，地势旷远，一定是远远望见敌军来了。我们国家规定：若是敌军少，燃起两堆烽火；敌军来得多，燃起三堆烽火；若是大军压境，就燃起四堆烽火。现在他们是望见敌军很多而且渐渐逼近啊！"突利非常恐惧，对他的部众说："追兵已经逼近，我们暂时进城躲避一下。"进入伏远镇之后，长孙晟留下突利可汗的达官执室统领他的部众，自己带领突利乘驿马入朝。夏，四月，初二，突利到达长安。皇上非常高兴，任命长孙晟为左勋卫骠骑将军，持节监护突厥。

皇上命突利和都蓝的使者因头特勒互相辩论，突利理直气壮，皇上因此厚待他。都蓝的弟弟郁速六抛弃自己的妻子儿女，和突利一起归顺朝廷，皇上称赞他，让突利送给他许多珍珠宝贝作为安慰。

高颎派上柱国赵仲卿带兵三千人担任前锋，进军到族蠡山时，与突厥军队相遇，交战七天，把他们打得大败；又追赶到乞伏泊，再次打败他们，俘虏一千多人，牲畜数以万计。突厥军队又大举来犯。赵仲卿集中军队，列成方阵，四出抵抗，苦战了五天，正巧高颎率主力大军赶来，内外夹击，突厥军队大败而逃，隋军乘胜追击，渡过白道川，越过秦山挺进七百多里，然后才班师。杨素的军队和达头相遇。起先，隋军众将领与突厥作战，担心他们骑兵横冲直闯，便将战车、步兵、骑兵混合列为方阵，四面埋设尖木桩，骑兵在方阵之内。杨素说："这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不能够攻击取胜。"因此完全废除这种方阵，命令各军摆出骑兵阵列。达头听到消息，非常高兴地说："这是上天赐给我取胜良机！"于是下马向苍天叩拜，随即率领十余万骑兵飞奔向前。上仪同三司周罗睺说："敌军的阵列还不整齐，请迅速还击。"便率领骑兵迎战，杨素率领大军紧接着投入

战斗，突厥军队大败，达头受重伤而逃，死伤无计其数，剩下的部众哀号痛哭，向北逃去。

4 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为内史令。

6 宜阳公王世积为凉州总管，其亲信安定皇甫孝谐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积，世积不纳。孝谐配防桂州。因上变，称"世积尝令道人相其贵不，道人答曰：'公当为国主，又将之凉州。'其所亲谓世积曰：'河西天下精兵处[1]，可图大事。'世积曰：'凉州土旷人希，非用武之国。'"世积坐诛，拜孝谐上大将军。

6 独孤后性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没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高颎曰："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上意少解，驻马良久，中夜方还宫。后俟上于阁内，及至，后流涕拜谢，颎、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极欢。先是后以高颎父之家客[2]，甚见亲礼，至是，闻颎谓己为一妇人，遂衔之。

时太子勇失爱于上，潜有废立之志，从容谓颎曰："有神告晋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颎长跪曰："长幼有序，其可废乎！"独孤后知颎不可夺，阴欲去之。

会上令选东宫卫士以入上台，颎奏称："若尽取强者，

恐东宫宿卫太劣。"上作色曰："我有时出入，宿卫须得勇毅。太子毓德春宫，左右何须壮士！此极弊法。如我意者，恒于交番之日，分向东宫，上下团伍不别，岂非佳事！我熟见前代，公不须仍踵旧风。"颎子表仁，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防之。

颎夫人卒，独孤后言于上曰："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能不为之娶！"上以后言告颎。颎流涕谢曰："臣今已老，退朝，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上乃止。既而颎爱妾生男，上闻之，极喜，后甚不悦。上问其故，后曰："陛下尚复信高颎邪？始，陛下欲为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安得信之！"上由是疏颎。

伐辽之役，颎固谏，不从，及师无功，后言于上曰："颎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固知其无功矣！"又，上以汉王年少，专委军事于颎，颎以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之意，谅所言多不用。谅甚衔之，及还，泣言于后曰："儿幸免高颎所杀。"上闻之，弥不平。

及击突厥，出白道，进图入碛，遣使请兵，近臣缘此言颎欲反。上未有所答，颎已破突厥而还。及王世积诛，推核之际，有宫禁中事，云于颎处得之，上大惊。有司又奏"颎及左右卫大将军元旻、元胄，并与世积交通，受其名马之馈。"旻、胄坐免官。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弢、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明颎无罪，上愈怒，皆以属吏，自是朝臣无敢言者。秋，八月，癸

卯，颖坐免上柱国、左仆射，以齐公就第。

未几，上幸秦王俊第，召颖侍宴。颖歔欷悲不自胜，独孤后亦对之泣。上谓颖曰："朕不负公，公自负也。"因谓侍臣曰："我于高颖，胜于儿子，虽或不见，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记之，如本无高颖。人臣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顷之，颖国令上颖阴事[3]，称其子表仁谓颖曰："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4]，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于是上大怒，囚颖于内史省而鞫之[5]。宪司复奏沙门真觉尝谓颖云："明年国有大丧。"尼令晖复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上闻而益怒，顾谓群臣曰："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犹不得天下。颖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有司请斩之。上曰："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世积，如更诛颖，天下其谓我何！"于是除名为民。

颖初为仆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尔其慎之！"颖由是常恐祸变。至是，颖欢然无恨色。先是国子祭酒元善言于上曰："杨素粗疏，苏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鸭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独高颖。"上初然之。及颖得罪，上深责之，善忧惧而卒。

7 九月，以太常卿牛弘为吏部尚书。弘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停缓，其所进用，并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晤，清慎绝伦，然爽俊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识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选举得人，于斯为最，时论弥服弘识度之远。

8 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华言"意智健"也。突厥归启民者男女万余口，上命长孙晟将五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处之[6]。时安义公主已卒，复使晟持节送宗女义成成主以妻之。

晟奏："染干部落，归者益众，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虞闾抄掠，不得宁居。请徙五原[7]，以河为固，于夏、胜两州之间[8]，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使得任情畜牧。"上从之。

又令上柱国赵仲卿屯兵二万为启民防达头，代州总管韩洪等将步骑一万镇恒安[9]。达头骑十万来寇，韩洪军大败，仲卿自乐宁镇邀击[10]，斩首千余级。

9 帝遣越公杨素出灵州[11]，行军总管韩僧寿出庆州[12]。太平公史万岁出燕州，大将军武威姚辩出河州[13]，以击都蓝。师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蓝为部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其国大乱。长孙晟言于上曰："今官军临境，战数有功，虏内自携离，其主被杀，乘此招抚，可以尽降。请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从之。降者甚众。

【注释】

①河西：地区名。指今甘肃、青海二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一带。

②家客：高颎的父亲高宝，是独孤皇后之父独孤信的部属，独孤信被杀，独孤皇后因高宾是先父旧部，常到高家。

③国令：官名。隋制，王国、公国都有令有尉。

④司马仲达：司马懿，字仲达。

⑤内史省：即中书省，隋称内史省。内史省负责草拟政令。内史、门下、尚

书三省长官同为宰相。

⑥大利城：即今内蒙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

⑦五原：今陕西省定边县。

⑧夏：夏州。治所在今陕西省横山县。胜：胜州。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

⑨恒安：今山西省大同市。

⑩乐宁镇：疑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与察哈尔右翼前旗之间。

⑪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

⑫庆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庆阳县。

⑬河州：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市。

【译文】

4 六月，初三，任命豫章王杨暕为内史令。

5 宜阳公王世积担任凉州总管，他的亲信安定人皇甫孝谐犯了罪，官吏追捕他，他逃到王世积那里，王世积没有收留。皇甫孝谐终于被捕，发配到桂州当兵，因此他上书举报王世积阴谋叛变，说："王世积曾经命道士给他看相，看他是否能大贵。道士给他看了相回答说：'您会成为一国之主，又将要到凉州。'他的亲信对他说：'河西是天下精兵所在，可以谋大事。'王世积说：'凉州地广人稀，并非用兵之地。'"于是王世积获罪被杀，拜授皇甫孝谐为上大将军。

6 独孤皇后生性嫉妒，宫里的女子没有人敢去侍伺皇上。尉迟迥的孙女，姿色美艳，因祖父有罪被没入宫。皇上在仁寿宫看见了她，很喜爱，因而得到宠幸。皇后乘皇上上朝听政的时候，偷偷派人杀了她。皇上因此非常愤怒，独自一个人骑着马跑出宫去，不走大路，沿偏僻小路深入山谷二十多里。高颎、杨素等人从后面追了上来，拉住马头向皇上苦苦劝谏。皇上叹息说："我贵为天子，却没有一点自由！"高颎说："陛下难道为了一个妇人而看轻天下！"皇上怒意才稍有减缓，停住马蹄，过了很久，半夜才回宫内。皇后在后阁等候皇

上，等到皇上回来了，皇后泪流满面，跪拜谢罪，高颎、杨素等人又从中劝说，文帝方摆酒宴，极尽欢乐。原先，皇后因为高颎是自己父亲家中的常客，对他十分亲近礼遇，现在，听到高颎说自己是一个妇人，便对他怀恨在心。

当时，由于太子杨勇已经失宠，皇上暗中有废黜杨勇，另立太子的想法，曾在闲谈中对高颎说："有神灵告诉晋王妃，说晋王一定会统治天下，你说该怎么办？"高颎长跪在地，说："长幼有一定次序，怎么可以废除太子呢！"独孤皇后知道高颎不会曲意顺从，便暗中想要除掉他。

正巧皇上下令选调一部分东宫卫士入宫宿卫，高颎上奏说："如果完全挑选强壮的，恐怕东宫宿卫力量太差。"皇上听了这话，为之色变，说："我时常要进出，宿卫之士必须要骁勇强健。太子在东宫修养德行，身边何必要壮健勇士！"目前东宫卫队强大就是一个严重弊端。按照我的想法，经常在禁卫军轮调交接的时候，分一部分去宿卫东宫，使皇宫卫队和东宫卫队编制不分开，岂不是件好事！我很了解前代这方面的利弊，您不要仍然沿袭以往的旧制。"高颎的儿子高表仁娶太子之女为妻，所以皇上用这些话来警戒他。

高颎的夫人逝世，独孤皇后对皇上说："高仆射年老，又死了夫人，陛下怎能不替他再娶一位！"皇上把皇后的话告诉了高颎。高颎流泪致谢说："臣现在已经老了，退休后，只能在家中吃斋念佛经而已，虽然陛下关心哀怜我，但是再娶不是臣所愿意的。"皇上于是作罢。后来高颎的爱妾生了男孩，皇上听说了，极其喜悦，皇后却很不高兴。皇上问是什么原因，皇后说："陛下还是相信高颎吗？当初，陛下想替高颎再娶，高颎心里想着爱妾，却当面欺骗陛下。现在他的欺诈已经全暴露出来了，怎么可相信他呢？"皇上从此对高颎疏远。

隋朝要讨伐辽东时，高颎事前极力劝止，皇上没有听从，及至大军无功而返，皇后对皇上："高颎当初不肯出征，陛下强迫派遣他

才动身，当时我就知道他不会讨伐成功！”此外，皇上因为汉王年纪小，把军事全部委托高颎处理，高颎深感责任重大，心怀大公无私，并不自避嫌疑，汉王杨谅说的话他大多没有采用。杨谅对他怀恨在心，等到班师回朝，哭着对皇后说：“孩儿万幸，没有被高颎杀死。”皇上听了，更加气愤。

后来北伐突厥，高颎率主力从白道川追击突厥，计划进一步深入大漠，派使者向朝廷请求增援，文帝左右近臣以此为由说高颎想要谋反。皇上还没有答复，高颎却已打败突厥班师回朝。及至王世积被处死，在审理追查过程中，涉及到许多宫中机密，说是从高颎那里得到的，使皇上大为惊讶。有关部门又报告说，“高颎和左右卫大将军元旻、元胄，都同王世积交往密切，还接受过他赠送的良马。”元旻、元胄因此获罪免官。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弢、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人都证明高颎无罪，皇上更加恼怒，把他们全部交付法司问罪，从此朝廷大臣再没有人敢为高颎申辩。秋，八月，初十，高颎获罪被免除上柱国、尚书左仆射的官职，保留齐公爵位返回家中。

不久，皇上驾临秦王杨俊宅第，召高颎陪侍酒宴。高颎哭泣抽咽，悲伤不已，独孤皇后也对着他哭泣。皇上对高颎说：“朕没有对不起你，是你自己对不起自己。”便对左右侍臣说：“我对待高颎，比对我儿子还好，即使有时见不到他，也好像近在眼前；可是自从他解官免职，便漠然淡忘，好像世界上原本就没有高颎此人。作臣子的不该以自身要挟君王，自称是第一。”

不久，高颎的国令上疏揭发高颎阴秘之事，说高颎的儿子高表仁对高颎说：“司马仲达当初假称有病不入宫朝见，后来便夺取了天下，您今天这种遭遇，又怎么知道不是将来之福呢！”于是皇上大怒，把高颎囚禁在内史省审讯。执法部门又上奏揭发，和尚真觉曾经对高颎说：“明年国家将有大丧。”尼姑令晖也说：“开皇十七、十八年，皇上有难，十九年都过不了。”皇上听了更加愤怒，回头对群

臣说："帝王哪里是人力可以求得的呢！孔子以大圣的才干，尚且不能得到天下。高颎与他儿子谈话，把自己比作晋宣帝司马懿，这是打什么算盘！"执法官吏请斩高颎，皇上说："去年杀死虞庆则，今年斩了王世积，如果再杀高颎，天下人将会怎么说我呢。"于是将高颎免官除名，贬为平民。

高颎开始担任尚书仆射时，他的母亲告戒他说："你富贵已到了极点，只差砍头，你要谨慎啊！"高颎因此常常担心变故发生，灾祸临头。到这次免官除名，毕竟保全了性命，高颎反而感到高兴，一点也没有怨恨。起先，国子祭酒元善对皇上说："杨素为人粗略疏阔，苏威个性胆怯懦弱，元胄、元旻只不过像鸭子一样随波逐流。可以托付朝政的，只有高颎一人。"皇上起初认为元善说得对。及至高颎获罪，皇上严厉责备元善，元善因此恐惧忧虑而死。

7 九月，任命太常卿牛弘为吏部尚书。牛弘选拔官吏首先看德行，然后才看文才，力求严格慎重，虽然选授迟缓，但是他所进用的人大多都能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有鉴别赏识人才的能力，机警聪明，清廉谨慎，超过一般人，但是过于爽朗洒脱，行为似嫌轻薄，当时执政大臣多因此而怀疑他；只有牛弘深刻了解他的实情，推心置腹，委以重任。隋朝选举得到真正的人才，以这个时期为最多。当时大家都很佩服牛弘的远见卓识和器度。

8 冬，十月，初二，册封突厥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汉话的意思是"心智康健"。突厥归顺启民的有男女一万多人，皇上命长孙晟率领五万人到朔州，修筑大利城安置他们。这时安义公主已经逝世，又派长孙晟持节送皇室之女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

长孙晟上奏说："染干的部落，归附的人越来越多，虽然居住在长城之内，但仍经常遭到雍虞闾袭击抢掠，不得安宁。请求把他们迁徙到五原，以黄河为屏障，在夏州、胜州之间，东起黄河，西止黄河，南北相距四百里，挖掘两条横向深沟，让他们居住在这个范围之内，使他们能够随意放牧。"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文帝又命令上柱国赵仲卿率领军队两万人驻扎在启民部众新定居地带，替他们防备达头，代州总管韩洪等率领步骑兵一万人镇守恒安。达头率领骑兵十万人来侵，韩洪军队大败，赵仲卿从乐宁镇拦击达头军队，斩杀一千多人。

9 文帝派遣越公杨素从灵州出兵，行军总管韩僧寿从庆州出兵，太平公史万岁从燕州出兵，大将军武威人姚辩从河州出兵，一起向都蓝发动攻击。大军尚未出塞，十二月，初四，都蓝被部下杀死，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突厥国内动乱。长孙晟对皇上说："现在我们逼近边境，几次作战都胜了，敌人内部四分五裂，可汗也被杀，我们如果乘此机会招抚他们，一定会全部投降。请派染干的部属分几路去招抚。"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投降的突厥人果然很多。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七十九

隋纪三　起上章涒滩，尽昭阳大渊献，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中

开皇二十年

1 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1]。三月，辛卯，以扬州总管司马河内张衡为行军总管，帅步骑五万讨平之。

2 贺若弼复坐事下狱，上数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无上心太猛。"既而释之。他日，上谓侍臣曰："弼将伐陈，谓高颎曰：'陈叔宝可平也。不作高鸟尽，良弓藏邪？'颎云：'必不然'。及平陈，遽索内史，又索仆射。我语颎曰：'功臣正宜授勋官[2]，不可预朝政。'弼后语颎：'皇太子于己，出口入耳，无所不尽。公终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图广陵，又图荆州，皆作乱之地，意终不改也。"

3 夏，四月，壬戌，突厥达头可汗犯塞，诏命晋王广、杨素出灵武道[3]，汉王谅、史万岁出马邑道以击之[4]。

长孙晟帅降人为秦州行军总管，受晋王节度。晟以突厥饮泉，易可行毒，因取诸药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饮之多死，于是大惊曰："天雨恶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斩道千余级。

史万岁出塞，至大斤山[5]，与虏相遇。达头遣使问："隋将为谁？"候骑报："史万岁也。"突厥复问："得非敦煌戍卒乎[6]？"候骑曰："是也。"达头惧而引去。万岁驰追百余里，纵击，大破之，斩数千级；逐北，入碛数百里，虏远遁而还。诏遣长孙晟复还大利城，安抚新附。

达头复遣其弟子俟利伐从碛东攻启民，上又发兵助启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碛。启民上表陈谢曰："大隋圣人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染干如枯木更叶，枯骨更肉，千世万世，常为大隋典羊马也。"帝又遣赵仲卿为启民筑金河、定襄二城。

4 秦孝王俊久疾未能起，遣使奉表陈谢。上谓其使者曰："我戮力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俊惭怖，疾遂笃，乃复拜俊上柱国；六月丁丑，俊薨。上哭之，数声而止；俊所为侈丽之物，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请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俊子浩，崔妃所生也；庶子曰湛。群臣希旨，奏："汉之栗姬子荣、郭后子强皆随母废，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

从之，以秦国官为丧主。

【注释】

①熙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县。

②勋官：隋置上柱国至帅都督共十一等勋官。

③灵武道：今宁夏灵武县。

④马邑道：今山西朔县。

⑤大斤山：又作秦山。即今内蒙古黄河东北大青山。

⑥敦煌戍卒：史万岁戍敦煌事，见一百七十五卷陈长城公至德元年。

【译文】

隋纪三　起庚申(公元600年)，止癸亥(公元603年)，共四年。

高祖文皇帝中

开皇二十年(庚申，公元600年)

1 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聚众造反。三月，初二，文帝任命扬州总管司马河内人张衡为行军总管，率领步兵骑兵五万人前往讨伐，平定了他们。

2 贺若弼又因事获罪而入狱。皇上责备他说："你有三方面太过头：嫉妒心太过头，自以为是、非难别人之心太强，目无尊长之心太重。"文帝后来还是释放了他。有一天，皇上对侍臣说："贺若弼在即将讨伐陈国的时候对高颎说：'陈叔宝是可以讨平的。只是我们这些功臣能不遭到飞鸟尽良弓藏的下场吗？'高颎说：'必定不会这样。'及至平定陈国之后，他急忙要求做内史令，又要求做尚书仆射。我对高颎说：'功臣只可以授以勋官，不应当干预朝政。'贺若弼后来对高颎说：'皇太子和我非常亲密，秘闻密语，无所不谈。您怎么知道将来不需要我的帮助？为什么有话却不说呢！'他一心想谋取广陵，又想谋取荆州，这都是作乱的地方，他一直是这个意图。"

3 夏，四月，初四，突厥达头可汗侵犯边塞。文帝诏令晋王杨广、

越公杨素从灵武道出兵，汉王杨谅、太平公史万岁从马邑道出兵，迎击突厥军队。

长孙晟率领归降的军队，担任秦州行军总管，接受晋王调度指挥。长孙晟认为突厥人喝泉水，很容易下毒，便把很多毒药投放在泉水的上流，突厥的人、畜喝水之后大量死亡，因此大惊说："上天降下毒水，是要灭亡我们啊！"于是连夜逃走。长孙晟趁机追击，杀死一千多人。

史万岁出塞，进军至大斤山，和敌人相遇。达头派使者问："隋军将领是谁？"侦察骑兵报告："是史万岁。"使者又问："莫非是当年戍守敦煌的那个家伙？"侦察骑兵回答："是啊！"达头心中恐惧，立即撤退。史万岁快骑追赶一百多里，纵兵攻击，把他们打得大败，斩杀数千人；又继续追逐，深入沙漠数百里，直到敌人逃得很远了才回来。下诏派遣长孙晟再返大利城，安抚新归附的突厥人。

达头又派他的侄子俟利伐从大漠的东边攻打启民，皇上又派兵帮助启民扼守要道；俟利伐于是退兵回到大漠。启民上奏表致谢，说："大隋圣明皇帝怜惜百姓，养育万物，恩德如天无不覆，如地无不载。染干我像枯木逢春，重生嫩叶；如枯骨获救，再长新肌，愿千秋万世，永远为大隋牧羊放马。"文帝又派遣赵仲卿为启民修筑金河、定襄二城。

4 秦孝王杨俊长久患病不能痊愈，他派使者奏表陈情谢罪。皇上对他的使者说："我努力开创这大业，制订规章，树立典范，希望臣属遵守；你是我的儿子，却想要破坏它，我不知道怎样责备你！"杨俊又惭愧又恐惧，病更加严重，文帝又拜授杨俊为上柱国。六月，二十日，杨俊病逝。皇上只哭了几声就止住了；杨俊所制作的奢侈华丽物品，文帝下令全都烧了。王府僚属佐吏请求立碑，皇上说："要想求名，一卷史书就够了，要碑干什么？如果子孙后代不能保住家业，只是给别人作镇石而已。"杨俊的嫡子杨浩，是崔妃所生。庶子名叫杨湛。群臣迎合皇上的旨意，上奏说："汉代栗姬的儿子刘荣、

郭后的儿子刘强，都随母亲而被废黜，现在秦王的两个儿子，母亲都有罪，不应当承继嗣位。"皇上听从他们的意见，命秦孝王府官员做丧主。

5 初，上使太子勇参决军国政事，时有损益；上皆纳之。勇性宽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上性节俭，勇尝文饰蜀铠，上见而不悦，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观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时之事，故赐汝以我旧所带刀一枚，并菹酱一合[1]，汝昔作上士时常所食也。若存记前事，应知我心。"

后遇冬至，百官皆诣勇，勇张乐受贺。上知之，问朝臣曰："近闻至日内外百官相帅朝东宫，此何礼也？"太常少卿辛亶对曰："于东宫，乃贺也，不得言朝。"上曰："贺者正可三数十人，随情各去，何乃有司征召，一时普集！太子法服设乐以待之，可乎？"因下诏曰："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自是恩宠始衰，渐生猜阻。

勇多内宠，昭训云氏尤幸[2]。其妃元氏无宠，遇心疾，二日而薨，独孤后意有他故，甚责望勇。自是云昭训专内政，生长宁王俨，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阳王该，建安王韶；成姬生颍川

王叟；后宫生孝实、孝范。后弥不平，颇遣人伺察，求勇过恶。

晋王广弥自矫饰，唯与萧妃居处，后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数称广贤。大臣用事者，广皆倾心与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广所，无贵贱，广必与萧妃迎门接引，为设美馔，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上与后尝幸其第，广悉屏匿美姬于别室；唯留老丑者，衣以缦彩，给事左右；屏帐改用缣素；故绝乐器之弦，不令拂去尘埃。上见之，以为不好声色，还宫，以语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称庆，由是爱之特异诸子。

上密令善相者来和遍视诸子，对曰："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上又问上仪同三司韦鼎："我诸儿谁得嗣位？"对曰："至尊、皇后所最爱者当与之，非臣敢预知也。"上笑曰："卿不肯显言邪！"

晋王广美姿仪，性敏慧，沈深严重；好学，善属文；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

广为扬州总管，入朝，将还镇，入宫辞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下[3]。广曰："臣性识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爱东宫，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谗谮生子于投杼[4]，鸩毒遇于杯勺，是以勤忧积念，惧履危亡。"后忿然曰："睨地伐渐不可耐[5]，我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妇礼待之，专宠阿云，使有如许豚犬。前新妇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穷治，何故复于汝发如此意！我在尚尔，我死后，当鱼肉汝乎！每思东宫竟无正嫡，至尊千秋万岁之后，遣汝等

兄弟向阿云儿前再拜问讯，此是几许苦痛邪！"广又拜，呜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胜。自是后决意欲废勇立广矣。

广与安州总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己，奏为寿州刺史。广尤亲任总管司马张衡，衡为广画夺宗之策。广问计于述，述曰："皇太子失爱已久，令德不闻于天下。大王仁孝著称，才能盖世，数经将领，频有大功；主上之与内宫，咸所钟爱，四海之望，实归大王。然废立者国家大事，处人父子骨肉之间，诚未易谋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杨素耳，素所与谋者唯其弟约。述雅知约，请朝京师，与约相见，共图之。"广大悦，多赍金宝，资述入关。

约时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为，皆先筹于约而后行之。述请约，盛陈器玩，与之酣畅，因而共博，每阳不胜，所赍金宝尽输之约。约所得既多，稍以谢述，述因曰："此晋王之赐，令述与公为欢乐耳。"约大惊曰："何为尔？"述因通广意，说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经合义，亦达者之令图。自古贤人君子，莫不与时消息以避祸患。公之兄弟，功名盖世，当途用事有年矣，朝臣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胜数哉！又，储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齿于执政；公虽自结于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弃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爱于皇后，主上素有废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请立晋王，在贤兄之口耳。诚能因此时建大功，王必永铭骨髓，斯则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约然之，因以白素，素闻之，大喜，抚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赖汝启予。"约知其计行，复谓素曰："今皇后

之言，上无不用，宜因机会早自结托，则长保荣禄，传祚子孙，兄若迟疑，一旦有变，令太子用事，恐祸至无日矣！"素从之。

后数日，素入侍宴，微称"晋王孝悌恭俭，有类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儿大孝爱，每闻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必迎于境首；言及违离，未尝不泣。又其新妇亦大可怜，我使婢去，常与之同寝共食。岂若睨地伐与阿云对坐，终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怜阿麼者[6]，常恐其潜杀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遗素金，使赞上废立。

勇颇知其谋，忧惧，计无所出，使新丰人王辅贤造诸厌胜；又于后园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时于中寝息，布衣草褥，冀以当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寿宫，使杨素观勇所为。素至东宫，偃息未入，勇束带待之，素故久不进以激怒勇；勇衔之，形于言色。素还言："勇怨望，恐有他变，愿深防察！"上闻素谮毁，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觇东宫，纤介事皆闻奏，因加诬饰以成其罪。

上遂疏忌勇，乃于玄武门达至德门量置候人[7]，以伺动静，皆随事奏闻。又，东宫宿卫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属诸卫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卫率苏孝慈为浙州刺史，勇愈不悦。太史令袁充言于上曰："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上曰："玄象久见，群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

晋王广又令督王府军事姑臧段达私赂东宫幸臣姬

威[8]，令伺太子动静，密告杨素；于是内外喧谤，过失日闻。段达因胁姬威曰："东宫过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诏，定当废立；君能告之，则大富贵！"威许诺，即上书告之。

【注释】

①菹(zū 租)：酢菜；腌菜。

②昭训：太子宫妃嫔称号。

③泫(xuàn 渲)然：伤心落泪的样子。

④投杼(zhù 柱)：杼，织布的梭子。曾参的母亲正在织布，有人告诉她说："曾参杀人"。她不相信。等到第三个人也如此告诉她时，她扔掉织布梭，翻墙逃走。

⑤睍(xiàn 现)地伐：杨勇乳名。

⑥阿摩(mō 摸)：杨广乳名。

⑦玄武门：隋大兴宫正北门。至德门：大兴宫东北门。

⑧督王府军事：官名。掌晋王府军务。

【译文】

5 当初，皇上让太子杨勇参加决策军国大事，他时常提出一些批评或建议，皇上全都采纳了。杨勇性情宽厚，直率坦诚，从不虚假伪装。皇上生性节俭，杨勇曾经把蜀人制造的精致美丽的铠甲再加文饰，皇上看见了不高兴，告诫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喜欢奢侈而能江山坐得久的。你身为储君，应以俭约为先，方能够奉承宗庙。我往日的衣服，每种留下一件，时常再拿出来看看，用来警戒自己。恐怕你今天以皇太子之心，而忘记了过去之事，特赐给你我以前用的佩刀一把，以及腌菜一盒，这是你从前作北周上士时经常吃的食物。你如果能记住以前的事，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后来遇到冬至，百官都到杨勇那里，杨勇陈设乐队接受祝贺。皇上知道了这件事，问朝臣说："最近听说冬至日朝廷内外百官都

去朝见东宫，这是什么礼呀？”太常少卿辛亶回答说：“前往东宫，是祝贺，不能说是朝见。”皇上说：“如果是祝贺的话，只可三五人或数十人随来随去，怎么由有关部门召集，大家同时到齐呢？太子身穿礼服陈设乐队来接待百官，可以这样吗？”因此下诏说：“礼仪有等级差别，君王与臣属是不能混杂不分的。皇太子虽然是皇位继承人，但在大义上他既是臣属，又是儿子，可是各地方长官冬至日前去朝贺，各自进贡土产，送给东宫；此事不合乎礼法规章，应立即停止。”此事发生后皇上对太子的恩宠开始衰减，还逐渐产生了猜疑。

杨勇内宫有很多宠爱的姬妾，昭训云氏尤其受到宠幸。太子妃元氏不得宠，突然发了心脏病，两天就死了，独孤皇后认为有别的原因，严厉责怪杨勇。从此云昭训总掌东宫内政，她生了长宁王杨俨、平原王杨裕、安成王杨筠；高良娣生了安平王杨嶷、襄城王杨恪；王良媛生了高阳王杨该、建安王杨韶；成姬生了颍川王杨煚；另有宫女生了杨孝实、杨孝范。独孤皇后更加愤愤不平，经常派人窥伺察看，找杨勇的过错。

晋王杨广更加小心伪装掩饰自己，只和萧妃生活在一起，后宫姬妾有了身孕都不让生育，独孤皇后因此常常称赞杨广贤德。朝中掌权的大臣，杨广都用心用意和他们交往。皇上及皇后每次派遣左右侍从到杨广那里，来者不论贵贱，杨广一定和萧妃一起在门口迎接，还特备盛宴，摆设美食佳肴款待，另外还赠送一份厚礼。来往的婢女仆人，没有一个不称赞杨广的仁德和孝顺。皇上和皇后曾经驾临他的宅第，杨广屏退所有美姬，把她们藏在别的房间里，只留下年老貌丑的，穿上朴素无华的衣服，在左右服侍；房间里的屏帐改用素色的丝绢；故意断绝乐器上的弦，不让抹去上面的灰。皇上见了，认为他不喜欢音乐女色，回到宫中，告诉侍臣，心里非常喜欢，侍臣们也都称赞祝贺，因此，皇上特别喜爱杨广，和其他的儿子不一样。

皇上命善于看相的来和暗中给他所有的儿子看了相，来和报

告说："晋王眉上双骨隆起，富贵无法形容。"皇上又问上仪同三司韦鼎："在我的几个儿子当中，哪个能够继承帝位？"韦鼎回答说："皇上、皇后所最喜爱的儿子，就应当把帝位传给他，这不是臣敢预先测知的。"皇上笑着说："你不肯直说罢了！"

晋王杨广仪表堂堂，聪慧机敏，而又深沉稳重；爱好学习，很会写文章；能恭敬地接待朝中官员，非常礼貌谦卑；因此他的声名很盛，远在诸王之上。

杨广担任杨州总管，到京师朝见，将要返回镇所之前，进入内宫向皇后辞行，拜伏在地痛哭流涕，独孤皇后也潸然泪下。杨广说："臣生性愚笨才识低下，常维护平时兄弟间的情意，但不知是什么罪过使太子不喜欢我，总是怒火中烧，一心想诬陷杀害我。我常常害怕受到连亲人也信以为真的谗言陷害，也担心在酒杯汤勺之中有毒药。因此日夜忧虑事事留意，生怕陷于危亡的境地。"独孤皇后生气地说："睨地伐越来越使人无法忍受，我为他娶了元家女儿，他竟不以夫妇之礼对待她，而只宠爱阿云，使她生下这么多猪狗。以前新娶的媳妇遭到毒害而死，我也不彻底追究，为什么又在你的身上动这个念头！我活着尚且如此，我死了之后，他就要把你们当作鱼肉一样对待！我常常想到太子竟然没有正妻生的嫡子，皇上千秋万世之后，让你们兄弟向阿云的儿子叩头问安，这是多么痛苦啊！"杨广又叩头，呜咽哭泣不止，独孤皇后也悲伤难支。从此独孤皇后便决心要废黜杨勇而立杨广为太子了。

杨广和安州总管宇文述一向交情深厚，他想和宇文述关系更进一层，便奏请让他担任寿州刺史。杨广特别亲近信任总管司马张衡，张衡为杨广拟订了夺取太子地位的计策。杨广向宇文述请教，宇文述说："皇太子失宠已经很久，他的美德不为天下人所知。大王的仁爱忠孝闻名天下，才能盖世无双，又多次带领军队南征北讨，接连建立功勋；皇上和皇后，全都十分喜爱你，四海万民瞩望，实已归向大王。然而废黜太子另立储君，是国家大事，我处在别人父子

骨肉之间，确实不容易出谋划策。不过能够改变皇上心意的，只有杨素而已，而能和杨素一起商量的人只有他的弟弟杨约。我宇文述十分了解杨约，让我入京师朝见，便能同杨约会面，共同商议。”杨广非常喜悦，送给他很多银财宝，作为宇文述入京的费用。

杨约当时担任大理寺少卿，杨素凡是要做什么事，都要先和杨约商议后再行动。宇文述约请杨约，陈列了很多珍宝古玩，和他一起畅饮，又一起赌博，每次都假装不能赢，把所带的金银财宝都输给杨约。杨约赢得的金银财宝已经很多，便向宇文述略表歉意，宇文述于是说：“这些都是晋王的赏赐，让宇文述同您一起玩乐的。”杨约吃惊不小，说：“为什么这样？”宇文述便转达杨广的意思，劝他说：“守行正道，虽然是人臣行事的一般准则；但是违反常规而合于义理，也是通达之人的最好打算。自古以来的贤人君子，无不顺乎时势消长进退以避免祸患。你们兄弟功劳声望盖过世人，位居权要执掌政事已经有很多年了，朝中大臣被你们一家欺负凌辱的不可胜数！再则，皇太子因为所要求的事总办不成，便常常切齿痛恨执政的人；您虽然得到皇上的宠信，可是一心想危害您的人一直很多啊！皇上一旦驾崩，您又从哪里再得到庇护呢！现在皇太子失去了皇后的宠爱，皇上一直有废黜他的打算，这是您知道的。现在如果请求立晋王为太子，只在令兄一句话。如果真能利用这个时机建立大功，晋王必定会铭心刻骨感激不尽，那么您就可以排除累卵之危，稳固安然如泰山一般。”杨约认为很对，便告诉了杨素。杨素听了，大喜过望，拍手说：“我的思考谋划，还没有想到这太子废立之事，全靠你提醒我。”杨约知道自己的计谋已有成效，便又对杨素说：“现在皇后的话，皇上没有不听的，应当利用机会早一点依托皇后，便能长保荣华富贵，把福禄传给子孙后代。兄长如果迟疑，一旦发生变故，让太子当权，恐怕大祸马上就要临头！”杨素听从了他的意见。

几天以后，杨素进宫陪侍酒宴，婉转地说：“晋王孝顺友爱，恭

敬节俭，有些像皇上。"借此揣摩皇后的心意。皇后哭泣说："您的话很对！我儿阿麽非常孝敬友爱，每次听到皇上和我派遣内使到达，一定到边境迎接；谈到远离双亲，没有一次不悲伤哭泣。还有他新娶的媳妇也非常可爱，我派婢女前去，她常让婢女跟她同床睡眠，同桌进餐。哪里像睨地伐和阿云面对面坐着，一天到晚饮酒玩乐，亲近小人，猜疑忌害骨肉兄弟！我所以特别怜爱阿麽，是常常担心睨地伐会暗害他。"杨素既然明白了皇后的心意，便极力说太子不成才，皇后于是馈赠杨素很多金银财宝，让他促使皇上作出废黜太子的决定。

杨勇也察觉到这项阴谋，忧愁恐惧，不知所措，便让新丰人王辅贤造设了许多巫术诅咒之物来压伏；又在后园修建了一个平民村，房屋低矮简陋，杨勇时常在里面睡觉休息，穿粗布衣服，垫的是草褥席，希望以此来抵挡谗言。皇上知道杨勇内心不安，在仁寿宫派杨素到长安观察杨勇的作为。杨素到了东宫，只坐下休息，而不立即进去，杨勇衣冠整齐恭候，杨素故意逗留很久不进去，以激怒杨勇；杨勇怨恨在心中，接见杨素时，便在言辞和脸色上表现出来。杨素于是回报说："杨勇满怀怨恨，恐怕有其他的变故，希望严加防备！"皇上听了杨素的诽谤，更加猜疑杨勇。皇后又派人暗中监视东宫，细小琐事都随时奏报皇上，再加上诬告增饰，以构成杨勇的罪状。

皇上于是疏远并且疑忌杨勇，便在玄武门到至德门中间，按一定距离设置密探，侦察杨勇的动静，随时奏报。另外，在东宫侍卫的人，凡是侍官以上的，名册全部划归十二禁军府，有勇武健壮的，全都调走。又出调左卫率苏孝慈为浙州刺史，杨勇越发不高兴。太史令袁充对皇上说："臣夜观天文，应该废黜太子。"皇上说："天象已经出现很久了，只是群臣不敢说罢了。"袁充是袁君正的儿子。

晋王杨广又命督王府军事姑臧人段达暗中贿赂东宫宠臣姬威，要他监视太子动静，秘密报告杨素；因此朝廷内外喧闹诽谤，太

子的过失天天都可以听到。段达于是胁迫姬威说："太子的过失，皇上都知道了。已经接到密诏，决定要废立太子；你如果能抢先告发，那么一定能大富大贵！"姬威答应了，并马上上书告发。

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寿宫。翌日，御大兴殿，谓侍臣曰："我新还京师，应开怀欢乐；不知何意翻邑然悉苦！"吏部尚书牛弘对曰："臣等不称职，故至尊忧劳。"上既数闻谮毁，疑朝臣悉知之，故于众中发问，冀闻太子之过。弘对既失旨，上因作色，谓东宫官属曰："仁寿宫此去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入敌国。我为下利，不解衣卧。昨夜欲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家国邪！"于是执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等数人付所司讯鞫[1]；命杨素陈东宫事状以告近臣。

素乃显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检校刘居士余党。太子奉诏，作色奋厉，骨肉飞腾，语臣云：'居士党尽伏法，遣我何处穷讨！尔作右仆射，委寄不轻，自检校之，何关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诛，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长叹回视云：'我大觉身妨。'"上曰："此儿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劝我废之。我以布衣时所生，地复居长，望其渐改，隐忍至今。勇尝指皇后侍儿谓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几许异事！其妇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尝责之，勇即怼曰：'会杀元孝矩。'此欲害我而迁怒耳。长宁初生[2]，朕与皇后共抱养之，

自怀彼此，连遣来索。且云定兴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来，何必是其体胤！昔晋太子取屠家女[3]，其儿即好屠割。今傥非类，便乱宗祏。我虽德惭尧、舜，终不以万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

左卫大将军五原公元旻谏曰："废立大事，诏旨若行，后悔无及。谗言罔极，惟陛下察之。"

上不应，命姬威悉陈太子罪恶。威对曰："太子由来与臣语，唯意在骄奢，且云：'若有谏者，正当斩之，不杀百许人[4]，自然永息。'营起台殿，四时不辍。前苏孝慈解左卫率，太子奋髯扬肘曰：'大丈夫会当有一日，终不忘之，决当快意。'又宫内所须，尚书多执法不与，辄怒曰：'仆射以下，吾会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祸。'每云：'至尊恶我多侧庶，高纬、陈叔宝岂孽子乎！'尝令师姥卜吉凶，语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谁非父母生，乃至于此！朕近览《齐书》[5]，见高欢纵其儿子，不胜忿愤，安可效尤邪！"于是禁勇及诸子，部分收其党与。杨素舞文巧诋，锻炼以成其狱。

居数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常曲事于勇，情存附托，在仁寿宫，勇使所亲裴弘以书与旻，题云"勿令人见"。上曰："朕在仁寿宫，有纤介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怪之甚久，岂非此徒邪！"遣武士执旻于仗。右卫大将军元胄时当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为防元旻耳。"上以旻及裴弘付狱。

先是，勇见老枯槐，问："此堪何用？"或对曰："古槐尤

官取火。"时卫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数千枚，欲以分赐左右；至是，获于库。又药藏局贮艾数斛⑭，索得之，大以为怪，以问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别有所在，至尊在仁寿宫，太子常饲马千匹，云：'径往守城门，自然饿死。"素以威言诘勇，勇不服，曰："窃闻公家马数万匹，勇忝备太子，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发东宫服玩，似加琱饰者，悉陈之于庭，以示文武群臣，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责问勇，勇不服。

【注释】

①太子左庶子：官名。太子官属，掌太子宫事务。

②长宁：长宁王。杨勇长子杨俨封长宁王。

③晋太子：指晋惠帝司马衷太子司马遹(yù 玉)。事见八十三卷晋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

④不杀：据上下文义，"不"字衍。

⑤《齐书》：指崔子发所撰《齐纪》。

⑥药藏局：药品局。隋制，东宫门下坊，下设有司经、宫门、内直、典膳、药藏、斋帅六局。

【译文】

秋，九月，二十六日，皇上从仁寿宫回来。第二天，登上大兴殿，对左右侍臣说："我刚刚回到京城，应当胸襟开朗情绪欢乐，不知为什么反而郁闷愁苦！"吏部尚书牛弘回答说："臣等没有尽到职责，所以使皇上忧心劳神。"皇上已经不断听到对太子的谗言诽谤，猜想朝中大臣都已知道，所以在大庭广众之中故意发问，希望听到有人讲太子的过失。牛弘的回答没有迎合旨意，皇上立刻变了脸色，斥责东宫官属说："仁寿宫离这里不远，而我每次返回京城，都要严

密设置兵仗警卫，好像进入敌境。由此我得了拉肚子的病，不能脱衣安睡。昨晚，为了上厕所，只得住在后房；因为担心有紧急事变，只得又搬回前殿，这难道不是你们这些人想要破坏我的家国吗！"于是逮捕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等数人，交付司法部门审讯；命杨素陈述东宫种种情况，让近臣了解。

杨素于是公开指控，说："臣从仁寿宫奉敕令到长安，命令皇太子追查刘居士余党。太子接到诏令，便脸色大变，怒气冲冲，对臣说：'刘居士同党都已受到制裁，派我到哪里再去穷追？你担任尚书右仆射，责任不轻，你自己去追查吧，和我有什么相干？'又说：'禅让之事如果不成功，我就会先被诛杀，现在父亲作了天子，竟然使我不如几个弟弟，任何一件事，我都不能自主！'他还长长叹息，回头说：'我觉得行动受到很多限制。'"皇上说："我很早就觉得这个儿子不能继承帝位，皇后常常劝我废黜他。我因为他是我还是平民的时候所生的，又是长子，希望他能逐渐改过，所以一直克制忍耐到今天。杨勇曾指着皇后的侍女告诉别人：'这些都是我的人。'这句话说得太怪了！他的妻子刚死，我很怀疑她是被毒害的，曾经责备他，杨勇就满腹怨恨地说：'到时候还要杀元孝矩！'这是想害我而迁怒到岳父头上罢了。长宁王刚出生的时候，朕和皇后一起抱过来抚养他，杨勇自己怀有分别彼此的生分心理，接连派人来要回。而且云定兴的女儿，是云定兴在外面同别人私通所生，想一想这样的由来，怎么可以断定是他家的血统！从前晋朝太子娶了屠户的女儿，生的儿子就喜欢杀猪。现在倘若传嗣不伦不类，便会乱了皇家宗祠。我虽然德行自愧不如尧、舜，但绝不会把兆民百姓天下江山交给这不肖之子！我常常怕他会害我，就像防敌人似的；现在想要废黜他，以使天下安定！"

左卫大将军五原公元旻劝谏说："废立太子是件重大的事，诏旨一旦颁行，就不能后悔了。谗言无孔不入，希望陛下明察。"

皇上不理睬元旻的话，命姬威详细陈述太子的罪恶。姬威说：

"太子和臣讲话，从来都是一心只在骄纵奢侈，他还说：'如果有人劝我，应当斩首，只要杀一百多人，劝谏自然会永远停止。'他一年中不断营建亭台楼阁，前些时苏孝慈被罢免了左卫率职务，太子气得瞪眼睛吹胡子，不停地挥动手臂，说：'大丈夫终归有扬眉吐气的一天，我永远都会记得这件事，一定要报仇解恨！'此外东宫所需的东西，尚书大多按法规制度拒绝发给，太子就发怒说：'尚书仆射以下，我要杀一两个人，使大家知道怠慢我的下场。'他还常常说：'皇上讨厌我多侧室庶子，高纬、陈叔宝难道是庶子吗？'他还命令巫婆占卜，告诉臣说：'皇上开皇十八年要死，这个日子不久就到了。'"皇上泪流满面，说："谁人不是父母所生，他竟做出这样的事！我最近阅读《齐书》，读到高欢放纵他的儿子的事，真是令人气愤难忍，我怎么可以像他一样？"于是拘禁了杨勇和他的几个儿子，派人分别逮捕他的党羽。杨素舞文弄墨，歪曲捏造，编造罪名以构成他的狱案。

过了几天，司法官吏按照杨素的旨意，向文帝奏告说元旻常曲意事奉杨勇，一心攀附。皇上在仁寿宫时，杨勇曾派亲信裴弘送一封信给元旻，信上题写"不要给别人看见"。皇上说："朕在仁寿宫，有一点点小事，东宫都知道，速度比驿马传信还快，很久以来我一直觉得奇怪，肯定是这个家伙泄露的！"因此文帝派武士到左卫禁军行列中逮捕元旻。右卫大将军元胄当时正要下朝，却不肯离去，便上奏说："臣刚才没有回家去，就是为了防备元旻。"皇上把元旻以及裴弘一齐关进监狱。

起先，杨勇看见一棵枯老的槐树，问随行的人："这树还有用处吗？"有人回答说："枯槐木最适合取火。"当时卫士都随身带火燧，杨勇便命令木工制作了数千枚火燧，打算赐给手下；到现在，这些东西在仓库中全部查获。此外药藏局贮存艾草数斛，也搜寻到了，皇上感到非常奇怪，便问姬威是怎么回事，姬威回答说："太子这样做是另有目的。皇上在仁寿宫，太子经常养马一千匹，说：'直接前

去守住城门，自然就会饿死。'"杨素拿姬威的这些话诘问杨勇，杨勇不服，说："听说你家里的马有数万匹，我杨勇堂堂太子，有一千匹马，能说是想谋反吗！"杨素又拿出收缴来的东宫的服饰珍玩，把加工雕饰过的，陈列在殿庭之上，让群臣参观，并把这些东西作为太子想要谋反的罪状。皇上和皇后接连派遣使者责问杨勇，杨勇都拒不承认。

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见使者惊曰："得无杀我邪？"上戎服陈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于东面，诸亲立于西面，引勇及诸子列于殿庭，命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诏，废勇及其男、女为王、公主者[1]。勇再拜言曰："臣当伏尸都市，为将来鉴戒；幸蒙哀怜，得全性命！"言毕，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闵默。长宁王俨上表乞宿卫，辞情哀切；上览之闵然。杨素进曰："伏望圣心同于螫手，不宜复留意。"

己巳，诏："元旻、唐令则及太子家令邹文腾、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典膳监元淹、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前主玺下士何竦并处斩[2]，妻妾子孙皆没官。车骑将军榆林阎毗、东郡公崔君绰、游骑尉沈福宝、瀛州术士章仇太翼[3]，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资财、田宅皆没官。副将作大匠高龙叉、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骑侍郎元衡皆处尽[4]。"于是集群官于广阳门外，宣诏戮之。乃移勇于内史省，给五品料食。赐杨素物三千段，元胄、杨约并千段，赏鞫勇之功

也。

文林郎杨孝政上书谏曰[5]："皇太子为小人所误，宜加训诲，不宜废黜。"上怒，挞其胸。

初，云昭训父定兴，出入东宫无节，数进奇服异器以求悦媚；左庶子裴政屡谏，勇不听。政谓定兴曰："公所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于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将及祸。"定兴以告勇，勇益疏政，由是出为襄州总管。唐令则为勇所昵狎，每令以弦歌教内人，右庶子刘行本责之曰："庶子当辅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于房帷之间哉！"令则甚惭而不能改。时沛国刘臻、平原明克让、魏郡陆爽，并以文学为勇所亲；行本怒其不能调护，每谓三人曰："卿等正解读书耳！"夏侯福尝于阁内与勇戏，福大笑，声闻于外。行本闻之，待其出，数之曰："殿下宽容，赐汝颜色。汝何物小人，敢为亵慢！"因付执法者治之。数日，勇为福致请，乃释之。勇尝得良马，欲令行本乘而观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于庶子，欲令辅导殿下，非为殿下作弄臣也。"勇惭而止。及勇败，二人已卒，上叹曰："向使裴政、刘行本在，勇不至此。"

勇尝宴宫臣，唐令则自弹琵琶，歌娴媚娘。洗马李纲起白勇曰[6]："令则身为宫卿[7]，职当调护；乃于广坐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事若上闻，令则罪在不测，岂不为殿下之累邪！臣请速治其罪！"勇曰："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纲遂趋出。及勇废，上召东宫官属切责之，皆惶惧无数对者。纲独曰："废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

肯发言,臣何敢畏死,不一为陛下别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向使陛下择正人辅之,足以嗣守鸿基。今乃以唐令则为左庶子,邹文腾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鹰犬娱悦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过,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呜咽。上惨然良久曰:"李纲责我,非为无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择汝为宫臣,而勇不亲任,虽更得正人,何益哉!"对曰:"臣所以不被亲任者,良由奸人在侧故也。陛下但斩令则、文腾,更选贤才以辅太子,安知臣之终见疏弃也。自古废立家嫡,鲜不倾危,愿陛下深留圣思,无贻后悔。"上不悦,罢朝,左右皆为之股栗。会尚书右丞缺,有司请人,上指纲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太平公史万岁还自大斤山,杨素害其功,言于上曰:"突厥本降,初不为寇,来塞上畜牧耳。"遂寝之。万岁数抗表陈状,上未之悟。上废太子,方穷东宫党与。上问万岁所在,万岁实在朝堂,杨素曰:"万岁谒东宫矣!"以激怒上。上谓为信然,令召万岁。时所将将士在朝堂称冤者数百人,万岁谓之曰:"吾今日为汝极言于上,事当决矣。"既见上,言"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词气愤厉。上大怒,令左右搏杀之。既而追之,不及,因下诏陈其罪状,天下共冤惜之。

十一月,戊子,立晋王广为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请降章服,宫官不称臣。十二月,戊午,诏从之。以宇文述为左卫率。始,太子之谋夺宗也,洪州总管郭衍预焉,由是征

衍为左监门率[8]。

帝囚故太子勇于东宫，付太子广掌之，勇自以废非其罪，频请见上申冤，而广遏之不得闻。勇于是升树大叫，声闻帝所，冀得引见。杨素因言勇情志昏乱，为癫鬼所著，不可复收。帝以为然，卒不得见。

初，帝之克陈也，天下皆以为将太平，监察御史房彦谦私谓所亲曰[9]："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其子玄龄亦密言于彦谦曰："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彦谦，法寿之玄孙也。

玄龄与杜杲之兄孙如晦皆预选，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见玄龄，叹曰："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异日必为伟器，恨不见其大成耳。"见如晦，谓曰："君有应变之才，必任栋梁之重。"俱以子孙托之。

【注释】

①公主者：据《隋书·高祖纪》及章钰校记，"者"下应有"并为庶人"四字译从。

②太子家令：官名。太子官属。掌东宫刑法、食膳、仓库、什物、奴婢等事。左卫率司马：官名。左卫府属官。　典膳监：官名。东宫典膳局负责官员，主管膳食。　主玺下士：官名。北周官。掌管玺印。

③游骑尉：官名，从七品。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置武骑、屯骑、骁骑、游骑、飞骑、旅骑、云骑、羽骑八尉，其品位在六品以下，从九品以上。

④率更令：官名。掌东宫伎乐、漏刻。通直散骑侍郎：隋制，东宫也有通直散骑侍郎。

⑤文林郎：官名。文散官，隋置。取北齐征文学之士以充文林馆之义。

⑥洗(xiǎn 显)马:官名,东宫官属。隋制门下坊司经局置洗马四人。

⑦宫卿:太子左庶子、右庶子称为宫卿。

⑧左监门率:官名。东宫官属。隋制东宫置左、右监门率,掌东宫禁卫。

⑨监察御史:官名。助理监察官。隋制御史台置监察御史十二人。

【译文】

冬,十月,初九,皇上派使者召见杨勇,杨勇见到使者惊慌地说:"该不是要杀我吧?"皇上全副武装,集合军队,登上武德殿,让文武百官站立在东面,皇室宗亲站立在西面,带领杨勇和他的几个儿子站在殿庭中间,命令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读诏书,诏命废杨勇及其有封号的儿女为庶人。杨勇叩头说:"臣应当陈尸闹市,作为后人的鉴戒;蒙陛下可怜,得以保全性命!"说完,泪落沾襟,然后跪拜行礼退出,左右的人无不沉默哀伤。长宁王杨俨呈上奏表请求留在京师担任宿卫,文辞情意哀伤恳切,皇上看了很觉哀怜。杨素奏言:"希望圣上的心志要像毒蛇咬伤手指,壮士挥刀断腕一样,不应再留温情。"

十三日,文帝下诏说:"元旻、唐令则以及太子家令邹文腾、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典膳监元淹、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前主玺下士何竦,全部处斩,其妻妾子孙都没入官府为奴。车骑将军林阎毗、东郡公崔君绰、游骑尉沈福宝、瀛州术士章仇太翼,特赦免死罪,各处以杖刑一百,他们几个及妻子儿女、家产田地房屋都没入官府。副将作大匠高龙叉、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骑侍郎元衡,赐其自尽。"于是召集所有官员一起到广阳门外,宣读诏书,执行死刑。然后将杨勇转送内史省,给他五品官员的俸禄。赐给杨素三千段绢帛,元胄、杨约各一千段,酬赏他们审讯杨勇的功劳。

文林郎杨孝政上书进谏说:"皇太子被小人迷误,应该加强训诲教导,不应该废黜。"皇上大怒,命人鞭打他的前胸。

当初,云昭训的父亲云定兴,随意进出东宫,没有节制,屡次进

献一些奇异服装、珍贵器物，以讨好太子。左庶子裴政常常劝谏，杨勇不听。裴政对云定兴说："您的所作所为违反法度。而且，元妃突然死了，人们议论不少，这对于太子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您应当自行引退，不然的话，将要大祸临头。"云定兴把裴政说的话告诉了杨勇，杨勇更加疏远裴政，最后还把他调去做襄州总管。唐令则一直受到杨勇的亲近宠爱，常常命他教宫女妃妾弹琴唱歌，右庶子刘行本责备他说："太子庶子是应当用正道辅佐太子，哪有在房帷之间献媚取宠的道理！"唐令则深感惭愧，但却不愿改正。当时沛国人刘臻、平原人明克让、魏郡人陆爽，都因为有文学才华受到杨勇宠近。刘行本痛恨他们不能辅佐太子，常常对他们三个人说："你们只晓得读书而已！"夏侯福曾经在后阁和杨勇嬉戏，夏侯福哈哈大笑的声音传到外面，刘行本听到了，等他出来之后，责备他说："殿下宽弘大度，赏脸给你。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这样轻慢无理！"便把他交付执法官员治罪。过了几天，杨勇替夏侯福说情，才释放了他。杨勇曾得到一匹好马，想让刘行本骑上马观赏一下，刘行本很严肃地说："皇上把臣安置在太子庶子这个职位上，是要让臣辅导殿下，不是作殿下的弄臣。"杨勇自觉惭愧只好作罢。及至杨勇被废黜，裴政和刘行本都死了，皇上叹息说："倘若裴政、刘行本还在的话，杨勇不会得这下场。"

杨勇曾经宴请东宫官员，唐令则自弹琵琶，自唱《斌媚娘》。洗马李纲站起来报告杨勇说："唐令则身为宫卿，职责应是辅佐太子，如今竟然在公开场合自比歌伎乐人，唱出淫荡的歌声，污秽太子的视听。事情如果让皇上知道，唐令则的罪责不轻，这是会连累您的！臣请求马上处罚他！"杨勇说："我想要取乐，你不要多事。"李纲拂袖而出。及至杨勇被废黜，皇上召集东宫官属严厉责备他们，大家都恐惧惊慌，没有人敢说话。只有李纲站出来说："废立太子是件大事，现在文武大臣都知道这件事不可以，却无人肯站出来讲话，臣怎么敢顾及自己的生命，就不替陛下陈述实情分辩是非曲直呢？太

子材质本属于中等，可以使他为善，也可以使他为恶。当初陛下如果选择正直的人辅佐他，他就能够继承守护大隋伟大基业。现在竟以唐令则做其左庶子，邹文腾做他的家令，这两个人只晓得用声色犬马讨得太子欢心，怎能不得到这种下场！这其实是陛下的过错，并非太子的罪过啊。"于是伏在地上痛哭流涕，呜咽不止。皇上难过了很久，说："李纲你责备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只看到一面，却未看到另一个方面；我选择你作宫臣，而杨勇不宠信你，有正直的人，又有什么用呢！"李纲回答说："臣之所以不被宠用，实在是因为奸邪小人在太子身边的缘故。陛下只要杀了唐令则、郑文腾，别外挑选贤才来辅佐太子，怎么知道臣不被重用呢？从古以来，废黜嫡长子，很少有不倾覆危亡的，希望陛下三思，免得将来后悔。"皇上不高兴，起身退朝，左右官员都为此紧张的场面浑身发抖。正巧尚书左丞出缺，主管官员请求补任人选，皇上指着李纲说："这是最好的右丞。"就任用了他。

太平公史万岁从大斤山回来后，杨素嫉妒他的功劳，对皇上说："突厥本已投降，并没有入侵，只不过来塞上放牧罢了。"于是把封赏功劳的事搁置下来。史万岁几次上表陈述战况，皇上都没有醒悟。皇上废黜太子后，正忙着剪除其党羽。皇上问史万岁在什么地方，史万岁事实上正在朝堂之上，而杨素却说："史万岁到东宫去见杨勇了！"以此激怒皇上。皇上以为果真如此，命令召见史万岁。当时他所率领的将士在朝堂上声称冤屈的有数百人，史万岁对他们说："我今天为你们向皇上尽量说明情况，事情会有结果的。"见到皇上，史万岁说："将士作战有功，却被朝廷压抑！"言词语气激愤严厉。皇上大怒，命令左右的人把他拖出去乱棒打死。后来派人传令停止行刑，已来不及，便下诏列举史万岁的罪状，天下的人都觉得他冤枉，深感悲痛惋惜。

十一月，初三，册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国中发生地震。太子杨广请求礼服降抑一等，东宫官属对太子不以臣自称。十二月，初三，

文帝下诏同意杨广的请求。任命宇文述为左卫率。当初，杨广阴谋夺取宗子地位的时候，洪州总管郭衍参预了这件事，因此征召郭衍为左监门率。

文帝把前太子杨勇囚禁于东宫，交由太子杨广负责掌管。杨勇自认为无罪而被废黜，屡次请求见皇上申诉冤屈，但杨广总是从中阻拦，使杨勇的请求不能让皇上知道。杨勇没办法便爬到树上大喊大叫，让声音传到皇上那里，希望能够被召见。杨素便说杨勇神志已经昏乱，被疯颠鬼魂附身，治不好了。文帝信以为真，始终不召见他。

当初，文帝平定陈国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从此天下太平了，监察御史房彦谦私下对自己的亲信说："主上猜忌刻薄，而又凶狠残酷，太子卑微懦弱，诸王各据一方手握兵权，天下目前表面上虽然安定，我却正担忧会有危急祸乱发生。"他的儿子房玄龄也暗中告诉父亲："主上本来没有什么功德，而用诈术夺取了天下，几个儿子都骄纵奢侈没有仁德，必定互相残杀，现在虽然暂时太平，它的灭亡很快就可以见到。"房彦谦是房法寿的玄孙。

房玄龄和杜杲的侄孙杜如晦都被推荐到吏部接受选拔，吏部侍郎高孝基以能知人闻名，看见了房玄龄，惊叹说："我看过的人很多了，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日后定有大作为，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见到你的伟大成就。"看见了杜如晦，说："你有应变的才干，一定能够担当栋梁重任。"于是把子孙都托付他们两人。

6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辛巳，始诏"有毁佛及天尊、岳、镇、海、渎神像者[1]，以不道论；沙门毁佛像，道士毁天尊像者，以恶逆论。"

7 是岁,征同州刺史蔡王智积入朝。智积,帝之弟子也,性修谨,门无私谒,自奉简素,帝甚怜之。智积有五男,止教读论语,不令交通宾客。或问其故,智积曰:"卿非知我者!"其意盖恐诸子有才能以致祸也。

8 齐州行参军章武王伽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诣京师[2],行至荥阳,哀其辛苦,悉呼谓曰:"卿辈自犯国刑,身婴缧绁,固其职也;重劳援卒,岂不愧心哉!"参等辞谢。伽乃悉脱其枷锁,停援卒,与约曰:"某日当至京师,如致前却,吾当为汝受死。"遂舍之而去。流人感悦,如期而至,一无离叛。上闻而惊异,召见与语,称善久之。于是悉召流人,令携负妻子俱入,赐宴于殿庭而赦之。因下诏曰:"凡在有生,含灵禀性,咸知善恶,并识是非。若临以至诚,明加劝导,则俗必从化,人皆迁善。往以海内乱离,德教废绝,吏无慈爱之心,民怀奸诈之意。朕思遵圣法,以德化民,而伽深识朕意,诚心宣导,参等感寤,自赴宪司;明是率土之人,非为难教。若使官尽王伽之俦,民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乃擢伽为雍令。

9 太史令袁充表称:"隋兴已后,昼日渐长,开皇元年,冬至之景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短于旧三寸七分。日去极近则景短而日长,去极远则景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行外道则去极远。谨按《元命包》曰[3]:"日月出内道,璇玑得其常[4]。'《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景短日长,振古希有。"上临朝,谓百官曰:"景

长之庆，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当须改元，宜取日长之意以为年号。”是后百工作役，并加程课，以日长故也。丁匠若之。

【注释】

①天尊：道教神元始天尊。镇：九镇，即九州之大山，即《周礼·职方氏》所云“荆州其山镇曰衡山，豫州之山镇曰华山”等。海：东海、南海。

②行参军：官名。为州府属官，参谋军务。

③《元命包》：神秘预言书。

④璇玑：古代测天文仪器。

【译文】

6 文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二十六日，他下诏：“有毁坏佛像、道教元始天尊神像以及五岳、九镇、二海、四渎神像的人，以不道论罪；沙门毁坏佛像、道士毁坏元始天尊像的，以恶逆论罪。”

7 这年，征召同州刺史蔡王杨智积入朝。杨智积是文帝的侄子，性情修慎谨严，家中从来没有人来私自拜见请托，他自己日常生活简易朴素，皇上十分怜爱他。杨智积有五个儿子，只教他们读《论语》，不让他们和宾客交往。有人问他是什么缘故，杨智积说：“你不是了解我的人！”他的用意大概是怕几个儿子因才招灾！

8 齐州行参军章武人王伽，押解判处流刑的犯人李参等七十多人上京城，到荥阳时，王伽看他们辛苦，便把他们都叫来说道：“你们自己违犯国法，身体被绳索捆绑，这本是罪有应得；却还要连累押送的狱卒一起受苦，难道内心不感到惭愧吗？”李参等人都向他谢罪。王伽于是把他们的枷锁都解下，把负责押解的狱卒遣散，和犯人约定说：“某月某日你们应当到京师，如果到得太早或太迟，我将替你们接受死罪。”于是放开他们自己单独前行。这些犯人感激喜悦，都按约定日期到达京师，没有一个人逃亡。皇上听说了感到

很惊奇，召见王伽，和他谈话，赞不绝口。又召集全体犯人，命令他们带着妻子儿女一起入朝，在殿庭上赐宴，然后赦免了他们的罪刑。还下诏说："凡是有生命的人，都有灵气善性，知道善恶，明辨是非。如果待以至诚，耐心劝导，那么习俗一定能够变化，人人都能努力向善。从前因为海内战乱，人民流离，道德教化废弛断绝，官吏没有慈爱之心，人民也奸邪欺诈。朕想要遵循古代圣贤的方法，以道德教化人民，而王伽深深了解朕的心意，诚心宣谕劝导，使李参等人感悟，自动到执法机关报到，这说明天下的人民并不是很难教育。假使所有的官吏都和王伽一样，人民也都像李参之辈，那么刑罚舍弃而不用的日子指日可待！"为此还提拔王伽做雍县令。

9 太史令袁充上表奏称："隋朝建立以后，白昼渐渐加长，开皇元年，冬至的日影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从那时以后逐渐缩短，到了十七年，日影比从前缩短三寸七分。太阳离北极近，则日影短而白昼长；太阳离北极远，则日影长而白昼短。太阳在黄道之北运行则离北极近，在黄道之南运行则离北极远。谨按《元命包》说：'日月在黄道之北运行，天文仪器观测就正常。'《京房别对》上说：'太平之世，太阳在黄道之北运行；升平之世，在黄道运行；乱世，在黄道之南运行。'臣想大隋开启机运，感动上天，所以日影短白昼长，这是自古以来很少有的。"皇上临朝，对文武百官说："影短日长的吉庆，是上天的福祐。现在太子刚刚册立，应当改年号，可以取白昼增长的意思作为年号。"此后工匠民伕作工，都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白昼时间加长了。民间工匠都深受其苦。

仁寿元年

1 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

2 以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左仆射，纳言苏威为右仆射。

3 丁酉，徙河南王昭为晋王。

4 突厥步迦可汗犯塞，败代州总管韩弘于恒安[1]。

5 以晋王昭为内史令。

6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7 夏，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

8 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风俗。

9 乙丑，诏以天下学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简留国子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2]。殿内将军河间刘炫上表切谏[3]；不听。秋，七月，改国子学为太学。

10 初，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其伪造而献者，不可胜计。冬，十一月，己丑，有事于南郊，如封禅礼，版文备述前后符瑞以报谢云。

11 山獠作乱，以卫尉少卿洛阳卫文昇为资州刺史镇抚之[4]。文昇名玄，以字行。初到官，獠方攻大牢镇[5]，文昇单骑造其营，谓曰："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勿惊惧也！"群獠莫敢动。于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而去，前后归附者十余万口。帝大悦，赐缣二千匹。壬辰，以文昇为遂州总管。

12 潮、成等五州獠反[6]，高州酋长冯盎驰诣京师，请讨之。帝敕杨素与盎论贼形势，素叹曰："不意蛮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发江、岭兵击之。事平，除盎汉阳太守。

13 诏以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7]，长孙晟为受降使者，挟启民可汗北击步迦。

【注释】

①恒安:今山西大同市。

②四门:即四门学。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创设四门小学。因初设于京师四门,故称四门学。后与太学同在一处。隋、唐、宋都曾沿置四门学。

③殿内将军:官名。即殿中将军。属左、右卫府。

④卫尉少卿:官名。卫尉寺副长官。掌宫城警卫。

⑤大牢镇:今四川荣县。

⑥潮: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州市。 成:成州。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

⑦云州道:总管府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

【译文】

仁寿元年(辛酉,公元601年)

1 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仁寿。

2 文帝任命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左仆射,纳言苏威为右仆射。

3 十三日,改封河南王杨昭为晋王。

4 突厥步迦可汗领兵侵入边境,于恒安击败代州总管韩弘。

5 文帝任命晋王杨昭为内史令。

6 二月,初一,出现日食。

7 夏,五月,初七,突厥男女九万人来归附。

8 六月,初三,派遣十六名使者去巡视各地风俗。

9 十三日,颁诏:天下学校的学生尽管很多却学业不精,因此只选留国子监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各州、县的学校都停办。殿内将军河间人刘炫呈上奏表恳切劝说,皇上不采纳他的意见。秋,七月,把国子学改为太学。

10 当初,文帝接受周朝禅让,怕民心不服,因此就多次声称有符瑞现象来证明自己受禅登基是按天意行事。假造符瑞征兆的人无计其数。冬,十一月,初九,到京师南郊祭祀天神,仪式隆重,跟泰山封禅一样,把祭文刻到木版上,详细叙述符瑞现象出现的前前后后

以此来报谢上天。

11 居住在山中的獠人造反，朝庭任命卫尉少卿洛阳人卫文昇为资州刺史，前往镇抚。卫文昇名玄，以字号行于世。他刚到职时，獠人正在攻打大牢镇，他单枪匹马前往獠人军营，对他们说："我是刺史，是奉命前来安抚保护你们的人，不要怕。"獠人们没有谁敢乱动。于是卫文昇进一步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獠人首领为其所感，撤兵而去，前后归附的有十多万人。文帝大喜，赏赐他二千匹绢帛。十二日，任命卫文昇做遂州总管。

12 住在潮州、成州等五州的獠人造反，高州酋长冯盎急奔京师，请求皇上派兵去征讨。文帝敕令杨素和冯盎讨论这一情况，杨素叹息说："没想到蛮夷中有这样的人！"随即派遣冯盎征调江南、岭南的军队攻击獠人。乱事平定，任命冯盎做汉阳太守。

13 下诏任命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长孙晟为受降使者，会同启民可汗北上攻击步迦。

二 年

1 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寿宫。

2 突厥思力俟斤等南渡河，掠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杨素帅诸军追击，转战六十余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复进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骑稍后，亲引两骑并降突厥二人与虏并行，虏不之觉；候其顿舍未定，趣后骑掩击，大破之，悉得人畜以归启民。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复寇抄。素以功进子玄感爵柱国，赐玄纵爵淮南公。

3 兵部尚书柳述，庆之孙也，尚兰陵公主，怙宠使气，自杨素之属皆下之。帝问符玺直长万年韦云起[1]："外间有不便事，可言之。"述时待侧，云起奏曰："柳述骄豪，未尝经事，兵机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婿，遂居要职。臣恐物议以为陛下'官不择贤，专私所爱，'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顾谓述曰："云起之言，汝药石也，可师友之。"秋，七月，丙戌，诏内外官各举所知。柳述举云起，除通事舍人[2]。

4 益州总管蜀王秀，容貌瓌伟，有胆气，好武艺。帝每谓独孤后曰："秀必以恶终，我在当无虑，至兄弟，必反矣。"大将军刘哈之讨西爨也[3]，帝令上开府仪同三司杨武通将兵继进。秀以嬖人万智光为武通行军司马。帝以秀任非其人，谴责之，因谓群臣曰："坏我法者，子孙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为毛间虫所损食耳。"遂分秀所统。

自长史元岩卒后，秀渐奢僭，造浑天仪，多捕山獠充宦者，车马被服，拟于乘舆。

及太子勇以谗废，晋王广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终为后患，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谴之。上遂征秀，秀犹豫，欲谢病不行。总管司马源师谏，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预卿也！"师垂涕对曰："师忝参府幕，敢不尽忠！圣上有敕追王，以淹时月，今乃迁延未去。百姓不识王心，傥生异议，内外疑骇，发雷霆之诏，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愿王熟计之！"朝廷恐秀生变，戊子，以原州总管独孤楷为益州总管，驰传代之。楷至，秀犹未肯行；楷讽谕久

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为备；秀行四十余里，将还袭楷，觇知有备，乃止。

5 八月，甲子，皇后独孤氏崩。太子对上及宫人哀恸绝气，若不胜丧者；其处私室，饮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进二溢米④，而私令取肥肉脯鲊⑤，置竹桶中，以蜡闭口，衣襆裹而纳之⑥。

著作郎王劭上言："佛说：'人应生天上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乐来迎。'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祯符，备诸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臣谨按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雨金银花；二十三日，大宝殿后夜有神光⑦；二十四日卯时，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震满虚空；至夜五更，奄然如寐，遂即升遐，与经文所说，事皆符验。"上览之悲喜。

6 九月，丙戌，上至自仁寿宫。

7 冬，十月，癸丑，以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达，雄之弟也。

【注释】

①符玺直长：官名。门下省符玺局副主管。

②通事舍人：官名。属内史省。立法助理官。

③西爨（cuàn 窜）：古族名。分布于今云南滇池、洱海地区及四川南部，以白蛮为主。今白族即其后裔。

④溢：通"镒"。重量单位。金二十两为溢。

⑤鲊（zhǎ 眨）：经过加工的鱼类食品，腌鱼、糟鱼之类。

⑥襆（fú 福）：头巾。

⑦大宝殿：在仁寿宫中寝殿。

【译文】

二年(壬戌,公元602年)

1春,三月,二十一日,皇上驾临仁寿宫。

2突厥思力俟斤等人南渡黄河,虏掠启民部落男女六千人、各种牲畜二十多万头然后离去。杨素率领各路大军追击,追了六十多里,把他们打得大败。突厥人又向北逃走,杨素穷追猛打,终于在夜里追上了。杨素担心他们逃跑,便命令骑兵稍稍拉开距离在后面尾随,自己亲率两名骑兵和两名投降的突厥人混入敌军中一起行进,敌军没有发觉;他们尚未完全安顿下来,杨素就下令尾随在后的骑兵发动突然袭击,把敌军打得大败,并把启明可汗被俘虏的人和牲畜都归还给他。从此突厥人逃到很远的地方,大漠以南再未出现突厥人侵扰劫掠的事。因为如此战功,文帝下令进封杨素儿子杨玄感爵位为柱国,还赐封杨玄纵爵位为淮南公。

3兵部尚书柳述,是柳庆的孙子,由于娶兰陵公主,便依恃恩宠,任性使气,连杨素都看不起。文帝问符玺直长万年人韦云起:"外面有什么不妥当的事,可以告诉我。"柳述当时正在一旁,韦云起奏言:"柳述骄横放纵,没见过世面,他担当不起军机重任,只是因为他是您的女婿,才有此一任。臣担心舆论会认为陛下'不唯才是举,而唯亲是举。'这是最不妥当的一件事。"文帝很赞同韦云起的话,回头对柳述说:"韦云起的话,是你的治病良药,你应该把他当作老师和朋友来对待。"秋,七月,初十,诏令朝廷内外官员荐举自己所了解的贤才,柳述荐举韦云起,因此文帝任命他为通事舍人。

4益州总管蜀王杨秀,容貌奇特魁梧,有胆识,又喜练武。文帝常常对独孤皇后说:杨秀必定不得善终,我在世的时候当然不必忧虑,等到了他们兄弟当政时,他肯定要反叛。"大将军刘哙讨伐西爨的时候,文帝曾命上开府仪同三司杨武通率领军队随后继进。杨秀派他的宠信弄臣万智光担任杨武通的行军司马,皇上认为杨秀任用的人不是合适的人,便谴责他,并对群臣说:"破坏我的法度的,

是我的子孙。这好似老虎，别的动物伤不了它，它自己身上皮毛间的小虫子却可以损害它。”于是减少了杨秀所统领的军队的数量。

自长史元岩去世后，杨秀逐渐奢侈放纵，僭越礼制，竟然制作浑天仪，捕捉很多山上的獠人充当仆人，车辆马匹，衣服装饰，都和皇帝类似。

等到太子杨勇因为受到谗毁而被废黜，晋王杨广做了太子，杨秀便怀恨在心。太子杨广怕杨秀成为后患，就暗中命令杨素寻找他的过失，而用谗言陷害他。皇上召见杨秀，杨秀犹豫不决，想假托有病而不前往。总管司马源师进言规劝，杨秀马下脸来，说：“这是我的家事，与你何干！”源师泪流满面，回答说：“源师忝为王府幕僚，怎敢不尽忠心！圣上有敕命催促大王，已经耽搁很长时间了，现在还徘徊拖延不动身前往。百姓不了解大王的心思，倘若生出种种非议，朝廷内外猜疑震惊，皇上颁下雷霆震怒的诏书，派出一个使者来问罪，大王将如何申辩得清楚？望您三思！文帝担心杨秀生乱心，十二日，任命原州总管独孤楷为益州总管，乘快速驿马车去接替杨秀的官职。独孤楷到了益州，杨秀仍不肯出发；独孤楷劝说他很长时间，杨秀方出发。独孤楷察觉出杨秀有后悔之心，便部置军队，作好了防备；杨秀走了四十多里，准备返回袭击独孤楷，侦察得知已有了防备，只得作罢。

5 八月，十九日，皇后独孤氏逝世。太子杨广当着皇上和宫女宦官的面悲痛不止，好像承受不了哀伤；但是回到府内，却吃喝谈笑和平常一样。另外，杨广每天早上令人送进府二溢米，而私下却命人把肥肉、干肉、腌鱼等，放在竹筒里，用蜡封口，用包头巾裹着送进来。

著作郎王劭上奏说：“佛说：‘人在要升上天和进入极乐世界时，天上佛祖会大放光明，用香花及女子乐舞来迎接。’臣私下考虑大行皇后的福缘善果，祯祥符瑞，在各种秘记里面都有记载，都说是妙善菩萨。臣谨查考：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次从天上降下

金银花;二十三日,大宝殿后面夜晚出现神异的光彩;二十四日卯时,永安宫北面出现天乐,响彻空中;到了夜晚五更,万籁俱静,如入梦境,皇后圣洁的灵魂随即升天,与佛家经文所说的,事事全都符合。"皇上看了奏章悲喜交加。

6 九月,十一日,皇上从仁寿宫回来。

7 冬,十月,初九,任命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杨达是杨雄的弟弟。

8 闰月,甲申,诏杨素、苏威与吏部尚书牛弘等修定五礼[1]。

9 上令上仪同三司萧吉为皇后择葬地,得吉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葬父,岂不卜乎!俄而国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2]。"然竟从吉言。吉退,告族人萧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谢余云[3]:'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吾语之云:'后四载,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绐云'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传也。汝其识之!"

壬寅,葬文献皇后于太陵。诏以"杨素经营葬事,勤求吉地,论素此心,事极诚孝,岂与夫平戎定寇比其功业!可别封一子义康公,邑万户。"并赐田三十顷,绢万段,米万石,金珠绫锦称是。

10 蜀王秀至长安；上见之，不与语；明日，使使切让之。秀谢罪，太子诸王流涕庭谢。上曰："顷者秦王糜费财物，我以父道训之。今秀蠹害生民，当以君道绳之。"于是付执法者。开府仪同三司庆整谏曰："庶人勇既废，秦王已薨，陛下见子无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责，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断其舌，因谓群臣曰："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乃令杨素等推治之。

太子阴作偶人，缚手钉心，枷锁杻械[4]，书上及汉王姓名，仍云："请西岳慈父圣母收杨坚、杨谅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密埋之华山下，杨素发之；又云秀妄述图谶，称京师妖异，造蜀地征祥；并作檄文，云"指期问罪"，置秀集中，俱以闻奏。上曰："天下宁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废秀为庶人，幽之内侍省，不听与妻子相见，唯獠婢二人驱使，连坐者百余人。秀上表摧谢曰："伏愿慈恩，赐垂矜愍，残息未尽之间，希与瓜子相见；请赐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爱子也。上因下诏数其十罪，且曰："我不知杨坚、杨谅是汝何亲？"后乃听与其子同处。

初，杨素尝以少谴敕送南台，命治书侍御史柳彧治之。素恃贵，坐彧床。彧从外来，于阶下端笏整容谓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据案而坐，立素于庭，辨诘事状。素由是衔之。蜀王秀尝从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与之；秀遗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为民，配戍怀远镇[5]。

帝使司农卿赵仲卿往益州穷按秀事[6]，秀之宾客经过

之处，仲卿必深文致法，州县长吏坐者太半。上以为能，赏赐甚厚。

久之，贝州长史裴肃遣使上书，称："高颎以天挺良才，元勋佐命，为众所疾，以至废弃；愿陛下录其大功，忘其小过。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宁无革心！愿陛下弘君父之慈，顾天性之义，各封小国，观其所为；若能迁善，渐更增益；如或不悛，贬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绝，愧悔之心莫见，岂不哀哉！"书奏，上谓杨素曰："裴肃忧我家事，此亦至诚也。"于是征肃入朝。太子闻之，谓左庶子张衡曰："使勇自新，欲何为也？"衡曰："观肃之意，欲令如吴太伯、汉东海王耳。"肃至，上面谕以勇不可复收之意而罢遣之。肃，侠之子也。

杨素弟约及从父文思、文纪、族父忌并为尚书、列卿，诸子无汗马之劳，位至柱国、刺史；广营资产，自京师及诸方都会处，邸店、碾硙、便利田宅，不可胜数；家僮千数，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亲故吏布列清显。既废一太子及一王，威权愈盛。朝臣有违忤者，或至诛夷；有附会及亲戚，虽无才用，必加进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与素抗而不桡者，独柳彧及尚书右丞李纲、大理卿梁毗而已[7]。

始，毗为西宁州刺史[8]，凡十一年，蛮夷酋长皆以金多者为豪雄，递相攻夺，略无宁岁，毗患之。后因诸酋长相帅以金遗毗，毗置金坐侧，对之恸哭，而谓之曰："此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灭，不可胜数，今将此来，欲

杀我邪!”一无所纳。于是蛮夷感悟,遂不相攻击。上闻而善之,征为大理卿,处法平允。

毗见杨素专权,恐为国患,乃上封事曰:“臣闻臣无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9]。窃见左仆射越国公素,幸遇愈重,权势日隆,搢绅之徒,属其视听。忤旨者严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荣枯由其唇吻,废兴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谠,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天下无事,容息异图;四海有虞,必为祸始。夫奸臣擅命,有渐而来,王莽资之于积年,桓玄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汉祀,终倾晋祚。陛下若以素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愿揆鉴古今,量为处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书奏,上大怒,收毗系狱,亲诘之。毗极言“素擅宠弄权,将领之处,杀戮无道。又太子、蜀王罪废之日,百僚无不震竦,唯素扬眉奋肘,喜见容色,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上无以屈,乃释之。

其后上亦寝疏忌素,乃下敕曰:“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向省,评论大事。”外示优崇,实夺之权也。素由是终仁寿之末,不复通判省事。出杨约为伊州刺史[10]。

素既被疏,吏部尚书柳述益用事,摄兵部尚书,参掌机密;素由是恶之。

太子问于贺若弼曰:“杨素、韩擒虎、史万岁皆称良将,其优劣何如?”弼曰:“杨素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斗将,非领将;史万岁骑将,非大将。”太子曰:“然则大将谁也?”

弼拜曰:"唯殿下所择!"弼意自许也。

11 交州俚帅李佛子作乱[11],据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权据龙编城[12],其别帅李普鼎据乌延城[13]。杨素荐瓜州刺史长安刘方有将帅之略,诏以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统二十七营而进。方军令严肃,有犯必斩;然仁爱士卒,有疾病者亲临抚养,士卒亦以此怀之。至都隆岭[14],遇贼,击破之。进军临佛子营,先谕以祸福。佛子惧,请降,送之长安。

【注释】

①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②我弟:隋文帝杨坚之弟杨整随从周武帝伐齐,在并州战死。

③宇文左率:宇文述时为左卫率。

④杻(chǒu 丑)械:刑具。即手铐脚镣。

⑤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

⑥司农卿:官名。司农寺长官。掌管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财政收支。

⑦大理卿:官名。大理寺长官。掌刑狱。

⑧西宁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

⑨"臣无有"三句:语见《尚书·洪范》。

⑩伊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县。

⑪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市。

⑫龙编城:在今越南北宁省仙游附近。

⑬乌延城:今地不详。

⑭都隆岭:今地不详。

【译文】

8 闰月,初十,诏令杨素、苏威和吏部尚书牛弘等修订五礼。

9 皇上命令上仪同三司萧吉替皇后选择葬地,找到了一块吉利的地方,奏报说:"占卜年代,皇家可享二千年;占卜世代,皇家可传

二百世。”皇上说：“吉凶在于人，而不在于地。高纬埋葬父亲，难道没有占卜选择葬地吗？不久国家就灭亡了。正好像我家的墓地，如果说不吉利，朕就不会作天子；如果说不凶，我弟弟就不会战死。”但是最终文帝还是听从了萧吉的意见。萧吉退出，告诉族人萧平仲说：“皇太子派遣宇文左率向我深表感谢，说：‘您以前说我会成为太子，竟真的应验了，我是不会忘记的。现在卜择皇后陵地，一定要能让我早一点即位。我即位之后，当用荣华富贵来报答你。’我告诉他说：‘四年以后，太子要统理天下。’如果太子当政，隋朝就要灭亡了啊！我以前欺骗他说，‘占卜年代，皇家可享二千年’，其实是三十两字；‘占卜世代，皇家可传二百世’，是取能传二世的意思。你把这件事记住！”

二十八日，把文献皇后安葬在太陵。文帝下诏说：“杨素办理丧事，辛勤找寻吉地，他的这份心意至诚至孝，平定夷狄寇贼的功劳怎能与此相比？可另外封一个儿子为义康公，食邑一万户。”并赏赐田地三十顷，绢一万段，和同样多的金珠绫锦等。

10 蜀王杨秀到达长安，皇上见了他，不和他说话；第二天，派使者严厉责备他。杨秀谢罪认错，太子和几个王也在殿庭上流泪哭泣，请求原谅。皇上说：“不久前秦王浪费财物，我以父亲的身份教训他。现在杨秀残害人民，应当以为君之道制裁他。”于是把他交付执法官吏。开府仪同三司庆整劝谏说：“庶人杨勇已经废黜，秦王也死了，陛下现有的儿子不多，何必像这样处置！蜀王性格非常耿直刚强，现在受到严厉责罚，恐怕他会出事。”皇上大怒，要割掉庆整的舌头，便又对群臣说：“应当把杨秀在闹市斩首，以向百姓谢罪。”于是命令杨素等人审问处治。

太子暗中制作了两个木偶人，用绳索捆绑他们的双手，用铁钉钉在它们的心上，再加上枷锁和脚镣手铐，书写皇上和汉王的姓名，还写上“请求西岳慈父圣母收杨坚、杨谅的魂魄，就像这个样子，不要让他们到处游荡。”并暗中埋在华山下面，然后由杨素把它

挖掘出来;又控告杨秀胆大妄为引述图谶,声称京师有妖孽怪异,制造出蜀地种种祥瑞;并且撰写了檄文,说什么"不久就可兴师问罪了",并把这些檄文放进杨秀的文集中,全部材料奏报给皇上。皇上说:"天下怎么有这种事?"十二月,二十日,将杨秀废为庶人,软禁在内侍省,不让他和妻子儿女见面,只派两个獠人婢女供他使唤。同时受牵连获罪的有一百多人。杨秀呈上奏表,悲痛哀伤地谢罪说:"恳请陛下仁慈厚恩,赐下怜悯,让我在苟延残喘之际,能够和瓜子见上一面,并请求赐给一个墓穴,使尸骨有一个安葬之处。"瓜子是杨秀的爱子。皇上于是下诏公布杨秀的十大罪状,并说:"我不知道杨坚、杨谅是你的什么亲人?"后来还是让杨秀和他的儿子在一起。

当初,杨素曾因为一点小罪责被敕令送交御史台,命治书侍御史柳彧审理。杨素依恃自己尊贵,坐在柳彧的坐榻上。柳彧从外面进来,在台阶下端持笏板,整肃仪容,对杨素说:"奉皇上敕令治你的罪!"杨素赶忙从坐榻上下来。柳彧坐在文案后面,命杨素站在庭堂上,查问事实情状,杨素从此怀恨在心。蜀王杨秀曾经向柳彧索要李文博的《治道集》,柳彧给了他;于是杨秀送了柳彧十个奴婢。及至杨秀获罪,杨素奏告柳彧身为朝廷大臣,与藩王结交往来,并免官除名,贬为平民,发配到怀远镇戍边。

文帝派司农卿赵仲卿前往益州追查杨秀犯罪事实,凡是杨秀的宾客所到之处、所往来的人,赵仲卿必定苛刻地曲解法律条文,罗织罪状加以处罚,州县长吏有一大半受牵连获罪。皇上认为赵仲卿很能干,赏赐给他很丰厚的东西。

过了很久,贝州长史裴肃派遣使者上书,说:"高颎以天生的优异才能,成为开国元勋,却受到众人的嫉妒,以至于被免官除名。希望陛下念他的大功,忘记他的小过。另外,杨勇、杨秀两人被废黜为平民,获罪受罚已经很久了,难道就没有洗心革面的表现?希望陛下恢弘君父的慈爱,顾念父子的情义,分别封他们一个小国,观察

他们的作为：如果能够改过向善，就逐渐增加封邑；如果仍不悔改，再贬黜削夺也不迟。现在是改过自新之路永远断绝，他们惭愧悔恨也无法得到宽恕，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奏书呈上以后，皇上对杨素说："裴肃为我家事深深忧虑，这也是一片至诚。"于是征召裴肃入朝。太子听说了，对左庶子张衡说："让杨勇改过自新，想要怎么样？"张衡说："我看裴肃的用意，是想让他像吴国的太伯、汉代的东海王吧！"裴肃到了京城，皇上当面告诉他杨勇不能再收为太子的原因，然后打发他回去。裴肃是裴侠的儿子。

杨素的弟弟杨约和叔父杨文思、杨文纪以及族叔忌都担任尚书、列卿，他们的儿子都没有汗马功劳，却高升柱国、刺史；杨家大肆扩充家产，从京城到各大城市，客店、磨房、上等的田产和宅第不计其数；有几千人家奴，绫罗绸缎长衣拖地的歌妓姬妾也有几千人；宅第豪华奢侈，规模制度可以和皇宫相比；亲戚和旧属都安置高官显位。在皇室废黜了一个太子和一个王以后，杨素家族的声威权势更加炽盛。朝廷大臣有违抗的，就要被杀头甚至被诛灭九族；攀附他们以及沾亲带故的人，即使无才无能，也一定加以进用提拔；朝廷官员随风而靡，没有人敢不畏惧他、附从他。敢于同杨素对抗而不屈服的，只有柳彧、尚书右丞李纲、大理寺卿梁毗几个人。

开始的时候，梁毗担任西宁州刺史，共任职十一年，当地的蛮夷酋长都以金子多的人为英雄豪杰，因此他们总是互相攻击掠夺，简直无安宁之日，梁毗深为忧虑。后来，各尊长都争相送金子给梁毗，梁毗把金子放在坐位旁边，对着金子痛哭，并说："这种东西饥饿的时候不能吃，寒冷的时候不能穿，你们为了这种东西互相攻杀，死亡不计其数，现在又把这种东西拿来给我，是想害死我！"他一点金子也不收纳。于是蛮夷都感化，从此不再互相攻杀。皇上听说此事非常称赞，征召梁毗入朝，并任命他为大理寺卿，他执法公平。

梁毗见杨素专权，担心他成为国家的祸患，于是呈上一封密奏

说："臣听说人臣不可以作威作福，那将要伤害你的家，毁灭你的国。臣私下看到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所受到的宠幸恩遇越来越重，权柄威势一天比一天隆盛，在朝做官的人，全都听他指挥，冒犯他的，夏天也落寒霜；奉承他的，冬季也降甘雨；一个人是荣华富贵或身败名裂，全凭他口中一句话；一个人飞黄腾达或罢黜杀戮，决定于他挥手之间。他所宠爱的都不是忠诚正直之士，所荐用提拔的都是他的亲戚，子弟遍布全国州县。天下如果太平无事，他们或许止息背叛的图谋；四海如果动荡不安，他们必定成为祸乱的根源。奸臣专擅权力，是逐渐形成的，王莽凭多年的积累，桓玄依据两代的基业，最后才灭掉了西汉王朝，倾覆了晋朝皇位。陛下如果以杨素为宰辅，臣恐怕他的心未必能像伊尹。臣诚恳地希望陛下考察古今，酌情处置，使王朝大业永远稳固，天下百姓就非常幸运了！"密奏呈上，皇上大怒，把梁毗抓起来投入监狱，亲自审问他。梁毗极力陈言："杨素依恃宠信，专擅用权，他率兵所到之处，屠杀平民，残酷无道。此外太子、蜀王获罪被废的时候，百官无不震惊恐惧，唯独杨素杨眉吐气，喜形于色，把国家的灾难当作自己的幸事。"皇上无法使梁毗屈服，便释放了他。

此后皇上也逐渐疏远疑忌杨素，于是下敕令说："尚书仆射是国家的宰辅，不必亲自处理细小事务，只需要三五天到一次尚书省，处理大事。"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他优礼尊崇，实际上是剥夺他的实权。杨素因此直到仁寿末年，都不再掌理尚书省政事。文帝还外放杨约为伊州刺史。

杨素被疏远之后，吏部尚书柳述更加专权，他兼任兵部尚书，参与决策国家机要。杨素因此厌恶他。

太子问贺若弼说："杨素、韩擒虎、史万岁都称为良将，他们各自的优劣究竟如何？"贺若弼回答说："杨素是猛将，不是运筹帷幄的将领；韩擒虎是斗将，决非统帅全军的将领；史万岁是骑将，并非大将。"太子说："那么大将是谁呢？"贺若弼叩拜说："全靠殿下选

择!"贺若弼言下之意是以大将自比。

11 交州的俚人首领李佛子率众造反,据守越王故城,并派遣他的侄子李大权占领龙编城,他的部将李普鼎也占领了乌延城。杨素荐举瓜州刺史长安人刘方,说他有将帅才略,因此文帝下诏任命刘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统领二十七营军队向交州进发。刘方军令严肃,违犯者必定斩首;但他又爱兵如子,有患病的人,他亲自去慰问照料,士兵们因此都很感激他。当大军进至都隆岭,同造反的俚人相遇,打败了他们。进军逼近李佛子营寨,先派人向他讲明利害关系,李佛子很害怕,便请求投降,刘方便将他押送到长安。

三 年

1 秋,八月,壬申,赐幽州总管燕荣死。荣性严酷,鞭挞左右,动至千数。尝见道次丛荆,以为堪作杖,命取之,辄以试人。人或自陈无罪,荣曰:"后有罪,当免汝。"既而有犯,将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许以有罪宥之。"荣曰:"无罪尚尔,况有罪邪!"杖之自若。

观州长史元弘嗣迁幽州长史,惧为荣所辱,固辞。上敕荣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须奏闻。"荣忿曰:"竖子何敢玩我!"于是遣弘嗣监纳仓粟,扬得一糠一秕,皆罚之。每笞虽不满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数。如是历年,怨隙日构。荣遂收弘嗣付狱,禁绝其粮,弘嗣抽絮杂水咽之。其妻诣阙称冤,上遣使按验,奏荣暴虐,赃秽狼藉。征还,赐死。元弘嗣代荣为政,酷又甚之。

2 九月,壬戌,置常平官[1]。

3是岁,龙门王通诣阙献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罢归。通遂教授于河、汾之间,弟子自远至者甚众,累征不起。杨素甚重之,劝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庐足以蔽风雨,薄田足以具饘粥[2],读书谈道足以自乐。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时和岁丰,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或谮通于素曰:"彼实慢公,公何敬焉?素以问通,通曰:"使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预焉!"素待之如初。

弟子贾琼问息谤,通曰:"无辩"。问止怨,曰:"不争。"通尝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削。"又曰:"闻谤而怒者,谗之罔也[3];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罔去媒,谗佞远矣。"大业末,卒于家,门人谥曰文中子。

4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乱,铁勒仆骨等十余部[4],皆叛步迦降于启民。步迦众溃,西奔吐谷浑;长孙晟送启民置碛口[5],启民于是尽有步迦于众。

【注释】

①常平官:开皇初年,置义仓,现置常平官掌管。

②饘(zhān 沾):同"馆"。稠粥。

③罔(è 俄):罔子,也叫鸟媒,捕鸟人用活鸟诱捕他鸟的设置。

④铁勒:古族名。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诸操突厥语游牧部落的泛称。又作狄历、丁零、敕勒。其车轮高大,幅数至多,故又被称为高车。与突厥实际上是一个族,只是分裂为两个部落群而已。史称其为"匈奴之苗裔。"仆骨:也作仆固。铁勒部族之一。

⑤碛(qì 戚)口:今地不详。

【译文】

三年(癸亥,公元603年)

1秋,八月,初三,文帝赐幽州总管燕荣自尽。燕荣性情严厉残酷,常常鞭打左右的人,一打就是一两千下。曾看到路旁长的一丛丛荆条,认为可以作刑杖,命人砍来,马上打一个人试试看,这个人诉说自己无罪,燕荣说:"以后你有了罪,可以免掉杖刑。"后来这个人有了过失,燕荣又要处以杖刑,这个人说:"前日我受了刑杖,您答应以后有罪就宽免我。"燕荣说:"上次无罪都打得,何况现在有罪呢!"仍旧施以杖刑。

观州长史元弘嗣调任为幽州长史,害怕遭受燕荣的凌辱,坚决推辞。皇上敕令燕荣说:"元弘嗣犯了罪要责打十杖以上,都必须奏报批准。"燕荣气愤地说:"这小子怎敢作弄我!"于是派元弘嗣监收仓库粟米,如果粟米不纯净,箕扬出一糠一秕,都要受到责罚。每次责打虽然不满十下,但一日之中,有时要打三四次。这样经过一年,双方的怨恨隔阂日益加深。燕荣于是逮捕元弘嗣,把他投进监狱,断绝他的粮食,元弘嗣抽取棉絮用水混合吞下去度命。元弘嗣的妻子到宫门外喊冤,皇上派遣使者查验,结果奏报燕荣残暴酷虐,贪赃枉法相当严重;于是召燕荣回朝,赐他自尽。元弘嗣接替燕荣的职位,残酷有过之而无不及。

2九月,二十四日,设置常平官。

3这一年,龙门人王通到宫门前进献《太平十二策》,皇上不用,他只得作罢返回。王通于是在黄河、汾水一带讲学授徒,学生从远处而来的很多。后来朝廷累次征召,他都不出来做官。杨素很尊重他,劝他出来做官,王通说:"我王通有先人留下来的破旧住房,可以遮风蔽雨,贫瘠的田地可以供我喝点稀粥,读书论道也足以自得其乐。希望明公端正身心治理天下,四时和顺,年年丰收,那我王通所受到的恩赐就很多了,不愿意做官。"有人在杨素面前说王通的坏话:"他实际上是怠慢您,您何必还这样尊敬他?"杨素便问王通,

王通说："假使您是可以怠慢的，那么我就有所得；假使您不可以怠慢，那么我就有所失；得与失都在于我，与您有什么关系呢！"杨素对待他一如既往。

学生贾琼问如何止息诽谤，王通说："不要辩解。"又问如何消除怨恨，王通说："不要相争。"王通曾经说："不用下宽赦令的国家，它的刑法一定公平；横征暴敛的国家，它的财力必然削弱。"又说："听到诽谤就发怒的人，是召致谗言的媒介；听到赞扬就欣喜的人，是召致谄佞的媒介；断绝这两种媒介，谗言邪佞就会远离而去。"大业末年，王通在家中去世，学生们给他一个谥号叫文中子。

4突厥步迦可汗所属部落发生内乱，铁勒、仆骨等十余部都背叛步迦，归降了启民。步迦部众溃散，向西逃窜，投奔吐谷浑；长孙晟把启民送到碛口，启民于是统辖步迦的部众。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八十

隋纪四　起阏逢困敦，尽强圉单阏，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下

仁寿四年

1 春，正月，丙午，赦天下。

2 帝将避暑于仁寿宫，术士章仇太翼固谏；不听。太翼曰："是行恐銮舆不返！"帝大怒，系之长安狱，期还而斩之。甲子，幸仁寿宫。乙丑，诏赏赐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1]，帝不豫。六月庚申[2]，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与百僚辞诀，并握手觌欷，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于大宝殿。

高祖性严重，令行禁止。每旦听朝，日昃忘倦。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即无所爱；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遣使者劳问其家。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其自奉

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大夫率衣绢布，不服绫绮，装带不过铜铁骨角，无金玉之饰。故衣食滋殖，仓库盈溢。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逾八百九十万，独冀州已一百万户。然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此其所短也。

初，文献皇后既崩[3]，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皆有宠。陈氏，陈高宗之女；蔡氏，丹杨人也。上寝疾于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皆入阁侍疾[4]，召皇太子入居大宝殿。太子虑上有不讳，须预防拟，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条录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陈夫人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乃呼柳述、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杨素闻之，以白太子，矫诏执述、岩，系大理狱；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令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尽遣后宫出就别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颇有异论[5]。陈夫人与后宫闻变，相顾战栗失色。晡后，太子遣使者赍小金合，帖纸于际，亲署封字，以赐夫人。夫人见之，惶惧，以为鸩毒，不敢发。使者促之，乃发，合中有同心结数枚，宫人咸悦，相谓曰："得免死矣！"陈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谢；诸宫人共逼

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

乙卯，发丧，太子即皇帝位。会伊州刺史杨约来朝，太子遣约入长安，易留守者，矫称高祖之诏，赐故太子勇死，缢杀之，然后陈兵集众，发高祖凶问。炀帝闻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为房陵王，不为置嗣。八月，丁卯，梓宫至自仁寿宫；丙子，殡于大兴前殿。柳述、元岩并除名，述徙龙川[6]，岩徙南海[7]。帝令兰陵公主与述离绝，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复朝谒，上表请与述同徙，帝大怒。公主忧愤而卒，临终，上表请葬于柳氏，帝愈怒，竟不哭，葬送甚薄。

3 太史令袁充奏言："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讽百官表贺。礼部侍郎许善心议，以为"国哀甫尔，不宜称贺。"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素恶善心，讽御史劾之；左迁给事郎，降品二等。

【注释】

①乙卯：四月丙寅朔，无乙卯，纪日有误。

②庚申：据《隋书·天文志》、《北史·隋本纪》当作"庚午"，为初六。

③文献皇后：独孤皇后谥号"文献"。

④黄门侍郎：官名。门下省属官。隋制，门下省纳言二人，给事黄门侍郎四人，掌纠核朝臣奏章，复审中书诏敕，有不便者，驳正封还。其职任颇重。

⑤中外颇有异论：司马光《通鉴考异》引赵毅《大业略记》："高祖在仁寿宫，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陈、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捩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庶人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

仗,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⑥龙川:郡名。治所在今广东惠州市。

⑦南海:郡名。治所在今广东广州市。

【译文】

隋纪四　起甲子(公元604年),止丁卯(公元607年),共四年。

高祖文皇帝下

仁寿四年(甲子,公元604年)

1 春,正月,初九,大赦天下。

2 文帝准备到仁寿宫去避暑,术士章仇太翼极力劝说,文帝不听,章仇太翼说:"这次出行恐怕圣驾回不来了!"文帝大怒,把他关进长安的监狱,打算回来时把他斩首。二十七日,文帝驾临仁寿宫。二十八日,诏命凡赏赐、财政支出,无论大事小事全部交给皇太子杨广处理。夏,四月,乙卯日,文帝生病。六月,初六,大赦天下。庚,七月,初十,皇上病重,卧床和百官诀别,并握住大臣们的手,悲哀叹息,命太子杨广赦免章仇太翼。十三日,在大宝殿驾崩。

高祖生性严肃谨慎,所发号令,一定要执行;所禁止的事坚决不能做。每天清晨听理朝政,到太阳偏西后还不知疲倦。虽然吝啬钱财,可是赏赐有功之臣却很慷慨;将士战死了,一定给予优厚抚恤,并派使者慰问死者家属。他爱护百姓,鼓励耕种,减轻徭役和赋税。而自己的生活却力求节俭朴素,乘坐的车和日常所用器具物品,破旧之后都随时修理使用;除了宴请宾客以外,平时吃饭不过一盘肉而已;后妃都穿着洗旧了的衣服。天下人都由此受到教育和影响,开皇、仁寿年间,男子都身穿绢布衣服,不穿绫罗绸缎,装饰品用的不过是铜铁骨头、兽角之类,没有金银珠宝的装饰。因此国家的粮食衣物不断增多,仓库都装不下。文帝接受禅让的初年,民户不满四百万;到了仁寿末年,超过了八百九十万,仅冀州一个州就已有一百万户。但是文帝猜忌心很重,喜欢苛求细察,容易听信

谗言，功臣故旧，没有能保全始终的；甚至对于自己的子弟，也视如仇敌，这是他的缺点。

当初，独孤皇后去世以后，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都受到文帝的宠幸。陈氏是陈宣帝的女儿，蔡氏是丹杨人。皇上卧病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都进宫侍候，召皇太子杨广进宫住在大宝殿。杨广考虑皇上万一逝世，必须预先作好防备，他亲自写了一封密函，派人送出来询问杨素。杨素把各种情况和要采取的措施，一条条写下来回复太子，宫人把回信误送到了皇上那里，皇上看后非常气愤。陈夫人天亮时出去上厕所，被太子逼迫，陈夫人竭力抗拒，得以逃脱。她回到皇上寝宫，皇上看到她神色不对，问是什么原因，陈夫人流泪说："太子无礼！"皇上大怒，用手捶床说："这个畜生怎么能交付给他国家大事！独孤害了我！"于是叫来柳述、元岩说："召见我儿！"柳述等人准备去叫杨广。皇上说："是勇儿。"柳述、元岩出了寝宫，撰写敕书。杨素听到消息，告诉了太子杨广，于是假传皇上诏令逮捕柳述、元岩，关进大理狱。迅速调令东宫的裨将兵士赶赴台省宿卫，宫禁出入，全由宇文述、郭衍调度指挥；命令右庶子张衡进入寝宫侍候，把寝宫的宫女宦官全都驱逐到其他地方。一会儿，皇上驾崩。因此朝廷内外有多种不同的议论。陈夫人与后宫女子听到变故，面面相觑，全身发抖，脸无人色。黄昏时候，太子派使者送来一个小金盒，接口处贴上纸条，太子亲自题字签封，赐给夫人。夫人看见小金盒，惊恐不安，以为是毒药，不敢打开。使者催促她，她才打开，盒内却放有几枚同心结。宫女们都很喜悦，互相说："可以免死了！"陈夫人十分气愤，退后坐下，不肯答谢。宫女们一起催逼她，才拜谢使者。当天夜里，太子杨广奸淫陈夫人。

二十一日，发丧，太子杨广登上皇位，适逢伊州刺史杨约来朝见，杨广派杨约进入长安，调换了留守者。诈称文帝的诏命，赐前太子杨勇自杀，结果杨勇被勒死。然后陈列军队集合众官，发布高祖

去世的消息。炀帝听了这些情况对杨素说:"令兄之弟果然能够担当重任。"追封杨勇为房陵王,但不给他立爵位继承人。八月,初三,文帝灵柩从仁寿宫运到京师;十二日,在大兴前殿出殡。柳述、元岩被一起除名。柳述流放龙川,元岩流放南海。炀帝命令兰陵公主和柳述离婚,想让她改嫁。兰陵公主誓死不从,不再朝见。她上表要求和柳述一起流放,炀帝大怒。公主忧愤而死。临终时,上表请求同柳述氏合葬。炀帝更怒不可遏,竟不去哀悼,致送的葬仪也很微薄。

3 太史令袁充上奏说:"皇帝即位,与尧接受天命时年龄相同。"暗示百官上表庆贺。礼部侍郎许善心提出异议认为"正当国丧期间,不适宜称贺",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向来讨厌许善心,暗示御史弹劾他,将其贬为给事郎,官品降了二等。

4 汉王谅有宠于高祖,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距黄河,五十二州皆隶焉;特许以便宜从事,不拘律令。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见太子勇以谗废,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阴蓄异图。言于高祖,以"突厥方强,宜修武备。"于是大发工役,缮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突厥尝寇边,高祖使谅御之,为突厥所败;其所领将帅坐除解者八十余人,皆配防岭表。谅以其宿旧,奏请留之,高祖怒曰:"尔为藩王,惟当敬依朝命,何得私论宿旧,废国家宪法邪!嗟乎小子,尔一旦无我,或欲妄动,彼取尔如笼内鸡雏耳,何用腹心为!"

王頍者[1],僧辩之子,倜傥好奇略,为谅谘议参军[2],萧

摩诃，陈氏旧将，二人俱不得志，每郁郁思乱，皆为谅所亲善，赞成其阴谋。

会荧惑守东井[3]，仪曹郎人傅奕晓星历[4]，谅问之曰："是何祥也？"对曰："天上东井，黄道所经[5]，荧惑过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则可怪耳。"谅不悦。

及高祖崩，炀帝遣车骑将军屈突通以高祖玺书征之。先是，高祖与谅密约："若玺书召汝，敕字傍另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及发书无验，谅知有变。诘通，通占对不屈，乃遣归长安。谅遂发兵反。

总管司马安定皇甫诞切谏，谅不纳。诞流涕曰："窃料大王兵资非京师之敌；加以君臣位定，逆顺势殊，士马虽精，难以取胜。一旦陷身叛逆，绎于刑书，虽欲为布衣，不可得也。"谅怒，囚之。

岚州刺史乔钟葵将赴谅[6]，其司马京兆陶模拒之曰："汉王所图不轨，公荷国厚恩，当竭诚效命，岂得身为厉阶乎！"钟葵失色曰："司马反邪！"临之以兵，辞气不挠，钟葵义而释之。军吏曰："若不斩模，无以压众心。"乃囚之。于是从谅反者凡十九州。

王頍说谅曰："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则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谅不能决，乃兼用二策，唱言杨素反，将诛之。

总管府兵曹闻喜裴文安说谅曰："井陉以西[7]，在王掌握之内，山东士马[8]，亦为我有，宜悉发之；分遣羸兵屯守

要害，仍命随方略地，帅其精锐，直入蒲津[9]。文安请为前锋，王以大军继后，风行雷击，顿于霸上[10]。咸阳以东，可指麾而定。京师震扰，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群情离骇；我陈兵号令，谁敢不从！旬日之间，事可定矣。"谅大悦，于是遣所署大将军余公理出太谷[11]，趣河阳[12]，大将军綦良出滏口[13]，趣黎阳[14]，大将军刘建出井陉，略燕、赵，柱国乔钟葵出雁门[15]，署文安为柱国，与柱国纥单贵、王聃等直指京师[16]。

帝以右武卫将军洛阳丘和为蒲州刺史，镇蒲津。谅选精锐数百骑戴羃罱[17]，诈称谅宫人还长安，门司弗觉，径入蒲州[18]，城中豪杰亦有应之者；丘和觉其变，逾城，逃归长安。蒲州长史勃海高义明、司马北平荣毗皆为反者所执。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余里，谅忽改图，令纥单贵断河桥，守蒲州，而召文安还。文安至，谓谅曰："兵机诡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计成，大事去矣。"谅不对。以王聃为蒲州刺史，裴文安为晋州刺史，薛粹为绛州刺史，梁菩萨为潞州刺史，韦道正为韩州刺史，张伯英为泽州刺史。代州总管天水李景发兵拒谅，谅遣其将刘暠袭景；景击斩之。谅复遣乔钟葵帅劲勇三万攻之，景战士不过数千，加以城池不固，为钟葵所攻，崩毁相继，景且战且筑，士卒皆殊死斗；钟葵屡败。司马冯孝慈、司法吕玉并骁勇善战[19]，仪同三司候莫陈乂多谋画[20]，工拒守之术，景知三人可用，推诚任之，已无所关预，唯在闾持重，时抚循而已。

杨素将轻骑五千袭王聃、纥单贵于蒲州，夜，至河际，收商贾船，得数百艘，船内多置草，践之无声，遂衔枚而济；迟明，击之；纥单贵败走，聃惧，以城降。有诏征素还。初，素将行，计日破贼，皆如所量，于是以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大使，帅众数万讨谅。

谅之初起兵也，妃兄豆卢毓为府主簿，苦谏，不从，私谓其弟懿曰："吾匹马归朝，自得免祸，此乃身计，非为国也，不若且伪从之，徐伺其便。"毓，勣之子也。毓兄显州刺史贤言于帝曰："臣弟毓素怀志节，必不从乱，但逼凶威，不能自遂，臣请从军，与毓为表里，谅不足图也。"帝许之。贤密遣家人赍敕书至毓所，与之计议。

谅出城，将往介州[21]，令敏与总管属朱涛留守[22]。毓谓涛曰："汉王构逆，败不旋踵，吾属岂可坐受夷灭，孤负国家邪！当与卿出兵拒之。"涛惊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语！"因拂衣而去，毓追斩之。出皇甫诞于狱，与之协计，及开府仪同三司宿勤武等闭城拒谅。部分未定，有人告谅，谅袭击之。毓见谅至，给其众曰："此贼军也！"谅攻城南门，稽胡守南城，不识谅，射之；矢下如雨；谅移攻西门，守兵识谅，即开门纳之，毓、诞皆死。

【注释】

①壬頠(kuí 揆)：王僧辩之子。

②咨议参军：官名。王府属官，在长史、司马之下，掾属之上。

③荧惑：即火星。它的光呈红色像火，亮度常有变化，从地上看，其远行方向也有变化，好像使人捉摸不定的样子，故称荧惑。 东井：即井宿，二十八宿

之一，由双子座的八颗星组成。井宿，秦分野。

④仪曹：仪曹郎。王府属官。

⑤黄道：古人视觉中太阳在一年里运行的轨道。即太阳在恒星之间运行的轨迹。

⑥岚州：治所在今山西静乐县。

⑦井陉(xíng 刑)：即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县西北井陉山上。地当太行山区进入华北平原的要隘。

⑧山东：太行山以东。

⑨蒲津：即蒲津关。今山西省永济县西黄河渡口。

⑩霸上：在今陕西西安东。

⑪太谷：县名。治所在今山西太谷县。

⑫河阳：到名。治所在今河南孟县。

⑬滏口："太行八陉"之一。在今河北磁县西北鼓山，滏水(今滏阳河)发源于此。古为自邺西出要道。

⑭黎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浚县东北。

⑮雁门：郡名。治所在今山西代县。

⑯纥(hé 何)单贵：人名。纥单，复姓。　王聃(dān 丹)：人名。

⑰羃䍦(mìlí 密离)：古时妇女遮面障身服装。《旧唐书·舆服志》："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䍦，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

⑱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

⑲司法：即法曹行参军。总管府属官。

⑳侯莫陈乂(yì 刈)：人名。侯莫陈，三字姓

㉑介州：治所在今山西介休县。

㉒总管属：总管府低级员吏，在掾之下。

【译文】

4 汉王杨谅受到高祖的宠爱，担任并州总管，自崤山以东，直到沧海，南到黄河，五十二州都隶属于他。特许他不待上奏，可以自行决断处置事务，不必拘守法律条文。杨谅自认为他所在的地方是天

下精兵的聚集地，他看到太子杨勇因受诬谄而被废黜，常常闷闷不乐；及至蜀王杨秀获罪，杨谅更加不安，暗中怀有异图。他对高祖说，由于“突厥正日益强盛，应该整修武备”。于是大肆征调工匠夫役，修理器械，招集亡命之徒，安置在身边的私人武装将近数万人。突厥人曾侵犯边境，高祖派杨谅抵御，他被突厥人打败，他所率领的将帅因罪被解职除名的有八十余人，都被发配戍守岭表。杨谅因为这些人是他过去的老部属，奏请留下他们。高祖发怒说：“你作为藩王，只应遵从朝廷命令，怎么可以因私而强调故旧关系，废弃国家的法令呢！你这小子，你一旦没有了我，如果轻举妄动，人家抓你就像抓笼子里的小鸡一样，你那些心腹将领又有什么用！”

王頍是王僧辩的儿子，性格豪放，善于谋略，担任杨谅的谘议参军。萧摩诃是陈国的旧将。两个人都不得志，常郁郁寡欢，想要作乱，都受杨谅宠信，赞同杨谅的阴谋。

正巧，火星处在井宿的位置，仪曹郢人傅奕通晓星历，杨谅问他说：“这是什么征兆？”傅奕回答：“天上的井宿，在黄道带上，火星通过，是正常的现象，如果进入地上井宿的分野，那就奇怪了。”杨谅听了很不高兴。

到高祖去世时，炀帝派车骑将军屈突通持高祖玺书召杨谅进京。原来，高祖曾与杨谅秘密约定：“如果用玺书召你，敕字旁另外加有一点，而又和玉麟符相合的话，你就应当接受”。等到打开玺书一看没有符验，杨谅知道出了事。盘问屈突通，屈突通口气强硬不据实回答，便把他遣返长安，杨谅于是起兵造反。

总管司马安定人皇甫诞恳切劝阻，杨谅不接受。皇甫诞流着泪说：“我料想大王的兵力和装备不能和京师相抗衡；加上君臣的地位已经确定，逆顺的形势完全不同，大王虽然兵强马壮，但也难以取胜。一旦陷身为叛逆，按刑律治罪，即使想只作一个平民也不可能了。”杨谅大怒，把他囚禁起来。

岚州刺史乔钟葵准备投奔杨谅，他的司马京兆人陶模阻止，

说："汉王图谋不轨，您身受国家厚恩，应当竭诚效命，怎么能身陷祸端呢！"乔钟葵变了脸色，说："司马你反了吗？"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他言辞气度毫不屈服，乔钟葵佩服他大义凛然，就放了他。军吏说："如果不将陶模斩首，无法使大家心服。"于是把他囚禁起来。当时共有十九个州跟从杨谅造反。

王頍劝杨谅说："大王属下的将领员吏，家属都在关西，如果用这些人，就应该长驱直入，直捣京都，也就是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如果只想割据旧日齐国的地域，就应该任用关东人。"杨谅不能决断，就兼用两种策略，声称杨素谋反，要讨伐他。

总管府兵曹参军闻喜人裴文安向杨谅建议："井陉以西在大王掌握之内，崤山以东的兵马也归我们所有，应该全部动员起来。先派老弱残兵驻守险要，并命令他们随时扩充上地，再率领精锐部队直入蒲津关。文安请求担任前锋，大王率领大军继进，如风行雷击，挺进霸上，咸阳以东地区便很容易平定，这样京师震动，扰攘不安，军队来不及调集，上下相互猜疑，人心离散；我们严阵以待，发号施令，谁敢不听！十天之内，大事可定。"杨谅听了非常喜悦，使派遣他所任命的大将军余公理从太谷出发，进逼河阳；大将军綦良从滏口出发，进逼黎阳；大将军刘建从井陉出发，攻取燕、赵之地；柱国乔钟葵从雁门出发；任命裴文安为柱国，与柱国纥单贵、王聃等直指京师。

炀帝任命右武卫将军洛阳人丘和为蒲州刺史，镇守蒲津关。杨谅挑选几百名精锐骑兵，穿戴妇女遮面障身服装，诈称是杨谅的宫女返回长安，守城的门卫没有发觉，径直进入蒲州，城中也有一些豪杰响应；丘和发察觉出了变故，跳城逃回长安。蒲州长史勃海人高义明、司马北平人荣毗都被叛军捉住。裴文安等人到达距蒲津关一百余里处，杨谅忽然改变意图，纥单贵拆断河桥，据守蒲州，而召裴文安回来。裴文安回来了，对杨谅说："兵机诡秘神速，本来想出其不意。大王既没有前行，文安又被召回，让他们拟订好计划，我们

的大事就完了。"杨谅不回答。他任命王聃为蒲州刺史，裴文安为晋州刺史，薛粹为绛州刺史，梁菩萨为潞州刺史，韦道正为韩州刺史，张伯英为泽州刺史。代州总管天水人李景率兵抵抗杨谅。杨谅派将领刘皓袭击李景，李景斩杀了刘晶。杨谅又派乔钟葵率领三万精兵进攻代州，李景手下士兵只有几千人，加上城池不牢固，受到乔钟葵进攻，城墙相继崩塌，李景一边作战一边筑城，士卒们都拼死搏斗，乔钟葵进攻屡次被击退。司马冯孝慈、司法吕玉都骁勇善战，仪同三司侯莫陈义足智多谋，精于防御战术。李景知道这三人可以重用，便诚心诚意任用他们，自己不干预具体事务，只是在衙署内主持大计，并时常抚慰巡视而已。

杨素率领轻骑兵五千人在蒲州袭击王聃、纥单贵。夜里到达河边，收集商人船只，约几百艘，船内铺上许多草，人马踏到上面没有声音。又让士兵口中含木片不能出声，于是静悄悄地渡过黄河。天快亮时，发动攻击。纥单贵战败逃走，王聃大为恐惧，献城投降。炀帝下诏征召杨素返回。当初，杨素将要出发时，计算好打败贼兵的日期，结果完全和预料的一样。于是任命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大使，率领军队数万人讨伐杨谅。

杨谅最初起兵的时候，王妃的哥哥豆卢毓任汉王府主簿，苦苦劝阻，杨谅不听。豆卢毓私下对他弟弟豆卢懿说："我如果单人匹马回归朝廷，自然能够免祸，但这只是为自己打算，不是为国家。不如暂且假装服从，慢慢等待机会。"豆卢毓是豆卢勣的儿子。豆卢毓的哥哥显州刺史豆卢贤对炀帝说："臣的弟弟豆卢毓平素就有气节，一定不会跟着作乱，只是在凶威逼迫之下，不能按照自己的本意行动，我请求率军出征，与豆卢毓里应外合，攻取杨谅就不在话下了。"炀帝答应了，豆卢贤秘密派家人把敕书送到豆卢毓的住处，和他商议。

杨谅出城，准备去介州，命豆卢毓和总管属朱涛留守。豆卢毓对朱涛说："汉王谋反作逆，转眼就会失败。我们怎么可以坐在这里

等待诛灭九族，事负国家呢！我应当和您出兵抵抗他。"朱涛吃惊地说："大王把大事托付给我们，怎么说出这种话！"便拂袖而去，豆卢毓追上去把他杀了。接着从监狱里把皇甫诞放出来，共同商议，并和开府仪同三司宿勤武等人关闭城门抵抗杨谅。部署还没有完毕，已有人报告了杨谅，杨谅立即率军袭击豆卢毓。豆卢毓见杨谅率军来到，便骗大家说："这是贼兵！"杨谅进攻南门，稽胡人守卫南城，他们不认识杨谅，用弓箭射他，箭如雨下。杨谅转攻西门，守兵认识杨谅，就开城门让杨谅进城，豆卢毓、皇甫诞都被杀死。

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1]，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2]，塞白马津[3]。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4]，帝以右卫将军史祥为行军总管，军于河阴[5]。详谓军吏曰："余公理轻而无谋，恃众而骄，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阳[6]，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当之。祥简精锐于下流潜济，公理闻之，引兵拒之，战于须水[7]。公理未成列，祥击之，公理大败。祥东趣黎阳，綦良军不战而溃。祥，宁之子也。

帝将发幽州兵[8]，疑幽州总管窦抗有贰心，问可使取抗者于杨素，素荐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授上大将军，拜广州刺史。又以左领军将军长孙晟为相州刺史，发山东兵，与李子雄共经略之。晟辞以男行布在谅所部，帝曰："公体国之深，终不以儿害义，朕今相委，公其勿辞。"李子雄驰至幽州，止传舍，召募得千余人。抗来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荣定之子也。

子雄遂发幽州兵步骑三万，自井陉西击谅。时刘建围戍将京兆张祥于井陉，子雄破建于抱犊山下[8]，建遁去。李景被围月余，诏朔州刺史代人杨义臣救之。义臣帅马步二万，夜出西陉[9]，乔钟葵悉众拒之。义臣自以兵少，悉取军中牛驴，得数千头，复令兵数百人，人持一鼓潜驱之，匿于涧谷间。晡后，义臣复与钟葵战，兵初合，命驱牛驴者疾进。一时鸣鼓，尘埃涨天，钟葵军不知，以为伏兵发，因而奔溃；义臣纵击，大破之。晋、绛、吕三州皆为谅城守[10]，杨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谅遣其将赵子开拥众十余万，栅绝径路，屯据高壁[11]，布陈五十里。素令诸将以兵临之，自引奇兵潜入霍山[12]，缘崖谷而进。素营于谷口，自坐营外，使军司入营简留三百人守营[13]，军士惮北兵之强，不欲出战，多愿守营，因尔致迟。素责所由，军司具对，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营，悉斩之；更令简留，人皆无愿留者。素乃引军驰进，出北军之北，直指其营，鸣鼓纵火；北军不知所为，自相蹂践，杀伤数万。谅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罗屯介休[14]，闻素至，弃城走。

谅闻赵子开败，大惧，自将众且十万，拒素于高泽[15]。会大雨，谅欲引军还，王頍谏曰："杨素悬军深入，士马疲弊，王以锐卒自将击之，其势必克。今望敌而退，示人以怯，沮战士之心，益西军之气，愿王勿还。"谅不从，退守清源[16]。

王頍谓其子曰："气候殊不佳，兵必败，汝可随我。"杨素进击谅，大破之，擒萧摩诃。谅退保晋阳，素进兵围之，

谅穷蹙，请降，余党悉平。帝遣杨约赍手诏劳素。王頍将奔突厥，至山中，径路断绝，知必不免，谓其子曰："吾之计数不减杨素，但坐言不见从，遂至于此，不能坐受擒获，以成竖子名，吾死之后，汝慎勿过亲故。"于是自杀，瘗之石窟中。其子数日不得食，遂过其故人，竟为所擒；并获頍尸，枭于晋阳。

群臣奏汉王谅当死，帝不许，除名为民，绝其属籍，竟以幽死。谅所部吏民坐谅死徙者二十余万家。初，高祖与独孤后甚相爱重，誓无异生之子，尝谓群臣曰："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有此忧邪！"帝又惩周室诸王微弱，故使诸子分据大镇，专制方面，权侔帝室。及其晚节，父子兄弟迭相猜忌，王子皆不以寿终。

臣光曰：昔辛伯念周桓公曰："内宠并后，外宠贰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国，乱之本也。"人主诚能慎此四者，乱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争，孤弱之易摇，曾不知势钧位逼，虽同产至亲，不能无相倾夺。考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注释】

①慈州：治所在今山西吉县。

②黎州：治所在今河南浚县。

③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秦、汉白马县西北古黄河南岸，与北岸黎阳津相对。在金代黄河南徙以前，为兵争之地。

④河内：县名。治所即今河南沁阳县。

⑤河阴：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宜阳县东。

⑥河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孟县南。

⑦顺水：在今河南荥阳县东。

⑧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

⑨抱犊山：在今河北获鹿县西。

⑩西陉：即西陉关。在今山西代县西北。

⑪晋：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 绛：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县。吕：吕州。治所在今山西霍县。

⑫高壁：岭名。在今山西灵石县南。

⑬霍山：又名霍太山、太岳山。在今山西霍县东南。

⑭军司：即军司马。

⑮介休：县名。治所即今山西介休县。

⑯蒿泽：介休县北湖泊。现已干涸。

⑰清源：县名。治所在今山西清徐县。

【译文】

綦良进攻慈州刺史上官政，没有攻克，就率兵进攻代理相州事务的薛胄，又没有攻克，于是就从滏口进攻黎州，封锁白马津。余公理从太行山直下河内。炀帝任命右卫将军史祥为行军总管，驻兵河阴。史祥对军吏说："余公理轻率而又无谋略，依恃人多而又骄傲，很容易被击溃。"余公理驻扎在河阳，史祥在南岸准备好船只，余公理集中兵力抵挡他。史祥挑选精兵从下游偷偷渡河，余公理听到了消息，就领兵抵抗，两军在须水交战。余公理还没有摆好阵列，史祥就发起攻击，余公理大败。史祥率军向东进逼黎阳，綦良的军队还未交战就溃败了。史祥是史宁的儿子。

炀帝准备征调幽州的军队，怀疑幽州总管窦抗有叛逆之心，就问杨素谁能把窦抗抓来。杨素推荐前江州刺史勃海人李子雄，炀帝拜授李子雄为上大将军、广州刺史；又任命左领军将军长孙晟为相州刺史，动员崤山以东的军队，和李子雄一同经办此事。长孙晟以

儿子长孙行布在杨谅军队里为由，不接受任命。炀帝说："您体念国家，必定不会因为儿子而损害大义，朕今天把大事委托给您，您不要推辞。"李子雄驰马到达幽州，停留在驿站。他招募到一千人。窦抗来见李子雄，李子雄埋伏武士把他抓获。窦抗是窦荣定的儿子。

李子雄于是出动幽州步骑兵共三万人，从井陉向西攻击杨谅。当时刘建在井陉包围了守将京兆人张祥，李子雄在抱犊山下击败刘建，刘建逃走。李景被杨谅的军队包围了一个多月，诏令朔州刺史代人杨义臣前往救援。杨义臣率领骑兵步兵共两万人，夜间从西陉关出发，乔钟葵集中全部兵力抵抗他。杨义臣自知兵少，就集中军中所有的牛、驴，共有几千头，又令几百名士兵每人拿一面鼓，暗中驱赶牛和驴隐蔽在山谷间。下午三时以后，杨义臣再次与乔钟葵交战。刚一交兵，杨义臣就命驱赶牛、驴的士兵疾速前进，一时间人人擂鼓，尘埃满天，乔钟葵的军队不知内情，以为是伏兵出击，立即溃逃。杨义臣挥兵追击，把他们打得大败。晋、降、吕三州都是杨谅军队驻城防守，杨素向三处各派两千人牵制，然后离去。杨谅派遣将领赵子开率领部众十余万人，用栅栏切断交通，在高壁岭上屯兵据守，连营五十里。杨素命令众将率兵挺进，自己率领奇兵潜入霍山，沿悬崖陡壁前进。杨素在山谷口扎营，自己坐在营帐外，派军司进军营挑选三百人留下守营，战士们害怕杨谅军队强大，不想出战，都愿意守营，因而迟迟不能选定。杨素责问什么原因，军司据实回答，杨素立即召唤留下守营的三百人从军营出来，全部斩首。他再次命令挑选留守的人，再没有人愿意留下。杨素于是率军飞驰前进，在杨谅军队的北面突然出现，直指向他们军营，鸣鼓纵火；杨谅军队不知所措，自相践踏，死伤了几万人。杨谅所任命的介州刺史梁修罗驻守介休，听说杨素到了，马上弃城逃跑。

杨谅听说赵子开战败，非常恐惧，亲自带领部众近十万人，到蒿泽抵抗杨素。不料天降大雨，杨谅打算率军退回，王頍劝谏说："杨素孤军深入，人马疲惫，大王亲自带领精兵攻击，看情势一定能

打败他。现在见敌就退，显示我们胆怯，挫伤我军将士斗志，助长敌军的气焰，希望大王不要退兵。”杨谅不听，把军队撤退到清源防守。

王頍对他儿子说：“形势不妙，我军必败，你要紧跟着我。”杨素进击杨谅，把他打得大败，并擒获萧摩诃。杨谅撤退到晋阳防守，杨素进军包围，杨谅窘迫无路，请求投降，余党都被扫平。炀帝派杨约送亲笔诏书慰劳杨素。王頍准备投奔突厥，走到山中，道路断绝，他自知必定不能幸免，对他的儿子说：“我的谋略不比杨素差，但因为言不听计不从，以至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坐在这里被人俘虏，让那小子成名。我死后，你谨防小心不要去投亲访友。”于是自杀，尸体被埋葬在石窟中。他儿子几天没有吃饭，就到朋友家去，便被人抓获。同时寻获王頍的尸体，一起在晋阳枭首示众。

群臣上奏认为汉王杨谅当处死，炀帝不许，只将杨谅开除官籍，成为平民，并从宗室族籍中除名，最后被囚禁而死。他的部属及平民受牵连而获罪，被处死和流放的有二十余万家。当初，高祖和独孤皇后互爱互敬，发誓不要有别的姬妾生的孩子，曾对群臣说：“前代的天子，溺爱宠幸的姬妾，嫡子与庶子互相斗争，于是就有废立太子之事，有的因此而亡国。我没有别的姬妾，五个儿子是一母所生，可以说是真正的兄弟，怎么会有这种忧虑呢！”高祖又鉴于周室诸王势力微弱，就让几个儿子分别据守重镇，独当一面，权力与皇室相等。到了晚年，父子兄弟互相猜忌，五个儿子全部不能终其天年。

臣司马光认为：从前辛伯劝谏周恒公说：“内室姬妾地位与皇后相等，外宠重臣专擅朝政，庶子的权势与嫡子相等，大都市与京师匹敌，这都是祸乱的根源。”人君如果真能在这四个方面特别慎重，祸乱怎么会发生呢？隋高祖只知嫡子、庶子之间常发生争夺，皇室孤单微弱容易动摇，却不知道势均力敌地位相当，即使是一母所生至亲骨肉，也不能避免相互倾轧争

夺之祸。考察辛伯的这些话,隋高祖只注意了其中一点而忽略了另外三点啊!

5 冬,十月,己卯,葬文皇帝于太陵,庙号高祖,与文献皇后同坟异穴。

6 诏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1],男子二十二成丁。

7 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本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阳,留晋王昭守长安。杨素以功拜其子万石,仁行、侄玄挺为仪同三司,赍物五万段,绮罗千匹,谅妓妾二十人。

8 丙申,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2],抵临清关[3],渡河至浚仪、襄城[4],达于上洛[5],以置关防。

9 壬子,陈叔宝卒;赠大将军、长城县公,谥曰炀。

10 癸丑,下诏于伊洛建东京,仍曰:"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今所营构,务从俭约。"

11 蜀王秀之得罪也,右卫大将军元胄坐与交通除名,久不得调。时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岭南,将军丘和以蒲州失守除名[6]。胄与和有旧,酒酣,谓和曰:"上官政,壮士也,今徙岭表,得无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之,胄竟坐死。于是征政为骁卫将军,以和为代州刺史。

【注释】

①部曲：古时军队的编制单位。也指豪门大族私人的军队。

②龙门：县名。治所在今山西河津县。 长平：郡名。治所在今山西晋城市东北。 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

③临清关：在今河南新乡市东北。

④浚仪：县名。治所即今河南开封市。 襄城：郡名。治所在今河南临汝县东。

⑤上洛：郡名。治所在今陕西商县。

⑥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

【译文】

5 冬，十月，十六日，把文皇帝安葬在太陵，庙号称为高祖，与文献皇后同坟异穴。

6 诏令免除妇女及奴婢、部曲的赋税，规定男子二十二岁成丁。

7 章仇太翼对炀帝说："陛下属木命，雍州是破木的要冲，不可长久居住，另外谶语也说：'修治洛阳还晋家。'"炀帝认为很对。十一月，初三，驾临洛阳，留晋王杨昭守卫长安。因杨素有功授其子杨万石、杨仁行、侄子杨玄挺为仪同三司，赏赐丝帛五万段，绮罗一千匹，杨谅的歌妓侍妾二十人。

8 初四，征调男丁数十万人挖掘濠沟，从龙门东接长平、汲郡，直抵临清关，越过黄河至浚仪、襄城，到达上洛，沿壕沟设置关卡。

9 二十日，陈叔宝去世，追赠大将军、长城县公，谥号为炀。

10 二十一日，下诏在伊水、洛水汇合处营建东京，并说："宫室制度，本来是为了方便起居而设，现在营建宫室，务必要节俭省约。"

11 蜀王杨秀获罪时，右卫大将军元胄因与杨秀结交往来而被开除官籍，长期不得起用。当时慈州刺史上官政因事犯罪被流放岭南。将军丘和因为蒲州失守被开除官籍，元胄与丘和有旧交，有一次两人饮酒尽兴时，元胄对丘和说："上官政是一位壮士，如今流放岭南，该不会出大事吧？"然后拍拍自己的肚子，说："像您这样的

人，不会没有作为。"丘和奏报朝廷，元胄竟获罪而死。于是征召上官政任命他为骁卫将军，任命丘和为代州刺史。

炀皇帝上之上[1]

大业元年

1 春，正月，壬辰朔，赦天下，改元。

2 立妃萧氏为皇后。

3 废诸州总管府。

4 丙辰，立晋王昭为皇太子。

5 高祖之末，群臣有言林邑多奇宝者[2]。时天下无事，刘方新平交州[3]，乃授方驩州道行军总管[4]，经略林邑。方遣钦州刺史宁长真等以步骑万余出越裳[5]，方亲帅大将军张愁等以舟师出比景[6]，是月，军至海口。

6 二月，戊辰，敕有司大陈金宝、器物、锦彩、车马，引杨素及诸将讨汉王谅有功者立于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诏，称扬劝伐，赐赉各有差。素等再拜舞蹈而出。己卯，以素为尚书令[7]。

7 诏天下公除，惟帝服浅色黄衫、铁装带。

8 三月，丁未，诏杨素与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8]，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废二崤道[9]，开葵册道[10]。

9 戊申，诏曰："听采舆颂，谋及庶民，故能审刑政之得失；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

10 敕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彝等营显仁宫[11]，南接皂涧[12]，北跨洛滨。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辛亥，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13]，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14]。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15]；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16]，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17]，自山阳至杨子入江[18]。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19]，北至河阳，相望于道。又作天经宫于东京，四时祭高祖。

11 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刘方击走之。师渡阁黎江[20]，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战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既战，伪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颠蹶，转相惊骇，军遂乱。方以弩射象，象却走，蹂其陈，因以锐师继之，林邑大败，俘馘万计。方引兵追之，屡战皆捷，过马援铜柱南，八日至其国都。夏，四月，梵志弃城走入海。方入城，获其庙主十八，皆铸金为之；刻石纪功而还。士卒肿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于道。

初，尚书右丞李纲数以异议忤杨素及苏威，素荐纲于高祖，以为方行军司马。方承素意，屈辱之，几死。军还，久不得调，威复遣纲诣南海应接林邑，久而不召。纲自归奏事，威劾奏纲擅离所职，下吏按问；会赦，免官，屏居于

鄠[29]。

【注释】

①炀皇帝:即隋炀帝杨广(公元569～618年)。公元604～618年在位。一名英,小字阿摩。文帝杨坚第二子。即位后四处游览、大肆挥霍。兴修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迫使数百万人服劳役。对外不断用兵,激起人民反抗。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他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缢杀。

②林邑:国名。在今越南中部。

③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市。

④驩州道:治所在今越南广治县。

⑤越裳:县名。治所在今越南静河县北。

⑥比景:郡名。治所在今越南河洞县。

⑦尚书令:官名。尚书省长官,总领六部,贯彻各项政令。与内史省、门下省长官同为事实上的宰相。

⑧东京:北周天北齐时,以洛阳为东京。

⑨二崤道:崤山南道。崤山,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西接陕县界,东接渑池县界。

⑩蒙(zōng 宗)册道:崤山北道。

⑪显仁宫:在今河南宜阳县境。

⑫皂涧:洛水支流。

⑬尚书右丞:官名。尚书省属官。左丞总辖吏、户、礼三部,右丞总辖兵、刑、工三部之事。

⑭通济渠:分东西两段:西段自今河南洛阳市西引谷、洛水东循阳渠故道由洛水入黄河;东段自板渚(今河南荥阳县北)引黄河东南行,经今开封市及杞县、商丘、永城等县,复东南经今安徽宿县、泗县和江苏泗洪县至盱眙县对岸注入淮河。唐改名广济渠。

⑮荥泽: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

⑯大梁:今河南开封市。

⑰邗(hán 寒)沟:春秋吴王夫差十年(公元前486年)凿。故道自今江苏扬州市南引长江往北至淮安县入淮河。

⑱山阳：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市。 杨子：今江苏仪下市。

⑲城皋：郡名。治所在今河南荥阳县。

⑳閤(shé 舌)黎江：今地不详。

㉑鄠(hù 户)：县名。治所在今陕西户县北。

【译文】

炀皇帝上之上

大业元年(乙丑，公元605年)

1 春，正月，初一，隋炀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业。

2 册立王妃萧氏为皇后。

3 撤销各州总管府。

4 二十五日，册立晋王杨昭为皇太子。

5 高祖末年，群臣中有人说林邑国有很多奇珍异宝。当时天下升平，全国无事，刘方刚刚平定交州，朝廷于是任命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管理林邑。刘方派钦州刺吏宁长真等人率领步骑兵一万余人从越裳出发；刘方亲自率领大将军张愁等人统帅水师从比景出发，就在这个月，刘方军队到达林邑出海口。

6 二月，初七，敕令有关部门官员大量陈列金宝、器物，锦彩、车马，让杨素及讨伐汉王杨谅有功的将领站在前面，让奇章公牛弘宣读诏书，称赞功劳，赏赐各有等差。杨素等人再三拜谢而去。十八日，任命杨素为尚书令。

7 诏令全国官民一律脱去丧服，只有炀帝身穿浅黄色衣裳，系黑色腰带。

8 三月，十七日，诏令杨素和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每月投入民伕二百万人，迁徙洛州城内居民和各州富商大贾几万户住进来，废除二崤道，开辟夔册道。

9 十八日，下诏说："君王应听取民众的言论，向百姓咨询治国的建议，这样才能了解治理国家的得失。我准备巡视淮、海地区，考察

各地民风民俗。

10 敕令宇文愷和内史舍人封德彝等人营建显仁宫，南边连接皂涧，北边跨过洛水，征调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运到洛阳；又搜括海内的嘉木异草，珍禽异兽，用来装点园林。二十一日，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征调河南、淮北各郡民伕前后共计一百余万人，开凿通济运河。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又从板渚引黄河水经过荥泽入汴水，从大梁以东引汴水进入泗水到淮河。又征调淮南民伕十余万人开凿邗沟，从山阳经杨子入长江。运河宽四十步，旁边修筑御道，栽上柳树。从长安到江都，设行宫四十余处。三十日，派黄门侍郎王弘等人到江南造龙舟和其它船舶几万艘。东京派出的官吏监督工程，他们严厉惨急，工匠民伕死去十分之四、五。负责的部门用车装载死去的民伕，东边到城皋，北边到河阳，满路是运尸车往来不断。又在东京建造天经宫，四季祭高祖。

11 林邑国王梵志，派兵据守险要，刘方把他打败赶走。隋军渡过阁黎江，林邑士兵乘坐大象，从四面八方攻来。刘方作战失利，便挖了很多小坑，用草覆盖，让士兵挑战，刚一交手，便假装战败逃走；林邑士兵追击，乘坐的大象很多踏进小坑跌倒，林邑士兵惊慌害怕，军队大乱。刘方命士兵用弩射击大象，大象转身逃走，踏乱林邑军阵列。刘方派精兵继续进攻，林邑军大败而逃，被俘被杀数以万计。刘方乘胜追击，屡战屡胜，经过马援铜柱以南，八天时间就到了林邑国都。夏，四月，梵志弃城逃往海上。刘方进城，获得庙主牌位十八个，都用黄金铸成。刘方刻石立碑，记述远征功绩，班师返回。但是，士卒患脚肿病，死亡达十分之四、五。刘方也得了病，死在路上。

当初，尚书右丞李纲好几次因为有不同意见冒犯了杨素、苏威，刘方远征时，杨素就向高祖推荐李纲，任命为刘方的行军司马。刘方迎合杨素的心意，侮辱李纲，他几乎至死。远征军返回，李纲很久得不到迁调。苏威又派李纲远行南海处理林邑方面事务，一直不

召回他。李纲自己回京奏报公务，苏威上奏弹劾李纲擅离职守，交给司法官员审问治罪。正巧遇上大赦，免去官职，于是屏绝人事，住在鄠县。

12 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从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翦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诏内亦翦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竞以殽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

13 帝待诸王恩薄，多所猜忌；滕王纶、卫王集内自忧惧，呼术者问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咒诅，有司奏请诛之；秋，七月，丙午，诏除名为民，徙边郡。纶，瓒之子；集，爽之子也。

14 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发显仁宫，王弘遣龙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1]，御龙舟。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2]，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艒、黄篾等数千艘[3]，后宫、诸

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万余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余人，谓之殿脚，皆以锦彩为袍。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艚艘、八棹、艇舸等数千艘[4]，并十二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舉，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5]，将发之际，多弃埋之。

15 契丹寇营州[6]，诏通事谒者韦云起护突厥兵讨之[7]，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云起分为二十营，四道俱引，营相去一里，不得交杂，闻鼓声而行，闻角声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马，三令五申，击鼓而发。有纥干犯约[8]，斩之，持首以徇。于是突厥将帅入谒，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视。契丹本事突厥，情无猜忌。云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诈云向柳城与高丽交易[9]，敢漏泄事实者斩。契丹不为备，去其营五十里，驰进袭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杀其男子，以女子及畜产之半赐突厥，余皆收入以归。帝大喜，集百官曰："云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举之。"擢为治书侍御史[10]。

16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为叶护可汗所虏，国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达漫立，号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实特勒。开皇末，婆实与向氏入朝，遇达头之乱，遂留长安，舍于鸿胪寺[11]。处罗多居乌孙故地[12]，抚御失道，国人多叛，复为铁勒所困。

铁勒者，匈奴之遗种，族类最多，有仆骨、同罗、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长皆号俟斤。族姓虽殊，通谓之铁勒，大抵与突厥同俗，以寇抄为生，无大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是岁，处罗引兵击铁勒诸部，厚税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为变，集其酋长数百人，尽杀之。于是铁勒皆叛，立俟利发俟斤契苾歌楞为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为小可汗，与处罗战，屡破之。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13]。

【注释】

①洛口：洛水注入黄河处。在今河南巩县境。

②翔螭(chī 吃)：船名。

③青凫(fu 扶)：船名。　板艙(tà 榻)：大船名。

④艨艟(méng chōng 萌冲)：船名。艚艨(zāo yuán 遭爰)：船名。

⑤饫(yù 玉)：饱食。

⑥契丹：古族名。源于东胡。与库莫奚系同族别种。所建政权，初也名契丹，后称辽。自北魏以来游牧于辽河上游一带。　营州：今辽宁朝阳市。

⑦通事谒者：官名。即通事舍人，原属内史省。隋炀帝即位，增置谒者台，改为谒者台职，员二十人。

⑧纥(hé 核)干：突厥低级军官。

⑨柳城：营州治所。今辽宁朝阳市。

⑩治书侍御史：官名。御史台属官。掌执法监察。

⑪鸿胪寺：官署名。掌接待少数民族等事。

⑫乌孙：古代西域国家。在今新疆西北部。

⑬伊吾：古国名。在今新疆哈密市。　高昌：古国名。在今新疆吐鲁番市。焉耆：古国名。在今新疆焉耆县。

【译文】

12 五月，营建西苑，周围二百里，苑内有人工海，周围十余里。人工海中建造蓬莱、方丈、瀛洲几座神山，高出水面一百多尺，亭台楼阁在山上星罗棋布，从各处看都如同仙境。北边有龙鳞渠，盘旋曲折注入人工海。沿龙鳞渠两旁，建造了十六院，院门正对渠水，每院以一名四品夫人主持，堂殿楼观，非常华丽。秋冬季节，宫内树木绿叶凋落，就剪彩绸为绿叶，缀在枝条上，如果褪色就换新的，使四季景色常如阳春三月。小池塘中也剪彩绸做成荷叶菱角，如果皇上冬天来游玩，就在池塘中除去冰凌，用彩绸布置成荷塘春色。皇上来游玩，十六院竞相用精美食品比试高低，以求得到皇上的恩宠。皇上喜欢在月夜带领几千名宫女，骑马游逛西苑，作《清夜游曲》，在马上演奏。

13 炀帝对待诸王寡恩薄情、猜疑防范。滕王杨纶、卫王杨集心中十分忧愁恐惧，便叫来术士卜问吉凶并设坛祈祷求福。有人告发他们心怀不满诅咒皇帝，有关部门奏请杀掉他们。秋，七月，十八日，诏令将杨纶、杨集除名为民，流放边郡。杨桦是杨瓒的儿子；杨集是杨爽的儿子。

14 八月，十五日，皇上到江都游玩。他从显仁宫出发，王弘派龙舟北上迎接圣驾。十八日，皇上登上小朱航，从漕渠沿洛水进入黄河，换乘龙舟。龙舟共有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最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都用黄金碧玉装饰；下层是宫内侍臣住的地方。皇后萧氏乘坐的翔螭舟规模稍小一些，但装饰没有差别。另外还有浮影船九艘，三层，都是水上宫殿。还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艙、黄篾等几千艘船，供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坐，并装载朝廷内外百官所使用的物品。这些船共用拉纤的民伕八万余人，其中漾彩级以上船仅拉纤的就有九千余人，称为殿脚，都身穿锦缎彩布制作的袍服。还有平乘、青龙、艨艟、艚艘、八

棹、艇舸等船几千艘，供十二卫士兵乘坐，载有兵器帐幕，全由士兵自己拉纤，不再派给民伕。船舰首尾相接，长达二百余里，灯火照耀江河陆地，骑兵在两岸行进，严密保护，旌旗蔽野。所经过的州县，五百里以内，都奉命供应食物。多的一州甚至要出动一百辆车来运送，所产水陆珍奇物品无不呈献；后宫美女都吃腻了，每停留一站以后再起程，就把吃不完的食物扔掉埋掉。

15 契丹入侵营州。诏令通事竭者韦云起监领突厥军队去讨伐。启民可汗调派骑兵两万人，由韦云起节制。韦云起将士兵分为二十营四路同时出发，营与营之间相隔一里，不得相混，听到鼓声就行进，听到号角声就停止。除公事派遣以外，不得驰马，三令五申之后，部队开始进发。突厥军的一个纥干违犯了军规，被斩首示众。因此突厥将领进见韦云起，都是跪行，两腿发抖，不敢仰视。契丹本是依附突厥的，并无猜忌之心。韦云起进入契丹境内之后，让突厥人诈称到柳城与高丽人做买卖，并严令有胆敢泄露实情的人就斩首。契丹人没有防备，在离他们营地五十里的地方，韦云起突然快骑驰进营帐袭击。俘获契丹男女四万人，杀掉男子，把女人和畜产的一半赏赐给突厥人，其余的都集中起来带回。炀帝大喜，集合百官说："韦云起用突厥人平定契丹，兼备文武才能，朕今天要亲自举用他。"于是提升韦云起为治书侍御史。

16 当初，西突厥阿波可汗被叶护可汗俘获，国人拥立鞅素特勒的儿子，称泥利可汗。泥利去世，儿子达漫继位，称处罗可汗。达漫的母亲向氏原来就是中国人，在泥利去世后改嫁泥利的弟弟婆实特勒。开皇末年，婆实特勒和向氏到长安朝见，正遇上达头可汗叛乱，只得留居长安，住在鸿胪寺。处罗可汗经常停留在乌孙国故地，由于治理失当，国人中有很多起来作乱，外部又受到铁勒人侵扰。铁勒是匈奴后裔，分为很多部族，计有仆骨、同罗、契苾、薛延陀等部，酋长都称俟斤。部族不同，姓氏不同，但都通称铁勒，大致上与突厥人的习俗相同，以抢劫掠夺维持生存，没有大的君长，分别隶

属东、西两突厥。这年，处罗可汗率兵袭击铁勒各部，对铁勒人的财物征以重税，又猜忌薛延陀部，担心发生变故，于是召集薛延陀部酋长几百人，全部屠杀。因此铁勒各部族纷纷叛变，拥立俟利发俟斤契苾歌楞为莫何可汗，又拥立薛延陀部俟斤字也咥为小可汗。与处罗部交战，屡次打败处罗。莫何可汗勇猛刚毅，超凡拔俗，很得部众拥戴，使邻国十分畏惧，伊吾、高昌、焉耆等国都归附他。

二　年

1 春，正月，辛酉，东京成，进将作大匠宇文恺位开府仪同三司。

2 丁卯，遣十使并省州县。

3 二月，丙戌，诏吏部尚书牛弘等议定舆服、仪卫制度。以开府仪同三司何稠为太府少卿[1]，使之营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览图籍，参会古今，多所损益；衮冕画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纱为之。又作黄麾三万六千人仗[2]，及辂辇车舆，皇后卤薄，百官仪服，务为华盛，以称上意。课州县送羽毛，民求捕之，网罗被水陆，禽兽有堪鹭毦之用者[3]，殆无遗类。乌程有高树[4]，逾百尺，旁无附枝，上有鹤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鹤恐杀其子，自拔鹭毛投于地，时人或称以为瑞，曰："天子造羽仪，鸟兽自献羽毛。"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帛钜亿计。帝每出游幸，羽仪填街溢路，亘二十余里。三月，庚午，上发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阙陈法驾[5]，备千乘万骑入东京。辛亥，御端门，

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赋。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车，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马加珂，戴帻，服裤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4 六月，壬子，以杨素为司徒；进封豫章王暕为齐王。

5 秋，七月，庚申，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进擢之。帝颇惜名位，群臣当进职者，多令兼假而已；虽有阙员，留而不补。时牛弘为吏部尚书，不得专行其职，别敕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骁卫大将军张瑾、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参掌选事，时人谓之“选曹七贵”。虽七人同在坐，然与夺之笔，虞世基独专之，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色而已。蕴，邃之从曾孙也。

6 元德太子昭自长安来朝，数月，将还，欲乞少留；帝不许。拜请无数，体素肥，因致劳疾，甲戌，薨。帝哭之，数声而止，寻奏声伎，无异平日。

7 楚景武公杨素，虽有大功，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丧，乃徙素为楚公，意言楚与隋同分，欲以厌之。素寝疾，帝每令名医诊候，赐以上药，然密问医者，恒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极，不肯饵药，亦不将慎，谓其弟约曰：“我岂须更活邪！”乙亥，素薨，赠太尉公、弘农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

8 八月，辛卯，封皇孙倓为燕王，侗为越王，侑为代王，皆昭之子也。

9 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为秦王。

10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冬，十月，诏改修律令。

11 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6]，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12 初，齐温公之世[7]，有鱼龙、山车等戏，谓之散乐，周宣帝时，郑译奏征之。高祖受禅，命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8]，悉放遣之。帝以启民可汗将入朝，欲以富乐夸之。太常少卿裴蕴希旨，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乐者，皆直太常。帝从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有舍利兽先来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鳖、水人、虫鱼[9]，遍覆于地。又有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10]，长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腾过[11]，左右易处。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伎人皆衣锦绣缯彩，舞者鸣环佩，缀花毦；课京兆、河南制其衣，两京锦彩为之空竭。帝多制艳篇，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播之，音极哀怨。帝甚悦，谓明达曰："齐氏偏隅，乐工曹妙达犹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贵汝，宜自修谨！"

【注释】

①太府少卿：官名。太府寺副长官。掌库藏财物。

②黄麾(huī 灰)：一种旌旗模样的皇家仪仗，行路时卫士高举，作为前导。

③氅毦(chǎng ěr 敞耳)：羽毛装饰。

④乌程：今江苏湖州市。

⑤伊阙：县名。治所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

⑥洛口仓：一名兴洛仓。在今河南巩县东南。

⑦齐温公：即北齐后主高纬。北周封他为温公。

⑧清商：清商乐。盛行于汉魏六朝民间，后为宫廷所采用的汉族传统舞曲或曲辞。包括平调、清调、瑟调（即宫、商、角调在当时的俗称）之歌曲，因称清商三调，简称清商。隋平陈，置《七部乐》，其二为清商，由太常寺清商署执掌。炀帝设《九部乐》，乃改称清乐，置于九部之首。九部：九部乐。隋文帝灭陈后，集中整理了魏晋南朝盛行的清商乐及南北朝时传入中原的胡乐，制定了《七部乐》，包括：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大业中，将清商乐列为第一部；改国伎为西凉伎，又增康国伎、疏勒伎、遂成《九部乐》。四舞：即鞞舞、铎舞、巾舞、拂舞。为我国中古前期三国时民间舞蹈，因舞蹈时持鞞鼓、持铎（大铃）、持巾、持拂，故名。

⑨鼋（yuán 元）：大鳖。　鼍（tuó 驼）：扬子鳄。

⑩倏（shū 书）忽：转眼之间。

⑪欻（xū 须）然：如火光一现。

【译文】

二年（丙寅，公元 606 年）

1 春，正月，初六，东京竣工，进升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开府仪同三司。

2 十二日，派遣十名使者一起巡视各州县。

3 二月，初一，下诏命吏部尚书牛弘等人议定皇帝的车服仪仗制度。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何稠为太府少卿，让他负责制造，送往江都。何稠聪慧精巧，博览图书典籍，参合古今式样，有许多增删改进。皇帝衮服和冠冕都绣上日、月、星、辰，鹿皮帽改用漆纱帽。何稠又制造朝会所用三万六千人的黄麾仪仗，以及皇帝的御车御轿和皇后的仪仗，文武百官的礼服，都力求华丽壮观以使皇上满意。又督责各州县送交羽毛，百姓为了能捕捉到鸟兽，水上陆地设下了天罗地网，不管是飞禽走兽，只要有羽毛、皮毛可作装饰品的，几乎都被捕尽杀绝。乌程有一棵高树，高超过一百尺，树周没有可以攀附的枝条，这棵树上有鹤巢，人们想捉鹤，但爬不上树，就用斧头砍伐树根。鹤怕它的幼鹤跌死，就自己把羽毛拔下来扔在地上。当时有人

认为是一种祥端,说:"天子造有羽饰的仪仗,鸟兽自动奉献羽毛。"这些大规模制作所役使的工匠有十万余人,用的金银钱帛多得以亿来计算。炀帝每次出行,仪仗队伍都堵塞街巷,连绵二十余里。三月,十六日,皇上从江都出发。夏,四月,二十六日,从伊阙开始排列车驾仪仗,共车乘一千辆,骑兵一万人,浩浩荡荡,簇拥圣驾进入东京。二十七日,炀帝驾临端门,下诏大赦天下,免除当年的租赋。规定五品以上文官乘坐车子,上朝穿弁服,佩挂璧玉;武官的马勒加白螺装饰,人戴包头巾,穿"骑马装"。文物典制的隆盛,近世没有比得上的。

4 六月,二十九日,任命杨素为司徒;进封豫章王杨暕为齐王。

5 秋,七月,初八,规定百官不能光凭考绩优秀就可升迁,一定要德行、功劳和才能显著的人才得以升迁。炀帝很吝惜名位,群臣中有应当进升官职的,大多让他们兼职暂代。即使职务有空缺,宁可空留着也不让人补上。当时牛弘任吏部尚书,不能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而另外敕令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骁卫大将军张瑾、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共同掌理选用官吏之事,当时人们称之为"选曹七贵"。虽然这七个人都在坐,但是用与不用的实权,却由虞世基独掌,他接受贿赂,行贿多的人可以越级提拔,不行贿的人就只在名册上登记一下姓名履历而已。裴蕴是裴邃的堂曾孙。

6 元德太子杨昭从长安来朝见,停留数月,要返回长安,他请求再留住一些时候,炀帝不允许。杨昭跪拜请求了无数次,由于身体本来很肥胖,以至过于劳苦而得病,二十二日,他逝世。炀帝哭儿子病死,只哭了几声就停止,马上又命女伎演奏音乐,与平日没有什么不同。

7 楚景武公杨素,虽然有大功,但也特别受到炀帝猜忌,炀帝对杨素表面上礼遇有加,内心里情谊却十分淡薄。太史说隋分野内会有大的丧事,炀帝于是改封杨素为楚公,用意是楚与隋同在一分野

内，想用他来压邪。杨素患病卧床，炀帝常常命名医给杨素治病，赏赐上等药，然而却暗地里向医生打听，担心他不死。杨素也知道自己的名望和地位已经达到了顶点，不肯吃药，也不细心调养，对他弟弟杨约说："我哪里还想再活！"二十三日，杨素逝世，追赠太尉公、弘农等十郡太守，葬礼赙送极为隆重丰盛。

8 八月，初九，册封皇孙杨倓为燕王，杨侗为越王，杨侑为代王，他们皆为杨昭的儿子。

9 九月，十四日，册立秦孝王的儿子杨浩为秦王。

10 炀帝认为高祖晚年法令严峻苛刻，冬，十月，下诏修改法令。

11 在巩县东南平原上设置洛口仓，修筑仓城，方圆二十余里，开凿二千个地窖，每个窖可装粮食八千石以上，设置监官和镇守的士兵一千人。十二月，在洛阳北七里设置回洛仓，仓城方圆十里，开凿三百个地窖。

12 当初，齐温公高纬时，有鱼龙、山车等杂戏，叫散乐。周宣帝的时候，郑译奏请征召这些杂戏乐人。高祖受周禅让后，命令牛弘制定雅乐，凡不是正声清商和九部乐及鞞舞、铎舞、巾舞、拂舞，全部遣散不用。炀帝因为启民可汗将要入朝，想要向他炫耀隋朝如何富庶欢乐，太常少卿裴蕴迎合炀帝的心意，奏请搜括天下原来周、齐、梁、陈等国的乐家子弟都编为乐户；六品以下官员及平民，有擅长音乐的，都要到太常寺当差。炀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散在四方的民间杂戏都集中到东京，在芳华苑积翠池旁公开表演。首先出场的是舍利兽，来回跳跃，忽然激水注满街道，鼋鼍、龟鳖、会泅水的人、虫鱼，遍地游动翻腾；又有一个节目是鲸鱼喷水成雾遮天蔽日，忽然间化作黄龙，长七八丈。又有一个节目是二人头顶长竿，竿子上有人跳舞，一眨眼两竿上的人飞腾而过，互相交换了位置。还有神鳌背负大山，魔术师吐火等，千变万化。艺人们都穿绫罗绸缎，跳舞的人身上环佩叮当悦耳，还用彩色羽毛作装饰。督责京兆、河南制作艺人所穿的彩服，以至两京绸缎为之一空。炀帝亲自写了许多

篇艳诗命乐师白明达谱上新曲教人演奏，音调极为哀婉愁怨。炀帝非常喜悦，对白明达说："齐氏偏在一隅，乐工曹妙达尚且能够封王，我现在天下统一，正要让你显贵，你应当敬慎努力！"

三　年

1 春，正月，朔旦，大陈文物。时突厥启民可汗入朝，见而慕之，请袭冠带，帝不许。明日，又率其属上表固请，帝大悦，谓牛弘等曰："今衣冠大备，致单于解辫，卿等功也！"各赐帛甚厚。

2 三月，辛亥，帝还长安。

3 癸丑，帝使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至流求国而还[1]。

4 初，云定兴、阎毗坐媚事太子勇，与妻子皆没官为奴婢。上即位，多所营造，闻其有巧思，召之，使典其事，以毗为朝请郎。对宇文述用事，定兴以明珠络帐赂述，并以奇服新声求媚于述；述大喜，兄事之。上将有事四夷，大作兵器，述荐定兴可使监造，上从之。述谓定兴曰："兄所作器仗，并合上心，而不得官者，为长宁兄弟犹未死耳。"定兴曰："此无用物，何不劝上杀之。"述因奏："房陵诸子年并成立，今欲兴兵诛讨，若使之从驾，则守掌为难；若留于一处，又恐不可。进退无用，请早处分。"帝然之，乃鸩杀长宁王俨，分徙其七弟于岭表，仍遣间使于路尽杀之。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杀以从恪。

5 夏，四月，庚辰，下诏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

6 牛弘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谓之《大业律》；甲申，始颁行之。民久厌严刻，喜于宽政。其后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矣。旋骑尉刘炫预修律令，弘尝从容问炫曰："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若锻炼不密，则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职此之由也。"弘曰："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处，何故？"炫曰："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7 壬辰，改州为郡；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改上柱国以下官为大夫[2]；置殿内省[3]，与尚书、门下、内史、秘书为五省；增谒者、司隶台[4]，与御史为三台；分大府寺置少府监[5]，与长秋、国子、将作、都水为五监[6]；又增改左、右翊卫等为十六府[7]；废伯、子、男爵，唯留王、公、侯三等。

8 丙寅[8]，车驾北巡；己亥，顿赤岸泽[9]。五月，丁巳，突厥启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来朝。戊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10]，以通驰道。丙寅，启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来朝。辛未，启民遣使请自入塞奉迎舆驾，上不许。

【注释】

①琉求国:即今台湾。

②大夫:原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改为"九大夫":光禄大夫(从一品)、左光禄大夫(正二品)、右光禄大夫(从二品)、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正议大夫(正四品)、通议大夫(从四品)、朝请大夫(正五品)、朝散大夫(从五品)。

③殿内省:官署名。掌皇宫事务。

④谒者台:官署名。掌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巡察等。 司隶台:官署名。掌京畿巡察。

⑤少府监:官署名。掌供百工伎巧之事。

⑥长秋:长秋监。为皇宫宦官署。原为内侍省。 将作:将作监。掌土木营建。 都水:都水监。掌川泽津梁之政令。

⑦十六府:隋初沿北周之制,设置十二府以统率禁卫之兵。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将十二府增改为十二卫四府,合称十六卫府或二六府。十二卫是:左右翊卫(原左右卫府)、左右骁(骑)卫(开皇十八年设置的左右备身府)、左右武卫(原左右武卫府)、左右屯卫(原左右领军府)、左右候卫(原左右武候府及新置左右御卫);四府是:左右备身府(原左右领左右府)和左右监门府(依旧名)。

⑧丙寅:据《隋书·炀帝纪》当作"丙申"。丙申为十八日。

⑨赤岸泽:在今陕西大荔县西南。

⑩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

【译文】

三年(丁卯,公元607年)

1 春,正月,初一,大量陈列展示礼乐车服制度,当时突厥启民可汗入朝,看了非常倾慕,请求采用隋朝服饰,炀帝不允许。第二天,他又率领部属上表恳切请求,炀帝非常喜悦,对牛弘等人说:"现在衣冠大为完备,以至单于也要解开辫子,更换服饰,这是你们这些人的功劳!"各自赏赐他们很丰厚的丝帛。

2 三月,初二,炀帝回长安。

3 初四，炀帝派遣羽骑尉朱宽出海访求异国习俗，朱宽到达流求国后返回。

4 当初，云定兴、阎毗因为讨好太子杨勇而获罪，和妻子儿女都没入官府为奴婢。皇上即位，大兴土木，听说他们心思灵巧，就召见他们，让他们掌管营建之事，任命阎毗为朝请郎。当时宇文述当权，云定兴用夜明珠细罗帐贿赂宇文述，并用珍奇的衣服和新造的音乐讨好宇文述。宇文述非常喜欢，把他当作哥哥看待。皇上将要讨伐四夷，大造兵器，宇文述推荐云定兴监造，皇上同意了。宇文述对云定兴说："你所造的武器，皇上都很满意，但始终得不到一个官职，是因为长宁王兄弟还没有死啊！"云定兴说："这些没用的东西，为什么不劝皇上杀掉他们？"宇文述于是奏报炀帝："房陵王的几个儿子都已成年了，现在陛下正要出师征讨，假如让他们跟随圣驾出征，则看管比较困难；假如把他们留在一个地方，又怕出问题。反正没有用处，请求早作处理。"炀帝同意宇文述的意见，就用鸩酒毒死了长宁王杨俨，分别流放他的七个弟弟到岭南，又派密使在路上把他们全部杀死。襄城王杨恪的王妃柳氏自杀殉夫。

5 夏，四月，初二，下诏要安抚河北，巡视赵、魏地区。

6 牛弘等人修订新律完成，共十八篇，称为《大业律》；初六，颁布施行。人民很久以来就厌恶旧律严酷苛刻，很喜欢颁行新律实行宽政。但不久以后劳役征发接连不断，人民无法承受，而官吏们常常临时加以强迫，以求达到目的，便不再按律令执行了。旅骑尉刘炫参加修订律令，牛弘曾在闲谈时问刘炫："按《周礼》制度，古代是官员多而属吏少，现在属吏比从前多出百倍，如果减少则事情不能完成，原因是什么呢？"刘炫说："古人任用官吏要求作出成绩，年终考核他们的优劣，案卷不清理，文书不求繁复琐碎，属吏的责任只是掌握大纲要点而已。现在文案簿书要担心复查，如果办理不周密，就要不远万里去查证百年的旧案。所以有谚语说：'老吏抱着案牍而累死。'事务繁杂政治衰弊，这就是属吏多而效率低的原因。"牛

弘说:"魏、齐时,属吏们清闲自在,现在却忙忙碌碌不得安宁,这是什么缘故?"刘炫说:"过去州只设置长史、司马,郡只设置郡守、郡丞,县仅设县令而已。其余应配备的僚属,则由长官自行辟除,接受辟命后就赴任,每州不过几十人。如今则不然,大大小小的官吏,全部由吏部选任,细小之事,都属于考功曹考绩范围。减少官吏不如减少事务,官吏们的事务不减省,却希望清闲自在,能办得到吗?"牛弘认为刘炫的话很正确,但却不能采用。

7 十四日,改州为郡;改革度量衡,全部恢复古制。改上柱国以下的官为大夫;设置殿内省,与尚书、门下、内史、秘书省共为五省;增设谒者台、司隶台,与御史台合称三台;分太府寺设置少府监,与长秋、国子、将作,都水共为五监;又增改左、右翊卫等为十六府;废除伯爵、子爵、男爵,只留王、公、侯三等爵位。

8 十八日,皇上到北方巡视。二十一日,逗留赤岸泽。五月,初九,突厥启民可汗派他的儿子拓特勒来朝见。初十,征调河北十几郡的成年男子开凿太行山,直到并州,准备修成驰道。十八日,启民可汗派侄子毗黎伽特勒来朝见。二十三日,启民可汗派使者请求亲自入塞迎接圣驾,皇上不准许。

9 初,高祖受禅,唯立四亲庙,同殿异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议七庙之制。礼部侍郎摄太常少卿许善心等奏请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准周文、武二祧[1],与始祖而三,余并分室而祭,从迭毁之法。至是,有司请如前议,于东京建宗庙。帝谓秘书监柳晋曰[2]:"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后世子孙处朕何所?"六月,丁亥,诏为高祖建别庙,仍修月祭礼。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10帝过雁门，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甚精；至马邑[3]，马邑太守杨廓独无所献，帝不悦。以和为博陵太守[4]，仍使廓至博陵观和为式。由是所至献食，竞为丰侈。

戊子，车驾顿榆林郡[5]。帝欲出塞耀兵，径突厥中，指于涿郡[6]，恐启民惊惧，先遣武卫将军长孙晟谕旨。启民奉诏，因召所部诸国奚、霫、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咸集[7]。晟见牙帐中草秽，欲令启民亲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帐前草曰："此根大香。"启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自洒扫，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内芜秽，谓是留香草耳！"启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赐，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教之；将军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贵人及诸部争效之。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8]，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帝闻晟策，益嘉之。

丁酉，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己亥，吐谷浑、高昌并遣使入贡。

甲辰，上御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于行宫，太府卿元寿言于帝曰："汉武出关，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属，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动阏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长，难以相救，虽有故事，乃取败之道也。"帝不悦，曰："卿意如何？"

法尚曰："结为方陈，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属并在其内；若有变起，所当之面，即令抗拒，内外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钩陈，此与据城，理亦何异！若战而捷，抽骑追奔，万一不捷，屯营自守，臣谓此万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左武卫将军。

启民可汗复上表，以为"先帝可汗怜臣，赐臣安义公主，种种无乏。臣兄弟嫉妒，共欲杀臣。臣当是时，走无所适，仰视唯天，俯视唯地，奉身委命，依归先帝。先帝怜臣且死，养而生之，以臣为大可汗，还抚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还如先帝养生臣及突厥之民，种种无乏。臣荷戴圣恩，言不能尽。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愿率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帝以为不可。秋，七月，辛亥，赐启民玺书，谕以"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存心恭顺，何必变服？"

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甲寅，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帝赐启民帛二千万段，其下各有差。又赐启民路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

又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拒榆林，东至紫河[9]。尚书左仆射苏威谏，上不听，筑之二旬而毕。帝之征散乐也，太常卿高颎谏，不听。颎退，谓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安可复尔！"颎又以帝遇启民过厚，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

患。”又谓观王雄曰：“近来朝廷殊无纲纪。”礼部尚书宇文弢私谓颎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长城之役，幸非急务。”光禄大夫贺若弼亦私议宴可汗太侈。并为人所奏。帝以为诽谤朝政，丙子，高颎、宇文弢、贺若弼皆坐诛，颎诸子徙边，弼妻子没官为奴婢。事连苏威，亦坐免官。颎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自蒙寄任，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皆颎所推荐，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海内富庶，颎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伤之。先是，萧琮以皇后故，甚见亲重，为内史令，改封梁公，宗族缌麻以上[10]，皆随才擢用，诸萧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职务为意，身虽羁旅，见北间豪贵，无所降下。与贺若弼善，弼既诛，又有童谣曰：“萧萧亦复起。”帝由是忌之，遂废于家，未几而卒。

【注释】

①祧(tiāo 挑)：祖庙；远祖庙。

②秘书监：官名。秘书省长官。掌图书著作等事。　柳晉：人名。晉，与“辩”同。

③马邑：郡名。治所在今山西朔县。

④博陵：郡名。治所在今河北定州市。

⑤榆林郡：治所在今内蒙托克托县。

⑥涿郡：改幽州置，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

⑦奚：西辽河上游乌桓人。　霫(xí 夕)：西辽河以北匈奴人。　室韦：契丹别种。分布于今嫩江流域及黑龙江南岸一带。

⑧蓟：涿郡治所。

⑨紫河: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县南。

⑩缌(sī丝)麻:五服中最轻的一种丧服。

【译文】

9当初,高祖接受禅位,只设立了四座亲庙,在同一殿堂之内再分为四个不同的房间。炀帝即位,命令有关部门讨论建七庙的仪制,礼部侍郎兼太常少卿许善心等人奏请为太祖、高祖各建一座殿,比照周代文王、武王两座祖庙,与始祖共建三座殿,其余的人都分开祭祀,按照"亲尽则毁"的原则,后代每添一主,就把最先的一祖撤去,永保七庙之数。到现在,有关部门奏请按照以前议定的那样,在东京建立宗庙,炀帝对秘书监柳晉说:"如今始祖与两座祖庙都已具备,后世子孙把朕又放到何处呢?"六月,初十,诏令为高祖另行建立一庙,仍然每月致祭。后来忙于巡游之事,结果没有建立。

10炀帝经过雁门,雁门太守丘和进献的食物非常精美;到达马邑,唯独马邑太守杨廓没有奉献什么东西,炀帝很不高兴。任命丘和为博陵太守,并要杨廓到博陵去参观,向丘和学习。从此炀帝所到之处地方官员争相进献食物,互比丰富奢侈。

十一日,圣驾暂停榆林郡。炀帝想出塞炫耀军威,穿过突厥境内,直达涿郡。担心启民可汗畏惧,先派遣武卫将军长孙晟宣谕旨意。启民可汗接到诏命,就把他所属的奚、霫、室韦等国的酋长几十人都召集起来。长孙晟看见启民可汗牙帐中长满杂草,想让启民可汗亲自除掉,以向各部落显示天子的威严。就指着帐前的草说:"这草非常香。"启民可汗忙闻了一下,说:"一点都不香。"长孙晟说:"天子巡幸所到的地方,诸侯都要亲自洒扫,清除天子车驾所经过的道路,以表示崇敬之心。现在牙帐内杂草丛生,所以说是留着香草嘛!"启民可汗于是醒悟过来,说:"这是我的罪过!我身上的骨肉都是天子赐给的,能为天子效力,怎敢推辞呢?只是因为边远之人不知法度,全靠将军教诲,将军的恩惠,是我的荣幸。"于是拔出佩

刀，亲自割草。其他贵族和各部酋长都争相仿效他。于是从榆林北境起，西到可汗牙帐，东到蓟城，长三千里、宽一百步，开辟为御驾通过的车道，突厥人全部都投入了这一工程。炀帝知道了长孙晟的策略，特别称赞他。

二十日，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来行宫朝见。二十二日，吐谷浑、高昌都派遣使者朝见、进贡。

二十七日，皇上登上北楼观看渔人在黄河中捕鱼，宴请百官。定襄太守周法尚到行宫觐见。太府卿元寿对炀帝说："汉武帝出关，旌旗连绵千里。臣建议除了御营卫队以外，把军队分为二十四军，每天派遣一军出发，相隔三十里，前后旗帜可以互相望见，钲鼓号令听得清楚，首尾相连，千里不断。这也是出师的盛况。"周法尚说："不对。军队连绵千里，不时被山川所阻隔，突然遇到不测，队伍就会四分五裂；若中间遭到攻击，而首尾不知道，况且道路险阻漫长，难以相救；虽然过去有旧例，但却是招致失败的办法。"炀帝听了不高兴，说："你说怎么办？"周法尚说："将军队列成方阵，四面向外防御，六宫及百官家属都在方阵内，如果有变乱发生，受敌的一方立即抵抗，并从阵内派奇兵，冲出阵外奋力攻击，以车辆作壁垒，再设弯弯曲曲的钩阵，这与据守城池没有什么分别。假若交战得胜，就抽调骑兵追赶，万一不胜，可以屯营自守，臣以为这是万全之策。"炀帝说："好！"于是拜授周法尚为左武卫将军。

启民可汗又上表，以为"先帝可汗可怜臣，赏赐给臣安义公主。供给种种物资，使我们不缺乏。臣兄弟们嫉妒，都要杀臣。臣在这个时候，走投无路，抬头只见天，低头只见地，因此奉献性命依归先帝。先帝可怜臣将被害死，收留抚养，让臣作大可汗，回来安抚突厥人民。陛下现在君临天下，仍和先帝时一样对待臣和突厥人民，使我们什么也不缺乏。臣深受圣上的恩德，用语言无法表达。臣现在已非昔日的突厥可汗，而是您的臣民，我愿意率领部落百姓改变服饰，同华夏一样。"炀帝认为不能这样做。秋，七月，初四，炀帝赐给

启民可汗玺书,告谕他"漠北尚未安定,还要征讨,只要诚心恭顺朝廷,何必要改变服饰呢?"

炀帝想向突厥人炫耀,命宇文恺制作大帐,帐内能坐几千人。初七,炀帝来到设于城东的大帐,准备好仪仗侍卫,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落,表演各种杂戏。各胡族都惊异喜悦,争相进献牛羊驼马达几千万头。炀帝赏给启民可汗丝帛二千万段,其部属按等级都有不同的赏赐。又赐给启民可汗辂车、坐骑和鼓吹乐幡旗等仪仗,特地准许他朝拜时不必自报姓名,位在诸侯王以上。

又下诏征调民伕一百余万人修筑长城,西边起自榆林,东边到紫河。尚书左仆射苏威劝阻,皇上不听,共修筑了二十天完工。炀帝征集全国散乐艺人时,太常卿高颎劝阻,炀帝不听。高颎退出,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帝因为喜爱玩乐而亡国,前车倾覆,为时不远,怎么可以再这样呢!"高颎又认为炀帝对启民可汗太好了,就对太府卿何稠说:"这个胡人很了解中国的情况、山川地形,将来怕会成为后患。"他还对观王杨雄说:"最近朝中太无纲纪了。"礼部尚书宇文弢暗地里对高颎说:"周天元帝的奢华,和今天的情况相比,今天岂不是更严重!"又说:"筑长城不是今天的紧要任务。"光禄大夫贺若弼曾私下说宴请启民可汗的宴会太奢华。这个情况被人奏报了炀帝。炀帝认为这种行为是诽谤朝政。二十九,高颎、宇文弢、贺若弼都获罪被杀。高颎的几个儿子被流放到边疆;贺若弼的妻子儿女被充入官府做奴婢。苏威因此被牵连也获罪免官。高颎有文武才略,明晓世务,自从接受重任以后,竭尽忠心,推荐忠贞贤良之士,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都是高颎推荐的,其余建功立业的人数不胜数。高颎在朝廷执政将近二十年,朝野上下都推崇敬服,大家没有异议。国家日益富庶,是高颎贡献了力量。他被杀时,天下没有人不哀伤的。起先,萧琮因为皇后的缘故,为炀帝亲近推重,任命为内史令,后改封为梁公。宗族中五服以内的族人,都按才能提拔任用了,萧琮的几个兄弟,都布满朝廷。萧琮性情恬

淡儒雅，不把官职放在心上，虽然流落异乡，但对北方的豪强贵族，从不卑躬屈膝。他与贺若弼交情深厚，贺若弼被杀后，又有童谣说："萧萧亦复起。"炀帝因此猜忌他，便让他免职回家。他不久就去世了。

11 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历云中[1]，溯金河[2]。时天下承平，百物丰实，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启民奉庐帐以俟车驾；乙酉，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帝大悦，赋诗曰："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3]；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皇后亦幸义成公主帐。帝赐启民及公主金瓮各一，并衣服被褥锦彩，特勒以下，受赐各有差。帝还，启民从入塞，己丑，遣归国。

癸巳，入楼烦关[4]；壬寅，至太原，诏营晋阳宫。帝谓御史大夫张衡曰："朕欲过公宅，可为朕作主人。"衡乃先驰至河内[5]，具牛酒。帝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九月，己未，至济源[6]，幸衡宅。帝悦其山泉，留宴三日，赐赉甚厚。衡复献食，帝令颁赐公卿，下至卫士，无不沾洽。己巳，至东都。

12 壬申，以齐王暕为河南尹[7]；癸酉，以民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

13 冬，十月，敕河南诸郡送一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置十二坊于洛水南以处之。

14 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8]，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远略，商胡至者，矩诱访诸国山川风俗，王及庶人仪形服饰，撰《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入朝奏之。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倾以去[9]，纵横所亘，将二万里，发自敦煌，至于西海[10]，凡为三道，北道从伊吾[11]，中道从高昌[12]，南道从鄯善[13]，总凑敦煌。且云："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泛濛汜而越昆仑[14]，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壅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若服而抚之，务存安辑，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壹戎、夏，其在兹乎！"帝大悦，赐帛五百段，日引矩于御坐，亲问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诸珍宝，吐谷浑易可并吞。"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以矩为黄门侍郎，复使至张掖，引致诸胡，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

15 铁勒寇边，帝遣将军冯孝慈出敦煌击之，不利。铁勒寻遣使谢罪，请降；帝使裴矩慰抚之。

【注释】

①云中：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

②金河：流经和林格尔县北。

③屠耆：屠耆王，匈奴最高官职，分左右，汉称为左右贤王。

④楼烦关：在今山西宁武县北。

⑤河内：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县。

⑥济源：县名。今属河南省。

⑦河南尹：东都洛阳行政长官。

⑧张掖：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

⑨西倾：西倾山，在今甘肃临洮县南。

⑩西海：中亚细亚依斯色克湖。

⑪伊吾：今新疆哈密市。

⑫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

⑬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东北。

⑭濛汜：水名。在今四川彭县境。

【译文】

11 八月，初六，圣驾从榆林出发，经过云中，溯金河而上。当时天下太平，物资丰富，护驾的军队有五十余万，战马十万匹，旌旗辎重连绵千里。炀帝命令宇文恺等人制造观赏风景的行殿，殿上可容纳侍卫几百人，行殿可以拆开，可以重新组合，下设轮轴，可以很快地推移。又命宇文恺制作可以移动的城堡，城堡周长二千步，以木板为框架，用布覆盖，画上彩画，城堡上城楼、瞭望台一应俱全。胡人惊叹得以为是天神所为，每当望见御营，十里之外就跪下叩头，无人敢骑马。启民可汗恭奉庐帐以等待圣驾。初九，炀帝驾幸启民可汗营帐，启民捧着酒杯为皇上祝寿，跪伏在地上十分恭敬。突厥王侯以下的人都站于帐前袒衣割肉，不敢仰视。炀帝很高兴，赋诗云："呼韩邪单于叩头而至，左右贤王紧接着归降而来，汉王朝的皇帝又算什么，也只空上了一次单于台！"皇后萧氏也临幸义成公主营帐，炀帝赐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每人一只金瓮，另外还有衣服、被褥、彩色绸段。特勒以下，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赏赐。炀帝返回，启民可汗跟从入塞。十三日，炀帝让启民可汗回国。

十七日，炀帝入楼烦关；二十六日，抵达太原，诏令建造晋阳

宫。炀帝对御史大夫张衡说:"朕打算拜访你家,你可以作主人款待朕。"张衡便先骑马到河内,准备酒宴。炀帝登上太行山,命令开辟九十里直达张衡家的道路。九月,十三日,到达济源,驾幸张衡宅第。炀帝喜爱这里的山泉,便住下来欢宴三天,赏赐的财物很丰富。张衡又进献食物,炀帝下令赏赐臣下、公卿大臣及卫士,无一人不沾圣恩。二十三日,到达东都。

12 二十六日,任命齐王杨暕为河南尹;二十七日,任命民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

13 冬,十月,令河南各郡选送一艺户到东京协助原有的三千余户艺户,在洛水南边设十二坊来安置他们。

14 西域很多胡人都到张掖做生意。炀帝委任吏部侍郎裴矩负责此事。裴矩知道炀帝好大喜功,做生意的胡人来了,裴矩就探询各国的山川地理和风俗、国王及平民的仪表形貌服饰,写成《西域图记》三卷,共记有四十四国,入朝上奏皇帝。此外还绘制地图,把西域所有险要地方,都详细注明,自西倾山以西,纵横连亘将近二万里。从敦煌出发,前往西海,共有三条路:北路从伊吾起,中路从高昌起,南路从鄯善起,总汇到敦煌。裴矩还说:"以国家的威德,将士的骁勇,渡过濛汜水,翻越昆仑山,易如反掌。但是突厥、吐谷浑分别控制羌人、胡人的国家,因为他们从中阻挡,所以不能来朝贡。现在都通过商人暗中送达诚恳的心意,引领翘首,急切盼望,希望成为大隋的臣民。如果使他们归服,加以安抚,促使他们安定和睦,只须由朝廷派出使者,不必动用干戈,诸蕃国从属于我们以后,吐谷浑、突厥就可以灭掉。戎狄、华夏合为一体,就在目前这最好时机。"炀帝非常高兴,赏赐丝帛五百段,每日让裴矩到御坐旁,亲自了解西域的情况。裴矩强调:"西域珍宝极多,吐谷浑很容易征服。"炀帝于是十分感慨,非常仰慕秦皇汉武的功业,醉心于重新开通西域。便把经略四方夷狄的任务,全部交给裴矩。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又派他到张掖招引西域各国的胡人,诱之以利,劝告他们入朝。从

此西域的胡人往来不断，所经过的郡县，疲于招待迎送，耗费的资财以万万计算，最终使隋王朝疲乏凋敝以至于灭亡，这都是裴矩所引起的。

15铁勒侵入隋境，炀帝派将军冯孝慈率军从敦煌出击，不能取胜。不久铁勒人派使者入朝请罪，表示愿意归降，炀帝派裴矩去安抚他们。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八十一

隋纪五　起著雍执徐，尽玄黓涒滩，凡五年。

炀皇帝上之下

大业四年

1 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军五百余万穿永济渠[1]，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妇人。

2 壬申，以太府卿元寿为内史令。

3 裴矩闻西突厥处罗可汗思其母，请遣使招怀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赍诏书慰谕之[2]。处罗见君肃甚倨，受诏不肯起，君肃谓之曰："突厥本一国，中分为二，每岁交兵，积数十岁而莫能相灭者，明知其势敌耳。然启民举其部落百万之众，卑躬折节，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独制，欲借兵于大国，共灭可汗耳。群臣咸欲从启民之请，天子既许之，师出有日矣。顾可汗母

向夫人惧西国之灭，旦夕守阙，哭泣哀祈，匍匐谢罪，请发使召可汗，令入内属。天子怜之，故复遣使至此。今可汗乃倨慢如此，则向夫人为诳天子，必伏尸都市，传首虏庭。发大隋之兵，资东国之众，左提右挈以击可汗，亡无日矣！奈何爱两拜之礼，绝慈母之命，惜一语称臣，使社稷为墟乎！"处罗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诏书，因遣使者随君肃贡汗血马。

4 三月，壬戌，倭王多利思比孤入贡，遗帝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无礼者，勿复以闻。"

5 乙丑，车驾幸五原[3]，因出塞巡长城。行宫设六合板城，载以枪车。每顿舍，则外其辕以为外围，内布铁蒺；次施弩床，皆插钢锥，外向；上施旋机弩，以绳连机，人来触绳，则弩机旋转，向所触而发。其外又以矟周围，施铃柱、槌磬以知所警。

6 帝募能通绝域者，屯田主事常骏等请使赤土[4]，帝大悦，丙寅，命骏赍物五千段，以赐其王。赤土者，南海中远国也。

7 帝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夏，四月，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营汾阳宫[5]。

8 初，元德太子薨，河南尹齐王暕次当为嗣，元德吏兵二万余人，悉隶于暕，帝为之妙选僚属，以光禄少卿柳謇之

为齐王长史,且戒之曰:"齐王德业修备,富贵自钟卿门;若有不善,罪亦相及。"謇之,庆之从子也。暕宠遇日隆,百官趋谒,阛阓道路。暕以是骄恣,昵近小人,所为多不法。遣左右乔令则、库狄仲锜、陈智伟求声色。令则等因此放纵,访人家有美女,辄矫暕命呼之,载入暕第,淫而遣之。仲锜、智伟诣陇西,挝炙诸胡,责其名马,得数匹以进暕;暕令还主,仲锜等诈言王赐,取归其家,暕不知也。乐平公主尝奏帝,言柳氏女美,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复以柳氏进暕,暕纳之。其后,帝问主:"柳氏女安在?"主曰:"在齐王所。"帝不悦。暕从帝幸汾阳宫,大猎,诏暕以千骑入围,暕大获麋鹿以献;而帝未有得也,乃怒从官,皆言为暕左右所遏,兽不得前。帝于是发怒,求暕罪失。时制:县令无故不得出境;有伊阙令皇甫诩,得幸于暕,违禁,携之至汾阳宫。御史韦德裕希旨劾奏暕,帝令甲士千余人大索暕第,因穷治其事。暕妃韦氏早卒,暕与妃姊元氏妇通,产一女。暕召相工令遍视后庭,相工指妃姊曰:"此产子者当为皇后。"暕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不得立,阴挟左道为厌胜,至是皆发。帝大怒,斩令则等数人,赐妃姊死,暕府僚皆斥之边远。柳謇之坐不能匡正,除名。时赵王杲尚幼,帝谓待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当肆诸市朝以明国宪。"暕自是恩宠日衰,虽为京尹,不复关预时政。帝恒令虎贲郎将一人监其府事[61],暕有微失,虎贲辄奏之。帝亦常虑暕生变,所给左右,皆以老弱,备员而已。太史令庾质,季才之子也,其子为齐王属,帝谓质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

儿事齐王，何向背如此！”对曰：“臣事陛下，子事齐王，实是一心，不敢有二。”帝犹怒，出为合水令⑦。

9 乙卯，诏以突厥启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于万寿戍置城造屋⑧，其帷帐床褥以上，务从优厚。

10 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⑨。

11 裴矩说铁勒，使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伏允东走，入西平境内⑩，遣使请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浇河⑪，许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临羌城⑫，吐谷浑畏述兵盛，不敢降，帅众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头、赤水二城⑬，斩三千余级，获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虏男女四千口而还。伏允南奔雪山⑭，其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

12 八月，辛酉，上亲祠恒岳，赦天下。河北道郡守毕集，裴矩所致西域十余国皆来助祭。

13 九月，辛未，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

14 冬，十月。乙卯，颁新式。

15 常骏等至赤土境，赤土王利富多塞遣使以三十舶迎之，进金镊以缆骏船，凡泛海百余日，入境月余，乃至其都。其王居处器用，穷极珍丽，待使者礼亦厚，遣其子那邪迦随骏入贡。

16 帝以右翊卫将军河东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⑮，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出玉门，启民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闻世雄军已度

碛,大惧,请降。世雄乃于汉故伊吾城东筑城,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余人戍之而还。

【注释】

①永济渠: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凿。自今河南武陟县南引沁水达于今天津、北京,全程多利用自然河道,长二千余里。

②司朝谒者:官名。谒者台副长官。掌出使巡察等事。

③五原:郡名。治所在今内蒙五原县。

④屯田主事:官名。工部尚书属官。工部尚书有屯田曹,掌屯田事。 赤土:赤土国。古国名。故地在今马来半岛。或以为即羯荼国的异译。公元608年,隋炀帝遣常骏等访问其国,受到隆重接待,并遣使回访,建立友好关系。《隋书·南蛮列传》等书有专条记述。

⑤汾阳宫:故址在今山西宁武县管涔山上。

⑥虎贲郎将:官名。十六禁军府副将军。

⑦合水:县名。治所在今甘肃庄阳县。

⑧万寿戍:在今内蒙托克托县北。

⑨榆谷:在今内蒙托克托县西。

⑩西平:郡名。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

⑪浇河:郡名。治所在今青海贵德县。

⑫临羌城:故址在今青海湟源县东南。

⑬曼头:城名。故址在今青海兴海县北。赤水:城名。故址在今青海兴海县。

⑭雪山:即今青海东南部积石山。

⑮行军大将:隋炀帝改行军总管为行军大将。

【译文】

隋纪五 起戊辰(公元608年),止壬申(公元612年),共五年。

炀皇帝上之下

大业四年(戊辰,公元608年)

1 春，正月，初一，诏令征调黄河以北各地军队一百多万人前往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向南入黄河，向北通涿郡。因男丁人数不够，又征用妇女服役。

2 二十八日，任命太府卿元寿为内史令。

3 裴矩听说西突厥处罗可汗想念他的母亲，便请求炀帝派遣使者招抚他。二月，初六，炀帝派遣司朝谒者崔君肃携带诏书去抚慰晓喻。处罗可汗接见崔君肃时态度很傲慢，接受诏书时又不起身叩拜。崔君肃对他说："突厥本来是一个国家，却分为两个国家，每年交战，经过几十年而谁也不能消灭谁，这可以清楚看出双方势均力敌。但是启民可汗率领他的部落百万之众，谦卑屈身，对大隋天子称臣，原因是什么呢？正是因为他切齿痛恨可汗，又不能独自制服，而想要借隋朝的力量灭掉您啊。群臣都想接受启民可汗的要求，天子已经同意，眼看就要出兵了。不过令堂向夫人，担心西突厥国被消灭，每天早晚都守在宫门前，哭泣不止，跪在地上谢罪，请皇上派使者召见您，让您归服。天子可怜向夫人，所以派我来。现在可汗您的态度竟傲慢到如此程度，那么向夫人是在欺君，她会被在闹市杀掉的，首级也将传送到西域各地示众。大隋的兵马，借助东突厥的力量，两面夹击您，贵国灭亡的日子不远了。为何还要为了一个臣服的礼仪，去断送令堂的生命，为了不愿说一句称臣的话，却使国家消亡呢？"处罗可汗听了崔君肃的话，醒悟过来，泪流满面，称谢不止，跪受诏书。也派使臣随崔君肃入朝进贡汗血马。

4 三月，十九日，倭王多利思比孤派使节入朝进贡，在给炀帝的国书上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信给日落处天子，问候您身体平安！"炀帝看后极不高兴，对鸿胪卿说："蛮夷书信只要是不懂礼仪的，都不要再给我看了。"

5 二十二日，炀帝驾幸五原，顺道出塞巡视长城。行宫设有木制的六合城，用枪车来装载，每次暂住一地，便把车辕朝外作外围，内布铁蒺藜；还安设弩床，都插上钢锥，钢锥朝外；上面装置旋机弩，

用绳子系在弩的扳机上，如果有人触动绳子，弩机就旋转，向触动的方向发箭。在弩外周围又安插能弋射的短箭，并装设铃柱、木槌、石磬，只要有人触动，就发出声音报警。

6 炀帝招募能够出使边远地区的人，屯田主事常骏等人请求出使赤土，炀帝大喜。二十三日，命常骏携带丝帛五千段，以便到时赏赐赤土国王。赤土国，是南海中一个很遥远的国家。

7 炀帝天天都在营建宫室，两京以及江都，林苑庄园、亭台楼阁虽然很多，时间久了，他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每次游玩，左顾右盼，觉得没有中意的，不知到哪里才好。于是遍求天下山川地图，亲自察看，以寻求可以营造离宫林苑的名胜之地。夏，四月，诏令在汾州之北，汾水的源头营建汾阳宫。

8 当初，元德太子逝世，河南尹齐王杨暕按次序应当嗣立，元德太子属下的两万余宫兵，全都隶属杨暕。炀帝为他精心挑选僚属，任命光禄少卿柳謇之为齐王长史，并且告诫他说："齐王德行学业如果都能完美，那么荣华富贵自然会进你的家门；如果有不好的行为，罪过也会落到你头上。"柳謇之是柳庆的侄子。杨暕受宠信日益隆盛，文武百官都争相去拜谒他，以至来往车马都堵塞了道路。杨暕因此骄横放纵，亲近小人，行为大多违反国法。他派左右亲信乔令则、库狄仲锜、陈智伟去寻找歌舞美女。乔令则等人因此就更加放纵，打听到人家有美女，立即就假传杨暕的命令召唤出来，装上车子送入杨暕府第，奸淫后再放走。库狄仲锜、陈智伟到陇西，苦刑拷打各部落胡人，命令他们交出名马，得到几匹好马便进献给杨暕，杨暕命令把马还给主人，库狄仲锜等人诈称是齐王所赐，将马牵回家里，杨暕不知道。乐平公主曾奏报炀帝，说柳家的女儿长得美丽，炀帝没有答话。过了很久，公主又把柳氏女进献给杨暕，杨暕收纳了。以后，炀帝问乐平公主："柳氏美女在哪里？"公主说："在齐王那里。"炀帝很不高兴。杨暕随从炀帝到汾阳宫，参加大规模的围猎。炀帝命令杨暕率领一千骑兵进入围猎圈，杨暕猎获了很多麋鹿

进献给炀帝，而炀帝什么也没有猎到，就向跟从的官员发脾气。官员们都说因为杨暕身边人阻挡，野兽不能到跟前来。炀帝于是发怒，要寻求杨暕的罪过。当时制度规定：县令不得无故离开治所。有一位伊阙县令叫皇甫诩，是杨暕的宠信之人，杨暕违反禁令，把他带进了汾阳宫。御史韦德裕迎合炀帝旨意弹劾杨暕。炀帝令一千多甲士去搜查杨暕府第，认真追查处理此理。杨暕的王妃韦氏早死，杨暕与王妃姐姐元氏妇有私情，生下一女。杨暕召来一个相面师，令他给府内的所有姬妾看相，相面师指着王妃姐姐说："此人生下孩子，应当成为皇后。"杨暕认为元德太子生有三子，担心自己不能继立，便想暗中靠妖术，用诅咒来求胜，这些事到现在都被揭发出来了。炀帝大怒，将乔令则等斩首，赐王妃姐姐自尽，杨暕府中的僚属都流放到边疆。柳謇之因为不能辅助齐王纠正过失，被免官除名。当时赵王杨杲还小，炀帝对侍臣说："我只有杨暕一个儿子，否则应当将他杀了，陈尸于闹市以昭明国法。"杨暕受到的恩宠从此日衰，虽然任京尹之职，却不能参加议政。炀帝一直派一名虎贲郎将负责监视齐王府，杨暕哪怕有点小过失，虎贲郎便立即奏报。炀帝也常常担忧杨暕会作乱，所以派到杨暕身边的人，都是年老体弱的，只是充数而已。太史令庾质是庾季才的儿子，他的儿子是齐王府的府属。炀帝对庾质说："你不能忠心事奉我，让你儿子去事奉齐王，为什么倾向他而背离我到如此程度？"庾质回答说："我事奉陛下，儿子事奉齐王，是忠心的，不敢有别的念头。"炀帝仍然怒气冲冲，便把庾质出调去做合水县令。

9 十三日，下诏说，突厥启民可汗敬受隋朝教化，想变易戎狄风俗，可以在万寿戍建城造屋，所需帷帐、床褥等物，一定要保证供应。

10 秋，七月，初十，征调壮丁二十余万人去修筑长城，从榆谷向东修筑。

11 裴矩说服铁勒，让他进攻吐谷浑，他把吐谷浑打得大败。吐谷

浑可汗伏允向东逃亡，逃入西平境内，派人向隋朝请降，要求援助。炀帝派安德王杨雄从浇河郡出发、许公宇文述从西平郡出发迎接。宇文述到达临羌城，吐谷浑惧怕宇文述兵强马壮，竟不敢投降，便率领部众向西逃亡；宇文述领兵追击，攻克了曼头、赤水，斩杀三千余人，俘获王公以下二百人，俘虏男女平民四千人班师。伏允可汗向南逃到雪山。吐谷浑原有故土全都丧失了，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都被隋朝占去，还设置了州、县、镇、戍，把全国轻罪囚犯都放逐到这里居住。

12 八月，二十日，皇上亲自到北岳恒山祭祀，下诏大赦天下。河北道郡守都集中到恒山，裴矩所招抚的十几个西域王国都派来了使臣。

13 九月，初一，征调全国训鹰师全部集中东京，前来的有一万余人。

14 冬，十月，十六日，颁布新制度、量、衡。

15 常骏等人到达赤土国，赤土国王利富多塞派三十只大船出海迎接，献上黄金锁以拴住常骏等的船只。常骏等人在海上航行了一百多天，登陆进入赤土国境后又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该国国都。赤土国王居住的宫殿器物用品都很珍贵华丽，接待隋使的礼仪也很盛大。赤土国国王还让儿子那邪迦随常骏入朝。

16 炀帝任用右谒卫将军河东人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联合突厥的启民可汗攻击伊吾。薛世雄率军出玉门，启民可汗尚未到，薛世雄孤军越过沙漠，伊吾人开始以为隋军不会达到，都没有防备，当听说薛世雄军已越过沙漠，都很惊慌，因此请降。薛世雄就在汉代旧伊吾城东再筑新伊吾城，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领兵一千多戍守，自己班师。

五 年

1 春，正月，丙子，改东京为东都。

2 突厥启民可汗来朝，礼赐益厚。

3 癸未，诏天下均田。

4 戊子，上自东都西还。

5 己丑，制民间铁叉、搭钩、攒刃之类皆禁之。

6 二月，戊申，车驾至西京。

7 三月，己巳，西巡河右[1]；乙亥，幸扶风旧宅[2]。夏，四月，癸亥，出临津关[3]，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将击吐谷浑。五月，乙亥，上大猎于拔延山[4]，长围亘二十里。庚辰，入长宁谷[5]，度星岭[6]；丙戌，至浩亹川[7]。以桥未成，斩都水使者黄亘及督役者九人[8]。数日，桥成，乃行。

吐谷浑可汗伏允帅众保覆袁川[9]，帝分命内史元寿南屯金山[10]，兵部尚书段文振北屯雪山，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11]，将军张寿西屯泥岭[12]，四面围之。伏允以数十骑遁出，遣其名王诈称伏允，保车我真山[13]。壬辰，诏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往捕之。定和轻其众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浑伏兵射杀之；其亚将柳武建击吐谷浑，破之。甲午，吐谷浑仙头王穷蹙，帅男女十余万口来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禄大夫梁默等追讨伏允，兵败，为伏允所杀。卫尉卿刘权出伊吾道，击吐谷浑，至青海，虏获千余口，乘胜追奔，至伏俟城[14]。

辛丑，帝谓给事郎蔡征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对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丙午，至张掖。帝之将西巡也，命裴矩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16]，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17]，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大悦。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18]，谪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命刘权镇河源郡积石镇[19]，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

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帝谓裴矩有绥怀之略，进位银青光禄大夫。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钜亿万计；经途险远及遇寇钞，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

初，吐谷浑伏允使其子顺来朝，帝留顺不遣。伏允败走，无以自资，帅数千骑客于党项。帝立顺为可汗，送至玉门，令统其余众；以其大宝王尼洛周为辅。至西平，其部下杀洛周，顺不果入而还。

丙辰，上御观风殿，大备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升殿宴饮，其余蛮夷使者陪阶庭者二十余国，奏九部乐及鱼龙戏以娱之，赐赉有差。戊午，赦天下。

吐谷浑有青海，俗传置牝马于其上，得龙种。秋，七

月，置马牧于青海，纵牝马二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无效而止。

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19]，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九月，乙未[20]，车驾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复幸东都。

8 民部侍郎裴蕴以民间版籍，脱漏户口及诈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又许民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诸郡计帐进丁二十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临朝览状，谓百官曰："前代无贤才，致此罔冒；今户口皆实，全由裴蕴。"由是渐见亲委，未几，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蕴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则曲法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刑部、大理莫敢与争，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蕴有机辩，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

9 突厥启民可汗卒，上为之废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为始毕可汗；表请尚公主，诏从其俗。

10 初，内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学有盛名，久当枢要，高祖末，出为襄州总管；帝即位，自番州刺史召之，欲用为秘书监。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颂》，帝览之，不悦，顾谓苏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21]。"拜司隶大夫[22]，将置之罪。司隶刺史房彦谦劝道衡杜绝宾客[23]，卑辞下气，道衡不能用。会议新令，久不决，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

颎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忆高颎邪!"付执法者推之。裴蕴奏:"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然。我少时与之行役,轻我童稚,与高颎、贺若弼等外擅威权;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反耳。公论其逆,妙体本心。"道衡自以所坐非大过,促宪司早断,冀奏日帝必赦之,敕家人具馔,以宾客来候者。及奏,帝令自尽,道衡殊不意,未能引决。宪司重奏,缢而杀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11 帝大阅军实,称器甲之美,宇文述因进言:"此皆云定兴之功。"帝即擢定兴为太府丞。

【注释】

①河右:地区名。即河西。指今甘肃、青海二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一带。

②扶风:郡名。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

③临津关:一名临津城。在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黄河南岸。

④拔延山:在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西北。

⑤长宁谷:在今青海西宁市北。

⑥星岭:在今青海西宁市北大通县附近。

⑦浩亹(wěi 伟)川:一名闷门河。即今青海、甘肃境内湟水支流大通河。

⑧都水使者:官名。都水台长官。掌水利。

⑨覆袁川:在今青海省青海湖东北一带。

⑩金山: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北。

⑪琵琶峡:在今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西大通河畔。

⑫泥岭:在今青海刚察县西北,为今大通山的南支。

⑬车我真山:在今青海祁连县东南一带。

⑭伏俟城：在今青海共和县西北黑马镇东北。西魏大统六年（公元540年）吐谷浑夸吕可汗建都于此。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置西海郡治此。

⑮燕支山：在今甘肃永昌、民乐二县之间。

⑯罽（jì 计）：一种毛织品。

⑰河源：郡名。治所在赤水城（今青海兴海县东南）。　鄯善：郡名。治所在今新疆若羌县。　且末：郡名。治所在今新疆且末县附近。

⑱积石镇：在今青海兴海县一带。

⑲大斗拔谷：即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二省交界处扁都口隘路。

⑳乙未：据《隋书·炀帝纪》，当作"癸未"。

㉑《鱼藻》：《诗·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鱼藻》是刺幽王之诗。

㉒司隶大夫：官名。司隶台长官。掌京畿安全。

㉓司隶刺史：官名。司隶台属官。掌巡察畿外诸郡。

【译文】

五年（己巳，公元609年）

1 春，正月，初八，东京改名东都。

2 突厥启民可汗入朝，迎接的礼仪及赏赐越发隆盛。

3 十五日，诏命天下平均分配田地。

4 二十日，皇上从东都回西京。

5 二十一日，制令民间禁止使用铁叉、搭钩、铁矛、刀斧之类。

6 二月，十一日，炀帝驾幸西京。

7 三月，初二，隋炀帝巡视河右；初八，驾临扶风郡杨家故宅。夏，四月，二十七日，出临津关，渡黄河，抵达西平郡。集合军队进行军事演习，准备攻击吐谷浑。五月，初九，隋炀帝于拔延山进行大规模围猎。所设长围绵延二十里。十四日，圣上入长宁谷，越过星岭；二十日，抵浩亹川，由于桥未建好，斩杀了都水使者黄亘及九名监工，几天后，建成桥，方继续前行。

吐谷浑可汗伏允率领部众设防于覆袁川，隋炀帝分别派内史元寿驻守在南面的金山；兵部尚书段文振驻守在北面的雪山；太仆

卿杨义臣驻守在东面的琵琶峡;将军张寿驻守在西面的泥岭,四面团团包围。伏允率领几十名骑兵逃出包围圈,伏允叫手下一名王假装成自己,据守车我真山。二十六日,皇上诏令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去抓他。张定和认为吐谷浑人数少,就不穿铠甲,登上山去,吐谷浑的伏兵射死张定和。张定和的副将柳武建进攻吐谷浑,打败了吐谷浑。二十八日,吐谷浑仙头王无路可走,率男女十多万部众前来投降。六月,初二,炀帝派左光禄大夫梁默等追击伏允,大败而归,梁默被杀。卫尉卿刘权率兵从伊吾道出发进攻吐谷浑,穷追猛打,直到青海,俘虏了一千余人,又乘胜追击逃敌,一直追到伏俟城。

初六,炀帝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都要举行巡狩的礼仪;以前江东南朝的皇帝大多喜欢涂脂抹粉,坐在深宫之内,不见百姓,这是何原因呢?"蔡征回答说:"这正是他们不能世代长久的道理。"十一日,炀帝抵达张掖。在炀帝准备西巡时,命令裴矩去劝说高昌王麴伯雅和伊吾吐屯设等,诱之以厚利,召令其入朝。十七日,炀帝抵达燕支山,麴伯雅、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国王、使者皆迎驾于路边。炀帝命其戴金玉、着绸缎和毛织品,奏乐焚香,歌舞欢庆。炀帝又让武威、张掖两郡青年男女盛装艳服让人观赏,衣服、车马不新颖漂亮的,由郡县督责改换。于是马匹车辆堵塞道路,绵延几十里,以此表明中国的富强。吐屯设献上几千里土地,皇上大喜。十八日,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贬谪天下的罪人作为戍卒守卫这些地方。又命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大量开荒垦田,屯聚粮食,防备吐谷浑,以保证西域道路通畅。

此时,全国共有一百九十个郡,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县;八百九十多万户;东西长九千三百里,南北宽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朝达到了强盛的极点。

炀帝认为裴矩有安抚怀柔的才能,进升他的爵位为银青光禄大夫。从西京各县以及西北各郡到塞外,都是千里辗转运送财物到塞外,年年耗费以亿万计算,所经路途很远且险阻异常,遇上抢劫,

凡是死亡的人畜或不能安全抵达目的地的，郡县都要重新征调，以至使他们倾家荡产。为此百姓常失生计，西部最先陷入贫困。

以前，吐谷浑可汗伏允让他的儿子顺入朝，炀帝将顺留下。伏允失败逃亡，无法自资，就领着几千名骑兵在党项境内客居下来。炀帝让顺当可汗，把他送到玉门，让他统领吐谷浑余部，又让吐谷浑的大宝王尼洛周做辅政之臣。顺抵达西平时，他的部下杀了尼洛周，顺无法进入而返回。

二十一日，皇上驾临观风行殿，陈列仪仗、礼仪，规模很大，邀请高昌王麴伯雅和伊吾的吐屯设上殿宴饮，其余陪宴的蛮夷使者共有二十多个国家的。演奏九部乐，并表演鱼龙杂戏来娱乐，各国来使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赏赐。二十三日，大赦天下。

吐谷浑据有青海湖时，民间传说只要把母马带到湖中山上，就会有龙来交配。秋，七月，在青海设牧马场，把两千匹母马驱赶到川谷间，希望得到龙种，没有得到便停止了。

炀帝车驾返东，经过大斗拔谷，山路险峻，人马只能单行鱼贯而出。风雪交加昏天黑地，文武百官衣服湿透，又冻又饿深夜还不能到达前面的营地，士卒冻死大半，马驴冻死十分之八九；后宫的妃嫔、公主有的狼狈走失，和士兵混宿于山中。九月，癸未日，车驾进入西京。冬，十一月，十三日，炀帝驾临东都。

8 民部侍郎裴蕴认为民间的户籍中脱漏户口以及登记老少不实的情况很多，于是奏请查阅形貌以验老少。如有不真实的情况，有关的官员将被免职。又许诺如有人检举，就让被检举的人替检举人缴纳赋税或代他服役。这年，各郡呈报户口统计，男丁增加了二十万三千人，新归附的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人。炀帝上朝览阅奏章，告诉群臣说："前代没有贤才，以致户口虚假不实，现在户口都确实了，这都是裴蕴的功劳。"因此对他亲信有加，不久，提升他为御史大夫，让他和裴矩、虞世基共同掌管机密。裴蕴善于观察逢迎人主深微的心意，凡皇上想要加罪的人，裴蕴就曲解法律条文罗织

罪状;炀帝想要赦免的人,裴蕴就附和意旨,一定寻出从轻的条款,予以释放。因此各种狱案,都交裴蕴办理。连刑部、大理寺都不敢与裴蕴争论,都是秉承裴蕴的意向,然后才敢决断,裴蕴机警善辩,口若悬河,犯人的罪过轻重,全凭裴蕴的一人说了算,他说得头头是道,当时的人无法对他提出诘问。

9 突厥启民可汗去世,皇上为此停止朝会三天。册立启民可汗的儿子咄吉,称为始毕可汗。他上表请求娶庶母义成公主,诏命遵从突厥风俗。

10 当初,内史侍郎薛道衡因为有才能学问而享有盛名,长久掌管枢要,高祖末年,出调为襄州总管。炀帝即位,将他从番州召回,想任用他当秘书监。薛道衡回到京城以后,向炀帝呈献《高祖文皇帝颂》,炀帝看后,极不高兴,对苏威说:"薛道衡赞颂前朝,这是《鱼藻》诗讽刺幽王的意思。"因此炀帝拜授薛道衡为司隶大夫,准备治他的罪。司隶刺史房彦谦劝薛道衡杜闭门断绝宾客,要言辞卑屈,低声下气,薛道衡不听。恰适逢商议新的律令,久不能决定,薛道衡对朝臣们说:"倘若高颎不死,律令早就决定而且颁行很久了。"有人奏报了炀帝,炀帝大怒说:"他还想念高颎啊!"将薛道衡交付司法部门治罪。裴蕴上奏说:"薛道衡仗着自己有才能,依恃旧恩,目无尊长,把过错推给天子,随意制造灾祸。论他的罪名好像隐晦不显,但探求他的心意,实在是大逆不道。"炀帝说:"对!我年少时和他一起伐陈,他看我年纪小,就与高颎、贺若弼等人在外专权,及至我即位,他内心不安,幸好天下太平无事,他才没有机会造反。你认为他悖逆,正好精妙地体察出他的本意。"薛道衡自认犯的是小错,就催促司法部门早些判决,他希望上奏时,炀帝会赦免他。他命家里人准备酒食,好招待前来问候的宾客。及至判决上奏,炀帝命薛道衡自尽。薛道衡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下场,不愿自杀。司法部门再次奏报,炀帝命人将他绞死,将其妻子儿女流放到且末。国人皆认为他冤枉。

11 炀帝大规模检阅武器辎重，特别称赞器械、铠甲的精美，宇文述趁机进言："这都是云定兴的功劳。"炀帝便提升云定兴为太府丞。

六 年

1 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盗数十人，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1]，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连坐者千余家。

2 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2]，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帝称裴矩之能，谓群臣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尽心，孰能若是！"是时矩与右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谄谀有宠。述善于供奉，容止便辟，侍卫者咸取则焉。郭衍尝劝帝五日一视

朝，曰："无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为忠，曰："唯有郭衍心与朕同。"

帝临朝凝重，发言降诏，辞义可观；而内存声色，其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随，谓之四道场。梁公萧钜，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㽦[3]，庆之孙也；皆有宠于帝。帝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倓与钜、㽦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罢朝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淆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㽦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

3 帝复遣朱宽招抚流求，流求不从，帝遣虎贲郎将庐江陈棱、朝请大夫同安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之[4]。行月余，至其国，以镇周为先锋。流求王渴刺兜遣兵逆战；屡破之，遂至其都。渴刺兜自将出战，又败，退入栅；棱等乘胜攻拔之，斩渴刺兜，虏其民万余口而还。二月，乙巳，棱等献流求俘，颁赐百官，进棱位右光禄大人，镇周金紫光禄大夫。

4 乙卯，诏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实相乖，自今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承袭。"于是旧赐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

5 庚申，以所征周、齐、梁、陈散乐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乐工至三万余人。

6 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宫[5]。

7 初，帝欲大营汾阳宫，令御史大夫张衡具图奏之。衡乘间进谏曰："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弊，伏愿留神，稍加抑损。"帝意甚不平，后目衡谓侍臣曰："张衡自谓由其计画，令我有天下也。"乃录齐王暕携皇甫诩从驾及前幸涿郡祠恒岳时父老谒见者衣冠多不整，谴衡以宪司不能举正，出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筑楼烦城，因帝巡幸，得谒帝。帝恶衡不损瘦，以为不念咎，谓衡曰："公甚肥泽，宜且还郡。"复遣之榆林。未几，敕衡督役江都宫。礼部尚书杨玄感使至江都，衡谓玄感曰："薛道衡真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频减顿具。帝于是发怒，锁诣江都市，将斩之，久乃得释，除名为民，放还田里。以王世充领江都宫监。

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从其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谲诈，有口辩，颇涉书传，好兵法，习律令。帝数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颜色为阿谀，雕饰池台，奏献珍物，由是有宠。

8 夏，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6]。

9 冬，十二月，己未，文安宪候牛弘卒。弘宽厚恭俭，学术精博，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7]，尝因醉射杀弘驾车中。弘来还宅，其妻迎谓之曰："叔射杀牛。"弘无所怪问，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之矣。"颜色自若，读书不辍。

10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8]，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11 上以百官从驾皆服裤褶[9],于军旅间不便,是岁,始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史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

12 帝之幸启民帐也,高丽使者在启民所,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黄门侍郎裴矩说帝曰:"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10],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帝从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帐。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高丽王元惧,藩礼颇阙,帝将讨之;课天下富人买武马,匹至十万钱;简阅器仗,务令精新,或有滥恶,则使者立斩。

【注释】

①建国门:东都洛阳皇城端门。

②丰都:东都东市。

③千牛左右:武官名。东宫左右内率府属官。千牛备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弓箭。宇文㚟(xiǎo 晓):宇文庆之孙。

④义安:郡名。治所在今广东潮州市。

⑤江都宫:在今江苏扬州市西。

⑥秩同京尹:隋制,京尹正三品。

⑦詢:同"酗"(xù)。

⑧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余杭：今浙江杭州市。

⑨裤褶(dié 迭)：服装名。裤为下衣，套裤。褶为上衣。上穿褶而下缚裤，外面不再套裘裳。为骑乘之服。

⑩箕子：商贵族。纣王叔父。官少师。曾劝谏纣王，被囚禁。周武王灭商后被释。

【译文】

六年(庚午，公元 610 年)

1 春，正月，初一，天亮前三刻，有几十名盗贼头戴白帽，身穿熟绢白衣，焚着香，手拿花，自称是弥勒佛，由建国门入城，守门的士兵跪下叩头，这些人便趁机夺取士兵的武器，准备作乱。齐王杨暕遇见了，将这些人全部斩首。于是京师大肆搜捕，受牵连而获罪的有一千余家。

2 炀帝因为各蕃部落的酋长都在洛阳，十五日，在端门街举行盛大活动表演百戏。戏场周围长五千步，有一万八千人奏乐，乐声传播数十里，从黄昏到天明，灯火光芒辉映天地；整整一个月才结束，所耗费的金钱巨万，从此年年如此。

各蕃部落酋长请求到丰都市场作生意，炀帝同意了。先下令整修装饰店铺，屋檐式样统一，设置帷帐，珍稀货物如同山积，商人们衣饰华丽富贵，卖菜的人也坐在用龙须草编织的席子上。胡人若有过酒食店的，都让店主邀请他们进店就坐，酒足饭饱之后就离开，不要他们付钱，并骗他们说："中国富得很，喝酒吃饭向来不用付钱。"胡人都惊奇赞叹。其中聪明的人有些觉察，看到用丝绸缠树，就问："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穷苦人，何不把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缠在树上做什么？"市集上的人十分惭愧无言以对。

炀帝赞赏裴矩的才干，告诉群臣说："裴矩很了解朕的心意，凡他陈述奏报的事，都是朕已经考虑好的，只是还没有讲出来，裴矩就能说出来了，如果他不是尽忠国家，哪里能够做到这点！"这时裴

矩与右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都因为会谄媚取宠阿谀奉承而得到炀帝信任，宇文述善于侍奉炀帝，一言一行都迎合人意，侍卫炀帝的人都学着他的样子。郭衍曾经劝说炀帝五天上一次朝，还说："不要学高祖。白白自己辛苦。"炀帝更加坚信郭衍忠心，说："只有郭衍的心意和朕相同。"

炀帝上朝时态度严肃，讲话下诏，文辞义理粲然可观；但他心里却爱好声色，他在东、西两京及各地巡游时，常常携带和尚、尼姑、道士、道姑同行，称为四道场。梁公萧矩，是萧琮的侄子；千牛左右宇文皛，是宇文庆的孙子，都是炀帝宠信之人。炀帝每天都在苑中林亭间摆酒席，让燕王杨倓与萧矩、宇文皛以及高祖的妃嫔同坐一席；和尚、尼姑、道士、道姑竟也同坐席间；炀帝和所有的宠姬同席，各席差不多互相连接。隋炀帝一退朝就入席，他们互相劝酒，酒醉饭饱之后就乱七八糟，无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经常都是这样。杨氏女子中有长得好的，常常被送给炀帝。宇文皛出皇宫不受门禁限制，有丑闻的妃嫔、公主，炀帝也不加罪。

3 炀帝又派朱宽去招抚流求国。流求不肯臣服，炀帝派虎贲郎将庐江人陈棱、朝请大夫同安人张镇周征调一万余东阳兵，由义安渡海发动进攻。海上航行一个多月，抵达流求，张镇周做先锋，登陆前进。流求国王渴刺兜派兵迎战，隋军不断击败流求军，一直攻到流求国都。渴刺兜亲自出战，也败了，遂退入营寨，陈棱等人乘胜攻下流求国都，杀死了渴刺兜，俘获一万余人班师。二月，十三日，陈棱等人向炀帝献流求俘虏，炀帝给百官颁赏，进升陈棱爵位为右光禄大夫，张镇周为金紫光禄大夫。

4 二十三日，下诏说"：近年来赐封爵位采邑弄虚作假，名不符实，以后只有立功之人方可赐封，并让子孙承袭。"因此以前赐有五等爵位，无功者都免去原有爵位。

5 二十八日，把征调来的属于周、齐、梁、陈旧时的散乐艺人全部

配属太常，并分别设置博士弟子以便相互传授技艺，因此乐工人员竟有三万多人。

6 三月，初二，隋炀帝驾临江都宫。

7 当初，隋炀帝准备大规模建造汾阳宫，他令御史大夫张衡准备好图样奏报。张衡利用这个机会进谏说："连年繁多的劳役，百姓不堪其苦，望陛下留意，稍微加以减省。"隋炀帝心里极不高兴，后来盯着张衡的背影对侍臣说："张衡以为是他自己的计谋，使我得到了天下。"于是翻出旧帐，拿齐王杨暕带着皇甫诩随炀帝车驾之事和上次到涿郡祭祀恒岳时父老等拜见者很多人衣冠不整之事，指责张衡作为掌管司法的官员而不能纠劾匡正，出调他为榆林太守。很久之后，张衡督建楼烦城，因炀帝巡游楼烦城，得以谒见炀帝。炀帝讨厌张衡身体没有瘦下来，认为这表明他不能自省悔改，便对张衡说："你圆圆胖胖满面红光，还是应该回郡。"于是还是让他回榆林。不久，敕令张衡督建江都宫。礼部尚书杨玄感到江都，张衡对杨说："薛道衡真是死得冤枉。"杨玄感把这话报告了炀帝。江都郡丞王世充也报告张衡不断减少筑宫器具。炀帝大怒，命令用枷锁锁住张衡送往江都闹市，准备斩首示众，过了很久又把他释放，免官除名，贬为平民，放他返回乡里。任命王世充兼领江都宫工程总监。

王世充本来是住在西域的胡人，姓支氏，父亲名叫支收，王世充小时候母亲改嫁，他跟随母亲到了王家，冒用王姓。王世充很狡诈，又有口才，读了不少经书史传，好兵法，熟律令。炀帝几次出巡江都，王世充都能察颜观色极尽讨好之能事，精心装饰水池亭台，进献珍奇物品，因此很受宠信。

8 夏，六月，二十四日，制令江都太守的品秩与京尹相同。

9 冬，十二月，初三，文安宪侯牛弘逝世。牛弘宽弘忠厚，谦恭节俭，学问渊博，在隋王室老臣中，始终受到信任，没有罪咎和灾祸的，唯有他一人。牛弘的弟弟牛弼喜好饮酒，酒醉后常闹事，曾因酒醉射杀过牛弘驾车的牛。牛弘回到家里，他妻子告诉他："叔叔射死

了你驾车的牛。"牛弘并不觉得惊奇,只答道:"把死牛拿去作牛肉干。"坐定之后,妻子又说:"叔叔忽然把牛射死,真怪!"牛弘说:"知道了。"他神色镇定自若,只管埋头读书。

10 隋炀帝敕令开凿江南运河,从京口到余杭,长八百余里,宽十多丈,目的是使龙舟可以通行无阻,并在沿岸设置驿站、行宫、野外停顿处,隋炀帝准备东游会稽。

11 皇上认为随驾群臣都穿上衣和套裤相连的骑乘之服,在军旅中行动不方便,这年,始诏令:"随驾远行之人,文武群臣都穿戎服,五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员,可用红绿色,文书小吏穿青衣,庶民百姓穿白衣。屠户商人穿黑衣,士兵穿黄衣。"

12 炀帝驾临启民可汗营帐时,正好高丽使者也在,启民不敢隐瞒,就和使臣一起去见炀帝。黄门侍郎裴矩劝炀帝说:"高丽原是西周箕子的封地,汉、晋时代都是郡县,现在却不称臣,另外成为一个国度。先帝有一段时间曾想伐高丽,由于杨谅不力,致使无功而返。现在正逢陛下盛世,怎么能不征伐,而使文明之境竟成为蛮荒之邦呢?今天高丽的使者亲眼看到启民举国归化中国,可以趁他恐惧时,胁迫他们入朝。"炀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敕令牛弘宣读诏旨说:"朕因为启民诚心尊奉中国,所以亲自来到他的营帐。明年朕将前往涿郡,你回去转告高丽王:不要自己惊疑恐惧,朕对你存抚育的礼仪,当和启民一样。假如不来朝见,将要率领启民去巡行你的国土。"高丽王高元恐惧,藩邦应尽的礼节多有短缺,炀帝将要讨伐它。下令征收天下富人捐税,用以购买战马,每匹价至十万钱;命人检查武器和辎重,力求精良新颖,若发现有粗制滥造的,就把监造军械的使者立即斩首。

七 年

1 春，正月，壬寅，真定襄侯郭衍卒。

2 二月，己未，上升钓台，临杨子津[1]。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仍敕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之官于船前选补，其受选者三千余人，或徒步随船三千余里，不得处分，冻馁疲顿，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3 壬午，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2]，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先是，诏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3]，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4 山东、河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偃河逆流数十里。

5 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韦节召西突厥处罗可汗，令与车驾会大斗拔谷，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他故。帝大怒，无如之何。会其酋长射匮遣使来求婚，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

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属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馆,微讽谕之。帝于仁风殿召其使者,言处罗不顺之状,称射匮向善,吾将立为大可汗,令发兵诛处罗,然后为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赐射匮,因谓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径处罗,处罗爱箭,将留之,使者谲而得免。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数千骑东走,缘道被劫,寓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4]。高昌王麴伯雅上状。帝遣裴矩与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晓谕处罗使入朝。十二月,己未,处罗来朝于临朔宫,帝大悦,接以殊礼。帝与处罗宴,处罗稽首,谢入见之晚。帝以温言慰劳之,备设天下珍膳,盛陈女乐,罗绮丝竹,眩曜耳目,然处罗终有怏怏之色。

6 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5],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米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民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6],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

征役者多往归之。

平原东有豆子航负海带河[7]，地形深阻，自高齐以来，群盗多匿其中，有刘霸道者，家于其旁，累世仕宦，资产富厚。霸道喜游侠，食客常数百人，及群盗起，远近多往依之，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

漳南人窦建德[8]，少尚气侠，胆力过人，为乡党所归附。会募人征高丽，建德以勇敢选为二百人长。同县孙安祖亦以骁勇选为征士，安祖辞以家为水所漂，妻子馁死，县令怒笞之。安祖刺杀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踪迹至建德家，建德谓安祖曰：“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高丽，尚为所败。今水潦为灾，百姓困穷，加之往岁西征，行者不归，疮痍未复；主上不恤，乃更发兵亲击高丽，天下必大乱。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邪！”乃集无赖少年，得数百人，使安祖将之，入高鸡泊中为群盗[9]，安祖自号将军。时鄃人张金称聚众河曲[10]，蓨人高士达聚众于清河境中为盗[11]。郡县疑建德与贼通，悉收其家属，杀之。建德帅麾下二百人亡归士达，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顷之，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其众尽归建德，兵至万余人。建德能倾身接物，与士卒均劳逸，由是人争附之，为之致死。

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然莫能禁止。

【注释】

①杨子津:也作扬子津。一名扬子桥。在今江苏扬州市南。古时紧靠长江北岸,由此南渡京口,为江滨要津。隋大业中建临江宫于此。

②东莱: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掖县。

③高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北高阳东。

④时罗漫山:或译折罗漫山。即今新疆境内天山山脉。

⑤泸河:镇名。在今辽宁义县境。 怀远:镇名。在今辽宁中县附近。

⑥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南、章丘和淄博间。

⑦豆子航(gǔng 港):在今山东惠民县境。

⑧漳南:县名。治所即今河北故城县东北故城。

⑨高鸡泊:湖名。在今河北故城县西南。

⑩鄃(shū 舒):县名。治所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南。

⑪蓨(tiáo 条):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景县。 清河:郡名。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县西北。

【译文】

七年(辛未,公元611年)

1 春,正月,十六日,真定襄侯郭衍逝世。

2 二月,初三,皇上登上钓台,亲临杨子津,大宴文武百官。十九日,炀帝从江都巡游到涿郡,乘坐龙舟,渡过黄河,进入永济运河。并敕令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个部门的官员在船上选任调补全国官吏,参加选补的有三千余人,有的人随船步行了三千余里,没有得到选补,这些人受冻挨饿疲惫不堪,由此引致死亡的有十分之一二。

3 二十六日,下诏征讨高丽,敕令幽州总管元弘嗣前往东莱海口造三百艘船,官吏们督促工程,役夫们昼夜站在水中,一点也不敢休息,自腰以下都生了蛆,死了十分之三、四。夏,四月,十五日,炀帝御驾到达涿郡临朔宫,九品以上文武随从官员,都命令涿郡拨给房舍安置。起先,下诏在全国征招军队,无论远近,都到涿郡集中。

又征调江淮以南的水手一万人、弓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镈手三万人，于是四面八方赶赴涿郡的人如江河奔流。五月，敕令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辎重运输车五万辆送往高阳，用来装载衣服、盔甲、帐幕，命士兵自己拉车；又征调黄河南北地区民夫，以便供应军事需要。秋，七月，征调长江、淮河以南民夫以及船只以运输黎阳和洛口各粮仓的米到涿郡，大小船舶前后依次相接上千里，运载武器铠甲以及攻城器具，道路上来来往往多达几十万人，以至道路拥塞，日夜不断，士卒和民夫在途中大量死亡，尸体压着尸体，污秽满路，恶臭扑鼻，天下因此骚动不安。

4 山东、河南发大水，淹没三十余郡。冬，十月，初三，黄河砥柱崩塌，河水倒流数十里。

起初，炀帝西巡，派遣侍御史韦节征召西突厥处罗可汗，命他前来与炀帝车驾在大斗拔谷相会，西突厥国人不听从，处罗可汗用别的理由谢绝了使者。炀帝非常恼怒，但又无可奈何。适逢西突厥酋长射匮派使者来求婚，裴矩趁机启奏道："处罗不来朝见，是依恃自己强大，臣请求用计谋削弱他，使他们国家分裂，到那时就容易制服了。射匮是都六的儿子，达头的孙子，世代都是可汗，统治突厥西部，现在听说射匮统治失当，已归附处罗。因此他派使者来结交求援，希望陛下厚礼赏赐他的使者，拜他为大可汗，那么突厥势必分裂，两部分都将臣服我们。"炀帝说："你说得对。"于是就派裴矩早晚都到驿馆，委婉地暗示使者。接着炀帝在仁风殿召见使者，讲了处罗不顺从的情况，并对射匮一向亲善加以称赞，表示将要立他为大可汗，命他发兵诛灭处罗，然后才通婚。炀帝并取出一支桃竹白羽箭赐给射匮，并对他说："这件事要快，快得像箭一样。"使者返回，经过处罗的地方，处罗很喜欢此箭，想留下它，射匮的使者用诡计骗他才得免。射匮听了使者汇报，很高兴，便发兵袭击了处罗，处罗大败，抛弃妻子儿女率几千骑兵向东逃跑。沿途不断受到劫掠，最后寄居高昌境内，东面据守时罗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奏报告情

况。炀帝派遣裴矩和向氏的亲信驰马到达玉门关晋昌城，劝说处罗让他入朝。十二月，初八，处罗来到临朔宫朝见炀帝，炀帝非常喜悦，以特别的礼仪接待他。炀帝和处罗宴饮，处罗叩头，为朝见太晚而谢罪。炀帝好言抚慰，并准备天下的美味佳肴，安排盛大的女子乐队演奏，每人身穿绫罗绸缎，手拿各种管弦乐器，使人眼花撩乱，然而处罗可汗始终怏怏不乐。

6 炀帝自从去年谋划征讨高丽，下诏在山东置府，饲养战马以供军用。又征调民夫运米，储存在泸河、怀远两镇。运粮的车和拉车的牛都有去无回，士卒死亡过半。农事因此误了时令，田地大多荒芜，加之严重饥荒，谷价飞涨，东北边境地区尤其严重，一斗米要值数百钱。运来的米有的很粗劣，却强迫百姓买这些米来补偿损失。又征调鹿车夫六十余万，两个人推三石米，路途遥远艰难，这三石米还不够车夫做干粮，到达镇所时，车夫们已无粮可缴，都畏罪逃亡。加上官吏贪婪残暴，借机贪污剥削，百姓困顿穷苦，财产和体力都枯竭了。安分守纪则无衣御寒、无食果腹，死亡迫在眉睫；抢劫掠夺尚可活命，因此百姓开始聚集为盗。

邹平县平民王薄，聚集众人占据长白山，劫掠齐郡、济北郡郊区，他自称知世郎，说能知晓世事。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来感动劝导百姓，逃避征役的人大多前去投奔他。

平原郡东部有个地方叫豆子航，负海带河，地形幽深险阻，自从高氏齐朝以来，群盗多隐藏其中。有一个叫刘霸道的人，家住在附近，世代为官，家产富有。刘霸道喜欢行侠仗义，家中食客常达数百人，及至群盗纷纷兴起，远近的人很多都去投奔他，他拥有部众十几万人，号称“阿舅贼”。

漳南人窦建德，年轻时就尚义任侠，胆量气力都超过一般人，乡里人都归心依附。恰巧朝廷招募人去征伐高丽，窦建德因勇敢而被挑选为二百人长。同县的孙安祖也因骁勇而被选为征士，孙安祖因为房屋家产被洪水冲走，妻子儿女又都饿死，要求免役，县令发

怒，用鞭毒打孙安祖。孙安祖杀了县令，逃到窦建德家中，窦建德把他藏起来。官府追捕孙安祖，跟踪追寻到窦建德家。窦建德对孙安祖说："文皇帝的时候，国家富庶强盛，动员百万之众讨伐高丽，尚且被打败，如今水涝成灾，百姓穷困，加上过去西征吐谷浑，士卒一去不回，国家的创伤还没有恢复，主上不体恤百姓，竟还要出兵亲自攻打高丽，天下一定会大乱。大丈夫不死的话，应当建立大功，怎么能只作逃犯呢？"于是聚集无赖少年，有几百人，让孙安祖率领进入高鸡泊中为盗，孙安祖自称将军。当时还有鄃县人张金称在河曲聚众为盗；蒲郡人高士达在清河境内聚众为盗。郡县官吏怀疑窦建德与盗贼有来往，便拘捕他的家属，全部屠杀。窦建德率领部下二百人逃跑，投奔高士达，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任命窦建德为司兵。不久孙安祖被张金称杀死，他的部众都归附了窦建德，兵力达一万余人。窦建德礼贤下士，与士卒同甘共苦，因此人们都争相归附他，愿为他牺牲性命。

从此，处处群盗蜂起，不可胜数，有的兵力多达一万余人，到处攻城掠地。十三日，敕令都尉、鹰扬郎将与郡县互相配合追捕盗贼，随时捕获，立即就地斩首，但是仍然无法遏止。

八　年

1 春，正月，帝分西突厥处罗可汗之众为三，使其弟阙度设将羸弱万余口，居于会宁①，又使特勒大奈别将余众居于楼烦②，命处罗将五百骑常从车驾巡幸，赐号曷婆那可汗，赏赐甚厚。

2 初，嵩高道士潘诞自言三百岁③，为帝合炼金丹。帝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

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云金丹应用石胆、石髓,发石工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数十处。凡六年,丹不成。帝诘之,诞对以:无石胆、石髓,若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锁诣涿郡,斩之。且死,语人曰:"此乃天子无福,值我兵解时至④,我应生梵摩天"云。

3 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征合水令庾质,问曰:"高丽之众不能当我一郡,今朕以此众伐之,卿以为克不?"对曰:"伐之可克。然臣窃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帝作色曰:"朕今总兵至此,岂可未见贼而先自退邪?"对曰:"战而未克,惧损威灵。若车驾留此,命猛将劲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机在速,缓则无功。"帝不悦,曰:"汝既惮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监事耿询上书切谏,帝大怒,命左右斩之,何稠苦救,得免。

壬午,诏左十二军出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余、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右十二军出黏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暆、带方、襄平等道,骆驿引途,总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宜社于南桑乾水上,类上帝于临朔宫南,祭马祖于蓟城北⑤。帝亲授节度: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十队为团,步卒八十队,分为四团,团各有偏将一人;其铠胄、缨拂、旗幡,每团异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诏慰抚,不受大将节制;其辎重散兵等亦为四团,使步卒挟之而行;进止立营,皆有次叙仪法。癸未,第一军发;日遣一军,相去四十

里，连营渐进；终四十日，发乃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营内合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次后发，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4 甲辰，内史令元寿薨。

5 二月，壬戌，观德王雄薨。

6 北平襄侯段文振为兵部尚书，上表，以为帝"宠待突厥太厚，处之塞内，资以兵食，戎狄之性，无亲而贪，异日必为国患，宜以时谕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候，缘边镇防，务令严重，此万岁之长策也。"兵曹郎斛斯政[6]，椿之孙也，以器干明悟，为帝所宠任，使专掌兵事。文振知政险薄，不可委以机要，屡言于帝，帝不从。及征高丽，以文振为左候卫大将军，出南苏道。文振于道中疾笃，上表曰："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万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既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7]，迟疑不决，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7 癸巳，上始御师，进至辽水。众军总会，临水为大陈，高丽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济。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谓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然艾炙颔，瓜蒂熨鼻，治黄不差，而卧死儿女手中乎！"乃自请为前锋，谓其三子曰："吾荷国恩，今为死日！我得良杀，汝当富贵。"帝命工部尚

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高丽兵大至，隋兵骁勇者争赴水接战，高丽兵乘高击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众。麦铁杖跃登岸，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皆战死。乃敛兵，引桥复就西岸。诏赠铁杖宿公，使其子孟才袭爵，次子仲才、季才并拜正议大夫。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诸军相次继进，大战于东岸，高丽兵大败，死者万计。诸军乘胜进围辽东城[8]，即汉之襄平城也。车驾渡辽，引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因下诏赦天下。命刑部尚书卫文升、尚书右丞刘士龙抚辽左之民，给复十年，建置郡县，以相统摄。

【注释】

①会宁：县名。治所在今甘肃永登县东南。

②特勒：突厥官名。

③嵩高：山名。即嵩山，五岳之一，在今河南登封县北。

④兵解：学仙者谓蜕骨升天成仙为尸解，此处兵解即谓用兵刃杀死而成仙。

⑤马祖：马神名。古代以天驷(房星)为马神。

⑥兵曹郎：即兵部侍郎。炀帝改尚书诸曹侍郎为郎。

⑦靺鞨(mò hé 末合)：古族名。亦称"肃慎"、"勿吉"。即满族的前身。隋唐时分布在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黑龙江下游。

⑧辽东城：辽东郡城。今辽宁辽阳市。

【译文】

八年(壬申，公元612年)

1 春，正月，炀帝将西突厥处罗可汗的部众分为三部分，让处罗

的弟弟阙度设率领老弱残兵一万余人，居住在会宁；又让特勒大奈率领其余的部众居住在楼烦；命令处罗可汗率领五百名骑兵经常跟随御驾巡游，赐给他曷婆那可汗的称号，赏赐极为丰厚。

2 当初，嵩高山的道士潘诞，自称三百岁，他为炀帝炼金丹。炀帝为他建造嵩阳观，华丽房屋几百间，并拔给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供他役使，官位视同三品。他常役使几千人，耗尽亿万钱财。他说炼金丹要用石胆、石髓，于是就征调石工开凿嵩高山的大石头，几十处凿石深达百尺，共用了六年时间，金丹没有炼成。炀帝责问他，潘诞回答说："没有石胆、石髓，要是得到童男童女的胆、髓各三斛六斗，也可以代替。"炀帝大怒，将潘诞上了枷锁押往涿郡斩首。潘诞临死时，还对人说："这是天子没有福份，当我为兵刃所杀蜕骨登仙之时，我就升上梵摩天成仙了！"

3 四方的军队都汇集涿郡，炀帝召见合水令庾质，问道："高丽的人口还比不上我国的一个郡，今天我率领这么多的军队讨伐它，你认为能否打败它？"庾质回答："讨伐可以取胜，但臣私下有愚见，不希望陛下亲自出征。"炀帝脸色一变，说："今天我统率大军到此，怎么能还未看见敌军自己就先退却呢？"庾质回答："作战而不能取胜，恐怕有损陛下威望。要是陛下留在涿郡，只派猛将劲卒，指示机宜，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一定可以攻克。军机在于神速，迟缓就会无功。"炀帝听了不高兴，说："你既然害怕前往，自己可以留在此地。"右尚方署监事耿询上书炀帝恳切进谏，炀帝十分恼怒，命令左右将他斩首。何稠苦苦哀求，耿询才得免一死。

初二，诏令左翼十二军分别出兵攻击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余、朝鲜、沃沮、乐浪；右翼十二军分别出兵攻击黏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暆、带方、襄平。各路人马骆驿不绝，限定在平壤城会师，军队总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运送军需的人是士兵的两倍。炀帝在桑乾水的南面祭祀社主，在临朔宫南祭祀上天，在蓟城北郊

祭祀马祖。炀帝亲自颁令指挥：每军设大将、副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每队一百人，十个骑兵队为一个骑兵团；步兵八十队，分为四个步兵团，每团设偏将一名；头盔铠甲、帽缰马缨、旗帜旌幡，每团颜色不同；每军另设受降使者一名，兼承诏命安抚慰劳投降的人，不受大将管辖；其它辎重后勤部队等也分为四个团，在步兵左右保护下前进；军队前进、停止、扎营，都有一定的次序法度。初三，第一军出发，以后每日派出一军，前后相距四十里，一营接一营前进，经过四十天才出征完毕。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连绵九百六十里。御营内共有十二卫、三台、九省、九寺，分别隶属内、外、前、后、左、右六军，紧接在后面出发，又连绵八十里。近古以来出师征伐，从没有像这样规模盛大。

4 二十五日，内史令元寿逝世。

5 二月，十二日，观德王杨雄逝世。

6 北平襄侯段文振担任兵部尚书，他上奏表，认为炀帝"恩宠突厥过于优厚，让他们住在塞内，又资助他们武器粮食。然而戎狄的本性没有感恩之情，而又贪得无厌，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应该及时加以晓谕，把他们遣回塞外，然后设置烽火台及侦察哨所，沿边境加强镇守防御，务令严密警戒，这方是长治久安之策。"兵曹郎斛斯政，是斛斯椿的孙子，因为精明强干，受到炀帝宠信，让他专掌军事。段文振深知斛斯政阻险刻薄，不可让他掌管机要，他屡次向炀帝进言，炀帝都没有听从。及至征伐高丽，炀帝任命段文振为左候卫大将军，出兵攻击南苏道。段文振在途中身患重病，向炀帝上表说："臣私下以为辽东小丑，没有服从朝廷严格法令，致使大军长途跋涉，劳动陛下御驾亲征。但夷狄性多狡诈，必须严加防备，他们口头上表示投降，不应当马上接受。现大雨连绵行将成灾，不可逗留迟缓。希望严令众军人迅速出发水陆并进，出敌不意，那么平壤这座孤城，一定能够攻克。如果摧毁了他们的根本，其余城池就会不攻自破。如果不能及时平定，一旦遇到秋雨连绵，更加遭

受艰难险阻，军粮接济断绝，强敌在我们前面，靺鞨人将攻击我们背后，现在还迟疑不决，就决非上策了。”三月，十二日，段文振去世，炀帝深感惋惜。

7 十四日，皇上开始亲自统帅各军，进兵至辽水。各路大军会师，紧靠辽水边摆开庞大的阵势，高丽军队在辽水东岸抵抗，隋军无法渡过辽水。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对人说：“大丈夫性命自有归宿，怎么能燃点艾草在鼻梁炙治，用瓜蒂在鼻孔喷汁，治热病不愈，而死在儿女之怀！”于是主动请求担任前锋，并对三个儿子说：“我身受国恩，今天是为国捐躯的日子了，我死得其所，你们应得到富贵。”炀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在辽水西岸建造三座浮桥，浮桥建成后，向东岸移动，但桥身太短，还差一丈多不能到达东岸。这时高丽军队大批赶到，隋军中骁勇的士兵争相跳入水中与高丽士兵交战，高丽士兵在高岸上拦击，隋军不能上岸，死了很多人。麦铁杖一跃上岸，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都阵亡了。于是隋军收兵，将桥又移回西岸。下诏追赠麦铁杖为宿公，让他的儿子麦孟才继承爵位，铁杖的次子麦仲才、麦季才都拜授正议大夫。又命少府监何稠接长浮桥，两天才完成，各军依次相继进发，与高丽军在东岸大战，高丽军队大败，阵亡者数以万计。各路大军乘胜进击，包围了辽东城，即汉代的襄平城。炀帝车驾也渡过了辽水，他带着曷萨那可汗和高昌王伯雅巡视战场，以使他们恐惧慑服。炀帝趁此下诏大赦天下。命令刑部尚书卫文昇、尚书右丞刘士龙安抚辽东百姓，免除十年徭役赋税，设置郡县，以便统辖管理。

8 夏，五月，壬午，纳言杨达薨。

9 诸将之东下也，帝亲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为功

名。诸将或不识朕意,欲轻兵掩袭,孤军独斗,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非大军行法。公等进写,当分为三道,有所攻击,必三道相知,毋得轻军独进,以致失亡。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辽东数出战不利,乃婴城固守,帝命诸军攻之。又敕诸将,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辽东城将陷,城中人辄言请降,诸将奉旨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城中守御亦备,随出拒战。如此再三,帝终不寤。既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辽东城南,观其城池形势,因召诸将诘责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愿我来,恐见病败耳。我今来此,正欲观公等所为,斩公辈耳!公今畏死,莫肯尽力,谓我不能杀公邪!"诸将咸战惧失色。帝因留城西数里,御六合城,高丽诸城各坚守不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帅江、淮水军,舳舻数百里,浮海先进,入自浿水[1],去平壤六十里,与高丽相遇,进击,大破之。护儿欲乘胜趣其城,副总管周法尚止之,请俟诸军至俱进。护儿不听,简精甲四万,直造城下。高丽伏兵于罗郭内空寺中,出兵与护儿战而伪败,护儿逐之入城,纵兵俘掠,无复部伍。伏兵发,护儿大败,仅而获免,士卒还者不过数千人。高丽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陈待之,高丽乃退。护儿引兵还屯海浦,不敢复留应接诸军。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余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御卫将

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候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升出增地道，皆会于鸭绿水西。述等兵自泸河、怀远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枪矟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下令军中："士卒有遗弃米粟者斩！"军士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

高丽遣大臣乙支文德诣其营诈降，实欲观虚实。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来者，必擒之。"仲文将执之，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听文德还，既而悔之，遣人给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复来。"文德不顾，济鸭绿水而去。仲文与述等既失文德，内不自安，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时帝以仲文有计划，令诸军谘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与诸将渡水追文德。文德见述军士饥色，故欲疲之，每战辄走。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2]，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诈降，请于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城险固，度难猝拔，遂因其诈而还。述等为方陈而行，高丽四面钞击，述等且战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萨水，军半济，高丽自后击其后军，右屯

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王仁恭为殿,击高丽,却之。来护儿闻述等败,亦引还。唯卫文升一军独全。

初,九军度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帝大怒,锁系述等。癸卯,引还。

初,百济王璋遣使请讨高丽,帝使之觇高丽动静,璋内与高丽潜通。隋军将出,璋使其臣国智牟来请师期,帝大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3],告以期会。及隋军渡辽,百济亦严兵境上,声言助隋,实持两端。

是行也,唯于辽水西拔高丽武厉逻[4],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已。八月,敕运黎阳、洛阳、洛口、太原等仓谷向望海顿[5],使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涿郡。九月,庚寅,车驾至东都。

10 冬,十月,甲寅,工部尚书宇文恺卒。

11 十一月,己卯,以宗女为华容公主,嫁高昌。

12 宇文述素有宠于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阳公主,故帝不忍诛。甲申,与于仲文等皆除名为民,斩刘士龙以谢天下。萨水之败,高丽追围薛世雄于白石山[6],世雄奋击,破之,由是独得免官。以卫文升为金紫光禄大夫。诸将皆委罪于于仲文,帝既释诸将,独系仲文。仲文忧恚,发病困笃,乃出之,卒于家。

13 是岁,大旱,疫,山东尤甚。

14 张衡既放废，帝每令亲人觇衡所为。帝还自辽东，衡妾告衡怨望，谤讪朝政，诏赐尽于家。衡临死大言："我为人作何等事⑦，而望久活！"监刑者塞耳，促令杀之。

【注释】

①泗水：即今大同江，在平壤南。

②萨水：即今清川江，在平壤北。

③尚书起部郎：官名。工部尚书属官。 百济：古国名。在朝鲜半岛西南部。

④武厉逻：在今辽宁新民县。

⑤望海顿：一名临海顿。在今辽宁锦县东南。

⑥白石山：在朝鲜半岛北部。

⑦何等事：仁寿四年（公元 604 年），张衡参与弑杀隋文帝杨坚。

【译文】

8 夏，五月，初四，纳言杨达逝世。

9 众将领东征出发时，炀帝亲自告诫他们说："今天我们拯救百姓，讨伐罪逆，不是为了功名。各位将领如果有人不了解朕的本意，想用突击队偷袭，孤军独斗，建立一己之功名以求封爵赏赐，这不是大军东征的目的。你们进军应当分为三路，如果发动攻击，一定要三路兵马互相联系，不能孤军独自前进，以致失去联系遭受伤亡。另外，凡是军事上行进退止都须奏报，等待回复，不能擅自作主。"辽东高丽军队几次出战不利，便闭城固守。炀帝命令各军加紧攻城，又敕令众将，高丽人若请求投降，应立即安抚接纳，不得纵兵进攻。辽东城将要攻陷时，城中高丽人就声称要投降，将领们奉炀帝旨意，不敢抓住这一时机进攻，而是先命人飞马奏报炀帝，等到答复回来，城中的防守已调整巩固，能继续抵抗了。像这样重复了好几次，炀帝仍是不醒悟。结果城池久攻不下。六月，十一日，炀帝

来到辽东城南，观察辽东城的形势，他把将领们召集起来责备说："你们自以为官高位显，又依恃豪门世家，想把我看成是胡涂胆小的人吗？在京师的时候，你们都不愿我来，怕我看见你们的毛病和缺点。我今天来这里，正是要观察你们的所作所为，要把你们斩首！你们现在怕死，不肯尽力，以为我不能杀你们吗？"众将领都恐惧发抖，脸色大变。炀帝便留在辽东城西几里外的地方，坐镇六合城。高丽的城池都各自坚守，不能攻克。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江、淮水军，船舰相连几百里，横渡黄海，由浿水进入高丽。离平壤六十里时，与高丽军队遭遇，隋水军进攻，把高丽军队打得大败。来护儿想乘胜进取平壤，副总管周法尚阻止他，请他等各路人马到达后，一同进攻。来护儿不听，他挑选精锐甲士四万人，直逼城下。高丽人在外城的空寺中设下埋伏，先出兵与来护儿交战，假装战败，来护儿追击进入城内，他放纵士兵大肆抢劫，乱不成军，高丽伏兵突然出击，来护儿大败，仅只身逃出，生还的士卒不过几千人。高丽军队追赶到隋军停泊船只的地方，周法尚严阵以待，高丽军队才退。来护儿率军返回，屯兵海滨，不敢再留下与后面的各路军队会合。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兵攻击扶余，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兵攻击乐浪，左翊卫大将军荆元恒出兵攻击辽东，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出兵攻击沃沮，左屯卫将军辛世雄出兵攻击玄菟，右御卫将军张瑾出兵攻击襄平，右武候将军赵孝才出兵攻击碣石，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昇出兵攻击遂城，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昇出兵攻击增地，都到鸭绿水西岸会师。宇文述等率各军从沪河、怀远二镇出发，人马都发给一百天的粮食，又发给铠甲、刀枪、长矛，以及衣服、辎重、攻城用具煮饭用具、帐篷等，每人负担的重量在三石以上，没有人能够一直背到目的地。所以军中下令："士卒有丢弃粮食的斩首！"军士们便都在营帐下挖坑把粮食等物埋起来，队伍才走到半路，粮食已快要吃光。

高丽派遣大臣乙支文德到隋军军营假装投降，其实是想观察

虚实。于仲文事先接奉密旨："要是遇到高元和乙支文德来，一定要抓住他们。"于仲文准备把乙支文德抓起来，尚书右丞刘士龙担任慰抚使，坚决制止，于仲文只好让乙支文德返回了，但很快他就后悔了，派人骗乙支文德说："另外还有话说，请再来一趟。"乙支文德头也不回，渡过鸭绿水去了。于仲文与宇文述等人因为让乙支文德跑掉了，内心感到不安。宇文述又因为粮食完了，想要回去。于仲文建议派精兵追捕乙支文德，可以立功，宇文述坚决阻止。于仲文怒道："将军率领十万大军，却不能打败小贼兵，有什么脸面去见皇上！况且我这次出行，本来就知道不能立功，为什么呢？古时的良将所以能够建立功业，是因为军中的事全由一个人决定，现在人各有心，意见不一，怎么能战胜敌人呢！"当时炀帝认为于仲文有谋略，命令各军要向他咨询、汇报并听从他的节制，所以他才有这一番话。因此宇文述等人不得已，只好勉强服从于仲文，与诸将渡鸭绿水追赶乙支文德。乙支文德见宇文述军士面有饥色，因此用疲劳战术，每次与隋军一交战就立即退走，宇文述在一天之中，七战七捷。他既依恃接连不断的胜利，又迫于各种议论的压力，只得全力前进，东渡萨水，在距平壤城三十里的地方，依山扎营。乙支文德又派使者来假装投降，请求宇文述说："如果隋军回师退兵的话，就一定让高元到皇帝行宫朝见。"宇文述见士卒疲惫，不能再战，而且平壤城险峻坚固，估计一时难以攻下，他明知高丽人说投降是假，只好以假为真而还师。宇文述等将队伍列成方阵行进，高丽军队从四面八方包抄攻击，宇文述等一面抵抗一面撤退。秋，七月，二十四日，到达萨水，隋军刚渡过一半，高丽军从后面袭击隋军后卫部队，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各军都溃败，无法制止。将士们往回逃奔，一日一夜就到达鸭绿水边，跑了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人王仁恭殿后，截击高丽军队，将他们击退。来护儿闻知宇文述等人大败，也率军退回，只有卫文昇一军单独保全。

当初，九路大军东渡辽河，共三十万五千人，待回到辽东城时，

只有二千七百人了。所有武器装备军用物资以万万计算，全部丧失殆尽。炀帝大怒，将宇文述等人上枷锁拘捕。二十五日，率军返回。

当初，百济国王璋派使者请隋朝出师讨伐高丽，炀帝让他们窥视高丽的动静，璋暗中却与高丽勾结。隋军将要出发，璋派遣他的大臣国智牟来问出师日期，炀帝大为喜悦，大加赏赐，并派尚书起部郎席律去百济，告诉隋军出兵及各路人马会合的日期。及至隋军渡过辽水，百济也在边境上集结军队，声称帮助隋军，实际上是坐观成败。

这一次东征，隋军仅在辽水西攻克了高丽的武厉逻，设置了辽东郡和通定镇。八月，敕命运送黎阳、洛阳、洛口、太原等仓的谷子到望海顿，令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涿郡。九月，十三日，炀帝驾抵达东都。

10 冬，十月，初八，工部尚书宇文恺逝世。

11 十一月，初三，将宗室之女封为华容公主嫁给高昌。

12 宇文述素来受到炀帝的宠信，而且他的儿子宇文士及娶了炀帝的女儿南阳公主，所以炀帝不忍心将其处死。初八，宇文述与于仲文等都被免官除名，贬为平民，而斩杀刘士龙以谢天下。萨水溃败时，高丽军队追击薛世雄并把他围困在白石山，薛世雄奋勇作战，将高丽军打败，因此薛世雄仅只免官。任命卫文昇为金紫光禄大夫。众将都把罪过推到于仲文身上，炀帝也就释放众将，只囚禁于仲文。于仲文忧愁怨恨，病重，便放他出狱，他在家中去世。

13 这年，全国大旱，瘟疫流行，崤山以东尤为严重。

14 张衡被免官贬回乡里后，炀帝经常让张衡的亲属监视张衡的行为。炀帝从辽东回来，张衡的妾告发张衡怀恨在心，诽谤朝政，炀帝诏令赐张衡在家自尽。张衡临死前大喊："我替人做了什么样的事，却指望长久活命？"监刑的人堵住耳朵，忙下令把他杀死。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八十二

隋纪六　起昭阳作噩，尽旃蒙大渊献，凡三年。

炀皇帝中

大业九年

1 春，正月，丁丑，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为骁果，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

2 灵武贼帅白瑜娑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谓之“奴贼。”

3 戊戌，赦天下。

4 己亥，命刑部尚书卫文升等辅代王侑留守西京。

5 二月，壬午，诏：“宇文述以兵粮不继，遂陷王师；乃军吏失于支料，非述之罪，宜复其官爵。”寻又加开府仪同三司。

6 帝谓侍臣曰：“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

克果,况此虏乎!"乃复议伐高丽。左光禄大夫郭荣谏曰:"戎狄失礼,臣下之事;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奈何亲辱万乘以敌小寇乎!"帝不听。

7 三月,丙子,济阴孟海公起为盗,保据周桥,众至数万,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

8 丁丑,发丁男十万城大兴。

9 戊寅,帝幸辽东,命民部尚书樊子盖等辅越王侗留守东都。

10 时所在盗起:齐郡王薄、孟让、北海郭方预、清河张金称、平原赦孝德、河间格谦、勃海孙宣雅各聚众攻剽,多者十余万,少者数万人,山东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习战,郡县吏每与贼战,望风沮败。唯齐郡丞阛乡张须陀得士众心[6],勇决善战。将郡兵击王薄于泰山下,薄恃其骤胜,不设备;须陀掩击,大破之。薄收余兵北渡河,须陀追击于临邑[7],又破之。薄北连孙宣雅、郝孝德等十余万攻章丘[8],须陀帅步骑二万击之,贼众大败。贼帅裴长才等众二万掩至城下,大掠,须陀未暇集兵,帅五骑与战,贼竞赴之,围百余重,身中数创,勇气弥厉。会城中兵至,贼稍退却,须陀督众击之,长才等败走。庚子,郭方预等合军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须陀谓官属曰:"贼恃其强,谓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简精兵倍道进击,大破之,斩数万级,前后获贼辎重不可胜计。

历城罗士信[9],年十四,从须陀击贼于潍水上[10],贼始布陈,士信驰至陈前,刺杀数人,斩一人首,掷空中,以稍

盛之，揭以略陈；贼徒愕眙，莫敢近。须陀因引兵奋击，贼众大溃。士信逐北，每杀一人，劓其鼻怀之，还，以验杀贼之数；须陀叹赏，引置左右。每战，须陀先登，士信为副。帝遣使慰谕，并画须陀、士信战陈之状而观之。

11 夏，四月，庚午，车驾渡辽。壬申，遣宇文述与上大将军杨义臣趣平壤。

12 左光禄大夫王仁恭出扶余道[11]。仁恭进军至新城[12]，高丽兵数万拒战，仁恭帅劲骑一千击破之，高丽婴城固守。帝命诸将攻辽东，听以便宜从事。飞楼、橦、云梯、地道四面俱进，昼夜不息[13]，而高丽应变拒之，二十余日不拔，主客死者甚众。冲梯竿长十五丈，骁果吴兴沈光升其端，临城与高丽战，短兵接，杀十数人，高丽竞击之而坠；未及地，适遇竿有垂绳[14]，光接而复上。帝望见，壮之，即拜朝散大夫，恒置左右。

【注释】

①绕(xiāo 萧)果：勇士名。

②辽东：郡名。汉晋时治所在襄平城，前燕及后燕时治所迁平郭城。均在现辽宁辽阳市境。炀帝重修的是平郭，在南。襄平为高丽军所据守，在北。

③壬午：此月乙巳朔，无壬午。干支有误。

④周桥：在今山东曹县西北。

⑤齐郡：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市。　北海：郡名。治所在今山东青州市。清河：郡名。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县。　平原：郡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陵县。河间：郡名。治所在今河北河间县。　勃海：郡名。治所在今山东阳信县。

⑥阌(wén 文)乡：县名。在河南省西部。1954 年并入灵宝县。

⑦临邑：县名。今属山东省。

⑧章丘:县名。今属山东省。

⑨历城:县名。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市。

⑩潍水:即今山东东部潍河。

⑪扶余道:今辽宁昌图县。

⑫新城:今辽宁新宾镇。

⑬橦(chēng 冲):通"幢"。古代的冲锋车。

⑭绠(gēng 耕):粗绳索。

【译文】

隋纪六　起癸酉(公元613年),止乙亥(公元615年),共三年。

炀皇帝中

大业九年(癸酉,公元613年)

1 春,正月,初二,下诏征调天下的军队在涿郡集结,开始招募平民为骁果勇士,修筑辽东古城,用以贮备军粮。

2 灵武贼帅白瑜娑抢夺牧马,联合北方的突厥,陇右地区多受到他的侵扰,人们称他为"奴贼"。

3 二十三日,大赦天下。

4 二十四日,命刑部尚书卫文昇等人辅佐代王杨侑留守西京。

5 二月,壬午日,下诏说:"宇文述因为军粮接济不上,招致军队被打败,这是军吏物资供应不及时的过失,不是宇文述的罪过。应该恢复他的官爵"。不久,又加授他为开府仪同三司。

6 炀帝对侍臣说:"高丽这个小虏,竟然敢侮慢我上国,如今就是移山填海,尚且可以办得到,何况这个小虏呢!"于是又商议讨伐高丽。左光禄大夫郭荣劝阻说:"戎狄之国无礼,是臣下应该处理的事,千钧强弩,不会为小老鼠而发箭,何必劳动圣驾去亲自对付这一小寇?"炀帝不听。

7 三月,初二,济阴人孟海公聚众造反,据守周桥,手下部众多至几万人,他见到有人称述引用书史,就杀掉。

8 初三,征发男丁十万人修筑大兴城。

9 初四，炀帝驾临辽东，命民部尚书樊子盖等人辅佐杨侗留守东都。

10 当时到处有人聚众造反：齐郡人王薄、孟让、北海人郭方预、清河人张金称、平原人郝孝德，河间人格谦、勃海人孙宣雅各自聚众起兵攻城抢劫，人数多的达十余万，少的也有几万。崤山以东以之为苦。天下太平的日子太久，人们都不熟习打仗，郡县的官吏每次与贼兵交战，都望风溃败，只有齐郡郡丞阂乡人张须陀很得士众之心，他勇敢果断善战，率领郡兵在泰山下进攻王薄。王薄依仗自己屡战屡胜，就不作防备。张须陀率兵突然袭击，大败王薄。王薄收集残余部众，北渡黄河，张须陀追击到临邑，又打败了他。王薄联合北边的孙宣雅、郝孝德等部十余万人攻打章丘，张须陀率领步骑兵两万人迎击，贼兵被打得大败。贼兵首领裴长才等人率众二万人突然杀到城下，大肆劫掠。张须陀来不及集合军队，只带领五名骑兵与他们交战。贼兵蜂涌而至，张须陀被包围百余重，身上几处受伤，但他越战越勇。正好城里官兵赶到，贼兵才稍退，张须陀指挥部众攻击，裴长才等人大败而逃。二十六日，郭方预等部合兵攻陷北海，大肆抢掠后离去。张须陀对部属说："贼兵依仗人多势众，以为我不能救援北海，我们现在急速进军，一定能打败他们。"于是挑选精兵兼程而行，大破贼兵，斩首数万，前后缴获贼兵辎重物资无计其数。

历城人罗士信，年十四岁，跟随张须陀在潍水攻打贼兵。贼兵刚开始布阵，罗士信已驰马奔到阵前，刺杀数人，斩下一个人头，抛到空中，再用长矛接住，高挑人头在阵前奔驰而过，贼众目瞪口呆，不敢靠近。张须陀趁机率兵奋力进攻，贼众大败，罗士信追击战败的贼兵，他每杀一人，就割下鼻子揣在怀里，回营之后，清点所杀贼兵的数目。张须陀十分赞赏，他让罗士信留在自己左右。每次打仗，张须陀冲锋陷阵，罗士信紧随其后。炀帝派遣使者慰问，并画下张须陀、罗士信阵地作战实况来观赏。

11 夏,四月,二十七日,炀帝车驾渡过辽水。二十九日,炀帝派遣宇文述和上大将军杨义臣进军平壤。

12 左光禄大夫王仁恭率军从扶余道出发。王仁恭进军到达新城,高丽军队几万人进行抵抗,王仁恭率领精骑兵一千人击败高丽军,高丽军队闭城固守。炀帝命令众将进攻辽东,允许众将相机行事。隋军用高耸的飞楼、冲撞车、云梯、地道,从城池周进攻,昼夜不停,但高丽守军随机应变,竭力抵抗,经过二十余天还不能攻克,双方死亡惨重。攀登城墙的云梯竿长十五丈,骁果吴兴人沈光爬到云梯顶端,靠近城墙与高丽士兵交战。双方短兵相接,沈光杀死十余人,高丽士兵群起攻击沈光,沈光从城墙上掉下来,还未落地,正好冲梯的竿上垂有一根绳子,沈光抓住绳子又向上爬,炀帝看到了,认为他很英勇,立即任命为朝散大夫,经常让他留在自己左右。

13 礼部尚书杨玄感,骁勇,便骑射,好读书,喜宾客,海内知名之士多与之游。与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孙也,少有才略,志气雄远,轻财好士,为左亲侍[1]。帝见之,谓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儿,瞻视异常,勿令宿卫!"述乃讽密使称病自免,密遂屏人事,专务读书。尝乘黄牛读汉书,杨素遇而异之,因召至家,与语,大悦,谓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识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与为深交。时或侮之,密曰:"人言当指实,宁可面谀!若决机两陈之间,暗鸣咄嗟,使敌人震慑,密不如公;驱策天下贤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岂可以阶级稍崇而轻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

素恃功骄倨，朝宴之际，或失臣礼，帝心衔而不言，素亦觉之。及素薨，帝谓近臣曰："使素不死，终当夷族。"玄感颇知之。且自以累世贵显，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见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内不自安，乃与诸弟潜谋作乱。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国恩，愿为将领。"帝喜曰："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固不虚也。"由是宠遇日隆，颇预朝政。

帝伐高丽，命玄感于黎阳督运[2]，遂与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谋[3]，故逗留漕运，不时进发，欲令渡辽诸军乏食；帝遣使者促之，玄感扬言水路多盗，不可前后而发。玄感弟虎贲郎将玄纵，鹰扬郎将万石，并从幸辽东，玄感潜遣人召之，二人皆亡还。万石至高阳[4]，为监事许华所执[5]，斩于涿郡。

时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以舟师自东莱将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伪为使者从东方来，诈称护儿反。六月，乙巳，玄感入黎阳，闭城，大索男夫，取帆布为牟、甲[6]，署官属，皆准开皇之旧。移书傍郡，以讨护儿为名，各令发兵会于仓所。郡县官有干用者，玄感皆以运粮追集之，以赵怀义为卫州刺史，东兴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郡主薄唐讳为怀州刺史。

治书侍御史游元，督运在黎阳，玄感谓曰："独夫肆虐，陷身绝域，此灭亡之时也。我今亲帅义兵以诛无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国宠灵，近古无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当谓竭诚尽节，上答鸿恩。岂意坟土未干，

亲图反噬！仆有死而已，不敢闻命！”玄感怒而囚之，屡胁以兵，不能屈，乃杀之。元，明根之孙也。

玄感选运夫少壮者得五千余人，丹阳、宣城篙梢三千余人[7]，刑三牲誓众，且谕之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众皆踊跃称万岁。乃勒兵部分。唐祎自玄感所逃归河内[8]。

先是玄感阴遣家僮至长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阳。及举兵，密适至，玄感大喜，以为谋主，谓密曰：“子常以济物为己任，今其时矣！计将安出？”密曰：“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去幽州犹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强胡，中间一道，理极艰危。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9]，据临渝之险[10]，扼其咽喉。归路既绝，高丽闻之，必蹑其后，不过旬月，资粮皆尽，其众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此上计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今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简精锐，昼夜倍道，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唐祎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计，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阳，遣杨玄挺将骁勇千人为前锋，先取河内。唐祎据城拒守，玄挺无所获。

祎又使人告东都越王侗与樊子盖等勒兵为备，修武民相帅守临清关[11]。玄感不得度，乃于汲郡南渡河[12]，从之者如市。使弟积善将兵三千自偃师南缘洛水西入[13]，玄挺自白司马坂逾邙山南入[14]，玄感将三千余人随其后，相去十里许，自称大军。其兵皆执单刀柳楯，无弓矢甲胄。东都遣河南令达奚善意将精兵五千人拒积善，将作监、河南赞治裴弘策将八千人拒玄挺。善意渡洛南，营于汉王寺；明日，积善兵至，不战自溃，铠仗皆为积善所取。弘策出至白司马坂，一战，败走，弃铠仗者太半，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复结陈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击之，弘策又败，如是五战。丙辰，玄挺直抵太阳门，弘策将十余骑驰入宫城，自余无一人返者，皆归于玄感。

玄感屯上春门[15]，每誓众曰："我身为上柱国，家累钜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不顾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耳！"众皆悦。父老争献牛酒，子弟诣军门请自效者，日以千数。

【注释】

①左亲侍：官名。十六禁军第一军左翊卫府属官。

②黎阳：今河南浚县。

③赞治：官名。即赞务。隋炀帝改州为郡，郡置太守为长官，置赞务一人为其副。

④高阳：县名。今属河北省。

⑤监事：武库署、太仓署员吏。

⑥牟：通"鍪"。兜鍪，即头盔。

⑦丹阳：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　宣城：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宣城

市。

⑧河内：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县。

⑨蓟：城名。今北京市。

⑩临渝：关名。今山海关。

⑪修武：县名。今属河南省。　临清关：在今河南新乡市东北。

⑫汲郡：治所在今河南卫辉市。

⑬偃师：县名。今属河南省。

⑭白司马坂：即白马山，在今河南洛阳市北邙山北麓。

⑮上春门：洛阳东城北面第一门。

【译文】

13 礼部尚书杨玄感，骁勇善战，精于骑射，爱好读书，喜欢结交宾客，海内很多知名之士大多与他有交往。他与蒲山公李密交情很好，李密是李弼的曾孙。他年轻时就有才能谋略，志气远大，轻视钱财，喜好结交士人，官职为左亲侍。炀帝见到李密，对宇文述说："刚才在左翊卫的那个黑皮肤小子，目光炯炯，不同寻常，不要让他担任宿卫！"宇文述便暗示李密假托有病主动请求免除职务。李密于是屏绝世事往来，专心读书。他曾骑着黄牛读《汉书》，杨素遇见了，认为他很不寻常，就召到自己家中，和他交谈，谈得非常高兴，使对儿子杨玄感说："李密有如此的见识气度，你们是比不上的！"因此，杨玄感和李密结为深交。有时杨玄感欺侮李密，李密说："人说话应该诚实，怎么能当面奉承！若是两军阵前交战，怒吼呐喊，使敌人震惊慑服，李密比不上您；若是招纳使用天下贤士俊杰各自发挥才能，您不如李密；怎么可以因为您地位较高就轻慢天下的士大夫呢！"杨玄感笑了笑，十分佩服他。

杨素居功骄傲，在朝廷宴会上有时失去人臣礼节，炀帝怀恨在心但没说出口，杨素也觉察出来了。及至杨素逝世，炀帝对近臣说："假使杨素不死，最终一定会被诛灭九族。"杨玄感很了解这一点，而且自知累世显贵，朝中文武大臣很多人都是父亲过去的部属，他

看到朝政日益混乱，炀帝又多猜疑忌恨，内心自觉非常不安，便和他的几个弟弟暗中策划谋反。炀帝这时正忙于征伐高丽，杨玄感请求说："我家世世代代蒙受国恩，愿意率军出征。"炀帝高兴地说："将门必出将，相门必出相，一点不假。"因此对杨玄感的宠信一天比一天隆盛，他常常参预朝政。

炀帝征伐高丽，命令杨玄感在黎阳督运军资。杨玄感于是和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人策划，故意截留延迟水上运输，不按时发运，想让渡过辽河的各路隋军缺乏军粮，炀帝派遣使者催促，杨玄感声称水路有很多盗贼，不能陆续按时发运。杨玄感的弟弟虎贲郎将杨玄纵、鹰扬郎将杨万石，都随从炀帝到了辽东，杨玄感暗地派人召他们回来。二人偷偷逃回。杨万石跑到高阳，被监事许华抓住，在涿郡斩首。

当时，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水军准备从东莱渡海攻击平壤，杨玄感派家奴假扮成使者从东方来，谎称来护儿谋反，六月，初三，杨玄感进入黎阳，关闭城门，大肆索要男夫，用帆布制成盔甲，任命官员僚佐，完全依照开皇年间的旧制。他行文附近各郡，以讨伐来护儿为名，命令各郡发兵在黎阳仓会合。郡县官吏中有才干的人，杨玄感都以运粮的名义把他们召集到一起，任命赵怀义为卫州刺史，东光县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祎为怀州刺史。

治书侍御游元，在黎阳督运军粮，杨玄感对他说："独夫横行暴虐，陷身在荒远的地域，这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候。如今我亲率义兵诛灭无道昏君，您意下如何？"游元严肃地说："您父亲受国家的恩宠，近世以来，无人可比，您弟兄几个都是高官显爵，应当对国家尽忠尽节，上报鸿恩，没料到您父亲坟土未干，您就亲自图谋造反！我只有一死而已，不能从命！"杨玄感大怒，将游元囚禁起来，不断用武器威胁他，但不能使游元屈服，便杀死了他。游元是游明根的孙子。

杨玄感挑选身强力壮的运夫五千余人，丹阳、宣城的船夫三千

余人,刑杀三牲,聚众誓师。他对众人说:"主上无道,不顾百姓死活,天下扰攘不安,死在辽东的人数以万计,现在我与你们起兵以拯救亿万人民,怎么样?"大家都踊跃高呼万岁,于是杨玄感统率部署军队,唐祎从杨玄感的军中逃回河内。

起先,杨玄感秘密派遣家僮到长安,召李密和他弟弟杨玄挺来黎阳。及至杨玄感起兵,李密正好赶到,杨玄感非常高兴,他让李密作自己的谋主,对李密说:"你常常把拯救人民当作自己的责任,现在正是时候!你有什么计策?"李密说:"天子出征,远在辽水以外,就是距幽州也有千里之遥,南面有大海,北面有强大的胡人,中间只有一条通路,按理来说极其艰难危险,您率兵出其不意,长驱直入,攻占蓟城,据守临渝关的险要,扼其咽喉,他的归路便切断了,高丽人得知,必然追踪于东征军之后,不出一个月,物资粮草都消耗殆尽,东征军不是投降就是溃败,皇帝就可以不战而擒了。这是上策。"杨玄感说:"再说说中策。"李密说:"关中之地四面都有要塞屏障,是天府之国,虽然有卫文昇在那里镇守,但也不必介意,如今您统帅部众向西进军,沿途经过城池不要攻打,直取长安,收用当地的豪杰,抚慰当地的士民,凭借险要据守长安,天子即使从高丽返回,但失掉了根本之地,我们就可以慢慢进取了。"杨玄感说:"再说说下策。"李密说:"挑选精锐士卒,日夜兼程而进,偷袭占领东都,以号令天下四方,只恐怕唐祎告密,东都已加强防守。如果率兵攻城,百日之内不能攻克,全国援军从四面八方赶来,其结果就不是我能预料的了。"杨玄感说:"不然,现在文武百官的家属都在东都,如果先攻克东都,就是扰乱皇家军心。而且,经过城池却不夺取,怎能显示我们的军威!您说的下策,正是上策。"于是杨玄感率兵南下洛阳,派杨玄挺率领勇士一千人作前锋,先行攻取河内。唐祎据城固守,杨玄挺毫无所获。

唐祎又派人通知留守东都的越王杨侗和樊子盖部署军队加强防备,修武县的民众自动组织起来防守临清关,杨玄感不能通过,

便在汲郡的南边渡过黄河，跟从他的人多得就像赶集市一样。杨玄感派他弟弟杨积善率兵三千从偃师以南顺洛水向西挺进，杨玄挺从白司马坂越过邙山南下。杨玄感率领三千余人跟随他后面，相隔约十余里，自称主力，杨玄感的士兵都拿着单刀和柳木盾牌，没有弓箭，也没有盔甲。东都方面派遣河南令达奚善意率领精兵五千人抵抗杨积善，将作监、河南赞治裴弘策率领八千人抵抗杨玄挺。达奚善意渡过洛水，在南岸汉王寺扎营。第二天，杨积善军队到达，达奚善意的军队不战自溃，铠甲武器都被杨积善的军队缴获。裴弘策出兵到达白司马坂，与杨玄挺的军队一交战就被击败逃走，铠甲武器丢弃了一大半。杨玄挺也不追击，裴弘策逃了三四里，收集散兵，重新列阵等待，杨玄挺率军慢慢到来，士兵们又坐下来休息了很久，突然起来发动攻击，裴弘策又大败，就这样双方交战五次。十四日，杨玄挺直接抵达太阳门，裴弘策率领十余名骑兵逃回宫城，其余没有一人返回，都投降了杨玄感。

杨玄感屯兵在上春门，他常常和部属盟誓，说："我身为上柱国，家资有巨万黄金，对于富贵我再无所求，现在不顾灭族风险起来造反，只是为了解除天下百姓的苦难！"大家都十分喜悦。父老们争着献上牛肉美酒，子弟们到军营门口请求投军效力的每天有一千多人。

内史舍人韦福嗣，洸之兄子也，从军出拒玄感，为玄感所获；玄感厚礼之，使与其党胡师耽共掌文翰。玄感令福嗣为书遗樊子盖，数帝罪恶，云："今欲废昏立明，愿勿拘小礼，自贻伊戚。"樊子盖新自外藩入为京官，东都旧官多慢之，至于部分军事，未甚承禀。裴弘策与子盖同班，前

出讨贼失利，子盖更使出战，不肯行，子盖命引出斩之以徇。国子祭酒河东杨汪，小有不恭，子盖又将斩之；汪顿首流血，乃得免。于是将吏震肃，无敢仰视，令行禁止。玄感尽锐攻城，子盖随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达官子弟应募从军者，闻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韩擒虎子世咢、观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来护儿子渊、裴蕴子爽、大理卿郑善果子俨，周罗睺子仲等四十余人皆降于玄感，玄感悉以亲重要任委之。善果，译之兄子也。

玄感收兵得五万余人，发五千守慈硐道[1]，五千守伊阙道[2]，遣朝世咢将三千人围荥阳，顾觉将五千人取虎牢[3]。虎牢降，以觉为郑州刺史，镇虎牢。

代王侑使刑部尚书卫文升帅兵四万救东都，文升至华阴[4]，掘杨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崤、澠[5]，直趋东都城北。玄感逆拒之；文升且战且行，屯于金谷[6]。

辽东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余万口，满贮土，欲积为鱼梁大道，阔三十步，高与城齐，使战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轮楼车，高出于城，夹鱼梁道，欲俯射城内，指期将攻，城内危蹙。会杨玄感反书至，帝大惧，引纳言苏威入帐中，谓曰："此儿聪明，得无为患？"威曰："夫识是非，审成败，乃谓之聪明，玄感粗疏，必无所虑。但恐因此寖成乱阶耳。"帝又闻达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忧之。兵部侍郎斛斯政素与玄感善，玄感之反，政与之通谋，玄纵兄弟亡归，政潜遣之。帝将穷治玄纵等党与，政内不自安，戊辰，亡奔高

丽。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诸将，使引军还，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按堵不动，皆弃之而去。众心恟惧，无复部分，诸道分散。高丽即时觉之，然不敢出，但于城内鼓噪。至来日午时，方渐出外，四远觇候，犹疑隋军诈之。经二日，乃出数千兵追蹑，畏隋兵之众，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将至辽水，知御营毕渡，乃敢逼后军。时后军犹数万人，高丽随而抄击，最后羸弱数千人为所杀略。

初，帝再征高丽，复问太史令庾质曰："今段何如？"对曰："臣实愚迷，犹执前见，陛下若亲动万乘，劳费实多。"帝怒曰："我自行犹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还，谓质曰："卿前不欲我行，当为此耳。玄感其有成乎？"质曰："玄感地势虽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劳，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

帝遣虎贲郎将陈棱攻元务本于黎阳，又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候卫将军屈突通乘传发兵以讨玄感。来护儿至东莱，闻玄感围东都，召诸将议旋军救之。诸将咸以无敕，不宜擅还，固执不从，护儿厉声曰："洛阳被围，心腹之疾；高丽逆命，犹疥癣耳。公家之事，知无不为，专擅在吾，不关诸人，有沮议者，军法从事！即日回军。令子弘、整驰驿奏闻。帝时还至涿郡，已敕护儿救东都，见弘、整，甚悦，赐护儿玺书曰："公旋师之时，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远同符契。"

先是，右武候大将军李子雄坐事除名，令从军自效，从来护儿在东莱，帝疑之，诏锁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杀使

者，逃奔玄感。卫文升以步骑二万渡瀍水⑦，与玄感战，玄感屡破之。玄感每战，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抚其下，皆乐为致死，由是每战多捷，众益盛，至十万人。文升众寡不敌，死伤太半且尽，乃更进屯邙山之阳，与玄感决战，一日十余合。会杨玄挺中流矢死，玄感军乃稍却。

【注释】

①慈硐道：慈硐城。在今河南洛阳市西。

②伊阙道：伊阙，又名龙门。在今洛阳市南。

③虎牢：今河南荥阳县西北汜水镇。

④华阴：县名。今属陕西省。

⑤渑：渑池县。今属河南省。

⑥金谷：在今河南新安县东。

⑦瀍(chán)水：洛水支流。在今河南。

【译文】

内史舍人韦福嗣，是韦洸的侄子。他从军抵抗杨玄感，被杨玄感俘获，杨玄感以厚礼待他，让他和自己的亲信胡师耽共同掌管文书。杨玄感命韦福嗣给樊子盖写信，历数炀帝的罪恶。信中说："我今天要废黜昏君另立明主，希望您不要拘泥于小节，自惹祸患。"樊子盖刚从外地调入东都作京官，东都旧有的官吏大多轻慢他，甚至军事部署，也很少向他汇报请示。裴弘策和樊子盖官居同一班次，前几次讨伐贼兵接连失利，樊子盖又派裴弘策出战，裴弘策不肯出行，樊子盖就命令将裴弘策拉出去斩首示众。国子监祭酒河东人杨汪对樊子盖稍微有不点恭敬，樊子盖又要将他斩首。杨汪叩头流血，才得免一死。于是东都的将领官吏都震惊畏惧，没有人敢抬头仰视，命令都能执行，禁止的事也没有人违犯。杨玄感使用全部精兵攻城，樊子盖根据情况加以抵抗，杨玄感无法攻克。但是贵族高

官子弟应募从军的人，听到裴弘策被处死，都不敢进城。韩擒虎的儿子韩世咢、观王杨雄的儿子杨恭道、虞世基的儿子虞柔、来护儿的儿子来渊、裴蕴的儿子裴爽、大理卿郑善果的儿子郑俨、周罗睺的儿子周仲等四十余人都投降了杨玄感，杨玄感将亲近显贵的重要职位都授予了他们。郑善果是郑译的侄子。

杨玄感征集军队得到五万余人，他分兵五千把守慈硐道，五千人把守伊阙道，派韩世咢率三千人包围荥阳，并派顾觉率五千人攻取虎牢，虎牢隋军投降，杨玄感任命顾觉为郑州刺史，镇守虎牢。

代王杨侑派刑部尚书卫文昇率军四万救援东都，卫文昇到了华阴，挖掘杨素的坟墓，把杨素的尸体用火焚烧，向士卒们表明自己必死的决心。于是卫文昇率军进发，穿过崤谷、渑池，直奔东都城北。杨玄感率军迎击，卫文昇且战且行，至金谷驻扎。

辽东城好久不能攻下来，炀帝派人制作布袋一百余万个，装满泥土，打算用盛土布代堆积成一条像鱼脊梁一样的坡道，宽三十步，与城墙同样高，让士兵们登上坡道攻城，他又命人制作八轮楼车，楼车高出城墙，推到鱼梁道两旁，逼近城墙，居高临下，俯射城内的人。隋军定好日期就要攻城了，城内感到危急不安，恰好报告杨玄感谋反的公文到了，炀帝非常恐惧，召纳言苏威进入帐中，对他说："这个小子很聪明，该不会成为祸患吧！"苏威说："能识别是非，判断成败，才叫做聪明。杨玄感为人粗疏，不必忧虑。只怕因此而引起更大动乱"。炀帝又听说高官子弟都在杨玄感那里，更加担忧。兵部侍郎斛斯政平时就和杨玄感交情很好，杨玄感谋反，斛斯政曾与他一起策划，杨玄纵兄弟逃回内地，是斛斯政暗中安排。炀帝要追究查办杨玄纵等党羽，斛斯政内心恐惧不安，二十六日，他出逃投奔了高丽。二十八日，夜里三更时分，炀帝秘密召集诸将，要他们率军撤退，所有的军用物资、武器辎重、攻城用具堆积如山，营垒、帐幕都原地不动，全部丢弃而离去。隋军人人惶恐不安，布署大乱，各路队伍都分散逃亡。高丽即时觉察，但是不敢出城，只是在城

内擂鼓呐喊。到第二天中午时，才渐渐派兵出城，四处远近侦察；仍疑心隋军撤退是假的。过了两天，才出动几千名士兵在隋军后面追踪，但仍然畏惧隋军人多势众，不敢逼近，一直拉开八、九十里的距离；快到辽水时，高丽人得知炀帝车驾已经渡过了辽水，才敢逼近隋军殿后部队。当时隋军殿后部队，还有几万人，高丽军队就包抄袭击，最后有几千名隋军老弱士兵被屠杀。

当初，炀帝准备再次征伐高丽，曾再次问太史令庾质："这次情况怎样？"庾质回答："臣确实愚昧，但还是坚持上次的看法，陛下如果御驾亲征，劳苦耗费实在太多。"炀帝大怒说："我亲自征伐尚不能取胜，只派别人去，怎么能够成功！"及至炀帝从高丽回来，对庾质说："你以前不想让我去，应当是为了这桩事。杨玄感能成功吗？"庾质回答："杨玄感地位虽然很高，权势很大，但一向不得人心，他想凭借百姓之力，希望侥幸成功。如今天下统一，不容易动摇。

炀帝派遣虎贲郎将陈棱去黎阳进攻元务本，又派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候卫将军屈突通乘驿站的传车发兵讨伐杨玄感。来护儿率军到达东莱，听说杨玄感包围东都，他召集诸将商议回师救援。诸将都认为没有皇帝的敕命，不宜擅自回师，坚持不服从来护儿的命令。来护儿厉声说道："洛阳被包围，是心腹之患；高丽抗拒王命不过是皮肤上的疥癣一类小毛病。国家的事知道了就不能不去做。擅自行动的责任由我来负，跟各位无关，有阻拦回师之事的按军法处置！"来护儿即日回师，命令儿子来弘、来整乘驿马飞报炀帝，炀帝当时回到涿郡，已下敕令让来护儿救援东都。他见到来弘、来整，十分喜悦，赐给来护儿的玺书中说："您回师之时，就是我下令让您回师之日，君臣心意不约而同，虽距离遥远，却相合如符契一样。"

起先，右武候大将军李子雄因获罪被免官除名，命令他在军队中效力，他跟随来护儿在东莱，炀帝怀疑他，诏令将他上枷锁送到皇帝行宫。李子雄杀死使者，逃奔杨玄感。卫文昇率领步骑兵两万

人渡过瀍水，与杨玄感交战，杨玄感屡次击败他。杨玄感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攻无不克。他还善于抚慰部下，大家都为他效命，所以每次作战都能获得胜利，部众愈来愈多，多达十万人。卫文昇寡不敌众，部下死伤大半，几乎全军覆没，于是他进兵驻守邙山的南面，与杨玄感决战，一天之内双方交战十多个回合。恰巧杨玄挺被流箭射中而死，杨玄感的军队才稍退。

秋，七月，癸未，余杭民刘元进起兵以应玄感。元进手长尺余，臂垂过膝，自以相表非常，阴有异志。会帝再发三吴兵征高丽，三吴兵皆相谓曰："往岁天下全盛，吾辈父兄征高丽者犹太半不返；今已罢弊，复为此行，吾属无遗类矣！"由是多亡命。郡县捕之急，闻元进举兵，亡命者云集，旬月间，众至数万。

始，杨玄感至东都，自谓天下响应。得韦福嗣，委以心膂，不复专任李密。福嗣每画策，皆持两端；密揣知其意，谓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听其是非，必为所误，请斩之！"玄感曰："何至于此！"密退，谓所亲曰："楚公好反而不欲胜[1]，吾属今为虏矣！"

李子雄劝玄感速称尊号，玄感以问密，密曰："昔陈胜自欲称王，张耳谏而被外；魏武将求九锡，荀彧止而见诛。今者密欲正言，还恐追踪二子；阿谀顺意，又非密之本图。何者？兵起以来，虽复频捷，至于郡县，未有从者；东都守

御尚强，天下救兵益至，公当挺身力战，早定关中，乃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广也！"玄感笑而止。

屈突通引兵屯河阳[2]，宇文述继之，玄感问计于李子雄，子雄曰："通晓习兵事，若一得渡河，则胜负难决，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济，则樊、卫失援。"玄感然之，将拒通；樊子盖知其谋，数击其营，玄感不得往。通济河，军于破陵[3]。玄感分为两军，西抗文升，东拒通。子盖复出兵大战，玄感军屡败，与其党谋之，李子雄曰："东都援军益至，我军数败，不可久留，不如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振贫乏[4]，三辅可指麾而定，据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亦霸王之业也。"李密曰："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强兵在陇右[5]，可声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关，可以绐众。"

会华阴诸杨请为向导，壬辰，玄感解东都围，引兵西趣潼关，宣言："我已破东都、取关西矣！"宇文述等诸军蹑之。至弘农宫[6]，父老遮说玄感曰："宫城空虚，又多积粟，攻之易下。"玄感以为然。弘农太守蔡王智积谓官属曰："玄感大军将至，欲西图关中，若成其计，则难克也；当以计縻之，使不得进，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军至城下，智积登陴詈之[7]；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谏曰："公今诈众西入，军事贵速，况乃追兵将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据关，退无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从，遂攻之，烧其城门，智积于内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阌乡，宇文述、卫文升、来护儿、屈突通等军追及于皇天原[8]。玄感上槃豆[9]，布陈亘五十里，且战且行，玄感

一日三败。八月，壬寅，玄感陈于董杜原[10]，诸军击之，玄感大败，独与十余骑奔上洛[11]。追骑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芦戍[12]，独与弟积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谓积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杀我！"积善抽刀斫杀之，因自刺，不死，为追兵所执，与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于东都市，三日，复脔而焚之。玄感弟玄奖为义阳太守[13]，将赴玄感，为郡丞周旋玉所杀；仁行为朝请大夫，伏诛于长安。

玄感之围东都也，梁郡民韩相国举兵应之，玄感认为河南道元帅，旬月间众十余万，攻剽郡县；至襄城[14]，闻玄感败，众稍散，为吏所获。传首东都。

帝以元弘嗣，斛斯政之亲也，留守弘化郡，遣卫尉少卿李渊驰往执之，因代为留守，关右十三郡兵皆受征发。渊御众宽简，人多附之。帝以渊相表奇异，又名应图讖，忌之。未几，征诣行在所，渊遇疾未谒，其甥王氏在后宫，帝问曰："汝舅来何迟？"王氏以疾对，帝曰："可得死否？"渊闻之，惧，因纵酒纳赂以自晦。

【注释】

①楚公：指杨玄感。杨袭封楚国公。

②河阳：今河南孟县。

③破陵：在洛阳东北。

④永丰仓：在今陕西华阴县。

⑤弘化：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

⑥弘农宫：在今河南灵宝县境。

⑦陴（pí 皮）：城墙上的女墙。

⑧皇天原：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二十二公里。

⑨菜豆:在今灵宝县西南十公里。

⑩蠶杜原:在今灵宝县西二十公里。

⑪上洛:郡名。治所在今陕西商州市。

⑫葫芦戍:在今河南卢氏县西。

⑬义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信阳市。

⑭襄城: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汝州市。

【译文】

秋,七月,十一日,余杭人刘元进起兵响应杨玄感。刘元进手长一尺有余,手臂垂下来超过膝盖,他自认为相貌非凡,暗中有谋反之心,正逢炀帝再次征调三吴军队去征伐高丽,三吴士兵都议论说:"往年国家全盛之时,我们父兄出征高丽都还有大半没有回来;如今国家已经疲惫,又要被征调去高丽打杖,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光!"因此很多人都逃亡。郡县官吏搜捕非常紧急,逃亡的人听说刘元进起兵造反,纷纷前往投奔他,不到一月时间,部众已有几万人。

当初,杨玄感到达东都,自以为天下各地都会响应。他俘获韦福嗣后,就把他当作心腹,委以重任,不再专信李密。韦福嗣每次出谋划策,都暗中有进退两种打算,李密揣测到韦福嗣的心意,就对杨玄感说:"韦福嗣原来不是我们的同盟,实际上他还心存观望,您刚开始做大事就有奸诈之人在身边,听从他的是非诬断,必然被他所误,请将他斩首!"杨玄感说:"何至于到这种地步!"李密退下来,对他的亲信说:"楚公喜欢谋反却不想取胜,我们如今都要成为人家的俘虏了!"

李子雄劝杨玄感赶快称帝,杨玄感去问李密,李密说:"从前陈胜自己想称王,张耳劝阻,却被驱逐在外;魏武帝曹操谋求九锡,荀彧因为劝止而被诛杀。如今我打算直言规劝,又恐怕步张耳、荀彧二人的后尘;但是阿谀奉承,迎逢上意,又不是李密的本意。什么原因呢?自从起兵以来,虽然屡次取胜,但是没有一个郡县响应,东都

的防卫力量还很强大，全国各地的援军到的越来越多，您应当奋力作战，早日平定关中，而您却急于自称尊号，为什么让人看到您心胸如此不广！"杨玄感一笑而作罢。

屈突通率军驻扎河阳，宇文述率军跟在后面。杨玄感向李子雄询问计策，李子雄说："屈突通精通军事，如果一旦渡过黄河，胜败就很难说了，我们不如分出一部分兵力抵抗。屈突通不能渡过黄河，那么樊子盖、卫文昇就失去援助了。"杨玄感同意这个意见，准备去抵抗屈突通；樊子盖知道了他的计谋，几次攻击他的军营，使杨玄感不能前往。屈突通因此得以率军渡过黄河，驻兵破陵。杨玄感把军队分为两部分，西面抵抗卫文昇，东面抵抗屈突通。樊子盖又出兵大战，杨玄感军队屡次被击败。杨玄感和他的同党商议，李子雄说："东都援军越来越多，我军几次被打败，不可久留，不如直入关中，打开永丰仓赈济贫苦百姓，三辅之地就指日可定，我们拥有府库，向东争夺天下，也是霸王之业。"李密说："弘化留守元弘嗣在陇右掌握重兵，我们可以声称他谋反，派使者迎接您，趁此进入关中，可以这样欺骗众人。"

适逢华阳杨家族人请求作向导，二十日，杨玄感解除了对东都的包围，率军向西进逼潼关，他声称："我已经攻破东都，现在要攻取关西了！"宇文述等各路军队在后追击。杨玄感到达弘农宫，父老们挡道劝杨玄感说："弘农宫城空虚，积存粮食又多，很容易攻下。"杨玄感认为这话很对。弘农太守蔡王杨智积对官员僚属们说："杨玄感的大军将要到达，想要西上谋取关中，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就很难打败他了，我们应当用计牵制他，使他不能前进，不出十天，就可以把他活捉。"及至杨玄感兵临城下，杨智积便登上城上的女墙大骂杨玄感，杨玄感勃然大怒，就停下来攻城，李密劝阻说："您如今蒙骗众人向西进军，兵贵神速。况且追兵将到，怎能停留！如果前进不能占据潼关，退后没有地方可以据守，大军一哄而散，您凭什么保全自己？"杨玄感不听从，于是率军攻城，他放火烧弘农城的

城门，杨智积在城内把火加大，杨玄感的士兵不能进入，三天仍未攻克，杨玄感就率军向西而去。到达闵乡，宇文述、卫文升、来护儿、屈突通等各路军队在皇天原追上了他，杨玄感率军据守槃豆，列阵五十里，且战且走，结果一天之内接连三次被打败。八月，初一，杨玄感又在董杜原列阵，各路官军一起进攻，杨玄感大败，只和十余骑逃奔上洛，追击的骑兵追上来了，杨玄感大声喝斥，追兵都转身逃走。杨玄感到了葭芦戍，只剩下他和弟弟杨积善徒步逃亡，他自知不能幸免，对杨积善说："我不能受别人诛杀侮辱，你可把我杀掉！"杨积善抽刀将杨玄感杀死，然后自杀，但未死，被追兵抓住，他和杨玄感的首级都被送到炀帝的行宫。炀帝下令在东都闹市将杨玄感的尸首处以车裂之刑，陈尸三天，又切成碎块焚烧。杨玄感的弟弟杨玄奖担任义阳太守，准备投奔杨玄感，被郡丞周旋王杀死；杨仁行担任朝请大夫，在长安被处死。

杨玄感包围东都时，梁郡人韩相国举兵响应他，杨玄感任命韩相国为河南道元帅，他一月之内就招集部众十余万人，率兵攻掠郡县，到襄城时，听到杨玄感兵败的消息，部众逐渐逃散，韩相国被官府抓获处死，首级传送东都示众。

炀帝因为元弘嗣是斛斯政的亲戚，留守在弘化郡，就派卫尉少卿李渊驰马到弘化郡捉拿元弘嗣，就此派他代替元弘嗣为留守，关西十三郡的军队都受他调遣。李渊对待部下宽厚清简，人们多愿归附他，炀帝认为李渊相貌奇异，名字又与图谶应合，便猜忌他。不久，炀帝征召李渊到他的行宫，李渊正巧患病，未去谒见，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炀帝的妃嫔，炀帝问王氏："你舅舅为什么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生病了，炀帝问："会不会死啊？"李渊听说了，很害怕，便放纵饮酒、收受贿赂来伪装自己。

14 癸卯，吴郡朱燮、晋陵管崇聚众寇掠江左[1]。燮本还俗道人，涉猎经史，颇知兵法，形容眇小，为昆山县博士[2]，与数十学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归。崇长大，美姿容，志气倜傥，隐居常熟，自言有王者相，故群盗相与奉之。时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将赵六儿将兵万人屯扬子[3]，分为五营以备南贼。崇遣其将陆顗渡江，夜，袭六儿，破其两营，收其器械军资而去，众益盛，至十万。

15 辛酉，司农卿云阳赵元淑坐杨玄感党伏诛。帝使大理卿郑善果、御史大夫裴蕴、刑部侍郎骨仪、与留守樊子盖推玄感党与。仪，本天竺胡人也[4]。帝谓蕴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则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子盖性既残酷，蕴复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杀三万余人，皆籍没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余人。玄感之围东都也，开仓赈给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会稽虞绰、琅邪王胄俱坐徙边，绰、胄亡命，捕得，诛之。

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帝从容谓秘书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

16 帝使裴矩安集陇右，因之会宁，存问曷萨那可汗部落，遣阙度设寇掠吐谷浑以自富，还而奏状，帝大赏之。

17 九月，己卯，东海民彭孝才起为盗[5]，有众数万。

18 甲午，车驾至上谷[6]，以供费不给，免太守虞荷等官。闰月，己巳，幸博陵[7]。

19 冬，十月，丁丑，贼帅吕明星围东郡[8]，虎贲郎将费青奴击破之[9]。

20 刘元进帅其众将渡江，会杨玄感败，朱燮、管崇共迎元进，推以为主，据吴郡，称天子，燮、崇俱为尚书仆射，署置百官，毗陵、东阳、会稽、建安豪杰多执长吏以应之[10]。帝遣左屯卫大将军代人吐万绪、光禄大夫下邽鱼俱罗将兵讨之。

【注释】

①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 晋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常州市。

②昆山县：今属江苏省。

③虎牙郎将：官名。十六禁军府属官。 扬子：地名。今江苏仪征市。

④天竺：古国名。在今印度半岛。

⑤东海：郡名。治所在今江苏东海县。

⑥上谷：郡名。治所在今河北易县。

⑦博陵：今河北定州市。

⑧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滑县。

⑨虎贲郎将：官名。十六禁军府副将军。

⑩毗陵：即晋陵。今江苏常州市。 东阳：郡名。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市。会稽：郡名。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市。 建安：郡名。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市。

【译文】

14 初二，吴郡人朱燮、晋陵人管崇聚众在江左一带抢掠。朱燮本是还俗道人，读过儒家经典和史书，很懂得兵法。他形体瘦小，在昆山县当县学博士，他率领几十名学生起兵，深受赋役之苦的百姓都去投奔他。管崇身材高大，英俊潇洒，志气不凡，隐居常熟，自称有帝王的相貌，因此群盗都尊奉他为首领。当时炀帝在涿郡，命令虎牙郎将赵六儿率兵一万人驻守扬子，分为五营以防备南面的刘元进和管崇、朱燮等人。管崇派部将陆槃渡江，晚上，袭击赵六儿，攻破他的两个营垒，缴获官军的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然后离去。管崇的部众越来越多，多达十万人。

15 二十日，司农卿云阳人赵元淑因是杨玄感的同党而获罪被杀。炀帝派大理卿郑善果、御史大夫裴蕴、刑部侍郎骨仪与东都留守樊子盖追查杨玄感的同党。骨仪本是天竺的胡人。炀帝对裴蕴说："杨玄感振臂一呼，响应他的人就有十万，我越发知道天下的人不应太多，人多了就聚合为盗。不把这些人完全杀绝，就无法惩戒后人。"樊子盖性情本来就残酷，裴蕴又接受了炀帝的这个旨意，因此，用严刑峻法惩治杨玄感同党，屠杀了三万余人，全部没收他们的家产，冤枉而死的人占一大半，流放发配边地的有六千余人。杨玄感包围东都时，打开粮仓赈济百姓。凡是接受粮米的百姓，都被赶到东都城南活埋。与杨玄感交好的文士会稽人虞绰、琅邪人王胄都流放边疆。虞绰、王胄借机逃亡，后被捕获处死。

炀帝很会写文章，不愿别人超过他。薛道衡被赐死，炀帝说："还能写'空梁落燕泥'吗？"王胄被处死，炀帝吟诵他的佳句："'庭草无人随意绿'，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吗？"炀帝自负有文才学问，非常骄傲，看不起天下的文士，曾对侍臣说："天下人都认为我继承先帝的遗业才拥有天下，实际上即使让朕和士大夫比试选拔，我也应当作天子。"

炀帝曾从容对秘书郎虞世南说："我生性不喜欢别人进谏，如

果是位高望重的人还想进谏以求名，我尤其不能容忍。至于地位卑贱的士人，虽然可以稍许宽容，但最终不会让他有立身之地。你记住这些话！"虞世南是虞世基的弟弟。

16 炀帝派裴矩安抚陇右，于是到了会宁，慰问曷萨那可汗部落，并派遣阙度设劫掠吐谷浑，以增加部落的财富，裴矩回来向炀帝奏报情况，炀帝对他十分称赞。

17 九月，初八，东海人彭孝才起来造反，拥有部众数万人。

18 二十三日，炀帝车驾到达上谷，因为物资费用供给接济不上，免除太守虞荷等人官职。闰月，二十八日，驾临博陵。

19 冬，十月，初七，贼兵首领吕明星包围东郡，虎贲郎将费青奴打败了他。

20 刘元进率领部众准备渡江，适逢杨玄感兵败，朱燮、管崇一起迎接刘元进，推举他为领袖，据守吴郡，自称天子，朱燮、管崇都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并任命百官，毗陵、东阳、会稽、建安等地豪杰之士都把地方官吏抓起来响应刘元进。炀帝派遣左屯卫大将军代郡人吐万绪，光禄大夫下邦人鱼俱罗率领军队讨伐。

21 十一月，己酉，右候卫将军冯孝慈讨张金称于清河[1]，孝慈败死。

22 杨玄感之西也，韦福嗣亡诣东都归首，是时如其比者皆不问。樊子盖收玄感文簿，得其书草，封以呈帝；帝命执送行在。李密亡命，为人所获，亦送东都。樊子盖锁送福嗣、密及杨积善、王仲伯等十余人诣高阳，密与王仲伯等窃谋亡去，悉使出其所赍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并留付公，幸用相瘗，其余即皆报德。"使者利其金，许诺，

防禁渐弛。密请通市酒食，每宴饮，喧哗竟夕，使者不以为意，行至魏郡石梁驿[2]，饮防守者皆醉，穿墙而逸。密呼韦福嗣同去，福嗣曰："我无罪，天子不过一面责我耳。"至高阳，帝以书草示福嗣，收付大理。宇文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当同疾，若不为重法，无以肃将来。"帝曰："听公所为。"十二月，甲申，述就野外，缚诸应刑者于格上，以车轮括其颈，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乱发矢如猬毛，支体糜碎，犹在车轮中。积善、福嗣仍加车裂，皆焚而扬之。积善自言手杀玄感，冀得免死。帝曰："然则枭类耳[3]！"因更其胜曰枭氏。

23 唐县人宋子贤[4]，善幻术，能变佛形，自称弥勒出世，远近信惑，遂谋因无遮大会举兵袭乘舆；事泄，伏诛，并诛党与千余家。

扶风桑门向海明亦自称弥勒出世[5]，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三辅人翕然奉之，因举兵反，众至数万。丁亥，海明自称皇帝，改元白乌。诏太仆卿杨义臣击破之。

24 帝召卫文升、樊子盖诣行在，慰劳之，赏赐极厚，遣还所任。

25 刘元进攻丹阳[6]，吐万绪济江击破之，元进解围去，绪进屯曲阿[7]。元进结栅拒绪，相持百余日；绪击之，贼众大溃，死者以万数。元进挺身夜遁，保其垒。朱燮、管崇等屯毗陵，连营百余里，绪乘胜进击，复破之。贼退保黄山[8]，绪围之，元进、燮仅以身免，于陈斩崇及其将卒五千余人，收其子女三万余口，进解会稽围。鱼俱罗与绪偕行，战无不

捷，然百姓从乱者如归市，贼败而复聚，其势益盛。

元进退据建安，帝令绪进讨，绪以士卒疲弊，请息甲待来春；帝不悦。俱罗亦以贼非岁月可平，诸子在洛京，潜遣家仆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绪怯懦，俱罗败衄，俱罗坐斩，征绪诣行在，绪忧愤，道卒。

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发淮南兵数万人讨元进。世充渡江，频战皆捷，元进、燮败死于吴[9]，其余众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于通玄寺瑞像前焚香为誓，约降者不杀。散者始欲入海为盗，闻之，旬月之间，归首略尽，世充悉坑之于黄亭涧[10]，死者三万余人。由是余党复相聚为盗，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将帅才，益加宠任。

26 是岁，诏为盗者籍没其家。时群盗所在皆满，郡县官因之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

27 章丘杜伏威与临济辅公祏为刎颈交[11]，俱亡命为群盗。伏威年十六，每出则居前，入则殿后，由是其徒推以为帅。下邳苗海潮亦聚众为盗[12]，伏威使公祏谓之曰："今我与君同苦隋政，各举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被擒，若合为一，则足以敌隋矣。君能为上，吾当敬从，自揆不堪，宜来听命；不则一战以决雌雄。"海潮惧，即帅其众降之。伏威转掠淮南，自称将军，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颢讨之，伏威与战，阳为不胜，引颢众入葭苇中，因从上风纵火，颢众皆烧死。海陵贼帅赵破陈以伏威兵少[13]，轻之，召与并力；伏威使公祏严兵居外，自与左右十人赍牛酒入谒，于座杀破陈，并其众。

【注释】

①清河：郡名。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县。

②魏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

③枭(xiāo 消)：鸟名。即鸺鹠(xiūliú)。羽毛棕褐色，有横斑，尾巴黑褐色，外形跟鸱鸮相似，捕食鼠、兔等，古人认为它是一种恶鸟。

④唐县：今属河北省。

⑤扶风：郡名。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

⑥丹阳：县名。治所即今江苏丹阳县。

⑦曲阿：县名。治所即今江苏丹阳县。

⑧黄山：在今江苏苏州市西南。

⑨吴：吴县，吴郡治所。今江苏苏州市。

⑩黄亭涧：在今苏州市南黄山之下。

⑪章丘：县名。今属山东省。　临济：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

⑫下邳：郡名。治所在今江苏邳县。

⑬海陵：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省泰县。

【译文】

21 十一月，初九，右候卫将军冯孝慈在清河讨伐张金称，冯孝慈战败身亡。

22 杨玄感西进时，韦福嗣逃到东都投案自首，当时像这一类的人都不追究。樊子盖收缴了杨玄感的文件档案，得到韦福嗣起草的给樊子盖的信件，就密封好后呈送给炀帝。炀帝命令将韦福嗣押送到行宫。李密逃亡，被人抓获，也送到东都。樊子盖将韦福嗣、李密、杨积善、王仲伯等十余人上了枷锁，押送到高阳。李密与王仲伯等人暗中策划逃走，全部拿出他们所携带的金子给使者看，并说："我们死的时候，这些金子都留给您，请您用来埋葬我们的尸体，其余的都送给您，以报答恩德。"使者贪图金子，满口答应，防备渐渐松懈。李密请使者通融买来酒食，每次宴饮，都喧哗吵闹，整夜不睡，使者毫不在意。走到魏郡石梁驿，李密等人把押解人员都灌醉，然

后凿穿墙壁逃跑。李密叫韦福嗣一同逃走，韦福嗣说："我没有罪，天子不过当面责骂我一顿罢了。"到了高阳，炀帝将韦福嗣起草的杨玄感致樊子盖的信给韦福嗣看，将他交付大理寺处理。宇文述上奏说："凶恶叛逆之徒，臣下都应当痛恨，如果不处以重刑，就不能警戒将来。"炀帝说："任你处置。"十二月，十五日，宇文述把那些应该受刑的人绑在野外的木格上，用车轮套住头颈，让九品以上的官员都手持兵器，或用刀砍，或用箭射，乱箭射到受刑者身上，如同刺猬毛一样，受刑者肢体糜烂破碎，仍留在车轮之中。杨积善和韦嗣另外还要处以车裂之刑，然后将尸体焚化扬灰。杨积善说亲手杀死了杨玄感，希望能免除一死。炀帝说："这就是枭一类的东西！"便改杨积善姓枭。

23 唐县人宋子贤，擅长幻术。能变成佛的形像，自称是弥勒出世。远近的人都受了迷惑相信了，宋子贤于是图谋利用无遮大会之机举兵袭击炀帝车驾；事情泄露，宋子贤被斩首，他的同党一千余家都被处死。

扶风和尚向海明也自称是弥勒出世，凡是有归附之心的人就会做吉利的梦，因此三辅地方的人都纷纷信奉他，向海明便举兵造反，部众达数万人。十八日，向海明自称皇帝，改年号为白乌。炀帝诏命太仆卿杨义臣讨伐，并将向海明击败。

24 炀帝召卫文昇、樊子盖到行宫，慰劳他们，赏赐极为丰厚，然后让他们返回自己的任所。

25 刘元进攻打丹阳，吐万绪率兵渡江将他击败，刘元进解围而去，吐万绪进军驻守曲河。刘元进构筑栅栏，抵抗吐万绪，双方相持百余日；吐万绪发起进攻，刘元进部众大败，死者数以万计。刘元进奋勇突围，趁夜间逃走，坚守自己营垒。朱燮、管崇等人驻守毗陵，军营连接起来有一百多里。吐万绪乘胜进击，又将朱燮、刘元进等人击败。朱、刘等人率部众退保黄山，吐万绪包围了他们，刘元进、朱燮逃出一命，官军在阵前斩杀管崇及其将士五千余人，俘获其子

女三万余人，进而解除了对会稽的包围。鱼俱罗与吐万绪一起出征，战无不胜，但是百姓跟着造反的人越来越多，多得就像赶赴市集一样，贼兵溃散后又聚集起来，声势更加盛大。

刘元进退守建安，炀帝命令吐万绪进军讨伐，吐万绪因士卒疲惫不堪，请求稍事休整，到来年春天再战，炀帝不高兴。鱼俱罗也认为盗贼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平定的，几个儿子都在东都洛阳，便暗地派家奴来接鱼俱罗，炀帝知道了大怒，有关部门的官员迎合炀帝的旨意，上奏说吐万绪懦弱怯敌，鱼俱罗常打败仗，鱼俱罗获罪被斩首，炀帝召吐万绪到行宫，吐万绪忧惧悲愤，在途中去世。

炀帝另外派遣江都郡丞王世充征调淮南兵几万人讨伐刘元进。王世充率军渡江，屡战屡捷，刘元进、朱燮在吴县兵败身亡，残余部众有的投降，有的四散逃走。王世充召集先投降的人在通玄寺的佛像前焚香盟誓，约定不杀投降的人。逃散的人开始想入海为盗，听到这个消息，一个月内，几乎全部回来自首，王世充把这些人全部活埋在黄亭涧，死者达三万余人，因此，其余的人又相聚为盗，官军无法讨伐平定，直至隋朝灭亡。炀帝认为王世充有将帅之才，对他更加宠信重用。

26 这一年，诏令凡作盗贼的人其家属财产都由官府查抄没收。当时遍地都是盗贼，郡县官吏因此各自作威作福，生杀任其所为。

27 章丘人杜伏威与临济人辅公祏是生死之交，他们都逃亡聚众为盗。杜伏威十六岁，每次出战都冲锋在前，撤退则由他殿后，因此被徒众推举为首领。下邳人苗海潮也聚众为盗，杜伏威派辅公祏对苗海潮说："如今我和您都深受隋朝苛政之苦，各举义旗聚众造反，但力量分散，势单力薄，常常恐惧被擒获，若是我们合为一体，那么就足以与隋朝抗衡了。要是您能当领袖，我理当恭敬从命，要是您估量自己不能当领袖，就应前来听从我的命令；否则我们可以一战以决雌雄。"苗海潮恐惧，就率领部众归降了杜伏威。杜伏威率众在淮南一带转战掠夺，自称将军。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颢率兵讨伐，杜

伏威与宋颢交战，假装战败，把宋颢部众引入芦苇丛中，于是从上风放火，宋颢部众都被烧死。海陵贼兵首领赵破陈认为杜伏威兵少，轻视他，就召杜伏威来，与他合力。杜伏威派辅公祏在外面布下重兵，自己和左右十个人带着牛肉美酒进入营帐谒见赵破陈，在座位上把赵破陈杀死，吞并了他的部众。

十　年

1 春，二月，辛未，诏百僚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戊子，诏复征天下兵，百道俱进。

2 丁酉，扶风贼帅唐弼立李弘芝为天子，有众十万，自称唐王。

3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继。癸亥，至临渝宫[1]，禡祭黄帝[2]，斩叛军者以衅鼓，亡者亦不止。

4 夏，四月，榆林太守成纪董纯与彭城贼帅张大虎战于昌虑[3]，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5 甲午，车驾至北平[4]。

6 五月，庚申，延安贼帅刘迦论自称皇王，建元大世，有众十万，与稽胡相表里为寇。诏以左骁卫大将军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发兵击之，战于上郡[5]，斩迦论并将卒万余级，虏男女数万口而还。

7 秋，七月，癸丑，车驾次怀远镇[6]。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高丽亦困弊。来护儿至毕奢城，高丽举兵逆战，护儿击破之，将趣平壤，高丽王元惧，甲子，遣使乞降。

囚送斛斯政。帝大悦，遣使持节召护儿还。护儿集众曰："大军三出，未能平贼，此还不可复来，劳而无功，吾窃耻之。今高丽实困，以此众击之，不日可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取高元，献捷而归，不亦善乎！"答表请行，不肯奉诏。长史崔君肃固争，护儿不可，曰："贼势破矣，独以相任，自足办之。吾在阃外，事当专决，宁得高元还而获谴，舍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肃告众曰："若从元帅违拒诏书，必当闻奏，皆应获罪。"诸将惧，俱请还，乃始奉诏。

八月，己巳，帝自怀远镇班师。邯郸贼帅杨公卿帅其党八千人抄驾后第八队，得飞黄上厩马四十二匹而去[8]。冬，十月，丁卯，上至东都；己丑，还西京。以高丽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庙；仍征高丽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将帅严装，更图后举，竟不果行。

初，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高丽为意，刘炫独以为不可，作抚夷论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验。

十一月，丙申，杀斛斯政于金光门外，如杨积善之法，仍烹其肉，使百官啖之，佞者或啖之至饱，收其余骨，焚而扬之。

8 乙巳，有事于南郊，上不斋于次。诘朝，备法驾，至即行礼。是日，大风。上独献上帝，三公分献五帝。礼毕，御马疾驱而去。

9 乙卯，离石胡刘苗王反[9]，自称天子，众至数万；将军潘长文讨之，不克。

10 汲郡贼帅王德仁拥众数万[10]，保林虑山为盗[11]。

11 帝将如东都，太史令庾质谏曰："比岁伐辽，民实劳弊，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三五年间，四海稍丰实，然后巡省，于事为宜。"帝不悦。质辞疾不从，帝怒，下质狱，竟死狱中。十二月，壬申，帝如东都，赦天下；戊子，入东都。

12 东海贼帅彭孝才转掠沂水[12]，彭城留守董纯讨擒之[13]。纯战虽屡捷，而盗贼日滋，或谮纯怯懦；帝怒，锁纯诣东都，诛之。

13 孟让自长白山寇掠诸郡[14]，至盱眙[15]，众十余万，据都梁宫[16]，阻淮为固。江都丞王世充将兵拒之，为五栅以塞险要，羸形示弱。让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将兵！吾今生缚取，鼓行入江都耳！"时民皆结堡自固，野无所掠，贼众渐馁，乃少留兵，围五栅，分人于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纵兵出击，大破之，让以数十骑遁去，斩首万余级。

14 齐郡贼帅左孝友众十万屯蹲狗山[17]，郡丞张须陀列营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须陀威振东夏，以功迁齐郡通守[18]，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涿郡贼帅卢明月众十余万军祝阿[19]，须陀将万人邀之。相持十余日，粮尽，将退，谓将士曰："贼见吾退，必悉众来追，若以千人袭据其营，可有大利。此诚危事，谁能往者？"众莫对，唯罗士信及历城秦叔宝请行[20]。于是须陀委栅而遁，使二人分将千兵伏葭苇中，明月悉众追之。士信、叔宝驰至其栅，栅门闭，二人超升其楼，各杀数人，营中大乱；二人斩关以纳外兵，因纵火焚其三十余栅，烟焰涨天。明月奔还，须陀回军奋击，大

破之，明月以数百骑遁去，所俘斩无算。叔宝名琼，以字行。

【注释】

①临渝宫：在今河北卢龙县境。

②祃(mà 骂)：古代军中祭名。军队出征，在野外祭祀战神黄帝，称为祃祭。

③昌虑：县名。治所在今山东滕州市。

④北平：郡名。治所在今河北卢龙县。

⑤上郡：治所在今陕西富县。

⑥怀远镇：在今辽宁辽中县附近。

⑦毕奢城：在今辽宁省大连市东北。

⑧飞黄上厩：隋皇宫殿内省设有管理马匹的尚乘局，拥有六厩：上等飞黄厩、二等吉良厩、三等龙媒厩、四等驹骤厩、五等騋牝厩、六等天苑厩。

⑨离石：郡名。治所在今山西离石县。

⑩汲郡：治所在今河南卫辉市。

⑪林虑山：在今河南林县西。

⑫东海：郡名。治所在今江苏东海县。　沂水：县名。今属山东省。

⑬鼓城：今江苏徐州市。

⑭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县境。

⑮盱眙：县名。今属江苏省。

⑯都梁宫：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南都梁山上。

⑰蹲狗山：在今山东昌乐县东。

⑱通守：官名。郡副长官。

⑲祝阿：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禹州市。

⑳历城：县名。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市。

【译文】

十年(甲戌，公元 614 年)

1 春，二月，初三，诏命文武百官商议出兵征伐高丽事宜。一连几天，没有人敢说话。二十日，下诏再次征调全国军队，各路同时进发。

2 二十九日，扶风贼兵首领唐弼拥立李弘芝为天子，拥有部众十万人，自称唐王。

3 三月，十四日，炀帝出行驾临涿郡，途中士兵不断死亡。二十五日，炀帝到达临渝宫，在野外祭祀黄帝，斩杀叛逃的士兵并将死者的血涂在鼓上，但逃亡仍不能禁止。

4 夏，四月，榆林太守成纪人董纯与鼓城贼兵首领张大虎在昌虑交战，董纯大败张大虎，斩杀一万多人。

5 二十七日，炀帝车驾到达北平。

6 五月，二十三日，延安贼兵首领刘迦论自称皇王，建年号为大世，拥有部众十万人。他与稽胡部落里应外合抄掠抢劫。下诏任命左骁卫大将军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发兵进击刘迦论，在上郡交战，屈突通斩杀刘迦论及其将士一万多人，俘获男女几万人，然后返回。

7 秋，七月，十七日，炀帝车驾停留在怀远镇。当时天下已乱，所征调的士兵很多过了期限还未到达，高丽国也困顿疲惫，来护儿率军到达毕奢城，高丽发兵迎战，来护儿击败高丽军队，将要逼近平壤，高丽王高元恐惧，二十八日，派遣使者请求投降，并把斛斯政关在囚车里押送而来。炀帝非常高兴，他派遣使者持节召来护儿回军。来护儿召集部下说："大军三次东征，都未能平定高丽，这次回去就不能再来了，辛辛苦苦而没有功劳，我深感羞耻。如今高丽确实陷入困境，以我们这么多的军队去攻击高丽，不几天就可以取胜。我打算进兵直接包围平壤，活捉高元，呈奏捷报然后班师，不是很好吗？"于是来护儿回了奏表，请求继续进军，不肯奉诏返回。长史崔君肃极力反对，来护儿不答应，说："高丽已经崩溃，彻底平定高丽的重任由我们单独承担，完全能够完成。我率兵在国都之外，

有事可以独自决断，宁可俘获高元返回而受到责罚，要我放弃这次成功的机会，是办不到的！”崔君肃告诉众将士：“要是跟从元帅违抗皇帝的诏书，必定上奏皇帝，我们都要获罪。”众将害怕，都要求返回，来护儿才接受诏命。

八月，初四，炀帝从怀远镇班师。邯郸贼兵首领杨公卿率领部众八千人抢劫车驾后面的第八队，抢走飞黄上厩骏马四十二匹而去。冬，十月，初三，皇上到达东都；二十五日，皇上返回西京。用高丽使者及斛斯政祭告太庙；并征召高丽王高元入朝觐见，高元竟然不到。于是敕令将帅们准备行装，打算再次东征高丽，结果未能成行。

当初，开皇末年，国家殷实强盛，朝野上下都想征伐高丽，唯独刘炫认为不可，他写了《抚夷论》来批评，到这时候，他的话才得到应验。

十一月，初二，在金光门外处死杀斛斯政，如同处死杨积善的方法，并且把他的肉煮了，要百官们吃，奸佞之徒有的甚至吃到饱。然后把剩下的骨骸焚化扬灰。

8 十一日，在南郊举行祭祀。皇上没有在住地斋戒。早晨，准备法驾，到了就举行祭礼。当天，刮起大风。皇上单独向上帝献祭，三公分别向五帝献祭。祭礼完毕，皇上骑马飞奔而回。

9 二十一日，离石郡胡人刘苗王率众造反，自称天子，部众有几万人；将军潘长文率兵讨伐，未能获胜。

10 汲郡贼兵首领王德仁拥有部众几万人，据守林虑山为盗。

11 炀帝要去东都，太史令庾质劝道：“连年征伐辽东，百姓实在困苦疲惫，陛下应该安抚关内，使百姓努力农业生产，三、五年内，国家逐渐殷实富裕了，然后再巡视各地，这样才比较合宜。”炀帝听了不高兴。于是庾质假托有病不跟随炀帝出行。炀帝大怒，把庾质投进监狱，庾质死在狱中。十二月，初九，炀帝前往东都，大赦天下；二十五日，进入东都。

12 东海贼兵首领彭孝才辗转抢掠到沂水，彭城留守董纯率兵讨伐并擒获了他。董纯虽然屡战屡捷，但是盗贼一天比一天多。有人诬陷董纯怯懦，炀帝大怒，命人将董纯抓起来，锁送东都，将他处死。

13 孟让从长白山抢掠各郡，进至盱眙，拥有部众十余万人，占据都梁宫，依仗淮水固守。江都郡丞王世充率兵抵抗孟让，他用五道栅栏阻塞险要之处，故意显示力量薄弱。孟让笑道："王世充是个文法小吏，怎么能带兵！今天我要生擒王世充，击鼓行军进入江都城！"当时百姓都构筑堡垒固守，野外空空荡荡抢掠不到什么东西，孟让的部众开始挨饿，于是留下少量兵力，包围五道栅栏，分兵在南面抢掠。王世充趁对方松懈，突然出击，大破孟让，孟让仅带着几十骑逃走，部众被杀的有一万多人。

14 齐郡贼兵首领左孝文率领部众十万人驻守蹲狗山。齐郡郡丞张须陀列阵进逼蹲狗山，左孝文走投无路，出来投降。张须陀威振东夏，因屡建战功升为齐郡通守，兼任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涿郡贼兵首领卢明月率部众十余万人，驻扎祝阿县，张须陀率领一万名士兵攻击，双方相持十余日，粮食要吃完了，将要撤退，张须陀对将士们说："贼兵看见我们后退，一定率全部人马来追击，要是以一千人袭击并夺取他们的大营，可以有很大收获，这当然很危险，谁人能前往？"大家没有回答，只有罗士信和历城人秦叔宝请求前往。于是张须陀放弃营寨退走，让罗士信和秦叔宝各率一千士兵埋伏在芦苇丛中，卢明月全体出动追击张须陀。罗士信、秦叔宝骑马飞奔到卢明月营寨，营门紧闭，二人爬过栅栏登上门楼，各杀死几个人，一时营中大乱；二人砍开营门，让外面官军士兵进入，并趁势放火烧毁了三十多处营寨，烈火浓烟，直冲云天。卢明月飞奔回营，张须陀回军迎击，把卢明月打得大败。卢明月率领几百骑逃走，被官军俘获杀死的部众无计其数。秦叔宝名琼，以字号行世。

十一年

1 春，正月，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并以学士补之[1]。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蒲博、鹰狗[2]，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又写五十副本，简为三品，分置西京、东都宫·省·官府，其正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褾。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垂闭复故。

2 帝以户口逃亡，盗贼繁多，二月，庚午，诏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

3 上谷贼帅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国号燕；贼帅魏刀儿自称历山飞；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燕、赵。

4 初，高祖梦洪水没都城，意恶之，故迁都大兴。申明公李穆薨，孙筠袭爵。叔父浑忿其吝啬，使兄子善衡贼杀之，而证其从父瞿昙，使之偿死。浑谓其妻兄左卫率宇文述曰："若得诏封，当岁奉国赋之半。"述为之言于太子，奏高祖，以浑为穆嗣。二岁之后，不复以国赋与述，述大恨之。帝即位，浑累官至右骁卫大将军，改封郕公，帝以其门族强盛，忌之。会有方士安伽陁言"李氏当为天子"，劝帝尽

诛海内凡李姓者。浑从子将作监敏,小名洪儿,帝疑其名应谶,常面告之,冀其引决。敏大惧,数与浑及善衡屏人私语;述潜之于帝,仍遣虎贲郎将河东裴仁基表告浑反。帝收浑等家,遣尚书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蕴杂治之,按问数日,不得反状,以实奏闻。帝更遣述穷治之,述诱教敏妻宇文氏为表,诬告浑谋因度辽,与其家子弟为将领者共袭取御营,立敏为天子。述持入,奏之,帝泣曰:"吾宗社几倾,赖公获全耳。"三月,丁酉,杀浑,敏、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自三从以上皆徙边徼。后数月,敏妻亦鸩死。

5 有二孔雀自西苑飞集宝城朝堂前[3],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余人见之,奏以为鸾,时孔雀已飞去,无可得验,于是百僚称贺。诏以德儒诚心冥会,肇见嘉祥,擢拜朝散大夫,赐物百段,余人皆赐束帛;仍于其地造仪鸾殿。

6 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阳宫避暑。宫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间,结草为营而居之。

7 以卫尉少卿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承制黜陟选补郡县文武官,仍发河东兵讨捕群盗。渊行至龙门,击贼帅毋端儿,破之。

【注释】

①学士:官名。魏晋六朝征文学之士主掌典礼、编纂、撰述诸事,通称学士;诸王及节帅也得置学士,以师友相待,无定员、品秩。后至唐开元时始置学士院,官员称翰林学士,掌起草皇帝诏命。

②蒱(pú 蒲):摴蒱。古代博戏。博具有子、有马、有五木等。

③宝城:洛阳宫城东南。

【译文】

十一年(乙亥,公元615年)

1春,正月,增加秘书省官员一百二十名,都以学士补任。炀帝喜好读书写作,从他任扬州总管时,就设立王府学士上百人。经常令这些人进行编撰工作,直到他登上帝位时,前后近二十年,编撰工作从未停止过。从儒家经典、文学、军事、农业、地理、医药、占卜、佛教、道教以至赌博、猎鹰犬马等方面都编撰有新书,无不精审博洽,共编成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余卷。当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炀帝命令秘书监柳顾言等人对这些书进行分类编次整理,剔除其中重复和猥杂的书籍,精选出御本三万七千余卷,收藏在东都的修文殿。又抄写了五十部副本,分为三等,分别存放在西京、东都的宫内、省署和官府中。正本书装帧华丽整洁,玉石为轴,锦缎为端,炀帝在观文殿前设十四间书室,书室的门窗、床褥、书厨帷幔都极其珍贵华丽。每三间书室开一个方形门,悬挂丝锦帷幔,上面有两个飞仙,大门之外的地下埋设机关,炀帝驾临书室时,有宫人手捧香炉,走在前面脚踏机关,飞仙就会下来将帷幔卷上去,门窗和书厨都自动打开;炀帝从书室出去,帷幔又自动垂下,门窗和书橱也关闭如故。

2炀帝因为户口逃亡,盗贼繁多,二月,初七,诏令百姓都迁入城里居住,就近分给耕地。郡县、驿亭、村庄都修筑城垒。

3上谷贼兵首领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定国号为燕,贼兵首领魏刀儿自称历山飞,他们各自拥有部众十余万人,在北方勾结突厥,在南方侵犯燕赵地区。

4当初,高祖梦见洪水淹没了都城,心中不快,所以迁都大兴。申明公李穆逝世,孙子李筠继承爵位。他的叔父李浑对李筠的吝啬十分忿恨,就派侄子李善衡暗杀了李筠,而他却诬陷堂弟李瞿昙是凶手,杀了李瞿昙抵命。李浑对他妻兄左卫率卫文述说:"如果我得到诏封继承申明公的爵位,我把国赋的一半给你。"宇文述

就替李浑在太子面前说情，并上奏高祖，高祖就让李浑继承了李穆的爵位。两年以后，李浑就不再给宇文述国赋。宇文述非常忿恨。炀帝即位，李浑不断升官做到右骁卫大将军，改封为郕公。炀帝看到李浑家族门第强盛，心中猜忌他。适逢有方士安伽陁说"李氏当为天子"，劝炀帝将天下姓李的人杀尽。李浑的侄子将作监李敏，小名洪儿。炀帝怀疑这个名字应验了谶语，曾面告李敏，希望他自杀。李敏非常恐惧，几次与李浑及李善衡屏退旁人私下交谈。宇文述在炀帝面前说李浑的坏话，并派虎贲郎将河东人裴仁基上表告发李浑谋反，炀帝逮捕李浑全家，派尚书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蕴共同审理。审问了几天，得不到谋反证据，就据实奏报炀帝，炀帝改派宇文述彻底追查李浑的罪状，宇文述诱教李敏的妻子宇文氏上表，诬告李浑阴谋利用渡辽河的机会，率领作将领的李家子弟一起袭取御营，然后拥立李敏为天子。宇文述拿着这个诬告表状进宫，奏报炀帝，炀帝哭着说："我的宗庙社稷几乎倾覆，全靠您才得以保全呵。"三月，初五，斩李浑、李敏、李善衡及其宗族三十二人，三亲以内的家人，都流放到边疆。几个月后，李敏的妻子也被毒死。

5 有两只孔雀从洛阳西苑一起飞到宝城朝堂前面，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余人看见了，就奏报说看见了鸾鸟，此时孔雀已飞走，无法证明，于是百官都向炀帝祝贺，炀帝下诏，认为高德儒心地虔诚暗通上天，所以才能看见美好的祥瑞，特提升他为朝散大夫，赏赐绢帛一百段，其余的人都赐帛一束。并在孔雀降临的地方建造仪鸾殿。

6 十七日，炀帝前往太原；夏，四月，炀帝到汾阳宫避暑，由于宫城窄小，文武百官及士卒们没有地方居住，都分散在山谷间搭盖草棚安身。

7 任命卫尉少卿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秉承制命任免郡县文武官吏，并征调河东之兵讨伐群盗。李渊率军进抵龙门，进攻贼

兵首领毋端化，并打败了他。

8 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

初，裴矩以突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毕闻而渐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谋略，为始毕所宠任，矩诈与为互市，诱至马邑下[1]，杀之。遣使诏始毕曰："史蜀胡悉叛可汗来降，我已相为斩之。"始毕知其状，由是不朝。

戊辰，始毕帅骑数十万谋袭乘舆，义成公主先遣使者告变。壬申，车驾驰入雁门[2]，齐王暕以后军保崞县[3]。癸酉，突厥围雁门，上下惶怖，撤民屋为守御之具，城中兵民十五万口，食仅可支二旬，雁门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门、崞不下。突厥急攻雁门，矢及御前；上大惧，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

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劝帝简精锐数千骑溃围而出，纳言苏威曰："城守则我有余力，轻骑乃彼之所长，陛下万乘之主，岂宜轻动！"民部尚书樊子盖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狈，悔之何及！不若据坚城以挫其锐，坐征四方兵使入援。陛下亲抚循士卒，谕以不复征辽，厚为勋格，必人人自奋，何忧不济！"内史侍郎萧瑀以为："突厥之俗，可贺敦预知军谋；且义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国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无益，庸有何损。又，将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还事高丽，若发明诏，谕以赦高丽、专讨突

厥,则众心皆安,人自为战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劝帝重民赏格,下诏停辽东之役。帝从之。

帝亲巡将士,谓之曰:"努力击贼,苟能保全,凡在行陈,勿忧富贵,必不使有司弄刀笔破汝勋劳。"乃下令:"守城有功者,无官直除六品,赐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劳,相望于道,于是众皆踊跃,昼夜拒战,死伤甚众。

甲申,诏天下募兵。守令竞来赴难,李渊之子世民,年十六,应募隶屯卫将军云定兴,说定兴多赍旗鼓为疑兵,曰:"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昼则引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不然,彼众我寡,若悉众来战,必不能支。"定兴从之。

帝遣间使求救于义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毕云:"北边有急。"东都及诸郡援兵亦至忻口[4],九月,甲辰,始毕解围去。帝使人出侦,山谷皆空,无胡马,乃遣二千骑追蹑,至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余人而还。

丁未,车驾还至太原。苏威言于帝曰:"今盗贼不息,士马疲弊,愿陛下亟还西京,深根固本,为社稷计。"帝初然之。宇文述曰:"从官妻子多在东都,宜便道向洛阳,自潼关而入。"帝从之。

冬,十月,壬戌,帝至东都,顾眄街衢,谓侍臣曰:"犹大有人在。"意谓向日平杨玄感,杀人尚少故也。苏威追论勋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盖固请,以为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盖惧,不敢对。帝性吝官赏。初平杨玄

感，应授勋者多，乃更置戎秩：建节尉为正六品，次奋武、宣惠、绥德、怀仁、秉义、奉诚、立信等尉，递降一阶。将士守雁门者万七千人，得勋者才千五百人，皆准平玄感勋，一战得第一勋者进一阶，其先无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战得第一勋者至秉义尉，其在行陈而无勋者四战进一阶，亦无赐。会仍议伐高丽，由是将士无不愤怨。

初，萧瑀以外戚有才行，尝事帝于东宫，累迁至内史侍郎，委以机务。瑀性刚鲠，数言事忤旨，帝渐疏之。及雁门围解，帝谓群臣曰："突厥狂悖，势何能为！少时未散，萧瑀遽相恐动，情不可恕！"出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候卫将军杨子崇从帝在汾阳宫，知突厥必为寇，屡请早还京师，帝怒曰："子崇怯懦，惊动众心，不可居爪牙之官。"出为离石郡守。子崇，高祖之族弟也。

9 杨玄感之乱，龙舟水殿皆为所焚，诏江都更造，凡数千艘，制度仍大于旧者。

10 壬申，卢明月帅众十万寇陈、汝[5]。

11 东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长白山贼帅左才相，群盗皆残忍，而子通独宽仁，由是人多归之，未半岁，有众万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渡淮，与杜伏威合，伏威选军中壮士养为假子，凡三十余人，济阴王雄诞、临济阚棱为之冠[6]。既而李子通谋杀伏威，遣兵袭之。伏威被重创坠马，雄诞负之逃葭芦中，收散兵复振。将军来整击伏威，破之；其将西门君仪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负伏威以逃，雄诞帅壮士十余人卫之，与隋兵力战，由是得免。来整又击李子

通，破之，子通帅其余众奔海陵⑦，复收兵得二万人，自称将军。

12 城父朱粲始为县佐史⑧，从军，遂亡命聚众为盗，谓之"可达寒贼"，自称迦楼罗王，众至十余万，引兵转掠荆、沔及山南郡县，所过噍类无遗⑨。

13 十二月，庚寅，诏民部尚书樊子盖发关中兵数万击绛贼敬盘陀等。子盖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坞尽焚之，贼有降者皆坑之；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诏以李渊代之。有降者，渊引置左右，由是贼众多降，前后数万人，余党散入他郡。

【注释】

①马邑：郡名。治所在今山西朔县。

②雁门：郡名。治所在今山西代县。

③崞(guō 郭)县：治所在今山西原平县北崞阳镇。

④忻口：今山西忻州市北忻口镇。

⑤陈：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 汝：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县东。

⑥济阴：郡名。治所在今山东定陶县。 临济：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

⑦海陵：今江苏泰州市。

⑧城父：县名。治所在今安徽亳州市东南。

⑨噍(jiào 醮)类：原指能饮食的动物，此特指活着的人。

【译文】

8 秋，八月，初五，炀帝巡行北边关塞。

当初，裴矩因为突厥始毕可汗势力逐渐强盛，就向炀帝献策，用计使他们内部分裂，打算把宗室女嫁给始毕的弟弟叱吉设，封他

为南面可汗，叱吉设不敢接受。始毕知道了就逐渐产生怨恨。突厥的大臣史蜀胡悉足智多谋，深受始毕可汗的宠爱信任。裴矩假称与史蜀胡悉商谈相互贸易，把史蜀胡悉引诱到马邑，杀害了他。然后派使者向始毕宣布诏命说："史蜀胡悉背叛可汗前来投降，我已经帮您将其斩首。"始毕知道实情，从此不再入朝。

初八，始毕可汗率领几十万骑兵图谋袭击炀帝车驾，义成公主先派使者向炀帝报告了变故。十二日，炀帝车驾驰入雁门城，齐王杨暕率领后军防守崞县。十三日，突厥军队包围雁门郡，隋军上下惊慌害怕，拆毁民房制作守城器具，城中军民有十五万人，粮食仅够支持二十天，雁门郡所属四十一座城池，突厥军队已经攻陷了三十九座，只剩下雁门、崞县仍未攻克，突厥军队急攻雁门，箭射到了炀帝面前，炀帝非常害怕，抱住幼子赵王杨杲哭泣，眼睛都哭肿了。

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劝说炀帝挑选精锐骑兵数千人突围出去，纳言苏威说："守城我方尚有余力，而用轻骑兵则是对方的长处，陛下是万乘之主，怎么可以轻举妄动？"民部尚书樊子盖说："陛下身处危境而希图侥幸，一旦失败，则后悔莫及！不如固守坚城，挫败他们的锐气，就在城中征召全国各地兵马前来救援，陛下亲自抚慰士卒，宣布不再征伐辽东，增加功勋赏格，一定人人奋勇作战，何必担忧不成功！"内史侍郎萧瑀认为："突厥的习俗，可汗的妻子可参与军事谋议，况且义成公主以皇帝女儿的身份远嫁外夷，一定需要大国为后援。如果派一个使者告诉她现在的情况，即使没有益处，又有什么损害呢？另外，将士们的顾虑，是怕陛下一旦免除了突厥的祸患会又去征伐高丽，如果颁下明诏，公开宣布赦免高丽，专心征伐突厥，那么大家心里自然安定，就会人人奋勇作战了。"萧瑀是萧皇后的弟弟。虞世基也劝炀帝加重赏格，下诏停止征伐辽东。炀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炀帝亲自巡视慰劳将士，对他们说："你们要努力杀敌，如果这次能够保住城池，凡是参加战斗的人，不愁没有富贵，一定不让有

关部门的官吏舞文弄墨埋没你们的功劳。"于是下令:"守城有功的人,原来没有官职的直接授予六品官职,赏赐绢帛一百段;已有官职的人级别和赏赐依照等次增长。"他派出使者慰问将士,一路上往来不断。于是大家都踊跃杀敌,日夜苦战,死伤的人非常多。

二十四日,下诏向全国招募军队勤王。郡守县令纷纷前来解救急难。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年方十六岁,应募从军,隶属屯卫将军云定兴,他建议云定兴多携带旗帜军鼓作为疑兵,说:"始毕可汗竟敢出兵包围天子,必定以为我方仓促之间无法救援,我们应该在白天旌旗招展几十里连绵不断,夜里则钲鼓之声互相呼应,敌人必定以为我方援军大量到达,就会望风而逃。否则,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如果他们全军出动,我军必定抵挡不住。"云定兴听从了他的意见。

炀帝派密使向义成公主求救,公主派人告诉始毕说:"北部边境有紧急情况。"这时东都和各郡的援兵已到达忻口。九月,十五日,始毕可汗解围而去,炀帝派人出去侦察,山谷都空了,没有胡人兵马,于是派遣两千名骑兵在后面追踪,追到马邑,俘获突厥老弱残兵两千余人而回。

十八日,炀帝车驾回到太原,苏威对炀帝说:"现在盗贼不能止息,士卒疲惫不堪,希望陛下迅速返回西京,巩固根本,为国家着想。"炀帝最初表示同意。但宇文述却建议:"跟从车驾的官员家属大都在东都,应该顺道经过洛阳,再从潼关进入西京。"炀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冬,十月,初三,炀帝抵达东都。他在街道上左顾右盼,对侍臣说:"还是有很多人。"他的意思是说过去平定杨玄感叛乱时杀人还少了。苏威提到功勋赏格太重,应该加于斟酌,樊子盖一再请求,认为不应该丧失信用。炀帝说:"你想要收揽人心吗?"樊子盖害怕了,不敢回答。炀帝生性吝惜官爵封赏,当初平定杨玄感,应该封赏官爵的人很多,便重新制定军职的品秩:建节尉为正六品,以下依次是奋武、宣惠、绥德、怀仁、秉义、奉诚、立信等尉,依次降低一级。守

卫雁门的将士有一万七千人，可是得到勋位的才一千五百人，都依照平定杨玄感时行赏的标准，一次作战得第一功的人晋升一级，先前没有军职品秩的人只能得到立信尉；三次作战得第一功的人提升秉义尉；那些虽参加作战但未立功的人作战四次晋升一级，没有物品赏赐。适逢炀帝又商议讨伐高丽，因此将士们无不愤怒。

当初，萧瑀以外戚身分，又有才干德行，炀帝为太子时他在东宫任职，经屡次升迁，官至内史侍郎，被委以机要重任。萧瑀性情刚强耿直。几次言事违背了炀帝的旨意，炀帝逐渐疏远他。及至雁门之围解除，炀帝对群臣说："突厥狂妄悖逆，能有什么作为！突厥人一时没有散开，萧瑀马上表现出恐慌动摇，不可宽恕！"于是出调萧瑀为河池郡守，当天就遣他赴任，候卫将军杨子崇跟随炀帝在汾阳宫，他知道突厥必定要来侵犯，一再请求炀帝早早回京，炀帝大怒说："杨子崇胆小懦弱，动摇军心，不能担任禁卫将军的官职。"于是出调为离石郡守。杨子崇是高祖的族弟。

9 杨玄感作乱时，龙舟水殿都被烧毁，诏令江都重新建造龙舟水殿，共几千艘，规模比以前还要庞大。

10 十三日，卢明月率部众十万人劫掠陈州、汝州。

11 东海人李子通，有勇力，原先依附长白山贼兵首领左才相，当时群盗都十分残忍，只有李子通宽厚仁慈，因此很多人都归附他，不到半年，部众达一万人，左才相猜忌他，李子通于是率众离去，南渡淮河，与杜伏威会合。杜伏威挑选军中的壮士收养为义子，共有三十余人，济阴人王雄诞、临济人阚棱是其中拔尖的。不久李子通图谋刺杀杜伏威，派兵袭击，杜伏威受重伤从马上跌下来，王雄诞背着他逃到芦苇丛中隐藏，集结残兵败将，军威又重新振作。将军来整率官军袭击杜伏威，打败了他；杜伏威的部将西门君仪的妻子王氏勇敢而且有很大的力气，她背着杜伏威逃走，王雄诞率领壮士十余人保护，与隋军奋力作战，因此得免于难。来整又袭击李子通，打败了他，李子通率领剩余的部队逃奔海陵，收拾残余士卒二万

人,自称将军。

12 城父人朱粲,起初是县佐史,后来从军,从军队中逃亡,聚众为盗,人们称他为"可达寒贼",他自称迦楼罗王,拥有部众达十万人。他率兵去抢掠荆州、沔阳,一直到长安南山以南的郡县,所过之处即不再有一个活人。

13 十二月,庚寅日,诏令民部尚书樊子盖征调关中士兵几万名进击绛郡贼人敬盘陀等。樊子盖不分好坏,自汾水以北,村落墙垣全部烧毁,有投降的贼人全部活埋。百姓怨恨,又有更多的人聚集造反。于是下诏任用李渊替换樊子盖,再有投降的贼人,李渊就安置在自己左右,因此贼兵有很多人投降,前后达几万人,残余的贼兵流散到其他郡县。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八十三

隋纪七　起柔兆困敦，尽强圉赤奋若五月，凡一年有奇。

炀皇帝下

大业十二年

1 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余郡，始议分遣使者十二道发兵讨捕盗贼。

2 诏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1]，于郡东南起宫苑，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大抵东都西苑之制，而奇丽过之。又欲筑宫于会稽，会乱，不果成。

3 三月，上巳[2]，帝与群臣饮于西苑水上，命学士杜宝撰《水饰图经》，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黄衮以木为之，间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动如生，钟磬筝瑟，能成音曲。

4 己丑，张金称陷平恩[3]，一朝杀男女万余口；又陷武安、

钜鹿、清河诸县[4]。金称比诸贼尤残暴,所过民无孑遗。

5 夏,四月,丁巳,大业殿西院火,帝以为盗起,惊走,入西苑,匿草间,火定乃还。帝自八年以后,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

6 癸亥,历山飞别将甄翟儿众十万冠太原,将军潘长文败死。

7 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既。

8 壬午[5],帝于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

9 帝问侍臣盗贼,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曰:"渐少"。帝曰:"比从来少几何?"对曰:"不能什一。"纳言苏威引身隐柱,帝呼前问之,对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渐近。"帝曰:"何谓也?"威曰:"他日贼据长白山[6],今近在汜水[7]。且往日租赋丁役,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比见奏贼皆不以实,遂使失于支计,不时翦除。又昔在雁门,许罢征辽,今复征发,贼何由息!"帝不悦而罢。寻属五月五日,百僚多馈珍玩,威独献《尚书》。或谮之曰:"《尚书》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逊。"帝益怒。顷之,帝问威以伐高丽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盗,对曰:"今兹之役,愿不发兵,但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之东征。彼喜于免罪,争务立功,高丽可灭。"帝不怿。威出,御史大夫裴蕴奏曰:"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帝曰:"老革多奸,以贼胁我!欲批其口,且复隐忍。"蕴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张行本奏:"威昔在高阳典选,滥授人官;畏怯突厥,请还京师。"帝令

按验，狱成，下诏数威罪状，除名为民。后月余，复有奏威与突厥阴图不轨者，事下裴蕴推之，蕴处威死。威无以自明，但摧谢而已。帝悯而释之，曰："未忍即杀，"并其子孙三世皆除名。

10 秋，七月，壬戌，济景公樊子盖卒。

11 江都新作龙舟成，送东都；宇文述劝幸江都，右候卫大将军酒泉赵才谏曰："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属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坚。无敢谏者，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总留后事[8]。津，孝宽之子也。帝以诗留别宫人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9]，于建国门上表谏[10]；帝大怒，先解其颐，然后斩之。

12 戊辰，冯翊孙华举兵为盗[11]。虞世基以盗贼充斥，请发兵屯洛口仓，帝曰："卿是书生，定犹恇怯。"戊辰，车驾至巩。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于仓内[12]，仍令筑城以备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请还西京，帝斩之而行。至梁郡[13]，郡人邀车驾上书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斩之。是时李子通据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14]，众各数万；帝遣光禄大夫陈棱将宿卫精兵八千讨之，往往克捷。

13 八月，乙巳，贼帅赵万海众数十万，自恒山冠高阳[15]。

【注释】

①毗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常州市。

②上巳:节日名。古代以三月上旬的巳日为"上巳",又称为"三巳"。三国魏以后把节日固定为三月初三。古人于此日临水以祓除不详。后来"上巳"逐渐成为人们春日到水边饮宴游玩的节日。

③平恩: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曲周县东南。

④武安、钜鹿、清河:均县名。皆属河北省。

⑤壬午:据张敦仁校记,"壬午"作"甲午"。甲午为初九。

⑥长白山:在今山东省邹平县境。

⑦汜水: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汜水镇。

⑧右司郎:官名。隋炀帝三年,尚书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掌都省之职。

⑨奉信郎:官名。谒者台属官,从九品。

⑩建国门:洛阳罗城正南门。

⑪冯翊:郡名。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

⑫箕山、公路二府:禁军征兵府。

⑬梁郡: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市。

⑭六合:县名。今属江苏省。

⑮恒山:郡名。治所在今河北定州市。 高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北高阳县东旧城。

【译文】

隋纪七 起丙子(公元616年),止丁丑(公元617年),共一年多。

炀皇帝下

大业十二年(丙子,公元616年)

1 春,正月,朝集使没有到达京师的有二十余郡。开始商议派遣使者分十二路出发到各地征调军队讨捕盗贼。

2 诏令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合十郡军队几万人,在郡东南营建宫苑,方圆十二里,内建十六所离宫,大都模仿东都西苑的规模,但更

加新奇华丽。又准备在会稽建造离宫，适逢天下大乱，未能建成。

3 三月，上巳节，炀帝与群臣在西苑水上宴饮，他命令学士杜宝撰写《水饰图经》，收集古代水上游乐的七十二个故事，让朝散大夫黄衮用木头雕制，配上乐妓坐船、酒船，人物能自行动作，栩栩如生；另有钟磬筝瑟，也都能自动演奏音乐。

4 初三，张金称攻陷平恩，一个早晨就杀死男女万余人。又攻陷武安、钜鹿、清河各县。张金称比其他的盗贼更为残暴，他所过之处，不留一条人命。

5 夏，四月，初一，大业殿西院起火，炀帝以为盗贼来了，惊慌逃走，进入西苑，藏在草丛里，等火扑灭后才回宫。炀帝从大业八年以来每天夜里都恐惧不安，常常惊悸而醒，说有贼，要几个妇人摇动按摩才能入睡。

6 初七，历山飞的部将甄翟儿率众十万人侵犯太原，将军潘长文战败身亡。

7 五月，初一，出现日食，是日全食。

8 初九，炀帝在景华宫搜求萤火虫，弄得几斛，在夜里游山，把它放出来，万点萤火遍布高山深谷。

9 炀帝向侍臣询问盗贼的情况，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说："逐渐减少。"炀帝说："比过去少多少"宇文述回答："不到过去的十分之一。"纳言苏威后退躲在殿柱后面，炀帝把他叫到座前问他，苏威回答："臣不主管这方面，不清楚有多少盗贼，只知道贼患离我们越来越近。"炀帝问："这是什么意思？"苏威说："从前盗贼只占据长白山，如今已近在汜水县。而且往日应该缴纳的租赋，应该摊派的民夫差役，现在到哪里去了？这岂不是人们都变成盗贼了吗？近来各地奏报的贼情都不真实，于是使朝廷措施失当，对盗贼不能及时剿灭。另外，以前在雁门时，已经许诺停止征伐辽东，现在又征调士兵，盗贼怎么能够平息！"炀帝听了不高兴，于是退朝。不久临近五月五日，百官都进献珍玩之物，唯独苏威献上《尚书》。有人诋毁苏

威说："《尚书》中有《五子之歌》，苏威用意很不恭敬。"炀帝更加愤怒。不久，炀帝向苏威询问征伐高丽的事情，苏威想让炀帝知道天下有很多盗贼，就回答说："现在征辽之事，希望不要征调军队，只要赦免群盗，即可得到几十万人，派他们去东征，他们高兴被赦免罪过，一定会争着立功，高丽自可平灭。"炀帝不高兴，苏威退了出来。御史大夫裴蕴上奏说："这太不恭敬了！天下哪里有这么多盗贼！。"炀帝说："这老家伙一肚子诡诈，拿盗贼多来威胁我。我想打他嘴巴，暂且再忍耐一下。"裴蕴知道炀帝的心意，命河南郡平民张行本上奏说："苏威从前在高阳负责选拔官员，随便授人官职；又害怕突厥，请求返回京师。"炀帝命人进行审理查验，构成罪案，于是下诏历数苏威的罪状，将他开除官籍，贬为平民。一个多月后，又有人奏报苏威与突厥暗中勾结图谋不轨，事情交给裴蕴追查审理，裴蕴判苏威死刑，苏威无法为自己辩白，只是叩头流血谢罪而已，炀帝怜悯他将他释放，说："不忍心立即诛杀。"连同他的子孙三代都开除官籍，贬为平民。

10 秋，七月，初八，济景公樊子盖逝世。

11 江都新制造的龙舟完成，送到东都；宇文述劝炀帝到江都游玩，右候卫大将军酒泉人赵才劝阻说："现在百姓疲惫劳苦，国库空虚，盗贼蜂涌而起，政令不能推行，希望陛下返回京师，安抚天下万民。"炀帝勃然大怒，把赵才交付司法官吏处治，过了十天，炀帝怒气稍为消解，才将他放出。朝中大臣都不想让炀帝出行，但炀帝出行之意非常坚决，没有人敢于进谏。建节尉任宗上书极力劝谏，当天就在朝堂上用刑杖把他活活打死。初十，炀帝出行江都，命越王杨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人共同负责东都留守政务。韦津是韦孝宽的儿子。炀帝作诗向宫人作别："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认为盗贼遍地都有，在建国门上表劝阻，炀帝勃然大怒，先割取崔民象的下巴，然后将他斩首。

12 十四日，冯翊郡人孙华起兵为盗。虞世基认为盗贼到处都有，请求炀帝派兵屯驻洛口仓，炀帝说："你真是文弱书生，天下安定却还恐惧胆怯。"十四日，炀帝到达巩县，敕令有关部门将箕山、公路二府移到洛口仓内，并命令修筑城池以防意外。炀帝到达汜水县，奉信郎王爱仁又上表请求炀帝回西京，炀帝将他斩首，又继续南行。炀帝到达梁郡，梁郡有人拦阻车驾，上书说："陛下如果一定要驾临江都，天下就将不再是陛下所有！"炀帝又将上书人斩首。这时，李子通占据海陵，左才相劫掠淮北，杜伏威屯兵六合，他们各自拥有部众几万人。炀帝派光禄大夫陈棱率领宿卫精兵八千人前往讨伐，官军接连获得胜利。

13 八月，二十一日，贼兵首领赵万海率领部众几十万人，从恒山向高阳进犯。

14 冬，十月，己丑，许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无赖。化及事帝于东宫，帝宠昵之，及即位，以为太仆少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与突厥交市，帝怒，将斩之，已解衣辫发，既而释之，赐述为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轻智及，惟化及与之亲昵。述卒，帝复以化及为右屯卫将军，智及为将作少监。

15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礼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树皮而食之，匿于淮阳村舍，变姓名，聚徒教授。郡县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不敢舍，转寄密于游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从侄怀义告其事，帝令怀义自赍敕书与梁郡通

守杨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围秀才宅，适值密出外，由是获免，君明、秀才皆死。

韦城翟让为东都法曹[1]，坐事当斩。狱吏黄君汉奇其骁勇，夜中潜谓让曰："翟法司，天时人事，抑亦可知，岂能守死狱中乎""让惊喜曰："让，圈牢之豕，死生唯黄曹主所命。"君汉即破械出之。让再拜曰："让蒙再生之恩则幸矣，奈黄曹主何！"因泣下。君汉怒曰："本以公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顾其死以奉脱，奈何反效儿女子涕泣相谢乎！君但努力自免，勿忧吾也！"让遂亡命于瓦岗为群盗[2]，同郡单雄信，骁健，善用马槊，聚少年往从之。离狐徐世勣家于卫南[3]，年十七，有勇略，说让曰："东郡于公与勣皆为乡里，人多相识，不宜侵掠。荥阳、梁郡，汴水所经，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资。"让然之，引众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聚徒至万余人。

时又有外黄王当仁、济阳王伯当、韦城周文举、雍丘李公逸等皆拥众为盗[4]。李密自雍州亡命，往来诸帅间，说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为然，相谓曰："斯人公卿子弟，志气若是。今人人皆云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吾闻王者不死，斯人再三获济，岂非其人乎！"由是渐敬密。

密察诸帅唯翟让最强，乃因王伯当以见让，往说诸小盗，皆下之。让悦，稍亲近密，与之计事，密因说让曰："刘，项皆起布衣为帝王。今主昏于上，民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东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马精锐，席卷二京，诛灭

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让谢曰：“吾侪群盗，旦夕偷生草间，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

会有李玄英者，自东都逃来，经历诸贼，求访李密，云“斯人当代隋家。”人问其故，玄英言：“比来民间谣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谓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与后，皆君也；‘宛转花园里’，谓天子在扬州无还日，将转于沟壑也；‘莫浪语，谁道许’者，密也。”既与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齐郡房玄藻，自负其才，恨不为时用，预于杨玄感之谋，变姓名亡命，遇密于梁、宋之间，遂与之俱游汉、沔，遍入诸贼，说其豪杰；还日，从者数百人，仍为游客，处于让营。让见密为豪杰所归，欲从其计，犹豫未决。

有贾雄者，晓阴阳占候，为让军师，言无不用。密深结于雄，使之托术数以说让；雄许诺，怀之未发。会让召雄，告以密所言，问其可否，对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无不济。”让曰：“如卿言，蒲山公当自立，何来从我”“对曰：“事有相因。所以来者，将军姓翟，翟者，泽也，蒲非泽不生，故须将军也。”让然之，与密情好日笃。

密因说让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众虽多，食无仓禀，唯资野掠，常若不给。若旷日持久，加以大敌临之，必涣然离散。未若先取荥阳[5]，伏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后与人争利。”让从之，于是破金堤关[6]，攻荥阳诸县，多下之。

荥阳太守郇王庆,弘之子也,不能讨,帝徙张须陁为荥阳通守以讨之。庆戍,须陁引兵击让,让向数为须陁所败,闻其来,大惧,将避之。密曰:"须陁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擒也。公但列陈以待,密保为公破之。"让不得已,勒兵将战,密分兵千余人伏于大海寺北林间[7]。须陁素轻让,方陈而前,让与战,不利,须陁乘之,逐北十余里;密发伏掩之,须陁兵败。密与让及徐世勣,王伯当合军围之,须陁溃围出;左右不能尽出,须陁跃马复入救之,来往数四,遂战死,所部兵昼夜号哭,数日不止,河南郡县为之丧气。鹰扬郎将河东贾务本为须陁之副,亦被伤,帅余众五千余人奔梁郡,务本寻卒。诏以光禄大夫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代领其众,徙镇虎牢。

让乃令密建牙,别统所部,号蒲山公营。密部分严整,凡号令士卒,虽盛夏,皆如背负霜雪。躬服俭素,所得金宝,悉颁赐麾下,由是人为之用。麾下士卒多为让士卒所凌辱,以威约有素,不敢报也。让谓密曰:"今资粮粗足,意欲还向瓦岗,公若不往,唯公所适,让从此别矣。"让帅辎重东引,密亦西行至康城[8],说下数城,大获资储。让寻悔,复引兵从密。

【注释】

①韦城: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南。 法曹:郡司法官。

②瓦岗:在今河南滑县东南。

③离狐:县名:治所在今河北东明县。 卫南: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

④外黄：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杞县东。 济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 雍丘：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杞县。

⑤荥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荥阳县。

⑥金堤关：在荥阳县北。

⑦大海寺：在荥阳县北。

⑧康城：今河南禹州市。

【译文】

14 冬，十月，初六，许恭公宇文述逝世。当初，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宇文智及都是无赖。宇文化及曾在东宫侍奉炀帝，炀帝对他宠信亲近。及至炀帝即位，任命宇文化及为太仆少卿。炀帝巡行榆林时，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违犯禁令与突厥人做买卖，炀帝大怒，要把他们斩首，已经解开了他们的衣服和发辫，结果还是释放了他们，赏赐给宇文述当奴仆，宇文智及的弟弟宇文士及，因为娶了公主的缘故，常常轻视宇文智及，只有宇文化及和他亲近。宇文述去世，炀帝又任命宇文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宇文智及为将作少监。

15 李密逃亡，前去投奔郝孝德。郝孝德对李密没有以礼相待；李密又去投奔王薄，王薄也没有特别看重他。李密穷困疲乏，以至于剥树皮充饥，躲藏在淮阳郡的村子里，改名换姓，收了几个学生教他们读书认字。郡县官员产生怀疑派人去抓他，李密再次逃亡，投奔他妹夫雍丘县令丘君明。丘君明不敢收留，就把李密转送到游侠王秀才家。王秀才把女儿嫁给李密。丘君明的堂侄丘怀义告发了这件事，炀帝命令丘怀义亲自携带敕书交给梁郡通守杨汪，要他去拘捕李密等人。杨汪派兵包围了王秀才住宅，正巧李密外出不在，因而幸免于难。丘君明、王秀才都被处死。

韦城人翟让担任东郡法曹，因事被控有罪该当斩首。狱吏黄君汉佩服翟让骁勇不凡，便在夜里暗中对翟让说："翟法司，天时人事，或许可以看得很清楚，怎能守在狱中等死呢？"翟让又惊又喜，

说："我翟让，是关在圈里的猪，是生是死只能听从黄曹主的吩咐了。"黄君汉当即打开翟让的脚镣手铐，把他释放，翟让再三拜谢说："我蒙受您的再生之恩，已是很幸运，但黄曹主您怎么办呢？"说着流下泪来，黄君汉生气说："我本以为你是个大丈夫，可以拯救人民的生命，所以不顾杀头死罪来解救你，你怎么却像女子一样哭泣流泪来表示感谢呢？你尽力设法逃命吧，不要为我担忧！"翟让于是逃亡到瓦岗为盗。同郡人单雄信，骁勇矫健，善于在马上使用长矛，集结了一些年轻人去投奔翟让。离狐县人徐世勣家在卫南县，十七岁，勇敢而有谋略，他劝翟让说："东郡对于您和我都是家乡，人们都互相认识，不应该去侵犯抢掠。荥阳、梁郡，是汴水流经的地方，我们抢劫航行船只，掠夺商人旅客，就足够我们资用了。"翟让同意了，于是率众进入荥阳、梁郡二郡，抢掠公私船只，资用于是丰足，来归附的人越来越多，聚集徒众达一万多人。

当时又有外黄人王当仁、济阳人王伯当、韦城人周文举、雍丘人李公逸等都聚众为盗。李密从雍州逃亡，来往于各部首领之间，告诉他们夺取天下的计策，开始大家都不相信。久而久之，渐渐有人认为他说得有道理，议论说道："这个人是公卿子弟，志气如此。如今人人都说杨氏将灭，李氏将兴，我听说为王的人不会死，此人多次遇难脱险，将兴的李氏莫非就是他！"因此他们渐渐敬重李密。

李密观察各部首领，认为只有翟让势力最强，便通过王伯当介绍见到了翟让，他为翟让出谋划策，去游说其他小股贼兵，使他们归附了翟让。翟让很高兴，渐渐亲近李密，与他一起议事，李密于是进一步劝翟让说："刘邦、项羽都出身平民而作了帝王，如今皇帝在上面昏庸无道，百姓在下面怨愤不平；精锐兵力都在辽东丧失了，和突厥的和亲也告断绝。却仍在巡游扬、越，抛弃东都，现在也是刘邦、项羽之辈奋起的大好时机。以您的雄才大略、兵强马壮，完全可以席卷东西二京，诛灭暴君，隋朝不难推翻！"翟让向李密推辞说："我辈身为群盗，日夜在草野间苟且偷生，你所说的，不是我辈所能

做到的。”

恰巧有个叫李玄英的人，从东都逃出来，走遍了各部贼兵所住之处，求访李密下落，并说：“此人当取代隋家天下。”别人问他缘故，李玄英说：“近来民间有一首叫《桃李章》的歌谣，歌谣唱道：‘桃李子，皇后绕杨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是说逃亡的人是李氏之子；皇与后都是指国君；‘宛转花园里’，指的是天子在扬州不会有回来的日子了，将会葬身于沟壑；‘莫浪语，谁道许’是指密字。”不久他遇到李密，便委身投靠李密。原宋城县尉齐郡人房玄藻，自恃自己的才学，恨自己不能为朝廷重用，曾参与过杨玄感的谋乱，后来改名换姓逃亡，在梁郡、宋城之间遇见了李密，于是就和李密遍游汉、沔地区，深入各部贼兵，游说其中的豪杰之士；返回时，跟从他们的有几百人，李密仍以游客身分，留在翟让的营寨内。翟让看见豪杰们都归附李密，打算采纳李密的计谋，但一直犹豫不决。

有个叫贾雄的人，通晓阴阳占卜，担任翟让的军师，所说的话没有不被采用的。李密用心结纳贾雄。他让贾雄托占卜之术劝说翟让；贾雄答应了，想好了主意没有机会说，正好翟让召见贾雄，告诉他李密所说的话，问他可行不可行，贾雄回答：“大吉大利，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又说：“您自立为王恐怕未必能成功，要是拥立此人，事情没有不成功的。”翟让说：“像你说的那样，蒲山公应当自立，为什么他又来投奔我呢？”贾雄回答：“有些事是有相互联系的。李密所以投奔你，是因为将军您姓翟，翟是水泽的意思，蒲草没有水泽便不能生长，所以他需要将军。”翟让认为贾雄的话很对，他与李密的交情日益深厚。

李密便劝翟让说：“如今天下沸腾，百姓不能耕种，您部众虽然很多，但没有军粮仓储，只靠外出抢掠，常常苦于供给不足，若是旷日持久，再加上大敌压境，大家必然四散逃命，不如先攻取荥阳，驻兵休整，就地取食仓储之粮，待兵强马壮，然后再与他人较量。”翟

让听从了他的建议，率军攻破金堤关，进而攻打荥阳各县，大多数县城都被攻了下来。

荥阳太守郇王杨庆，是杨弘的儿子，不能讨伐翟让，炀帝调张须陀为荥阳通守去讨伐。二十七日，张须陀率兵攻击翟让，翟让从前几次都被张须陀击败，听说他来，大为恐惧，打算逃走躲避。李密说："张须陀有勇无谋，他的军队又屡次打胜仗，既骄傲又凶狠，可以一仗就把他擒获。您只管严阵以待，我保证为您打败它。"翟让不得已，部署军队准备交战，李密分兵一千多人埋伏在大海寺北面的树林里。张须陀素来轻视翟让，用方阵向前推进，翟让与张须陀交战，战败，张须陀乘胜追击，追赶了十余里，李密发动伏兵突然袭击，张须陀兵败。李密与翟让以及徐世勣、王伯当等合兵将张须陀包围。张须陀突围而去，但他的部将没能全部冲出包围，张须陀又跃马冲入包围圈去救援。这样来回几次，终于战死。他所部士兵日夜号哭好几天，河以南郡县士气沮丧。鹰扬郎将河东人贾务本是张须陀的副将，也受了伤，他率领剩下的五千多人逃奔梁郡，贾务本不久也死了。炀帝诏命光禄大夫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接替张须陀统领他的部众，迁到虎牢去镇守。

翟让于是命李密独自建立大营，统帅自己的部众，号称蒲山公营，李密军纪严明，凡是号令士卒，即使是在盛夏，士卒们也都好像背上负有霜雪般的寒意。李密自己节俭朴素，所得到的金银财宝，全部分发给部下，因此人们都愿为他效力。他部下的士卒很多人被翟让士卒欺辱，因军纪严格，无人敢进行报复。翟让对李密说："如今军资粮食大体充足，我想返回瓦岗，您如果不去，那就随便您到哪里，我从此就和您告别了。"翟让带着辎重向东而去，李密也向西行进到达康城，说服了几座城池投降，获得了大量的军资粮食。翟让不久就后悔了，便又率兵来追随李密。

16 鄱阳贼帅操师乞自称元兴王[1]，建元始兴，攻陷豫章郡[2]，以其乡人林士弘为大将军。诏治书侍御史刘子翊将兵讨之。师乞中流矢死，士弘代统其众，与子翊战于彭蠡湖[3]，子翊败死。士弘兵大振，至十余万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称皇帝，国号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临川、南康、宜春等郡[4]，豪杰争杀隋守令，以郡县应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5]，皆为所有。

17 诏以右骁卫将军唐公李渊为太原留守，以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为之副，将兵讨甄翟儿，与翟儿遇于雀鼠谷。渊众才数千，贼围渊数匝；李世民将精兵救之，拔渊于万众之中，会步兵至，合击，大破之。

18 帝疏薄骨肉，蔡王智积每不自安，及病，不呼医，临终，谓所亲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领没于地矣！"

19 张金称、郝孝德、孙宣雅、高士达、杨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县；隋将帅败亡者相继，唯虎贲中郎将蒲城王辩、清河郡丞华阴杨善会数有功[6]，善会前后与贼七百余战，未尝负败。帝遣太仆卿杨义臣讨张金称。金称营于平恩东北[7]，义臣引兵直抵临清之西[8]，据永济渠为营，去金称营四十里，深沟高垒，不与战。金称日引兵至义臣营西，义臣勒兵擐甲，约与之战，既而不出。日暮，金称还营，明旦，复来；如是月余，义臣竟不出。金称以为怯，屡逼其营詈辱之。义臣乃谓金称曰："汝明旦来，我当必战。"金称易之，不复设备。义臣简精骑二千，夜自馆陶济河[9]，伺金称离营，即入击其累重。金称闻之，引兵还，义臣从后击之，

金称大败，与左右逃于清河之东。月余，杨善会讨擒之。吏立木于市，悬其头，张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间，歌讴不辍。诏以善会为清河通守。

20涿郡通守郭绚将兵万余人讨高士达。士达自以才略不及窦建德，乃进建德为军司马，悉以兵授之。建德请士达守辎重，自简精兵七千人拒绚，诈为与士达有隙而叛，遣人请降于绚，愿为前驱，击士达以自效。绚信之，引兵随建德至长河[10]，不复设备。建德袭之，杀虏数千人，斩绚首，献士达，张金称余众皆归建德。杨义臣乘胜至平原[11]，欲入高鸡泊讨之。建德谓士达曰："历观隋将，善用兵者无如义臣，今灭张金称而来，其锋不可当。请引兵避之，使其欲战不得，坐费岁月，将士疲倦，然后乘间击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敌。"士达不从，留建德守营，自帅精兵逆击义臣，战小胜，因纵酒高宴。建德闻之曰："东海公未能破敌，遽自矜大，祸至不久矣。"后五日，义臣大破士达，于阵斩之，乘胜逐北，趣其营，营中守兵皆溃。建德与百余骑亡去，至饶阳[12]，乘其无备，攻陷之，收兵，得三千余人。义臣既杀士达，以为建德不足忧，引去。建德还平原，收士达散兵，收葬死者，为士达发丧，军复大振，自称将军。先是，群盗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独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声势日盛，胜兵至十余万人。

【注释】

①鄱阳：郡名。治所在今江西波阳县。

②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

③彭蠡湖：今鄱阳湖。

④南康：郡名。治所在今江西赣县。

⑤番禺：今广东广州市。

⑥蒲城：县名。今属陕西省。

⑦平恩：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曲周县东南。

⑧临清：县名。今为市，属山东省。

⑨馆陶：县名。今属河北省。

⑩长河：县名。治所在今山东德州市东。

⑪平原：郡名。治所在今山东陵县。

⑫饶阳：县名。今属河北省。

【译文】

16 鄱阳郡贼兵首领操师乞自称元兴王，建年号始兴，攻克豫章郡，任命同乡林士弘为大将军。诏命治书侍御史刘子翊率兵讨伐操师乞。操师乞中流箭而死，林士弘替代他统帅部众，与刘子翊在彭蠡湖交战，刘子翊战败身亡。林士弘军威大振，部众达到十余万人。十二月，初十，林士弘自称皇帝，国号楚，建年号太平。遂攻取九江、临川、南康、宜春等郡，各地豪杰都争先恐后杀死郡守县令，以整个郡县来归附林士弘。北自九江，南到番禺，都为林士弘所控制。

17 下诏任命右骁卫将军唐公李渊为太原留守，任命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为李渊的副将，率兵讨伐甄翟儿，在雀鼠谷与甄翟儿相遇，李渊只有几千人，而贼军包围李渊有好几重。李世民率领精兵救援，将李渊从万众之中救出来，正好步兵赶到，两军合击，把甄翟儿打得大败。

18 炀帝对亲生骨肉也疏远、刻薄，蔡王杨智积一直恐惧不安，后来他患病，不请医生治疗，临终时，对他的亲人说："我今天才确知能够保全头颅而埋葬于地下了！"

19 张金称、赦孝德、孙宣雅、高士达、杨公卿等抢掠河北，攻陷郡县，即行屠杀；隋朝的将帅败亡者接连不断，只有虎贲郎将蒲城人王辩、清河郡丞华阴人杨善会几次获胜立功。杨善会前后与贼兵交战七百余次，从没有战败过，炀帝派遣太仆卿杨义臣讨伐张金称，张金称在平恩县东北扎营，杨义臣率兵直抵临清县的西面，紧靠永济渠扎营，距张金称的营地有四十里，深挖壕沟，高筑城垒，不出来交战。张金称每天率兵到杨义臣营地的西面挑战，杨义臣率领士兵，身披战甲，与张金称约期交战，但到时候又不出战。天色将晚，张金称只好率军返回营地，第二天一早又来，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杨义臣始终没有出战。张金称以为杨义臣胆怯，几次逼近他的营地辱骂他，杨义臣对张金称说："你明天早晨来，我一定和你决战。"张金称轻视他，不再加以防备。杨义臣挑选精锐骑兵两千人，当天夜晚从馆陶渡河，趁张金称率兵离开营地，立即进入张的营地袭击他的辎重。张金称得到报告，急忙率兵返回，杨义臣从背后偷袭，张金称大败，和左右侍从逃到清河以东。一个多月后，杨善会讨伐并擒获了张金称。官吏在闹市中立一根木柱，把张金称的头悬吊起来，伸开他的手足，命令他的仇家割他的肉吃。张金称断气之前，一直唱歌不停。下诏任命杨善会为清河通守。

20 涿郡通守郭绚率领一万余人讨伐高士达。高士达自认为才能谋略比不上窦建德，于是就提拔窦建德为军司马，把兵权全部交给他。窦建德请高士达看守辎重，自己挑选精兵七千人抵抗郭绚。他假称与高士达有矛盾而叛变，派人向郭绚请求投降，表示愿作郭绚的前锋，进攻高士达，以作报效。郭绚相信了他，率兵跟随窦建德到长河，不再防备，窦建德突然袭击郭绚，杀死俘获几千人，砍下郭绚的首级献给高士达。张金称的余部也都归附了窦建德。杨义臣乘胜进军到平原，想进入高鸡泊讨伐窦建德，窦建德对高士达说："我观察隋朝所有将领没有哪个像杨义臣善于用兵，如今他灭掉了张金称乘胜而来，锐不可挡，请您率兵先行避开，让他欲战不得，白白

浪费岁月，等他将士疲劳倦怠，我们再乘机袭击他，这样才能打败他。不然的话，恐怕您敌不过他。”高士达不听从，他留下窦建德守营，自己率领精兵迎击杨义臣，取得小胜，便纵酒畅饮。窦建德听到后说：“东海公还没打败敌人就自高自大，灾祸不久就要临头。”五天后，杨义臣大破高士达，在阵前将高士达斩首，乘胜追击，直逼他的营地。营中的守军全部溃散，窦建德仅和百余骑兵逃走，逃到饶阳县，乘饶阳县没有防备，攻破饶阳，收集兵卒三千人。杨义臣已经杀死了高士达，认为窦建德不足为患，就率兵离去。窦建德回到平原，收集高士达所部的散兵，安葬死者，为高士达治理丧事，军威又重新大振，窦建德自称将军。原先，群盗捉到隋朝官吏及士族子弟，全都杀死，只有窦建德很好地对待他们，因此隋朝官吏中开始有人献城向他投降。窦建德声势日益强盛，作战士兵多达十余万人。

21 内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恶闻贼盗，诸将及郡县有告败求救者，世基皆抑损表状，不以实闻，但云：“鼠窃狗盗，郡县捕逐，行当殄尽，愿陛下勿以介怀！”帝良以为然，或杖其使者，以为妄言，由是盗贼遍海内，陷没郡县，帝皆弗之知也。杨义臣破降河北贼数十万，列状上闻，帝叹曰：“我初不闻，贼顿如此，义臣降贼何多也！”世基对曰：“小窃虽多，未足为虑，义臣克之，拥兵不少，久在阃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义臣，放散其兵，贼由是复盛。

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蕴职典枢要，维持内外，四方告变，不为奏闻。贼数实多，裁减言

少，陛下既闻贼少，发兵不多，众寡悬殊，往皆不克，故使官军失利，贼党日滋。请付有司结正其罪。"大理卿郑善果奏："云起诋訾名臣，所言不实，非毁朝政，妄作威权。"由是左迁云起为大理司直[1]。

22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谒见者，专问礼饷主薄，丰则超迁丞、守，薄则率从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2]，迁江都郡丞。由是郡县竞务刻剥，以充贡献。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加之饥馑无食，民始采树皮叶，或捣藁为末，或煮土而食之，诸物皆尽，乃自相食；而官食犹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为帝简阅江淮民间美女献之，由是益有宠。

23 河间贼帅格谦拥众十余万，据豆子䓫，自称燕王，帝命王世充将兵讨斩之。谦将勃海高开道收其余众，寇掠燕地，军势复振。

24 初，帝谋伐高丽，器械资储，皆积于涿郡；涿郡人物殷阜，屯兵数万。又，临朔宫多珍宝[3]，诸贼竞来侵掠；留守官虎贲郎将赵什住等不能拒，唯虎贲郎将云阳罗艺独出战，前后破贼甚众，威名日重，什住等阴忌之。艺将作乱，先宣言以激其众曰："吾辈讨贼数有功，城中仓库山积，制在留守之官，而莫肯散施以济贫乏，将何以劝将士！"众皆愤怨。军还，郡丞出城候艺，艺因执之，陈兵而入。什住等惧，皆来听命，乃发库物以赐战士，开仓廪以赈贫乏，境内咸服；杀不同己者勃海太守唐祎等人，威振燕地，柳城、怀远

并归之④。艺黜柳城太守杨林甫，改郡为营州，以襄平太守邓暠为总管，艺自称幽州总管。

25 突厥数寇北边。诏晋阳留守李渊帅太原道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击之。时突厥方强，两军众不满五千，仁恭患之。渊选善射者二千人，使之饮食舍止一如突厥，或与突厥遇，则伺便击之，前后屡捷，突厥颇惮之。

【注释】

①大理司直：官名。大理寺属官，从五品。

②历阳郡：治所在今安徽和县。

③临朔宫：在今河北卢龙县境。

④柳城：郡名。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市。　怀远：郡名。治所在今辽宁辽中县。

【译文】

21 内史侍郎虞世基因为炀帝不愿意听到贼盗的情况，所以诸将及各地郡县报告战败、请求救援的奏章，虞世基都抑塞毁损，不据实奏报，只说："鼠窃狗盗，郡县搜捕追逐，快要消灭干净了。希望陛下不要放在心上！"炀帝深以为然，有时还杖打据实报告的使者，认为他们说的都是谎话，因此盗贼遍布海内，不断攻陷郡县，炀帝都不知道，杨义臣击败并收降河北的贼众几十万，他条列情状上奏炀帝，炀帝看后感叹道："我原来没听说过，盗贼突然到了如此地步，杨义臣降服的贼怎会这么多？"虞世基回答说："小贼虽然多，但用不着担心，杨义臣击败小贼，却拥兵不少，将帅久在京城之外，这是最不妥当的。"炀帝说："你说的是。"立刻派人追回杨义臣，遣散他的部众，盗贼因此又多了起来。

治书侍御史韦云起上奏弹劾："虞世基和御史大夫裴蕴职掌枢

要机密,维持朝廷内外联系,现在四方告急,却不转报奏告,盗贼的数量实际很多,他们却谎报很少,陛下既然听说贼少,发兵也就不多,以致众寡悬殊,去讨伐往往不能取胜,因此使官军失利,而贼党却一天比一天增多。请将他们二人交付有关部门追究判定他们的罪刑。"大理卿郑善果上奏说:"韦云起诋毁国家重臣,他所说的都不是实话,他诽谤朝政,妄自专权。"因此把韦云起贬为大理司直。

22 炀帝到了江都,凡江、淮各郡官员谒见,炀帝专问进献礼物多少,礼物丰富则越级升迁郡丞、郡守,礼物稍薄则大多停职、解职。江都郡丞王世充进献铜镜屏风,提升为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进献珍奇美食,提升为江都郡丞。因此郡县官吏竞相对人民肆意盘剥,搜刮进献物品。人民外受盗贼的抢掠,内受郡县官吏赋敛的逼迫,生计无着,加上饥荒没有食物,人们开始剥树皮、采树叶充饥,有的人把稻草捣成碎末为食,有的人煮泥土吃,所有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就吃人。而官府仓库中的粮食却还充足,官吏们畏惧法令规定,没有人敢取粮救济饥民。王世充还暗中为炀帝挑选江淮民间美女进献,因此更加得宠。

23 河间郡贼兵首领格谦拥有部众十余万人,占据豆子航,自称燕王。炀帝命王世充率兵讨伐格谦并将他斩首。格谦的部将勃海人高开道收集余部,劫掠燕地,军势又振奋起来。

24 当初,炀帝准备征伐高丽,器械军资和粮食贮备都集中在涿郡;涿郡人口、物产殷实丰富,驻守军队有几万人。另外,临朔宫里有很多珍宝,各地的贼寇纷纷前来抢掠,留守官虎贲郎将赵什住等人无法抵抗,只有虎贲郎将云阳人罗艺独自出战,前后击败贼兵很多人,罗艺的威名越来越高,赵什住等人暗中嫉妒他。罗艺将要造反,他先广泛宣传以鼓动他的部众,说:"我们讨贼屡次建立战功,城中的仓库粮食堆积如山,但控制在留守官手中,不肯发放一点来救济贫苦困乏的百姓,怎么能够勉励将士!"大家都极为愤怒。军队回城,郡丞出城迎接罗艺,罗艺便把郡丞抓起来,列队入城。赵什住

等人恐惧了，都前来听命，于是罗艺分发仓库里的物资赏赐将士，打开粮仓赈济贫苦困乏的百姓。涿郡境内都归服他。罗艺杀掉不同自己一起造反的勃海太守唐祎等人，声威震动燕地，柳城、怀远都归附了他。罗艺废黜柳城太守杨林甫，改柳城郡为营州，任命襄平太守邓暠为营州总管，罗艺自称幽州总管。

25 突厥人几次侵犯北部边境。诏命晋阳留守李渊率领太原道军队与马邑太守王仁恭抗击突厥。这时突厥力量正强，太原道及马邑郡两处隋军不满五千人，王仁恭非常担忧。李渊挑选善于骑射的士卒二千人，让他们饮食起居完全同突厥人一样，如果与突厥人相遇，就伺机袭击他们，前后多次获捷，突厥人颇为害怕。

恭皇帝上[1]

义宁元年

1 春，正月，右御卫将军陈棱讨杜伏威，伏威帅众拒之。棱闭壁不战，伏威遗以妇人之服，谓之“陈姥”。棱怒，出战，伏威奋击，大破之，棱仅以身免。伏威乘胜破高邮[2]，引兵据历阳，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分遣诸将徇属县，所至辄下，江淮间小盗争附之。伏威常选敢死之士五千人，谓之“上募”，宠遇甚厚，有攻战，辄令上募先击之，战罢阅视，有伤在背者即杀之，以其退而被击故也。所获资财，皆以赏军。士有战死者，以妻、妾徇葬。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2 丙辰，窦建德为坛于乐寿[3]，自称长乐王，置百官，改元丁丑。

3 辛巳，鲁郡贼徐圆朗攻陷东平[4]，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5]，北至东平，尽有之，胜兵二万余人。

4 卢明月转掠河南，至于淮北，众号四十万，自称无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讨之。世充与战于南阳，大破之，斩明月，余众皆散。

5 二月，壬午，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杀郡丞唐世宗[6]，据郡，自称大丞相，北连突厥。

6 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货赂，不能振施。郡人刘武周，骁勇喜任侠，为鹰扬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亲厚之，令帅亲兵屯阁下。武周与仁恭侍儿私通，恐事泄，谋作乱，先宣言曰："今百姓饥馑，僵尸满道，王府君闭仓不赈恤，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众皆愤怒。武周称疾卧家，豪杰来候问，武周椎牛纵酒，因大言曰："壮士岂能坐待沟壑！今仓粟烂积，谁能与我共取之？"豪杰皆许诺。己丑，仁恭坐听事，武周上谒，其党张万岁等随入，升阶，斩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无敢动者。于是开仓以赈饥民，驰檄境内属城，皆下之，收兵得万余人。武周自称太守，遣使附于突厥。

7 李密说翟让曰："今东都空虚，兵不素练；越王冲幼，留守诸官政令不壹，士民离心。段达、元文都，暗而无谋，以仆料之，彼非将军之敌。若将军能用仆计，天下可指麾而定。"乃遣其党裴叔方觇东都虚实，留守官司觉之，始为守御之备，且驰表告江都。密谓让曰："事势如此，不可不发。兵法曰：'先则制于己，后则制于人。'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余，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

未能救，又先无豫备，取之如拾遗耳。比其闻知，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熟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枕威养锐，以逸待劳，纵彼能来，吾有备矣。然后檄召四方，引贤豪而资计策，选骁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让曰："此英雄之略，非仆所堪；惟君之命，尽力从事，请君先发，仆为后殿。"庚寅，密、让将精兵七千人出阳城北[7]，逾方山[8]，自罗口袭兴洛仓[9]，破之；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相属。

朝散大夫时德睿以尉氏应密[10]，前宿城令祖君彦自昌平往归之[11]。君彦，珽之子也，博学强记，文辞赡敏，著名海内，吏部侍郎薛道衡尝荐之于高祖，高祖曰："是歌杀斛律明月人儿邪？朕不须此辈！"炀帝即位，尤疾其名，依常调选东平书佐，检校宿城令。君彦自负其才，常郁郁思乱，密素闻其名，得之大喜，引为上客，军中书檄，一以委之。

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崱帅步骑二万五千讨密[12]。时东都人皆以密为饥贼盗米，乌合易破，争来应募，国子三馆学士及贵胜亲戚皆来从军，器械修整，衣服鲜华，旌旗钲鼓甚盛。长恭等当其前，使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等将所部兵自汜水而入以掩其后，约十一日会于仓城南，密、让具知其计。东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长恭等驱之渡洛水，陈于石子河西[13]，南北十余里。密、让选骁雄，分为十队，令四队伏横岭下以待仁基，以六队陈于石子河东，长恭等见密兵少，轻之。让先接战，不利，密帅麾下横冲之。隋兵饥疲，遂大败，长恭等解衣潜窜得免，奔

还东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释长恭等罪，慰抚之。密、让尽收其辎重器甲，威声大振。

让于是推密为主。上密号为魏公；庚子，设坛场，即位，称元年，大赦。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府；其魏公府置三司、六卫，元帅府置长史以下官属。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亦置长史以下官，减元帅府之半；以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候大将军，各领所部；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东郡邴元真为右长史，杨惠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封拜各为差。于是赵、魏以南，江、淮以北，群盗莫不响应，孟让、郝孝德、王德仁及济阴房献伯、上谷王君廓、长平李士才、淮阳魏六儿、李德谦、谯郡张迁、魏郡李文相、谯郡黑社、白社、济北张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驴贼等皆归密。密悉拜官爵，使各领其众，置百营簿以领之。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乃命其护军田茂广筑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彦藻将兵东略地，取安陆、汝南、淮安、济阳、河南郡县多陷于密。

【注释】

①恭皇帝：杨侑。封代王。元德太子杨昭之子，炀帝之孙。公元617年11月，李渊克长安，奉代王杨侑即帝位，改元义宁。

②高邮：县名。今属江苏县。

③乐寿：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献县。

④鲁郡：治所在今山东兖州县。　东平：郡名。治所在今山东郓城县。

⑤琅邪：郡名。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市。

⑥朔方：郡名。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

⑦阳城：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登封县。

⑧方山：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汜水镇南。

⑨罗口：在今河南巩县西南。　兴洛仓：即洛口仓。在巩县东。

⑩尉氏：县名。今属河南省。

⑪昌平：县名。今属北京市。

⑫房崱(zhī芝)：人名。

⑬石子河：在今河南巩县东南。

【译文】

恭皇帝上

义宁元年(丁丑，公元617年)

1 春，正月，右御卫将军陈棱讨伐杜伏威，杜伏威率领部众抗击。陈棱紧闭营垒，不肯出战。杜伏威送给他妇人的衣服，称他为"陈姥"。陈棱被激怒，出战，杜伏威率军奋力攻击，把官军打得大败，陈棱仅只身逃脱。杜伏威乘胜攻破高邮，率兵占据历阳，自称总管，任命辅公祏为长史，分别派出将领攻取江都郡所属各县，大军所到之处，城池全都投降，江淮间小盗争相归附杜伏威。杜伏威经常选拔敢死勇士五千人，称之为"上募"，对这支队伍宠爱和待遇十分优厚。凡有战斗，就命令"上募"先进行攻击，战斗结束后检查将士，凡背上有伤的就处死，认为他是转身后退而被敌人击伤的。所缴获的军资财物，都用来犒赏战士，战士有战死的，杜伏威就用妻、妾为死者殉葬。因此杜伏威的军队人人奋勇作战，所向无敌。

2 初五，窦建德在乐寿县设坛，自称长乐王，设置文武百官，改年号丁丑。

3 三十日，鲁郡贼人徐圆朗攻陷东平，他分出兵力攻战土地，从琅邪以西，北边到东平，全都归徐圆朗所有，拥有作战士兵两万余人。

4 卢明月转而劫掠河南，到达淮北，拥有的部众号称四十万，自称无上王。炀帝命令江都通守王世充率兵讨伐。王世充在南阳与

卢明月交战，把他打得大败，斩杀卢明月，其余的部众都四散逃走。

5 二月，初一，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杀死郡丞唐世宗，占据郡城，自称大丞相，北边勾结突厥。

6 马邑太守王仁恭，收受了许多财物贿赂，却不能赈济百姓。马邑郡人刘武周非常勇敢，喜欢行侠仗义，担任鹰扬府校尉。王仁恭因为刘武周是本郡豪族，对他十分亲信厚待，令他率领亲兵驻防内宅。刘武周与王仁恭的侍女私通，怕事情泄露，就图谋作乱，先扬言说："如今百姓闹饥荒，饿死的尸体满路都是，而王府君关闭粮仓不肯赈济抚恤，难道作父母官的应当这样做吗？"大家听了都非常愤怒。刘武周假托有病躺在家里，当地豪杰都来问候，刘武周便杀牛摆酒宴请他们，并大声说："壮士怎么能坐在这里等死！如今仓里堆积的粮食已经腐烂，谁能和我一起去取粮？"在场的豪杰都答应前往。初八，王仁恭正坐在办理公事的厅堂里，刘武周上堂谒见，他的党羽张万岁等人随后而入，登上台阶，斩王仁恭，拿着他的首级出来示众。郡内无人敢动。于是刘武周开粮仓赈济饥民，向郡属各县发布檄文，各县全都降附，共得兵马一万余人。刘武周自称太守，派遣使者归附突厥。

7 李密劝翟让说："现在东都空虚，守城士兵平时没有训练，越王杨侗年幼，留守官员政令不能统一，军民离心。段达、元文都愚昧而无谋略，依我料想，他们不是将军的对手。如果将军能采用我的计策，天下挥手之间就可以平定。"于是派遣党羽裴叔方去侦察东都虚实，留守东都的官员发觉了，开始作防卫准备，并且驰马送奏表去江都报告炀帝。李密对翟让说："局势已经如此，我军不能不发动攻击了。兵法说：'先动手就自己控制别人，后动手就被别人控制'。如今百姓闹饥荒，洛口仓有很多积存的粮食，离东都有一百多里，将军如果亲率大军，轻装前进，突然袭击，他们因路远无法救援，事先又无防备，夺取洛口仓就像从地上捡起东西一样容易，等他们知道消息，我们已经夺取到手。发放粮食赈济穷苦百姓，远近之人谁

不归附！一百万的部众，一个早晨就可以聚集起来。我们依恃兵多势众，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纵然东都派军队来，我们已经有了防备。然后我们发出文告号令四方，招揽豪杰贤士，听取他们的计策，选用骁勇强悍的将才，授以兵权，灭亡隋家王朝，颁布将军的政令，这岂不是壮盛之举么？"翟让说："这是英雄的韬略，不是我所能胜任的，我只听从您的号令，尽力去办，请您先行进发，我来殿后。"初九，李密、翟让率领精兵七千人，从阳城北出发，越过方山，从罗口袭击兴洛仓，攻克了它；打开粮仓，让百姓随意取粮，前来取粮的人扶老携幼，道路上来往不断。

朝散大夫时德睿献出尉氏县响应李密，前宿城令祖君彦从昌平去归附李密。祖君彦是祖珽的儿子，学问渊博，记忆力强，文章词藻华丽精敏，国内著名。吏部侍郎薛道衡曾经把他推荐给高祖，高祖说："他是用歌谣杀了斛律明月那个人的儿子吗？我不要这类人！"炀帝即位，尤其嫉妒祖君彦的名声，按常规将祖君彦调选为东平郡书佐，检校宿城令。祖君彦自负有才，总觉郁郁不得志想要作乱。李密很早就听说过他的盛名，得到他非常高兴，把他待为上宾，军中书信文告，全部交给他处理。

越王杨侗派遣虎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崱率领步兵骑兵两万五千人讨伐李密，当时东都人都认为李密是饥饿的抢米盗贼，一伙乌合之众，很容易击破，都纷纷来应募，国子、太学、四门三馆的学士以及贵族富豪皇亲国戚都来从军，武器精良，军服鲜明华丽，旌旗蔽天，钲鼓响震云霄，声势浩大。刘长恭等人率兵从正面攻击，派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等率所部从汜水进入兴洛仓，从背后突然袭击，约定十一日在兴洛仓城南面会合。李密、翟让完全得知他们的计划。东都官军先到，士兵们还没吃早饭，刘长恭等人就驱赶他们渡过洛水，在石子河西列阵，南北长十余里。李密、翟让挑选骁勇士兵，分作十队，命令其中的四队埋伏在横岭上等待裴仁基，其余的六队在石子河以东列阵。刘长恭等人见李密兵少，就轻视他

们。翟让先出战，交战不利，李密即率所部横冲过来，隋军饥饿疲惫，于是大败。刘长恭等人脱掉官服逃脱，跑回东都，隋军士卒死伤十之五六。越王杨侗赦免了刘长恭等人的罪过，慰问安抚他们一番。李密、翟让将隋军的辎重、武器、铠甲全部缴获，声威大振。

翟让于是推举李密为主，上李密尊号为魏公。十九日，设坛场，李密即位，称元年，大赦天下。发布文告命令，称行军元帅府。魏公府设置三司、六卫、元帅府设置长史以下的官属。拜授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也设置长史以下的官属，但数目是元帅府的一半。任命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侯大将军，各自统领原有部众；任命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东郡人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的人都有不同的封拜。于是赵、魏以南，江、淮以北地区的的群盗全都响应，孟让、郝孝德、王德仁以及济阴人房献伯、上谷人王君廓、长平人李士才、淮阳人魏六儿、李德谦、谯郡人张迁、魏郡人李文相、谯郡的黑社、白社、济北人张青特、上洛人周比洮、胡驴贼等都归附李密。李密对他们全部封官授爵，让他们各率原有部众，设置百营簿来统领他们。前来归降的人如流水源源不绝，部众达数十万人。于是李密命令护军田茂广修筑洛口城，方圆四十里，以供居住。李密派房彦藻率兵向东扩展土地，先后攻占了安陆、汝南、淮安、济阳、黄河以南的郡县，这些地方大多被李密控制。

8 雁门郡丞河东陈孝意与虎贲郎将王智辩共讨刘武周，围其桑乾镇[1]。壬寅，武周与突厥合兵击智辩，杀之；孝意奔还雁门。三月，丁卯，武周袭破楼烦郡[2]，进取汾阳宫，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始毕以马报之；兵势益振，又

攻陷定襄[3]。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为皇后，改元天兴。以卫士杨伏念为尚书左仆射，妹婿同县苑君璋为内史令。武周引兵围雁门，陈孝意悉力拒守，乘间出击武周，屡破之；既而外无救援，遣间使诣江都，皆不报。孝意誓以必死，旦夕向诏敕库俯伏流涕，悲动左右。围城百余日，食尽，校尉张伦杀孝意以降。

9 梁师都略定雕阴、弘化、延安等郡[4]，遂即皇帝位，国号梁，改元永隆。始毕遗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汗。师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5]。

10 左翊卫蒲城郭子和坐事徒榆林。会郡中大饥，子和潜结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门，执郡丞王才，数以不恤百姓，斩之，开仓赈施。自称永乐王，改元丑平。尊其父为太公，以其弟子政为尚书令，子端、子升为左右仆射。有二千余骑，南连梁师都，北附突厥，各遣子为质以自固。始毕以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乃更以为屋利设。

11 汾阴薛举[6]，侨居金城[7]，骁勇绝伦，家赀钜万，交结豪杰，雄于西边，为金城府校尉。时陇右盗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数千人，使举将而讨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飨士，举与其子仁果及同党十三人，于座劫瑗发兵，囚郡县官，开仓赈施。自称西秦霸王，改元秦兴。以仁果为齐公，少子仁越为晋公，招集群盗，掠官牧马。贼帅宗罗睺帅众归之，以为义兴公。将军皇甫绾将兵一万屯枹罕[8]，举选

精锐二千人袭之。岷山羌酋钟利俗拥众二万归之[9]，举兵大振。更以仁果为齐王，领东道行军元帅，仁越为晋王，兼河州刺史[10]，罗睺为兴王，以副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浇河二郡[11]。未几，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

12 李密以孟让为总管、齐郡公，己丑夜，让帅步骑二千入东都外郭，烧掠丰都市，比晓而去。于是东京居民悉迁入宫城，台省府寺皆满。巩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颋以城降密，密以孝和为护军，颋为右长史。

裴仁基每破贼得军资，悉以赏士卒，监军御史萧怀静不许，士卒怨之；怀静又屡求仁基长短劾奏之。仓城之战，仁基失期不至，闻刘长恭等败，惧不敢进，屯百花谷[12]，固垒自守，又恐获罪于朝。李密知其狼狈，使人说之，啖以厚利。贾务本之子闰甫在军中，劝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萧御史何？"闰甫曰："萧君如栖上鸡，若不知机变，在明公一刀耳。"仁基从之，遣闰甫诣密请降。密大喜，以闰甫为元帅府司兵参军，兼直记室事，使之复命，遗仁基书，慰纳之，仁基还屯虎牢。萧怀静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杀怀静，帅其众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为上柱国、河东公；仁基子行俨，骁勇善战，密亦以为上柱国、绛郡公。

密得秦叔宝及东阿程咬金[13]，皆用为骠骑。选军中尤骁勇者八千人，分隶四骠骑以自卫，号曰内军，常曰："此八千人足当百万。"咬金后更名知节。罗士信、赵仁基皆帅众归密，密署为总管，使各统所部。

【注释】

①桑乾镇：在今山西朔州市东南。

②楼烦郡：治所在今山西静乐县。

③定襄：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县。

④雁阴：郡名。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 弘化：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

⑤盐川郡：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县。

⑥汾阴：县名。治所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南。

⑦金城：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

⑧枹罕：郡名。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市。

⑨岷山：在今甘肃临洮县。

⑩河州：改枹罕郡为河州。

⑪西平：郡名。治所在今青海西宁市。 浇河：郡名。治所在今青海贵德县。

⑫百花谷：在今河南巩县东南。

⑬东阿：县名。今属山东省。

【译文】

8 雁门郡丞河东人陈孝意与虎贲郎将王智辩共同讨伐刘武周，包围了他的据点桑乾镇。二十一日，刘武周与突厥人合兵攻击王智辩，并斩杀了他；陈孝意逃回雁门。三月，十七日，刘武周攻破楼烦郡，并夺取汾阳宫，俘获隋朝宫人，把他们送给突厥的始毕可汗。始毕可汗用马匹作为回报，刘武周兵势越发强大，又攻陷定襄。突厥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送给他狼头大旗。刘武周即皇帝位，立妻子沮氏为皇后，改年号为天兴。任命卫士杨伏念为尚书左仆射，妹夫同县人苑君璋为内史令。刘武周率兵包围雁门，陈孝意全力抵抗防守，利用机会出击，几次击败刘武周；后来因为外面没有救兵来援，陈孝意派密使去江都告急，但都没有回音。陈孝意发誓死守雁门，每日早晚向存放皇帝诏敕的库房跪拜哭泣，悲伤之情感动了左右

的人。雁门被包围一百多天，城中粮尽，校尉张伦杀死陈孝意，出城投降。

9 梁师都攻占了雕阴、弘化、延安等郡，于是即皇帝位，国号梁，改年号为永隆。始毕可汗赠给他狼头大旗，号称大度毗伽可汗。梁师都引导突厥人入侵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

10 左翊卫蒲城人郭子和因事获罪被流放到榆林。适逢榆林郡闹饥荒，郭子和暗地结交的敢死之士十八人进攻郡门，捉拿郡丞王才，历数他不体恤百姓疾苦的罪状，将他斩首，开仓赈济百姓。郭子和自称永乐王，改年号丑平。尊父亲为太公，任命弟弟郭子政为尚书令，郭子瑞、郭子升为左右仆射，他拥有两千余名骑兵，南面连结梁师都，北面依附突厥，双方各送一个儿子作为人质以求得稳固。始毕可汗封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郭子和为平杨天子，郭子和坚决推辞，不敢接受，于是改封他为屋利设。

11 汾阴人薛举，侨居金城，他骁勇超过一般人，有亿万家财，喜欢结交豪杰之士，称雄于西边，担任金城府校尉。当时陇右盗贼纷纷起事，金城令郝瑗招募兵丁约有几千人，命薛举率领他们去讨伐盗贼。夏，四月，初三，新募士兵刚发给铠甲，金城府摆设酒宴犒劳将士，薛举和他的儿子薛仁果及同党十三人，在筵席座位上劫持郝瑗，举兵造反，囚禁郡县官吏，开仓赈济百姓。薛举自称西秦霸王，改年号秦兴。封薛仁果为齐公，幼子薛仁越为晋公，招集群盗，抢掠官府牧马。贼兵首领宗罗睺率部众归附，封为义兴公。将军皇甫绰率兵一万人驻扎枹罕，薛举挑选精兵两千人袭击他。岷山羌人酋长钟利俗率领部众二万人归附，薛举兵势大振。改封薛仁果为齐王，兼领东道行军元帅；薛仁越为晋王，兼河州刺史；宗罗睺为兴王，作薛仁果的副将。薛举分兵攻占土地，夺取了西平、浇河二郡。不久，即全部占有陇西之地，部众达十三万人。

12 李密任命孟让为总管、封为齐郡公。初九夜晚，孟让率领步、兵骑兵两千人，攻入东都外城，焚烧抢掠丰都市区，到天快亮时离

去。于是东京居民都迁入宫城，台、省、府、寺都住满了人。巩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颋献城投降李密，李密任命柴孝和为护军，郑颋为右长史。

裴仁基每次击败贼兵所缴获的军粮物资全部赏赐给士卒。监军御史萧怀静不准许，士卒们都怨恨他；萧怀静又屡次搜求裴仁基的过失上奏弹劾他。洛口仓城之战，裴仁基误期未到，他听说刘长恭等人战败，十分惧怕，不敢前进，就屯兵百花谷，固守营垒，但又害怕被朝廷治罪。李密知道裴仁基狼狈处境，就派人劝说他投降，并用厚利来引诱。贾务本的儿子贾闰甫在军中，他劝裴仁基投降李密，裴仁基说："把萧御史如何处置？"贾闰甫说："萧君就像栖止的鸡一样，如果他不知道随机应变，您一刀就可以杀了他。"裴仁基听从了，派他去向李密请降。李密大喜，任命贾闰甫为元帅府司兵参军，兼直记室事，派他回去向裴仁基复命，并送信给裴仁基，安慰他，表示欢迎归附。裴仁基返回驻守虎牢。萧怀静暗中上表奏报这件事，裴仁基知道了，便杀死萧怀静，率领他的部众献出虎牢城向李密投降。李密封裴仁基为上柱国、河东公；裴仁基的儿子裴行俨勇敢善战，李密也封他为上柱国、绛郡公。

李密得到了秦叔宝和东阿人程咬金，都任命为骠骑将军。李密挑选军中特别勇敢的士兵八千人，分别隶属于四位骠骑将军，用自卫队，称为"内军"。他常说："这八千人以抵挡百万大军。"程咬金后来改名为程知节。罗士信、赵仁基都率领各自的部众归附李密，李密任命他们为总管，让他们分别统领各人旧部。

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让帅二万余人袭回洛东仓[1]，破之；遂烧天津桥[2]，纵兵大掠。东都出兵击之，仁基等败走，

密自帅众屯回洛仓。东都兵尚二十余万人，乘城击析，昼夜不解甲。密攻偃师、金墉[3]，皆不克；乙未，还洛口。

东都城内乏粮，而布帛山积，至以绢为汲绠，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运回洛仓米入城，遣兵五千屯丰都市，五千屯上春门，五千屯北邙山，为九营，首尾相应，以备密。

丁酉，房献伯陷汝阴[4]，淮阳太守赵陁举郡降密。

己亥，密帅众三万复据回洛仓，大修营堑以逼东都；段达等出兵七万拒之。辛丑，战于仓北，隋兵败走。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县，数炀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祖君彦之辞也。

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达间行贼中，诣江都奏称："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东都，据洛口仓，城内无食。若陛下速还，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因歔欷呜咽，帝为之改容。虞世基进曰："越王年少，此辈诳之。若如所言。善达何缘来至！"帝乃勃然怒曰："善达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经贼中向东阳催运[5]，善达遂为群盗所杀。是后人人杜口，莫敢以贼闻。

世基容貌沈审，言多合意，特为帝所亲爱，朝臣无与为比；亲党凭之，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内史舍人封德彝托附世基，以世基不闲吏务，密为指画，宣行诏命，谄顺帝意，群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狱用法，多峻文深诋，论功行赏，则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宠日隆而隋政益坏，皆德彝所为也。

13 初，唐公李渊娶于神武肃公窦毅，生四男，建成、世

民、玄霸、元吉；一女，适太子千牛备身临汾柴绍。

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世民娶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女；右勋卫长孙须德，晟之族弟也，与右勋侍池阳刘弘基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左亲卫窦琮，炽之孙也，亦亡命在太原，素与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卧内，琮意乃安。

晋阳宫监猗氏裴寂，晋阳令武功刘文静，相与同宿，见城上烽火，寂叹曰："贫贱如此，复逢乱离，将何以自存！"文静笑曰："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忧贫贱"文静见李世民而异之，深自结纳，谓寂曰："此非常人，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虽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

文静坐与李密连昏，系太原狱，世民就省之。文静曰："天下大乱，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无，但人不识耳。我来相省，非儿女子之情，欲与君议大事也。计将安出？"文静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群盗殆以万数。当此之际，有真主驱驾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盗入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旦收拾，可得十万人，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以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阴部署宾客，渊不知也。世民恐渊不从，犹豫久之，不敢言。

渊与裴寂有旧，每相与宴语，或连日夜。文静欲因寂关说，乃引寂与世民交。世民出私钱数百万，使龙山令高

斌廉与寂博,稍以输之,寂大喜,由是日从世民游,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谋告之,寂许诺。

会突厥寇马邑,渊遣高君雅将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战不利,渊恐并获罪,甚忧之。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因取纸笔,欲为表。世民徐曰:"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渊曰:"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复说渊曰:"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讖,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渊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先是,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渊从寂饮,酒酣,寂从容言曰:"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恐事觉并诛,为此急计耳。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渊曰:"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

【注释】

①回洛东仓:在洛阳北三公里。

②天津桥:即洛水桥。

③偃师:县名。今属河南省。　金墉:城名。在洛阳西北角。

④汝阴：郡名。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市。

⑤东阳：郡名。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市。

【译文】

十三日，李密派遣裴仁基、孟让率领二万余人袭击回洛东仓，攻了下来；于是放火焚烧天津桥，放任士兵大肆抢劫。东都出兵攻击，裴仁基等人战败逃走，李密亲自率领部众驻守回洛仓。当时东都还有兵力二十余万，登城加强防守，敲击木梆子来往巡逻，将士日夜都不脱战甲。李密进攻偃师、金墉，都没有攻克。十五日，李密回到洛口。

东都城内缺少粮食，但布帛却堆积如山，甚至用丝绢作汲水的绳子，用布烧火煮饭。越王杨侗派人把回洛仓的米运入城内，派五千士兵驻守丰都市，五千兵驻守上春门，五千兵驻守北邙山，分为九营，前后互相呼应，严密防备李密。

十七日，房献伯攻陷汝阴，淮阳太守赵陁献出郡城投降李密。

十九日，李密率领部众三万人又占据回洛仓，大规模修筑营垒壕堑以逼近东都。段达等率七万隋军抵抗。二十一日，两军在回洛仓的北面交战，隋军败退。二十七日，李密命他的幕府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历数炀帝十大罪状，并说："砍尽南山的竹子做成竹简，也写不完他的罪状；决开东海的水，也洗刷不清他的罪恶。"这是祖君彦撰写的文辞。

越王杨侗派太常丞元善达穿越贼军控制区域，到江都向炀帝奏报："李密拥有部众百万人，包围进逼东都，占据了洛口仓，东都城内已经没有粮食。如果陛下能迅速返回东都，乌合之众一定四散；不然的话，东都必定会陷落。"说着就硬咽哭泣。炀帝也为之改容。虞世基进言说："越王年纪小，这些人欺骗他，如果像他所说的那样，元善达怎么能来到这里呢？"炀帝于是勃然大怒，说："元善达这个小人，竟敢在朝廷上侮辱我！"便派元善达经过贼军辖地到东

阳去催运粮食，元善达于是被群盗杀死。此后人人都闭口不言，没有一个人敢向炀帝报告贼情。

虞世基外貌深沉稳重，说话大都迎合炀帝的心意，特别受到炀帝的宠爱，朝中大臣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他的亲朋党羽依仗他的势力，买卖官爵，贪赃枉法，公开收受贿赂，其家门庭若市，因此朝野上下都非常痛恨他。内史舍人封德彝趋附虞世基，因为虞世基不熟悉吏治政务，就暗中替他出谋划策，极力传布实施皇帝的诏令，迎逢炀帝的旨意，群臣的章表奏疏有违背皇帝旨意的，都屏弃一旁而不上奏。审理案件，执法用刑，多引用严峻苛细的条文，深加诬陷；凡是论功行赏，则极力裁削，压到最低标准。因此虞世基受到的恩宠日益隆盛，而隋朝的政治日益腐败，这都是封德彝所作所为。

13 当初，唐公李渊娶神武肃公窦毅的女儿为妻，窦氏生了四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一个女儿，嫁给太子千牛备身临汾人柴绍。

李世民聪明、勇敢、果决，见识器量超过一般人。他看到隋王室正开始混乱，便暗中怀有安定天下的雄心壮志。他礼贤下士，乐善好施，结交宾客，能得到众人的欢心。李世民娶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为妻。右勋卫长孙顺德，是长孙晟的族弟，他和右勋侍池阳人刘弘基都躲避辽东征役，逃亡到晋阳投靠了李渊，与李世民交情深厚。左亲卫窦琮是窦炽的孙子，也逃亡在太原，一向与李世民不和，常常疑虑不安。李世民特意好好对待他，让他出入自己的卧房，窦琮的心意才安定。

晋阳宫监猗氏县人裴寂，晋阳令武功人刘文静，同住在一起，看到城上的烽火，裴寂叹息道："我们这样贫贱，又遇上战乱频起，骨肉离散，靠什么自求生存呢？"刘文静笑道："时事可以看得很清楚，只要我们二人投合，何必担忧贫贱！"刘文静看到李世民，大为惊异，就用心和他结交，并对裴寂说："李世民不是平常之人，他豁然大度如同汉高祖刘邦，神采英武如同魏武帝曹操，年纪虽轻，将

是扬名于世的杰出人才。"裴寂起初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刘文静因和李密联姻而获罪，被囚禁在太原监狱，李世民去探望他。刘文静说："天下大乱，没有汉高祖、汉光武帝那样的才能不能安定。"李世民说："怎么知道没有人具备那样的才能？只是人们看不出来罢了。我来探望您，不是像儿女情长，而是想和你商议大事。您有什么主意？"刘文静说："如今主上去南方巡游江、淮，李密包围逼近东都，群盗大概要以万计数。在这个时候，若有真正的天下之主驱使驾御这些人，夺取天下易如反掌。太原百姓都是为了躲避盗贼而进入城内，我作了几年县令，知道其中豪杰之士，一旦把他们召集起来，可得到十万人。你父亲所率领的军队又有几万人，一句话出口，谁敢不听从！以此兵力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到半年时间，就可以成就帝王之业。"李世民笑道："你的话正合我的意。"于是他就暗中部署宾客，李渊不知道这些事。李世民怕李渊不赞成，犹豫了很久，不敢说。

李渊和裴寂有旧谊，每次在一起宴饮交谈，有时日以继夜。刘文静想通过裴寂劝说李渊，便引荐裴寂和李世民结交。李世民拿出私人的钱几百万，让龙山令高斌廉与裴寂赌博，一次又一次输给裴寂，裴寂非常高兴，由此每天与世民在一起游乐，感情越来越亲密。李世民于是把自己的意图告诉裴寂，裴寂答应帮忙。

适逢突厥人侵犯马邑，李渊派高君雅率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合力抵抗。王仁恭、高君雅与突厥交战失利，李渊怕被牵连治罪，十分忧虑。李世民乘机屏退左右的人劝说李渊："如今主上无道，百姓穷困，晋阳城外都成了战场，大人您如果谨守小节，那么下有流寇盗贼，上有严刑峻法，您的危亡随时就要来临。不如顺应民心，兴起义兵，转祸为福，这是天赐良机！"李渊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说这种话，我现在就将你抓起来去报告县官！"于是拿起纸笔，要写奏表。世民缓缓地说："我观察天时人事已是这样，才敢说这样的话。如果一定要把我抓起来告发，我不怕一死！"李渊说："我哪里忍心告发

你，你要谨慎，不要乱说！"第二天，李世民又劝李渊说："如今盗贼一天比一天增多，遍布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众能消灭干净吗？总之，最后还是免不了获罪。而且世人都传言李氏当应验图讖，所以李金才没有什么罪过，却一天之间被诛灭全族。大人您假使能将贼众完全剿灭，那么功劳特高无法赏赐，您自己会更加危险！只有昨天的话可以解除灾祸，这是万全之策，希望大人不要疑虑。"李渊叹息说："我一夜都在思考你的话，也是很有道理。今天就是家破人亡也由你，把家变成国也由你了！"

起先，裴寂私下用晋阳的宫女侍奉李渊，李渊和裴寂一起饮酒，酒酣之时，裴寂从容地说："二郎暗中训练兵马，要起兵举大事，只是因为我私自让宫女侍奉您，恐怕事情败露出来，一起获罪被诛杀，才定下这应急计划。大家已经同心，您意下如何？"李渊说："我儿子确实有这个图谋，事情已经如此，还有什么办法？只有依从他了。"

帝以渊与王仁恭不能御寇，遣使者执诣江都。渊大惧，世民与寂等复说渊曰："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计。且晋阳士马精强，宫监蓄积巨万，以兹举事，何患无成！代王幼冲，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单使之囚，坐取夷灭乎！"渊然之，密部勒，将发；会帝继遣使者驰驿赦渊及仁恭，使复旧任，渊谋亦缓。

渊之为河东讨捕使也，请大理司直复侯端为副。端，

祥之孙也，善占候及相人，谓渊曰："今玉床摇动[1]，帝座不安[2]，参墟得岁，必有真人起于其分，非公而谁乎！主上猜忍，尤忌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变通，必为之次矣。"渊心然之。及留守晋阳，鹰扬府司马太原许世绪说渊曰："公姓在图讖，名应歌谣；握五郡之兵[3]，当四战之地，举事则帝业可成，端居则亡不旋踵；唯公图之。"行军司铠文水武士彠、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宪弟俭皆劝渊举兵。俭说渊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杰，以取天下，此汤、武之举也。"渊曰："汤、武非所敢拟，在私则图存，在公则拯乱，卿姑自重，吾将思之。"宪，邕之孙也。时建成、元吉尚在河东，故渊迁延未发。

刘文静谓裴寂曰："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何不早劝唐公举兵，而推迁不已！且公为宫监，而以宫人侍客，公死可尔，何误唐公也！"寂甚惧，屡趣渊起兵。渊乃使文静诈为敕书，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朝岁暮集涿郡，击主丽，由是人情汹汹，思乱者益众。

及刘武周据汾阳宫，世民言于渊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渊乃集将佐谓之曰："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族灭，若之何？"王威等皆惧，再拜请计。渊曰："朝廷用兵，动止皆禀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以婴城胶柱之兵，当巨猾豕突之势，必不全矣。进退维谷，何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亲贤，同国休戚，

若俟奏报，岂及事机；要在平贼，专之可也。”渊阳若不得已而从之者，曰：“然则先当集兵。”乃命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须德、刘弘基等各募兵，远近赴集，旬日间近万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东，柴绍于长安。

【注释】

①玉床：又称天床。紫宫门内主星。

②帝座：北极五星。第二星象征帝座。

③五郡：指太原、雁门、马邑、楼烦、西河郡。

【译文】

炀帝认为李渊和王仁恭不能抵御突厥，就派使者来逮捕他们押往江都。李渊非常恐惧，李世民与裴寂等又劝李渊说：“如今主上昏庸，国家动乱，尽心效忠没有好处，本来是将佐们违失军律，却归罪到您头上。事情已很急迫，应该早定大计。况且晋阳兵强马壮，宫监积蓄的军资财物非常多，以此起事，何愁不能成功！代王年幼，关中豪杰纷纷起来造反，但不知归附于谁，您要是发兵西进，招抚他们为自己的部属，就如同探囊取物一样容易。为什么要受一个使者的囚禁，坐等被杀呢？”李渊认为这话很对，就秘密部署准备。正要起事时，恰好炀帝续派使者乘驿马车前来赦免李渊和王仁恭，让他们官复原职，李渊起兵的计划也就暂缓下来了。

李渊任河东讨捕使时，请求让大理司直夏侯端作他的副手。夏侯端是夏侯祥的孙子。他善于占卜天象和相面。他对李渊说：“如今玉床星座摇动，帝座星不安定，岁星居处参宿的位置，必有真人起于参星分野晋地。不是您还能是谁呢！主上猜忌残忍，尤其猜忌姓李的人，李金才已经死了，您不考虑变通，必定成为李金才第二。”李渊同意这一说法。到他留守晋阳时，鹰扬府司马太原人许世

绪劝李渊说："您的姓氏在图讖上，名字应验歌谣，您手中掌握五郡之兵，处在四面都会受到攻击的地方，起兵举事则可成帝业，呆坐在这里则很快就会灭亡，希望您好好想一想！"行军府司铠参军文水人武士彠、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唐宪的弟弟唐俭都劝说李渊起兵。唐俭劝李渊说："明公您北面招抚戎狄，南面收揽豪杰，以此来取天下，这是商汤、周武王一样的大业。"李渊说："我不敢和商汤、周武王相比。从私利来说，是为了求生存；就公事而言，是为了拯救动乱之世。你暂且自己多保重，我要仔细考虑。"唐宪是唐邕的孙子。当时李建成、李元吉还在河东，所以李渊一再拖延，没有发动。

刘文静对裴寂说："先发制人，后发则要受制于人，您为何不早劝唐公起兵，却一直推故拖延？况且您身为宫监，却用宫女私侍他人，您死也就算了，为何要误唐公呢？"裴寂极为恐惧，屡次催促李渊起兵。李渊就让刘文静假造敕书，征调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等地年在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全部当兵，约定年底在涿郡集合，去攻打高丽。因此人心扰动，想造反的人更多。

及至刘武周占据汾阳宫，李世民对李渊说："大人您担任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如果不早定大计，大祸马上就要临头！"李渊于是召集将领佐吏，对他们说："刘武周占据汾阳宫，我们这些人不能制止，论罪该当灭族，怎么办？"王威等都很恐惧，一再叩头求问对策。李渊说："朝廷用兵，一举一动都要奏报请求。今贼众在数百里之内，江都在三千里之外，加上道路险要，又有其他盗贼盘踞，用据城自守而一举一动都受限制的军队，来抵抗十分狡诈狂奔乱窜的盗贼，一定很难保全。我们现在是进退两难，怎么办才行？"王威等人都说："您的身份既是皇亲国戚又是显贵贤臣，同国家命运休戚与共，如果等着奏报，怎么能及时相机行事，只要可以平定盗贼，专擅行事也可以的。"李渊假装不得已而听从的样子，说："既然如此就应当先征集军队。"于是命令李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各自招募军队。远近的百姓都纷纷汇集，十天之内就有近万人。

又暗中派遣使者去河东召李建成、李元吉，去长安召柴绍。

王威、高君雅见兵大集，疑渊有异志，谓武士彠曰："顺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当死，安得将兵[1]！"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尔，必大致纷纭。"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劝威等按募人之状[2]，士彠曰："讨捕之兵，悉隶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为！"德平亦止。

晋阳乡长刘世龙密告渊云："威、君雅欲因晋祠祈雨，为不利。"五月，癸亥夜，渊使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之外。甲子旦，渊与威、君雅共坐视事，使刘文静引开阳府司马胙城刘政会入立庭中，称有密状。渊目威等取状视之，政会不与，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视之。"渊阳惊曰："岂有是邪！"视其状，乃云："威、君雅潜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诟曰："此乃反者欲杀我耳。"时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静因与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共执威、君雅系狱。丙寅，突厥数万众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渊命裴寂等勒兵为备，而悉开诸城门，突厥不能测，莫敢进。众以为威、君雅实召之也，渊于是斩威、君雅以徇。渊部将王康达将千余人出战，皆死，城中恟惧。渊夜遣军潜出城，旦则张旗鸣鼓自他道来，如援军者；突厥终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14 炀帝命监门将军泾阳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将关内

兵援东都[9]。柴孝和说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密曰："此诚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从兵犹众，我所部皆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从我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如此，则大业隳矣。"孝和曰："然则大军既未可西上，仆请间行观衅。"密许之。孝和与数十骑至陕县，山贼归之者万余人。时密兵锋甚锐，每入苑，与隋兵连战。会密为流矢所中，尚卧营中，丁丑，越王侗使段达与庞玉等夜出兵，陈于回洛仓西北。密与裴仁基出战，达等大破之，杀伤太半，密乃弃回洛，奔洛口。庞玉、霍世举军于偃师，柴孝和之众闻密退，各散去。孝和轻骑归密，杨德方、郑德韬皆死。密以郑颋为左司马，荥阳郑乾象为右司马。

15 李建成、李元吉弃其弟智云于河东而去，吏执智云送长安，杀之。建成、元吉遇柴绍于道，与之偕行。

【注释】

①武士彠(huò 祸)：人名。

②留守司兵：官名。留守府佐吏，掌军事谋议。

③监门将军：左、右监门府长官，掌宫殿门禁及守卫事。

【译文】

王威、高君雅看到兵员大量集结，怀疑李渊有图谋不轨之心，

就对武士彠说："长孙顺德、刘弘基二人都是逃亡躲避征役的三侍之官，所犯罪该当处死，怎么能够领兵？"打算将其拘捕治罪。武士彠说："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宾客，如果这样做，必然引起大的纷争。"王威等人于是作罢。留守司兵田德平想劝王威等人调查招募兵丁的情况，武士彠说："讨伐贼众的军队全都隶属于唐公，王威、高君雅只是寄身在唐公坐侧罢了，他们能做什么呢？"田德平也只得作罢。

晋阳乡长刘世龙密告李渊说："王威、高君雅想利用晋祠祈雨的机会，做不利于您的事情。"五月，十四日夜，李渊派李世民在晋阳宫城外面埋下伏兵。十五日晨，李渊与王威、高君雅坐在一起处理政务，命刘文静带领开阳府司马胙城人刘政会进来站在厅堂上，声称有密事告状。李渊用眼睛示意王威等人取状纸看，刘政会不给，说："我告的是副留守的事，只有唐公才能看。"李渊假装大吃一惊，说："难道有这样的事？"他看了状子，便说："王威、高君雅暗中招引突厥人来侵犯。"高君雅掀起袖子举臂大骂说："这是造反的人要陷害我。"这时李世民已经在交通要道布署了军队，刘文静就和刘弘基、长孙顺德等人一起将王威、高君雅抓起来关进监狱。十七日，突厥几万兵马进攻晋阳，轻骑兵从外城北门而入，再出东门而去。李渊命令裴寂等人部署军队作好防备，而把所有城门都打开，突厥人不能断定虚实，不敢进入。大家都认为王威、高君雅确实召来突厥人，于是李渊将王威、高君雅斩首示众。李渊的部将王康达率领一千余人出战，全军覆没，城中人心惶惶。李渊于深夜派军队悄悄出城，第二天早晨则举起旌旗擂动战鼓从别的道路上开来，好像是援军到了一样。突厥人始终疑惑，留在城外两天，大肆抢掠然后离去。

14 炀帝命令监门将军泾阳人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率领关内军队救援东都。柴孝和劝李密说："秦地山川险固，秦、汉凭借它建立帝王之业。现在不如派翟司徒防守洛口，裴柱国防守回洛，您自己

挑选精锐部队西上袭击长安。京师攻下之后，基业稳固，兵强马壮，然后再挥师东下平定河、洛地区，只要发一纸文告，天下就会平定。如今隋王室已失其鹿，天下豪杰竞相追逐，您不早下手，必定有人在我们之前下手，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李密说："这确实是上策，我也考虑好久了。但是昏君还在，跟从他的军队还很多，我的部下都是潼关以东的人，看到洛阳没有攻克，谁肯跟我向西入关？众将领都是群盗出身，留在这里就会互相争斗，这样，大业就要瓦解。"柴孝和说："既然大军不能西上，我请求从小路去探察实情，寻找机会。"李密同意了。柴孝和与几十名骑兵到了陕县，山区盗贼归附他们的有一万多人。当时李密军队兵锋甚锐，常常攻入东都西苑与隋兵交战。不巧李密被流箭射中，躺在营中养伤。二十八日，越王杨侗派段达和庞玉等人乘夜出兵，在回洛仓西北列阵，李密与裴仁基率兵迎战，段达等人把李密打得大败，杀伤大半人马。李密只好放弃回洛，逃奔洛口。这时庞玉、霍世举驻军在偃师，柴孝和的部众听到李密败退，纷纷逃散，柴孝和轻骑回到李密军中，杨德方、郑德韬全都阵亡。李密任命郑颋为左司马，荥阳人郑乾象为右司马。

15 李建成、李元吉在河东丢下他们的弟弟李智云逃走了，当地官吏捉拿李智云送到长安，杀了他。李建成、李元吉在路上遇到柴绍，和他同行。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八十四

隋纪八　起强圉赤奋若六月，不满一年。

恭皇帝下

义宁元年

1 六月，己卯[1]，李建成等至晋阳。

2 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始毕得启，谓其大臣曰："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即命以此意为复书。使者七日而返，将佐皆喜，请从突厥之言，渊不可。裴寂、刘文静皆曰："今义兵虽集而戎马殊乏，胡兵非所须，而马不可失；若复稽回，恐其有

悔。”渊曰：“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遣使以此议告突厥。

西河郡不从渊命[2]，甲申，渊使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命太原令太原温大有与之偕行，曰：“吾儿年少，以卿参谋军事；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时军士新集，咸未阅习，建成、世民与之同甘苦，遇敌则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亦不诘窃者，军士及民皆感悦。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听其入。郡歪高德儒闭城拒守，己丑，攻拔之。执德儒至军门，世民数之曰：“汝指野乌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尉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建成等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渊喜曰：“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关之计。

渊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渊命为三军，分左右，通谓之义士。裴寂等上渊号为大将军，癸巳，建大将军府；以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及前长安尉温大雅为记室，大雅仍与弟大有共掌机密，武士彠为铠曹，刘政会及武城崔善为、太原张道源为户曹，晋阳长上邽姜謩为司功参军，太谷长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及鹰扬郎将高平王长谐、天水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自余文武，随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陇西公，左领军大都

督，左三统军隶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隶焉；各置官属。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洛议谯人刘赡领西河通守。道源名河，开山名峤，皆以字行。开山，不害之孙也。

3 李密复帅众向东都，丙申，大战于平乐园[3]，密左骑、右步，中列强弩，鸣千鼓以冲之，东都兵大败，密复取回洛仓。

4 突厥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许发兵送渊入关，多少随所欲。丁酉，渊引见唐鞘利等，受可汗书，礼容尽恭，赠遣康鞘利等甚厚。择其马之善者，止市其半；义士请以私钱市其余，渊曰："虏饶马而食利，其来将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贫，且不以为急故也，当为汝贯之，不足为汝费。"

乙巳，灵寿贼帅郗士陵帅众数千降于渊[4]，渊以为镇东将军、燕郡公，仍置镇东府，补僚属，以招抚山东郡县。

己巳[5]，康鞘利北还。渊命刘文静使于突厥以请兵，私谓文静曰："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刍粟，聊欲藉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

【注释】

①己卯：六月庚辰朔，无己卯，纪日有误。

②西河郡：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县。

③平乐园：洛阳东北平乐村。

④灵寿：县名。今属河北省。

⑤己巳：六月无己巳。纪日有误。

【译文】

隋纪八　起丁丑（公元617年六月），不满一年。

恭皇帝下

义宁元年（丁丑，公元617年）

1 六月，己卯日，李建成等人到达晋阳。

2 刘文静建议李渊与突厥人结盟，利用他们的兵马以壮大声势。李渊听从了，他亲自写信，言辞谦卑，礼物丰厚，送给始毕可汗的信中说："我想大举义兵，远去迎接主上，重新与突厥和亲，就像开皇年间那样。您要是能和我一起南下，希望不要侵害百姓。如果只接受和亲，坐收金银财物，也由可汗选择。"始毕得到这封信，对他的大臣说："隋朝天子的为人我是了解的，如果迎接他回来，必定会加害唐公而且出兵攻打我，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唐公自己当天子，我应当不避盛暑炎热，以兵马去帮助他。"立即命令将这个意思写成回信。使者七天后返回复命，李渊的将领佐吏都很高兴，请求听从突厥人的话，李渊认为不可。裴寂、刘文静都说："如今义兵虽然召集来了，但是战马特别缺乏，胡人军队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但胡马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如果再拖延而不回信，恐怕他们反悔。"李渊说："大家最好再想想别的办法。"裴寂等人就请李渊尊奉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以安定隋王室；传布檄文到各郡县；改换旗帜，杂用红白色，以此向突厥示意不与隋同。李渊说："这可以说是'掩耳盗钟'，但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于是同意这样做，派使者将这个决定告诉突厥。

西河郡不服从李渊的命令，初五，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兵进攻西河郡，命太原令太原人温大有与他们同行，李渊对温大有说："我儿子年轻，请你参加谋划军事，事情的成败，这次出征就可预测。"当时，士兵都是新近招募的，没有经过训练。李建成、李世民

与他们同甘苦，遇到敌人则身先士卒，道路两旁的蔬菜瓜果，不是买的不准吃，兵士有偷吃的，一定寻找物主给予赔偿，也不责怪偷取的人，士兵及百姓们都感激喜悦。李建成大军进抵西河城下，百姓有想进城的人，都准许他们进入。西河郡丞高德儒紧闭城门坚守，初十，李建成攻克西河城，将高德儒押到军营门口，李世民责备他说："你指野鸟为凤凰来欺骗人主，获取高官，我们兴义兵，就是为了诛灭奸佞之人！"于是将高德儒斩首。其余官员一个不杀，秋毫无犯，分头抚慰吏民，让他们各复其业，远近的士民听说此事后非常高兴。李建成等人率军回到晋阳，往返一共九天。李渊高兴地说："像这样用兵，就是横行天下也行了！"于是决定了入关计划。

李渊大开粮仓赈济贫民，应募当兵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李渊命分为三军，三军再分左、右翼，通称为义士。裴寂等人给李渊上尊号为大将军。十四日，设置大将军府，任命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和前长安慰温大雅为记室，温大雅于是和他弟弟温大有共同掌管机密，任命武士彠为铠曹，刘政会和武城人崔善为、太原人张道源为户曹，晋阳长上邽人姜谟为司功参军，太谷长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和鹰扬郎将高平人王长谐、天水人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其余的文武僚佐都按照才能授予官职。李渊又封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归他统辖；封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归他统辖，二人各设置官府僚属。任命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洛议谯县人刘赡任西河通守。张道源名河，殷开山名峤，都以字号行世。殷开山是殷不害的孙子。

3 李密又率部众攻打东都，十七日，与隋军在平乐园大战。李密左边是骑兵，右边是步兵，中间摆列强弩，擂动千面战鼓猛烈冲击，东都隋军大败，李密再次夺取回洛仓。

4 突厥派他们的柱国康鞘利等人送一千匹马到李渊处做生意，并答应发兵送李渊入关，人数的多少随李渊确定。十八日，李渊召

见康鞘利等人，接受了可汗的书信，礼议容止都极为恭敬，赠送给康鞘利等人的礼物十分丰厚。李渊挑选其中的良马，只买了一半。义士们请求用自己的钱将其余的都买下来，李渊说："胡人马匹多，但是贪利，他们会不断地来，恐怕你们就无力再买了。我所以买得很少，是示以贫穷，而且也不是那么急用。我将为你们赊欠，不用你们出钱。"

二十六日，灵寿县贼兵首领郗士陵率部几千人投降李渊。李渊任命郗士陵为镇东将军、燕郡公，并设置镇东府，补充镇东府僚属，以此招抚潼关以东各郡县。

己巳日，康鞘利返回北方。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援兵，私下告诉刘文静："胡人骑兵进入中原，是人民的大害。我所以要得到他们援兵，是怕刘武周勾结他们一起成为边境上的祸患。另外，胡马放牧饲养，不用耗费草料，只不过暂且借突厥人的兵马以壮声势。除了几百人，别的就不需要了。"

5 秋，七月，炀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将江、淮劲卒，将军王隆帅邛黄蛮[1]，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韦霁、河南大使虎牙郎将王辨等各帅所领同赴东都，相知讨李密。霁，世康之子也。

6 壬子，李渊以子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后事悉以委之。癸丑，渊帅甲士三万发晋阳。立军门誓众，并移檄郡县，谕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帅其众以从。甲寅，遣通议大夫张纶将兵徇稽胡。丙辰，渊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穷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余豪

俊，随才授任，口询功能，手让官秩，一日除千余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渊所书官名而去。渊入雀鼠谷[2]；壬戌，军贾胡堡[3]，去霍邑五十余里[4]。代王侑遣虎牙郎将宋老生帅精兵二万屯霍邑，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屯河东以拒渊。会积雨，渊不得进，遣府佐沈叔安等将羸兵还太原，更运一月粮。乙丑，张纶克离石[5]，杀太守杨子崇。

刘文静至突厥，见始毕可汗，请兵，且与之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始毕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级失特勒先至渊军，告以军已上道。

渊以书招李密，密自恃兵强，欲为盟主，使祖君彦复书曰："与兄流派虽异，根系本固。自唯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且欲使渊以步骑数千自至河内，面结盟约。渊得书，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乃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乃使温大雅复书曰："吾虽庸劣，幸承余绪，出为八使[6]，入典六屯[7]，颠而不扶，通贤所责。所以大会义兵，和亲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弟早膺图箓，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辑；盟津之会，未暇卜

期。”密得书甚喜，以示将佐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来不绝。

雨久不止，渊军中粮乏，刘文静未返，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召将佐谋北还。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为然。渊不听，促令引发。世民将复入谏，会日暮，渊已寝；世民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渊乃悟曰：“军已发，奈何？”世民曰：“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计亦未远，请自追之。”渊笑曰：“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世民乃与建成夜追左军复还。丙子，太原运粮亦至。

【注释】

①邛黄蛮：少数民族。居住在今四川西昌市一带。

②雀鼠谷：在今山西灵石县境。

③贾胡堡：在今山西汾西县北。

④霍邑：今山西霍县。

⑤离石:郡名。治所在今山西离石县。

⑥八使:汉顺帝时曾派遣八位使者巡行天下。

⑦六屯:隋制,六军十二卫。李渊曾为将军,故云。

【译文】

5秋,七月,炀帝派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江、淮精锐士卒,将军王隆率领邛地黄蛮,河北讨捕大使太常少卿韦霁、河南讨捕大使虎牙郎将王辩等人各自率领所属部队一同赶赴东都,互相配合讨伐李密。韦霁是韦世康的儿子。

6初四,李渊任命儿子李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后方事务都委托他处理。初五,李渊统帅甲士三万人从晋阳出发,在军营门前誓师,并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告诉大家尊立代王的意思。西突厥的阿史那大奈也率其部众跟从。初六,李渊派通议大夫张纶率兵攻略稽胡部落。初八,李渊到达西河,慰劳官吏百姓,赈济贫民。凡年纪在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授予散官之职,其余的豪杰俊才,都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李渊一边询问来人的功绩才能,一边提笔写明授予的官职品秩,一天内任命官员一千余人;接受官职的人都不拿委任状,他们各自拿着李渊所写的官名离去。李渊进入雀鼠谷。十四日,驻扎贾胡堡,距霍邑五十多里,代王杨侑派遣虎牙郎将宋老生率领精兵两万人驻守霍邑,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驻守河东,以抵抗李渊。适逢连绵大雨,李渊无法向前推进,他派遣府佐沈叔安等人率领老弱病兵返回太原,再运送一个月的粮食。十七日,张纶攻克离石郡,杀死太守杨子崇。

刘文静到达突厥,拜见始毕可汗,请求派兵援助,并且与始毕约定,"如果进入长安,民众土地归唐公,金玉丝帛归突厥。"始毕大喜,十八日,始毕派大臣级失特勒先往李渊的军营,通知他援兵已经上路。

李渊写书信招抚李密,李密自恃兵势强盛,想当盟主。他让祖

吾彦回信说："我和兄长虽然支派不同，但都是李姓同宗，我自知势单力薄，却蒙四海英雄共同推举为盟主。希望你提携辅助，同心协力，完成在咸阳活捉子婴、在牧野杀死商辛这样的大业，岂不是壮盛之举！"并且想要李渊亲自率领步骑兵几千人到河内郡，当面缔结盟约。李渊接到复信，笑着说："李密狂妄自大，不是一封信就可以招来的，我在关中正有战事，如果马上断绝与他的来往，就又树了一个强敌；不如用谦卑的言辞推崇他夸奖他，使他更加骄傲，让他替我挡住成皋的道路，牵制东都的军队，使我们能够专心一意西征。等关中平定以后，我们据守险要，养精蓄锐，静观鹬蚌相争，坐收渔人之利，也为时不晚。"于是他让温大雅回信说："我虽然平庸愚劣，很幸运承继了祖宗的遗业，使我出任为巡行天下的使者，入朝典掌六军。国家颠危而不出来拯救，是通达的贤者所责备的，所以我大规模地招集义兵，与北狄和亲，共同匡正天下，志意全在尊崇隋室。天生众民，一定要有管理他们的官吏，而今为治民之官的人，不是您又能是谁呢？老夫我已超过了五十岁，志愿已不能及此。我欣然拥戴您，攀龙鳞附凤翼，盼望您早日应验图谶，以安定天下万民！您是宗盟之长，我的宗属之籍得到您的容纳，又把我封在唐地，这样的殊荣可以满足了。在牧野杀死商辛这样的大业，我是不忍心说的；在咸阳活捉秦子婴之事，我也是不敢听从您的命令。汾晋一带，还需要我安抚管理，盟津会盟，还来不及决定日期。"李密收到李渊的信非常高兴，他将信给僚佐们看，说："唐公推举我，天下就很容易平定了！"从此，双方传达书信的使者往来不断。

雨下了很久还不停，李渊的军队粮食缺乏，刘文静没有回来，有人传言突厥人与刘武周乘虚袭击晋阳。李渊召集将领佐吏们商议北返。裴寂等人都说："宋老生、屈突通联合军队据守险要，不容易立即攻下。李密虽说要联合，但是他的阴谋诡计难以预测。突厥人贪婪而不讲信义，唯利是图。刘武周又是向胡人称臣的人。太原为一方都会，而且义兵的家属都在那里，不如返回救援根本之地，

另外再商议今后的行动。"李世民说："现在稻谷豆类遍布田野，还愁没有粮食吗？宋老生为人轻狂浮躁，一战就可以擒住他。李密眷恋粮仓粟米，顾不上作长久打算。刘武周和突厥人表面上虽然互相依附，但实际上内心互相猜疑。刘武周虽然追逐远利而攻取太原，但岂肯忘记附近的马邑！我们本来是兴举大义，奋不顾身以拯救天下苍生，应当先进入咸阳，号令天下。现在只遇到了小敌，就立刻班师，恐怕跟随起义的人一旦解体，我们只能回去困守太原一座孤城做强盗，怎么能保全自己呢？"李建成也认为李世民的话对。但李渊不听，催促军队出发。李世民再要进入李渊的营帐劝阻，可是天晚了，李渊已经就寝。李世民不能进去，就在帐外号哭，哭声传入寝帐，李渊召见世民问话，世民说："如今大军以大义而起事，前进就能取胜，后退就会溃散，到那时，部众溃散在前，敌军乘危追击在后，我们不多久就要灭亡，怎么能不悲伤呢？"李渊于是醒悟过来，说："军队已经出发，怎么办？"李世民说："右军整装而没有出发，左军虽然出发，估计还没走远，我亲自前去追赶他们。"李渊笑道："我的成败都靠你了，知道了还多说什么，随你去怎么做吧。"李世民和李建成于是连夜把左军追了回来。二十八日，太原运来的粮食也到了。

7 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1]，家富，好任侠；薛举作乱于金城，轨与同郡曹珍、关谨、梁硕、李赟、安修仁等谋曰："薛举必来侵暴，郡官庸怯，势不能御，吾辈岂可束手并妻孥为人所虏邪！不若相与并力拒之，保据河右以待天下之变。"众皆以为然，欲推一人为主，各相让，莫肯当。曹珍曰："久闻图讖李氏当王；今轨在谋中，乃天命也。"遂相与

拜轨，奉以为主。丙辰，轨令修仁集诸胡，轨结民间豪杰，共起兵，执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轨自称河西大凉王，置官属并拟开皇故事。关谨等欲尽杀隋官，分其家赀，轨曰："诸人既逼以为主，当禀其号令。今兴义兵以救生民，乃杀人取货，此群盗耳，将何以济！"于是以统师为太仆卿，士政为太府卿。西突厥阙度设据会宁川[2]，自称阙可汗，请降于轨。

8 薛举自称秦帝，立其妻鞠氏为皇后，子仁果为皇太子。遣仁果将兵围天水，克之，举自金城徙都之[3]。仁果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万人敌；然性贪而好杀。尝获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于火上，稍割以啖军士。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责其金宝。举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办事，然苛虐无恩，终当覆我国家。"

举遣晋王仁越将兵趋剑口[4]，至河池郡[5]，太守萧瑀拒却之。又遣其将常仲兴济河击李轨，与轨将李赟战于昌松[6]，仲兴举军败没。轨欲纵遣之，赟曰："力战获俘，复纵以资敌，将焉用之！不如尽坑之。"轨曰："天若祚我，当擒其主，此属终为我有；若其无成，留之何益！"乃纵之。

未几，攻张掖、敦煌、西平、枹罕[7]，皆克之，尽有河西五郡之地。

9 炀帝诏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将燕地精兵三万讨李密，命王世充等诸将皆受世雄节度，所过盗贼，随便诛翦。世雄行至河间[8]，军于七里井[9]，窦建德士众惶惧，悉拔诸城南遁，声言还入豆子航[10]。世雄以为畏己，不复设

备，建德谋还袭之。其处去世雄营百四十里，建德帅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余众续发，建德与其士众约曰："夜至，则击其营；已明，则降之。"未至一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议降；会天大雾，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赞我也！"遂突入其营击之，世雄士座大乱，皆腾栅走。世雄不能禁，与左右数十骑遁归涿郡，惭恚发病卒。建德遂围河间。

【注释】

①鹰扬府司马：禁军征兵府属官，掌军政。

②会宁川：在今甘肃靖远县。

③金城：今甘肃兰州市。

④剑口：剑门关口。在今四川剑阁县。

⑤河池郡：治所在今陕西凤县。

⑥昌松：县名。治所在今甘肃古浪县。

⑦西平：今青海西宁市。

⑧河间：县名。今属河北省。

⑨七里井：在河间县南七里。

⑩豆子航(káng 扛)：在今山东惠民县北。

【译文】

7 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家中富有，喜好仗义行侠。薛举在金城作乱，李轨和同郡人曹珍、关谨、梁硕、李赟、安修仁等商议说："薛举必定前来侵犯抢劫，郡官昏庸无能，胆小如鼠，势必不能抵御，我们怎么可以自绑双手连同妻子儿女一起被人俘虏呢！不如大家同心协力合力抵抗，据保河右以等待天下大变。"大家都认为这个意见很对。打算推举一个人为首领，可是各自推让，没有人肯当首领。曹珍说："我久闻图谶上说李氏应当为王，今天李轨也参予了我们

的谋划，这是天命。”于是大家一同参拜李轨，奉他为主。初八，李轨命令安修仁召集各部落胡人，李轨集结民间豪杰之士，共同起兵，捉拿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李轨自称河西大凉王，设置官府僚属全都仿效隋文帝开皇年间成例，关谨等人要杀尽隋官，瓜分他们的家产，李轨说：“各位既然逼我为主，就应当听我的号令。如今兴义兵是为了拯救百姓，如果杀人越货，这就成群盗了！我们怎么能够成功！”于是任命谢统师为太仆卿，韦士政为太府卿。西突厥的阙度设占据会宁川，自称阙可汗，请求投降李轨。

8 薛举自称秦帝，册立他的妻子鞠氏为皇后，儿子薛仁果为皇太子。派遣薛仁果率兵包围天水，把它攻克，薛举从金城迁都到天水。薛仁果力气大，善于骑马射箭，军中称他为万人敌。但是他生性贪婪，嗜杀成性，曾经俘获庾信的儿子庾立，对他不肯投降十分愤怒，在火上撕裂他的肢体，一点点割下他的肉给军士们吃。及至攻下天水，他把天水的富人都召来，倒吊起来，用醋灌他们的鼻子，向他们索取金银财宝。薛举常常训诫他说：“你的才能谋略足以完成大事，但是苛刻残暴，对人没有恩德，终归要使我的国家倾覆！”

薛举派晋王薛仁越率领军队直逼剑口，到河池郡时，河池太守萧瑀出兵抵抗，把他打退了。薛举又派部将常仲兴渡过黄河进击李轨，与李轨的部将李赟在昌松交战，常仲兴全军覆没。李轨要把俘虏全部释放，李赟说：“我们奋力作战才获得俘虏，又放回他们去增强敌军力量，为什么这样做呢？不如全部活埋。”李轨说：“上天如果赐福给我，就应当抓住他们的首领，这些人终归还是为我所有。如果事情不能成功，留下他们又有什么益处！”于是全部释放。不多久，李轨进攻张掖、郭煌、西平、枹罕，全部攻克，完全占据了河西五郡之地。

9 炀帝诏命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率领燕地三万精兵讨伐李密。命令王世充等将领都受薛世雄指挥，沿途遇见盗贼，可以随时诛杀。薛世雄行进到河间，驻扎在七里井。窦建德部众惊惶恐

惧，放弃所占领的城池，向南逃走，声称要回豆子航。薛世雄认为他们是害怕自己，不再戒备。窦建德密谋反击。窦建德驻地距薛世雄的军营有一百四十里，窦建德率领敢死队二百八十人先行出发，命令其余的人随后陆续出发，并与士兵约定："如果夜晚到达，就进攻薛营；如果到达时已经天亮，就向薛世雄投降。"当还未走到距薛营一里处，天就要亮了，窦建德惶惑不安，和大家商议是否投降；正巧天降大雾，人相隔咫尺都无法辨认，窦建德大喜说："这是上天帮助我啊！"于是率军突然袭击薛世雄军营，薛世雄士卒大乱，全都翻出营寨逃走。薛世雄无法制止，只好与左右几十名骑兵逃回涿郡。薛世雄惭愧愤恨，发病而死。窦建德于是包围河间。

10 八月，己卯，雨雾。庚辰，李渊命军中曝铠仗行装。辛巳旦，东南由山足细道趣霍邑。渊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无谋，以轻骑挑之，理无不出；脱其固守，则诬以贰于我。彼恐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渊曰："汝测之善，老生不能逆战贾胡，吾知其无能为也！"渊与数百骑先至霍邑城东数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将数十骑至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之状，且诟之。老生怒，引兵三万自东门、南门分道而出，渊使殷开山趣召后军。后军至，渊欲使军士先食而战，世民曰："时不可失。"渊乃与建成陈于城东，世民陈于城南。渊、建成战小却，世民与军头临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驰下[1]，冲老生陈，出其背，世民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复战。渊兵复振，因传呼曰："已获老生矣！"老生兵大败，渊兵先趣其门，门

闭，老生下马投堑，刘弘基就斩之，僵尸数里。日已暮，渊即命登城，时无攻具，将士肉薄而登，遂克之。

渊赏霍邑之功，军吏疑奴应募者不得与良人同，渊曰："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宜并从本勋授。"壬午，渊引见霍邑吏民，劳赏如西河，选其丁壮使从军；关中军士欲归者，并授五品散官，遣归。或谏以官太滥，渊曰："隋氏吝惜勋赏，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众以官，不胜于兵乎！"

丙戌，渊入临汾郡[2]，慰抚如霍邑。庚寅，宿鼓山[3]。绛郡通守陈叔达拒守[4]；辛卯，进攻，克之。叔达，陈高宗之子，有才学，渊礼而用之。

癸巳，渊至龙门，刘文静、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马二千匹来至。渊喜其来援，谓文静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马多，皆君将命之功也。"

汾阳薛大鼎说渊："请勿攻河东，自龙门直济河，据永丰仓，传檄远近，关中可坐取也。"渊将从之。诸将请先攻河东，乃以大鼎为大将军府察非掾[5]。

河东县户曹任瓌说渊曰："关中豪杰皆企踵以待义兵。瓌在冯翊积年，知其豪杰，请往谕之，必从风而靡。义师自梁山济河[6]，指韩城[7]，逼郃阳[8]。萧造文吏，必当望尘请服。孙华之徒，皆当远迎，然后鼓行而进，直据永丰，虽未得长安，关中固已定矣。"渊悦，以瓌为银青光禄大夫。

时关中群盗，孙华最强；丙申，渊至汾阴[9]，以书招之。己亥，渊进军壶口[10]，河滨之民献舟者日以百数，仍置水

军。壬寅,孙华自邰阳轻骑渡河见渊。渊握手与坐,慰奖之,以华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领冯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华以次授官,赏赐甚厚。使之先济;继遣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金紫光禄大夫史大奈将步骑六千自梁山济,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以任瓌为招慰大使,瓌说韩城,下之。渊谓长谐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拊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

11 骁果从炀帝在江都者多逃去,帝患之,以问裴矩,对曰:"人情非有匹偶,难以久处,请听军士于此纳室。"帝从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内寡妇、处女集宫下,恣将士所取;或先与奸者听自首,即以配之。

12 武阳郡丞元宝藏以郡降李密[11],甲寅,密以宝藏为上柱国、武阳公。宝藏使其客钜鹿魏征为启谢密,且请改武阳为魏州;又请帅所部西取魏郡[12],南会诸将取黎阳仓。密喜,即以宝藏为魏州总管,召魏征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征少孤贫,好读书,有大志,落拓不事生业。始为道士,宝藏召典书记,密爱其文辞,故召之。

初,贵乡长弘农魏德深[13],为政清静,不严而治。辽东之役,征税百端,使者旁午,责成郡县,民不堪命,唯贵乡闾里不扰,有无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给。元宝藏受诏捕贼,数调器械,动以军法从事。其邻城营造,皆聚于厅事,

官吏递相督责，昼夜喧嚣，犹不能济。德深听随便修营，官府寂然，恒若无事，唯戒吏以不须过胜余县，使百姓劳苦；然民各自竭心，常为诸县之最，民爱之如父母。宝藏深害其能，遣将千兵赴东都。所领兵闻宝藏降密，思其亲戚，辄出都门，东向恸哭而返；或劝之降密，皆泣曰："我与魏明府同来，何忍弃去！"

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炀帝诏开黎阳仓赈之，吏不时给，死者日数万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乱，本为饥馑。今更得黎阳仓，大事济矣。"密遣世勣帅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济河[14]，会元宝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贼帅张升、清河贼帅赵君德共袭破黎阳仓，据之，开仓恣民就食，浃旬间，得胜兵二十余万。武安、永安、义阳、弋阳、齐郡相继降密[15]。窦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密以粲为扬州总管、邓公。泰山道士徐洪客献书于密，以为："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师老厌战，难可成功。"劝密"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密壮其言，以书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注释】

①军头：官名。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鹰扬郎将曰军头。后又改称骠骑将军。

②临汾郡：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

③鼓山：在今山西新绛县北。

④绛郡：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县。

⑤察非掾：官名。禁军府、大将军府属官，掌纠查。炀帝时左、右候卫府增置察非掾。

⑥梁山:在今陕西韩城市北。

⑦韩城:县名。今为市,属陕西省。

⑧郃阳:县名。今属陕西省。

⑨汾阴:县名。治所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南。

⑩壶口:山名。在今山西吉县西南。

⑪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

⑫魏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

⑬贵乡:县名。魏州(武阳郡)治所。

⑭原武: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原阳县西。

⑮武安:郡名。治所在今河北永丰县。 永安:郡名。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县。 义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信阳市。 弋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尧山县。 齐郡: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市。

【译文】

10八月,初一,雨止天晴。初二,李渊命令部队晾晒铠甲、武器、行装。初三天亮,沿着东南山麓小路抵霍邑。李渊怕宋老生不出战,李建成、李世民说:"宋老生有勇无谋,用轻骑向他挑战,按理他不会不出战,倘若他固守不出,我们就诬陷他有叛逆之心,要投降我们。他害怕被左右的人奏报,怎么敢不出战!"李渊说:"你们的推测很好,在贾胡堡时宋老生未能迎战,我就知道他是个无能之辈。"李渊和几百名骑兵先到霍邑城东面几里的地方等待步兵,派李建成、李世民率领几十名骑兵进逼城下,举起鞭子指指点点,就像要包围城池的样子,并且大骂宋老生。宋老生果然被激怒,率三万人从东门、南门分道出战。李渊派殷开山赶快召集后续部队。后续部队来到后,李渊想让士卒先吃顿饭再作战,李世民说:"时机不可丧失!"李渊于是和李建成在城东列阵,李世民在城南列阵。李渊、李建成与宋老生交战,稍向后退,李世民与军头临淄人段志玄从南原率兵驰马而下,冲向宋老生的军阵,攻打宋老生军的背后。李世民亲手杀死几十人,两把刀都砍缺了,飞溅的鲜血沾满衣袖,世民将血甩

掉再战。李渊的军队又振作起来，乘势大声传呼："已经抓住宋老生了！"宋老生军大败。李渊军先行冲向城门，城门关闭，宋老生下马跳入护城壕沟，刘弘基赶上砍下他的脑袋，隋军死尸堆积好几里。天已黑了，李渊就命令登城，当时没有攻城的器具，将士们以血肉之躯强行登城，于是攻下霍邑。

李渊奖赏霍邑之战的有功战士，军吏们怀疑奴隶应征当兵的不能和一般人同样论功。李渊说："飞石流箭之下，不分谁贵谁贱；论功行赏之时，有什么等级差别！应该都按功劳颁赏授官。"初四，李渊接见了霍邑的吏民，慰劳赏赐，与西河郡相同，并挑选其中强壮的男丁从军。关中的战士要回乡的，都授予五品散官，让他们回去。有人劝李渊说授官不宜太滥，李渊说："隋氏吝惜勋位赏赐，因此失去人心，为何要效仿他们？况且用官职来收揽人心，不比用兵更好吗？"

初八，李渊进入临汾郡，慰劳安抚如同在霍邑时一样。十二日，夜宿鼓山。绛郡通守陈叔达坚守抵抗。十三日，李渊率军进攻绛郡，将它攻下。陈叔达是陈高宗陈顼的儿子，有才学，李渊以礼待他，并加以任用。

十五日，李渊到龙门。刘文静、康鞘利率突厥兵五百人、马两千匹来到。李渊很高兴他们来援，对刘文静说："我西行到了黄河，突厥人才到达，而且兵少马多，都是您彻底执行使命的功劳！"

汾阳人薛大鼎劝李渊说："请不要进攻河东，从龙门直接渡过黄河，占据永丰仓，向各地发布文告，关中可以轻易取得。"李渊准备听从他的意见。众将领请求先攻取河东，于是任命薛大鼎为大将军府察非掾。

河东县户曹任瓌对李渊说："关中豪杰都踮着脚盼望义军，我在冯翊郡多年，了解当地豪杰的情况，请让我前去晓谕他们，他们必定会望风而归。"义军从梁山渡过黄河，直指韩城，逼近郃阳。萧造是一个文官，必定望见车马扬起的灰尘，就会请求归降；孙华之

辈也会远迎义军。然后您挥师而进,直接占据永丰仓,虽然还没有得到长安,但关中基本上已落入掌握之中。"李渊听后很高兴,任命任瓌为银青光禄大夫。

当时,关中的群盗,以孙华最强。十八日,李渊到汾阴,写信招抚孙华。二十日,李渊进军壶口,黄河沿岸百姓向李渊献船的每天数以百计,因此设置水军。二十四日,孙华从郃阳轻骑渡黄河来谒见李渊。李渊握住他的手和他坐在一起,慰劳奖赏他,任命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兼领冯翊大守。他部属中有功的人,授权孙华依次授予官职,赏赐的物品非常丰厚。李渊让孙华先行渡过黄河,随即又派遣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以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金紫光禄大夫史大奈率领步骑兵六千人从梁山渡过黄河,在黄河西岸扎营等待主力大军。任命任瓌为招慰大使,任瓌去游说韩城,韩城投降了。李渊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锐部队不少,离我军只五十多里,但不敢来战,足以证明他的部下已经不肯效命了。但是屈突通害怕获罪,又不敢不出战。如果他亲自过河袭击你们,那我就进攻河东,他们一定守不住。如果屈突通不出战,全力守城,那你们就拆除河上的桥梁。前面扼住他的咽喉,后面攻击他的脊背,他如果不逃走,必定被我们活捉。"

11 跟从炀帝在江都的骁果勇士有很多逃亡,炀帝很忧虑,问裴矩怎么办,裴矩回答说:"人之常情,没有配偶,就难在一个地方久处,请准许军士在此娶妻吧。"炀帝听从了裴矩的建议。九月,将江都境内的寡妇、处女都召集到宫下,任凭将士们选取,有些原来就有奸情的人,可以自首,然后让他们正式婚配。

12 武阳郡丞元宝藏献出郡城投降李密,初六,李密封元宝藏为上柱国、武阳公。元宝藏派他的门客钜鹿人魏征写信向李密道谢,并且请求将武阳郡改为魏州,又请求率领所部西攻魏郡,南下会合众将攻取黎阳仓。李密非常高兴,立即任命元宝藏为魏州总管,征召魏征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管记室。魏征小时候丧父,家庭贫寒,

他喜好读书，胸怀大志，任情放浪不经营谋生的事情。最初作过道士，元宝藏召他主持文书事务。李密喜欢魏征的文辞，因此征召他。

当初，贵乡县长弘农人魏德深，为政清平宁静，用法并不严厉，但治理得很好。征伐辽东的时候，苛捐杂税种类繁多，征税的使者前后交错地来责求郡县，百姓不堪负担。唯独贵乡县乡里没有受到骚扰，贫富之间互相调剂，并未耗竭百姓财力，所要求的都能供给。元宝藏受诏讨捕盗贼，几次征调武器和军用辎重，动不动就以军法论处。其它县把营造工匠都集中在厅堂，官吏轮流监督催促，昼夜喧嚣，还完不成任务。魏德深却凭工匠随意选择场所修造，官府里安安静静，总像是没有什么事的样子。他只告诫官吏们，不必比其他的县造得多造得好，而使百姓增加劳苦。然而工匠却都尽心竭力造作，常常为各县之冠。百姓们爱戴魏德深如同父母。元宝藏很妒忌他的才能，派他率领一千名士兵赶赴东都。魏德深率领的战士听到元宝藏投降李密的消息，士兵们思念自己的亲戚，常出东都城门，面向东方放声痛哭，然后返回城内。有人劝他们投降李密，他们都流着泪说："我们与魏明府一同前来，怎忍心舍弃他而离去呢？"

河南、山东发大水，满山遍野都是饿死的尸体。炀帝下诏开黎阳仓赈济饥民，但官吏们不按时发给，每天饿死的有几万人。徐世勣对李密说："天下大乱，本来就是因为饥荒的缘故，现在如果能再次夺取黎阳仓，大事就可成功了。"李密派徐世勣率部下五千人从原武渡过黄河，会同元宝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贼兵首领张升、清河贼兵首领赵君德共同攻破黎阳仓，并占据了它，开仓听任饥民取食，十天之内得到能作战的兵士二十余万人。武安、永安、义阳、弋阳、齐郡相继投降李密。窦建德、朱粲等也派遣使者归附李密。李密任命朱粲为扬州总管，封邓公。泰山道士徐洪客向李密呈递书信，他认为："大量部众长久聚集，恐怕粮食吃完，人就走散，军心疲惫，人人讨厌作战，难以获得成功。"他劝李密"乘着有利进取的时机，凭借军队的锐气，沿运河东下，直取江都，捉拿暴君，号令天

下。"李密认为他的建议气魄宏伟,写信召他来,但徐洪客始终没有来,没有人知其下落。

13 乙卯,张纶徇龙泉、文成等郡[1],皆下之,获文成太守郑元琦。元琦,译之子也。

14 屈突通遣虎牙郎将桑显和将骁果数千人夜袭王长谐等营,长谐等战不利,孙华、史大奈以游骑自后击显和,大破之。显和脱走入城,仍自绝河梁。丙辰,冯翊太守萧造降于李渊。造,修之子也。

戊午,渊帅诸军围河东,屈突通婴城自守。

将佐复推渊领太尉,增置官属,渊从之。时河东未下,三辅豪杰至者日以千数。渊欲引兵西趣长安,犹豫未决。裴寂曰:"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渊两从之,留诸将围河东,自引军向西。

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谟[2],以蒲津,中潬二城降[3],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降,仍应接河西诸军。孝常,圆通之子

也。京兆诸县亦多遣使请降。

15 王世充、韦霁、王辩及河内通守孟善谊、河阳郡尉独孤武都各帅所领会东都[4]，唯王隆后期不至。己未，越王侗使虎贲郎将刘长恭等帅留守兵，庞王等帅偃师兵，与世充等合十余万众，击李密于洛口，与密夹洛水相守。炀帝诏诸军皆受世充节度。

帝遣摄江都郡丞冯慈明向东都，为密所获，密素闻其名，延坐劳问，礼意甚厚，因谓曰："隋祚已尽，公能与孤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历事先朝，荣禄兼备。不能善守门阀，乃与玄感举兵，偶脱罔罗，得有今日，唯图反噬，未谕高旨。莽、卓、敦、玄非不强盛，一朝夷灭，罪及祖宗。仆死而后已，不敢闻命！"密怒，囚之。慈明说防人席务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书东都论贼形势，至雍丘[5]，为密将李公逸所获，密又义而释之；出至营门，翟让杀之。慈明，子琮之子也。

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将张季珣固守不下，密以其寡弱，遣人呼之。季珣骂密极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时密众数十万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绝，所领不过数百人，而执志弥固，誓以必死。久之，粮尽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抚循之，一无离叛，自三月至于是月，城遂陷。季珣见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贼！"密犹欲降之，诱谕终不屈，乃杀之。季珣，祥之子也。

【注释】

①龙泉:郡名。治所在今山西隰县。 文成:郡名。治所在今山西吉县。

②朝邑:县名。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南朝邑镇。

③蒲津:城名。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 中滩(dàn 但):城名;在今山西永济、陕西大荔二县之间古蒲津关下黄河中流。

④郡尉:据胡三省注,"郡尉"当作"都尉"。

⑤雍丘:今河南杞县。

【译文】

13 初七,张纶攻打龙泉、文成等郡,全部攻克,俘获文成太守郑元琦。郑元琦是郑译的儿子。

14 屈突通派遣虎牙郎将桑显和率领骁果勇士数千人乘夜袭击王长谐等人军营。王长谐等交战失利,孙华、史大奈用游骑从后面袭击桑显和,把他打得大败。桑显和脱身逃回城里,断绝了桥梁。初八,冯翊太守萧造投降李渊。萧造是萧脩的儿子。

初十,李渊统帅各军包围河东郡,屈突通环城坚守抵抗。

将佐们又推举李渊兼领太尉,增设官属,李渊听从了。当时河东郡还未攻下,三辅之地的豪杰来投降李渊的每天数以千计。李渊想率兵西往西安,犹豫不决,裴寂说:"屈突通拥有大量部众,凭借坚固的城池,我们舍弃他而去,如果进攻长安而不能攻克,一旦撤退就会受到河东方面的追击,腹背受敌,这是很危险的。不如先攻下河东,然后挥师西上。长安依靠屈突通作外援,屈突通被打败,长安必定陷落。"李世民说:"不对!兵贵神速,我们凭借屡战屡胜的军威,安抚归顺的民众,挥师西进,长安的人就会望风而震恐,使他们智慧还来不及谋划,勇气还来不及决断,我们就攻取长安,如同摇动树上的枯叶一样容易。我们要是滞留在坚城之下使自己疲惫不堪,使他们有时间完成谋划加强防备,严阵以待,我们却呆在这里白白浪费时间,就会士气沮丧,军心离散,那么大事就全完了。况且

关中纷纷起事的将领还没有归属，不能不尽早招抚。屈突通只是一个自守巢穴的强盗，不值得忧虑。”两方面的意见李渊都采纳了，留下众将包围河东，自己率军西进。

朝邑县法曹武功人靳孝谟献蒲津、中潬两座城池投降李渊。华阴县令李孝常也献永丰仓投降，并去接应河西的李渊各路军队。李孝常是李圆通的儿子。京兆各县也大多派遣使者请求投降。

15 王世充、韦霁、王辩以及河内通守孟善谊、河阳郡尉独孤武都各自率领所属部队在东都会师，只有王隆过了期限还没到达。十一日，越王杨侗派虎贲郎将刘长恭等将领率领留守部队，庞玉等率领偃师的军队，与王世充等人合在一起有十余万人，进攻李密据守的洛口。隋军与李密军队隔着洛水相互对峙，炀帝诏令各军都受王世充指挥。

炀帝派遣代理江都郡丞冯慈明前往东都，途中被李密抓获。李密早就听说过冯慈明的大名，特别请他上座，慰劳问候，礼待甚厚。他对冯慈明说：“隋朝的气数已尽，您能和我共同建立大功吗？”冯慈明说：“您家几代事奉先朝，高官厚禄兼备，不能好好恪守自己的世家门第，却和杨玄感起兵造反，侥幸逃脱法网，活到今天，仍一心想造反，不知道你的用意何在？王莽、董卓、王敦、桓玄的势力，并不是不强盛，一旦诛灭，罪及祖宗。我只求一死，不敢从命！”李密大怒，把冯慈明囚禁起来。冯慈明说服看守他的席务本，让他逃走了。冯慈明向江都奉上奏表，并给东都写信陈述盗贼的形势。他逃到雍丘，被李密的将领李公逸抓获，李密又仗义地将他释放。冯慈明走到营门，翟让杀死了他。冯慈明是冯子琮的儿子。

李密攻取洛口时，箕山府郎将张季珣坚守不降，李密认为他势单力弱，派人劝他出降，张季珣对李密破口大骂，李密大怒，派兵攻城，不能攻克。当时李密部众有几十万人在城下，张季珣四面被围，一切都被阻隔，所率守军不过几百人，但他意志坚决，誓死不屈。但时间一久，粮食吃完，饮水断绝，士兵体弱生病，张季珣亲自安抚慰

问,没有一个人叛离他,从三月一直坚守到九月,城池终于被攻陷。张季珣见到李密不肯跪拜,说:"天子的武臣怎么能给贼人跪拜!"李密仍想使他投降,百般劝说引诱,张季珣始终不屈,李密便杀了他。张季珣是张祥的儿子。

16 庚申,李渊帅诸军济河;甲子,至朝邑,舍于长春宫,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丙寅,渊遣世子建成、司马刘文静帅王长谐等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守潼关以备东方兵,慰抚使窦轨等受其节度;敦煌公世民帅刘弘基等诸军数万人徇渭北,慰抚使殷开山等受其节度。轨,琮之兄也。

冠氏长于志宁、安养尉颜师古及世民妇兄长孙无忌谒见渊于长春宫[1]。师古名籀,以字行;志宁,宣敏之兄子;师古,之推之孙也;皆以文学知名,无忌仍有才略。渊皆礼而用之,以志宁为记室,师古为朝散大夫,无忌为渭北行军典签。

屈突通闻渊西入,署鹰扬郎将汤阴尧君素领河东通守,使守蒲坂[2],自引兵数万趣长安,为刘文静所遏。将军刘纲戍潼关,屯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长谐引兵袭斩纲,据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渊遣其将吕绍宗等攻河东,不能克。

柴绍之自长安赴太原也,谓其妻李氏曰:"尊公举兵,今偕行则不可,留此则及祸,奈何?"李氏曰:"君弟速行,我一妇人,易以潜匿,当自为计。"绍遂行。李氏归鄠县别

墅[3]，散家赀，聚徒众。渊从弟神通在长安，亡入鄠县山中，与长安大侠史万宝等起兵以应渊。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园为盗[4]，有众数万，劫前尚书右丞李纲为长史，李氏使其奴马三宝说潘仁与之就神通，合势攻鄠县，下之。神通众逾一万，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以前乐城长令狐德棻为记室。德棻，熙之子也。李氏又使马三宝说群盗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皆帅众从之。仲文，密之从父；师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屡遣兵讨潘仁等，皆为所败。李氏徇盩厔、武功、始平[5]，皆下之，众至七万。左亲卫段纶，文振之子也，娶渊女，亦聚徒于蓝田[6]，得万余人。及渊济河，神通、李氏、纶各遣使迎渊。渊以神通为光禄大夫，子道彦为朝请大夫，纶为金紫光禄大夫；使柴绍将数百骑并南山迎李氏[7]。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关中强盗，皆请降于渊，渊一一以书慰劳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世民节度。

刑部尚书领京兆内史卫文升年老[8]，闻渊兵向长安，忧惧成疾，不复预事，独左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巳，渊如蒲津[9]；庚午，自临晋济渭[10]，至永丰劳军，开仓赈饥民。辛未，还长春宫；壬申，进屯冯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备僚属，营于泾阳[11]，胜兵九万。李氏将精兵万余会世民于渭北，与柴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

先是，平凉奴贼数万围扶风太守窦璡，数月不下，贼中食尽。丘师利遣其弟行恭帅五百人负米麦持牛酒诣奴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之，谓其众曰：“汝辈皆良人，何

故事奴为主，使天下谓之奴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即帅其众与师利共谒世民于渭北，世民以为光禄大夫。璡，琮之从子也。隰城尉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一见如旧识，署记室参军，引为谋主。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

渊命刘弘基、殷开山分兵西略扶风，有众六万，南渡渭水，屯长安故城。城中出战，弘基逆击，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帅众从之，顿于阿城[12]，胜兵十三万，军令严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盩厔遣使白渊，请期日赴长安。渊曰："屈突东行不能复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选仓上精兵自新丰趣长乐宫[13]，世民帅新附诸军北屯长安故城至并听教。延安、上郡、雕阴皆请降于渊[14]。丙子，渊引军西行，所过离宫园苑皆罢之，出宫女还其亲属。冬，十月，辛巳，渊至长安，营于春明门之西北[15]，诸军皆集，合二十余万。渊命各依壁垒，毋得入村落侵暴。屡遣使至城下谕卫文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报。辛卯，命诸军进围城。甲午，渊迁馆于安兴坊。

17 巴陵校郡阳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许玄彻、万瓒、徐德基、郭华、沔阳张绣等谋据郡叛隋，推景珍为主。景珍曰："吾素寒贱，不为众所服。罗川令萧铣[16]，梁室之后，宽仁大度，请奉之以从众望。"乃遣使报铣。铣喜从之，声言讨贼，诏募得数千人。铣，岩之孙也。

会颍川贼帅沈柳生寇罗川，铣与战不利，因谓其众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杰起兵，欲奉吾为主。

若从其请以号令江南，可以中兴梁祚，以此召柳生，亦当从我矣。”众皆悦，听命，乃自称梁公，改隋服色旗帜皆如梁旧。柳生即帅众归之，以柳生为车骑大将军。起兵五日，远近归附者至数万人，遂帅众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帅郡中豪杰数百人出迎，未及见铣，柳生与其党谋曰：“我先奉梁公，勋居第一。今巴陵诸将，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杀德基，质其首领，独挟梁公进取郡城，则无出我右者矣。”遂杀德基。入白铣，铣大惊曰：“今欲拨乱反正，忽自相杀！”吾不能为若主矣。”因步出军门。柳生大惧，伏地请罪，铣责而赦之，陈兵入城。景珍言于铣曰：“徐德基建义功臣，而柳生无故擅杀之，此而不诛，何以为政！且柳生为盗日久，今虽从义，凶悖不移，共处一城，势必为变。矢今不取，后悔无及！”铣又从之。景珍收柳生，斩之，其徒皆溃去。丙申，铣筑坛燔燎，自称梁王，改元鸣凤。

【注释】

①冠氏：县名。治所在今山东冠县。　安养：县名。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北。

②蒲坂：河东郡治所。今山西永济县。

③鄠县：今作户县。属陕西省。

④司竹园：在今陕西周至县。

⑤盩厔：县名。今作周至县。属陕西省。　武功：县名。今属陕西省。始平：县名。治所在今陕西兴平县。

⑥蓝田：县名。今属陕西省。

⑦南山：即秦岭。

⑧内史：官名。东、西京行政长官。隋炀帝改京兆尹、河南尹为内史。

⑨蒲津:在今陕西韩城市北。

⑩临晋:今陕西大荔县。

⑪泾阳:县名。今属陕西省。

⑫阿城:即秦阿房宫城。在今陕西西安市西。

⑬新丰:县名。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县。 长乐宫:汉王朝故宫。

⑭上郡:治所在今陕西富县。 雕阴:郡名。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

⑮春明门:长安城东面三门之中门。

⑯罗川:县名。治所在今湖南汨罗市。

【译文】

16 十二日,李渊统帅各路人马西渡黄河。十六日,到达朝邑,住在长春宫,关中的士人、百姓前来归附的人像赶集一样多。十八日,李渊派遣世子李建成、司马刘文静率领王长谐等各路兵马几万人屯驻永丰仓,据守潼关以防备东边的军队,慰抚使窦轨等人受李建成的指挥;敦煌公李世民率领刘弘基等诸军几万人进攻渭北,慰抚使殷开山等人受李世民的指挥。窦轨是窦琮的哥哥。

冠氏长于志宁、安养县尉颜师古和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在长春宫谒见李渊。颜师古名籀,以字号行世;于志宁是于宣敏的侄子;颜师古是颜之推的孙子,他们都以文学著名。长孙无忌也有才干谋略。李渊都礼敬他们,并分别任用他们。任命于志宁为记室,颜师古为朝散大夫,长孙无忌为渭北行军典签。

屈突通听说李渊率军西进,就署用鹰扬郎将汾阴人尧君素兼领河东通守,派他守卫蒲坂。屈突通亲自率兵几万人赶赴长安,被刘文静阻截,不能前进。将军刘纲戍守潼关,屯驻都尉南城,屈突通想去依附他,王长谐先率兵袭击并斩杀了刘纲,占据都尉南城阻击屈突通,屈突通退守都尉北城。李渊派部将吕绍宗等人进攻河东,未能攻下来。

柴绍从长安赶赴太原时,对他的妻子李氏说:"你的父亲起兵,现在我们一起走是不行,你留在这里又会遭遇灾祸,怎么办?"李氏

说："你只管快点走，我一个女人家容易躲藏，我自己可以想办法。"柴绍于是走了。李氏回到户县的别墅，变卖家产，聚集部众。李渊的堂弟李神通住在长安，逃入户县山中，他与长安大侠史万宝等人起兵响应李渊。西域的商人何潘仁流窜到司竹园为盗贼，有部众几万人，劫持前尚书右丞李纲为长史，李氏派家奴马三宝去劝说何潘仁，和她一起去投奔李神通，合兵一处进攻户县，结果攻了下来。李神通部众超过一万人。他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任命前乐城长令狐德棻为记室。令狐德棻是令狐熙的儿子。李氏又派马三宝去劝说群盗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人，他们都率众归附。李仲文是李密的堂叔；丘师利是丘和的儿子。西京留守屡次派兵讨伐何潘仁等，都被何潘仁等打败。李氏率军进攻盩厔、武功、始平，全部攻克，部众多达七万人。左亲卫段纶，是段文振的儿子，娶李渊的女儿为妻，也在蓝田聚众起兵，得到一万余人。及至李渊渡过黄河，李神通、李氏、段纶各自派遣使者迎接李渊。李渊任命李神通为光禄大夫，李神通的儿子李道彦为朝请大夫，段纶为金紫光禄大夫，派柴绍率领几百名骑兵顺着南山去迎接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和关中的群盗都请求归降李渊。李渊一一去信慰劳，授予官职，让他们各自留在自己的辖地，接受敦煌公李世民的指挥。

刑部尚书兼领京兆内史卫文昇年纪已老，他听说李渊军队进逼长安，忧惧成疾，不能参预政事。只有左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尊奉代王杨侑登城坚守抵抗。二十一日，李渊到蒲津；二十二日，李渊从临晋渡过渭水，到永丰慰劳军队，并开仓赈济饥民。二十三日，李渊回到长春宫；二十四日，大军进驻冯翊。李世民所到之处，官吏、百姓及群盗归附他的川流不息。李世民挑选其中有才能的人作为自己的僚属。李世民在泾阳扎营，能作战的士兵有九万人。李氏率精兵一万余人在渭北与李世民会师。李氏和柴绍各自设置幕府，李氏的军队号称"娘子军"。

起先，平凉的奴贼几万人包围扶风太守窦琎，几个月没有攻下

来，贼军粮食吃完。丘师利派他弟弟丘行恭率领五百人背着米麦，拿着酒肉到奴贼军营，奴贼首领作揖迎接，丘行恭挥刀把他斩首，对贼众说："你们都是良民，为什么奉奴为主，让天下人都称你们为奴贼？"大家都跪拜在地说："愿意改而事奉您！"丘行恭就率领这些人和丘师利在渭北一同谒见李世民。李世民任命丘行恭为光禄大夫。窦璡是窦琮的侄子。隰城尉房玄龄在军门谒见李世民。李世民与房玄龄一见如故，署用为记室参军，作为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房玄龄也自认为遇到了知己，所以尽心竭力，凡是知道的一定努力去做。

李渊命令刘弘基、殷开山分兵向西攻掠扶风，拥有部众六万人，向南渡过渭水，屯驻在长安故城，长安城中的隋军出战，刘弘基迎击，打败了隋军。李世民率兵前往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都率众跟随，屯驻在阿城，共有能作战士兵十三万，军令严整，秋毫不犯。二十八日，李世民从盩厔派使者报告李渊，请求约定日期前往长安，李渊说："屈突通向东进军，不能再回头向西，已不必忧虑了！"于是命李建成挑选在永丰仓的精兵，从新丰前往长乐宫；李世民率领新归附的各军北上进驻长安故城，到达规定的地点，听从调遣。延安、上郡、雕阴等地都请求投降李渊。二十九日，李渊率军西进，所经过的炀帝离宫园苑都予罢废，放出宫女交还她们的亲属。冬，十月，初四，李渊到达长安，在春明门西北扎营，各路军队全部汇集，共二十余万人。李渊命令部队各自严守营垒，不准进入村落侵扰百姓。他屡次派使者到城下对卫文昇等人说明自己尊奉隋室的意思，没有回音。十四日，李渊命令诸军围城。十七日，李渊将营署迁到安兴坊。

17 巴陵校尉鄱阳人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许玄彻、万瓒、徐德基、郭华，沔阳人张绣等人图谋占据巴陵郡，背叛隋朝。大家推举董景珍为主。董景珍说："我出身贫寒微贱，不被众人所信服。罗川令萧铣是梁王室之后，他宽仁大度，请尊奉他为主以满足大家的

愿望。"于是派使者报告萧铣。萧铣高兴地接受了。他声称起兵讨贼，召募到了几千人。萧铣是萧岩的孙子。

适逢颍川贼兵首领沈柳生侵犯罗川，萧铣出战失利，他就对自己的部众说："现在天下都造反了，隋朝政令已无法推行，巴陵的豪杰聚众起兵，打算推举我为盟主。如果接受他们的请求，就可以号令江南，中兴梁氏社稷，以此召纳沈柳生，他也会跟随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愿意听从命令。于是萧铣自称梁公，把隋朝的服色旗帜换成梁朝旧制。沈柳生果然率众归附了萧铣。萧铣任命沈柳生为车骑大将军。起兵五天，远近前来归附的多达几万人，于是率众向巴陵进发。董景珍派徐德基率领巴陵郡的豪杰几百人出城迎接。还没见到萧铣，沈柳生就与他的同党商议说："我最先尊奉梁公，功勋应列第一。如今巴陵众将，都位高兵多，如果我进城，反而要位于他们之下。不如杀掉徐德基，扣押他们的首领作人质，我独自挟持梁公进兵夺取巴陵郡城，那么就没有人居于我的上位了。"于是杀死了徐德基。进帐报告萧铣，萧铣大惊说："现在要消除祸乱，使天下归于太平，却忽然自相残杀，我不能做你们的首领了。"于是走出军门。沈柳生大为恐惧，跪在地上请罪。萧铣加以责备之后也就宽恕了他，于是列队入城。董景珍对萧铣说："徐德基是发动起义的功臣，沈柳生却无故擅自杀害他，对这种人如果不诛灭，如何当政！况且沈柳生作盗贼的日子很久，现在虽然加入了义军行列，但其凶残悖逆的本性很难改，我们与他同住在一个城中，势必发生变乱，现在不抓他就错失良机，后悔也来不及了！"萧铣又听从了。董景珍便逮捕了沈柳生，将他斩首，沈柳生的徒众都四散逃走。十九日，萧铣筑坛焚烧柴火祭告上天，自称梁王，改年号为鸣凤。

18 壬寅，王世充夜渡洛水，营于黑石①，明日，分兵守营，

自将精兵陈于洛北。李密闻之，引兵渡洛逆战，密兵大败，柴孝和溺死。密帅麾下精骑渡洛南，余众东走月城[2]，世充追围之，密自洛南策马直趣黑石，营中惧，连举六烽，世充释月城之围，狼狈自救；密还与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

19 甲辰，李渊命诸军攻城，约"毋得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违者夷三族！"孙华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军头雷永吉先登，遂克长安。代王在东宫，左右奔散，唯侍读姚思廉侍侧。军士将登殿，思廉厉声诃之曰："唐公举义兵、匡帝室，卿等毋得无礼！"众皆愕然，布立庭下。渊迎王于东宫，迁居大兴殿后，听思廉扶王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渊还，舍于长乐宫，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

渊之起兵也，留守官发其坟墓，毁其五庙[3]。至是，卫文升已卒，戊午，执阴世师、骨仪等，数以贪婪苛酷，且拒义师，俱斩之，死者十余人，余无所问。

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与渊有隙，渊入城，将斩之。靖大呼曰："公兴义兵，欲平暴乱，乃以私怨杀壮士乎！"世民为之固请，乃舍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负志气，有文武才略，其舅韩擒虎每抚之曰："可与言将帅之略者，独此子耳！"

20 王世充自洛北之败，坚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劳之，世充惭惧，请战于密。丙辰，世充与密夹石子河而陈[4]，密布陈南北十余里。翟让先与世充战，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

伯当、裴仁基从旁横断其后，密勒中军击之，世充大败，西走。

翟让司马王儒信劝让自为大冢宰，总领众务，以夺密权，让不从。让兄柱国荥阳公弘，粗愚人也，谓让曰："天子汝当自为，奈何与人！汝不为者，我当为之！"让但大笑，不以为意，密闻而恶之。总管崔世枢自鄢陵初附于密[5]，让囚之私府，责其货，世枢营求未办，遽欲加刑。让召元帅府记室邢义期博，逡巡未就，杖之八十。让谓左长史房彦藻曰："君前破汝南[6]，大得宝货，独与魏公，全不与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彦藻惧，以状告密，因与左司马郑颋共说密曰："让贪愎不仁，有无君之心，宜早图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诛杀，何以示远！"颋曰："毒蛇螫手，壮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无所及。"密乃从之，置酒召让。戊午，让与兄弘及兄子司徒府长史摩侯同诣密，密与让、弘、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单雄信等皆立侍，房彦藻、郑颋往来检校。密曰："今日与达官饮，不须多人，左右止留给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让左右犹在。彦藻白密曰："今方为乐，天时甚寒，司徒左右，请给酒食。"密曰："听司徒进止。"让曰："甚佳。"乃引让左右尽出，独密下壮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进，密出良弓，与让习射，让方引满，建德自后斫之，踣于床前，声若牛吼，并弘、摩侯、儒信皆杀之。徐世勣走出，门者斫之伤颈，王伯当遥诃止之。单雄信叩头请命，密释之。左右惊扰，莫知所为，密大言曰："与君等同起义兵，本除暴乱，司徒专行暴虐，凌辱群僚，

无复上下;今所诛止其一家,诸君无预也。"命扶徐世勣置幕下,亲为傅疮。让麾下欲散,密使单雄信前往宣慰,密寻独骑入其营,历加抚谕,令世勣、雄信、伯当分领其众,中外遂定。让残忍,摩侯猜忌,儒信贪纵,故死之日,所部无哀之者;然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让与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图,得从而乘之。及闻让死,大失望,叹曰:"李密天资明决,为龙为蛇,固不可测也!"

【注释】

①黑石:地名。在今河南巩县南。

②月城:在洛口仓附近新筑的偃月城。

③五庙:皇帝立祖先七庙,公爵立祖先五庙。

④石子河:既今河南巩县东石河,为洛河支流。

⑤鄢陵:县名。今属河南省。

⑥汝南:郡名。治所在今河南鲁山县东。

【译文】

18 二十五日,王世充率军夜渡洛水,在黑石扎营。第二天,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卫大营,而自己率领精兵在洛水北岸列阵。李密得到消息,就率兵渡过洛水迎战,结果大败,柴孝和落水淹死。李密率领手下精锐骑兵南渡洛水,其余的部众向东逃到月城,王世充率众追击,包围月城,李密从洛水南岸策马直扑黑石,守军恐惧,接连举了六次烽火告急,王世充撤了月城之围,狼狈回军援救;李密与之交战,将其打得大败,斩杀二千多人。

19 二十七日,李渊命令包围长安的各军开始攻城。规定"不得侵犯七庙和代王宗室,如有人违犯,诛灭三族!"孙华中流箭而死。十一月,初九,军头雷永吉首先登上城墙,于是攻克了长安。代王杨侑

在东宫，左右侍从人员全部逃散，只有侍读姚思廉侍立在代王身旁。李渊的军士准备登殿，姚思廉厉声斥责他们说："唐公兴举义兵，匡扶帝室，你们不得无礼！"大家都很惊讶，站在庭下，李渊到东宫迎奉代王杨侑，迁居到大兴殿后面，让姚思廉扶着代王杨侑到顺阳阁下，李渊流泪哭泣，叩拜后离去。姚思廉是姚察的儿子。李渊返回，住在长乐宫，与人民约法十二条，全部废除隋朝的苛刻法令。

李渊起兵时，长安留守官挖掘他家的祖坟，毁掉他家的五庙。到这时，卫文昇已经死了，十一日，李渊逮捕阴世师、骨仪等人，历数他们贪婪苛刻残酷，以及抗拒义师的罪行，将他们一律斩首，处死的有十余人，其他人全不追究。

马邑郡丞三原人李靖，往常就与李渊有仇怨，李渊入城，要杀掉李靖，李靖大喊道："您兴举义兵，想要平暴定乱，怎能为了私怨而杀壮士呢！"李世民替他一再请求，李渊才释放了他。李世民便将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里。李靖从小就很有志气，又有文才武略，他舅舅韩擒虎常常抚摸着他的头说："可以和我谈论将帅谋略的人，只有这个孩子！"

20 王世充自从在洛水之北战败后，就坚守营垒不再出战；越王杨侗派遣使者去慰劳他，王世充既惭愧又恐惧，就向李密挑战。初九，王世充与李密在石子河两岸列阵，李密布阵南北长十多里。翟让先和王世充交战，失利而退却。王世充追击翟让，王伯当、裴仁基从旁横断王世充的后路，李密率中军主力猛烈攻击，王世充大败，向西逃走。

翟让的司马王儒信劝说翟让自任大冢宰，总管政务，剥夺李密的权力，翟让不听从。翟让的哥哥柱国荥阳公翟弘，是一个粗鲁的愚人，他对翟让说："天子你应该自己来当，为何要让给别人！你不作天子，我就来作！"翟让只是哈哈大笑，并不在意，但李密听说后很厌恶他。总管崔世枢最初在鄢陵起事归附李密，翟让把他囚禁在自己私宅，向他索取钱财，崔世枢千方百计搜刮也没有凑足，翟让

就要给崔世枢加刑。翟让召元帅府记室刑义期来一起赌博，刑义期迟疑拖延没有马上来，翟让就把刑义期杖打八十下。翟让对左长史房彦藻说："你从前攻破汝南时，得到了大量金银财宝，只送给了魏公，一点也没有给我！魏公是我拥立的，结果如何还不知道呢！"房彦藻害怕，把情况告诉了李密，便与左司马郑颋一起劝李密说："翟让贪婪而刚愎自用，不仁不义，心目中没有君王，应该早想办法处置。"李密说：现在我们的安危还未确定，就互相残杀，让其它的人如何看待我们！"郑颋说："毒蛇咬手，壮士砍断手腕，是为了保全性命。如果他们先得了手，您后悔就来不及了。"李密于是听从他们的劝告，摆设酒席，宴请翟让。十一日，翟让和他哥哥翟弘及侄子司徒府长史翟摩侯一同到李密那里。李密和翟让、翟弘、裴仁基、郝孝德坐在一起，单雄信等人站着侍卫。房彦藻、郑颋来往张罗。李密说："今天和各位高官饮酒，不需要很多人，左右只留几个差遣的就可以了。"李密身边的人全都退出，翟让身边的人还在。房彦藻对李密说："今天正好饮宴作乐，天气很冷，司徒左右侍卫，请赏给酒食。"李密说："听司徒的安排。"翟让说："很好。"于是房彦藻就把翟让左右侍卫全部带走了。只有李密手下壮士蔡建德仍持刀侍立。这时，还没上菜，李密拿出良弓，和翟让练习射箭。翟让刚拉满弓，蔡建德就从背后猛砍，翟让扑倒在坐床前，声音像牛吼，蔡建德将翟弘、翟摩侯、王儒信都全部杀死。徐世勣逃走，守门卫兵把他的脖子砍伤，王伯当在远处呵斥制止住了。单雄信叩头请求饶命，李密释放了他。左右的人惊恐扰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李密大声说："我和大家一同兴举义兵，本来是要除暴平乱，但司徒翟让专横残暴，凌辱僚属，再没有上下尊卑的情分。今天只诛杀翟让一家，跟各位没有关系，"他命人把徐世勣扶到帐幕之下，亲自为他敷药。翟让的部众要散走，李密派单雄信前去劝解安慰。随即，李密又独自骑马来到翟让营中，对其部下逐一加以抚慰劝谕，命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分别统领翟让的部众。于是内外都稳定下来。翟让性格残忍，翟

摩侯猜疑嫉妒；王儒信贪婪放纵，所以他们被杀之日，部属中没有一个人哀伤。但是李密的将佐从此开始有了疑惧之心。最初，王世充知道翟让与李密必定不能长久和睦，希望二人互相残杀，能够从中得到机会加以利用。等他听到翟让被杀死，大为失望，叹息说："李密天资聪明果决，将来是龙还是蛇，根本难以预料！"

21 壬戌，李渊备法驾迎代王即皇帝位于天兴殿[1]，时年十三，大赦改元，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甲子，渊自长乐宫入长安。以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日于虔化门视事[2]。乙丑，榆林、灵武、平凉、安定诸郡皆遣使请命。丙寅，诏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时禘祫奏闻。置丞相府官属，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何潘仁使李纲入见，渊留之，以为丞相府司录，专掌选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窦威为司录参军，使定礼仪。威，炽之子也。渊倾府库以赐勋人，国用不足，右光禄大夫刘世龙献策，以为"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苏贵而布帛贱；请伐六街及苑中树为樵，以易布帛，可得数十万匹。"渊从之。己巳，以李建成为唐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为齐公。

22 河南诸郡尽附李密，唯荥阳太守郇王庆、梁郡太守杨汪为隋守。密以书招庆，为陈利害，且曰："王之家世，本住山东，本姓郭氏，乃非杨族。芝焚蕙叹，事不同此。"初，庆

祖父元孙早孤，随母郭氏养于舅族。及武元帝从周文起兵关中，元孙在邺，恐为高氏所诛，冒姓郭氏，故密云然。庆得书惶恐，即以郡降密，复姓郭氏。

23 十二月，癸未，追谥唐王渊大父襄公为景王；考仁公为元王，夫人窦氏为穆妃。

24 薛举遣其子仁果寇扶风，唐弼据汧源拒之[3]。举遣使招弼，弼乃杀李弘芝，请降于举，仁果乘其无备，袭破之，悉并其众。弼以数百骑走诣扶风请降，扶风太守窦璡杀之。举势益张，众号三十万，谋取长安；闻丞相渊已定长安，遂围扶风。渊使李世民将兵击之。又使姜謩、窦轨俱出散关[4]，安抚陇右[5]；左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6]；府户曹张道源招慰山东[7]。孝恭，渊之从父兄子也。

癸巳，世民击薛仁果于扶风，大破之，追奔至垅坻而还[8]。薛举大惧，问其群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黄门侍郎钱唐褚亮曰："赵佗归汉。刘禅仕晋，近世萧琮，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卫尉卿郝瑗趋进曰："陛下失问！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汉高祖屡经奔败，蜀先言亟亡妻子，卒成大业；陛下奈何以一战不利，遽为亡国之计乎！"举亦悔之曰："聊以此试君等耳。"乃厚赏瑗，引为谋主。

【注释】

①天兴殿：胡三省注："天兴殿，当作大兴殿。"译文从之。

②虔化门：在大兴殿前东侧。

③汧源：县名。治所在今陕西陇县。

④散关：即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南。

⑤陇右：陇山以西。

⑥山南：秦岭以南。

⑦山东：崤山以东。

⑧垅坻：陇山。

【译文】

21 十五日，李渊准备仪仗迎接代王杨侑在大兴殿即皇帝位。杨侑时年十三岁，大赦天下，改年号，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十七日，李渊从长乐宫进入长安，恭帝任命李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为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以前的教为令，每天在虔化门处理政事。十八日，榆林、灵武、平凉、安定等郡都派遣使者请求听命。十九日，诏令军政事务无论大小，文武官员的任用，无论职位高低，以及法令制定，功罪赏罚，全部归丞相府处理。只有在郊外祭祀天地以及四季祭祀祖先才奏报皇帝。李渊设置丞相官属，任命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何潘仁派李纲入京晋见，李渊将他留下，任命他为丞相府司录，专门负责选用官员事宜。又任命前考功郎中窦威为司录参军，让他制订礼仪。窦威是窦炽的儿子。李渊把府库中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赏赐给有功的人，以致国家财用不够，右光禄大夫刘世龙献策，认为“现在义军有几万人，都在京师，柴草昂贵而布帛便宜，请砍伐长安城中六街以及苑中的树木为柴，用来换取布帛，可以得到几十万匹。”李渊采纳了这个建议。二十二日，他封李建成为唐世子，任命李世民为京兆尹，封秦公，封李元吉为齐公。

22 河南各郡全都归附李密，只有荥阳太守郇王杨庆、梁郡太守杨汪还效忠隋朝，坚守不屈。李密写信招抚郇王庆，陈述利害，并说：“您的家世，原住在山东，本来姓郭，而不属于杨家一族。虽然芝草被焚，蕙草也会叹息，但其事与此不同。”当初，杨庆的祖父郇元

孙早年丧父，他跟随母亲郭氏在舅舅家长大。及至隋武元帝跟从周文帝在关中起兵，郇元孙在鄄城，他怕被北齐高氏杀害，就冒姓郭，所以李密才这样说。杨庆收到信很惶恐，立即献出郡城投降李密，并恢复郭姓。

23 十二月，初七，追赠唐王李渊的祖父襄公李虎谥号为景王，父亲仁公李昞谥号为元王，李昞的夫人窦氏为穆妃。

24 薛举派他的儿子薛仁果侵犯扶风郡，唐弼据守汧源抵抗。薛举派遣使者招降唐弼，唐弼便杀死李弘芝，请求归降薛举。薛仁果乘唐弼没有防备，袭击并攻取了汧源，吞并了唐弼所部。唐弼率领几百名骑兵逃到扶风郡请求投降，扶风太守窦璡杀掉他。薛举的势力更加壮大，部众号称三十万人。他图谋攻取长安，听说丞相李渊已平定长安，便包围扶风。李渊派李世民率兵攻击薛举。又派姜谟、窦轨由散关出发，安抚陇右；左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抚山南；府户曹张道源招抚崤山以东各地。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

十七日，李世民率兵在扶风郡进攻薛仁果，把薛军打得大败，并追击到墌坻才返回。薛举大为恐惧，问他的臣属说："自古以来，天子有没有投降的？"黄门侍郎钱唐人褚亮说："赵佗归附汉朝，刘禅降晋为臣，近世则有萧琮，其子孙到现在还享受荣华富贵。转祸为福之事，自古以来就有。"卫尉卿郝瑗快步上前说："陛下不应该问这种话！褚亮的回答又十分荒谬悖逆！从前汉高祖经过多次逃亡与失败，蜀汉先主刘备屡次失去妻子儿女，但他们最终建立了大业；陛下怎么能因为一次战役失利，便马上作亡国的打算呢！"薛举也后悔了，说："我不过试探一下各位的态度罢了。"于是重赏郝瑗，引为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

25 乙未，平凉留守张隆，丁酉，河池太守萧瑀及扶风汉

阳郡相继来降。以窦璡为工部尚书，燕国公，萧瑀为礼部尚书、宋国公。

26 姜謩、窦轨进至长道[1]，为薛举所败，引还。渊使通议大夫醴泉刘世让安集唐弼余党，与举相遇，战败，为举所虏。

27 李孝恭击破朱粲，诸将请尽杀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谁复肯降矣！"于是自金川出巴、蜀[2]，檄书所至，降附者三十余州。

28 屈突通与刘文静相持月余，通复使桑显和夜袭其营，文静与左光禄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战，显和败走，尽俘其众，通势益蹙。或说通降，通泣曰："吾历事两主，恩顾甚厚。食人之禄而违其难，吾不为也！"每自摩其颈曰："要当为国家受一刀！"劳勉将士，未尝不流涕，人亦以此怀之。丞相渊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斩之。及闻长安不守，家属悉为渊所虏，乃留显和镇潼关，引兵东出，将趣洛阳。通适去，显和即以城降文静。文静遣窦琮等将轻骑与显和追之，及于稠桑[3]，通结陈自固，窦琮遣通子寿往谕之，通骂曰："此贼何来！昔与汝为父子，今与汝为仇雠！"命左右射之。显和谓其众曰："今京城已陷，汝辈皆关中人，去欲何之！"众皆释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马东南向再拜号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负国，天地神祇实知之。"军人执通送长安，渊以为兵部尚书，赐爵蒋公，兼秦公元帅府长史。

渊遣通至河东城下招谕尧君素，君素见通，歔欷不自胜，通亦泣下沾衿，因谓君素曰："吾军已败，义旗所指，莫

不响应，事势如此，卿宜早降。”君素曰：“公为国大臣，主上委公以关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保负国生降，乃更为人作说客邪！”公所乘马，即代王所赐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来！”君素曰：“方今力犹未屈，何用多言？”通惭而退。

29 东都米斗三钱[4]，人饿死者什二三。

30 庚子，王世充军士有亡降李密者，密问：“世充军中何所为？”军士曰：“比见益募兵，再飨将士，不知其故。”密谓裴仁基曰：“吾几落奴度中，光禄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刍粮将竭，求战不得，故募兵飨士，欲乘月晦以袭仓城耳，宜速备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琅邪公王伯当、齐郡公孟让勒兵分屯仓城之侧以待之。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当先遇之，与战，不利。世充兵即陵城，总管鲁儒拒却之，伯当更收兵击之，世充大败，斩其骁将费青奴，士卒战溺死者千余人。世充屡与密战，不胜，越王侗遣使劳之，世充诉以兵少，数战疲弊；侗以兵七万益之。

31 刘文静等引兵东略地，取弘农郡[5]，遂定新安以西[6]。

32 甲辰，李渊遣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徇巴、蜀[7]，下之。

33 乙巳，方与贼帅张善安袭陷庐江郡[8]，因渡江，归林士弘于豫章[9]；士弘疑之，营于南塘上[10]。善安恨之，袭破士弘，焚其郛郭而去，士弘徙居南康[11]，萧铣遣其将苏胡儿袭豫章，克之，士弘退保余干[12]。

【注释】

①长道：县名。治所即今甘肃礼县东北长道镇。

②金川：县名。治所在今陕西安康市。

③稠桑：地名。即稠桑驿。在今河南灵宝县北。

④斗米三钱：据章钰校记，十二行本、乙十一行本"钱"作"千"。译文从"千"。

⑤弘农郡：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

⑥新安：县名。今属河南省。

⑦县正：官名。掌一县军事。炀帝改县尉为县正。

⑧方与：县名。治所在今江苏铜山县。庐江郡：治所即今安徽合肥市。

⑨豫章：郡名。治所即今江西南昌市。

⑩南塘：地名。在南昌市南。

⑪南康：郡名。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市西南。

⑫余干：县名。今属江西省。

【译文】

25 十九日，平凉留守张隆，二十一日，河池太守萧瑀以及扶风、汉阳郡相继来投降，李渊任命窦琎为工部尚书，封燕国公；任命萧瑀为礼部尚书，封宋国公。

26 姜谟、窦轨进军到长道县，被薛举打败，率军撤退。李渊派遣通议大夫醴泉人刘世让安抚收容唐弼的残余部众。刘世让与薛举遭遇，战败，被薛举俘虏。

27 李孝恭击败朱粲，众将请求把俘虏全部杀死。李孝恭说："不可以，如果这样，从此以后谁还肯投降？"于是从金川到巴蜀，文告所到之处，投降归附的有三十多州。

28 屈突通和刘文静相持了一个多月，屈突通又派桑显和率兵夜袭刘文静大营。刘文静和左光禄大夫段志玄竭力苦战，桑显和大败而逃，刘文静全部俘获其部众，屈突通的处境更加窘困。有人劝屈突通投降，屈突通哭泣说："我事奉过两个主上，他们对我的恩宠照

顾非常优厚，吃人家的俸禄而在危难时背叛，我不能这样做！"他常常摸着自己的脖子说："终归应为国家埃一刀！"慰劳勉励将士，没有一次不痛哭流涕，大家对此也很感动。丞相李渊派屈突通的家僮去劝降，屈突通当即把家僮斩首。及至听说长安已经失守，家属都被李渊俘获，便留下桑显和镇守潼关，率军东下，准备奔向洛阳。屈突通刚走，桑显和就献出城池投降了刘文静，刘文静派窦琮等人率领轻骑兵与桑显和去追赶，在稠桑追上了。屈突通结成阵势坚守不动，窦琮派屈突通的儿子屈突寿去劝说他，屈突通骂道："你这个贼子怎么来了？过去我和你是父子，现在我和你是仇敌！"他命身边的人用弓箭射屈突寿。桑显和对屈突通的部众说："如今京城已经陷落。你们都是关中人，要到哪里去！"屈突通的士兵都放下武器投降，屈突通自知不能幸免，就下马向东南方叩拜，号淘大哭说："我竭尽全力到如此地步，不敢辜负国家，天地神明是知道的！"士兵捉住屈突通押送到长安，李渊任命他为兵部尚书，赐爵位为蒋公，兼秦公元帅府长史。

李渊派屈突通到河东城下劝尧君素投降，尧君素看到屈突通，叹息不止，悲不自胜。屈突通也流下眼泪沾湿衣襟，他对尧君素说："我军已经失败，义军旌旗所指之处，无不响应，事势已经如此，你应该早一点投降。"尧君素说："您是国家大臣，皇上把防卫关中的重任委托给您，代王将社稷都托付给您，您为什么背叛国家苟活投降，进而替人家作说客呢？您骑的马，就是代王赏赐的，您还有什么脸面骑着这匹马呢！"屈突通说："唉，君素，我是力量用尽了才来的。"尧君素说："我现在力量还没有用尽，何必多说！"屈突通惭愧而退。

29 东都米价一斗三千钱，饿死的人十有二三。

30 二十四日，王世充的军士中有人逃亡投降李密，李密问："王世充在军中做什么？"军士说："近来只见他大量招兵，一再犒劳将士，不知其中缘故。"李密对裴仁基说："我几乎落入王世充这奴才

的圈套，你知道吗？我很长时间不出兵，王世充的粮草快要用尽，求战不得，因此招兵买马，犒赏将士，想要乘着月末昏黑之夜袭击仓城。我方应该尽快防备。”于是命平原公郝孝德、琅邪公王伯当、齐郡公孟让率兵分别驻扎在仓城的两边等待。当天夜晚三更时分，王世充的军队果然来了。王伯当首先遭遇敌军，与之交战，失利。王世充的军队于是登城，总管鲁儒率军把他们击退，王伯当又集结部众再次进攻王世充，王世充大败，骁将费青奴被杀，部下士卒战死淹死的有一千余人。王世充屡次与李密交战，未能获胜，越王杨侗派遣使者来慰劳他，王世充诉说自己兵力太少，经过多次作战，已经疲惫不堪，越王杨侗为之增兵七万。

31 刘文静等人率兵东下攻城夺地，占领弘农郡，于是平定了新安以西。

32 二十八日，李渊派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进兵巴蜀，都攻克了。

33 二十九日，方与县的贼兵首领张善安袭击并攻陷卢江郡，趁势渡江，在豫章归附了林士弘。林士弘怀疑他，安排他在南塘上扎营。张善安心怀怨恨，就袭击并打败了林士弘，烧毁豫章郡的外城然后离去，林士弘迁居南康，萧铣派他的部将苏胡儿袭击豫章，攻占了它，林士弘退到余干县自保。